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九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九二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四言史徵十二卷（二）

〔清〕葛震撰　曹荃註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曹氏芷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言史徵十二卷》提要

四言史徵卷五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頓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麟德蔚叢甫較訂

梁紀

凡四主共五十六年

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與齊同承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鎋鎋生州治中從事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侍御史道賜道賜生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臨湘縣侯順之帝以宋武帝大明元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初母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髂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畧有文武才幹初為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明帝崩遺詔拜都督雍州刺史會兄懿為東昏所害乃舉兵襄陽奉南康王寶融為帝齊人殺東昏帝入建康自為大司馬承制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尋進爵為王遂廢和帝而自立在位四十八年為侯景所困崩於臺城時年八十六葬修陵建元　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

武帝蕭衍家世蘭陵齊之同族葉布枝分母夢抱日已娠

而生文武才幹宏博淵源重嶽虎顧日角龍顏舌文八字兩髈骨駢勤兵禪齋遂有江南豈曰人謀實亦惟天手爲皴裂執筆觸寒勤於政事不怠不愆（帝勤於政事孜孜不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江左以來二百餘年文物之盛獨美於前多歷年所享國耄荒溺信釋氏（悉達太子成道姓釋故佛家皆稱釋氏）用舍乖方身捨同泰（寺名在應天府城中臺城內）道求邈冥親爲四衆講涅槃經（帝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兼營長子寺阿育王二寺於臺內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前後凡三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

釋御服著乾陁袈裟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爲房設素木牀葛布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除升講堂坐師子講涅槃經及金字三慧般若等經聽衆常萬餘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衆黙許越數日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乃服袞冕御輦還宮○大同三年八月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佛爪髮爪有四枚並爲沉香色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也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到寺禮拜設無礙法喜大會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迴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又至寺設無礙大會以金罌玉罌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勅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圖像周回閣寺窮於輪奐焉○四衆圓覺經云比丘僧比丘尼此出家二衆也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也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人死其精神常存佛之死示寂滅而已非眞死也楞伽經注梵言涅槃乃不死不生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也）宗廟祭祀以麪爲牲（帝持佛戒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不用蕭介納叛招亡（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又遣丁和奉表於梁請舉十三州內附帝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皆曰頃與魏通和邊

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帝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中領軍舍人朱异揣知帝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帝乃定議納景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後景與東魏戰敗自求貶削帝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帝不能用時北齊高澄使杜弼作檄移梁朝署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顧乃自生猜忌遠托關隴憑姧僞逆至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弱言**臺城既陷獨坐東堂侯景稽顙汗流沾裳栽抑飲膳杜絕水漿索蜜不得荷荷而亡我得我失百足不僵**太清三年侯景反於壽陽自橫江濟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内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率衆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遂進逼臺城邵陵王綸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景戰大敗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景圍柵濠固内外斷絶帝數募人出戰嘗爲侯景所執獲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於中又題鴉口若有得鴉送援軍者賞銀百兩太子綱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放之景駭之謂是厭勝之術令走馬射取之竟不能達時圍逼既久城内大饑人相食米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

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燻鼠捕雀而食之人多腫病死者相枕無復板木乃剉柱爲棺自雲龍神武門外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帝嘗蔬食至是蔬茹皆絶乃食雞子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太子上厨僅有一肉之膳乃褒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遂拔之帝聞城陷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景以甲士五百人自衞入見於太極東堂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是後帝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臥淨居殿太子日中再朝毎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蜜

不得再曰荷荷遂崩景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哭於閣下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啟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尅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起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至是果驗云**雀鷇熊蹯千載同傷**高澄移梁檄有曰徙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注李兌圍趙主父主父探雀鷇而食之楚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史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寃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籙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

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爲深痛可爲至戒者乎○帝后郗氏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汲水騰湧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終身不置后**陶氏弘景字曰通明神儀明秀長額細形疎眉朗目毛從耳生膝有黑子文作七星讀書萬卷識悟淹融琴棋草隸盡善能工神仙内養私淑葛洪隱居華陽樓遲句容便馬善射晩不爲能吹笙別院種松庭中毎聞其響特愛其風青雲白日寘與心通風角星筭陰陽五行山川地理方圓物**

情醫術木草莫不研精左籙右符卒於大同山中宰相貞白先生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棊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斤以供服餌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

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問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梁武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已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斅曳尾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辟穀導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冠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并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太宗簡文皇帝

名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初封晉安王累遷

都督雍州刺史昭明薨立爲皇太子武帝崩侯景秘不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乃迎皇太子即位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謀討侯景不克死景稍猜懼謂帝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矣二年八月乃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改元天正冬十月帝遇弒於永省時年四十九撤戶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元帝即位追崇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葬莊陵在位二年改元

大寶

太宗簡文武帝三子昭明

名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孝謹天至精于經義年三十一薨謚曰昭明

已薨立爲太子六歲屬文東阿不愧方頤豐下尊

嚴而貴直髮委地雙眉分翠項毛左旋連錢入背目光燭人明眸眄睞十行俱下一覽不再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面試攬筆立成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為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方頰豐下須眉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豔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立身行道終始不昧雞鳴不已風雨如晦數至於此命也何愁曲項琵琶崩於一醉帝初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為大寶雖在蒙塵尚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死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龎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倘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初侯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主若勸行殺以絕衆心廢後王偉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并賫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為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出儁進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竟協於夢帝自幽縶之後賊乃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墻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為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入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絕句五篇文並悽愴云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及長好學博極羣書不事聲色頗慕高名封湘東王累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遣王僧辯等率衆討賊簡文崩乃即皇帝位於江陵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雖骨肉亦偏被其禍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待禮有缺宇文泰憾焉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梁王蕭詧率衆會之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剋帝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乘白馬素衣出降梁王蕭詧遣尚書傅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詧使以布帊纏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於津陽門外時年四十七在位三年改元承聖

世祖元帝母阮修容夢僧眇目託生王宮紫胞見異香滿室中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裙武帝意感幸之遂孕以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為修容出言為論音響若鐘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鐘年五六歲武帝嘗問所讀書對曰能誦曲禮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任當分陝蕃守湘東君親屬難秘不發凶武帝崩秘喪踰年乃發凶問沈猜忍酷兄弟興戎先是侯景寇建業湘州刺史河東郡王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於武城遣使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譽不從帝大怒遣世子方等討之敗死又使信州刺史鮑泉討之又見敗復遣領軍王僧辯代將進攻湘州剋之斬譽遂使卓莽睨乃就禽叶渠容切音窮魏兵北來尚講老子百

官戎服拱聽不已焚古圖書出降而死帝講老子於龍光殿魏師至內外戒嚴帝乃停講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俄而魏兵至柵下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城陷帝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因述詧相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在幽逼求酒飲之遂被害。帝妃徐氏東海徐孝嗣女也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荅太清

三年逼令自殺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

齊立淵明霸先廢之淵明字靖通長沙宣武王懿子高帝姪也封貞陽侯領豫州刺史武帝北侵以淵明爲都督水陸諸軍次于呂梁十八里寒山堰爲魏將慕容紹宗所執送晉陽除散騎常侍侯景之難敬帝既立高歡使上黨王渙率衆送淵明至梁又與王僧辯書以爲嗣主沖藐未堪負荷貞陽侯以年以望堪保金陵僧辯不從渙破東關殺吳興太守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淵明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方智爲太子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爲帝而以淵明爲太傅建安王

魏立蕭詧屯兵守之蕭詧字理孫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第三子也封岳陽王位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兄河東王譽爲元帝所攻詧往救之不克乃遣蔡大寶附庸於西魏江陵平魏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魏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在位八年殂謚宣皇帝廟號中宗子巋嗣改元天保在位二十三年殂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改元廣運在位二年入朝於隋廢爲莒國公後梁亡○史臣曰梁自元帝被執之後蕭詧即據有江陵遂爲後梁自詧及巋琮更三主凡三十年大抵皆以儉約安境內與蜀漢僅存劉祀若相似者而作史乃絕梁而進陳何哉蓋詧昭明之子武帝之孫先帝之姪也自爲不道以敵於叔稱藩於魏招兵入寇因執季父居然納拜又加詰辱俾絕宗社固天理所不容矣而況詧本爲魏所立甘心附庸於魏則又與江左立國判然而不相屬焉故綱目於詧之立以魏使稱帝書之其爲國可知矣彼昭烈之漢名正言順爲漢討賊而蕭詧之梁則爲賊於梁者也是安得而妄比哉

敬皇帝名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封晉安郡王出爲江州刺史元帝遇難太尉王

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爲梁王太宰承制奉迎至建業入居朝堂北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淵明來主梁嗣以帝爲皇太子霸先襲殺僧辯黜淵明而奉帝爲在位三年霸先簒立廢帝爲江陰王尋弒之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改元紹泰太平

敬帝之立國運已屯徒鈞切音肫輔無伊霍高讓於陳

陳紀凡五主共三十二年（

高祖武皇帝姓陳氏名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父文讚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俶儻有大志長於謀畧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

龍顏垂手過膝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初仕鄉爲里司後至建業爲油庫吏從爲新喻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爲映所賞及映爲廣州刺史帝爲中直兵叅軍隨之鎭以破杜僧明功武帝授直閤将軍封新枋縣子仍遣圖帝貌而觀之元帝立授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起兵討侯景破之進丞相錄尚書事鎭衛大将軍揚州牧封義興郡公敬帝立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尋進爵爲王遂廢敬帝而自立在位三年崩壽五十七葬萬安陵

建元 永定

南陳武帝名曰覇先緯侯孤虛洞悉其玄運屬啟憂道濟

時艱禪梁自王御衆以寬賦性儉素瓦器蚌盤帝雅尚儉素常膳不

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爲虛費無遮大會身捨莊嚴寺名前

車不鑒後車将翻帝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數捨身於大莊嚴寺羣臣表請乃還宮

在位三載日暮江干有子二人陷於長安

世祖文皇帝名蒨字子華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嘗稱吾家英秀初封臨川王武帝崩有二子俱陷長安遺詔蒨入承大統在位七年崩壽四十五葬永寧陵

改元 天嘉 天康

廢帝名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太子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在位二年安成王頊矯太后令廢爲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建二年薨時年十九

改元 光大

文帝陳蒨起自艱難知民疾苦不敢少安每夜刺閨石上

投籤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僞下不容奸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繼每鷄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云○刺閨疑宮中職名猶刺史刺姦之刺檢察閨闥者也胡三省注謂閨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

周歸陳昌迎殺衛陽使武無後背德不祥陳昌字敬業武帝第十六子初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尋與頊俱往荊州魏尅荊州又還長安武帝即位頻遣使請頊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崩乃遣之由魯山濟江詔封衡陽王湘州牧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

有子伯宗仁弱不彊

陳頊矯詔廢帝爲王

高宗孝宣皇帝名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少寬容多智畧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鎭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中書侍郎魏破江陵遷於長安永定元年遥襲封始興郡王文帝立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将軍歷位司空尚書令廢帝立進太尉領司徒加殊禮尋矯太后令黜廢帝而自立在位十四年崩壽五十三葬顯寧陵

改元 太建

廢君自立孝宣陳王前則泣讓今則急取初文帝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

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太子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在位七年隋伐之遷送長安以仁壽

四年卒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
公謚曰煬葬河南洛陽芒山改元至德禎明

纂宣之業後主叔寶畢國突唱獨足一鳥 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
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
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
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
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

臨春結綺望仙縹緲服玩瑰麗窮工極巧奏伎賦詩嬪妃
姣好後庭玉樹新聲要眇 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
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
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爲之又飾以金玉
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皆近古
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
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

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
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
等七人并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
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
及女學士與狎客江總孔範等共賦新詩互相贈荅采其
尤艷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
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
臨春樂等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
鬒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
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於軒
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强記善候人主顏色
百司啓奏後主倚隱囊置貴妃於膝上共決之

隋軍飛渡陳遂爲沼景陽墮鐘聲埋蔓草 隋以晉王廣爲元帥督
八十總管伐陳沿江鎮
戍相繼奏聞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
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曰長江天塹古來限
隔虜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
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
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但奏伎縱酒作詩
不輟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擒虎趨橫江濟分兵
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孰次於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
軍任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入南掖門城內文武皆遁出
唯尚書僕射袁憲侍側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
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憲苦諫不
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既而軍人窺井而呼
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
乃與張貴妃孔貴嬪三人同乘而上還送長安隋文帝給
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
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
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
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
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

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後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
詩及出文帝目送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
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
遂不省之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
蓋天亡也○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
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辯
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
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
以爲江東謂羖羊角爲皂莢隋氏姓楊楊羊
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北魏

太祖道武皇帝

姓拓跋氏名珪其先出自黃帝軒轅
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
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
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不爲文字

刻木結繩而已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舜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十七世至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又十五世至魏元帝曹奐景元二年有沙漠汗入貢晉武帝時又入貢幽州刺史衛瓘表留并州五傳至猗盧以兵助晉擊劉淵懷帝封爲代公愍帝時進爵爲王猗盧卒鬱律立鬱律卒翳槐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畧國人附之爲苻堅所擊犍奔陰山之北部衆遂潰國中大亂其孫珪尚幼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堅分代民爲二部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大會牛川即代王位改稱魏王安帝隆安二年戊戌即皇帝位在位二十四年次子清河王紹作亂帝遇弒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葬於盛樂金陵建元登國 皇始 天興 天賜

北魏之先蓋出上世黃帝之子昌意之裔受封北國鮮卑相繼土拓后跋兼稱爲氏代爲君長幽都廣野畜牧遷徙陰山之下

初詰汾田於山澤歘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詰汾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隆安二年牛川稱帝束髮加帽用夏改制大索書籍益人神智置太學生五經博士

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紀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帝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

寒食服散喜怒乖常殺臣幽后被弒而亡

初帝服寒食散金石烹煉之藥也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發動至末年逾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廢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整之耳夫人賀氏有譴帝幽之于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其子清河王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帝驚起求弓刀不獲遂遇害

太宗明元皇帝

名嗣道武帝長子也明叡寬毅非禮不動封齊王拜相國母劉貴人既賜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道武怒帝還宮哀不自止日夜號泣道武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盛怒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怒解而進不晚也帝懼從之乃遊行逃於外及道武遇弒帝入誅紹即皇帝位在位十五年殂時年三十二葬於雲中金陵改元永興 神瑞 泰常

明元叡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順

世祖太武皇帝 名燾太宗長子初封太平王立爲皇太子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在位二十九年中常侍宗愛構逆帝殂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葬雲中金陵改元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太平真君 正平

太武命世威靈傑立資藉二世荒穢芟刈既平秦隴 敗赫連定 復掃統萬 破赫連昌 遼海 呑馮弘 河源 虜沮渠 東西漫漫蠕蠕北遁 蠕蠕姓郁久閭氏相傳爲匈奴之裔然莫尋其根本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以其無知狀類于虫故改其號爲蠕蠕傳六世至大檀并兼諸部號爲强盛學中國立法置戰陣風馳鳥赴倏來忽往大爲邊害太武出東道至栗水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震怖将其族黨燒其廬舍絶跡西走莫知所至 宋凴天塹

南侵至淮刈萑葦作筏數萬而濟所過城邑皆望風奔潰至瓜步聲言渡江建業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謂左右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廓定四表武功浩瀚初儲不終末乃成釁固本貽防殆未自靖 初帝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中常侍宗愛爲秦郡公太子晃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太子每御之給事中俟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辠帝震怒詔斬道盛等於都街太子遂以憂死是後帝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正平二年春帝暴崩愛所爲也 當是時也敎崇天師詔壇受籙 尊寇謙之 寇謙之字輔真上谷人早好仙道有絶俗之心修張魯之術守志嵩岳專精不懈自言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鎭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敎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收圭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玄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敎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爲竟蒙其餘十二年敎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内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

勞復還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并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牧土命謙之爲子與羣仙結爲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又云佛者昔於西域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敎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絶人道諸天衣服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未全信也司徒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授其法術於是上疏讚明其事世祖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

新經之制世祖親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謙之奏造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鷄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上爲功差易世祖深然其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沈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功九年謙之卒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巳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尺於是諸弟子以爲尸解變化而去不死也

道教日盛大誅沙門佛書佛像悉皆坑焚有司宣示塔廟無存

崔浩奉天師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爲世費害帝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内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

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言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太子晃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偽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鎭諸軍刺史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眞君七年三月也太子言雖不用然猶緩布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爲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帝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清河崔浩

父曰崔宏纖屈懦弱不能彎弓陰陽玄象精究該通胸中所懷踰於甲兵軍國大計先咨後行遇既深矣勤亦茂哉末路避近遂無忌猜國書直筆立石當街忿毒咸搆爰罹天災初父疾篤截髮剪爪夜庭求代斗極泣禱妻讀釋典怒其非敎焚經投厠竟得惡報

崔浩字伯淵清河東武城人父宏拜天部大人封白

馬公浩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研精義理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嘗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免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帝命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及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於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微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于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

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内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泰常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之主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簒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强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簒之之應也五年裕果代晉太宗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截髮剪爪夜至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歳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

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跡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陶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眞君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爲吾撰列王者政典並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以公歸第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奏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匕著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嘗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勑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遷司徒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撫錄國書浩及弟覽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遂營于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世祖世祖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晩成不矐華釆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鎭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與之

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内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初浩勸世祖誅沙門寇謙之苦與浩諍浩不肯謙之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也

高宗文成皇帝

名濬世祖之孫景穆太子晃之長子也少聰達世祖愛之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既長風格異常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愛弑逆立南安王余改元永平十月丙午又弑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勒兵誅愛奉迎世嫡皇孫即皇帝位在位十四年殂時年二十六葬雲中金陵改元 興安 興光 太安 和平

文成嫡孫機悟英邁養威布德懷輯中外矜濟爲心國以

永賴 初世祖經畧四方內頗虛耗既而國費時艱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懐集中外民心復安 詔

建佛圖復興閣黎大州五十小州次之 興安元年初復佛法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一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

圖寺仍還修舉佛像經論皆復得顯

顯祖獻文皇帝 名弘高宗長子幼而神武聰叡機悟有濟民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即位時年十二文明太后馮氏臨朝稱制在位六年傳位於太子宏尊稱太上皇帝徙居崇光宮承明元年馮太后酖毒弒之時年二十三葬雲中金陵改元 天安 皇興

獻文聰叡兼資能斷運屬太平四海清宴希心玄古志存沖澹爰命儲宮大位早踐 帝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乃止使太保陸馥太尉源賀奉皇帝璽綬冊命皇太子升帝位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 優游鮮終宮闈忽

變 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帝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帝暴殂於永安殿時言太后爲之也

高祖孝文皇帝 名宏顯祖太子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曾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顯祖甚歎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於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數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以平城地寒遷都洛陽初定族姓改姓元氏太和二十三年齊太尉陳顯達攻陷馬圈帝自將禦之疾甚北還殂於穀塘之行宮在位二十九年時年三十三秘諱至魯陽發哀還京師葬長陵改元 延興 承明 太和

孝文叡聖生有神光 帝母李夫人以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帝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 年比五歲受禪上皇代親之感內切悲愴始自平城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土王中央禮祀孔子肅敬齋莊 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三年夏四月戊申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爲崇聖大夫給

十户以供洒掃太和十三年秋七月丙寅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十九年四月庚申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爲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婚禁同姓 太和七年十二月癸丑詔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絶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政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自今悉禁絶之有犯者以不道論

服遵通喪 文明太后既葬羣臣固請公除帝不許

北俗之語褫於朝堂 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帝諭羣臣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

欽明稽古德合帝王讀書探奧善談老莊才藻富贍文煥天章神契所標寘符八荒蔚然爲治太平成風 叶分房切音荒○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史臣曰高祖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寘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天緯地豈虛謚也

文公高允博學豐才深明曆數口不言災内潤外照稟氣和諧歷事五帝 世祖恭宗高宗顯祖高祖 出入三台敷陳事理辭義精該卒登百壽朝野咸哀 高允字伯恭勃海蓚人也曾祖慶慕容垂司徒祖泰吏部尚書父韜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及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二年征南大將軍杜超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決獄諸州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

郎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凉州平以參謀功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雅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

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罪實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絶黑子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湛等又勸浩刋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景穆太子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允請曰爲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既入見言允自在臣宮小心慎密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太武

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太武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太子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太武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太武謂太子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時太武怒甚敕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更乞一見然後爲詔召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太武怒命介士執允太子拜請太武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滅族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太子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入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恩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陛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太子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太子之薨也允久不進見後太武召允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太武流涙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太武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拜中書令著作如故獻文立以定議勳進爵咸陽公壽授懷州刺史於時年將九十矣太和二年以老乞還鄉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文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

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子遊處四十餘年未嘗見其是非喜慍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曰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

世宗宣武皇帝

名恪高祖第二子也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及太子恂以謀反廢誅乃立帝爲太子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達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深嘿端嚴若神

有人君之量然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邕及外戚高肇等用事而魏政始衰矣在位十六年殂年三十三葬景陵改元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宣武承聖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朝野一變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邊徼稽服而寛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鷄四翼足正始元年夏四月河南獻四足四翼鷄芝生於殿二年八月有芝生於太極之西序敗亡之徵由此而先去聲式乾開講維摩詰經諸州嘯聚乃有叛僧帝於式乾殿親講維摩經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爲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永平二年春正月涇州沙門劉惠汪聚衆反詔華州刺史

奚康生討之三年春二月壬子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州郡捕斬之延昌三年冬十一月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

太子詡生胡氏克華始雖不殺終以亂家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初生時赤光四照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幼有姿行世宗聞之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克華嬪肅宗踐阼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后性聰悟多才藝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尋幸闕口溫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勅示

文武時既得志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武泰元年尒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并沉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

肅宗孝明皇帝名詡世宗第二子也冲齡統業母后專政任用非人賞罰乖舛在位十四年鄭儼徐紇與胡太后進毒弒之時年十九葬定陵改元熙平 神龜 正光 孝昌 武泰

肅宗踐阼政綱不振音真女主監國汚蟣穢人太后專制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惏鄭儼汙亂宮室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四方厭穢太后自以行不修懼爲宗室所嫌於是內爲朋黨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母子之間嫌隙屢起肅宗深惡儼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尒朱榮舉兵內向欲以脇太

后榮行至上黨肅宗復以私詔止之儼等慮禍陰與太后謀酖弒之立皇子爲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乃迎臨洮王釗而立之○熙平元年太后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再立幼主問諸水濱幼帝名釗臨洮王寶暉世子高祖之孫胡太后弒肅宗而立之時年三歲尒朱榮入河陰釗與太后俱沉於河

道元好學與探奇書水經撰注山盡崎嶇遊覽小記蘊籍有餘古今經史奇注有三三國世說同此不刊裴松之注三國劉孝標注世說道元注水經世稱三奇注○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郡人青州刺史酈範之子也初襲父爵爲永寧侯例降爲伯太尉李彪引爲治書侍御史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爲政嚴酷後爲蕭

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葬長安城東贈吏部尚書冀州
刺史安定縣男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
志十三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
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敬宗孝莊皇帝

名子攸獻文皇帝之孫彭城王勰第三子也風神秀慧姿貌甚美初封武城縣公孝昌二年進封長樂王爾朱榮既沉幼主於河以帝家有忠勳且兼民望陰與帝通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於河陽遂南濟河即皇帝位在位三年汾州刺史爾朱兆反逼帝還於平陽遇弒於城內五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孝武立謚孝莊皇帝廟號敬宗葬靜陵改元 永安

莊帝孔艱構茲百六長鯨甫翦旋謝天祿 帝既立以爾朱榮爲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又詔曰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

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榮雖身居晉陽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靜小大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啓北人爲河南諸州帝未許上黨王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稍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爲恚恨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帝怏怏不悦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於是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與上黨王天穆來朝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座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是夜左僕射爾朱世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攻河橋屠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榮從子爾朱兆自晉陽來會由富平津上率騎涉渡以襲京城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帀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僕殺皇子汙辱嬪妃縱兵擄掠令衛送帝於晉陽遂害於五級佛寺

節閔皇帝

名恭字修業獻文皇帝之孫廣陵惠王羽子也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事祖母嫡母以孝聞襲父爵拜正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時元乂擅權帝遂稱疾不起久之因託瘖病絕言垂將一紀居於龍化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者言王不語將有異圖民間游聲又云有天子氣王懼禍逃匿上洛尋見追躡執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莊帝永安三年爾朱兆反自晉陽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長廣王曄爲帝改元建明在位二年爾朱世隆等以曄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潛默晦身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脅帝答曰天何言哉

世隆等大悦三月曄進至邙南世隆等奉帝東郭之外行禪讓之禮即皇帝位高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爲名立渤海太守朗爲帝至邙山使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毁謗竟從崔陵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修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太昌初酖弒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追謚節閔皇帝在位二年改元 普泰

廢帝

名朗字仲哲章武莊武王融子加散騎常侍彬孫敬王太洛曾孫景穆太子晃玄孫也少稱明悟封魯郡王爲冀州渤海太守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乃推戴之即皇帝位於信都在位二年高歡廢帝爲安定郡王殺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葬鄴城西南野馬岡改元 中興

亂臣當國天子如允廣陵前廢帝恭既廢安定後廢帝朗亦然魏十一主於茲不傳歷年一百五十四年宇文黑獺宇文泰字賀六渾歡高歡小字賀六渾主立東西魏始分焉

西魏

孝武皇帝名修字孝則廣平王懷第二子孝文皇帝之孫也性沉厚少言好武事遍體有鱗文封平陽王高歡廢朗迎立之永熙三年下詔戒嚴揚聲南伐實謀討歡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歡引軍東渡帝衆逃歸歡遣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還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驅是歲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梁武帝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慚曰虜

亦應天象乎帝至稠桑暑陽公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昭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蒺藜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十二月癸巳有萬山道士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遙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彷佛華林園使人聊增悽怨命取所乘波斯騮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飲酒遇酖而殂宇文泰之謀也時年二十五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雲陵在位三年建元太昌 永熙

文皇帝名寶炬京兆王愉子孝文皇帝孫也性强果封南陽王拜太尉時侍中高隆之恃高歡之黨驕狎公卿因公會帝勸酒不飲怒而毆之罵曰鎭兵何敢爾也孝武以歡故免帝太尉歸第命羽林守衛月餘復位及歡將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寮會弔者盡拜帝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邪從孝武如陝西及孝武殂宇文泰奉帝即位是時權歸周室帝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過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在位十七年殂年四十五葬永陵改元大統

廢帝名欽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爲宇文泰所廢尋弑之

恭皇帝名廓文帝第四子初封齊王宇文泰廢欽而立之復姓拓跋氏泰死子覺篡位廢帝爲宋公尋殂在位四年西魏亡

出帝孝武奔長安魏書稱爲出帝猜忌自絕宗廟西如長安虎尾是蹈文寶炬傳廢帝恭帝不延宇文覺簒國以周傳西魏四主二十四年始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爲索本謂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東魏

孝靜皇帝名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世子也永熙三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孝武既入

關高歡乃推帝以奉肅宗之後從都鄴是爲東
在位十七年高洋篡位廢帝爲中山王尋弑之
年二十八葬鄴西漳北其後發之陵崩死者
六十人改元 天平 元象 興和 武定

靜帝入鄴如驚守獎犢車一乘出東上門高洋篡位北齊

稱尊

帝好文美容儀從容沉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澄嘗侍帝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想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澄澄使取一段帝東百疋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中僞爲

山而作地道向北門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必妃嬪謀欲殺之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殿大器瑾等皆見烹於市武定七年澄死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洋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洋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洋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帝失色目送洋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八年洋將篡位襄城王昶司徒潘相樂等入見帝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衛仗而去

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屨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門如南宅及洋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高氏歡之第二女也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爲竟遇酖而殂

北齊 凡五主合二十七年

顯祖文宣皇帝 姓高氏名洋字子進勃海蓨人東魏大丞相勃海王歡第二子大將軍齊

王澄之母弟也生而貌陋神彩不甚發揚然內實明敏衆莫能測初封太原郡公澄死自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王時有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羝飛上天之謠徐之才盛陳宜受魏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身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帝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於是作圓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廢靜帝爲中山王即皇帝位國號齊篡立之初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征伐四克威鎮戎夏後以功業自矜遂放情躭湎肆行淫暴末年遂不能食惟數飲酒麴蘗成災因暴殂於晉陽宮時年三十一喪車還鄴葬於武寧陵

在位十年建元 天保

神武高歡精光耀目長頭高顴齒白如玉賦性嚴容危岸

深谷變化若神機權難料軍國大畧獨運懷抱依爾朱榮

誅爾朱兆武出（孝武帝）靜立（孝靜帝）魏以東號 高歡字賀六渾與文公高先同

承慕容吏部尚書泰泰生湖湖生謐謐生樹樹生歡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初爲鎮將遼西段長隊主轉函使嘗得一白鷹與秀容人劉貴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迥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歡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歡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歡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歡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榮廐有惡馬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魏明帝私召榮舉兵內向以歡爲前鋒入洛封銅鞮伯累遷晉州刺史及爾朱兆反自晉陽歡起兵討之至洛陽廢節閔帝及中興王而立孝武帝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永熙三年孝武謀誅歡不克遂如陝西歡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魏於是始分爲二軍國政務皆歸於歡武定五年殂於晉陽時年五十二追諡神武皇帝廟號高祖

文襄繼之尾大不掉

高澄字子惠歡長子也立爲渤海王世子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武定四年拜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七年進位相國封齊王澄美姿容善言笑談讌之際從容沉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懷很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禮度嘗於宮西造宅墻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神武太妃鄭氏寵冠後庭澄烝焉一婢告之二婢爲證神武杖澄一百而幽之又太妃爾朱氏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之見必束帶自稱下官澄酒狂將無禮焉太后不從遂遇害其淫縱皆此類也武定七年八月遇盜而死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澄以配廚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澄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澄將篡魏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於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見殺時年二十九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

文宣襄弟大頰兌下長而黑色鱗身重踝資籍父兄會屬樂推地居當璧遂開齊基才懷譎詭智運屈奇征伐四尅顛凝虐戾棘馬逼乘流血灑地徽媼縱淫朝官臨視袒形露體雜

衣長裙塗傅粉黛散髮不髻躬自鼓舞謳歌爲戲剪刈宗枝摘瓜盡蔕病狂喪心十年自斃近代以來未有此厲

帝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武明太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智乍愚時人不測呼爲阿禿師太后見諸子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僞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

曰爲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文襄遇賊乃赴晉陽
總政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之及登極之後
神明轉茂外柔內剛人莫能窺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
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畧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
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六七年後躭湎淫暴或
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
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行市肆時乘鹿
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
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
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
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悉去衣
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索逼遣乘騎
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
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
劍挂手或張弓傅矢或執持矛槊游行市鄽問婦人曰天
子何如荅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

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諠譁方以爲喜太后嘗在北宮
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
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
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
罰敕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
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腳五十莫
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幸
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
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
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
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
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大司農穆子容
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橛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
愔爲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
流血浹袍以刀子𠢐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
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幾下釘者

數四永安王浚有雄畧以帝因酒敗德數切諫帝怒馳驛
收浚老幼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
食溷穢共在一所帝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
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欲赦之又恐其爲害乃自
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
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塡以石土後出
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至彭城王浟宅謂其
母爾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至故
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否李曰結髮義深實懷
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牆外在三臺
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有都督韓哲無罪忽衆中召
斬之數段大誅魏宗室二十五家或父祖爲王或身常顯
貴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
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
都下爲之久不食魚魏樂安王元昂后之姊壻其妻有色
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百餘下凝

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
仍令從官脫衣助襚兼錢綵號爲信物一日所得將踰巨
萬后帝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爲言帝意乃釋所幸薛
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
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其屍弄其
髀爲琵琶一座驚怖無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
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鄴下繫
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因手自刃殺持以爲戲
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中流沈沒
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
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
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
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
帝登阼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
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虎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

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荅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殂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爲知命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還以歛焉

廢帝

名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長子也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之文宣曰天也因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但奪愼勿殺也及嗣立寬厚仁智雅有令名在位一年演篡立廢帝爲濟南王出居別宮時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演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酖毒帝不從乃扼而殺之時年十七大寧二年葬於武寧西北諡愍悼閔王改元乾明

少主黃屋常山當軸臣既誅夷君尋廢辱

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爾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等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初上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楊愔等斬於御府之內入至昭陽殿少主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常山王矯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

楊愔

雅道畏愼無欺主當昏虐席居端揆千頭萬緒經綜無遺匡救之功實賴維持寄命受託身亡君辱推心受禍夫豈無術初遭屯厄頻履艱危一飡之惠報不忘施性命之讐舍而不推貧士市瓜多年典銓禿尾草驢方麴障面一見不忘驚服漫漢生不逢治死仍於亂高明之家室爲鬼瞰四無人聲剪燭長歎

楊愔字遵彥小字秦王弘農華陰人司空侍中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楊津子也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受毛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贈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愔乃投高昂兄弟潛竄累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陳訴家禍言辭哀壯神武爲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轉大行臺右丞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菜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一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

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從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神武知愔存遣使搜訪既見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天保初還尚書右僕射尚太原公主即魏孝靜后也九年從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者愔悲不自勝廢帝嗣立受遺詔輔政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有猜忌之心謀出二王爲刺史大會百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

輦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擊頭面流血執至御前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默然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惜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時年五十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

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誚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爲意其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琛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此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

肅宗孝昭皇帝

名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文宣之母弟也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初封常山公天保初進爵爲王廢少帝廢而自立在位二年殂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梓宮還鄴葬文靜陵改元 皇建

諸厲爲祟渴苦內熱兔走馬驚墜地絕肋 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又恐其復興乃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渴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晉陽宮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術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牀叩頭求哀遣使詔長廣王入屬後事又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王晞常侍深懼顛覆閱要人多進退維谷亦欲好

官思之爛熟 帝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昌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世祖武成皇帝

名湛神武第九子孝昭母弟也風度高爽經算弘長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疏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不豫遺使追帝入屬以後事及崩遂廢其太子百年爲樂陵王而自立河清四年四月乙亥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乃傳位于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天統四年殂於鄴宮時年三十二葬永平陵在位四年改元

大寧 河清

帝負兄托歷殺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蝕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

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百年嘗作數勅字教書賈德曹封奏之帝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而入帝使百年書勅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時年十四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帝初立逼文宣皇后李氏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爲尼

易王禪子變應星占

後主

名緯字仁綱武成皇帝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寵愛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統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受禪於晉陽宮即皇帝位武平七年周武帝攻晉州帝戰於城南大敗棄軍先歸入鄴問羣臣以禦周之道人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引高元海李德林等議禪位於皇太子恒時年八歲改元承光尊帝爲太上皇帝周師逼鄴帝出奔青州至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長安封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以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殺之夷其族時年二十七大象末葬長安北源洪瀆川在位十年

改元 天統 武平 隆化

無愁天子手彈琵琶歌喉婉轉婦髻危邪上林園內立貧兒村襤褸行丐逐戶挨門周師西來父子東奔人事天道淚下聲吞 帝言語澁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略陳大意驚走而出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侍而和之者以百數人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任陸令萱和士開等宰制天下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庶姓封王者百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敝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駛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鬭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

所愛不恒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敝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南陽王綽恣情強暴帝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帝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其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向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好不急之務取求火急皆須朝微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人不聊生以至於亡云初穆皇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從婢馮小憐號曰續命進封淑妃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帝惑之坐則同席出則并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之及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

十餘步将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時獲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又與淑妃往晉州城西觀石上聖人跡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淑妃有功勲将立爲左皇后令使馳取褘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内參自晉陽以皇后衣帶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将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帝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武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絶應看膠上絃達妃爲淑妃所譖幾至於死後自殺

魏收馳譽名並溫邢太原溫子昇河間邢子才碩學大才豹變鴻升草檄作賦千言立成

如驚蛺蝶當道逐榮爾猴狗鬬爲人所輕魏書大典褒貶愛憎人稱穢史質實無徵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父子建仕魏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以文華顯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将千言黄門侍郎賈思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孝武西加閼收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與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武定二年除正常侍仍修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一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令收爲檄五十餘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已周悉此亦難有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五年十一月奏上之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

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文宣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臣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讙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八年除太子少傅復參修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收乃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俱各有所好武平中黄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曰見邢魏之臧否
即是任沈之優劣後主即位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
事位特進武平三年卒贈司空諡文貞收碩學大才然性
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毎以顏色相悅好聲樂善
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
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

北周 凡五主共一十六年

孝閔皇帝 姓宇文氏名覺字陀羅尼代郡武川人西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追諡文皇帝泰第

三子也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遯
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筭畧鮮卑奉以爲主
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
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
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並以爲氏普回
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

甥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
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
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遷豪傑於代都陵隨例
徙武川即爲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
肱生泰帝以天統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畧
陽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
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泰死嗣
爵出鎮同州魏恭帝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遂
纂魏祚即天王位時中山公宇文護專權帝忌之
與司會李植等謀誅之事洩護遣大司馬賀蘭祥
逼帝遜位貶爲畧陽公幽於舊邸尋弒之時年
十六葬靜陵在位一年武帝立追諡孝閔皇帝

世宗明皇帝 名毓小名統萬突文帝長子也寬明仁

厚有君人之量初封寧都郡公累遷大
將軍鎮隴右孝閔立進位柱國轉岐州刺史有美
政及孝閔廢晉公護遣使迎自岐州即天王位御
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
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
建年號從之於是改天王稱皇帝在位四年冢宰
護憚帝明敏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餹䭔而
進之帝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
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
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時年
二十七歲葬昭陵建元武成

宇文黑獺 字泰 英姿特舉天與神授驅馳行伍匡扶帝室西
迎孝武 魏孝武帝修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東據伊瀍控制北國
古祿切 取威定霸高齊懾伏典脩六官 泰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 軍政不驤大命未集竟至奄忽 以魏恭帝三年

十月乙亥卒年五十二孝閔立追尊文皇帝廟號太祖墓曰成陵 閔帝一年幽拘不祿世
宗繼立明敏恭肅護 宇文護字薩保太祖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 進糖䭔遽崩
於毒

高祖武皇帝 名邕字禰羅突太祖第四子也幼而孝

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
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立拜大將軍出
鎮同州明帝立遷柱國授蒲州刺史入爲大司空
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見親愛參議朝廷
大事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無所言武成二
年四月明帝殂奉遺詔即皇帝位時護專權帝以
蒙養正及誅護始親萬機剋己勵精聽覽不倦滅
齊後遂欲窮兵極武有混一天下之志宣政元年
突厥入寇帝自將伐之以疾而還殂於乘輿時年

三十六葬孝陵在位十九年改元保定　天和　建德　宣政

武帝沉毅志慮刻畫深淺莫測常自晦迹晉公護專擅朝政私第兵衛盛於宮闈諸子寮屬皆貪殘恣横士民患之帝深自晦匿無所闚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於護勸帝誅之帝乃容與直及宮伯中大夫宇文神擧内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帝毎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誅護之後克已勵精平齊混北百郡同并淫祠勅毀其鬼不靈初帝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建德三年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土階數尺

高古之行五年詔曰往者家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彫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人未見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路寢會義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人繕造之宜務從卑朴苫塊三年大孝足徵晉武西晉武帝魏文北魏孝文帝與此同稱太后叱奴氏殂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庶政及葬帝祖跣至陵所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有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荅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胡寅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爲裴傅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内不及羣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典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保定怪異世所罕覩人生子男陰在背後尻際如尾足爪如獸有犬生子腰以後分兩尾六足判爲二身

宣皇帝名贇字乾伯高祖長子封魯國公及立爲皇太子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每有過輒加捶扑即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甫一年傳位於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彌復驕奢躭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閹官奏之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議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大象二年瘖瘂而殂時年二十二歲葬定陵改元　大象　大成

宣帝武子幼不堪承在殯不戚通亂後宮五后位號率情紛更宣正元年六月立妃楊氏爲皇后大象元年四月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七月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三月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妃帝從祖兄子西陽公溫妻也有容色帝遂飲之以酒逼而淫之溫乃反讒誅溫即追尉遲氏入宮初爲妃尋立

爲皇后

興造革易

大象元年春正月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隋國公楊堅爲大後丞二年三月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又詔内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惟宮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

游戲無恒

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十二月甲子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内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

誅戮無罪

宣政元年夏五月帝殺叔父齊王憲大象元年二月殺徐州總

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楚撻公卿

帝積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於財畧無賜與恐羣臣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嘗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鈔錄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内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

尊大無忌

喑啞而崩

大象元年帝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制詔爲天制詔敕爲天敕每對臣下自稱爲天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瓚之屬以飲食焉又令羣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嘗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

靜皇帝

名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封魯王立爲皇太子受禪於鄴宮在位一年隋公楊堅簒位廢帝爲介公尋弑之時年九歲葬恭陵改元大定

天元太子禪茲衰統隋氏因之遂遷龜鼎岷峨投袂夌奪翻羞漳滏勤王無救宗周

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丞相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迥兵敗自殺○益州總管王謙起兵巴蜀進屯劍閣陷始州堅遣上柱國梁睿破斬之

空餘竇女堂下自投

竇毅之女聞帝禪位於堅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隋紀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小字那羅延弘農郡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父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大柱國大司空隋國公母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呂氏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呂氏嘗抱帝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呂氏大駭墜帝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父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武帝即位遷左小宮伯出爲隨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襲爵隋國公武帝聘帝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武帝曰普六茹堅相

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
武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諫曰皇太子
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武帝不悅曰必天
命有在將若之何帝甚懼深自晦匿建德中以平
齊功進位柱國除定州刺史宣帝即位以后父徵
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
大前疑靜帝即位拜相國總百揆進爵為王遂篡
周祚自立為皇帝國號隋都長安平陳天下為一
在位二十四年為太子廣所弒時年
六十四葬泰陵建元 開皇 仁壽

文皇外戚受任托孤天之所贊黃屋自居樓船南邁金陵
失險驃騎北指單于來款禹貢所圖咸歸正朔職方所載
并吞囊括平傜節賦物阜人樂晚聽妒婦 獨孤氏 惑於邪說

楊素 溺寵廢嫡大難斯作墳土未乾羣起殺奪 廢太子勇小名睍地伐帝
之長子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軍國政事皆
令參決凡時政不便者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多內寵昭訓
雲氏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
獨孤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
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
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
王德行其後晉王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哽咽流涕伏不能
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欷因進言曰臣性識愚下常守
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
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
危亡皇后忿然怒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
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
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是
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

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
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
王又拜嗚咽不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
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
約令諭旨越國公楊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
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
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
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
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睍地伐共阿
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暱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
阿麼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
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帝知
其不安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
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
他變願深防察皇后又遣人伺察東宮纖介事皆奏聞因
加媒蘖構成其罪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我雖德慚堯

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人驚曰
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
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
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
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
冤屈皇太子遏不得聞帝遇疾于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
藥帝所寵宣華夫人陳氏平旦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
之得免歸於帝所帝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
帝恚抵牀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誤我枉廢我兒因呼
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
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訖以示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
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而
帝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偽敕賜勇死夫
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
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
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

杖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初帝與獨孤后甚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又懲周室諸王微弱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各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高熲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入寄腹心推誠體國休休斷斷威蘇威**素**楊素**弼**賀若**虎**韓擒虎**皆所推薦鏡被磨瑩皎然益見**

熲字玄昭一名敏自言渤海蓨人也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避讒棄官奔西魏熲少明敏有器局畧涉文史善辭令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渤海郡公開皇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命斬之王甚不悅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右衛將軍龐晃等數短熲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意謂熲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熲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熲夫人卒后言于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熲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熲邪始陛下欲爲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熲坐免以公就第頃之囚熲於內史省除其名初熲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散樂熲諫不聽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

爲後患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從邊須有文武大畧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熲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升平熲之力也

楊素任俠倜儻權略博雅通涉研精好學工草隸書留意風角無心富貴富貴來逼叶卜各切**周時縣公隋封越國乘機赴敵應變難測臨陣立威斬卒整飭流血當前言笑自若陳主之妹諸伎女樂并皆頒賜嚬咲薰灼陵轢朝臣威福自作陰謀廢嫡社稷風靡帀朝霜露身名可惜子也玄感妄希伊霍舉兵敗死宗社蕩落**

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文帝受禪加上柱國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帝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率水軍東下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賜物萬段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代蘇

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寛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戰無不勝稱爲名將貴寵日隆子玄感位柱國玄縱淮南郡公玄獎清河郡公又別封一子義康郡公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東西二京第宅華侈制擬宮禁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便利田宅以千百數其貴盛近古未聞也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柳彧等素皆陰中之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帝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尋拜太子太師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漢王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楚公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二年卒于官謚曰景武

牛弘質直墳籍雅愛曠懷遠致冲虛高邁損益百王典成一代弟弼好酒酗而無賴殺牛作脯了無所怪大雅君子悔吝不逮

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本姓氏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寛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内史上士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正定新樂議置明堂帝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隋之選舉於斯爲最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煬帝嘗引入内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時年六十六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于言而敏于行帝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辨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

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其寛和如此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

韓氏擒虎字曰子通經史百家大旨略通襲爵周室翊運開皇高祖改元開皇平陳靖寇勳紀旂常生上柱國死閻羅王

韓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好書經史百家皆畧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開皇初帝潛有吞幷江南之志以擒虎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率五百人襲采石克入朱雀門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至京賀若弼與擒虎爭

功於帝前帝曰二將俱合上勳于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其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帝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無何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來謁閻羅王擒虎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

賀若弼

者賀敦之子勇便弓馬博涉書史柱國縣公當世名起隋高受禪十策平陳宋公封爵建大將軍雉扇曲蓋女樂花茵金盤金甕富有家珍太猛有三觖望憤怨訾頻詆素惟

堪啗飯勇非謀將鬭非領將史氏萬歲騎非大將大將爲誰聊以自況初父敦死引弼刺舌不密失身卒以自滅

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父敦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于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已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即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

弢同弼

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爲已任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濟江進屯蔣山之白土岡大破蕭摩訶軍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虎已執陳叔寶弼恚恨功在擒虎之後於是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

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開皇二十年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煬帝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鬭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蓋自許爲大將也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熲宇文弢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

史氏萬歲生而智勇驍捷善射英風馳驛遠人懾憚烽候無警碑倒諸葛溪入蠻境須美石邊青草蒙茸死非其罪哀者擗踊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武

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决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永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玩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元旻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莫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拜河州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于上事當决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摚殺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

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有李廣之風焉

譙國冼氏馮寶之妻世領越部
幼時便奇始自南梁歷陳及隋用軍行師法合機宜開府
署吏功施名垂

譙國夫人冼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夷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凉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夫人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知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知之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

賧音淡蠻夷以財贖罪

宜遣使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遣婦往參遷仕必喜而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走保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楊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幷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屬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夫人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

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於州城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尅斬之遂進兵敗仲宣于南海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首領皆來參謁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

[illegible]

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諡爲誠敬夫人

王通教授遁跡河汾公卿將相半出其門

通字仲淹絳州龍門人詣闕獻太平十二策高祖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諡曰文中子

煬皇帝

名廣一名英小字阿𡡉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帝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拜柱國幷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帝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帝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善之帝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八年冬大舉伐陳以帝爲行軍元帥陳平進位太尉徙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及太子勇廢立帝爲皇太子是日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四年七月弒高祖自立遷都洛陽在位十三年行幸揚州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作亂帝遇弒於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

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改元大業

煬帝楊廣弑父與兄得據天位時際承平盤遊無度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重

巡行長幡帶野畫鷁迷津五百里內獻食遂迎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舟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爲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照耀川陸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宴作散樂百戲兼行

執絲竹者萬八千名太常少卿裴蘊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爲樂戶於是四方散樂如魚龍山車等戲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爲空帝多製艷編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是歲以爲常

離宮四十

南達東京命楊素營東京宮室又勅將作大匠宇文愷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峨峨西苑二百餘程宮殿羅絡山海紆縈珍禽奇獸

遠近飛鳴剪綵爲花春綴凋零嬪妃羅還趙瑟秦箏清夜

遊齒馬上閙聲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殿宮觀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于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芰荷菱芡乘輿臨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帝日於苑中林亭盛陳酒饌勅燕王倓與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晶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畧相連接酒酣殽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晶出入不限門禁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繒帛纏樹貧不蓋形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荅

課送毛羽百鳥

悲鳴鶴胎松項拔氅投人命太府少卿何稠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縣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

西域獻地戶口滿盈東西九千南北萬

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東伐高麗天下徵兵百

十三萬三千餘名衣甲幔幙車馬萬萬乘船造海口晝夜兼

趨人立水中腰下生蛆初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帝遂下詔討高麗勅幽州總

航馴上射雲澤也

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又勑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歷十三載兵起四方六十四處并時倡狂

劉武周起馬邑稱定楊可汗建元天興林士弘起豫章國號楚建元太平朱粲起南陽稱楚帝建元昌達李子通起海陵稱楚王建元明政薛舉起金城稱西秦霸王建元泰興李軌起武威稱涼王建元安樂竇建德起河間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蕭銑起巴陵稱梁王建元鳳鳴向海明起扶風稱皇帝建元白烏劉迦論起延安稱皇王建元大世梁師都據朔方稱梁王建元永隆浮屠高曇成起懷戎稱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為耶輪皇后建元法輪劉元進起晉安稱皇帝劉龍兒起雒石稱天子唐弼起扶風稱唐王郭子和起榆林稱永樂王高開

四言史徵　卷五　隋煬帝　七十

道據北平稱燕王王須拔起恒定稱漫天王格謙起豆子航稱燕王宋金剛起易水稱宋王孫宣雅起山東稱齊王徐圓朗據兗州稱魯王汪華起新安杜伏威起歷陽皆稱吳王李密起鞏稱魏公建元永平王德仁起鄴稱太公左才相起齊郡稱博山公高士達起清河稱東海公郭方預起北海稱盧公羅藝據幽州孫華據馮翊左難當據涇馮盜據高羅皆稱總管荔非世雄據安定稱將軍孟海公據曹州號錄事凡文舉據淮陽號柳葉軍王薄據齊郡號知世郎魏刀兒據上谷號歷山飛李德逸據三原號阿舅賊張金稱據河曲張長愻據五原周洮據上洛楊士林據山南宋世謨據琅琊魏騏驎據彭城翟松柏據靈丘盧公遐據蒼山到企成據弘化楊仲達據豫州張善相據伊汝王要漢據汴州時德叡據尉氏楊世洛據太原李義滿據平陵綦公順據青萊淳于難據文登徐師順據任城蔣弘度據東海蔣善合據鄆州田留安據章丘張青特據濟北臧君相據海州殷恭邃據舒州周法明據永安苗海潮據宋嘉梅知巖據宣城趙萬海據恒山鄧文進據廣州俚酋楊世略據循海冉安昌據巴東甯長真據鬱林

李淵留守同起晉陽

大業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宇文化及弒帝維揚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巵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雖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直閤裴虔通等共謀作亂以許公宇文化及為王遂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閣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虔通等露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伐內極奢淫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

四言史徵　卷五　隋煬帝　七十一

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衣欲遂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酖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殺之○帝幸江都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即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由是築宮丹楊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弒迷樓記曰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帝召宮女問曰汝自為之耶曰道塗兒童都唱此歌帝嘿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變紅輝後李淵提兵入宮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為命焚之火經月不滅

恭皇帝 名侑元德太子昭之子煬帝孫也性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爲陳王後徙代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鎮京師李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侑爲帝在位二年淵篡立廢帝爲酅國公以武德二年薨時年十五改元義寧

恭皇帝 名侗太子昭第三子初封越王留守東都煬帝遇弑太府卿元文都等以侗屬最近乃共尊立爲帝在位二年鄭王王世充篡立幽帝於含涼殿封爲潞國公遣其侄行本齎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祝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絶更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改元皇泰

南巢遂往流彘不歸侑遵堯讓唐開舜基越王襲號歷數當終遭家多難弑於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祖支頽耨從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頽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捲髮忌刻深沮頗涉書傳尤喜兵法開皇中以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煬帝時累遷江都通守恭帝立拜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尋進太尉自稱鄭王既而幽恭帝於别宫僭即皇帝位國號鄭建元開明唐遣秦王率衆圍之兵敗出降至長安赦爲庶人徙于蜀將行爲讐人獨孤修德所殺

四言史徵卷五終

四言史徵卷六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頻丘葛 霞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麟德蔚窯甫較訂

唐紀 凡二十一帝合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也其七世祖暠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是爲涼武昭王暠生歆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歆生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金門鎮將熙生天賜爲幢主天賜生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太尉佐周代魏有功爲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追封唐國公虎生昞襲封唐公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昞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相親愛復姓李氏以爲千牛備身事隋譙隴二州刺史大業中歷滎陽樓煩二郡太守轉弘化留守煬帝多以猜忌殺戮大臣高祖因縱酒納賂以自晦十一年拜太原留守是時煬帝南巡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所善客裴寂爲晉陽宮副監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爲此爾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不許已而煬帝遣使者欲執高祖詣江都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遂起太原稱義兵克長安遥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

絁音詩粗紬也

自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illegible]錄尚書事進封唐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illegible]二年五月甲子廢恭帝而自立國號唐都長安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子世民自稱太上皇貞觀九年崩壽七十一歲葬獻陵謚曰大武廟號高祖上元元年改謚神堯皇帝天寶十三載增謚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

建元 武德

唐有天下高祖李淵當隋之亂雨覆雲飜謀納仲子兵起

太原遥尊煬帝立侑代王侑自專晃旒受禪建都長安初定

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置三師

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并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二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均調租庸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〇王崇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開元通寶便民足用叶餘封切〇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累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〇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

守成立嫡定亂立功天策上將位上三公開府置

屬勢傾東宮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助教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既定太子兩大難容卒刃同

氣蹀血禁中事非師古經權不通九年遜國秦府飛龍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帝自稱太上皇八月太子世民即位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〇蹀履也謂殺人血流履涉之也

文靜隋令天下方亂英雄所資機先早見預識眞人密脅裴監

投天會機定策一旦履軍陷陣通權達變矜功躁望卒罹

大難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倜儻有器畧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吒曰天下将亂吾将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羇賤乎高祖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與殆天啓之也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劇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竘竘相憂者世道将革直欲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兵塡河洛盜賊蝟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眞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欃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将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以交王王數文靜僞爲詔發

太原西河鴈門馬邑男子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畫集涿郡以伐遼由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可怙怙以待禍哉又脅寂曰公爲監以宮人待客公死何賊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唐公乃開大将軍府以文靜爲司馬徇新安以西皆下韓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曾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薛舉寇[illegible][illegible]以元帥府長史與司馬殷開山出戰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與討仁杲平之復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文靜自以材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爲禳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将軍府司馬與長史畧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賞等衆人家無嬴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

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弟等故怨望非敢反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譎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爲後憂帝遂殺之時年五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魏公李密額角銳尖** 經天切 **目方瞳子黑白瑩然趣解雄遠謝病辭官師事包愷往從緱山蒲韉乘牛漢書一編刑牲揷血驅策英賢回風發地砂礫屬天狐鳴白晝羣鼠相牽事遂不偶位豈易奸英雄失勢匹夫爲難** 那沿切 **田横之徒千古同憐** 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以蔭爲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

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入衛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大業九年玄感擧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說以三策玄感不行及隋軍至乃引兵趣潼關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密亡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尚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讙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飢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妹壻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

復亡去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又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殺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房崱討密密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等乃推密爲王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揷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諸賊帥皆歸焉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确中流矢臥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退守洛口高祖起太原密自謂王盟遣使致書于帝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生一隋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大小六十餘戰敗世充於洛北皇泰元年世充悉衆决戰密軍遂潰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軍我今自

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衆皆感動遂來歸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於傍惡之及將敗羣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爲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未幾聞故所部將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畧東都又以王伯當爲副而遣之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羃䍦藏刀裙下詐爲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據其城掠畜產趣南山而東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以兵應已行軍總管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之下密兵度橫出擊斬之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歐血者

太宗文皇帝

名世民高祖次子母竇皇后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及見帝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辭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時天下已亂盜賊四起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年十八起義兵武德元年拜尚書令右翊衛大將軍進封秦王初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於帝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帝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爲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帝未發帝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

以帝爲皇太子尋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葬昭陵諡曰文天寶十三載增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改元貞觀

太宗天縱漢高魏武隋室寖圻陰欲自取招納豪傑乘勢起兵卒并天下剪滅羣雄傳國代父夙夜勵精府兵初作寓兵於農

更定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皆隷諸衛及東宮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石介曰府兵之

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盍近古之良法也

興學禮士　官補明經　怨女放黜 出宮女三千餘人

讐臣登庸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入閣議事　諫隨三公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咨訪得失　納諫樂從　遊罷鷹犬　旱食蝗蟲 畿內蝗帝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帝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創業匪易　克艱守成　撥亂反正　湯武追蹤　比跡成康　復多武功 史臣曰盛矣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蠻夷入朝　服裝詭殊　顏氏師古　王會作圖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顏師古字籀瑯琊臨沂人

外國來學　雲集京都　孔氏穎達　五經注疏　貞觀之風　抑何休歟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

惟於齊家　聖德虧崇　脅父臣虜 范祖禹曰太宗

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倘以爲助何以示後世

誅弟殺兄 太子建成　巢剌王妃　嬪處辰嬴 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辰嬴懷嬴也秦以嬴氏妻晉太子圉爲懷公故號懷嬴晉公子重耳奔秦秦納焉蓋重耳之姪婦也今巢剌王妃乃太宗弟婦故魏徵爲諭

投牀抽刀　溺愛不明 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漢王元昌賜自盡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帝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乃立晉王治爲皇太子

雄心不已　老數東征 十八年命英國公李勣等發天下甲士伐高麗明年五月車駕度遼親率鐵騎圍遼城高麗別將高延壽以其衆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提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刻石紀功

應龍飛天　雲雱滃從　一人奮起　羣尸天功　酬勳班爵　著旂銘鐘　凌烟圖像　二十四公 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萊國公杜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高士廉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特進衛國公李靖特進宋國公蕭瑀輔國大將軍褒國公段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荊州都督譙國公柴紹荊州都督邳國公長孫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郯國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虞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戶部

尚書莒國公唐儉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左武衛大將軍胡國公秦叔寶并圖形凌烟閣萊公英爽風
流自擅常預帷幄秘密參贊處事無留莫見崖岸梁公機
敏羣籍淹貫軍符府檄駐馬即辨陳事上言千里猶面齡
也善謀晦也能斷并時當國兩人深善典選多年能盡畢
賤臺閣制度容物典憲手自裁定爲世風鑒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補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

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密方多事裁處無留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進右僕射仍領選久之以疾辭職甍年四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謚曰成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爲相府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玄齡如晦二人討裁毋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年十八舉進士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太宗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尋除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居府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辨文約理盡初不著葉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毋爲吾見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太宗

即位爲中書令進爵邢國公帝常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未幾加太子少師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盡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娟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鄭公質直帝稱人鑑忠臣

良臣談言善辯遭不世逢底蘊盡見十漸十思深切隱患
鷄死懷中從弗肯面二百餘奏言詎河漢仆碑立碑忠也
爲怨語及君臣可爲長歎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進十策說密不能用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說李勣歸唐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拜爲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之曰爾閭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盡展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曰徵爲人

臣不能著形跡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令彥博讓
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
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瞿然曰吾
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
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皐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良臣
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
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俄檢校
侍中進爵鉅鹿郡公俊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
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
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也徵曰臣以
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
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
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
曰人言徵舉動疎慢我但見其嫵媚耳七年爲侍中尚書
拜太子太師上十思十漸疏帝深加獎歎十七年寢疾帝
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以妻其子叔玉及薨帝臨

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
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文貞給羽葆鼓吹陪葬昭
陵其妻裴氏曰徵素儉約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
受以布車載柩而葬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
祭帝作文於碑遂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
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寶此三
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後以讒毀乃停叔玉婚
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軍還帝悵然曰魏徵
若在吾豈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
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
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帝嘗得
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
懷中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
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
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
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其諷切類如此

王珪沖雅樂善不退激濁揚清自喻無媿美人在側引義不諱繩愆糾繆諫議之最公主執笄親行盥饋夫婦同坐禮法不廢

珪字叔玠系僧
辯孫世居郿性沉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
皇中召入秘書內省讐定羣書爲太常治禮郎季父頗坐
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
議叅軍事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
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巂州太子已誅太
宗召爲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
中他日進見有美人在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
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
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
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
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

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
不去也帝嗟美其言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
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爲朕
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
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
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
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
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
所長謂之確論進封永寧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
史俄召拜禮部尚書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
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
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
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
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爾必貴然未
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識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闞

大驚數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笄音頻又皮彥反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腶修之屬記昏義篇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腶修以見盥音管文公家禮婦至於家明日夙興見於舅姑若家婦則饋於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於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於阼階東南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拜遂執饌升薦於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婦之餘此盥饋之禮也

宋公蕭瑀後梁王孫論議明辨經術能文疾風勁草板蕩誠臣素貴中狹不能容人改謚貞褊名以實循

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爲隋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褊急鄙遠浮華晉王爲太子授右千牛即位妃爲后而瑀寖親寵遷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爲遁階矣后聞責讓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爲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出爲河池郡守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罅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左僕射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晉州都督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爲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爲太常卿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意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瑀素貴

但中狹弗蕪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惛藏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召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

尉遲敬德頗負其功廷質大臣拳毆道宗晚謝賓客杜門不通樂奏清商自奉甚豐粉餌雲母術以延年奪矟避矟秘密不傳

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襲破永安王孝基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請殺之王曰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義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何相報速邪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廄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刺王誅論功爲第一除右武候大將軍封吳國公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嘗怪漢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

事唯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飾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公歷鄜夏二州都督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司徒并州都督謚忠武帝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餙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矟遂大媿服

衛公李靖志節英壯才兼文武出入將相　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當終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

爲三衛從平王世充克蕭銑以功授開府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州刺史度嶺至桂州招慰首領馮盎等得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輔公祏據丹陽反召靖入朝副河間王孝恭東討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譯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走頡利可汗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進左光祿大夫封代國公還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乃授檢校特進就第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失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三年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

英公徐勣賜姓曰李用兵最精名將無比家事一言禍遂無已　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候大將軍東海郡公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勣據其地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縗絰葬訖乃除俄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廟又從破劉黑闥平徐圓

朗討輔公祏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酋長率部落五萬降於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蓋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靑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剪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齧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尋爲左僕射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

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大總管率兵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初勣援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冑咸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貧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爲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須姊戒止勣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其可得乎嘗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其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歎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爲流涕弟弼爲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勣置酒奏樂宴飲列子孫於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搒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笑房杜也

永興郡公虞氏世南精思不懈盥櫛爲煩商確今古未嘗失言德行忠直博學該兼文辭書翰五絕稱焉

世南越州餘姚人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徐陵陵自以類己由是有名陳滅與世基入隋俱名重當時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

君日貴盛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弒帝并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還太子中舍人王踐位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嘗命寫列女傳於屛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受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

遂良守官所以守道顧命托孤大義能了至死不變强哉何矯

褚遂良字登善浙江錢塘人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遂良等定

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授太子賓客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入卧內受遺詔輔太子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咸通九年詔訪其後獲喪歸葬陽翟傳

奕高識僧咒不僵刊定雜書呂才陰陽

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爲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高祖即位還太史令上疏極詆浮圖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佛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兵衆兩足利可勝旣邪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不生於空桑乃尊其教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僧忽僵仆而死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行於世。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詔侍臣善音律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絶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畧久乃忘試問才退一夕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說刊定上之才皆爲之序質以經史其宅經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祿命篇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著明者叙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賈遷不可知石泉

類蓍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愼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於巫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天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是古人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葬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定不毀則日中而定子產不毀欲待日中是葬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是葬不擇地也臧孫有後於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是葬有吉凶不可信也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是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塋壟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敎敗禮

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帝又詔造方域圖屢稱旨擢太常丞生平頗修書及著述甚多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

重規多病百藥爲名才行世顯天下推崇所撰齊書於世刊行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内史德林子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疎脫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謝病去十九年襲父爵安平公署禮部員外郎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不得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累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檢校東臺侍郎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仲又爲中書舍人

思廉姚簡表父遺言叶魚巾切音銀**推究綜括史續梁陳**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少受漢書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授秦王府文學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拜散

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

令狐德棻籍收散亂詔次周書整振論譔

德棻宜州華原人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秘書丞方是時大亂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畧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於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蕭瑀王敬業等主魏隋梁齊陳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進爵彭城縣子永徽初爲太常卿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

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

李氏延壽史著南北南盡禎明北始登國刪落釀詞疏通條越

李延壽字遐齡相州人貞觀中累官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例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郎兼修國史卒

高宗皇帝

名治字爲善太宗第九子母曰文德皇后長孫氏始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魏王泰次

當立亦以罪黜立帝爲皇太子貞觀二十三年六月即皇帝位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六葬乾陵謚曰天皇大帝天寶十三載增謚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改元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高宗皇帝始封晉王繼體出治率由舊章乃溺袵席不戒履霜才人武氏納於昭陽家事一語謨謀不臧遠戍無忌死謫遂良

永徽六年十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宸妃武氏爲皇后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會人告太子洗馬常季方罪因令許敬宗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詔削無忌官爵黔州安置敬宗逼使殺之

災有大水衝元武門夜入寢庭溺三千人

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元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昭儀殺女王后見廢斷去手足妃亦何罪投酒甕中二嫗骨醉

初武昭儀生女王皇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永徽六年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

東封泰山社首稱禪天皇初禮天后亞獻

乾封元年春正月朔祀昊天上帝於泰山南明日登泰山封玉牒藏之石磩又明日降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帝皆以錦繡爲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

磩音感石篋也

義府貌恭險刻中韜嬉怡微笑腹內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貞觀中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高宗立遷中書舍人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

侍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擅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於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進中書令封河間公明年爲吏部尚書稍遷右相兼知選事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利是賄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帝嘗從容戒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謷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羸服與元紀出野焉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贓詔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嶲州三子及壻並流遠州朝野至相賀人以爲誅四凶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

仁貴繼起晚遇太宗白衣標顯腰鞬兩弓摧鋒陷敵名著遼東磧北三箭底定天山壯士長歌飛入漢關累世節度河北幽燕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府拜左武衛將軍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禽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偘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破殺數萬餘人拔其城威鎮遼海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將軍郭待封違節度王師大敗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子訥字慎言朔方道行軍大總

管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昭定訥弟楚玉范陽節度使楚玉子嵩檢校刑部尚書相衞洺邢等州節度使大曆初封高平郡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卒贈太保弟蕚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嵩奔洛州請入朝待罪赦之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衞州刺史堅洺州刺史嵩子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累授右衞將軍擢爲汝州刺史王師討蔡授鄭滑節度使李師道平徙平盧節度使還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曆初入朝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進檢校司徒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字順之累遷汾州刺史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太子則天皇后武氏所生也即位二月母武氏廢爲廬陵王出居房州又遷均州在外十四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五年皇后韋氏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弑之壽

五十五歲葬定陵謚曰孝和皇帝天寶十三年加
謚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改元 嗣聖 神龍
景隆

附 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名曌并州文水人故荊州都
督應國公武士彠女文德皇后崩太宗聞其有色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
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既見帝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
崩后與嬪御皆爲比丘尼他日高宗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時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王
后陰不悅廉知狀引納後宮以撓妃寵久之立爲昭儀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帝將廢王皇后以長孫
無忌褚遂良等固爭未決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陰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决
下詔廢后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

后城府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
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昏懦舉動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
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
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恐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自此政歸房
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章奏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蕭妃
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庭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於帝后怒酖殺弘帝將下詔遜位於后宰相郝處
俊固諫乃止弘道元年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嗣聖元年太后廢帝
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即帝位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柳州司馬李敬業括蒼令唐之奇臨海丞
駱賓王疾太后脅逐天子乃募兵據州欲迎廬陵王太后詔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率兵討之敬
業敗傳首東都三州平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起兵下炎獄殺之並
左衛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
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
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
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早
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貽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
非情固請臨朝制可汜人上瑞石太后乃郊上帝謝況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永昌元年享萬象
神宮改服袞冕搢大璧執鎮圭睿宗亞獻太子終

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作曌兩埊ⓩ囝〇凰
𢘑𡕀𡔈𠦚𠙺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爲制書除唐屬籍稱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
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
姓侯王及他骨骾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一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天子不
自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立
武氏七廟尊其先爲皇帝皇后畫王諸武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俴而二齒生
下詔改元爲長壽又自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於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
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延載二年大裒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
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

面別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龍石鑱惟獸
環之柱頂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
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悉鏤
羣臣蕃酋名氏其上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
爲帝配爲后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改明堂爲
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太后自見諸
武王非天下意恐百歲後爲唐宗室躪藉即引諸
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爲鐵券使藏
史館神龍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相
張柬之與崔玄暐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斬張易
之張昌宗於院左太后聞變而起桓彥範進請傳
位太后遂臥不復語中宗復即位是歲太后崩年
八十一凡稱制七年改唐爲周十四年共二十一
年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號祔乾陵改元
十二 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如意 長
壽 延載 天冊萬歲 萬歲通天 聖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中宗嗣位宗廟不修太后持權恣意虔劉坏土未乾殺子
何讐帝甫二月廢遷房州立豫王旦別殿以幽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哉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
稱制七年改唐爲周自稱
皇帝衮冕垂旒建元更制渙號九州子賜姓武嗣立豫王
除唐屬籍大殺諸王 時柄去王室大臣重皆擁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冒天下迎還中宗琅琊王沖越王貞先發諸王倉卒無應者遂敗元嘉與魯王靈夔范陽王靄等皆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褓亦投嶺南
立武七廟祖考追皇妣皆皇后姪
皆封王 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士彠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爲郡王
銅匭告密羅織
肆殃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人樵夫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隅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俊臣與萬國俊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

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匭匭也鑄銅爲之朝堂四匭塗以方色青曰延恩在東受賞自言丹曰招諫在南受時政失得白曰申冤在西受抑枉所欲言黑曰通玄在北受讖步秘策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
懷義巧思 薛懷義鄠人本馮氏名小寶偉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變之上言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託言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闡之表寢不出詔與太平公主壻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廐馬中官爲騶侍雖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謹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又拜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後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幸懷義失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很佷快快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壯士擊殺之以畚載尸還白馬寺初懷義負幸昵氣蓋一世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御史馮思

曌劾其奸懷義怒遇命左右毆之幾死弗敢言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擊北方宰相李昭德蘇味道至爲之長史司馬後厭入禁內陰謀力少年千人爲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少選懷義怒馬造庭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治矩悉投放醜裔懷義構矩俄免官蘇良嗣爲相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蓮花六郎

張易之定州義豐人頎晳美姿製音律多所曉通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爲散騎常侍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奴僕槖馬牛充入之追贈其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張易之爲五

郎昌宗爲六郎聖曆二年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后每燕集二張諸武淫蠱顯行無復羞畏又有謟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木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羣臣爭爲賦詩以媚之時人或譽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楊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並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

初除試官薰蕕同芳補闕車載拾遺斗量欋椎御史盌脫爲郎翹心存撫瞇目聖皇

太后遣使存撫四方士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給舍文侍御史拾遺補闕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翹心存撫使瞇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欋椎俱反椎吐雷反齊魯謂四齒杷爲欋盌通作椀小盂也言授官之泛如用杷椎土塊椀脫形模多且易也眯母禮反物入目中也

鐘鳴漏盡反周爲唐

宰相張柬之等請中宗以兵入斬二張桓彥範請傳位

則天稱號二十一年八十一歲

隊及黃泉帝在房州一十四年

嗣聖元年太后遷帝於房州再還於均州二年又還於房州十五年帝還東都

至是復位得魚忘筌盟追韋后

韋皇后京兆萬年人帝在東宮后被選爲妃嗣聖初立爲皇后帝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

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加武后在高宗之世矣

寵用仇讐

以武三思爲司空同三品

五王歸政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太子遭戮

力求切音留○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韋后以太子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教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遂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太子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縣丞甯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

觀燈市里后雜人儔宮女數千縱之出遊多有不歸爲外所留

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徉觀覽縱宮女

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廻波起舞拔河爭投
帝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爲市肆公卿爲商賈與之交易因爲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又嘗宴侍臣使各爲廻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上不悦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拔河戲名也景文龍館記曰清明節以大麻絙兩頭繫千餘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爲輸又晏公類要曰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而祈農桑也
后韋后思武三思雙陸自爲點籌
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
餅餤伏毒五年而休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

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高醫光祿少卿楊均善烹調皆引入後庭皆烝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帝崩韋后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知政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太子即位年十六皇后攝政改元唐隆
仁傑狄女主蒙恥奮忠母子天性感動於中廟不祔姑引義從容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天下桃李悉在其門藥籠參朮不廢於言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去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出爲寧州刺史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起兵宰相張光輔討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還奏仁傑不遜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時是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邪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貶彭澤令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俄轉幽州都督召拜鸞臺

侍郎會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立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訥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久視元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文惠武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

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東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前薦東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兎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興復社稷

有曰五王五王維何東之漢陽張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以狄仁傑姚崇薦歷官

鳳閣侍郎首謀誅易之昌宗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王罷政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東之爲刺史不治州事武三思使鄭愔告東之等與駙馬都尉王同皎通謀貶新州司馬又長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贈中書令　謚文貞

敬暉彥範平陽扶陽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由中臺右丞封平陽郡王出爲滑州刺史貶崖州司馬又放瓊州周利用奉使嶺外得暉冎而殺之謚肅愍○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歷官司刑少卿張東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以功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出爲洛州刺史鄭愔上變貶瀧州司馬又流瀼州武三思納崔湜計使周利用攝侍御史奉使嶺外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年五十四謚忠烈

玄暉博陵崔玄暉博陵安平人名日華擧明經累官天官侍郎以誅易之昌宗功爲中書令封博陵郡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後貶白州司馬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

九謚文獻

恕已南陽袁恕已滄州東光人歷官相王司馬與誅易之昌宗功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出爲豫州刺史側貶竇州司馬又流環州爲周利用所逼恕已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汁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謚貞烈

武氏攸緒不貴王爵歸隱嵩山優游巖壑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嶽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遯者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蕟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欆梧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膏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使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使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

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杖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婁公師德蒽婁師德字宗仁

慎自持弟拭唾面憱然不怡令其自乾笑而受之

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募勇士討之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聖

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辛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度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敎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巳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味道爲相依阿取容事不明白兩端模棱瑞

雪瑞雷不愧於中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文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州舉中進士累調咸陽尉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貶降味道爲集州刺史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巳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棱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棱手武后時三月雨雪味道以爲瑞雪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

上官婉兒生夢异稱稱量天下啞然輒應天性慧警文章詔令通天以來內掌誥命中宗復位進拜昭容常代帝作采麗益工差第羣臣靡然成風沼穿外宅巖築別宮袤人穢夫爭候嬖寵 叶音冲○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母鄭氏廷芝與儀死武后時婉兒始生與母配掖廷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自通天以來內掌誥命擿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殺也然羣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帝即位進拜昭容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舉兵叩肅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婉兒登玄武門避之太子敗免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生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羣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母鄭

封沛國夫人卒請降秩行服詔起爲婕妤俄還昭容帝即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即引侍臣宴其所是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婉兒與近嬖皆營外宅袤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韋后之敗斬闕下初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追復昭容諡惠文

安樂公主武崇訓妻再適延秀叔兮嫂兮 帝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其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睿宗皇帝 名旦高宗第八子母則天皇后武氏始封殷王領冀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溫恭好學通訓詁徙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之建號文明后僭位改國號周以帝爲皇嗣改姓武氏封相王中宗復位進號安國相王中宗崩韋后矯詔立溫王重茂爲皇帝改元唐隆罷帝參謀政事臨淄

王隆基討亂復即皇帝位在位四年傳位太子稱
太上皇開元四年崩壽五十五葬橋陵謚曰玄真
大聖大興孝皇帝改元 景
雲 太極 延和 先天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曰昭成皇后竇氏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始
封楚王後爲臨淄郡王累遷衛尉少卿潞州別駕
景龍四年朝京師遂留不遣韋氏弒中宗矯詔稱
制帝乃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朝邑尉劉幽求苑
總監鍾紹京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
順李仙鳧尚衣奉御王崇曄公主府典籤王師虔
道士馮處澄僧普潤定策討亂或請先啓相王帝
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率
幽求等入苑中福順仙鳧以萬騎兵攻玄武門會
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
謁相王謝不先啓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吾且

及難乃拜帝殿中監進封平王睿宗即位立爲皇
太子監國延和元年星官言帝座前星有變睿宗
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七月壬辰制皇太子宜即
皇帝位太子惶懼入請睿宗曰此吾所以答天戒
也八月庚子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四年安祿山反
陷京師帝出奔蜀太子璵即位靈武尊帝爲上皇
天帝寶應元年崩壽七十八葬泰陵謚曰至
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改元 開元 天寶

睿宗再立在位二年玄宗受禪建號開元勤政務本道以
人存委任賢相宋璟姚崇同心輔政宋法姚通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
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風度凝遠人莫測其
量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睿宗立以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初爲京兆府尹御史大夫徙廣
州都督廣人以茅茨爲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
粵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
中封廣平郡公進吏部尚書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二十
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
謚文貞○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倜儻尚氣節長乃
好學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聖曆三
年進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張
柬之等謀誅二張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睿宗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邑務明於吏道剖劃不滯進中
書令玄宗立各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
賜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開陛下度不可行
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
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
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
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
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
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

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
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常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
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光
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
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
代法可乎帝曰朕皆能行之崇乃頓首謝九年卒年七十
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文獻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
張銜之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人素
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
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
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
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
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
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
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
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

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奕彝光祿少卿异坊州刺史奕禮部侍郎尚書右丞曾孫合元和進士武功尉累官給事中善詩

郭震俠氣嘉貞法則

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貲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歎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累官涼州都督金山道行軍大總管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玄宗誅太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會玄宗講武

以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止之赦死流新州開元二年起饒州司馬道病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宜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廄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後家蒲州爲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召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庭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許以爲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使

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召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河東侯久之以疾丐還東都召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恭肅子延賞年六十一卒贈太保諡成肅孫弘靖年六十五卒贈太子太保

九齡風度其儀不忒千秋金鑑永可爲式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遷左補闕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

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牛仙客李林甫用以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以伸諷諭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狼子野心有逆相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

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遣使致祭於韶州厚卹其家開元後稱爲曲江公而不名云

燕許文章蘇頲張說

蘇頲字廷碩武功人父瓌相中睿二宗頲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遷監察御史給事中修文館學士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拜中書侍郎封許國公卒年五十八贈右丞相諡文獻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鄭棨開天傳信記曰瓌初未知頲處頲於馬廄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孼邪若如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兎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瓌大驚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世及上平內難制詔無非頲出世稱小許公也○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

一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遷工部兵部二侍郎睿宗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侍讀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蕭至忠崔湜等懷逆說獻決策帝誅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徙岳州未幾授檢校并州長史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爲右丞相遷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開元十八年卒贈太師諡文貞帝爲製碑說敦氣節立然諾喜推籍後進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開元後爲宰相不以延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垍敘

長枕大被五王同帷友于兄弟花蕚相輝

睿宗六子劉皇后生宋王成器宮人柳生申王成義竇皇后生玄宗崔孺人生岐王隆範王德妃生薛王業後宮生隋王隆悌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宅玄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時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宋王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蕚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毬鬬雞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特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天寶三年改年曰載自茲以旋政事日怠林甫

李林甫

仙客

牛仙客

同登鼎鼐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裴燿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尋賜林甫爵晉國公仙客豳國公

希烈

陳希烈

國忠

楊國忠

致國危

殆

天寶五年以陳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載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

佞心一動屛忠溺憂日殺三子曾不少悔

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路得幸鄂光二王母亦寄爲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咸宜公主壻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譖爲醜語惠妃訴於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力諫乃止及林甫專國數稱美壽王以擁妃意妃果德之至是楊洄復搆瑛瑤琚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决乃詔瑛瑤琚同惡均罪並廢爲庶人尋賜死城東驛天下寃之號三庶人

艷妃楊氏納於壽王傷風敗俗蕩檢踰防

妃故蜀州

司戶楊玄琰之女玄宗爲第十八子壽王瑁娶之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異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宮中號娘子儀禮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册貴妃

祿山假兒妃洗蘭湯金錢親賜醜聲外揚

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疑也

紅塵走馬荔子生香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杜牧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三姨寵貴韓虢與秦態穠意遠併時承恩出入宮掖控不飛塵第舍壯麗豪蕩相因金鈿孔雀銀鑿麒麟簫管夜沸錦繡朝榮丞相雄狐五宅爲鄰

貴妃姊三人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賜諸姨錢歲百萬爲脂粉費宗兄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它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瓌侈相誇詡土木工食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劒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恥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爲雄狐

祿山犯關帝出奔蜀雲散巫山塵污紅玉馬嵬

蕃將火拔歸仁執哥舒翰叛降於安祿山遂陷潼關上洛郡帝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帝然之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夷宮日向中帝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至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高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密遣中使具棺槨宅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爲哽欷

盧公懷愼清儉自尚坐鎭雅俗伴食宰相

盧懷愼滑州人第進士歷官黃門監淸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其爲相也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

誅韋定策首建幽求功懋不賞尋被譎休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授朝邑尉玄宗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以功授中書舍人進尚書右丞徐國公開元初拜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盧懷愼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貶睦州刺史遷杭郴二州恚憤卒於道年六十一

方士張果堯時侍中賜號通玄還山而終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帝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果

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帥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齗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華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

奸相林甫城府深密老奸巨猾無逆其術陽啗陰傷腹劍口蜜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也

劍南李宓鮮于仲通遠伐南詔二十萬兵全軍皆沒喪於國忠 天寶十載四月楊國忠使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征雲南蠻戰於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十三載六月再使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征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

思勗 楊思勗 力士 高力士 兩大將軍 思勗輔國大將軍力士驃騎大將軍 軍政國政柄於二人後啓輔國 李輔國 元振 程元振 朝恩 魚朝恩 自我創始害貽子孫帝發馬嵬父老遮留爰命太子東討國讐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第三子母元獻皇后楊氏初名嗣昇封陝王性仁孝好學玄宗尤愛之開元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二十三年又更名璵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廢死明年立爲皇太子又更名紹天寶三載更名亨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請誅之不聽十五載祿山反玄宗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乃還七月至靈武裴冕等勸即位甲子即皇帝位於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又曰聖皇天帝在位七年崩壽五十二葬建陵謚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改元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即位靈武 在今陝西寧夏衛城南 是爲肅宗上皇天帝遜尊玄宗拜將出師克復兩京廟哭三日素服哀誠不失舊物豈非賢明惑內 張良娣 信奸 李輔國 子殺建寧 建寧王倓 遷父西內忍乖至情節度廢立軍士是徇 寶應元年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鎮西北庭行營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 養成禍亂閹宦監兵回紇爲害遂此始終上皇殂落七十八齡在

位之年四十四正帝位七載亦繼而崩汾陽忠武尚父子儀匡扶社稷底定神畿朝恩 魚朝恩 元振 程元振 蜮沙暗欺屢遭讒謗始終不移歸朝待罪失言杖兒 郭曖尚德宗昇平公主 純忠亮節日星並垂出入四朝 玄肅代德 光明坦夷二十四考 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德宗建中二年凡二十四考 相業不虧八子 曜旰晞昢晤曖曙映 七壻印綬纍纍諸孫數十莫辨其誰 曜子鋒晤子鐈晞子鋼孫承嘏曖子鑄釗鏦銛 名將繼起半出偏裨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身不危窮奢極欲而人不非壽考終命八十有奇

非甚盛德孰能與斯猗歟休哉邦之彥兮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由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官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封代國公乾元元年進中書令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廣德二年進太尉德宗立詔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歲帝痛悼廢朝五日贈太師陪葬建陵謚忠武配享代宗廟庭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一丈以表元功

臨淮武穆李王光弼治兵嚴重師行質直指顧號令風寒於臧謀定後戰百無一失執訊獲醜屢數軍實危持宗廟散而復壹斡乾轉坤浴月沐日李郭齊名聲施相匹

讒說殄行過於疾聖擁兵不朝晚節無迹春秋之義賢者是責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落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薊郡公光弼嚴毅沉果有大略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補王忠嗣府兵馬使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使魏郡太守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至德二載以破史思明功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破之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天下兵馬副元帥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烟閣朝恩元振用事日謀中傷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領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辭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以疾薨年五十七帝遣使弔恤其母贈太保謚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軍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涇原節度使卒贈工部尚書弟光進初爲房琯裨將累遷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永泰初封武威郡王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者也

鄴侯李泌初召神童賦棋治易供奉東宮帝立靈武白衣軍中克復兩京密謀是庸國本不搖泣諫是從還山志達學士位終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詔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辯捷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有類若者俶兒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養視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引至臥內呼爲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詔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

皇太子遇之甚厚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
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輦衆指
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
王行軍司馬茹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
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
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
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崔圓李輔國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
服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賜光福
里第强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婚日敕北軍供帳
元載惡不附已以試秘書監充江西判官召還復爲常袞
所忌出爲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
行在授左散騎常侍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進檢校禮
部尙書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鄴縣侯
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
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

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
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
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
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
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
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嗣矣雖有兄弟子非
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
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
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
有也且郜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
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帝嘗從容言盧
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
不覺也對曰陛下若能覺杞之姦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
蕃顏真卿使李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帝曰建中之亂卿知
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王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
不復賞善罰惡矣俄加集賢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

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以學士知院事會四
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
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
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數
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
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云子繁

常山太守曰顏杲卿起兵八月力竭陷城罵不絕口死於思明

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開元中與兄春卿曜卿俱以
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遷范陽戶曹參軍安
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
長史袁履謙謁於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杲卿指所賜
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
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
返計議時真卿在平原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杲卿大
喜遂斬李欽湊首傳示京師玄宗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

中丞祿山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渡河攻常山杲卿晝夜
戰糧盡矢竭六日而陷少子季明並盧逖一同見殺執杲
卿及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
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
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
爾反邪祿山不勝忿怒幷履謙等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
肉啖之詈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
死年六十五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太子太保謚
忠節封其妻崔氏淸河郡夫人建中中贈司徒

張巡許遠賢哉二子共守睢陽死而後已巡每大戰裂眥碎齒城中食盡樹皮鬻紙羅雀掘鼠殺妾饗士生未吞賊死爲厲鬼非烈丈夫烏能語此

張巡

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
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

爲清河令更調眞源令安祿山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
遂起兵討賊有單父尉賈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雍
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行部淮陽賁入雍丘潮怨賁還攻
雍丘賁趨門爲衆蹦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
巡主軍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道巡乃拔衆保寧
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
合祿山死安慶緒遣其下尹子奇將十餘萬攻睢陽巡勵
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才不及巡請稟軍事
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詔拜御史中丞遠侍御
史閭吏部郎中久之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𤎀紙而
食人皆癯劣不能彀巡出愛妾殺以大享坐者皆泣遠亦
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士病不能戰巡
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生不能報陛下死爲鬼以厲
賊城遂陷與遠俱被執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
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
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罵賊不絶口遂遇害時

年四十九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
不忘爲文章不立藁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
無不識更潮及子奇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
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其械甲取之於
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
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
衆共甘苦寒暑雖厮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
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及盡而及婦人老弱凡
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詔贈揚州大都督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子亞夫拜金吾大
將軍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於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許遠者右相許敬宗曾孫與巡共守睢陽城陷
被執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
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詔贈荊州大都督子玫婺
州司馬立廟睢陽
巡之郎將曰南霽雲突圍告急志在報君賀蘭
進明河南節度使擁兵不分食不下咽義動鬼神斷落一指死
見憂懼南霽雲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遣至睢陽與張巡
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
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啗
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
十冒圍出城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賀蘭
進明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作
樂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
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饗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
命不達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
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
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眞源李賁遺馬百
疋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霽雲
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且戰且引兵多死

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
驅賊才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絶圍益急十月癸
丑城陷與巡俱被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
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
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
十六人遇害詔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子承嗣歷
涪州刺史雷將軍春大節不奪當守雍丘守戰夜作面中六矢
毅然不却賊將諜之一軍皆愕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
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
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
矣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與霽雲等姚閭相裔豪蕩不羣同時挺節
姚閭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閭豪蕩好
三十六人至死不變忠義如林

飲誰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死贈潞州大都督官一子巡之遣雷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趙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祿山僭樂宴凝碧池梨園子弟泣下獻欷雷氏海青痛憤傷悲擲器於地賊支解之凝碧池在陝西西安府城內唐禁苑中王維有菩提寺禁聞逆賊凝碧池上作樂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代宗皇帝名豫肅宗長子母章敬皇后吳氏玄宗諸孫百餘人代宗最長爲嫡皇孫聰明寬厚喜慍不形於色好學強記通易象初名俶封廣平郡王安祿山反玄宗幸蜀肅宗留討賊代宗常從

於兵間肅宗已即位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進討敗安慶緒於河北遂克東都肅宗還京師進封楚王乾元元年徙封成王尋立爲皇太子更名豫肅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十七年崩壽五十三謚曰睿文孝武皇帝葬元陵改元　廣德　永泰　大曆

代宗平亂克纘皇唐繼用閹豎忌功害良輔國弒后肅宗張皇后惡李輔國欲圖之召問太子太子不許乃與越王係謀之飛龍副使程元振得其謀以告輔國輔國勒兵入收係遷皇后於別殿時肅宗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肅宗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中書封王以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尋進爵博陸王上陵下替藩鎮陸梁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引吐蕃入寇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置百高座經講仁王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蕃譯不制禍乃無央吐蕃頻歲入寇晉州男子有郇模氏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一字一事獻三十事團罷團練監監軍使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肅宗元年封奉節郡王代宗即位史朝義據東都以帝爲天下兵馬元帥進封魯王徙封雍王屯陝州敗朝義於河北遂克東都河北平以功兼尚書令與功臣郭子儀李光弼等皆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立爲皇太子大曆十四年五月

代宗崩即皇帝位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帝奔梁州李晟等收復京城乃復還長安在位二十六年崩壽六十四謚曰神武聖文皇帝葬崇陵改元　建中　興元　貞元

德宗嗣代整飭紀綱除苛罷獻精敏自強下詔罪已軍民傍偟刻薄猜忌用舍不常僉壬當路斥逐元良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至於唐亡其患以此稅行間架錢括富商建中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其法屋二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

吏執籌入屋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注所售入其筭有司自相市爲私籍自言隱不盡中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擦其私以爲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怫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税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迭作以召怨挺亂皆盧杞爲之也

朱泚既反 朱泚幽州昌平人以父資從軍拜盧龍節度使留京師涇原兵亂奉泚爲主僭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 **再叛懷光** 李懷光 **二逆相逼乘輿如梁** 帝先如奉天再奔梁州○奉天今西安府乾州梁州今漢中府 **武臣效力復有家邦旋立宮市廣置白望**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

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 **進奉小兒分爲五坊** 五坊一鵰房二鶻房三鷂房四鷹坊五狗房時閑廄使伻五房以供時狩犀象駱駝皆養焉先是監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横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中貰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爲質貰者求哀乃挈而去 **日進月進賞以官償** 初帝以奉天窘乏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

刑部員外郎 **當時元功有三郡王西平王晟靖難翊皇**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任然位不過裨將晟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時吐蕃得酋乘城殺傷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以軍功累遷左羽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右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德宗如奉天奔梁州詔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泣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泚滔敗走晟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不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賜第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敕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繼而退府

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貞元九年八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師諡忠武有子十五其間若愿憲愬聽愿累官左金吾大將軍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憲累官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愬別有傳聽累官太子太保分司東都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卒年六十一贈司徒聽子琢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 **北平王燧用軍最長** 馬燧字洵其系出右扶風徙爲汝州郟城人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若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循許之不

時泱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遂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累遷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爲便從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苐不及耕遂務勤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爲禮瘞暴骼止煩苛是秋稻生于境人賴以濟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遂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輔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還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以破田悅功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榜其額以寵之拜司

徒兼侍中與李晟皆圖象凌烟閣貞元九年薨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

咸寧王瑊忠謹發彊

渾瑊本鐵勤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皐蘭都督父釋之試太常卿寧朔郡王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之曰與乳媼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遷中郎將安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自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

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城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郭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隊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握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隊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泚攻城益疾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帝進行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

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由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加檢校司空還屯河中貞元四年吐蕃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謚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廢朝戚好書通春秋漢書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信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

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本名日進稍顯改焉五子鎬鐬爲達官鎬贈工部尚書鐬終諸衛大將軍**朱泚僭號秀實唾面笏擊其額灑地血濺**叚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初爲安西府別將拜四鎮北軍涇原鄭潁節度使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與宰相楊炎議不合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等欲圖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

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海賓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等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蜲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帝還都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魯公真卿天賦忠孝博學工辭書翰更抄烈風勁草清標孤操歷事四朝克光廊廟元**載**盧**杞**奸位不能遠蹈卒爲賊害君子所悼**顏真卿字清臣瑯琊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嘉之拜戶部侍郎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肅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兩京復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于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久之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

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並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往諭之希烈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不對遂縊殺之年七十六淮蔡平子頵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真卿立朝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書史云魯公惟其忠貫白日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爲

一律號書之大雅論者謂其書𪓐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
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又謂如鋒絶劍摧驚飛逸勢
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
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同者宋
歐陽脩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莊嚴
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缺不忍棄也其爲名流所高
尚如此

劉晏理財養民爲先變通有無如達始泉國用不匱
人不煩難歷事四朝殺於楊炎

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
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
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
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
可紀累官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僕射領益湖
南荊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又加關內河東三川
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於諸道巡院皆募駃足置驛相

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
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
上毎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
事無閑劇即日剖决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
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
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
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媢忌益多饋謝四方
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
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楊炎爲相以宿怨貶忠州刺
史必欲傳其罪荊南節度使庾準希炎指奏晏與朱泚書
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密遣中人縊
殺之年六十五天下以爲寃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
麥數斛人服其廉○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
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御之而霸古
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
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

唐中貨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陸贄制詔灑灑千言豐而不腴要而
不煩顛扶天步弘濟時艱

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
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從狩奉天
機務塡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詔書日數百贄初若不經
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
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僟以勞遷諫議大夫
仍爲學士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
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爲左右權倖沮短又
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
舍人以母喪解官服除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
伏地鯁泣帝爲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
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
部侍郎知貢舉明年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贄以上加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鋭

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會判度支班
宏卒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
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
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延齡揣帝意譖
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
駕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
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順宗立召還未至
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
材幸天子常以行輩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
精潔未嘗有過白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
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決可否時號内相奉天
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難
功雖牙爪宣力蓋贄有助焉

盧杞面醜其色如藍心險口辯飾僞而奸
小不附者必傅死焉汾陽侍妾屛不進前笑恐貽禍可謂

機先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面不恥惡衣非食人未悟其不情或謂有祖風節以門蔭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徵爲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屛姬侍及杞至子儀悉屛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糾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黃門侍郎險賊寖露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李希烈反使顏真卿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李揆遣吐蕃會盟卒於行李懷光勤王來朝沮之不得一見天子遂謀反暴言杞罪帝悟貶新州司馬貞元元年遷澧州別駕死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始封宣城郡王大曆十四年進封宣王立爲皇太子爲人寬仁喜學藝善隷書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郜國公主以蠱事得罪太子妃其

女也德宗疑之幾廢者屢矣李泌爲之保護乃免貞元二十年病瘋且瘖不能朝是時德宗不豫諸王皆侍左右惟太子臥病不能見悲傷涕泣疾有加德宗崩即皇帝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嘗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在位一年劍南西川節度使南康王韋皐表請太子監國因傳位爲自稱太上皇元和元年春正月崩壽四十六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葬豐陵改元永貞

太子即位是爲順宗失音久病不可以風百官奏事坐於帷中代可其奏牛氏昭容

昭容婦官名九嬪之一

叔文善奕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

王伾書工

王伾杭州人

初爲待詔出入東宮至是柄事勢壓三公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

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

汲汲推崇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得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大見愛幸與伾相依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蹤跡詭秘莫得其端及帝即位以伾爲左散騎常侍叔文爲起居舍人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士大夫晝夜車馬如市

期年遜政上皇居中儲君踐祚是爲憲宗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長子母曰莊憲皇太后王氏貞元四年封廣陵王二十一年立爲皇太子

永貞元年順宗詔立爲皇帝志平僭亂所向有功在位十五年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服金丹藥發外人莫能知也壽四十三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葬景陵改元元和

憲宗初政剛明果斷任託得人削平叛亂延英議政孜孜不倦半途而廢覆車不鑒助軍助賞賀禮無厭修真佞鬼斥忠拒諫浚龍首池修麟德殿藥合長生柳泌台州

帝晚節好神仙詔求天下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寓居興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

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鑄與道古保護之帝復使待詔翰林

表諫佛骨韓愈潮州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帝遣中使帥僧衆迎之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帝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爲潮州刺史

天祿將終一十五秋無疾暴殂弘志所謀

內常侍陳弘志

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効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眞中興之主矣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豈不重可惜哉

經濟大略黃裳爲相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還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議者以闢險討之或生事惟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平闢宰臣賀帝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同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朘損藩侯則天下治矣帝深以爲然由是平夏剪蜀蔡復兩河以機東還宰相紀律簽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性雅澹未始忤物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

蜀平劉闢崇文爲將

高崇文字崇文幽州人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

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大破之封渤海郡王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將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進攻鹿頭凡八戰皆捷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逵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秋毫無犯衣冠脅汙者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在蜀期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表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

爲京西諸軍都統使居邠三年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謚威武

李藩批勅官不位曠

藩字叔翰

趙州人少沉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敢於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畧盡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用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令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誠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因出詔示之藩色不變佑曰愼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邪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河東節度使王鍔路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

刜音弗斷也斫也

德與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罷爲太子詹事後數日帝復思藩召對殿中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户部尚書謚貞簡

晉公裴度

緋衣坦腹天上有口潛被驅逐二十餘年出將入相名著四譯國家威望失印不追人服其量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累官刑部侍郎時王師討蔡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氊得不死哄漢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未幾李愬夜入懸瓠縛吳元濟以報度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入朝策勲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爲程异皇甫鎛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極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乃拜度守司徒淮南節度使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再閱月爲李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作僞謡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西南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張權與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文宗立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娟度勛業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時閹竪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縹緲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凉臺號緑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三年以疾丐還東都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贈太傅謚文忠臨終自爲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

忠武王子李愬最優天大風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人不及謀橐鞬見度裴度兵屯鞠場分殊上下禮示跳梁篤忠家傳父子同光

愬字元真西平王晟第三子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還衛尉少卿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高霞寓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遂以愬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素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沉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有降輒聽其便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繕鎧厲兵拔楚城襲郎山時李光顔戰數勝元濟悉鋭卒屯洄曲以抗光顔愬知其隙可乘率中軍三千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凛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

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奥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川取吳元濟士失色愬道分輕兵絕橋以絕洄曲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李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耳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殺一人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以太子太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勳貴餙輿馬矜室廬惟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

帝不敢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世近世所未有

韓愈文章本於六經粹然醇正江河流行泰山北斗學者師宗闢佛一表孟子之功

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說擢進士第初署宣武節度觀察推官調四門博士累官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𤇘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謨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太后郭氏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遥領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乃立爲皇太子憲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二十謚曰睿聖文惠孝皇帝葬光陵　改元　長慶

穆宗踐位昏庸無能再失河朔功隳已成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

藥餌金石自促遐齡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帝餌其金石之藥至是疾作崩

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成於諸生唐之朋黨搆於牛李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官檢校司空平章事

李氏德裕吉甫之子垂四十年傾軋無已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以蔭補校書郎累官西川節度使太和中以兵部尚書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衛國公後爲朋黨所搆貶崖州司戶卒

柳氏公權以書寓諍用筆在心心正筆正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累官集賢院學士封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其書法結體勁媚

自日一家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國入貢者皆別置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爲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盍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言巨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鐍秘之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皇太后王氏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長慶二年穆宗因擊毬暴得疾不見羣臣者三日左僕射裴度三上疏請立皇太子不報居數日少間宰相李逢吉復請乃立爲皇太子穆宗崩即皇帝位游戲無度狎匿羣小性復褊急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等擊毬酣飲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遂弑帝於室內在位二年壽十八謚睿武昭愍孝皇帝葬莊陵改元寶曆

童昏失德是爲敬宗梓宮在殯鼓吹鏗鏘嗜寢樂色廢禮滅經比昵羣小擊毬內庭性復褊急小過必刑宦官謀逆二十八人殿上燭滅弑於佐明 蘇佐明 草制路隋矯詔克明 劉克明 絳王悟立弑於守澄 絳王悟憲宗第四子敬宗崩劉克明等矯詔以王領軍國事克明欲易置內侍而王守澄等立文宗王見殺 守澄持權再立文宗兩日之內主以三更權由宦官手拱公卿

文宗皇帝 名昂穆宗第二子母曰貞獻皇太后蕭氏始封江王寶曆二年敬宗崩內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神策護軍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奉王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崩壽三十三謚曰元聖昭獻孝皇帝葬章陵改元太和開成

文宗名昂穆宗三子優柔不斷禍日無已甘露之變突起不虞公卿屠戮血濺殿除周赧漢獻自歎不如泣下霑襟受制家奴 太和九年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帝請除王守澄帝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葬於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閤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並注去之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帥諸宦者往視之良等至左伏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驚詣上告變訓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即扶帝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金吾兵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殺金吾吏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王涯賈餗舒元輿皆收繫斬之李訓爲人所殺傳其首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間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爲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贊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凡除吏必召見詢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爲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太后韋氏始封穎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五年文宗病大漸神策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太子成美爲陳王立王爲皇太弟文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六年服金丹喑啞而崩壽三十三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葬端陵改元會昌

太弟武宗弟繼於兄英敏特達任李衛公 李德裕 **太原上黨取次削平** 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後上以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

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協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遂決意討稹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敬弘爲南面招討使八月稹謀主郭誼斬稹並收其宗族盡殺之函稹首降

詔毀佛寺罷其爲僧 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勅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貨財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 **服道士丹** 帝受法籙於趙歸眞等以爲道門教授先生 **喑啞而崩**

內監致仕有仇士良教其同黨熒惑君王玩好志喪毬獵政荒勿使讀書有鑑興亡利彼暗君柄我乾綱承奸踵惡遂致亡唐 帝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始封光王性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爲不慧會昌六年武宗疾大漸旬日不能言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等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沖

幼立忱爲皇太叔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武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服李玄伯藥疽發於背崩壽五十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知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葬貞陵改元大中

太叔即位廟號宣宗母曰鄭媼 本李錡妾憲宗納之 **父曰憲宗政倣貞觀稱小太宗聰明强記大體未充十有三年殂於背癰** 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爲不可及皆謂之爲小太宗云 **李氏景讓家貧早孤其母鄭氏自教**

不貲其下基以篤物者

讀書宅後墻陷得錢萬餘母義不取旋掩而祝願兒學成不願妄獲賢母博識景讓大祿

會昌六年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𦈢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懿宗皇帝

名漼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鼂氏始封鄆王無寵宣宗愛第三子夔王滋欲立為皇太子為其非次故久不決入中十三年宣宗疾大漸密以夔王屬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勅將出左軍副使丌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宣宗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即皇帝位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一謚曰昭聖恭惠孝皇帝葬簡陵改元 咸通

懿宗奉佛禁中唱經手錄梵夾置壇度僧

帝奉佛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

黷於祭祀拜十六陵彗長三尺奏稱瑞星

咸通五年三月彗出於婁長三尺司天監奏彗星名含譽瑞星也帝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驕奢淫佚已兆亡形

僖宗皇帝

名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太后王氏始封普王名儼咸通十四年懿宗疾大漸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為皇太子懿宗崩即皇帝位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遂幸成都中和三年李克用破黃巢車駕至京師在位十五年崩壽三十七謚曰惠聖恭定孝皇帝葬靖陵改元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啟 文德

僖宗冲齡游戲無度

帝冲騃喜鬭鵝走馬數幸六王宅與諸王鬭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

宦者令孜呼為阿父

帝為王時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與同卧起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資性佞狂專事遊戲凡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

劍槊騎射音律數算蒱博鬭雞無不精擅擊毬應舉須為狀元堯舜駁放野豬譴言

帝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踘鬭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而已

仙芝作亂遍地皆盜黃巢犯闕陷我宗廟

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陷濮曹州寃句人黃巢聚眾應之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剽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旬月之間眾至數萬招討使曾元裕破仙芝斬之餘眾奉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陷廣州表求節度不許自采石渡陷東都遂入長安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李克用

復長安巢遁走追至汴州大破之巢衆僅千餘走保泰山時溥遣尚讓追戰虎狼谷巢計蹙謂其甥林言曰我欲討閩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勿為他人利言不忍巢乃自剄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溥沙陀軍奪之並斬言以獻

昭宗皇帝

名傑懿宗第七子母曰恭憲皇太后王氏始封壽王名曄領幽州盧龍節度使僖宗遇亂再出奔壽王握兵侍左右尤見倚信文德元年僖宗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迎壽王立為皇太弟改名敏僖宗崩即皇帝位光化三年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天復元年正月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季述伏誅迎帝復位天祐元年朱全忠遷帝於洛陽時李茂貞移徼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

至洛陽與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友恭乃遣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弒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在位十二年壽三十八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葬和陵改元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

昭宣皇帝

名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皇太后何氏始封輝王朱全忠弒昭宗而立之在位三年全忠篡立廢帝為濟陰王遷於曹州裕之以棣使甲士守之開平二年遇弒壽十七諡曰哀帝後唐明宗追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葬溫陵未改元仍稱天祐

太弟昭宗復恭立已定策國老門生天子 內官楊復恭專橫帝出為鳳翔監軍復恭倔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未幾走興元與楊守亮反李茂貞討誅之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棘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宰相協謀盡誅閹豎機洩兵起帝遭禁錮 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官益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謀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官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至是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等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胤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帝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即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

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兵圍之穴墻以通飲食帝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聲聞於外

指揮德昭忠憤誅逆獻首毀扉迎帝復辟 孫德昭遂先廢立結董彥弼周承誨伏兵安福門斬王仲先持首詣少陽院迎駕帝后毀扉而出崔胤迎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承誨擒季述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

全誨茂貞刼幸鳳翔崔胤全忠逼遷洛陽 貞至京師宦官韓全誨深與相結貞留子繼筠率兵三千誨挾之刼上幸鳳翔崔胤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全忠攻鳳州拔之遂入鳳翔駕返長安後殺胤逼帝幸洛陽

諸道傳檄全忠謀篡夜叩宮門弒帝椒殿 朱友恭等既弒昭宗全忠佯墜床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萬代遂貶友恭彥威叔琮尋皆賜自盡威臨刑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口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

乎

哀帝幼冲在位四年朱溫篡之唐命革焉溫欲謀篡利帝幼立之諷唐大臣奏帝遜位百官勸進遂即皇帝位歷徵有唐興廢相因基藉雄藩雷動風行比及顛覆藩鎮侵陵肇謀何汚私侍宮人遂至宮幃淫穢相承始隆裴監世寵涓人高李魚仇劉韓釁成天道幾微徃復示懲胡致堂曰唐有天下歷二十一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逐者五焉爲妾所弒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七焉爲所弒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强臣所弒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歷年三百二十一宗咸陽鐘簴落日哀鴻兎葵燕麥寢殿離宮凌烟圖畫消盡英雄杜陵

詩史穆如清風

四言史徵卷六 終

四言史徵卷七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頓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麟德蔚寀甫較訂

後梁紀 凡二主共一十七年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宋州碭山午里溝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溫其季也性兇悍有勇力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遂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二年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巢平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東平王天復元年封梁王天祐四年廢唐帝爲濟陰王稱皇帝更名晃國號梁都大梁遷洛陽在位六年爲友珪所弒年六十一謚曰神武元聖孝皇帝葬宣陵建元開平乾化

仙李移根䵷聲是續梁唐晉漢周承地軸爲後五代歷年俱促後梁太祖初名曰溫行爲朱三碭山小民從巢爲賊降唐稱臣賜名封梁謀逆代眞梁王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

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illegible]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illegible]主不懌而罷

友珪弒死禍惡相因君臣不義父子無親

子梁[illegible]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梁主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友珪益恐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梁主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梁王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氊裹之瘞於寢殿

當時文臣有若敬翔

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第乃客之梁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梁主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梁王愛之以爲能辟巡官時爲謀畫多中梁主欣然以爲得翔之晚梁之篡弒翔之謀爲多梁主即位以翔爲崇政院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略從梁王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以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梁主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梁主意悟多爲之改易梁主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梁王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詬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此訣矣翔以梁主故謝而止之

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鎭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友珪立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多稱疾未嘗視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翔愈鬱鬱不得志莊宗入汴崇政使李振邀翔欲俱入見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葛氏從周陳留郡王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事梁主以軍功拜金吾左衛上將軍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卒贈太尉

死節不屈王氏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少爲軍卒事梁主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子鬪雞小兒何足懼哉末帝時還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時末帝昏亂小人用事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唐兵攻兗州彥章以兵少戰敗唐將夏魯奇擧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所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晉高祖時追贈太師

末帝

名友貞太祖第三子母曰元貞皇后張氏爲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爲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王遣左龍虎統軍袁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乃即皇帝位於東都更名鍠又名瑱在位十一年晉王存勗入大梁瑱自

殺時年三十六歲唐追廢爲庶人漆
其首藏之太社改元　貞明　龍德

末帝友貞討賊家門父子兩傳合十七年唐兵逼大梁梁
主召宰相謀之

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
愛寶但加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
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
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
氏吾世讐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
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
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
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
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
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後唐紀

凡四主共
一十三年

莊宗皇帝

名存勗小名亞子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
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而以
朱邪爲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懿宗時以破
龐勛功拜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賜姓名李國
昌編於屬籍子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
一目眇又號獨眼龍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
州守捉使黃巢陷京師僖宗詔克用討賊功第一
拜河東節度使封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襲封晉
王以梁主龍德三年四月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
十月入大梁梁主瑱自殺遂滅梁還都洛陽同光
四年帝如汜水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
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俄
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下至絳霄殿廡下抽
矢渴懣須臾遂殂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明宗
入洛拾其骨燼葬之河南新安縣號雍陵諡曰光
聖神閔孝皇帝在位四年壽四十三建元　同光

後唐莊宗李氏存勗名重亞子沙陀之族祖曰赤心本朱
邪氏改名國昌賜姓曰李父曰克用於唐有功龍吟晉水
珪錫王封誓於此生臣節是終梁太祖之立也時惟河東
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
天復年號餘皆禀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
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
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
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存勗
作起起兵滅梁踐阼三年自取侮亡帝初征伐綽有機權
三矢受託契丹梁燕執仇告廟恨雪九泉倜儻英發可不
謂賢乃自矜伐驕盈滿貫性喜音律粉墨塗面雜戲於庭

優人莫辨稱李天下自呼頻嗅新磨批頰甘心苟賤狎侮
公卿女色沉湎卒死伶人嗚呼可歎歐陽脩五代史論曰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
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
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
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
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
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
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
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
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
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
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
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

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帝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國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帝爲劉叟衣服自負書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帝好畋獵獵於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帝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帝大笑縣令乃得免去帝嘗與羣優戲於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帝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帝大喜厚賜之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國亂政者有景進帝初入洛而嬪御未備閹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帝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

崇韜佐命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爲晉王官中門使及即位拜兵部尚書樞密使推滅梁功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功第一位兼將相同光三年爲招討使從魏王繼岌伐蜀凡七十日而蜀平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監軍李從襲等聞之皆切齒蜀破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

彥珪矯詔魏王殺之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

德威名將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夜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潞州李嗣昭閉城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者踰年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薨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破梁軍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七年梁遣王景仁擊趙趙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撓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鬭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登

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遠來必不暇齎糧糗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塵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塵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數十騎僅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威將兵二萬出飛狐以擊遂圍於幽州破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于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於河上趨汴州莊宗問戰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

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軍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太師晉高祖立追封燕王

存審義兒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初名存少微賤常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死於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而存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得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因得不死其後從李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以功累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爲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乃以爲盧龍軍節度使莊宗入洛存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巳上因沮其事時存審巳病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奪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遂卒於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

建瑭奇宕

史建瑭鴈門人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瑭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瑭所殺相戒當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於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於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蓨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

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相具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

監軍特進

張承業氏乃心於唐志在雪恥事不我濟邑而死此一宦者可爲賢矣

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本姓康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昭宗崩出爲河東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時升堂拜母甚親重

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解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平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内太后使人謝承

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數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明宗皇帝 本無姓氏父霓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以功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莊宗伐梁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徙鎮成德同光四年趙在禮反命嗣源討之兵變刼入鄴都與在禮合莊宗遇弑嗣源入洛陽監國遂即皇帝位改名亶在位八年殂壽六十七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葬河南洛陽縣號徽陵改元 天成 長興

嗣源名亶廟號曰明邊人異姓克用螟蛉爲衆所推遂即於崇兵革罕用年穀屢豐每夜祝天焚香宮中爲生民主早生聖人在位八年世稱賢明 明宗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

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内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臒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出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襃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佐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其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長嗣由無義訓良輔致其猜忌弄兵謬蹈大惡聲臣殺之帝亦由此飲恨而終

愍皇帝 名從厚明宗第五子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

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出為宣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封宋王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明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四月潞王從珂反至陝帝出奔衛州從珂入洛陽廢帝為鄂王遷於州廨從珂遣使往酖之帝不飲縊殺之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附於明宗徽陵域中晉高祖即位追謚為愍皇帝改元 應順

廢帝 鎮州平山人李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為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梁於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徙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為衛州刺

史突騎指揮使明宗入拜河中節度使封潞王移鳳翔節度愍帝即位徙為北京留守不受命遂據城反以兵東愍帝出奔衛州入京師矯太后令廢天子為鄂王自稱皇帝在位二年石敬瑭反入洛陽帝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年五十三晉葬其燼骨於徽陵域中改元 清泰

從厚從珂鄂王潞王先後見廢篡於敬瑭合十四年四主而亡

後晉紀 凡二主共十一年

高祖皇帝 姓石氏名敬瑭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敬瑭為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常隸帳下號左射軍屢脫明宗於危明宗立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六軍副使加中書令廢帝即位徙鎮天平敬瑭不受命唐發兵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契丹德光救之約為父子德光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乃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國號曰晉徙都大梁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在位七年殂壽五十二謚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葬河南壽安縣號顯陵建元 天福

後晉高祖石氏敬瑭兵籍契丹篡國承唐父稱遼主自居兒行獻地納賄歲以為常北十六州淪入沙場迄五百載南北分疆

晉主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

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敬儒子也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封齊王高祖寢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道又使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及高祖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重貴為嗣在位四年契丹入大梁執之以歸廢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改元 開運

齊王重貴稱孫帝羓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狐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國滅身擄妻楚龍沙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

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及矣延廣固爭帝卒從其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遂連歲入寇開運三年復引兵南杜重威以兵降遣張彥澤先犯京師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舉火自携劍驅後宮赴火爲嬖臣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帝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

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啣無報之恩臣與太后及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於封禪寺以兵守之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敵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居數日舉族北遷從者百餘人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皆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渝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漢乾祐二年徙帝大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未至安太妃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異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成敗執政有兩成於維翰壞於延廣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

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

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掌書記高祖自太原從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卒以滅唐興晉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相州節度使徙鎮晉昌出帝即位拜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內客省使李彥韜等共讒之乃罷爲開封尹契丹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來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桑維翰景延廣兩人在否可使維翰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

聲曰吾晉室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乃以帝命召維翰夜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延廣以挽彊見稱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密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從領寧江軍節度使出鎮義成又從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從領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册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

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因請載於紙以備遺忘延廣勅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開運元年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與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以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帝還京師乃出爲河南尹留守西京三年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敵騎奄至乃馳騎見德光於封丘見鎖責之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

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歐陽脩曰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徙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外國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後漢紀 凡二主 共四年

高祖皇帝

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其後世居於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常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後事明宗爲裨將晉高祖留

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高祖即位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剌無大故勿棄之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出帝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封北平王加守太尉及出帝被虜乃稱帝於晉陽遷都汴州更名暠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始改國號曰漢明年正月始改元曰乾祐在位二年殂壽五十四謚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葬河南告成縣號睿陵

高祖知遠改名曰暠齊王被擄即位晉郊 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知遠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柺一木柺其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柺歸其

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爲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從之乃即皇帝位

晉滅漢興較勝於纂擁兵南行清宮入汴 胡致堂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隱帝也

寒食荒陵一盂麥飯不灑明宗嗚呼可歎 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明宗子許王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王氏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翰留契丹兵千人而去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丞相王松謀以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鄭州防禦

使郭崇義入京師清宮密令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第二子拜右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爲嗣承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喪殺杜重威封承祐周王乃即皇帝位押昵嬖倖誅戮大臣郭威舉兵反帝遣慕容彥超拒之敗績帝出勞軍爲亂兵所弒在位三年壽二十葬許州陽翟縣號曰穎陵未改元仍稱乾祐

隱帝承祐橫殺英雄郭家雀兒飛入漢宮 乾祐三年十一月丙子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威微時剌其項上爲雀兒人皆呼爲郭雀兒

贇也迎立廢湘陰公 劉贇高祖弟河東節度使崇子隱帝遇害郭威入京師率百官朝太后於明德門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爲嗣遣太師馮道迎贇於徐州十二月威北伐至澶州而旋將太后詔廢贇爲湘陰公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逼贇於宋州殺之

一代紀年四載而終 司馬光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契丹北旋中州無主挾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疏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居大位而政非己出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吁哀哉

後周紀 凡三主共十年

太祖皇帝 姓郭氏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尤親愛之凡所臨鎮嘗以威從高祖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隱帝立拜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威召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遂舉兵渡河與慕容彥超戰於劉子陂彥超敗奔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於趙村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太后於明德門遣使迎

劉贇於徐州十二月契丹入寇太后命威將大軍擊之舘於澶州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讐不可立也或裂黃袍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擁威南行太后詔廢贇爲湘陰公以威監國遂稱皇帝在位三年殂年五十一謚曰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葬鄭州新鄭縣之西嵩陵號

廣順

後周太祖名曰郭威備嘗艱苦起自寒微封事罷獻明於爲邦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墓拜孔子禁採其旁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李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同時平章

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論議伉慨善譬以開主意九經板成印布四方

世宗皇帝姓柴氏名榮邢州龍岡人太祖后兄守禮子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畧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軍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順三年拜開封尹封晉王判內外兵馬事太祖殂乃即皇帝位在位六年殂壽三十九謚曰睿武孝文皇帝葬鄭州管城縣號慶陵改元

顯德

世宗皇帝柴氏子榮太祖內姪繼統承明愛民如子嚴以治兵置儒讀史悉心治平文武悉用各盡其能推心置腹四海賓從庶幾三代仿佛遺風惜年不永六載而崩

歐陽脩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須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

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瀛王馮道愿謹和通始貴於唐累朝三公委順契丹亦賜爵封滑稽多知浮沉取容長樂老子書敘生平謂忠謂孝有子有孫開卷暢飲榮遇自矜歷事五朝八姓十君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薦於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唐莊宗立拜戶部侍郎明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大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

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鎭物事四姓一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顯德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

道既卒時人皆相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

恭皇帝 名宗訓世宗第四子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王時年七歲世宗殂即皇帝位在位半年趙匡胤簒立廢帝爲鄭王以開寶六年殂壽二十一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恭帝半載天祚宋興十年三王急景湍齡

附五代之際十國

吳 太祖以唐昭宗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爲南唐所簒歷四主凡四十六年

太祖皇帝 姓楊名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父怤世爲農家行密初名行愍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日行三百里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愍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過軍吏舍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不能制薦於淮南節度使高駢以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僖宗除爲廬州刺史擢淮南留後景福元年拜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天復二年加檢校太師中書令進爵吳王據廬州二十八郡在位十四年薨年五十四謚忠武武義初改謚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武皇帝陵曰興陵太祖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知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性又儉約不事奢靡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太祖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非公宴未嘗舉樂常服敗時補綻衣於内自言不敢忘本輕徭薄賦

招撫流移未及數載幾復承平之舊

烈祖皇帝 名渥字承天太祖長子初爲牙内諸軍使祖薨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渥淮南節度使東道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居喪作樂然十圍之燭一燭費錢輒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王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潛謀作亂在位二年張顥徐溫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威武義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景皇帝墓曰紹陵

高祖皇帝 名隆演字鴻源太祖第二子初名瀛又名渭烈祖遇害奉太夫人史氏敎立隆演爲淮南節度使弘農王天祐十六年即吳王位始建國改元在位十二年薨年二十四謚曰宣乾貞元

年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改元武義○王重
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
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
常快快酣飲希復進食遂至疾革而終

睿皇帝 名溥太祖第四子封丹陽郡公宣帝薨溥即
吳王位乾貞元年即皇帝位在位十八年爲
徐知誥所篡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昇
元二年遷帝於潤州丹陽宮嚴兵守衛之冬十月
辛丑有命使來從所帝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趨
前帝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時年二十八追謚曰
睿皇帝葬平陵改元順義
乾貞 太和 天祚

五代雲擾强藩竊據僭號稱王紀年十處楊氏行密節度
淮陽昭宗錫封始稱吳王渥傳隆演演傳讓皇二十八郡

移於南唐四十六年四世而亡

先是武義元年十二月有
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
又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
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徐知誥本姓李後遂驗之○五
國故事載楊溥渡江詩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
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十國紀年云唐人
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
婚姻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周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
撫安楊氏子孫唐元宗聞之遣園苑使尹廷範迎置京口
特道路已亂廷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
婦女渡江楊氏遂絶○睿帝太子璉妃李氏知誥第四女
賢明溫淑容儀絶世天祚中冊爲皇太子妃及南唐受禪
封永興公主妃自以吳家冢婦而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
公主則悲傷流涕左右爲之慘戚璉既薨妃還居金陵宮
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佛誓
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
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
五夕始滅至斂溫軟如生

南唐 烈祖以晉天福二年丁酉受吳禪至後主以宋
太祖開寶八年乙亥亡國歷三主合三十九年

烈祖皇帝 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世本
微賤父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迹精
舍時號李道者彭奴以唐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
生於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之濠州未幾
母劉氏卒遂托跡於濠之開元寺乾寧二年吳太
祖攻濠州得之奇其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
齒爲兄弟太祖乃以與大將徐溫遂冒姓徐氏名
知誥溫常夢水中黃龍十數已獲一龍而寤翼日
得知誥甚喜知誥天資穎異奉溫盡子道溫妻李
氏又以同姓故鞠養備至及壯身長七尺方顙隆
準脩上短下語聲如鐘每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
及相者云此龍行虎步也天祐六年自元從指揮

使累遷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
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太和三年以太尉
中書令領鎮海寧國諸軍節度使出鎮金陵封東
海郡王天祚元年加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
大元帥進封齊王受讓皇禪即皇帝位於金陵國
號大齊昇元三年改國號曰大唐復姓李氏更名
昇在位七年因服方士史守冲等金丹疽發於背
而殂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
祖葬永陵 建
元 昇元

元宗皇帝 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元敬皇后宋
氏初名景通風度高秀音容閒雅眉目若
畫好讀書工屬文年始十歲官駕部郎中累進諸
衛將軍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事都統烈祖
受吳禪封吳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大元帥昇
元四年立爲皇太子烈祖殂即皇帝位中與元年

周主克淮南帝上表稱臣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凡天子儀制皆從降損改名璟以避周廟諱在位十九年賚志以殂年四十六後主遣使告哀於宋且請追復帝號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改

元　保大　中興　交泰

後主　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母曰光穆聖后鍾氏爲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弘冀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薨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爲太子留金陵監國元宗殂襲位於金陵更名煜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開寶四年宋滅南漢煜大懼遣使上表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八年宋遣曹彬伐之煜降明年至汴京授光祿大夫

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在位十三年而國亡○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軍興之後國勢削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國不憚卑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餘年論決死刑多從末減又素溺竺乾之教度僧尼不可勝算改寶公院爲罰善道場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瘤贅頗廢政事遂至亡國自入宋忽忽不樂常與金陵舊宮人書詞甚悲惋不可忍凶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

南唐李昪徐溫養子禪吳更名復姓李氏息兵養民得賢

闘土建國金陵廟號烈祖璟奉周朔煜歸宋主三十九年

唐祚不祐　初宋主屢遣使諭後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等將兵十萬伐之自采石渡江遂至金陵鎮南節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爲筏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𤓰石浮梁至皖口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適北風反焰自焚軍遂大潰令贇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宋兵攻城晝夜不休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城陷將軍咼彥等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家就死不去右內史侍郎陳喬自縊死後主肉袒降於軍門曹彬整軍而入彬諭後主以歸朝奉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賫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是日後主以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後主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後主渡中江望石

城泣下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殿臺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繒帛甚衆明年春正月至汴京曹彬上平江南露布宋太祖御明德樓以江南常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後主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賚有差仍封違命侯太平興國二年後主自言其貧太宗命增給月奉仍予錢三百萬三年七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伎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又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賜牽機藥蓋餌其藥則病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南唐拾遺記云後主歸宋後鬱鬱不自聊常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云云情思悽切未幾下世又念嬪妾散落賦虞美人詞以見志又作長短句云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故臣聞之有泣下者○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歸皇宮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

元宗前元宗數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蓋元宗寶惜之器也后於采戲奕棊靡不妙絕元宗幸南都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王嗣位立爲國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未幾后臥疾後主朝暮視食藥非親嘗不進服不解體者累日后疾已革猶不亂謂后主曰婢子多幸托質君門竊冒華寵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作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粧澤自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西室年二十有九後主哀苦傷神扶杖而起自製誄

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掩其迹云○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惠后歿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開寶元年始立后爲繼室將納采後主命校鵝代白鴈被以文繡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民庶觀者盈數萬人或登屋極至有墜死而斃者后入宮被後主製樂府艷其事有衩襪金縷鞋之句辭甚猥昵頗傳於外后被寵過於昭惠后時後主常於羣花中作亭羃以紅羅押以玳牙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間又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山五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皆金玉爲之璀燦奪目貯后於中國亡隨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宋宮爲燕樂進輒數日裁出出必大泣詈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暴殂后悲哀不自勝亦薨○喬氏亦後主宮人善書居宮中常出家奉佛後主手書金字心經賜之國亡入宋禁中聞後主薨乃出經捨相國寺以資冥福書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字整潔而詞愴惋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見者悲之又有秋水宵娘兩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香拂鬢常有蝶遶其上撲之不去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宵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

齊丘要君　躁悻輕浮　李氏建勳
爲國貴游　熈載名高　帷簿不脩　鉉鍇競爽　二陸之儔　徐氏
崇義　文采風流　耿先生者　莫知其由

宋齊丘字子嵩世爲廬陵淦陽阜山人好

學有大志尤喜縱橫長短之說少時夢乘龍上天頗以此自負父誠爲洪州鍾傳副使卒於任遂依傳家馬傳敗齊丘窮困不能存活隨衆東下餬口於倡家魏氏烈祖爲昇州刺史延攬四方賓客齊丘往謁暇日陪燕遊託鳳凰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以國士遇之從鎮京口常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丘議事率至夜分或居高堂不設障幄中置火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滅去故密謀人莫得而知也累遷右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爲相矣齊丘自以資望淺不爲遠近所服謁告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烈祖徙鎮追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還右僕射平章事益樹朋黨潛自封殖烈祖心銜之及即位止進司徒一官齊丘自悼失計不勝忿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四臣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烈祖但遜辭諭之不爲攻官齊丘自是爲求媚計請還讓皇他郡降爲公侯以

絶人望又請絶吳太子璉昏冢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聞者莫不大噱久之出爲鎭南軍節使元宗立召拜太保中書令復罷爲鎭海軍節度使忽忽不自得請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再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齊丘剛愎自用一言不同必被排擯正人多爲切齒元宗心弗善也復使鎭洪州未幾周侵淮北起齊丘爲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封楚國公明年畧兩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齊丘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顯德五年鍾謨自周還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乃放齊丘於青陽敕鎖其第穴墻給食齊丘不堪其辱自縊死頸縊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之族於泰州宜其及此年七十三謚曰醜繆齊丘初館於魏氏因籍其資給因以爲妻累封國夫人齊丘爲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恒自謂古今獨步又書札不甚工亦自矜衒頗以虞

歐爲亞馮延巳書法雅勝齊丘陽乞師授以婚之齊丘謂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性奸術數凡挾象緯青烏姑布壬遁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厚以資之文武百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爲之或有不協人望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詩如此有文集六卷化書六卷或曰化書譚峭所作齊丘利其書虐峭以酒醉而縫以革囊投諸深淵有漁人剖之峭鼾睡正濃呼問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李建勳字致堯趙王德誠第四子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義祖以女妻之所謂廣德長公主也建勳先世將相又習於徐氏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士裴馬取具而已起家昇州巡官烈祖出鎭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謀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後以擅造制書放還私第元宗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

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出爲昭武軍節度使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妻亦自號鍾山老媼或謂之曰公年齒未衰無大疾苦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爾時爲詩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吾死斂以布素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斵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時公卿塋域吳越人發掘殆盡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李相清淡不待潤色自成文章建勳博覽經史少時詩涉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韓熙載字叔言維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後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立討亂光嗣坐死熙載擢罪南奔初與李穀相善至是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

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亦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至吳自狀云某本貫齊州隱居嵩岳但勵志以爲文每樓身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畧於邳圯方酣勇戰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塲中勍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遥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羣闘劈歷於雲中未爲蹻捷唱撐蒲於筵上不是口豪蘊機權而自有英雄仗勁節而豈甘貧賤又云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語多涉誇大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書郎已而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是時中土人士至者多不次擢用而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塲疎儁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行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嗣位拜虞部

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大爲
宋齊丘等所忌烈祖將葬以熈載知禮令兼太常博士時
議者以孝高繼昭宗之後廟合稱宗熈載議以爲古者帝
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
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先帝興既墜之業請上廟號曰烈
祖元宗嘉納之俄擢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又數
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熈載雅不能飲齊丘誣以酒狂貶
和州司士叅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員外郎還
郎中未幾除中書舍人建鐵錢之議即拜戶部侍郎充鑄
錢使後主踐阼改吏部侍郎俄徙秘書監拜兵部尚書充
勤政殿學士承旨熈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衣冠常
製新格爲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遠數千里
輦金帛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出
入與客雜居雖薄不修物議囂然又常着衲衣芒履作瞽
者持獨弦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於諸姬院乞食以爲
笑樂密語所親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

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
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謫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
熈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秘書監俄復爲兵部尚書如
故方欲大用熈載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
矣已而上格言五篇手詔慰納拜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
士承旨開寶二年臥疾於城南戚家山上表畧云無横草
之功有滔天之過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明
年遂卒年六十九後主賜衾被以斂謂侍臣曰吾竟不得
相熈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潘佑對曰晉劉穆之贈開
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諡文靖命葬
梅嶺岡謝安墓側熈載素高簡無所卑屈江左稱爲韓夫
子嚴續請撰其父可求神道碑遺珍貨巨萬仍轂一歌鬟
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
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竄熈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
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而去其詩曰風柳
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

前舊舞衣宋齊丘自署碑碣輒求熈載書之熈載以楮塞
鼻曰文穢何堪也然性喜提獎後進見文有可采者手自
繕寫仍爲播其聲名熈載隸書及畫皆儁絕一時尤名知
人使周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熈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
殆難測也已而宋太祖果代周人服其有先識所著擬議
集五十卷定居集二卷○徐鉉字鼎臣世爲會稽人父延
休爲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十歲能屬文長與韓熈載齊
名江南謂之韓徐起家吳校書郎已事烈祖父子試知制
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與弟鍇評
其援引不當檄故殷崇義筆也由是崇義與齊丘誣鉉鍇
洩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戶掾鍇貶烏江尉俄還祠部郎中
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主時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
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後主遣鉉朝於
京師宋太祖知鉉有口辯不欲使炫其能特以班行武弁
之儈書者爲館伴鉉詰論終日卒無以對末如之何既入
見便殿鉉言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大怒命畢其

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
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隨後主歸宋
命爲太子率更令歷左散騎常侍後奉勅與湯悅同撰江
南錄至於南唐亡國之際不言其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
君子有取焉太平興國中太宗問鉉卿見李煜否對曰臣
安敢私謁太宗曰卿第往且言朕有命可矣鉉遂徑詣後
主起持鉉大笑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殺郣潘
佑鉉無語辭出須之有旨詢後主何言鉉具言其事太宗
銜之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令秦王移具
過飲賜以牽機藥而殄薨太宗於諸降王多不能相容而
後主之禍則鉉一見啓之也後主既下世太宗詔侍臣撰
碑文時有與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
徐鉉太宗詔鉉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
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許之鉉爲碑文其辭曰盛德百
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
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

美矜恩鎬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
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佑錫祚
於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
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
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寘符
有周開先太祖歷試成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
天命斯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
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鄭存
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
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
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
謹蕃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不爲十
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
箕搆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
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
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

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
在運罷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
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舍景命
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於京師里第享
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殁
而加餙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
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於河南府某縣
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勲舊之族是生邦媛
肅雍之美流於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
將軍某禕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畧靡由
於師訓日出之學未可易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
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
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
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
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
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

知兵道矣孚于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
本以測景之生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
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
克安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畧不成近
功還王業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與嗚呼
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賜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
兮於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
竹素其銘曰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京茫商土裔
孫有熾蕃衍宣觀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血嗥
依聖人克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侯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
言聞之道哉汙隆特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明明大
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觀亦見乃侯乃公沐
谷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柰何不激運極化
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謐之謀卜云其吉龍章褻德蘭
言正質遜爾何往此焉終畢儀育盍兮棑棑驅素虬兮遲
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京之可作與維嶺

兮相期垂斯文於意載將樂石兮無虧太宗覽讀歎賞毋
對宰臣稱鍇忠義居數歲貶靜難軍行軍司馬初鉉至汴
京見彼毛褐者輒哂之至是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
疾一日晨起方冠帝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別署可道
昔天地之母書乾卒年七十六鉉簡淡寡欲質直無矯綸
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又博學能讀異書常與弟
鍇隸猶事至七十餘條又宋人剖象而古其臆成以爲異
鉉云象聽在四足今春持當於前左足索之果如其言入
宋後受詔與勾中正葛湍等校說文有文集三十卷質疑
論若干卷所著楷神錄多出於客蒯亮非鉉作也○徐鍇
字楚金鉉之弟生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鍇鍇
自能知書稍長文辭與鉉齊名元宗特起家秘書郎校記
室未幾延鳥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役
主立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
兄鉉俱在近侍時號二徐初鍇久次當還中書舍人游簡
言當國毋卿之諮乃皆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

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
鍇歷快快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鍇所為鍇大喜起
謝曰丞相之言故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
為數闋歌送中書舍人乎鍇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又酷嗜
讀書隆冬烈暑未嘗少輟宋李穆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
陸之流也時國勢日削鍇憂憤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
為俘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
文先是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四角女子行空中以
巨蕊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於
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墜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
旦則聞鍇死矣。啟崇義陳州西華人父文圭為吳翰林
學士崇義博洽能文章仕元宗官至學士歷樞密使右僕
射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崇義為之特為典贍切于
事情周世宗覽江左章奏輒擊節稱賞後主立進右僕射
同平章事已而改官名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國亡入宋
避宣祖廟諱易姓名曰湯悅宋太宗勅譔江南錄十卷自

言有陳壽史體當世頗稱之是時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
故臣或宣怨言太宗俱錄之館中俾修太平御覽等書豐
其廩餼諸臣多卒老於中崇義其一也。耿先生者軍大
校耿謙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善畫稍為詩往往
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奇瑰恍惚莫知其所
由來已而為女道士自稱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齊丘
以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常被碧霞帔精采卓異
言辭條暢玉貌鳥爪不利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
中使人抱持之間題詩壁又自稱比大先生或云其
於天也元宗暇時從容問黃白事已試之皆驗頗謂耿曰
此皆因火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耿曰亦可元宗乃取
水銀以碰紙重復裹之題封甚密耿先納於懷中良久忽
若裂帛聲元宗起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雪
擁爐索金盆貯雪耿取雪削之為銀錠狀投熾炭中過食
頃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爛然晝白鋌也而刀迹
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所融釋也於

是耿所作雪銀甚多元宗誕日每作器用以為壽又常見
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去取置鐺中烹
煉少選皆成白金元宗嘗贈珍珠數升欲得圓者耿曰易
致也就取小麥以銀釜炒之皆成圓珠光彩奪目大食國
進龍腦油元宗秘惜耿視之曰此未為佳者廼以夾縑囊
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愈於所進未幾
得幸元宗有娠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時當有異一夕雷
電繞室大雨傾澍及霽娠已失矣元宗驚問之對曰夜來
雷雹中生子已為神物將去久之宮中忽失宋太后所在
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
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達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
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或言其
往來江淮賣
藥於市云

前蜀

高祖以唐昭宗大順二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
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改元後主以後唐莊宗

同光四年亡國父子二世
凡三十五年實計二十年

高祖皇帝

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為人隆眉
廣顙龍睛虎視機畧拳勇出於流輩先世
故為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
里人謂之賊王八常葬父發地數尺而瘞棺輒躍
出有神人語之曰此天子地汝小民何容爾葬建
不聽竟葬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三乃克葬未幾被
罪繫許昌獄吏縱之去亡匿武當山遇僧處洪勸
其從軍建因隸軍於忠武久之節度使杜審權拔
為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黃巢陷長安唐僖宗走
成都建以從討賊功為都頭明年赴行在僖宗得之
大喜以蜀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養為假子賜與
巨萬拜諸衞將軍僖宗復出奔鳳翔移幸興元以
建為清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
符等焚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烟焰中過宿坂

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袍賜之曰以其
有淚痕也錫以金券及至興元命建遙領壁州刺
史出爲利州刺史遂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自
稱防禦使大順二年攻節度使陳敬瑄入成都自
稱西川留後十月唐遣薛廷珪命建爲檢校司徒
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復以爲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光啓元年加兼中書令賜
爵瑯琊王改封西平王天復三年加守司徒進封
蜀王朱溫簒唐建用安撫副使韋莊議即皇帝位
國號大蜀在位十二年殂年七十三謚曰神武聖
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建元
武成　永平　通正　天漢　光天

後主 名衍字化源舊名宗衍及即位去宗名衍高祖
十一子衍最幼蓋賢妃徐氏所生也初封鄭王
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
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辭常集艷

體詩二百篇號曰烟花集太子元膺死徐妃與宦
者唐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極貴又諷宰相張格贊
成之由是得立爲皇太子高祖殂嗣皇帝位後唐
莊宗同光三年遣魏王繼岌都招討郭崇韜伐之
凡七十日入成都帝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出
降於七里亭莊宗召帝入洛陽四年四月行至秦
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中使向延嗣誅其一
家衍時年二十八天成三年王宗壽上唐明宗書
求王氏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封後主順正公許
以諸侯禮葬長安南之三趙村在位八年改元
乾德　咸康

前蜀高祖僖宗時臣力併楊顧 閬州刺史楊茂實東川節度使顧彥暉 **智驅**
田陳 西川監軍田令孜西川節度使陳敬瑄 **開基創業百戰辛勤** 帝起自利閬親附軍

四百餘人皆拳勇之士執紫旗各有名號凡戰不利輒麾
紫旗以副之莫不披靡又中軍有隱語劍曰奪命龍刀曰
小逡巡槍曰肩二斧曰鐵餻槊甲曰小斤使弓曰潘尚書
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響八旂曰愁眉
錦鐵蒺藜曰冷尖西川一
軍紀律精嚴所向無敵 **封王僭帝子繼於親** 帝雖目不知書而好
與儒生談論頗解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
帝禮而用馬使修舉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衍也無道嬉遊宣淫毬場酒市問柳尋春二十年間錦水生塵 帝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等而以韓昭潘在
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
家及游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紀常發成都帝被金甲冠
珠帽執戈矢而行旌旆戈甲連亘百餘里不絕百姓望之
謂爲灌口祆神后妃餞於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
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至利州浮江

而下龍舟畫舸照耀江水舟子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
漢之曲命樂工歌之閬州民何康女美而將嫁帝取之賜
其夫家帛百疋其夫一慟而卒至梓州始還成都創爲流
星輦凡二十輪以牽駿馬又雅好蹴鞠引錦步障以翼之
往往擊毬其中漸至街市而不知嘗爇諸名香晝夜相繼
久而厭之更爇皂角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
其上又別立二綵亭於前列諸金銀鑄釜之屬取御廚食
料烹燀於其間帝乃凭綵樓視之號曰當面廚爲風雨所
敗則易新者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間
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照之水面如晝又命起宣
華苑苑內延袤十里構重光大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
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土
木之功窮極奢巧帝時與諸狎客婦人嬉戲其中爲長夜
之飲或爲艷歌相唱和談嘲謔浪鄙俚褻慢以是爲常三
月上巳節宴怡神亭帝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內臣嚴凝月
等競歌後庭花思越人之曲婦女雜坐履舄交錯酬飲達

旦四月幸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驟起雷電晦冥有白魚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溺者數十人帝懼還宮復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青衫縣帘鬻食男女雜沓交易而退帝與妃嬪輒爲笑樂帝或畫作鬼神夜爲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妃嬪老小奔走往往致卒又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高祖及巳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朝之躬自享薦城中士女遊觀闐咽謂之召唐魂蜀人競戴危腦帽其製狹中僅可覆頂俛首即墜帝以爲不祥禁之自爲夾巾式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夾面連額渥以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帝自製甘州曲令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其辭哀怨聞者悽慘又遊丹景山金華宮帝與太后太妃各製辭勒石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薄暮觀聖燈賦詩而還太后詩云慶禱遊魂境元妃鳳志同寶香焚靜夜銀燭炫遙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跡飛石顯神功偶望天涯極臨看日脚紅猿來齋室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偈事社稷保延洪太妃詩云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灑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情及天直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爲尋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豔得行所恨烟光看來足卻驅金輦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玉京夢魂猶自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天雄節度使汪承休請帝東遊羣臣諫者甚衆承休妻嚴氏有殊色帝私焉故銳意欲行發成都遂東行有羣鴉集于旌杆其鳴甚哀又採張惡子廟探籤得逆天考殃四字帝殊不爲意至劍州西二十里夜過一磎山忽聞宮人採革鳴金聲動磎谷有驚獸自叢林間躍出千蔫人中擢取一人而云帝至行宮尋命從臣賦詩中書舍

人王仁裕詩曰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教戶口資饕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巖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洪謝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餐進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滅溪鼇深來胥巳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塗莫怪無人跡畫被山王稅殺他帝覽詩大笑至梓童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帝不省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帝懼遽還留王宗弼守綿谷帝至成都與羣臣相對涕泣無一言以救國患王茨西宮救帝璽綬別遣人取內庫金帛器玩并諸王節相宅內寶物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魏王至綿州帝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魏王魏王至成都帝備亡國禮出降於昇僊橋莊宗下詔慰帝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帝捧詔欣然曰不失爲安樂公同光四年正月率其宗族及將相家族數千人以東三月帝至長安莊宗有詔止之用令人景進許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害帝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巳印畫矣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家字由是百官及王氏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四月延嗣至長安殺帝及宗族於秦川驛太后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殺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宮人劉氏鬒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初高祖開國有一僧常持大帚過官府宅第寺觀即加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掃畢輒書云水行仙怕秦川及帝罹秦川之禍方悟水行仙爲衍字故帝名云

當時名臣馮涓周庠能詩豔語有若韋莊黃氏崇嘏女爲男裝得得和尚虎振龍翔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登唐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還羅國築高樓還使厚齋金寶奏請撰記當世咸以爲榮起家京兆府參軍昭宗時官祠部郎

中禮居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
灌圃自給高祖分落西川表涓節度判官梁主篡唐將史
皆詣高祖勸進請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議請以
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爲惡高祖卒
自立爲帝涓由是杜門不出永平初高祖屢興兵旅涓上
疏切諫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涓性滑稽語多譏諷高祖嘗
問壁揄之戲荊自何人涓曰丘八所製高祖爲大笑又與
司空王鍇等小酌鍇舉令一字三呼兩物相似曰樂樂樂
令涓似鑄飪涓曰巳巳巳驢糞似馬矢坐中大噱生平尤
工十章奏先是景福間高祖殺陳敬瑄田令孜命涓草表
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
己享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殼中一時爲中朝所誦
○周庠故唐龍州司倉也高祖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高
祖得無有西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武成三年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主立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
節度使未幾病卒子仁矩官駙馬都尉祖有才藻而庸劣

特甚國亡後與貧丐者伍令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間日
獲錢數百相與飲啜爲樂成都人皆嗟歎之○韋莊字端
己杜陵人疎曠不拘小節幼能詩以艷語見長應舉時遇
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
骨人稱爲秦婦吟秀才乾寧中登進士第爲判官晉扶左
補闕高祖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宣諭兩川遂留蜀
同馬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昭宗遇弑高祖
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副使未幾梁篡唐莊
詣高祖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
取也于是卒吏民擁高祖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
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由莊所定累官
至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卒於花林坊
葬白沙之陽謚文靖有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
浣花集五卷莊有美姬善文翰高祖託以教宮人爲詞强
奪去莊作謁金門辭憶之辭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
上端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

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聞之不食而死莊又
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玄集其自序云謝玄暉文集盈編
止誦澄江之句曾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是知美
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
多闞眾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
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
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班思食馬留肝徒云染指
豈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鼴鼠易盈非嗜其熊蹯獨
美[illegible]則律若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鶯强識淄澠之
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
麗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
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
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櫨梨橘柚魚兎雖存筌蹄是
棄金盤飲露惟挹沆瀣之精花界食珍僅享醍醐之味○
貴崇嘏者居恒爲男子裝遊歷兩川周庠權知邛州會臨
邛縣送失火人於州即崇嘏也庠令頌繫獄中崇嘏上詩

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
絆他野鶴向深籠庠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
敏隨命釋放召於學院與諸子姪同游雅善琴奕妙書畫
未幾薦攝司戶參軍胥吏畏服案牘一清庠既重其英明
又美其風采居一歲欲以女妻之崇嘏乃爲謝狀仍貢詩
一章以見意詩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
服藍衫居板掾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
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
殊驚駭亟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
居元未字人庠益嘉其貞潔已而乞罷歸臨邛不知所終
○僧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蘭谿人七歲父母絕憐
愛之送本邑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爲童侍日誦法華經
一千字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與僧處默隅籬論詩時人多
爲驚異受具之後詩名大震乾寧中謁吳越武肅王獻詩
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王命改爲四
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

不可飛遂增登遊荆南會節度使成汭問筆法於貫休答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豈容草草汭不勝其忿遞放黔中因爲病鶴詩云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又之再至荆南高季昌館之龍興寺感時政作酷吏辭復被疎遠遂至成都獻詩有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高祖大悅呼爲得得和尚留住東禪院署禪月大師已而建龍華道場令居之高祖常命誦近所譔詩時貴戚滿座貫休欲諷之乃舉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爲何物高祖稱善貴倖多有怨者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爲浮圖於成都北門外葬焉貫休工篆隸草書時號姜體詩與僧齊已同名又繪羅漢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衆皆作古野之貌不類人間或曰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貫休體而形短生落落不拘小節每於通衢徒步行嚼果子其率略多如此又好詼諧一日與杜光庭並轡道中貫休馬奔忽遺光庭遂呼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光庭有懸色所著有寶月集一卷西嶽集四十卷弟子曇域成學精嚴能詩善篆○杜光庭字賓至縉雲人爲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唐咸通中應九經舉不第遂入天台學道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推以光庭爲重言于僖宗召見大悅已而從幸興元留于蜀事高祖爲金紫光祿大夫賜號廣成先生遷戶部侍郎後主立以光庭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未幾解官隱青城山建登和閣奉行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年八十五卒顏貌如生人以爲尸解云

後蜀

高祖自唐莊宗同光三年入蜀後主以宋太祖乾德三年亡國凡二主共四十一年

高祖皇帝

姓孟名知祥字保肩邢州龍岡人唐咸通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時火光照室隣里多異之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指揮使知祥溫斈知書勇於樂善當唐末叔父遷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擄晉王李克用以遷守澤潞汴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晉王鎮太原謂知祥爲才以其弟克讓女妻之累遷親衛軍使唐莊宗立爲中門使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至是知祥懼禍求他職莊宗令薦代已者知祥因舉郭崇韜崇韜德之知祥遂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莊宗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因以知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明宗立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入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封蜀王明宗殂乃即皇帝位於成都國號蜀在位一年殂年六十一謚曰文武

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和陵建元　明德

後主

名昶字保元初名仁贊高祖第三子母貴妃李氏昶幼時聰悟才辨有日者周玄豹相之謂高祖曰此兒骨法非常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閒也由是高祖愛之初爲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進檢校太保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崇聖宮使及高祖病革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事頃之高祖殂乃嗣皇帝位時年十六不改元仍稱明德至四年始改元廣政在位三十二年宋遣王全斌等伐之凡六十六日至成都帝具禮出降至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越七日薨時宋乾德三年夏六月也年四十有七遣使護葬洛陽贈尚書令追封楚王

後蜀高祖天授武威李嚴董璋　李嚴西川兵馬都監　董璋東川節度使　先後

芟夷克定東川奄有南陲蠶叢啓國望帝開基帝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歿之日蜀人甚哀之先是有僧自號醋頭手攜一燈檠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及帝登極數月卯殂人以爲驗

後主承平僅足守邦坐用匪人遂致淪亡

四十一年去國懷鄉當其朝宋泯泯長江萬民擁哭慟絕

悲傷花蕊夫人才貌無雙芙蓉城上秋色蒼茫明德元年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曰刺史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蒲勸穡春鳩若轉便且籠筐蟋蟀載吟即鳴機杼又書官箴頒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功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

人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帝好學爲文皆本於理居恒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嘗勅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雅好擊毬酷喜走馬未幾馬蹶皇太后曰奈何以馳騁爲樂貽吾之憂帝由是稍止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帝即日出之三月上巳節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分韻賦詩優人以前蜀後主爲戲命斬之於宣華苑廣植牡丹名之曰牡丹苑牡丹花凡雙開者十黃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又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淡黃鞓黃潔白正暈倒暈金含棱銀含棱旁枝副搏合歡重臺爭朶至五十葉面徑七八寸復有檀心如墨者香聞至五十步從宮官賦詩賞之遊浣花溪御龍舟觀水嬉時百姓競賞夾江皆湖亭榭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羅綺名花異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帝謂左右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帝稱善又賞紅梔子花於芳林苑大宴百官花本青城山叟所貢初進紅梔子三粒種之成樹其花爛紅六出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又命城上芙蓉盡覆以帷幔是時蜀中久安斗米三錢國都子弟不識菽麥之苗金帶充實絃管歌誦盈於閭巷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城頭盡種芙蓉每至秋間四十里盡鋪錦繡高下相照帝語羣臣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時有張立者雅善吟咏作詩刺之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挂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已亂立又作詩規諷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二十七年帝遣趙彥韜等以蠟丸書間行北漢約出兵以撓中國因使先入汴覘强弱彥韜潛發其書以獻宋先是宋帝已有興兵意而未發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等分道伐蜀進至劍門帝遣都統王昭遠與趙崇韜帥兵拒戰始發成都仍命左僕射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吾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

原如反掌比行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遂股栗色戰發言失次崇韜布陳將戰昭遠據牀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冑棄甲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爲追騎所執帝聞之大懼問計於左右或謂宜聚兵堅守以敎之帝歎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未幾王全斌至漢州帝乃命李昊草表遣使請降越三日全斌至成都帝出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帝與太后妃嬪合族等至汴京宋主備禮出見封秦國公尋卒太后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爲因不食而死宋主聞而傷之帝性明敏孝慈仁義在位已來尊儒重道貴農賤商每決死刑多所矜減月旦必素飧酷喜薯藥中歲稍稍以侈靡爲樂常命一梭織成錦被凡三幅帛上鏤二穴名曰鸞衾又以芙蓉花徧染繒爲帳幔名曰芙蓉帳

至溺器皆以七寶裝之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所費不貲初高祖入蜀時有輓車過者問曰爾所載者幾何對曰盡力不過兩袋高祖深惡之後果傳兩世云○史言後主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面而泣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藉非燕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跡其生平行事勸農恤刑肇興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君也獨是用匪其人坐致淪喪所由與前蜀之滅亡有異矣○張太華後主妃也少擅殊色眉目如畫有專房之寵廣政初同輦遊青城山宿九天丈人觀月餘不返忽雷雨大作白日晦暝太華被震而殞乃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後主悲悼不已後數年錄師李若冲於薄暮步白楊樹側忽見女子吟詩云一別鑾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泪滴衣襟損翠鈿問曰人耶鬼耶女子斂衽言妾蜀妃張太華也因陪駕遊此遇震乞賜超拔若冲乃於中元節修長生金簡以荅之未幾夢

太華謝曰妾已受生人世矣壁間以黃土留詩而去詩曰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拔薦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慧妃徐氏青城人幼有才色父國璋納於後主寵冠後宮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升號慧妃常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塗白扇扇墜地爲人所得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徐氏長於詩做王建作宮詞百首時人多稱許之國亡入宋宋太祖召使陳詩誦亡國之由其詩有十四萬人齊解甲可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太祖大悅徐氏心未忘蜀每懸後主像以祀詭言宜子之神世所傳張仙挾彈圖即後主也童子爲太子玄喆武士爲趙廷隱○逸史載張太華事至奇殆漢李夫人之類邪若花蕊夫人者有言宋平蜀別將護夫人入汴京中道作敗節語後竟爲晉邸射死又言以蜀俘輸織室終得罪賜自盡俱非也前後蜀有兩花蕊夫人王蜀則蕖江費氏孟蜀則徐國璋女又有南唐宮人稚能詩歸宋後目爲小花蕊其世異而名同云

南漢

烈宗以唐天祐二年爲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要斷自高祖乾亨元年爲始實計五十五年

烈宗皇帝

姓劉名隱上蔡人祖安仕唐爲潮州刺史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於泉州之馬鋪死遂葬焉父謙爲廣州牙將累遷封州刺史賀水鎮過使謙卒隱代領其任遷清海軍節度使朱全忠篡唐隱屢上書勸進以擁戴功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尋改爲南平王又進封南海王兼中書令盡有嶺表之地以梁乾化元年三月殂在位五年年三十八謚曰襄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墓曰德陵○烈宗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海南性復好賢下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烈宗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奉使

往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後卒用此數人致治云

高祖皇帝

名巖烈宗之弟謙庶子也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初爲薛王府諮議參軍遷兩鎮節度副使更名陟烈宗殂襲清海軍節度使復名巖梁主瑱立除巖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王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郡王求梁封南越王及加都統梁主不許遂以貞明三年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乾亨二年改國號曰漢九年有白虹化爲白龍入三清殿改元白龍更名曰龑有番僧言滅劉氏龑也上名殊不利帝乃更造龑字名之採用周易飛龍在天之義讀若儼焉在位二十五年殂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墓曰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號中以鐵錮之不可啓建元 乾亨 白龍 大有○高祖爲人辨察多權數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

寶翠羽以飾宮室建殿閣秀華諸宮務極瓌麗又於內宮作昭陽殿殿用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榱桷皆傳白金殿下設水渠浸以眞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首親題其牓於上晩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有氣無形顧左右曰隋煬帝論車燒沉水却成麄疎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又用刑殘酷果於殺戮設湯鑊鐵牀諸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間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或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酢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至若鎚鋸互作血肉交飛寃痛之聲充滿庭廡必垂簾側殿視之垂涎呼呷不覺朶頤有司候其復常方引罪人而退人以謂眞蛟蜃也當時諺曰宇杜視人蠶蟲遺劉後尤猜忌以士人爲子孫計故專任閹人由是國中宦者大盛

殤皇帝

名玢高祖第三子初名弘度封賓王旣封秦王是時兄耀樞龜圖皆先死弘度以次當嗣立而高祖以弘度不類已欲遍次立越王弘昌會蕭益力諫不得行高祖殂弘度乃即皇帝位更名玢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帝莫能省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晉王弘熙日益進聲伎蕩帝荒恣帝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帝喜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聚晉府習爲角觝以獻是夜帝與諸王宴長春宮閱之帝大醉起道庠與思潮等掖帝拉殺之在位二年年二十

諡曰殤改元光天

中宗皇帝

初名弘熙高祖第四子封晉王弒殤帝自立更名晟帝旣弒兄立不順慮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置湯鑊鐵牀刳剔等刑號曰生地獄高祖子十九人惟耀樞龜圖早死其餘十五人俱爲帝所殺納其女後宮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者林延遇等用事外內專恣帝不復省又令巨艦指揮使暨彥賓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宮遊獵益修葺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千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宮人以候曉名曰候窓監每宴會帝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旁翼以戈戟帝親持弓矢下殿有司引獸檻而前逡巡獸出移庭而上帝挽弓射之兩旁戈戟並進獸乃斃其爲樂皆此類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斫之以試劍因並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帝歎息而已又常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縱酒爲長夜之飲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甓爲壙帝親臨視之尋殂在位十六年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

廟號中宗墓曰昭陵改元應乾　乾和

後主

初名繼興中宗長子封衛王中宗殂襲位更名鋹時年十六性昏懦委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帝自稱蕭閒大夫不復出省事宮婢有波斯女者黑腯而慧光艷絕人性善淫帝甚嬖之賜名媚豬帝荒縱無度益求方士媚藥爲淫褻之戲又選惡少年配以宮婢使裸衣露偶扶波斯女循覽爲樂號曰大體雙陞以羣臣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終惟宦者親近可任至羣臣欲進用者俱自閹然後用中宮至七千餘加三公三師者不一而足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畧可備顧問者皆下蠶室令得

出入宮闈陳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言玉皇遣樊胡子命帝爲太子皇帝乃於宮中施帷幄羅列珍玩設玉皇座樊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帷中宣禍福命帝再拜聽命嘗云殷仙澄樞延壽皆玉皇遣輔太子皇帝有過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媼何擬之徒出入宮掖宮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又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五錢置媚川都於合浦縣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益置魚英托鏤禦子立壺諸賣器於其中魚英者故魚腦骨熔冶之成器嶺海人以爲希有也又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錠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陳延壽作諸淫巧動糜斗金離宮數十帝不時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率以豪民爲課戶供千人饌又命宮人圖花內殿帝向晨

時先啓後苑集衆採擇俄動扃戶還宮膳訖角勝於殿中令宦者抱關置樓羅曆以驗宮人出入法制甚嚴號曰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命範銅爲己象并諸子象於天慶觀視形未肖者即殺冶工凡三易乃成大寶七年宋師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宋太祖問曰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扈駕弓箭手官命授之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宋太祖因笑問帝爲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宋太祖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因命潭州防禦使潘美等將兵討之克廣州帝素衣白馬出降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杯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部送帝至汴京有司以帛係帝頸獻太廟太社宋太祖御明德門宣詔責之帝曰臣年十六僭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臣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等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大理卿高繼申

引澄樞等斬於千秋門外授帝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帝體質豐厚眉目俱踈有口辨性絕巧其貨寶燔蕪之餘尚存美珠四十六甕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名曰珠龍九五鞍進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服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以習巧之勤多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宋開寶八年江南平遷左監門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帝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座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皆此類也五年薨年三十九贈太師追封南越王或云歸葬於韶州之越王山在位十四年改元大寶

劉隱闢粵帝稱劉龑四十七州自據於遠蛇牢水獄淫刑乖舛士夫有子宦者無兒托寄後嗣使爲扶持殤帝二載弟晟弒之後主劉鋹窮凶相因刀山劍樹象抵罪人仕下蠶室鴆殺所親五十五年人墮沉淪宋救水火乃去呻吟

楚　楚自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武穆王自立於湘南至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爲南唐所滅凡六王合五十七年

武穆王　姓馬名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自云伏波之後初隸劉建鋒軍中以勇聞爲先鋒指揮使建鋒入湖南爲軍卒陳贍所殺衆推殷爲王光化三年唐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加

同平章事朱全忠篡立殷遣使獻貢且有勸進功
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莊宗滅梁加守尚書令
明宗立封楚國王始開國立臺承制置官屬以潭
州爲長沙府畫有湖南之地王息民禮士一境遂
安在位二十三年薨年七十九
謚曰武穆葬衡陽上潢水側

衡陽王

名希聲字若訥武穆王次子德妃袁氏所生
以母寵得立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
鎮之舊唐加兼中書令居喪無戚容嘗聞梁太祖
食雞肉私心慕之命庖人日烹五十雞以供膳武
穆王將葬且發引矣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臛數器
而起朝臣潘起譏之曰晉代阮籍居喪食蒸豚世
故不乏賢者在位三年薨追封衡陽王王性惡而
好貨海商有鬻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
一室王殺商而取
之逾月光遂滅

文昭王

名希範字寶規武穆王第四子希聲異母弟
也初爲鎮南節度使希聲既歿六軍使袁詮
潘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唐明宗加希範爲
武安武平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
令行潭州大都督府長史封扶風郡侯閔帝立封
楚王石敬瑭立加王江南諸道都統制天策上將
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大興土木功建天策府於
長沙府城西北作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天策勤
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率
用丹砂凡數十萬斤地衣春夏以角簟秋冬以木
棉爲之先是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有憂色未
幾東境山崩涌丹砂如丘陵於是收用之頗足僚
吏升殿者但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又作九龍殿
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
趨捧之勢已居其中自言身一龍也製襆頭脚長
丈許以象龍角向晨將御殿先焚香龍腹中煙氣
鬱然而出若口吐焉王素號馬援苗裔效伏波將
軍故事以銅五千斤鑄柱立之溪州柱高丈二尺
入地六尺命學士李弘皐銘之勒誓狀于上在位
十三年薨年四十九謚曰文昭王好學善詩頗優
禮文士然性剛愎且奢靡而喜淫先王媵妾多加
無禮又令尼僧潛禮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强委禽
馬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
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有商人妻美而艷輒殺
其夫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初王命修長沙城開
濠畢忽得一物長十餘丈狀若土山無頭尾手足
自北出泳游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或
謂之土龍無何王薨殄而楚亦大亂

廢王

名希廣字德丕文昭王同母弟武穆王第三十
五子性謹順文昭王絕憐愛之既薨長直都指
揮使劉彥瑫等稱遺命奉希廣權軍府事漢高祖
以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

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在位四年兄希萼入寇圍
潭州時大雪盈四尺兩軍苦不得戰王深信巫覡
及沙門之語乃摶土爲鬼神形於江上舉手以拘
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又命
衆僧日夜誦佛經王自被緇衣膜拜念寶勝如來
謂之禳災及城陷王率夫人與王子匿於慈堂希
萼捕獲縊殺之王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瀏
陽門外○史論曰諺有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僕
射洲之勝希萼幾不能支廢王則曰勿傷吾兒希
崇貳於我僉云大義滅親廢王則曰吾害其弟何
以見我先王慕宋襄之虛文釀袁譚
之實禍君子謂其喪身滅國也宜哉

恭孝王

名希萼武穆第十三子廢王庶兄也初爲武
平節度使剛狠無禮廢王之立心常憤然屢
訴於漢請與王各修職貢以求封爵漢主賜玉璽
書解和勸以敦睦希萼大怒遣使稱藩於唐唐加

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一年之租稅賜馬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入寇自稱順天王進陷長沙弑廢王而自立遣使入貢於唐唐以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同母弟希崇希崇性尤狡險復多私曲刑政紊亂希萼置酒端陽門馬步都指揮使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遂作亂使人先鑿踶馬十餘匹入府以壯士執撾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縱橫擊人王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共立希崇為武安留後希崇遣彭師暠幽王於衡山縣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國人不附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彭師暠共立王為衡山王以縣為府斷江為柵編竹為戰艦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徐威等見希崇所為必無成亦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大懼密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

袁州將兵趣長沙希崇奉牋降鎬遷希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于唐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至是遂驗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入衡山趣王入朝三自潭州東下唐主以王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崇為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王入覲唐主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諡曰恭孝周世宗征淮陽揚州陷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於周拜右羽林統軍餘皆為大將軍及節度行軍司馬先是馬氏富強雄於列國諸院公子長幼凡八百餘人咸以侈靡為務時稱酒囊飯袋多非刺之公子輩聞而不平及邊鎬師至奔散寒餓而斃者過半焉

湖南馬殷跨有三湘昭宗節度受封於梁枝分葉布五馬

嗣王馬子離羣禍始閱墻 當時民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識者謂湖南與淮南國祚實應之

五十七年滅於南唐

吳越 武肅王以唐僖宗光啓三年入越州至忠懿王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內附凡五王共九十八年

武肅王 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大中六年二月十六日生于邑臨水里先是邑中旱縣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起必大異令乃止明年復旱生乃遽指鏐所居曰池龍已生此家時鏐已誕數日矣始誕之夕鏐父寬方他適隣人急奔告曰適過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急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寬怪之將棄于水丘氏之井鏐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鏐幼時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

無賴不事家人生產販鹽為盜豫章人工天官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復之臨安望見鏐大驚召鏐至熟視之慰曰子骨相非常願自愛鏐善射與槊驍勇絕倫畧通圖緯諸書乾符二年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石鑑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進都知兵馬使光啓三年拜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越州觀察使景福二年拜鎮海軍節度使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董昌反鏐討平之拜鎮海鎮東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天復二年封越王天祐元年封吳王梁篡唐封吳越王友珪立冊尊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莊宗入洛王遣使貢獻求玉冊金印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又非四裔無封國王者唐主皆曲從之王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子傳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

皆稱臣王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寤輒欹而寤名之曰警枕天福中有判官謂近侍李詠曰武肅王常夜不睡詠詰其所知答曰嘗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之乃王薨之後日也在位四十一年年八十一謚曰武肅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建元天寶 寶大 寶正

文穆王

名元瓘字明寶武肅王第七子累官兩鎮節度武肅薨嗣位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三年罷開府諸屬四年唐遣使授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吳中節度使封吳王廢帝立封吳越王晉高祖立授天下兵馬副元帥封吳越國王建國一如天寶故事又授天下兵馬元帥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在位十年薨年五十五謚曰文穆葬國城龍山之南原王志量恢廓議度弘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心未嘗有懈武肅王性嚴急每召輒須時至王乃製潤袴大襪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簿書塡積皆躬親批署手爲胼胝纘嗣之後更示以明恕人情翕然足守一代之霸業焉○論曰錢氏五王惟武肅有改元事而廟號則史所不載聞讀余文綽閩王事跡云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云永隆二年吳越世皇崩子成宗嗣雖二人所紀年歲不同至廟號稱宗則二書脗合似非竟無可據者今兩浙民間猶謂武肅王爲錢太祖豈當日果實稱宗而其後漸諱之邪當闕疑以附夏五郭公之例

忠獻王

名弘佐字玄祐文穆王第六子官兩鎮節副使文穆王薨奉遺命嗣位時年十四晉授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漢高祖

立授諸道兵馬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在位七年薨年二十謚曰忠獻葬龍山之西南原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溫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敢欺民有獻嘉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復其境內租稅三年

忠遜王

名弘倧字隆道文穆王第七子累官東府安撫使檢校太尉丞相忠獻王薨奉遺令即位漢以王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在位一年有內牙統軍使胡進思者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性嚴急多所裁抑思進不自安謀作亂時王府夜宴思進統內牙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猝愕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驟得風疾傳位於弟弘俶因帥諸將士迎弘俶於私第而立焉徙王東府弘俶命東府以官物充王取給西寢之後即臥龍山爲王置園亭於上栽植花木周遍高下遇良辰美景王被道士服擁伎樂旦暮登賞常於山亭擊鼓聲達於外守衛者以聞弘俶曰吾兄以閒適爲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王能爲詩亭榭之上紀錄皆滿居二十年始薨年四十四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謚曰忠遜或曰讓王

忠懿王

名俶字文德初名弘俶文穆王第九子累官台州刺史同參相府事忠遜王廢胡進思迎俶即位漢授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賜以金印王冊周廣順初授諸道兵馬元帥二年授天下兵馬元帥世宗即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宋太祖即位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封吳越國王開寶九年入覲賞賚甚厚留兩月遣歸國太平興國三年以

所部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來獻詔升揚州爲淮海國改封王爲淮海國王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改封南陽國王未幾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王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極歡至暮有大流星墜於正寢之前光燭滿庭是夕漏四下而王暴薨年六十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殂更與文穆王薨同日人皆異之追封秦王謚曰忠懿葬洛陽縣之賢相里詔公原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王凡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位極富貴善始善終福履之盛近代無比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朝廷使至接遇勤厚凡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謹如此子八人並起家諸衛將軍先是太平興國初有僧歌於市曰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

北與西泉或問故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之應○案五代史言吳越自武肅王以後常重斂其民下至鷄魚卵鷇必家至而戶取諸案吏多持簿量爲笞數人不堪其苦又順存錄曰錢氏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常使吳越云三更已聞獐麂號叫達曙問於驛吏乃縣司起征科笑江表志云吳越時民多亦體有教葛褐者多用竹篾繫腰間執事非利不行吏胥雖貧者亦家累千金疑或傳聞過甚云

武肅開基奄有吳越恩洽百城名馳雙闕既委招懷復專征伐纛土苴茅秉麾仗鉞尚父乘代元帥承家傳榮襲慶奕葉重葩歷事五季褒封有加歸王納土率於宋家 天寶三年

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塘外植混柱十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濤洶湧板築不時就王于疊雪樓架強弩五百以射潮既而濤頭趨西陵潮爲頓斂遂定其基以鐵絙貫幢榦用石捷之而堤成十一月王親巡衣錦軍有鄰媪年九十餘携壺漿迎王曰錢婆留寧馨富貴王下車拜之王置酒高會父老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王執爵上壽製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時父老不能解王復高揭吳音爲歌舉坐賡之叫笑振席○寶正三年秋八月王命浚上虞縣舜井得識記寶物及重華石等先是旌教寺僧義恩奏云按圖經西北去三十五里有舜井二口深三丈舜子生時井爲湧泉即淘金之處也世傳秦始皇封塞今作兩墩存焉各高一丈相去三十餘丈晉宋以來僧爲佛寺鄉人或遇耕鋤多得古磚甓石南去半里有舜廟北去半里爲百官橋東去二百

步有機證院唐僖宗朝賜額寶正三年閏八月初九日奏上當月十四日王差西都上直官五十人東都上直官五十人賚大糧畚鍤至井所開掘得識記寶物一百二十餘件都抽領西都上直廂虞候盛瑷都上直廂虞候孫弘西都隨身虞候閭丘稔勾當拜祭內直殿十將于軒十六日鑿西井十九日得銀環六赤珠一金合一古文錢二千三百四十琥珀珠一當十大錢三當五十大錢二十四太平百錢直百三銖二十四大錢二百五十四五銖錢九百六十貨泉錢二百八十半兩錢三十石獅子一鏽其背曰重華井天明可開腹內有水晶珠一東井得銀塔一高一尺五疊內有金瓶舍利二顆散金瓶二金鈴六銅鈴一銀環六銀鈴一水精珠十四琥珀珠九雜珠大小三十五小琥珀獅子三十瑪瑙珠七玉人一玉環一銅鏡三銅罏一小瑪瑙珠六玉瓶一以上共三十四件並有石匣盛之題云唐元徵四年於此造塔鎮井西有重華石一片潤三尺厚九寸左右有索痕深二寸宮中令造深沙神一軀足履四

石寶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差錢文殷祭神鐫云吳越國王寶正三年八月十九日重開舜井收得重華石一片切恐年移代遠莫測端由特令鐫刻用記年月巳丑歲林鐘之月二十九日天下都元帥吳越主記

羅江東

隱形貌寢陋十上不第詩如宿構才高性傲歸仕霸國禀然大義勸討梁逆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也本名橫貌寢陋凡十上不中第遂更今名少能詩與族人虬鄭齊稱時人謂之三羅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潏營墅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尋爲唐相鄭畋李蔚所知臥病長安會天旱詔京兆祈雨作法隱上疏切諫竟不用已而渴羅尊者以相術勸隱曰君志在一第官不過簿尉耳若能罷舉東歸霸國富貴必矣隱由是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復多齟齬不合久之歸杭州謁武肅王懼王不納乃以所爲夏口詩標卷首中有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句王覽詩大笑加殊遇武肅王初授鎮海節度令沈

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邪遂請更其畧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羅隱辭也及昭宗易名曄隱爲賀表云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京師稱爲第一梁既篡唐隱勸王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稱戈北向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柰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乎王始以隱不遇於唐有觖望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而心竊義之待隱日隆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王召隱題磻溪垂釣圖隱借詩寓意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王遽蠲其征累官錢唐縣令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天寶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有七葬新登縣界隱爲文章多氣力而性傲睨常値韋貽範于舟次素昧生平隱直呼舟子曰是何朝官我脚間夾筆可敵得數輩貽範慚恨卒以此沮之又作詩文及謔語常涉刺譏

閩

司空以唐乾寧三年爲節度使至天德帝以晉開運二年爲南唐所滅凡七主共五十三年

司空

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父恁業農頗以貲顯唐末僖宗入蜀羣盜起江淮壽春屠者王緒聚衆自稱將軍復取光州時潮爲縣佐吏與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邑人號曰三龍緒置潮爲軍正主廩庾秦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畧潯陽贛以取汀州陷漳浦緒猜刻不仁將吏之材能者必死行次安南潮與其前鋒將選壯士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衆推潮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剸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進拔泉州遂有其地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再

克福州於是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潮乃盡有五州之地昭宗以潮爲福建觀察使乾寧三年唐升福建爲威武軍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四年薨贈司空開平時爲潮立廟稱曰水西大王潮沉勇有知畧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輒加捶楚不以爲嫌審知亦無怨色寢疾時捨子延興等而託審知以大事世咸服其能知人

忠懿王

名審知字信通潮季弟也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時爲福建觀察副使權知軍府事潮殁審知乃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唐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徒天祐元年封瑯琊王梁纂唐加中書令福州大都督府長史進封閩王莊宗同光二年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三年十二月薨在位二十九年年六十

四謚曰忠懿葬福州城北鳳池山明年尊曰昭武王長興三年改葬蓮花山龍啓初追謚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陵曰宣陵王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仕宦又拓四門學教閩中秀士招來海中蠻商商賈資用以饒時四方竊據有勸其稱帝者王曰我寧爲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也或曰惠宗僭號以御服被於王之廟王寓夢於惠宗責之不肯服其靈爽有如此

嗣王

王名延翰字子逸忠懿王長子爲人長大美皙如玉而好讀書通經史忠懿薨乃自稱威武留後莊宗授本軍節度使明宗立加同平章事延翰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因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擬天子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而猶稟唐正朔王自是驕淫奢侈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攜後庭遊宴從子城

復道以出又殘暴茂棄兄弟泉州刺史延鈞建州刺史延稟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執王暴其罪惡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在位一年

惠宗皇帝

名延鈞忠懿王次子延稟既弒嗣王自以養子推延鈞爲威武留後天成二年唐授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瑯琊王三年進封閩王酷信神仙之術有變鶴徘徊而下遂謀僭號長興四年即皇帝位國號大閩更名鏻既被袞冕悅惚不能自知久而方蘇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二百藏尋少安帝初不欲盡兼尊稱閩國皇翰林學士周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生永和元年福王繼鵬與皇城使李倣作亂入宮帝聞變匿九龍帳中亂兵刺之不殊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帝未殂之先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立盡又芝生於殿門占者以爲不祥未幾遇弒在位十年謚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建元龍啓 永和

康宗皇帝

名繼鵬惠宗長子惠宗殂明日即皇帝位更名昶爲長夜之飲强羣臣酒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以醉失禮斬之又屢用猜怒誅宗室左僕射平章事延羲帝叔也陽爲狂愚避禍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召還幽於私第控鶴軍使連重遇又數爲帝所侮慢內懷不平會夜入直率兵焚長春宮作亂使人迎延羲于死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帝帝及后等出北關至梧桐嶺延羲命從子繼業追及于村舍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永隆初謚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在位四年改元通文

景宗皇帝

名延羲忠懿王第二十八子康宗遇害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羲永隆

三年自稱大閩皇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弟延政數以書諫之羲怒復書罵之由是兄弟積相猜恨治兵相攻福建之間暴骨如莽又好爲牛飲荒淫無度常鍛銀葉爲杯賜羣下飲銀葉既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曰醉如泥酒既盈即不復置他所惟飲盡始得釋手羣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又曲宴羣臣皆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坐帝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帝欣然命捽維岳下殿剖視酒腸旁有解之者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乃捨之又一夕醉甚命以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醉臥于市中行刑者不敢殺頌繫獄中明日帝視朝使召準左右因夜來之命對之帝都不能知六年六月三日帝出遊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拉於馬上而弒之葬於福州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

帝廟號景宗在位
六年改元永隆

天德帝 名延政景宗弟拜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景
宗肆爲酤虐延政數貽書切諫景宗怒舉兵
相攻兄弟遂成讐敵從之延政以建州開國自立
爲帝國號大殷改元天德二年朱文進連重遇弑
景宗文進遂自立爲閩王帝遣統軍使吳成義討
之南廊承旨林仁翰刺殺連重遇於第福人復殺
文進迎成義入城于是函二首送建州臣民共迎
帝歸長樂府帝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詔以福州
爲南都復國號曰閩三年唐兵陷建州帝出降唐
盡遷王氏之族於金陵以帝爲羽林大將軍保大
五年改安化軍節度使降封鄱陽王鎮饒州
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謚曰忠懿

閩中王氏始創三龍賓賢禮士衣冠向風傳子及孫僭帝

稱王海波聲悄江水流長降帆片片歸於南唐 明宣德五年種屯軍
三十人盜發閩王審知冢冢門甚堅而竅上隅入之壙廣
如屋前祀王繪像凡列五供悉用金玉珍寶器後寢紅棺
二王夫人也諸偷以分物不均訟於懷安尉尉得其金跳
脫王帶已而訟於臺司副使李素僉事鄭穆捕治之尉
遂自首上跳脫及帶而諸生王琨者自言王後當領所盜
物且出其家譜壙中物皆備載焉於是按譜徵物舉王繪
像懸堂中則方面大耳巨目弓鼻紫面脩髯儼然可畏四
圍朽盡獨中心如故內一水椀其底寸許如撒攬瑩如金
色召回回辨之曰此玻璨椀乃歸琨像及壙中物十之一
而委庫吏鄭浩爲王治冢浩言壙中懸棺推之可動蓋已
被發墳前石人石
獸製極工巧云

黃滔咸鳳徐寅雕龍翁氏承贊號狎鷗翁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唐乾寧二年及第進士除四
門博士天福元年受太祖辟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
軍節度推官使錢塘與羅隱相得甚歡梁時強藩多僭位
稱帝太祖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
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
典則詩清淳半潤有貞元長慶風○徐寅字昭夢莆田人
登唐乾寧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已而太祖辟爲掌書記
待禮簡畧內不能平一旦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
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釣磯處慨然有長往志竟卒
於長壽之別墅寅才思敏絕黃滔爲節度推官太祖餽以
魚滔與寅方接談即請寅爲謝箋寅殊不經意援筆疾書
曰銜諸斷索裁從羊續懸來列在珊盤便到馮驩食處時
人大稱之其詩辭警敏類此○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唐
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
部員外郎後依太祖太祖待之殊厚遂以爲相勸
太祖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

荊南 武信王以梁開平元年據有荊州旋得歸峽傳襲
四世三王二帥至宋乾德改元國除凡五十七年

武信王 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西峽石人少好武有
膽氣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全忠鎮宣武
時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
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以子蓄
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以從
破青州功徙穎州防禦使太祖即位拜荊南節度
使末帝立封渤海王莊宗滅梁加王守中書令封
南平王後復稱藩於吳封秦王天成三年卒年七
十一謚曰武信葬江陵城
西之龍山在位二十一年

文獻王 名從誨字遵聖武信王長子爲人明敏多權
計累官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武信王薨
遂襲位吳授荊南節度使兼侍中復奉表於唐請
內附莊宗授荊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江陵尹賜爵渤海王改封南平王荊南地狹兵弱
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

原正朔歳時貢奉多假道荆南於是武信王及王常遣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慚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稱帝惟王所向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賴子又曰高無賴俚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也王性雅好馬常不惜千金求良駿竟沒世不遇以此爲恨乾祐元年十一月薨年五十八漢贈尚書令謚曰文獻葬龍山鄉在位十八年

貞懿王 名保融字德長文獻王第三子莫知其得立之因唐長興初以廕補太子舍人晉天福中遷荆南節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文獻王薨權知軍府事漢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歸峽觀察使周太祖即位加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進封南平王在位十一年薨時宋建隆元年也年四十一贈太尉謚貞懿亦葬龍山鄉至今有高氏三王墓云王迂濶淹緩無材能

一時政事悉委弟保勗焉

侍中 名保勗字省躬文獻王第十子貞懿王同母弟也起家領漢州刺史累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使貞懿王薨權知軍府事宋太祖拜荆南節度使保勗少多病體貌臞瘠頗有治事才至是淫泆無度日召倡伎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乃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娯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有佑客自嶺外來得龍眼一枝約四十圍共千枚獻於保勗保勗命作狠犴檻子置之名曰海珠蘗其玩物多此類也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建隆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贈侍中

侍中 名繼冲字成和貞懿王長子以廕授荆南節度副使保勗疾宋除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使乾德元年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出師湖南假道荆渚繼冲出迎宋師而延釗前鋒遽入州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纍井上給內人入輿多墮井死遂詣延釗納牌印畫籍其境內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入於宋率其將吏家族五百餘人朝京師授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高氏季興據有荆南三王二帥五十七年 初乾祐中貞懿王命工鑿池得石匣長尺餘扃鑰甚固亟屏左右啓之乃金篆六字曰此去遇龍即歇王甚秘其事至是高氏立國果盡於建隆之末

梁震隱士齊已詩僧王保義女幼通藝庭 梁震邛州依政人唐僖宗時登進士第流寓京師梁開平中歸蜀道過江陵武信王留之欲奏爲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爲彊藩屬吏即亡去又

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illegible]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王心重之震自稱前進士王亦時時呼爲先輩文獻王立固請退居監利王爲之築室於上洲上震披鶴氅逍遥若仙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王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歎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是終○僧齊已益陽人本佃戶胡氏子七歳居大溈山寺與諸童子牧牛天性穎悟常以竹枝畫牛背爲詩句多出人意表衆僧奇之勸令落髮爲浮圖時都官鄭谷在袁州以詩名齊已攜所爲詩往謁有云自封修藥院别下著僧牀谷曰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過稱已改得云别掃著僧牀谷嘉賞焉又有早梅詩中云昨夜數枝開谷爲點定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人以谷爲齊已一字師久之居長沙道林寺將遊蜀武信王習其名遮留之竟終於江陵自號衡嶽沙門有詩八百首名曰白蓮集齊已故贅疣至是愛其詩者或戲呼之曰詩囊齊已常于溈山林下遇一僧於指甲下出二劍凌空躍

王荅劉佚也時時爲人道之○荊南仙女者平江節度使王保義女也兒特聰穎不凡五歲通黃庭內外經及長善琵琶一夕夢洪水登山顚見金銀宮闕中有仙人披羽衣自稱曰麻姑傳以樂曲自是每夕輒夢遇之即指授音律歲餘得百餘調都非人間所曾有其尤者名指商以一指彈一曲更爲禮奇巳而適文獻王子保節復夢麻姑至曰即當相邀明日庭中聞雲鶴音樂仙女奄然而逝

北漢

世祖自漢乾祐四年稱帝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國除歷四主凡二十九年

世祖皇帝

姓劉名旻高祖同母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常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除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改河東節度使累加兼中書令隱帝遇害謀擧兵及聞迎子贇爲嗣喜曰吾兒爲帝吾又何

求乃罷兵已而郭威篡漢殺贇於徐州帝乃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遣使如遼自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遼遣燕王述軋冊命帝爲大漢神武皇帝更名旻七年周太祖殂帝乞兵於遼以伐周與周世宗戰於高平敗績帝被褐戴笠乘黃騮率百餘騎由鵰窠嶺間道馳去及歸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帝以高平之敗憂憤成疾尋殂年六十諡曰神武皇帝廟號世祖葬交城北山在位四年

睿宗皇帝

名鈞初名承鈞世祖次子幼而穎異性孝謹頗好學工書世祖既殂承鈞謂服喪以日易月非禮始行三年之喪奉表於遼自稱曰男遼主述律答之以詔呼爲兒皇帝遣使冊命爲天子更名鈞勤於爲政愛民禮士故雖兵戈不息而境內粗安宋太祖常因界上諜者謂帝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謂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帝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非家世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條以爲生故終其世不至大擧加兵馬在位十四年殂年四十三諡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仍稱乾祐者二年至三年始改元天會

少主

名繼恩本姓薛氏父釗晉初爲護聖營卒娶世祖女生繼恩高祖典禁兵以釗從子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所用高祖後領方鎭爵位通顯妻以世祖女視永寧公主故姊妹行也常貴倨居中釗罕得見釗快快一日乘醉求見引佩刀刺之世祖女奮衣得脫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時繼恩尚幼世祖以睿宗無嗣令養爲子繼恩皤腹多鬚長上短下乘馬即魁梧徒步

即侏儒昏定晨省無違禮睿宗殂嗣皇帝位獨處一室行喪供奉官侯覇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叉扃其戶帝驚起繞屛走覇榮以刃揕其胸弑之郭無爲使人梯屋入殺覇榮並其黨在位六十餘日年三十四

英武皇帝

名繼元世祖女再適何氏所生者未幾何死世祖女亦歿睿宗復撫繼元爲子天會初授檢校司徒歸義府都督加太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少主時復進太師兼太原尹少主遇弑郭無爲迎立之帝美風儀善談論通禪學踐祚後御下最刻臣下有忤意者必族其家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自將伐之帝出降詔授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出爲保康軍節度使淳化中薨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在位十二年仍稱天會者五

年至六年始改元廣運

北漢劉旻漢高親弟子傳劉鈞血食不替父尊遼主稱兒皇帝薛氏繼恩外甥承繼姊嫁何氏再生繼元亦承乃位孽龍蜿蜒入宋國除二十九年當是時也五季乘遷前後十國割地稱尊據有其土傳及子孫滄桑三變遂不復存烏啼霜夜月照海門珠宮寶殿水跡潮痕討十尋論使我心煩安從白帝問彼真源

四言史徵卷七終

四言史徵卷八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頖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麟德蔚窯甫較訂

宋紀 凡九主合一百六十九年

太祖皇帝

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仕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天水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廣順初補東西班行首世宗立拜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累遷殿前都指揮使世宗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

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恭帝立加檢校大尉領歸德節度使會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匡胤出師禦之夕次陳橋驛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願立點檢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擁逼還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色尚赤臘用戌以火德王都汴梁在位十七年崩壽五十諡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廟號太祖葬永昌陵建元 建隆 乾德 開寶

五季相乘席不及暖宋祖得國猶如掌反以視漢周豈甚相遠及其踐阼列國削平推心置腹盃酒釋兵雖曰人力

蓋以天典制禮作樂治定功成道德仁義文物聲明
之法不行殿庭罵辱之語不及公卿晩好讀書義知大
十有七年垂統三百以貽子孫有典有則比於漢唐孰爲
優劣太祖深思唐末藩鎭反亂生民塗炭桮酒釋兵權一朝除痼疾貽謀遠哉太后杜氏太祖
之母子爲天子富有九有愀然不樂服膺良以得道斯尊
失道則否天子失馭不得黔首金匱之盟誠堪遵守惜也
遺命遂戕於口太后杜氏定州安喜人父爽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歸宣祖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太祖即位尊爲皇太后拜於堂上太后愀然不樂曰吾聞爲君難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太后疾亟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對曰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如教太后顧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普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后遂崩謚昭憲
趙普書記翊運元功帝幸其宅夜
值雪風熾炭燒肉裀設地中普妻行酒和樂且同彈丸黑
子見解何明功加太祖德累太宗金受吳越誓背前盟巳
誤再誤先意逢迎魏王燕王遂此不終普字則平幽州薊人沈厚寡言初爲永興軍節度劉詞從事太祖拔滁州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太祖鎭宋州表爲掌書記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遷樞密使范質王溥魏仁浦罷相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更衣冠一日大雪向夜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他日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笑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中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改封許國公以老疾乞骸骨拜太師封魏

國公卒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追封眞定王謚忠獻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晩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巳任嘗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爲戒役皆如其所言他日太宗以傳國之事訪之曾普曰太祖巳誤陛下豈容再誤邪其後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君子惜之眞宗咸平初追封韓王
曹彬器識
端懿有聲受知太祖總戎專征定蜀平唐師不留行秋毫

無犯全活生靈仁恕清愼沒世名稱

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

都知兵馬使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爼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隸世宗帳下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初遷西上閤門使使吳越致命訖即還遷引進使初太祖典禁旅彬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敢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詔伐蜀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兩川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若之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劉光毅破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七年伐江南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於白鷺洲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進圍金陵吳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衂彬每緩師冀其歸服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全保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

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八年封魯國公眞宗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甍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不名下吏每自事必冠而後見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子璨珝瑋玹玘璨字韜光累官天德彰化保靜武寧忠武河陽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武懿珝娶秦王女興平郡主仕至昭宣使瑋字寶臣累官昭武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玹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琮西上閤門副使謚忠恪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

潘美爲將威名素擅受命征伐削平兩漢

美字仲詢大名人少倜儻隸府中典謁周世宗爲開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補供奉官遷西上

閤門副使太祖受禪授潭州防禦使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克富川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又下韶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進拔韶州鋹窮蹙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

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鋹復遣其
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
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編竹木爲柵堅壁以待美遣丁
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
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鋹衆大敗長
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露布以聞
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征江南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
曹彬偕往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太平興國初攻南
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判
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及班師命兼三交
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嘗巡撫至代州既秣馬蓐食俄而
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銜枚奪擊大破之封代國公
改忠武軍節度使進封韓國公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等
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
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
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未幾改都部署判并
州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子惟
德至宮苑使惟固西上閤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
儀使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美第八女即章懷皇后也美後追封鄭王

范質王溥魏仁浦同時三相守信懷德節鎮宿將竇氏五龍儀儼侃偁僖儀最聲望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九歲能屬文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
爲封丘令晉天福中以文章干宰相桑維翰深器之即奏
爲監察御史未幾爲翰林學士知制誥漢初加中書舍人
周祖征叛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
誰爲此辭使者以質對歎曰宰相器也恭帝嗣位開府儀
同三司封蕭國公太祖北征爲六師推戴質與溥等降階
受命宋初加兼侍中進封魯國公二年九月卒年五十四
將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碑質力學強記性明悟舉進士
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重之自以登第
名在十三亦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其後質登

相位爲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疑同云太宗嘗稱之曰
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
一死爲可惜爾○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漢乾祐中舉進
士甲科爲秘書郎時李守貞據河中周祖將兵討之辟溥
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
祖籍其名將按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
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恭帝嗣位加
右僕射宋初進位司空開寶二年遷太子太師太祖顧謂
左右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見其比
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七年八月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
文獻溥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顯位者甚
衆頗吝嗇父祚初爲郡小吏有心計歷晉漢周宋頗領牧
守能貨殖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溥在相位祚以宿州防
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
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溥諷
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
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梃將擊之親戚勸
諭乃止○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幼孤貧母爲假黃縑
製暑服仁浦年十三歎曰爲人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
貸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辭母詣洛陽濟河沉衣
中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晉末隸樞密院爲小史任職
端謹儕輩不能及契丹入中原仁浦隨衆北遷會契丹主
殂於真定仁浦得脫歸漢祖起太原次鞏縣仁浦迎謁道
左即補舊職時周祖掌樞密召仁浦問闕下兵數仁浦悉
能記之手疏六萬人周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遷兵房
主事周祖即位爲樞密副承旨俄遷右羽林將軍充承旨
世宗即位累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
使世宗欲命仁浦爲相議者以其不由科第世宗曰古人
爲宰相者豈盡由科第邪遂決意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
尚書宋初進位右僕射開寶二年卒年五十九贈侍中景
德四年謚宣懿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
當時稱其長者○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父禹鈞儀十

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爲景延廣記室漢禮部員外
郎周翰林學士淮南平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恭帝
即位遷兵部侍郎建隆元年遷工部尚書罷學士會翰林
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得宿
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
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
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乾德改元太祖先諭宰相曰年號
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宮人入内太祖見其鏡背
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召儀問之
儀對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太
祖大喜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俄加禮部尚
書四年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
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
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竇
氏五龍儼至禮部侍郎侃至起居郎偁至參知政事僖至
左補闕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卿士竇儀質重嚴整有家

法閫門敦睦人無閒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爾偁有
渠尚可加也○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事周祖得隷帳下以
功歷遷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太祖即位遷侍衛馬步
軍副都指揮使改領歸德軍節度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
事建隆二年移鎮鄆州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部指揮使詔
賜本州宅一區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
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
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
敢有異心陛下何爲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
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信等謝曰臣愚
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
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
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
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威武郡王諡武烈守信累任
節鎮專務聚斂積財鉅萬尤信奉釋氏在西京崇德寺募

民輦尨木驅迫甚急而備直不給人多苦之○高懷德字
藏用眞定常山人倜儻有武勇父行周歷延潞二鎮留守
洛都節制宋亳皆署以牙職晉開運初遼人侵邊以行周
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始冠白行周願從北征行周壯
之許其行至戚城遇遼軍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
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
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漢初行周移鎮魏博及再領
天平以懷德爲忠州刺史周祖征慕容彥超還過汶上寵
賜行周甚厚并賜懷德衣帶絲繒鞍馬行周卒召懷德爲
東西班都指揮使從征淮南知廬州行府事尋遷岳州防
禦使南唐將劉仁贍據壽春舒元據紫金山以抗周師世
宗命懷德率帳下親信數十騎覘其營壘懷德夜涉淮邏
明賊始覺來戰懷德以少擊衆擒其裨將以還盡偵知其
形勢强弱以白世宗世宗大喜一日按轡淮壖以觀賊勢
見一將追擊賊衆奪槊以還令左右問之乃懷德也召至
行在慰勞許以節鉞恭帝嗣位擢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領江寧軍節度又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
拜殿前副都點檢移鎮滑州尚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
馬都尉以平李筠功遷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尉加同平
章事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改鎮曹州封冀國公太平興
國七年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諡武穆懷
德將家子練習戎事不喜讀書性簡率不拘小節善音律
自爲新聲度曲極精妙好射獵嘗三五日露宿野次獲狐
兎累數百或對客不揖而起由别門引數十騎從禽於郊

樊若水者南池州人進士不第垂釣江濱緣度廣狹浮梁
駕津背國賣主人而不仁

開寶七年帝遣曹彬等伐江南
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
以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釣魚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
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
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及師南下以若
水爲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采石不

差尺寸後主閣作浮梁語侍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
江無爲梁之事後主曰吾亦以爲兒戲耳及大軍渡江竟
若履平地焉 隱士陳摶棲逸華峰讀書善易樂道固窮天下將
定運知始終鳳辭丹詔鶴夢蒼松玄豹霧隱白屋雲封不
聞不見希夷先生 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
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
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
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武當山九
室巖可以隱居摶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
杯移居華山雲臺觀止少華石室往寢處多百餘日不起
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
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
主當以致治爲念柰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

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就放還所止及聞太祖代周摶曰天
下自此定矣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
朝摶隱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
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
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
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
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
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
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
脩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
號希夷先生留闕下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
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
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摶太數有終聖朝難
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張超谷中如期而
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
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

戳音濁築也舂也

養及還丹之事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
餘首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關西
逸人呂洞賓有劒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
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摶齋中人咸異之

太宗皇帝

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宣祖第三子太祖同母弟也隆準龍顏性嗜學工文業多藝能
仕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以帝爲殿前都虞
候領睦州防禦使大內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開
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封晉王序班宰相上太祖受
命杜太后傳位於帝帝嘗病亟太祖往視之親爲
灼艾帝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
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也
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更名炅在
位二十二年崩壽五十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
帝廟號太宗葬永熙陵改元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長君次立太宗承兄沉謀英斷列國削平輕徭薄賦與民
更生五兵不試禾稼薦登禮部貢士親試殿庭三甲及第
臚唱承明瓊林賦詩宴賜恩榮功德炳煥國以永寧若夫
後議事理多背踐阼改元曾不少待一弟 秦王廷美 二姪 燕王德昭
岐王德芳 活死生害后不成服大義惡在 開寶皇后宋氏崩羣臣不成服翰林學士
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貶滁州 斧聲燭影迹尤暗昧 李燾長編
云太祖不豫壬子夜大雪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聞
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
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俄而太祖崩時漏下四
鼓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

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宋琪執政歲中四遷老民多幸五福俱全

琪字叔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幽地以奉契丹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六年也幽帥趙延壽辟琪為從事會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歷漢周宋皆為從事乾德九年至護國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為程羽賈琰抑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遷太常丞出知大同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為盧多遜所沮攻部官郎中七年與王仁贍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刑部尚書趙普出鎮南陽遂與李昉同拜平章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端拱二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上平燕十策帝頗采用之至道二年拜右僕射九月被疾令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叙大抵謂洪範五福人生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

數百字而卒年八十贈司空謚惠安

李昉為相無赫赫聲善人君子為帝所稱

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舉進士為秘書郎直弘文館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為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為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為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知貢舉復知貢舉太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從攻太原以勞拜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與宋琪俱拜平章事雍熙元年加中書侍郎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乃罷昉為右僕射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五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尊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多怨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為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素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有文集五十卷

張氏齊賢洛陽謁帝條陳十策以手畫地留輔太宗一榜及第四踐兩府九居八座康寧福壽人生莫過

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從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

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遷知忻州尋召還改左拾遺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頻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

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
難非盡由敵國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
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
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
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
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
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陛下愛
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赴
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
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愼擇通儒分路採
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斂苛重者改
而正之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敢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
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
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召還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
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

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齊賢選廂軍二千誓衆慷慨
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爲
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
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并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
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
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
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
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
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
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拜工部
侍郎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
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
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四
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景德

二年改吏部尚書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
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
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
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
間意甚曠適七年夏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資
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
活喜提奬寒雋凡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
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
此少之

呂氏蒙正父曰龜圖妻出劉氏與子同居淪躓窘乏

備極艱虞狀元參政朝士譏誚陽爲不聞終不與校夷簡

富弼預知必相寬簡重望精識雅量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擢太平興國二年進
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代還授著作郎直史館加
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

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
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卒詔起復還都官郎
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
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
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
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
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
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
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
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者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
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右正言宋沆上疏忤
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
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宴上語之曰五
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
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
覽庶政萬事粗理毎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

人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眞宗即位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嘗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絳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文穆

楊業無敵太原驍將帝重知邊禦虜北上力戰被擒絕食身喪陳家谷口英風慨慷

楊業幷州太原人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嘗謂其徒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由用鷹犬逐雉兔爾弱冠事劉崇爲保衛指揮使以驍勇聞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敵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既而孤壘甚危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繼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見業大喜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師還授鄭州刺史帝以業老於邊事復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鴈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蔚州刺史王侁順州團練使劉仁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護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業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蒙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强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

類矣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甚詔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大將軍潘美降三官監軍王侁除名隸金州劉文裕除名隸登州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氊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士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之用朔州之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貴殺數十人矢盡遂死餘亦死無一生還者聞者皆流涕子延朗延

浦延訓延瓌延貴延彬延朗改名延昭屢官高陽關副都
部署治兵護塞有父風契丹畏之目爲楊六郎子文廣爲
定州路副都總管
遷步軍都虞候
程蔚窯曰燭影斧聲迹疑事曖當時史氏未求眞實情
事而書之是當時史氏之失也何者誠爲推刃也則宜
直書勿諱用孰董狐之義若非也當變其辭不可存疑
何獨於彌留之項約畧數語致啓後來鼓古之徒雌黃
其間使太祖一代開基仁聖之君有不得正命之訾太
宗一葉太平天子逦蒙大逆之詬然以天道論之福順
禍逆理自不爽且曰爲善未必蒙福況爲惡乎豈有親
身弑其君且爲兄而饕天位竟終其身福澤不衰者乎
此往古至今無此理也太祖孝子也友兄也是能遵太
后遺命以天位不傳子而傳弟者也此心在當日太宗
已能諒之其於壬子夜可不必手刃而得之者也然所
致疑之迹在登位後德昭自殺廷美憂死而疑此夜有

此也夫法當究實罪不追疑趙盾弑其君實有賊而重
不討此又非其倫也當時史氏直宜曰太宗不能委曲
推誠保全骨肉致違太后遺訓其於孝悌之道兩亡焉
以此著其罪可也何以燭影斧聲約畧數語若微示弑
逆然誠非也況趙普云太祖已誤可知其際是明授受
非攘之也陛下豈堪再誤可知太宗初心猶未忍遽違
遺訓也則太宗失其孝悌之道實普啓之史稱
普非純臣信然然卒不可以聲影厚誣太宗也

眞宗皇帝

名恒太宗第三子母曰元德皇后李氏乾
德六年生於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右足指
有文成天字幼英睿姿表特異太祖愛之育於宮
中嘗登萬歲樓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
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比就學受經一覽成
誦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
改名元侃淳化五年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
尹至道元年立爲皇太子改今名仍判府事三年
三月太宗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五年崩壽五十
五諡曰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
皇帝廟號眞宗葬永定陵改元 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眞宗皇帝英姿不羣景德以前繼世賢君祥符以後矯誣
上神天書屢降聖祖來臨東封西祀制作紛紜道教道號
狂悖羣臣 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眞迎眞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嘆也
呂端包荒齊
一得喪姿儀瓌秀雅有器量小事糊塗大事不妄與準 寇準

同列而常相讓 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歷著作郎直史館太祖即位
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八年知成都府改祠
部員外郎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
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有發
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未幾復舊官爲樞
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
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眞台
輔之器也歲餘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
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
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
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
相端焉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
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
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僚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
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扎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

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疾太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歳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加右僕射監修國史明年夏被疾以太子太保罷在告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

北門鎖鑰曰寇萊公善斷大事奇氣剛中澶淵之役頗自矜功薦謂丁謂毀旦王旦語失折衷急欲求還天書籍進不學無術病於張詠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毋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上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屛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

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以喜怒爲進退馮拯劾其擅權罷知鄧州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并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冬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進貝魏中外震駭叅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

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奏曰寇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邪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環守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死焉契丹大懼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歳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

罷兵準之力也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
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
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爲其有社
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
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
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爲之不悦
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
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明
年罷爲刑部尚書知陝州從封泰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
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
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時巡撿朱能
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
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須命準上之準從上其書遂拜中書
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三年進尚書右僕
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后預政於內準密令
翰林學士楊億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

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因力譖準
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
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
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明日上以聞乃誅懷政
謂與皇后謀幷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降準爲太常卿知
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
日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畏謂威莫敢對乾興元年再
貶雷州司戶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
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
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慚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
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
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
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
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
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旣卒
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

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
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歲時享之歿後十一年復其官爵贈
中書令謚忠愍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
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
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
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
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
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史論曰準論
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
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爲萬世龜鑑

風度端凝李文靖

沆內行修謹天性直諒心知少主志無定向預識丁謂難居人上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
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
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
召入翰林爲學士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

凝眞貴人也淳化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眞宗即位遷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累加門下侍
郎尚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
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
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
遂寢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
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爲
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
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
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
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
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
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
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
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
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

骫音委 骳皮上聲 曲也

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
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日抑之使
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
始伏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嘗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
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
沆曰吾非不知也今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
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
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
拜揖尚周章失次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
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耳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嘗讀
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
卒年五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性直諒內行修謹
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

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
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
屑慮家人勸治居第沆曰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
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
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

旦爲相遂養含章時措得宜國體不傷契丹借幣西夏假
糧一言而定聞者恐惶平生無過肆外閎中天書骫骳死
而猶惆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
顯於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多陰德嘗手
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旦幼沉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
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
夕守吏聞群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入爲
著作郎淳化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錢若水有人倫鑒見
旦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累進
兵部郎中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咸平
三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
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
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
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徒
入不得傳播及駕還加尚書左丞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王欽若忌準以城下之盟傾之
帝常怏怏不樂欽若請封禪泰山降須天瑞以鎮服四海
誇示外國乃可滌恥帝思久之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
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
黽勉而從帝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
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
復異議大中祥符初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
累遷門下侍郎拜司空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帝益

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何如仁宗
爲皇太子張士遜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不在學
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
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
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
除之契丹得之大慚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
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
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
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
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
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
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
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
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
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
密院準大慚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準罷

樞密使托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旦乞留之樞密兩府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眞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爾後謂果如言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毁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屢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毁人天禧初進位太保復加太尉兼侍中領玉清昭應宮使以疾求避位入見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因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謂其子雍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之失死而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薨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乖崖政績　元之學藪　骯髒自信　道不偕偶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乙科除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累遷荊湖北路轉運使太宗聞其強幹召還擢樞密直學士出知益州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咸平初入拜給事中三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知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五年眞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還吏部侍郎帝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中歲瘍生腦願如巾幘求知潁州眞宗以其公直有時望不當莅小郡命知昇州大中祥符三年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腦瘍代還復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顯求霖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所持且欲得

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過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其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卞急尤不喜人拜已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公沆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〇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城武主簿徙知長洲縣端拱初召試擢右拾遺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至郡十五日

召為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孝章皇后崩遷梓宮於故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移知揚州出知黃州州境二虎鬭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偁辭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孫何丁謂輩多遊其門

欽若神仙紫微黃庭道家科儀夜聞經聲丁謂封禪孜孜不暇黨惡醜正幾敗國家林特心計陳狐九尾再益承珪時號五鬼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

軍新喻人擢進士甲科累官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進司徒封冀國公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然知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嘗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此類也又性傾巧敢為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其後仁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襃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于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州人少嘗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

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饒州累官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評章事兼太子少師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郎為山陵使坐與內侍雷允恭交通降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以女道士劉德妙老君妖誕事貶崖州司戶參軍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辭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及謂貶綬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謂機敏有知謀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為詩至于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初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

也○林特順昌人時丁謂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之特性邪險善附會當時與陳彭年等號五鬼仁宗即位以戶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三班院特體素羸然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陳彭年撫州南城人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鉉為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遊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然佻薄好嘲詠以辭章遭遇天子久居翰林清秘人譽其官銜為一條氷及升內閣而諂附王欽若丁謂人譏其性行為九尾狐○劉承珪楚州山陽人建隆中補內侍高班太宗即位超拜北作坊副使真宗立加莊宅使累官撿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宮觀承珪悉預聞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

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配享功臣特詔塑其像於太宗之側

仁宗皇帝

名禎初名受益眞宗第六子母曰李宸妃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劉氏無子取爲已子養之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於色七年封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進封昇王九月立爲皇太子更今名乾興元年眞宗崩即皇帝位時年十三劉太后垂簾聽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在位四十一年崩壽五十四謚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葬永昭陵改元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

仁宗御極太后臨政及親萬機不絿不競恭儉仁恕出於

天性夜思燒羊復戒口奉天書殉葬超識破衆聖主賢臣

慶曆作頌四十一年執玉絳霄深山窮谷奔走悲號如喪

考妣八音寂寥元昊稱帝自我西郊

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遇水旱或寄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址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爲常戕賊物命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于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狀元宰相有曰王曾眉

目如畫資質端凝省部廷試皆第一名恩欲歸已怨使誰

承名言不多具見生平

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由鄉貢禮部廷對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授秘書省著作郎遷翰林學士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亦安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

遷禮部尚書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爲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諡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

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

呂氏夷簡

三居相公柄國最久主眷彌隆然於國事頗亦變通屈伸舒卷操術能工謀廢郭后積忿於中王曾富弼兩賢不容

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爲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累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於屛風將大明之仁宗即位以給事中叅知政事遷尚書禮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聖末加中書侍郎宸妃李氏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何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卿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

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責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崇勳皆如其言太后崩帝始親政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欲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將廢后夷簡先勅有司勿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

遂廢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於是二人皆罷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慶曆三年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感風眩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乃授司徒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知諫院蔡襄復言之夷簡因請老以太尉致仕既薨帝見羣臣泣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又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范仲淹獻百官圖論遷除之獘夷簡指爲狂肆斥於外時論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

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爲世名相

范氏仲淹

風節犖犖名教是礪士氣是作書遺宰相本其所學繼行其志其言不怍天下已任先憂後樂腹中甲兵霜鋒錯鍔韓范齊名西人膽落當國未久事業不作有子四人過庭有學仁忠禮靜粹得其略

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世家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仲淹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仲淹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遷大理寺丞以晏殊薦爲秘閣校理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曰奉親於内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仲淹曰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爲詔中外勿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有遺命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决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

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廼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由是罷知饒州歲餘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荅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爲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奏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尋徙杭州再遷户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頴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仲淹内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静純粹得其畧

武襄狄青起

自行中二十五戰常爲先鋒披髮銅面戰鬬不同左氏春秋受之范公仲淹刻志讀書兵法悉通崑崙夜絶最爲奇雄

儂智高死不敢貪功愼密寡言保全始終遺謝告身不附狄梁何如崇韜墓拜汾陽

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爲騎御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累加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眞定路副都總管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

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元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僭稱南天國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仁宗猶以爲憂以青爲荊湖宣撫使諸將皆受青節制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恐青至有功亟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明日青將前陣沔將次陣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絶崑崙關歸仁鋪賊既失險悉衆來拒執大盾標鎗衣絳衣望之如火青陣少却先鋒孫節死山下沔等懼失色青起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其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其衆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智高夜縱

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得屍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已而智高爲青破皆如其謠還護國軍節度使還至京師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壅馬足不得行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爲人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既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加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

遣之

庠也端揆祁也學士人稱二宋兄弟媲美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從開封之雍丘父玘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於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眞君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太子中允累遷翰林學士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愛信幼子與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僞造敕牒爲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出知河南府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英宗即位移鎭武軍改封鄭國公請老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庠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

吾終身弟爲也○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曰弟可先兄乎乃以庠第一而祁爲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贈尚書諡景文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稾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

韓琦登第臚唱五雲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風骨秀異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遇事敢言前後凡七十餘疏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任福違琦節度沒於好水川琦上章自劾奪一官知秦州尋復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咸感恩威不敢輒犯邊境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
嘉祐元年爲三司使拜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遷昭文館
大學士封儀國公帝得疾不能御殿包拯范鎮以立嗣固
根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
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
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
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
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
是況陛下乎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
呂誨皆有請帝遂立宗實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加琦門
下侍郎進封衛國公帝既輔立英宗人或語及定策事琦
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
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
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
遂成嫌隙琦與歐陽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
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

曲進言太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
太后不得辭其責太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
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
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
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
疾愈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治平三年帝寢疾
琦請早建儲立穎王神宗御史中丞王陶劾琦出判相州
坐辭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
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王安石用事
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不聽安石沮琦六年還
判相州八年六月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櫪
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
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勳贈魏郡王
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

鄭公富弼兩使契丹

金革不用國體以全初往女卒再往生男家書亂意輒焚
不看柄政當國職任百官確守典故不崩不騫番番良士
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
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
舉茂才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召爲開封府推
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
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後
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慶曆二年契丹屯兵境上遣其
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
測莫敢行呂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歐陽修引顏真卿使
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
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
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弼見契丹

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
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
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
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
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
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
曰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
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
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
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
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
者祖宗故地耳弼曰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
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
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
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豈若歲幣無窮
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

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執政故爲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之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弼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往聞一子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及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

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夏竦中弼以飛語出知鄆州歲餘謗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澤林陂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又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弼爲相守典

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于其閒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于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從汝州詔入覲神宗從容訪以治道明年召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元豐六年八月薨年八十贈太尉謚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脩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

潞公彥博　公忠直諒　尊德樂善　不卑不亢　臨事果斷　巖廊重望　五十餘年　四朝將相（仁英神哲）　總理庶務　精練幹當　貫串古今　名家不讓　六日一朝　高步不杖　遼使來聘　問年何壯　天下異人　却立拱向　太師忠烈　九十二竟

叶居亮切姜去聲○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諱改爲彥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遷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慶曆七年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討之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勵風俗御史唐介劾彥博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

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師宰相宿衛殿廬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等持重衆心以安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英宗即位除侍中徙鎮淮南入爲樞密使時王安石多變舊典彥博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爲安石所惡力引去元豐六年請老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詔爲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四年薨

年九十二謚曰忠烈彥博遠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謨故事與焉

包孝肅拯爲政嚴明關節不通人以其笑比黃河清

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歷遷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六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嘉祐七年五月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趙清獻抃琴鶴作對世人標表至行純粹

露香告天屋漏不愧學道有得死不亂位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景祐元年舉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時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王士端人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以寬爲治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唯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

抃曰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安石不能對因上言制置條
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辨自用詆天下公
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
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
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
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
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
州改青州時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治
益尚寬蜀郡晏然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
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
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擧兩浙常平
以便養屼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元豐七年卒年
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
平生不治貲業不蓄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
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
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

不同要之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屼訣詞氣不
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
及云初抃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爲作
孝子傳及屼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毀死
人稱其世孝

歐陽文忠學識精確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駢
偶自爲古作韓愈遺稾得而慕學苦心探賾文章渾噩及
知貢擧痛抑時格文體一正少變澆薄論事切直獨見風
裁聖主褒嘉何處得來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
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
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
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
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稾於
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
馳而追與之並天聖中擧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
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
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召試學士院
爲館閣校勘范仲淹貶知饒州司諫高若訥獨不言脩貽
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
陵令慶曆三年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
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
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拜右正言知制
誥奉使河東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
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
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
間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
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
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
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

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指以
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
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
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
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
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帝惻然
怪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小人恐脩復
用僞爲脩奉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嘉祐二年
知貢擧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
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
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唐書成拜禮
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時東宮猶未定韓琦等協定大
議兩宮交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
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
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帝
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

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
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
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禮又無加爵之道故
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
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
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
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
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
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杜門請
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
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
知青州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汗衊年六十即連
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
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
八月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
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

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脩幼失父母
嘗謂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
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
其死也其平居敎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
之終身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
至民便之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
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
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屛處未爲人知脩即
游其聲譽謂必顯于世篤于朋友生則振拔之死則調護
其家好古嗜學凡周秦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綴
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
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
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
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曾鞏文章本原

六經上下馳騁愈出愈工行義政事稍遜時稱

鞏字子固建昌南豐
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
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
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
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知齊洪州皆有異
政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
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過闕神
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
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拜中書舍人
尋掌延安郡王牋奏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
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
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
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
過也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
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

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
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
著嘗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
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葛宮善頌寀也善詩靈椿未老丹桂生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
堂書記善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眞宗
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
南充縣以惠政聞徙知滁秀二州積官秘書監太子賓客
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弟寀亦以進
士爲光州推官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
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
有餘裕哉即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
慕李商隱有西崑高致子書思踵登第有篤行仕至朝奉
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時謚曰清孝
兄書元望江令子勝仲孫立方皆以學術至侍從世
爲儒家故史論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矣哉

英宗皇帝

名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商王元份之孫太宗曾孫也母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帝於宣平坊第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仁宗無嗣嘉祐中宰相韓琦等請建儲仁宗曰宗子已有賢知可付者卿等其勿憂時帝方服濮王喪六年起爲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帝以終喪辭奏四上乃聽喪終復授前命又辭七年許罷宗正復爲岳州團練使立爲皇子改今名帝聞詔稱疾益堅仁宗以大義責之帝乃入見遷齊州防禦使封鉅鹿郡公八年仁宗崩奉遺命即皇帝位因有疾詔請皇太后曹氏權同處分軍國事宦官讒間兩宮不和宰相韓琦歐陽脩等調護而後安在位四年崩壽三十六謚曰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廟號英宗葬永厚陵改元　治平

英宗入繼濮王之子天性篤孝讀書好禮仁宗建儲固辭不起及其臨政深得君體野無遺賢朝有遠猷惜以疾疢未竟厥美至德高風咏歎何已

帝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濮安懿王甍以所服玩物分諸子帝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玉吏以告帝曰眞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鬻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帝亦不問初辭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厨而已既爲皇子愼靜恭黙無所猷爲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名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千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

仁英神哲曹高向孟元妃淑德四廟四聖曹皇太后聽政權朝引經決事已意不撓檢柅曹氏不假分毫垂簾一載宮省肅高

慈聖光獻曹皇后眞定人樞密使周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明年夏帝疾

愈即命撤簾還政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帝致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元豐二年崩壽六十四葬永昭陵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爲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復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於濮王宮賜名仲鍼授率府副率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封安國公帝隆準龍顏動止皆有常度而天性好學問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侍講王陶入侍帝率弟顥拜之中外翕然稱賢加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名治平元年進封潁王三年英宗不豫宰相韓琦請建嘗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英宗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英宗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或批言曰必潁王也遂長而賢方平請書其名英宗力疾書之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崩帝即皇帝位在位十八年崩壽三十八歲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廟號神宗葬永裕陵改元 熙寧 元豐

神宗皇帝天資不凡當初即位詔求直言勵精圖治大有爲焉當是之時文 彥博 富 弼 范 仲淹 韓 琦 歐陽 脩 司馬 光 俱爲大賢乃相安石 王安石 任之太專欲治太疾聽言太偏青苗保甲所在賦錢祖宗良法幾經變遷擯棄元老 文富韓范歐陽等 擯斥諫官 范鎮呂誨等 天下洶洶騷動不安小人進用 呂惠卿鄧綰曾布等 君子去焉禍亂日起識者謂然安石初志學古入官掩詐孔孟[illegible]跨[illegible]文行其高聲[illegible]源深其說辯博輒數百言衆不能詘得君而專但不曉事性執拗偏所爲迂闊政多更翻青苗爲害賣有繁言垢面不洗垢衣袢延封金置

粱儉奉薄飡兩眼多白甚似王敦 李師中在仁宗朝因邸吏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

鄧綰曾布引以爲援 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且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誠不世之良法又貽書安石極頌其美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布字子宣南豐人與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户參軍從開封以韓維王安石薦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

傳法護法

當時哄傳 安石罷相知江寧府薦韓絳呂惠卿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彼福建子晚乃悔懵 呂惠卿泉州晉江人逢迎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

割地喪威來日大難 遼使蕭禧來言河東疆界帝問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其子王雱慓悍陰殘未冠登第大言不慚睥睨一世不做小官囚首跣足手攜婦冠新法不行首梟富韓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

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脩起居注辭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詔越次入對二年拜參知政事唐介言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更變帝不以爲然謂安石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帝曰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帝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

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土地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

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八年復拜相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封舒國公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

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庭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已意辨論輙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雱字元澤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

欲領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辛年三十三

安石二弟不黨其兄禮安禮**救蘇軾國**安國**折惠卿聚斂太急知人不明**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呂公弼薦于朝累遷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卿

第去勿漏言軾方貫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軾以故得輕貶進知制誥歷拜中大夫尚書左丞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知揚青蔡三州紹聖二年卒年六十二〇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以斆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舉進士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問曰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廷試三元前有王曾復有宋庠繼有馮京宰相執政不愧科名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儁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貴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召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微弱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神宗立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徙成都府復召知樞密院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讀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卒年七十四贈司徒謚文簡

新法鬻廟方平上書宋閼伯廟不爲賈區用兵起獄言何侃如

張方平

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還知制誥累遷工部尚書英宗立遷禮部尚書神宗即位請約山陵費省什七八嘗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安石行新法方平極論其害帝憮然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

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晩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巍然不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項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拱辰北使禮重契丹琵琶侑酒少年狀元 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原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慶曆元年爲翰林學士拜御史中丞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之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至和三年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

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請將何辭拒之時三路籍民爲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户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帝悟于是第五等户得免哲宗立徙鎭彰德加檢校太師是年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范鎭坦白質直老成不言人過溫厚和平大節大義裁斷詳明福養中和患消未萌知名勇功不居其名司馬君實**同好詠彼平生生互爲傳死則作銘** 鎭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實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鎭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士皆異之仁宗時爲起居舍人知諫院帝天性仁厚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汙人以帷薄不可明之事鎭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闊畧不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鎭獨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拜疏言之不報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知制誥進翰林學士英宗立以濮議忤歐陽脩治平三年韓琦求去鎭草批荅引周公不之魯爲辭脩爲帝言鎭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帝不悅罷知陳州神宗立復以翰林學士兼侍讀論青苗疏五上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户部侍郎致仕鎭謝表有云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

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鎭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獨何心哉哲宗立拜端明殿學士欲以爲門下侍郎鎭固辭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封蜀郡公元祐三年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鎭清白坦夷恭儉愼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衆前不少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平生與司馬光相得其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鎭傳言其勇決鎭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贛神宗聽察於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

呂誨獻可三居言職凡三見黜古之遺直 誨字獻可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

中侍御史劾樞密使宋庠詔罷庠而用陳升之誨又論升之亦出知江州上疏請早建皇嗣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爲侍御史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爲皇伯中書不以爲然誨引義固爭遂劾韓琦五罪又劾歐陽脩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即上還告勅居家待罪乃下遷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復知諫院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遂上疏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疏十事初托疾及除知江陵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遜避承重任而不辭二也侍講侍讀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

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美威權六也貶黜異已專權害政七也奏對不知敬畏爭論遂致喧譁八也上力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九也邦國經費在十三司乃額外增員十也誠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才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餙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乃出知鄧州誨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寢疾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矍然而起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

鄭俠小官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空一舉功雖未成心可共觀

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議俠感爲知已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喻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爲苦雖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稗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城民買麻籸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

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可爲流涕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

褒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復爲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謂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㬵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爲黨與俠行至太原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從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貴富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於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在英時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唯一拂故又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忽夢鐵冠道士遺之詩視之乃子瞻也歎曰吾將逝矣作詩云似此平生只籍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今身畔無餘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授其孫嘉正而卒年七十九

里人爲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嘉定中追諡曰介

周孔不作　道學不明　周程張邵　表章六經　春陵周氏　博學力行　太極通書　至大至精　孔顏樂處　源流二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歷虔乘轉運判官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敦頤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又著通書四十篇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顥程頤　是爲二程　大程夫子　明道先生　出入老釋　歸本六經　充養和粹　反身而誠　二程夫子　號曰伊川　名儒侍講　聖學薪傳　天下治亂　宰相仔肩　君德成就　責在經筵　尤好誨人　多所成全

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河南舉進士調上元主簿熙寧初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從容諮訪顥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主上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顥被旨赴中書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居八九月遂乞

去言職改僉書鎮寧軍判官知扶溝縣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卒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廷○頤字正叔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召爲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

謨議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請以必能養成聖德願毋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誦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务加玩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不能平合攻軾頤宗愈等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以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大觀元年卒年七十五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防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成德尤著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橫渠張載少喜談兵范公仲淹教讀中庸究極其旨返求六經變化氣

四言史徵　卷八　宋神宗　芷園　六十二

質以易爲宗著書行世正蒙西銘

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未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神宗初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屛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中道而卒時熙寧十年也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於世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邵康節雍遯世無悶坦夷渾厚不見圭印易授李氏之才學本陳摶探賾索隱神悟通玄洞徹蘊奧浩博無端卦衍伏羲旨得先天書著皇極內外諸篇漁樵問答

四言史徵　卷八　宋神宗　芷園　六十三

數千萬言天津橋上聲聞杜鵑南人作相預識氣先

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授河洛圖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

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
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
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
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
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
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
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頴州團練推官
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
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
知先是治平中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
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
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
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天下自此多事矣至安
石執政其言果驗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
樵問對詩曰
伊川擊壤集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天表粹溫進止中度初名傭封延安郡王元豐八年立爲皇太子神宗崩即皇帝位時年十歲皇太后高氏權同處分軍國事元祐七年太后崩帝始親政在位一十五年崩壽二十五謚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廟號哲宗葬永泰陵改元元祐紹聖元符

哲宗初政宣仁同聽召用賢相 司馬光呂公著 朝野歡騰太后即
世奸邪復登章惇蔡卞媟孽復萌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蔡卞字元度興化仙游人 辛假紹述政修熙寧元祐諸賢貶死謫生黨人作難日
月不停亂緒弗絶敵國儼成北轅南壘兆來金人 哲宗以沖幼踐
阼宣仁同政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
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
已而媟孽復用辛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
馳致黨籍禍與君子盡斥宋政益敝而中原大亂矣 宣仁
太后女中堯舜臨朝九載內肅外順不愛髮膚社稷是殉
死慮官家有人調戲社飯一匙公等早退明年社日人非
事異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太尉瓊曾孫也母曹氏慈聖光獻妃姊故后少鞠宮中時英宗亦在
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以爲配既長遂成昏
濮邸治平二年冊爲皇后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元豐八年
帝不豫宰執王珪等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
聽政帝許之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
命二王毋輒入又陰敕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
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阼倉卒備也哲宗立尊爲太皇太

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
名士彙進于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
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逭
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
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
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
人以爲女中堯舜元祐八年九月大后不豫呂大防范純
仁等問疾大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
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
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
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
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壽六十二 司馬氏光再相哲宗虛
政而待信任兩宮新法悉罷庶務躬膺平生所爲對人可
誦 叶音從 一語不妄自始至終孝友忠信易直溫恭博極羣

書學無不通資治通鑑記事詳明 叶 歷十九年厥功乃成
叶 婦人孺子田夫野農咸知君實司馬相公壅觀遮道馬
不得行 叶 肩輿詣入禮辭崇隆病革益力語如夢中及其
既卒親臨兩宮訃聞遐邇一慟同聲 叶 太師文正贈溫國
公惜也革弊失志匆匆純仁 范純仁 屢諫扞格不入黨人禍
起實乃之速先是在洛會與耆英尚齒棄官僧舍圖形潞
公彥博富弼鄭公席汝言氏王氏尚恭趙丙劉幾行巳姓
馮建中楚氏愼言王翁張問張燾王拱辰同年未六十司

馬溫公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退爲家人講即了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墮甕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屢遷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鎭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至是復上疏勸帝果斷力行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進天章閣待制英宗立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帝與大臣意殊御史力爭皆斥去光乞留不可遂請與俱貶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上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讀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光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宗光爲重拜樞密副使光以言不行不受命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徙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頴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

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邊計以和戎爲便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巳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

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繁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清忠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奪其贈諡仆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户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

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呂氏公著執政和平治心養性學粹而宏參互考實善與人同人材不欺物稱權衡至所當守人不能爭安石當國辨博辭雄精識約言獨爲服膺比父夷簡休休有容

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異之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通判潁州歷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眞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上言請留不聽遂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召還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嘗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禁用王氏經義字說復賢良方正科元祐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四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

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縻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

范文正子仲曰純仁平易寬簡進退恂恂從未聲色妄加一人誼之

所在挺然必伸責人責己恕己恕人忠恕二字用之終身

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姿警敏皇祐元年舉進士調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郎知襄城縣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等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居一年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召爲右諫議大夫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

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蔡確貶新州呂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於是司諫吳安詩等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徙河南召還復拜右僕射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

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徙陳州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道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詞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疾革口占遺表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顚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耳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

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大防蘇頌純麗敦厚政輔垂簾比隆嘉祐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仁宗時爲權鹽鐵判官英宗立命爲監察御史裏行宰相韓琦議濮禮大防與呂誨范純仁等引義固爭熙寧初除知制誥進直學士哲宗即位爲翰林學士歷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元祐三年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以進學爲急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又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儀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

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常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于虛已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求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矣帝深然之紹聖元年章惇爲相專以紹述爲國是逞毒於元祐諸臣貶大防官至虔州信豐病遂卒年七十一紹興初復大學士賜太師宣國公謚正愍大防朴厚惷直不植朋黨與范純仁並相凡八年始終如一○蘇頌字子容舉進士第皇祐五年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

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社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恭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考秦唐贒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神宗時轉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數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喜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皆斬衰三年生而情理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寮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

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于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至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紹聖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頌執政事哲宗沖幼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奏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毋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封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八十一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于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衆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蘇軾蘇轍進士同登師父洵**爲**

文才得天生飄風急雨筆墨縱橫渾涵光芒百代自雄軾更駘宕超逸絶倫性躭玩侮好是非人結黨攻擊侵犯四鄰議論時政貶謫不振兄墜儋耳弟終穎濱　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見有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

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
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
鳳翔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
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
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令驟用之則
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
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洵卒除還朝神
宗召見問政令得失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
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
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
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
聲聞益遠王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安石滋怒軾遂請
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徐州再徙湖州又以事不便民者
託詩以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媒蘖所爲詩言軾怨謗傳
慢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
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
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
敎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
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誹謗爲主逮軾
赴臺獄欲寘之死宣仁太后言于帝吳充王安禮申救甚
力帝亦憐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
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
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以黃州團練副
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
坡居士三年神宗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司馬光爲
相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
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
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患輕重
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去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
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唐中葉盡
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
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
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
正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
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光謝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軾嘗鎖宿禁中召對
便殿宣仁后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
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
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
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
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
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貢舉四年積以論事爲當
軸者所恨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既至杭大旱饑疫
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
劑活者甚衆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又
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
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軾二十年
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
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居
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七年徙揚
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尋文還禮部尚書兼端
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
外以兩學士知定州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
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
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
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
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
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
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
郎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國
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葬汝州郟城小峨眉山軾與弟
轍師父洵爲文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聲名赫然動於四

方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
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遑
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一時文人如
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
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
君爲本挺挺大節每爲小人所忌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
文集刊行者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太師謚文忠三子
邁迨過俱善爲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
又同策制舉策入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鎭難之蔡襄
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
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言去之天
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從
大名神宗立之二年轍適除喪上書言事得召對時王安
石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
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曰以錢貸民使
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

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
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
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
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常平舊法公誠舉而行之晏之功
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及青苗法行轍
又以書詆安石力陳不可觸其怒徙他職後坐兄軾以詩
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即
位召爲右司諫遷起居郎中書舍人代軾爲翰林學士尋
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六年拜尚書右丞進
門下侍郎蔡京當國又降秩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
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
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
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
泊似其爲人高處殆與軾軋三子遲适遜

巖叟爲文詞理

不繁居官行志無畔無援論留摯（劉摯）**轍**（蘇轍）**疏劾確**（蔡確）**惇**（章惇）

寒心栗齒處之泰然（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初買明經科巖
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熙寧
中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
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用劉
摯薦爲監察御史宰相蔡確爲裕陵使復土還朝以定策
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
太后先定於內而確敢貪天自代章惇譊賊狠戾罔上載
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議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
之禮令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
人相繼退斥遷侍御史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
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上疏請留兩
宮然之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去位巖叟連上疏論救
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
月卒年五十一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
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於再三或累數十章必行其

言而後已爲文語省
理該深得制誥體）

元祐三黨洛與蜀朔蘇軾黨蜀程頤
黨洛劉摯梁燾爲首於朔蜀黨攻伐洛黨應兵朔黨劉摯
自守之兵戇直無黨呂氏大防與范祖禹司馬氏光（劉摯字莘
老永靜東光人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
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
鞠於外家嘉祐中擢甲科爲監察御史裏行入見神宗面
賜襃諭因問卿從安石學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
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執憲數月彈劾多所取黜一
論安石再劾蔡確章惇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元
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歷拜尚書右僕射紹聖初奪職知黃
州再貶鼎州新州安置元符元年卒於貶所年六十八紹
興初贈少師謚忠肅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怵威誘然
持心少恕勇於去惡以故爲朋讒奇中云○梁燾字況之

鄆州須城人舉進士中第歷官翰林學士尚書右丞紹聖中朋黨論起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燾自立朝一以援引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范祖禹字淳父華陽人擢進士甲科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父翁呂公著當國引嫌改著作郎兼侍講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進翰林學士紹聖初帝欲相章惇祖禹極言其不可用帝不悅罷知陝州三年謫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徙賓州元符元年再竄化州尋卒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曰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明年封寧國公哲宗即位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封端王元符三年哲宗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天下事須早定章惇厲聲對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又曰以長則申王佖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不同諸王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五年金人入寇傳位於皇太子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金人脅帝北行封昏德公紹興五年四月殂於五國城年五十有四十二年八月梓宮還臨安權攢於永祐陵謚曰體神合道駿功遜烈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廟號徽宗改元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徽宗皇帝端王繼神宗少子哲宗之弟不脩國政萬事日藂蔡京柄政大奸不疑信聽邪說黨人立碑宋江方臘紛然猖披 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海州張叔夜招降之○睦州青溪民方臘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陷建德軍命童貫帥師十五萬討之執臘送京師伏誅 狐升御座 宣和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出沒無時黑眚晝見彷彿如龜握血四灑多在禁闈人形驢象變態詭奇 宣和三年七月黑眚見於禁中初元豐末

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晝漸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裂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金睛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内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時洛陽府畿内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槍自衛亦有托以作禍者二年乃息 男孕產子女人生髭災異屢見不改厥非 都城有賣青菜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取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可四十餘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又有龍見於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軍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尊

崇道教矯誣神祇南郊上帝手執大圭道士百人前導成

儀太霄帝君夸誕不稽帝詣和陽宮上玉帝徽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地祇徽號曰承天効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因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羣臣及道籙院上表冊之嘗有事南郊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蓋幢節相繼而出雲間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天下又用方士言鑄九鼎奠於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方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方曰周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方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方曰魁鼎又鑄九鼎奠於神霄殿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耀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又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爲僊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餙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苑囿白屋五采不設堆花異石水縈山疊村居野店景况清瀫禽獸之聲秋風凄絕帝作苑囿皆倣浙江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

約金伐遼自撤藩籬致金陸梁內禪扞危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頁請燕雲之地致書於金主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勁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乃以童貫爲撫軍使蔡攸副之勒兵十

五萬以應金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盟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等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初是高麗王楷求醫于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卒成北狩從行內宮三千餘人沒入黃龍黃龍府在遼東三萬衛界上皇徽宗淵聖欽宗廼五國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生不能歸窖雪天氷上皇卒于金時通問副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爲文以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塊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

四當國柄時有蔡京紹述售奸蠹國殃民人揞元祐法行熙寧勒碑列黨首司馬公安民石匠泣訴正人懼罪後世乞免鐫名京書元祐黨人碑詔勒頒天下有石工安民不願鐫曰司馬正人恐得罪萬世

權勢相軋紈袴蔡攸父子秦越兄弟仇讐天下事敗舉家竄死稔惡固位嗚呼何恃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紹聖初爲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曰取熙寧成法施之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御史陳師錫劾惇京同惡乃奪職居杭州徽宗立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歷進左僕射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威福在已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

臣貶竄死徙畧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京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毎爲帝言今帛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士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僴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子攸儵翛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絛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斵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欽宗即位邊警日急京盡室南下御史孫覿等疏其姦惡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從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子攸權勢與京相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季子絛鍾愛於京攸數請殺之以至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根株結盤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子八人惟絛先死攸翛伏誅絛流白州死儵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弟卞

林靈素首自稱仙卿

欺世惑衆妄誕不經 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徽宗訪方士於左街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臣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童貫及諸巨閹皆爲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又假帝誥天書雲

篆務以欺世惑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惟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及禱雨有小驗而已帝幸上清寶籙宮命靈素講道經帝設幄其側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朝諧以資媟笑無復君臣之禮靈素益尊重升溫州爲應道軍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出入呵引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再徙置楚州而死

童貫構釁錫爵王封毎逢大宴坐壓三公窄衫入內執役後宮 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能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以供奉官主杭州明金局始與蔡京遊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力薦貫可用命監王厚軍取湟川又復洮州歷遷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毎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因稱貫爲媼相以平方臘功進太師徙國楚加封徐豫兩國宣和七年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遁歸京師上皇南巡貫從行諫官御史言其惡竄英州吉陽軍尋誅之

朱勔生事百爲逢迎董花石綱採自浙中搜岩剔藪表識黃封扶墻撤屋十室九空 勔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術蔡京嘗器其能以其父子姓名竄置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毎取以數十百萬計豪奪漁取于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

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
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
女以須劚山輦石程督條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
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
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
昭功召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
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流毒州郡者二十
年帝末年益覩任之累遷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靖康
之難放歸田里尋徙循
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任伯雨者權給事中歷任六月疏八百通撾登聞鼓太學陳東

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幼邃經術文力堅健中進士第
知雍丘縣召為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
用讜言伯雨首擊章惇章八上未報陳瓘等復極論之遂
貶惇雷州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
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

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
籍編管通州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
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
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於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
殺無辜邪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
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淳熙中賜謚忠敏○陳東字少
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以貢
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言今日之事蔡京壞
亂于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邦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
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刱開邊隙宜誅六賊以
謝天下金人迫京師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
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
下上書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撾壞登聞鼓喧呼震地帝
恐生變召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
除東太學錄高宗即位又上書極詆用事大臣黃潛善遂
以語激怒帝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
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
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
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
須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歐陽澈同斬於市東初未
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
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三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四月巳酉生初名亶封韓國公明年進封京光郡王崇寧元年更名烜又改今名大觀二年進封定王政和五年立為皇太子宣和七年徽宗詔皇太子嗣位自稱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辭因得疾又固辭不許乃即皇帝位在位二年金師逼汴帝詣金軍請和金人邀上皇出郊帝在青城自如金軍還國上皇北行廢為重昏侯改封天水郡公紹興二十六年六月殂於五國城壽六十一謚曰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

號欽宗乾道七年金人以一品禮葬帝於洛畢之原改元靖康

欽宗內禪號曰靖康王黼朱勔

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歷官太傅封楚國公父事宦者梁師成稱為恩府先生

竄殛要荒亂勢已成不可復張父子淪胥社稷忽亡讀史至此真為可傷

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葉第亨國淺而受禍深真可悼也

吏部侍郎李氏若水二帝北行抱哭不已詈不絕聲斷舌而死

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上舍登第歷官吏部侍郎靖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邑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若木絕不

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王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役旬日粘罕召計事若水歷數而罵之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建炎初諡忠愍

金立楚帝張氏邦昌

邦昌永靜軍東光人舉進士歷官太宰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乃以邦昌爲楚帝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呂好問勸遣使迎康王于濟州高宗立進太保封同安郡王李綱論其僭逆竄安置潭州賜死

再立劉豫徙都汴梁

豫景州阜城人元符中舉進士建炎二年除知濟南府叛降金金人冊立爲皇帝國號大齊改元阜昌都大名府徙汴京僭位八年金人襲汴執之徙於臨潢封爲曹王紹興十三年死

天限南北行矣康王

上皇既渡河十餘日謂閤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未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也

四言史徵卷八終

四言史徵卷九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頻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麟德蔚寀甫較訂

南宋紀

高宗皇帝

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封蜀國公二年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進封康王資性朗悟博學強記讀書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詔給事中王雲副康王如金軍請和行至磁州磁人殺雲王還次相州起河北兵入衛拜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四月二帝北遷元祐太后孟氏遣使迎帝于濟州耿南仲宗澤等勸進乃即皇帝位於應天府遷都臨安在位三十二年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紹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壽八十一謚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廟號高宗欑於會稽之永思陵

改元 建炎 紹興

康王南渡是爲高宗時危勢逼兵弱財窮確乎艱哉重傷遭逢然當初立四方勤王外任宗澤內相李綱天下之事儘有可商終制秦檜始惑汪黃 汪伯彥黃潛善 趙鼎張浚用舍不常岳飛父子大功枉亡偷安忍恥匿怨忘親恬墮猥懦俯

首和金坐失事機豈曰無人志士切齒千古傷心建[illegible]年

金人南侵遣使如金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閤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紹興十一年割唐鄧二州地遣何鑄奉表稱臣於金其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十二年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

李綱爲相獨力敢當七十餘日猷爲粗張乃不見用除知湖湘忠誠不貶語默不忘毋兮怒呵噭噭

宰裳綱字伯紀邵武人其祖始居無錫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太常少卿宣和七年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命皇太子爲開封牧綱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徽宗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除兵部侍郎金將斡离不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行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廟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帝使李梲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梲還報綱力言不可許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

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約日舉事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命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師退除知樞密院事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尋召赴闕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見於內殿綱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金人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

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僭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乃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开莫儔

而下皆遷謫有差綱拜謝有旨充兼御營使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論僭逆附偽之罪逮右諫議大夫宋齊愈誅之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落職居鄂州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贈少師

京師失守二帝北行宗澤發憤河北興兵義旅雲集若響赴聲汪黃當國嫉能甚功齟齬牽制使不得終渡河者三易簀而興未捷身死淚灑英雄

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歷知萊州掖縣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廪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將兵趨李固渡斷北兵歸路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蠟封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復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合兵入援皆以澤爲迂不答澤以孤軍進遇

金人敗之進至衛南澤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從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

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綴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既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又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王善者河東巨寇也

擁衆七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諭降之又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東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之金兵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除資政殿學士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毎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

贊帝親征趙鼎爲相比之寇準猶稱雅量

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河南洛陽令擢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㮚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司勳郎官時又甫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財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又言經營中

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事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陜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紹興四年召拜參知政事爲宰相朱勝非所忌除知樞密院都督川陜諸軍事未幾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舉入寇朝廷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合異議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

今聖斷視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于大義鎭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毎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徵侵鼎鼎遂求去出知紹興府七年淮西副統制酈瓊叛降劉豫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復相上以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復力懇乃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鼎嘗闢和議與秦檜意不合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

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鼎引疾求免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次翁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淸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

孝宗即位諡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鼎爲相專以固國本爲先以爲國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乎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然論中興賢相則以鼎爲稱首云

魏公張浚聲望最高不王和議終身不撓督師在外喜事而踈三命敗績國事多虞劾綱（李綱）詆鼎（趙鼎）曲端疑屠觀過知仁君子之徒

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行直視端無誑言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累擢禮部侍郎扞禦吳門建炎三年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魏國公專攻元明受赦書至平江浚慟哭遣人賚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起兵討賊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

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誣浚欲危社稷責郴州安置浚拒不受進次臨平傳戰大破之苗傅等南走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除知樞密院事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吳玠非是朝廷疑之遣王似副浚浚聞似來求解兵柄詔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未幾劉麟引金人入寇復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鎭江節度之兀朮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軍馬時巨盜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具奏請行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遣使賜詔趣歸六年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寇浚令張俊劉光世楊沂中等大破之

猊麟皆拔柵遁七年除特進加金紫光祿大夫會瓊叛降劉豫浚引咎求去位上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三十一年亮兵大入中外震動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帝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苟有所見安忍弗言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數日卒贈太師謚忠獻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

晏氏敦復靜默不譁立朝論事勢不能加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敦復字景初丞相殊曾孫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屢遷吏部侍郎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所親諭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檜卒不能屈權吏部尚書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卒年七十一

胡銓論檜正氣不奪處小朝廷不肎求活

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舉進士第授撫州軍事判官除樞密院編修官時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銓抗疏論之請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詔除名編管昭州移吉陽軍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特離之敗朝論求和銓議和成有十弔和不成有十賀請去十弔而就十賀乾道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世

天下乂安注意於相天下瀕危注意於將韓氏世忠中興猷壯俾得竟功與復何量夫人梁氏英略秀上親執桴鼓逐敵所向阨金兀朮敗黃天蕩憒牽和議盡棄前功杜門謝客絕口兵戎跨驢攜酒奚童與從西湖道上灑然清風

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鄜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調郡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

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頡一騎士鋭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囉也羅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畧司上其功歷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千人禽臘以出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遷嘉州防禦使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累加平寇將軍屯淮陽建炎三年帝如錢塘世忠由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賊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遂以所部兵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所質朱勝非紿傳令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夫人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使焚詔進兵益急次臨平賊將

苗翺等負山阻河爲陣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追禽傅正彥等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兀朮將入侵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兵已先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孛堇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祈請世忠曰還我兩宮復

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一夕潛鑿渠三十里絕江遁去世忠收軍還鎮江初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四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辭旨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使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禽撻孛也等二百餘人金人驚潰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五年進少保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惠商工山陽遂爲重鎮十年進太保封英國公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主和議世忠力陳其非檜收三大將權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事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致潭國公十三年封咸安郡王二十一年八月薨贈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

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嬰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岳飛列校忠孝性成生有神力力學家貧挽弩八石弓三百斤雖好野戰運用一心如山難撼號岳家軍八日破賊楊么爰靖楚氛矢志中原唾手燕雲乃遭秦檜和議紛更金牌十二日不容停事莫

須有疑獄堅成子雲張憲同爲所坑嗚呼寃哉天道何凴權臣在内將外何能身且不免功何可成當時先見叩馬書生

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多行隱德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家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積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知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戰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

以致敎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遂拔新鄉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禽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兀朮趨杭州飛要擊大戰皆捷禽其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陳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南康

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劉豫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用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三年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渡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

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荊襄不許詔移屯鄂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一戰而廬州平五年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合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飛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禽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以王師攻水寇則難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内當俘諸酋浚許之飛

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禽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詔兼蘄黄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又遣楊再興進兵

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進拜大尉數見帝論恢復之畧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遁還汴京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中原大震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

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等皆率所部降以王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牓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方兀朮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

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兀朮陷壽春帝趣飛應援師至廬州金兵乃望風而遁還兵于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獨後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兀朮又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万俟卨何鑄羅汝楫交章彈論檜遣使捕飛父子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白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敎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卨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之嶺南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敵爲

念少褻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口不飲
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
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
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凡有須犒均給軍吏秋
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
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知信勇嚴闕一不可
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
平飛屈已下之又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
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
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孝宗即位詔復飛官以禮改
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于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
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霖子珂在嘉定間作
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雲飛養子年十二
從飛征伐數立奇功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
十斤先諸軍登城終左武大夫死年二十三

中興四將張俊韓世忠劉安世岳飛同時并稱似無美惡夷考其行殊失
揚搉俊附秦檜獄成殺飛孤悲兎死心何忍遠劉雖勤王
師律不修乞封三妾君子所羞方之韓岳未可同流 俊字伯英
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于諸盜積功爲定江昭
慶軍節度使益國公進封清河郡王紹興二十四年六月
卒年六十九追封循王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于諸將
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爲世所鄙薄○安
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初以父延慶蔭補三班奏職歷官寧
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拜少師以講和恩累封楊國
公紹興十一年卒年五十四贈太師謚武僖開禧元年追
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
爲國任事遣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
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

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
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嘗並請封其三妾爲孺
人南渡後諸大
將封妾自此始 劉錡兵法孤虛陰陽出奇制勝名燥順昌
短垣大斧剗敵所長金亮南侵疾不視軍軍書旁午士卒
糾紛犒師督戰功成允文 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
度使仲武第九子美儀狀善射
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
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爲閤門祗候高宗即
位爲隴右都護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
略使歷遷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
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
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五日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
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諜報金人入東
京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

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
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
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
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時守備無一可恃錡於城上
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
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
已涉潁河遂圍城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
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
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
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
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
不可勝數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
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
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
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
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

嘂古叫字

則皆書擊雹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募得曹成等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翌日至城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觧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木草者輙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凉錡按兵不動逮未

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敵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兀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

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故輙勝捷聞帝喜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十一年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兩戰皆勝又敗之于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以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與錡有隙言于秦檜命知荆南府徙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度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氊裹船載粮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沉其舟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五千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遂還鎮江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東出江鼻逆趨瓜洲汜先退横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

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過鎭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擧萬壽觀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遂發怒嘔血數升而卒時三十二年閏二月也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擧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書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于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卒遇瓜洲之變○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歳誦九經七歳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離左右父没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

以歸亮賦詩情益露先文上疏言金必敗盟願詔大臣豫
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如金賀正旦見運糧造舟
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先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
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十一年九月金主
自將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
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
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詔樞
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先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
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
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先文
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先
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
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先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
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
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
任其咎乎先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

北巳築高臺對植降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其下謂
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
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
纔一萬八千先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
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
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
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先文入陣
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
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
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兵自光州至先文授
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
射大敗之僵屍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
兵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死之怒其不出江
也顯忠至自蕪湖先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
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
千往京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不下二十萬

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先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
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脩馬船爲戰艦
亮至瓜洲先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
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
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
怒杖之尋爲其下所殺奏聞召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
卿曰虞先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充陝西宣諭使乾
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累授特進左丞相兼
樞密使封雍國公淳熙元年卒贈太傅謚忠肅先文姿雄
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
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
垂二十年忠勤無二○論曰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
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先文采石
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

吳玠吳璘知勇忠實戮力
協心據險抗敵河池散關壁壘歷歷啼哭郎君不敢近逼

生保三巴死加九錫挺有文風復多戰績三世爲將釀成
曦逆覆其宗祀遂不血食
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少沉
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
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
補進義副尉歷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
離喝長驅入關攻彭原店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全軍
中目爲啼哭郎君紹興元年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
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
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
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
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
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人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
衝不得逞撒离喝自商於直擣上津長驅趨洋漢與元守
臣劉子羽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
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离喝大驚以杖擊地

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

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統領王善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遣國工馳視未至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謚忠安作廟于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于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璘字唐卿玠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玠卒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紹興十一年金統軍胡盞與祝不習合軍五萬

屯劉家灣璘請討之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酋老于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裁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壘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

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累拜四川宣撫使孝宗受禪拜少傅乾道元年詣闕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還鎮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帝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歷遷與州都統定江軍節度使加太尉卒年五十六挺仲子曦仕至太尉昭信軍節度使以叛誅

李氏顯忠

生而神奇年小

膽大便多殺機狀貌魁傑所向披靡出死入生亦復可悲

楊氏存中出入淮甸典兵多年獨蒙天眷顯忠綏德軍青澗人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曰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庭咸異之年十七投効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鋳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能歷行必累鋳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鋳當與鋳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絕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疋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由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即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命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勿以我故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

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騎兵二十萬生禽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爲夏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移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將

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會鄜延路復歸宋顯忠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毅訛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議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毅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毅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爲文書毎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禽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之行至鄜州巳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里曷在燿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顯忠遂見吳玠於河池玠授告敕金帶除護國軍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兀朮犯合肥命顯忠爲招撫使前軍都統制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最勇敢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遂降官奉祠居台州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退保和州又棄軍渡江

和州失守車駕至平江顯忠得楊存中報即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橫山澗與金射鵰軍戰敗敵兵走擢太尉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復靈壁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引麾下揚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又斬首虜數千人禽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捷聞授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金率李撒率步騎十萬來薄城顯忠遇戰數十合李撒大敗金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曰當此盛夏揺扇于清凉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揺無鬭志邵世雍劉侁等各以所部兵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三千餘人積屍與羊馬墻平敵始退却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禽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若此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乾道元

年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淳熙四年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絶人學孫吴法善騎射宣和末山東河北羣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諸道兵勤王存中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禽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閤門祗候以功歷擢神武中軍統制金兀朮寇廬州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敵戰于拓皋敵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十二年拜少傅十四年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三十一年進封同安郡王金主亮南侵命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隆興二年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將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以太師致仕二年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謚武恭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二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為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嘗以剋敵弓雖勁而艱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潛善伯彥幕府舊員無所經畫據位專權逐綱綱李沮澤澤宗國事隳焉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知河間府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潛善匿不以聞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倉皇渡瓜洲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責置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張慤宗澤許景衡等為其相繼貶死○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直龍圖閣知相州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伯彥承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騎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知洪州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累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十一年卒贈少師謚忠定

秦檜拘金縱之使還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崖穽陰險叵測無端刼制君父倡和而堅包藏禍心誣陷忠賢岳飛父子千古鬱冤天問不對但蒼蒼然

檜字會之江寧人政和五年進士歷太學學正累遷御史中丞靖康二年二帝北遷檜從至燕山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為任用建炎四年十月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砦航海歸行在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聞二帝母后消息云得一佳士也拜禮部尚書初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唱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八月拜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為莽卓乃罷檜提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

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
安歸檜又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即以上
意裁詞㪍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逾年等論檜不已詔
落職㴱朝堂示不復用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卒成其
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知温州六年帝駐蹕平江召檜赴
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力排羣言始終以和議自任十年金人敗盟分四
道入侵兀朮入東京葛王襃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離喝
趨永興軍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
將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鄆城幾獲兀朮張浚
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泇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
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
還太平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
公十一年兀朮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
捷楊沂中戰柘臯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浚遽班師韓
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琦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

出兵岳飛屢言和議失計檜惡之誣以謀反賜死獄中十
二年進封魏國公又進封秦魏兩國公十七年改封益國
公二十五年加封建康郡王十月卒年六十六贈申王謚
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
國忘讐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
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
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
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開門
受賂富敵于國異域珍寶死猶及門陰險如崖穽深阻竟
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
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
喜諛佞不避形迹檜死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
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追奪王爵
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子熺孫塤堪

孝宗皇帝

名眘字元永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
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
譮令譮生子偁是為秀王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
年十月戊寅生帝於秀州青杉牐之官舍名伯琮
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自
江西還行在嘗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會右僕射
范宗尹亦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
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後
上虞丞婁寅亮亦上書言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
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
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
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
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内選太祖諸
孫有賢德者視秩諸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
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
奏高宗讀之大感歎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于禁

中三年除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五年授保慶軍節
度使封建國公十三年加檢校少保封普安郡王
十七年改常德軍節度使三十年立為皇子更名
瑋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賜
字元瓌三十二年立為皇太子改名眘賜字元永
高宗歸自金陵内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
稱太上皇帝遣中使名帝入禁中面諭之帝推遜
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高宗勉諭再三乃止
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還宮百官移
班殿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須之内侍掖帝至
御榻前側立不坐内侍扶掖至七八乃畧就坐宰
相率百僚稱賀帝遽興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
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太
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門
冒雨掖輦以行及宫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
左右扶掖以還顧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帝在位

二十七年傳位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尊爲壽皇聖帝紹熙五年六月崩壽六十有八謚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廟號孝宗權攢於永阜陵改元隆興 乾道 淳熙

孝宗天派太祖裔孫高宗擇立七世承尊即位之始銳志恢復符離失利隆興元年五月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符離縣名今併入宿州師不輕出值金世宗無釁可觸去幣稱書鄰好和睦十年和成十賀不和成未遂所欲致喪三年至養思報仁宗之仁孝宗之孝有宋兩君無媿廟號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可謂難矣即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

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媿焉 胡氏安國

希蹤聖賢富貴浮雲蟻蠓過前大冬嚴雪不曰而堅百草萎死松栢挺然春秋傳疏聖學心傳有子三人寅宏寧羽翼翩翩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爲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坐范純仁黨除名政和元

年除提舉成都學事宣和末爲屯田郎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累遷中書舍人高宗即位除給事中紹興五年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諫官望宰相朱勝非風旨交章論安國假託程頤學衡頗辟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謚文定安國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毒炭常若痛切于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訖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後見

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三子寅宏寧。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迯入學中不書議狀建炎三年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言事宰相呂頤浩惡其

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復召爲起居郎歷遷禮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歸衡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主攘夷檜怒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譏訕朝政落職復令右正言章夏劾寅不持本生父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復其官紹興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九寅爲文根著義理有讀史管見論語詳說行于世○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寧字和仲以蔭補官歷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寧以

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脩撰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朱震子發經學深醇漢上易解象數通神震字子發荊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薦稱累官翰林學士紹興七年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建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法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於其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南軒張栻張浚之子聞道最早洞然表裏義利之辨人欲天理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敎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蓋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歷遷右文殿脩撰淳熙七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究于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

文公朱熹研窮經義內聖外王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通鑑綱目六經鼓吹綱本春秋目倣左氏鑒戒既昭

風多美剌大書特書良史不愧道之不行學誣爲僞系衍濂洛統接洙泗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進士歷司勲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請祠監潭州南嶽廟隆興元年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內艱既免喪屢名不起孝宗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除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秘書郎熹力辭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薦熹知南康軍至郡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求直言熹上疏

言事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尋改浙東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曰林栗言過當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則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

以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明年以子喪請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差知潭州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又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嘉泰二年贈華文閣待制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理宗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于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稾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識者以爲知言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呂氏祖謙少時卞急誦法孔子變化氣質平時忿懥渙然氷釋皇朝文鑑藻鑒精密

祖謙字伯恭六世祖夷簡五世祖公著曾祖希哲祖好問父本中自好問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累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冲祐觀再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

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
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
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
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
世晩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
既没郡人即而祠之弟祖儉祖泰子延年
陸氏兄弟有
曰九齡兩爲教授士類勅與闔門百口女織男耕閨門之
內嚴若朝廷九韶訓戒綴爲韻語子弟謁祠誦辭擊鼓家
事任長過則撻楚象山九淵天分超逾六經註脚學道無
餘常與朱子會講鵝湖論辨所學見解各殊無極太極往
來貽書義利一章妙諦弘敷聽者泣下切中吾徒九齡字子壽撫

州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
祭儀行于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頴悟端重十歲
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
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
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
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
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
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上第調桂陽軍教授
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
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
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
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
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
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
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
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勸綴引翼士類興起

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
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
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直秘閣謚文達九齡嘗繼其父
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
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與弟九淵相爲
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弟九韶○九韶字子美其學
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
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
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
詞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
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
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
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弟九淵○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
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
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

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
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
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
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
同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
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史浩薦除敕令所刪定官未幾除
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
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
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
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
郄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
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
慕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

即爲酌情央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禽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請于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九淵初登

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蔡氏元定朱子老友學無不通善道死守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貽書垂訓卒得子沈

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

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言官沈繼祖誣熹並及元定遂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于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

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于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子淵沈○沈字仲默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

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講道州跋步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
九峯子抗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於藩邸二十年賜令名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轉榮州刺史孝宗即位拜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恭王及莊文太子愭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己欲立爲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六年丞相虞允文請建儲貳七年二月乃立帝爲皇太子命判臨安府尋領尹事淳熙十六年二月受內禪即皇帝位在位五年以疾傳位皇太子尊爲太上皇帝慶元六年八月崩壽五十六謚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 權攢於永崇陵 改元 紹熙

光宗初政確守阜陵嚮用儒雅薄賦輕刑皇后李氏悍妒異常不令朝父閉户牽裳重華咫尺遠而壽皇郊殺貴妃風暴雨狂黄壇滅燭疾致驚悸壽皇告崩臥不服喪臨朝仆地爰立嘉王 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即位總權綱屏嬖幸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妒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慈懿皇后李氏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道之中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七年立爲皇太子妃性妒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及太子即位冊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黄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黄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矣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朝重華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

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邪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

葛邲爲相非道不履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除國子博士歷遷刑部尚書邲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朞年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嘗曰十二時中莫期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享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鄭樵好古遇書留誦蟲魚草木皆有論證劉向揚雄自方伯仲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所樵歸益勵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薦得召對授右迪功郎歷樞密院編脩官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所著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爲夾漈先生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及第陳亮又名曰同千言立就氣邁才雄交發并至雲雷雨風變見出沒虎豹蛇龍推倒知勇開拓心胸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趙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延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淳熙五年更名同詣闕上書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反覆數千言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而云也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言事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惟先是鄉人

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獄連亮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太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于光宗遂得免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於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於

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端平初謚文穀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二子母慈懿皇后李氏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於恭王邸淳熙五年封英國公十二年封平陽郡王光宗受禪進封嘉王紹熙六年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請於太皇太后乞立嘉王為太子太后允諾汝愚出以旨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在位三十年崩壽五十七謚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廟號寧宗葬于會稽之永茂陵改元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寧宗內禪獨當時艱能不失禮可謂曰難繼體初政燁然可觀中更侂胄蓄用羣姦內批黜陟政始亂焉正學爲僞正人爲奸外挑強鄰釁起兵端 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援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侂胄用事內蓄羣姦至指正人爲邪正學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國體虧矣既而彌遠擅權幸帝髦荒竊弄威福至于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宰相忠彥孫寶寧軍承宣使誠子也以父任入官歷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高宗憲聖皇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

喬與晳同 羃音宅選擇也

密啓太后太后乃即喪次垂簾傳旨命嘉王即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使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慶元四年拜少保封豫國公五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尋拜太師開禧元年除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之上頗械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嚞請加九錫趙師羃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也亦皆預聞國政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定議伐金以丘崈爲兩

淮宣撫使既而金人分道來侵諸將皆敗江表大震丘崈遣使如金師議和金人欲罪首謀侂胄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翌日侂胄入朝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斲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師羃諂附自爲好官買珠獻媚十妾十冠隱隱叢薄吠犬聲喧 趙師羃燕懿王德昭七世孫舉進士嘗除司農簿累遷知臨安府韓侂胄用事師羃附之遂得尹京兆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羃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

師羼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爲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羼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吠叢薄間視之乃師羼也侂胄大笑〻之以工部尚書知臨安府侂胄將用兵師羼度其才疏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御史鄧友龍劾罷之侂胄死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詔爲兵部尚書知臨安府以擅撻武學士罷免與祠卒于家年七十

程松獻妾名曰松壽常使賤名得達左右

松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松知錢唐縣事時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甚未幾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侍之意侂胄大喜遷監察御史右正言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除同知樞密院事松自邑宰至執政纔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侂胄開邊以松爲四川宣撫制置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曦反詔松落職降三官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

許及之者見胄 侂胄 涕泣自敘衰遲不覺屈膝生辰後至羣公畢集門闔未下俯僂而入由竇尚書屈膝執政傳以爲笑醜也其行

及之溫州永嘉人由袁州分宜縣歷遷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詔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闔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居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侂胄誅降三官泉州居住卒

彌遠獨相二十六年初誅侂胄故攬英賢內結

昀書云

楊后主持朝權廢竑立莒

鎮王竑宗室希瓐子也寧宗立爲皇子史彌遠矯詔廢爲濟王

○理宗初名與莒

夜七往還擯斥君子一網盡焉王封會稽寵遇獨全

彌遠字同叔浩之子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大理司直累遷禮部侍郎韓侂胄就誅歷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封會稽郡王卒追封衛王謚忠獻彌遠初執政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謚盡三僞史一時僞學黨人如朱熹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沒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爲相十有七年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一時君子正人貶竄斥逐不遺餘力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

葛洪容父東陽郡公功平李全學爲儒宗

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樞密院編脩官歷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守本官致仕卒謚端獻有奏議雜著文二十四卷

當是時也天造英雄元氏太祖奮跡龍興斡難河上即位稱尊

開禧二年元主鐵木真即位于斡難河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燕懿王德昭之後父希瓐追封榮王家於紹興府山陰縣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邑中虹橋里第是時寧宗弟沂靖惠王薨無嗣以宗室希瓐子賜名昀爲沂王後尋改賜名貴和嘉定十三年太子詢薨寧宗以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遂以十四年六月立貴和爲皇子改名竑封濟國公而以帝嗣沂王補秉義郎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邵州防禦使賜名貴誠帝性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出入殿庭矩度有

常見者斂容曾濟國公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日媒蘖其失於寧宗屬意於帝一日彌遠爲其父飯僧淨慈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屛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廸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沂王府教授清之日教帝爲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即以帝詩文翰墨示之彌遠譽之不容口問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决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以將策立之意再三言之帝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帝始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

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彌遠遣皇后兄子楊谷楊石以廢立事入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泣拜曰內外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楊氏無噍類矣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帝至后擶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帝至柩前舉哀畢遂稱遺詔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在位四十年崩壽六十二謚曰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葬於會稽之永穆陵改元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理宗享國遠侔仁宗慶曆嘉祐賢相雲從乃佐史彌遠賈似道竊弄始終歷年雖多治效不同胥函守緒金哀宗名俘獻天綱金參知政事張天綱恥剮會稽讐復齊襄黜祀安石升配濂洛表章四書崇尚理學匡直輔翼功亦不薄

理宗享國長久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與元定夾攻之策函守緒遺骨俘宰臣天綱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恥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耆慾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奸臣以致于此然自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帝即位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學之禁豈不大有逕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眞氏德秀公輔之賢乍奮乍躓在

朝十年奏疏時事連牘盈篇數十萬言欵悃纏綿大學衍義致治名編了翁魏氏理學正聲九經要義訂定精明簽書六日外命督征魏僞君子眞眞小人梁氏成大甘爲犬信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歷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因經筵侍上進曰人主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食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帝虛心嘉納而史彌遠嚴憚之使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之落職罷祠六年史彌遠卒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

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攺翰林學士知制誥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顙容貌如玉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謚文忠○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絶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了翁丁生父憂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嘉定十五年進兵部郎中累遷秘書監起居舍人理宗即位遷起居郎史彌遠欲引以自

助了翁未嘗私謁乃以集英殿脩撰知常德府越二日未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彌遠卒帝親政進華文閣待制俄兼吏部尚書立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謂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進封臨邛郡開國侯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故遽召還前後皆非帝意也尋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復力辭攺知紹興府嘉熈元年攺知福州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贈太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梁成大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作縣滿秩詣事史彌遠家幹萬晰晰一日言眞

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晰爲達其語遂擢御史眞德秀落職罷祠魏了翁謫居靖州成大貽所親書曰德秀眞小人了翁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成大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人目爲三凶成大暴險尤甚雖知孝貪狡猶鄙其爲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時又有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孟珙平居學易學禪建將旗鼓而色凛然平金拒元三十餘年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蕭然事外爲國負荷無庵居士俯仰無怍

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父宗政爲荊鄂都統制威鎭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鬭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

者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奇之補光化尉轉成忠郎紹定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六年元將那顏倚蓋追金主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鄧之農夫武天錫乘亂聚衆二十萬與鄧守相掎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珙逼其壘一鼓拔之斬天錫首以獻又敗金人於呂堰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珙分兵進攻九砦一時俱破武仙易服而遁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脩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遣宣撫王檝約共攻蔡珙以二萬人鼓行而前與金兵戰敗走之追至高皇陂斬首千二百級倴盞遣兎花忒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爲兄弟酌馬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遂拔柴潭樓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端平元年正月

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自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倫椿椿殺其元帥兀林達偏裨二百人門大開招偹盞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真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與偹盞分守緒骨得金盞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擢建康府都統制嘉熙元年封隨縣男授鄂州諸軍都統制二年升京湖制置使兼知岳州遡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鄂於是張俊復鄂州賀順復荊門軍三年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譚深復光化軍息蔡皆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咸淳二年拜檢校

少保進封郡公兼知江陵府病革乞休致六年九月終於府治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震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聞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恭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趙方二子兄范弟葵逆除李全氛靖淮涯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供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人圍棗陽方遣范葵往戰破之積功補承務郎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李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釁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于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釁內有不可勝諱之憂葵母疾謁告省視不得封胶糴藥以寄之母卒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脩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師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于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於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

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潤畧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葵非欲張皇生事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强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又言于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爲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藐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叛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畧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欲望特發剛斷明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

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大敗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淮安平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七年拜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荊湖軍馬封長沙郡公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論者言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毎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寶祐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范字武仲葵之兄也少從父軍中積功授安撫司內機歷遷江東提舉常平史

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後以我李全功進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以次復淮東加工部尚書入洛之師大潰乃授荊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李伯淵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王旻等內叛焚襄陽北去南軍李虎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敘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度宗皇帝

名禥字長源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母齊國夫人黃氏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於紹興府榮邸帝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淳祐六年賜名孟啓以皇姪授貴州刺史七年授宜州觀察使九年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十一年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立為皇子改賜今名進封永嘉郡王尋進封忠王景定元年立為皇太子五年理宗崩受遺詔即皇帝位在位十年崩壽三十五謚曰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廟號度宗葬永紹陵改元　咸淳

度宗嗣位無大失德權相內專強敵外逼衰敉寖甚奄奄一息

宋至理宗疆宇日蹙賈似道執國命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敉寖甚考其當時事勢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曆數有歸宋祚尋訖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賈氏似道落魄少年有姊入宮得位擅權燈火異常西湖夜船解圍郊勞定

策邀功師臣不名人稱周公羣姬蟋蟀半閒堂中妄更舊法侈營新第就決朝政館客堂吏謬去要君陰使表留出師敗績放置循州驛行日中轎夫譴之木棉菴中虎臣殺之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娼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兆尹史巖之戒敕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然其才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歷加知樞密院事元兵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二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元主蒙哥卒于釣魚山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閻肚以偏師

侯湖南兵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數兵百七十人遂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吏恣爲操切浙中大擾復以楮賤作銀關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物價益踴楮益賤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益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繇下沱之報實無兵也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

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逵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不可勝計趙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時貪風大肆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帝下公卿雜議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爲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

調邊事及文煥以襄陽叛降元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耳其母胡氏死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舳艫相銜百餘里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貴以少軍軍魯港虎臣夜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將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陳宜中請誅

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王爚入見太后極言其罪始從婺州婺人聞似道督至李泉爲露布逐之又從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來嘔惡況見其人國子司業方應發中書舍人王應麟監察御史俞漸等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圖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謳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舟次南劍州黜淡灘虎臣曰水甚清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厠上拉其胸

之發

恭宗皇帝 名㬎度宗次子母曰全皇后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九年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度宗崩謝太后召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爲㬎長當立似道主立嫡乃奉㬎即皇帝位時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在位二年元丞相伯顏入臨安執帝北去至上都降封開府儀同三司瀛國公端宗立遙上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至元二十五年遣帝學佛於吐蕃又二年殂改元德祐

恭帝四歲即位柩前元兵南來執之北還降封瀛國披緇留連 德祐二年正月元丞相伯顏駐軍皋亭山帝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其表曰宋國主臣㬎謹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臣非不能遷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臣將

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臣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令居民門首各貼好投拜二字及聞益王廣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安營浙江沙之滸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晏然三月丁丑伯顏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元主命宰相出迎通州黃羅張慢先燕于會同館然後十次開筵月支粮萬石日支羊肉六千斤帝在燕京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帝作詩送之曰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後元主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元主恍惚見龍爪攫拏狀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疑而未許帝密知之乃乞爲僧挈公主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頊之復誕一子時元明宗爲周王亦遁沙漠與帝往來乞帝幼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嗣即順帝也

咸淳故相江氏萬里鑿池芝山扁亭止水饒州城陷赴水而死 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使累官端明殿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還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毎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毎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之萬里四丐祠不俟報出關後二年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又授湖南安撫大使加特

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度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予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口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

李芾禦敵力盡潭州黃金買死白刃相酬聞其風者視死如歸城無虛井林木纍纍衘守尹穀時爲參贊二子髫齡具禮行冠端笏危坐烈火燄燄闔門少長都死於難 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再徙衡州初以蔭補南安司戶歷知永州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罷其官未幾似道兵潰蕪

湖乃復帯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降元或勸帯勿行帯泣曰吾豈昧于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徳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譔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元右丞相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圍潭州帯慷慨登陴與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元兵攻西壁益急帯親冒矢石以督之日以忠義勉其将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十二月城圍益急諸将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帯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上衙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帯命酒酧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帯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帯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遍刃之帯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顧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虚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尹穀字務實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登進士第調常德府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帯禮以爲參謀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大半帯糾率民丁奬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元軍斷絶險要援兵不至穀知事不可爲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乃爲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童冠帯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家人積薪扃戸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歴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遥見穀正冠端笏危坐

闔門少長皆死焉帯聞之命酒酧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

陳氏文龍李氏庭芝天生忠孝至性不移

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能文章負節氣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由鎮東節度判官歴拜監察御史以忤賈似道使臺臣李可劾罷之似道敗起爲左司諫累遷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於福州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叛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平之已而元兵入廣建寧泉福皆降文龍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繋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又徙隨庭芝生時有芝産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庭芝頴異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郷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已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淳祐初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于似道庭芝感珙知已扶其柩葬之與屈即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荆湖起爲制置使參議留權揚州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德祐元年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出金帛牛酒燕犒将士

人人爲之死鬪加參知政事阿朮攻揚久不夜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饑益甚赴壕水死者日數百宋亡謝太后及恭宗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洲復召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使者殺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以言覘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遣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淮安盱眙泗州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元主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即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

子至泰州城下脾將孫貴等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聞變赴蓮池中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民聞者莫不泣下

姜才短悍善戰 驍强蟲猶百足至死不僵

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及長亡歸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於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軍律凜然元兵攻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兵戰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元軍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却之恭宗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恭宗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揚食盡才時出運真州高郵米以給兵元萬戶史弼將兵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朮馳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具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在福州以神龍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朮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之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嫚言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阿朮怒咼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愧死邪

端宗皇帝

名昰度宗長子母淑妃楊氏初封建國公恭宗立封吉王徙封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元伯顏入臨安淑妃弟楊亮節等負帝與廣王昺走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

帝即位爲元將劉深所襲帝遷舟於井澳颶風作舟壞幾溺死遂得疾崩於硐州在位三年年十一謚曰端宗葬永福陵改元景炎

帝昺

度宗季子母脩容俞氏初封永國公恭宗立封信王徙封廣王判泉州景炎元年進封衛王端宗崩僉樞院事陸秀夫等奉帝即位于硐州時年八歲適有黃龍見海中改元祥興升硐州爲翔龍縣又遷新會之厓山在位二年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師大潰陸秀夫負帝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宋亡

端宗子立播越海隅颶風溺舟致疾而殂帝昺二載逼處厓山蹈海而死統一大元

宋雖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

世欲自強革弊用乖其方馴致莽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雖無救于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陸氏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二王播遷匆遽流離正笏垂紳儼如治時大學衍義日書講臨朝衣扙淚無不傷心厓山既破負帝俱沉

秀夫字君實鹽城人從家鎮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辟至幕中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巳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同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

起居舍人二王走溫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帝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會朝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屬井澳風端宗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厓山破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

度不可脫乃扙劍先驅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赴海死時年四十有四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

太后楊氏聞帝溺死撫膺大慟哀哀不巳忍死間關正爲趙氏而今無望亦赴海死後宮纍纍溺者相倚

楊淑妃度宗初選入宮爲美人咸淳二年進封淑妃生端宗景炎元年尊爲太后帝昺投海中崩后聞之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

張氏世傑辦香籲天颶風大作覆舟死焉

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於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軍都統制咸淳四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元丞相伯顏自唐港盪舟入鄂世傑提所部兵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

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累遷至保康軍節度使德祐二年正月元軍追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元兵至皐亭山世傑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陳宜中奉益王立益王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元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至泉州蒲壽庚作亂走潮州元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世傑戰卻之因徙碙州三年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少傅樞密副使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王移駐八月封越國公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

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王居其間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等且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宴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兵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將趨

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廻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風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天祥文氏美晳豐妍秀眉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爼豆先賢對策第一鐵膽忠肝及其當國天步艱難勤王不已崎嶇間關大厦將崩獨力周旋五坡嶺上被執如燕諭旨至再守死益堅臨刑柴市順受怡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就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累遷尚書左司郎官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稿天祥不呈稿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乃發郡中豪傑並結溪峒蠻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

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若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陛辭上䟽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郤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

留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帝降于元陳宜中夜遁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臯亭山伯顏怒拘之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李庭芝疑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復遣人導之如揚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羮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走伏叢篠中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至高郵嵇家莊由通州汎海如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明年元兵入汀州天祥移屯漳州四月復梅州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遂圍贛州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永豐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叅謀趙時

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妻妾子女皆見執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祥興元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二月追屯潮陽縣趨南嶺元張弘範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靑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博羅等召見于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

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索羅曰汝不肯說廢興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簒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

命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大臣不可乃囚之時元主求南人有才者王積翁薦之元主卽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寛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主知其終不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元主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于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

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爲吾用殺之誠可惜也是後連日陰晦宮中白晝或秉燭行適道士張宗演來朝元主問之對曰此殆殺文丞相所致也元主乃贈天祥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令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祭之孛羅初行奠禮狂飇旋起吹沙滚石不能啓目捲其神主于雲霄中空中隱隱雷鳴天色愈暗宗演曰文丞相留京七年念念宋室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贈謚若此必戾其生前之志故靈魂震怒可亟易之孛羅等乃改書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始開霽人咸曰文丞相死猶不受謚矧生而肯臣乎

謝氏枋得奇氣天成鷙鶴摩霄孤峭風稜毋論千古奮發平生書無不讀目下五行一覽便了終身不忘初

除敎授未幾國亡變其姓名逃入建陽麻衣躡履賣卜街坊苦遭天祐（元福建參政魏天祐）逼送燕京憫忠寺裏不食而終

枋得字君直一字疊山信州弋陽人爲人豪爽毋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擬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鷙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中兼經科除敎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元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且言權奸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稿于似道於是左司諫徐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師夔降元枋得與師夔善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鎭撫使使之行成從之乃以枋得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狥江東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奠枋得走入安仁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宋既亡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文海書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邂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餙好邪天祐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張

子惠以詩送之有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臥眠篙中而去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于地終不食而死年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謚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毋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若而以植世敎立民彝爲任貧富賤貧一不足動其中千宗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多尊師之

亡國故相家氏鉉翁攷館河間敎授童蒙談宋興亡袂掩西風

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歷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德祐二年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使臣鵬飛命縛之鉉翁

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待命可也堅奉表祈請于
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
飲食者數月元世祖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
義不二君辭無詭對恭宗北還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流
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
莫不歔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宮鉉翁傾橐中裝贖
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
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攺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
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
鉉翁年逾八十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賚金幣皆辭不受
又數年以壽終 太祖至昺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南北分疆家法之
善遠過漢唐三百餘禩云胡亦亡聲容盛矣武備不强庶
幾道矣未足以臧得之小兒失之小兒天道如此人事可

知 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
蓋其興也大臣之賢及其亡也大臣之奸養士之報卒得
文山 文天祥所居對文筆峯因自號曰文山 綱常之重任三百年居今論古
得失在前歷代可師於宋爲賢

附 西夏 凡十二主合二百二十年

李繼遷 夏州人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姓李思

恭李弟思諫代爲定難軍節度使六傳至繼捧宋
太平興國七年率族人入朝陳其諸父昆弟多相
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
繼捧彰德軍節度使賜姓趙氏更名保忠○繼遷
繼捧族弟也建隆四年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
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歸
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遣至以緦麻親赴闕乃
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
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
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
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
連豪族轉還無常漸以强大誘殺曹光實於葭蘆
川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二月也三年遂以
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爲夏國王淳化初奉表歸欵
授銀州觀察使賜名保吉未幾攻靈州咸平初復
上表歸順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

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未幾復抄邊四年攻
破定州懷遠縣及堡靜永州清遠軍五年大集蕃
部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六年春遂都于靈州詔
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割西河銀夏等五州與之景
德元年正月二日殂年四十二子德明立上尊號
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
追謚曰神武廟號
太祖墓曰裕陵

李德明 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時年二十三奉表歸順復遣牙將仁勗奉誓
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眞宗嘉之授特進檢
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
史上柱國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
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遼亦遣使賫王冊
金印冊爲尚書令大夏國王德明自歸順以來每
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不絕而每加恩賜

官告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天聖九年十月殂年五十一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元昊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曰嘉陵

西夏之始本拓跋氏入居銀夏唐賜姓李唐末思恭世爲節度七傳繼遷天啟宋緒賜趙保吉歸宋首鼠德明繼之遂裂夏土

至道初繼遷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駞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

李曩霄

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德明長子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五月五日生性雄毅大畧善繪畫能刱製物始圓面高準身長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

弓矢從衛步率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破回鶻夜洛隔可汗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其父勿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德明殂襲封西平王盡有河南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境土方二萬餘里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寶元元年借即皇帝位時年三十慶曆三年上書請和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克汗號議者以爲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四年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無有渝變仁宗乃遣使冊爲夏國主約稱臣奉正朔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

國中自若也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在位十七年年四十六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改元開運 廣運 大慶 天授禮法延祚

元昊稱帝始宋仁宗用兵廿年百折不窮改官定制亦一豪雄

元昊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立蕃漢學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官分文武班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文武民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五萬人以備環慶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興州興慶府七萬爲鎮守總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爲貟贍號御圍內六班分

三番以宿衛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砦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爲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出戰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簳惡雨雪舉翅揚塵夜篝火以爲候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于地衆射而還元昊自制蕃書形體方整類入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又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宋寶元二年遣使上表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券有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塞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

鑷良上登覓大也

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違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表上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爲定難軍節度使

李諒祚 元昊長子小字寧令哥國語謂歡喜爲寧令兩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慶曆七年丁亥二月六日生八年戊子正月方期歲即位宋遣使冊爲夏國主治平四年十二月殂在位二十年年二十一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曰安陵改元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奲都　拱化

毅宗期歲渙號興靈獻物謝罪搆釁連兵表求書籍宋賜九經 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其臣又表求太宗御製草詩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仁宗詔賜九經還所獻馬

李秉常 諒祚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熙寧二年宋遣使冊爲夏國主遼亦遣使冊爲夏國王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元祐元年七月乙丑殂在位二十年年三十六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曰獻陵改元　乾道　天賜禮盛國慶　大安　天安禮定

惠宗七歲國母權聽地割河南說歸於宋殺李將軍遂奪其政 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梁太后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神宗然之詔熙河經制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於在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勍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矣

李乾順 秉常長子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即位元祐二年遣使冊爲夏國主仍節度西

平王崇宗三年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紹興九年六月四日殂在位五十四年年五十七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曰顯陵改元　天儀治平　天祐民安　永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崇宗乾順建學養賢金然遼滅勢亦孤延 建中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

李仁孝 乾順長子母曰曹氏紹興九年六月即位時年十六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殂在位五十五年年七十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墓曰壽陵改元　大慶　人慶　天盛　乾祐

仁宗仁弱敵國外患得敬封王裂土內叛 封其相任得敬爲楚王後以謀

篡伏誅始立太學躬親釋奠帝尊孔子風俗小變仁孝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爲訓導重大漢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尊孔子爲文宣帝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大禁奢侈策舉人始立唱名法封製蕃字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始立翰林學士院

李純佑仁孝長子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孝殂即位時年十七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爲安全所廢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謚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曰莊陵改元 天慶

李安全乾順之孫越王仁友之子封鎮夷郡王開禧二年正月廢其主純佑自立嘉定四年八月五日殂在位六年年四十二謚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曰康陵改元 應天 皇建

桓宗嗣位廢於安全襄宗僭立影移花磚降元獻土日月

四年

李遵頊齊國忠武王彥宗子也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三日立時年四十九崇慶元年三月遣使冊爲夏國主嘉定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春殂在位十三年年六十四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改元 光定

神宗宗室進士及第都督府主入爲皇帝元圍興州出奔西涼內禪其子自號上皇

李德旺遵頊之子嘉定十六年十月受內禪在位四年蒙古太祖入夏城邑多降國日削弱德旺憂鬱成疾寶慶二年七月殂年四十六廟號獻宗改元 乾定

李晛清平郡王之子封南平王德旺殂嗣立在位二年蒙古太祖滅夏執晛歸國亡

獻宗四載末南平王蒙古伐之爰及滅亡夏氏遠祖上溯于唐迨及五季子孫日昌依遼附宋舍避金强二百餘年戰場荒荒黃河西來九曲廻腸拓跋氏考諸前史可見也自赤辭納款于貞觀立功於天寶思恭以宥州著節於咸通夏雖未稱國而王其土久矣子孫歷王五代宋興太祖即西平王加彝興太尉德明在祥符間已追帝其父於國中逮元昊始顯稱帝厥後因之與金同亡槩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嘗受封冊於宋宋亦稱有歲幣之賜誓詔之答要皆出於一時之言其心未嘗有臣順之寔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强者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立養賢務仁孝尊孔子爲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爲訓導觀其立綱陳紀傳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

四言史徵卷九終

四言史徵卷十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頓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　麟德蔚菴甫較訂

遼紀 凡十主共二百一十九年

太祖皇帝 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皇帝撒剌的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簡獻皇后蕭氏異之鞠為己子常匿於別幕塗其面不令他人見

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雖齡亂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關弓三百斤唐天復元年歲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為本部夷離堇專征伐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離堇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萬伐河東河北攻下九郡九月城龍化州于潢河之南明年春伐女直下之復引軍略至薊北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為奚迭剌部分十三縣遂拜太祖于越總知軍國事六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元年春正月命有司設壇于如迂王集會堝燔柴告天即皇帝位立皇后蕭氏北宰相蕭轄剌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群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于是盡有奚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在位二十五年殂于扶餘府行宮年五十五葬木葉山謚曰昇天皇

帝廟號太祖重熙二十一年加謚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建元　神冊　天贊　天顯

有宋天下未盡幅員割據侵蝕遼夏金元契丹遼主建國

北匯耶律氏億字保阿機河東九郡闢土開基天皇太祖

稱唐末時信威萬里賓服四夷扶餘之變亦足以異 天贊三年

六月乙酉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帥及二宰相諸部頭等詔曰上天降監惠及蒸民聖主明王萬載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統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機謀在己取舍如神國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訛歸正遐邇無愆可謂大含溟海安納泰山矣末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聞詔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日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等部八月至烏孤山以鵝祭天次古單于國登阿里典壓得斯山以

麃鹿祭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拜日于蹛林遣騎攻阻卜克之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至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四年秋九月太祖至自西征十一月幸安國寺飯僧赦京師囚縱五坊鷹鶻十二月乙亥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大諲譔皇后皇太子大元帥皆從祠木葉山進圍扶餘府天顯元年春正月拔扶餘城進圍忽汗城降諲譔改渤海國為東丹忽汗城為天福冊皇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置左右大相左右次相以諲譔舉族行賜諲譔名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衛送于皇都西築城以居之秋七月太祖次扶餘府不豫是夕大星隕于幄前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月乃散是日崩時天贊三年太祖所謂丙戌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皇后稱制權決軍國事奉梓宮西還九月至皇都殯于子城西北二年葬於祖陵太祖所崩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後建昇天殿于此而以扶餘為黃龍

府云○史臣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爲契穴地爲牢讓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立毘牒毘牒生頻領頻領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是爲肅祖肅祖生薩剌德是爲懿祖懿祖生勻德實始教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爲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爲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爲契丹遙輦氏之夷离菫執其政柄德祖之弟述瀾北征于厥室韋南畧易定奚霫始興板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衆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事征討東至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三百豈一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剌葛安端之亂太祖旣貸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舊史扶餘之變亦異矣夫

太宗皇帝

初名耀屈之後更名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唐天復

二年生及長貌尊嚴而性寬仁天贊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重事明年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羣臣請于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有司請改元不許仍稱天顯二年十一年秋七月唐河東節度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使求救帝自將以援敬瑭冬十月封敬瑭爲晉王召至行在賜坐帝從容語之曰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土爲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冊敬瑭爲大晉皇帝約爲父子十二年十一月晉使劉煦盧重冊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晉復遣使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于是詔以皇都爲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爲南京南京爲東京改新州爲奉聖州武州爲歸化州建國號曰大遼會同九年晉主重貴用景延廣謀稱孫不稱臣帝自將南伐廢重貴爲負義侯安置黃龍府大同元年四月丙辰次高邑不豫丁丑殂于欒城在位二十二年年四十六葬于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重熙二十一年謚曰孝武惠文皇帝改元　會同　大同

太宗繼體耶律德光治本於農底定多方始建國號用備典章石晉兒輩尊爲父行重貴面縛晉於是亡三失悔過卓然可稱 大同元年四月發自汴州有聲如雷起于御幄大星復隕于旗鼓前乙丑濟黎陽顧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 帝羓鹽載崩於欒城 帝還至欒城崩於殺虎林國人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去晉人謂之帝羓○史論太宗入汴之後

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進秦誓之能悔過蓋兼有之其卓矣乎

世宗皇帝

名阮小字兀欲人皇王長子太宗之姪母曰柔貞皇后蕭氏帝儀觀豐偉內寬外嚴善騎射樂施予人望歸之太宗愛之如子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太宗崩于欒城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于柩前太后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戰敗還太后李胡于祖州追謚皇考曰讓國皇帝天祿五年自將南伐次歸化州祥古山祭讓國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泰寧王察割反帝遇弑在位五年年三十四葬于顯州西山陵曰顯陵統和二十六年謚曰孝和莊憲皇帝廟號世宗改元　天祿

世宗五年負荷不遠察割爲逆弑於沉湎 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曾

未三年納唐九書即議南伐既乏持重宜乖周防蓋有致
禍之道矣然而孝友寬慈亦有人君之度焉未及師還變
起沉湎豈不
可哀也哉

穆宗皇帝

名璟小字述律太宗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癸亥世宗遇弑丁卯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應曆十九年三月獵于懷州歡飲大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在位十九年年三十九附葬懷陵廟號穆宗重熙二十一年謚曰孝安敬正皇帝 改元 應曆

穆宗在位不戒殷鑒荒耽于酒獵獸無厭炮烙鐵梳 虞人沙剌迭偵鵞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

屠殺慘淡 殺鹿人彌里吉梟其首以示掌鹿者又支解鹿人沒荅海里等

七人于野封土識其地手殺饔人海里復臠之殺前導末及益利剉其屍棄之又以鎮茵石役視擊殺近侍古哥至于歡人禕人彘人狼人鷹人雉人酒人烝人前後誅殺者不可勝計

小哥花哥肘腋生患 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鵞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應曆十年陳橋兵變天開宋基南北始限

景宗皇帝

名賢字賢寗小字明扆世宗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于永興宮既長穆宗酗酒怠政帝嘗語及侍中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穆宗遇弑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等甲騎千人馳赴行在哭之慟羣臣勸進遂即皇帝位于柩前百官上尊號曰天贊皇帝乾亨四年九月幸雲州次焦山崩于行在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五謚曰孝成康靖皇帝廟號景宗葬乾陵
改元 保寧 乾亨

景宗助漢詰兵南行破軍殺將無救滅亡 乾亨元年三月漢告宋兵入境詔左千牛衛大將軍韓倖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援與宋戰于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士卒傷亡甚衆五月宋兵至河東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亡

聖宗皇帝

名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母曰睿知皇后蕭氏保寧三年十二月己丑生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乾亨二年封梁王景宗崩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母后攝政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復國號曰契丹太平十一年正月如混同江六月駐蹕大福河之北崩

于行宮在位四十九年年六十一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葬慶陵改元 統和 開泰 太平

聖宗初服渺渺幼君母后當國政事不分及其既長克定羣氛躬親甲冑揮手燕雲河朔蹂躪曹彬米信覆軍 統和四年四月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帝遣燕京留守于越休哥禦之戰于岐溝關大敗宋師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計餘衆奔高陽又爲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輓漕數萬人匿岐溝空城中圍之以皇太后生辰縱還

河北和宋不失所親設科取士偃武脩文享國久視無忝一人 聖宗幼冲嗣位致出慈闈踐阼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

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遼之
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興宗皇帝 名宗真字夷不董小字只骨聖宗長子宮人耨斤所生齊天皇后取養之幼而聰明長而魁偉龍顏日角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三歲封梁王太平元年册爲皇太子聖宗崩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文武仁聖昭孝皇帝重熙二十四年秋七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八月崩于行宮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諡曰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葬慶陵改元 景福 重熙

尊母奪嫡 聖宗崩耨斤自立爲皇太后遷齊天皇后於上京尋誣以罪遣人即上京行弑后請具浴以就死

欽博忘親 聖宗梓宮殯于永安山太平殿皇太后率皇族大臣臨帝召晉王蕭普古等欽博夜分乃罷

始亂終治若出二人聖宗而下不失賢君 興宗即位齊天死于弑逆有虧

王者之孝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幣而衰絰所爲若出二人至于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聖宗而下亦可謂賢君矣

道宗皇帝 名洪基字涅隣小字查剌興宗長子母曰仁懿皇后蕭氏重熙元年八月生六年封梁王十一年進封燕國總領中丞司事明年加尚書令進封燕趙國王二十一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預朝政帝性沉靜嚴毅每朝興宗爲之斂容興宗崩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壽隆七年正月如混同江崩于行宮在位四十七年年七十諡曰仁聖大孝文皇帝廟號道宗葬慶陵改元 清寧 咸雍 太康 大安 壽隆

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三千祝髮咒梵殺妻信佞天違人叛 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尤善琵琶生太子濬有專房寵太康元年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賜后自盡廢太子濬爲庶人囚之上京乙辛遣其私人盜殺之

天祚皇帝 名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孫昭懷太子濬之子母妃蕭氏太康元年生六歲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後三年進封燕國王大安七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道宗崩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保大四年金人陷中京帝走雲中出夾山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帝遺傳國璽徒步出走至天德過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术者以貂裘帽進塗次絕糧术者進麨與棗欲憩术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术者輩唯齧冰雪以濟飢遂趨党項至應州

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婁室等執之以歸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廣陽府閭陽縣乾陵傍改元 乾統 天慶 保大

天祚末運骨肉無親自椓國本崇信姦人殺妻及子叛亂

其臣 文妃蕭氏小字瑟瑟乾統初加號承翼生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妃善歌詩女直亂作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劒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會蕭奉先誣南軍都統余覩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余覩即率千餘騎叛入金 內難

既搆外侮來侵播遷棄璽風雪遭擒阿骨打立國遂稱金

宣宗皇帝 名淳小字涅里興宗第四孫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魯斡之子清寧初太后鞠育之既

長篤好文學出爲彰聖等軍節度使天祚即位進封鄭王乾統二年加越王六年拜南府宰相徙王魏天慶五年進封秦晉國王拜都元帥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欲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遂即位百官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遥降天祚爲湘陰王以燕雲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兩路都招討府諸蕃部族等仍隷天祚自此遼國分矣封其妻普賢女爲德妃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事未決淳病死在位五月年六十諡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

陵遺命遥立秦王定以存社稷德妃爲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從而金兵大至德妃以勁兵守居庸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見天祚天祚怒誅之降淳爲庶人除其屬籍

梁王 名雅里字撒鸞天祚第二子七歲欲立爲皇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師圍青冢寨

雅里在軍中太保特母哥挾之出走間道行至陰山聞天祚失利趨雲內雅里馳赴之天祚渡河奔夏隊帥耶律敵烈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嶺見蛇橫道而過識者以爲不祥後三日羣僚共立雅里爲王改元神曆性寬大惡誅殺既而日漸荒怠好擊鞠特母哥切諫乃不復出後獵查剌山一日而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在位五月年三十

奚晉王淳梁王雅里名違事乖草草而已凡十一主遼祀不延共計二百一十九年

西遼 凡五主共七十六年

德宗皇帝 名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

陞承旨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大石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邪天祚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

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七州及十八部王衆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共行萬里歸者數國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在位二十年殂年五十八廟號德宗改元 延慶 康國

感天皇后 名塔不烟姓蕭氏大石之后也大石殂子夷列幼遺命皇后權國稱制在位七年改元 咸清

仁宗皇帝 名夷列大石子在位十三年殂廟號仁宗改元 紹興

承天太后名普速完仁宗妹駙馬蕭朶魯卜之妻仁宗孫子幼遺詔以妹權國稱制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弟村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爲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后及村古只沙里在位十四年改元崇福

末帝名直魯古仁宗次子斡里剌迎立之在位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改元天禧

大遼既滅邊雁蕭蕭起兒漫上野水滔滔耶律大石立爲西遼廟號德宗遺子未髫感天皇后母姓曰蕭名塔不烟

聽政當朝仁宗穢德位傳女弟名普速完承天稱制蕭朶魯卜乃彼夫壻羅織殺之曾不少覭斡里剌者其夫之父討立天禧名直魯古乃蠻出律爰據其宇八十八年男女五主六石既帝享矣而復歸天祚天祚責以大義乃自立爲王而去之幸藉祖宗餘威遺智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亦可謂難矣

金紀凡九主共一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名阿骨打姓完顏氏其先蓋古肅愼氏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稱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兩部粟末靺鞨保東牟山號渤海國黑水靺鞨居肅愼地其後渤海盧强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之始祖名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廼好佛留高麗不肯從獨與弟保活里俱函普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久之其部人嘗殺他族之人由是兩族交惡鬨鬭不能解函普往自諭之怨家如約部人以賢女年六十而未嫁者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爲完顏部人烏魯生跋海跋海生綏可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綏可生石魯稍以條教爲治部落寖强遼以惕隱官之石魯生烏古廼以擒拔乙門功遼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烏古廼卒次子劾里鉢襲節度使劾里鉢卒母弟頗剌淑繼之頗剌淑卒母弟盈

哥繼之盈哥卒劾里鉢長子烏雅束繼之烏雅束卒弟阿骨打繼之是爲太祖母曰拏懶氏咸雍四年七月一日生幼時與羣兒戲力兼數輩舉止端重劾里鉢尤愛之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卽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烏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劾里鉢將沒手抱太祖之頸而撫之謂其弟盈哥曰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頗剌淑沒太祖襲位爲都勃極烈會紇石烈部阿疎叛降遼屢請不遣遂數遼人之罪告于天地督諸路軍得二千五百人進陷遼寧江州渡混同江吳乞買率官屬諸將勸進於遼天慶五年正月壬申卽皇帝位帝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尙白於是國號大金更名旻在位九年崩于部堵濼西行宮年五十六葬海古城西謚曰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

元皇帝廟號太祖貞元三年改葬大房山號睿陵建元 收國 天輔

大金之始部完顏氏名阿骨打遼節度使天祚末運眈視如虎崛起稱兵莫之禦侮渡混同江取黃龍府開國承家是爲太祖

收國元年九月帝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帝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太祖英謨睿畧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初定東京即除去遼法減省租稅用本國制度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南京于平州宋人終不能守燕代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雖功成于天會間而規模運爲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筭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乎雄哉

太宗皇帝 名吳乞買更名晟世祖劾里鉢第四子太祖同母弟也遼太康元年乙卯歲生收國元年命爲諳班勃極烈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七年八月戊申太祖崩九月丙辰即皇帝位滅遼舉宋在位十三年崩于明德宮年六十一謚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廟號太宗貞元三年改葬大房山號恭陵改元 天會

太祖始創太宗承兄亦既滅遼天祚入京 遼主延禧 中原舉宋二帝北行 徽宗欽宗 宮室苑籞無所加增位傳於姪正緒復承

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摹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末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熙宗皇帝 本名合剌更名亶謚徽宗景宣皇帝宗峻子太祖孫也母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天會八年杲薨太宗意久未決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諳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於太宗者再三乃從之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皇統九年十二月平章政事完顏亮夜入寢殿弒之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一亮立降帝爲東昏王葬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十九年增謚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廟號熙宗二十八年改葬峨眉谷仍號思陵改元 天眷 皇統

熙宗初年守文致治迄於末年酗殺無忌前讒後賊禍成簒弒

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纖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不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廢帝海陵庶人 名亮字元功本名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太祖孫也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天眷三年以宗室子爲奉國上將軍驃騎上將軍皇統四年加龍虎衛上將軍爲中京留守爲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己與熙宗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七年五月召爲同判太宗正事加特進十一月拜尚書右丞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九年正月兼都元帥亮生日熙宗遣近侍局直長大

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生鵝㡉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熙宗不悅杖興國百追其賜物亮由此不自安三月拜太保領三省事四月以天變肆赦學士張鈞草詔忤旨死熙宗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熙宗不悅遂出爲領行臺尚書省事至良鄉召還亮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熙宗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十二月己酉熙宗至自獵所丙辰殺妃裴滿氏于寢殿亮因羣臣震恐與護衛十人長忽土阿里出虎等謀爲亂丁巳夜二鼓興國竊符矯詔開宮門召亮等入及殿門衛士覺抽刃劫之莫敢動忽土阿里出虎至熙宗前熙宗求榻上常所置佩刀不知已爲興國易置其處忽土阿里出虎遂進弑熙宗亮復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熙宗既殂秉德等遂奉亮即位窮兇極惡無復人理正隆六

年九月自將侵宋十一月甲午次瓜洲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亮遇弑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荆館大定二年降封海陵郡王諡曰煬葬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二十年詔降爲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在位十三年年四十改元 天德 貞元 正隆

海陵餙情貌僞色莊謭逆弑君妃殺太皇殺夫奪婦殄絕三綱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姑姪姊妹瀆御帷房弑母伐宋國移身亡戾氣感召惟命何常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强忌之及即位遂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尚書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府事宗美遣使殺領行臺尚書省

乣音札初也

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周宋國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殺太皇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偎喝使使殺行臺左丞相左副元帥撒離喝于汴并殺平章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以魏王斡帶之孫活里甲好脩飾亦族之三年五月命徒單貞語宰臣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遂納宗本子莎魯剌宗固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乣里孛四人之妻于宮尋封乣里妻高氏爲脩儀命崇義軍節度使烏帶之妻唐括定哥殺其夫而納之初定哥嘗與亮私及爲帝使侍婢來朝亮因侍婢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侍婢歸具以亮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亮聞之使人謂定哥曰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因烏帶醉酒縊殺之亮即納定哥宮中爲娘子尋封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亮雙寵愈多定

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亮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亮亮陽爲不聞而去定哥既怨亮疎已復與家奴閻乞兒通事覺定哥縊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石哥定哥之妹也曹王阿魯補妻亮之叔母也亮既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爲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亮姊之女也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亮詔遣歸父母家遂納爲昭妃性耆酒亮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節亮與重節亂昭妃怨重節批其頰頗有詆訾之言亮聞之愈不悅尋以他事縊殺之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幹離不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梁王兀术女也師古兒訛魯觀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阿魯女也再從姊妹郕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剌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亮雅什古寡夫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亮使內哥召

什古先于暱位小殿置琴玩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譏其衰老以爲笑唯習撚莎里古真最寵恃勢笞决其夫亮使習撚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于家常令宿于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于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亮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于臥內遍設地衣倮逐以爲戲莎里古真在外爲淫泆亮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于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勿謂我聞知便爾慚恧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入爲餘都牌印鬆古剌妻也亮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女使闢懶有夫在外亮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闢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亮不顧竟墮其胎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亮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于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嬪御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嬪御亮必自擲一物于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誡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剜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正隆六年八月以諫伐宋殺皇太后徒單氏于寧德宮仍命即宮中焚之棄其骨水中并殺其侍婢等十餘人又殺右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斡盧保族福壽使僕散師恭北京留守蕭賾西京留守蕭懷忠杖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又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九月自將三十二總管伐宋衆部亡歸從者衆至萬餘十一月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鄰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亮

還和州遂進兵揚州甲午會舟師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率衆犯御營亮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暴以衣巾焚其尸亮在位十餘年每飾情貌以御臣下畢尚食進鶩以示儉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鶩一鷄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鷄者或以教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淖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況顯責大臣使進直言使張仲軻輩爲諫官而祁宰竟以直諫死比昵羣小官賞無度左右有曠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常置黃金裀褥間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而淫嬖不擇骨肉刑殺不問有罪至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其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材煮死人膏以爲油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于敗

世宗皇帝

本名烏祿改名雍追謚睿宗簡肅皇帝宗輔子太祖孫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于上京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胷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爲第一皇統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爲兵部尚書天德初判會寧牧明年判大宗正事改中京留守改燕京未幾爲濟南尹貞元初爲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進封趙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國三年再任留守從封曹國海陵南伐天下騷動是時籍契丹部人丁壯爲兵部人不願行遂反八月帝發東京討賊婆速路總管完顏謀衍以兵來附遂率官屬軍民勸

進十月丙午即皇帝位于宣政殿仁靜節儉明達攻事好學納諫尚文抑武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巳崩于福安殿壽六十七諡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葬興陵改元大定

世宗即位擁戴遼東妻賢守節不立中宮昭德皇后烏林荅氏世宗后也聰敏孝慈容儀整肅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爲我禱諸東嶽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既離濟南從行者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得間即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躬行節儉仁孝成風南北休息信使常通稱小堯舜君道爲隆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愼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爲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爲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

章宗皇帝名璟小字麻達葛宣孝太子追謚顯宗光孝皇帝允恭子世宗孫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丙戌次氷井帝生于麻達葛山世宗喜其地衍遂以其山名之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習本朝語言文字及漢字經書二十五年六月顯宗殂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二十六年四月詔賜名璟五月拜尚書右丞相十一月立爲皇太孫世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泰和八年十一月丙辰崩于福安殿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謚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葬道陵改元明昌承安泰和

章承久治宇內小康禮樂官制規爲典章欲跨遼宋心擬漢唐徒爲文具厥後不張時元太祖即位稱皇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法度定官制典章文物燦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羣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宋遼而比跡于漢唐亦可謂有志于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䟽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爲文具而不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揚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衛紹王名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永濟長身美鬚髯天資儉約不好華飾大定十一年封薛王又進封滕王章宗即位進封潞王明昌二年進封韓王承安二年改封衛王判武定軍節度使泰和八年十一月入朝是時章宗已感嗽疾衛王且辭行而章宗留之章宗初年雅愛諸王及鄭王永蹈趙王永中之誅由是疏忌宗室而衛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鮮智能故章宗愛之既無繼嗣而諸叔兄弟多在皆不肯立惟欲立衛王故于辭行留之章宗崩元妃李氏與黃門李新喜等定策詔衛王即皇帝位于柩前至寧元年八月右副元帥胡沙虎以兵反逼帝出宮以素車載至故邸使宦者李思中弒之宣宗即位降封東海郡侯貞祐四年追復衛王謚曰紹在位五年改元大安崇慶至寧

衛紹王立岌岌乎殆政亂於內兵敗於外身弒國變全家罹害胡沙虎既逼上出宮尚宮左夫人鄭氏爲內職掌寶璽聞難揣居璽所待變胡沙虎遣黃門入收璽鄭曰

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黄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脱計鄭厲聲罵曰若輩宫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黄門乃還

宣宗皇帝 名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章宗之弟母曰昭華劉氏大定三年癸未歲生十八年封温國公二十六年賜今名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判永定彰德等軍承安元年進封翼王泰和八年進封邢王又封昇王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弑徒單鎰等迎于彰德府既至京視王百官勸進即皇帝位于大安殿元光二年十二月巳丑崩于寧德殿在位十一年年六十一謚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葬德陵改元 貞祐 興定 元光

宣宗遷汴中無所主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得失

不補曾未數年日削邦土 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勵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藝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遷汴之後蒙古益强方且毌干餘威牽制羣議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曾未數年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其能濟乎再遷遂至失國豈不重可歎哉

哀宗皇帝 名守緒初名守禮又名寧甲速宣宗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于翼邸泰和中授金紫光祿大夫宣宗立進封遂王貞祐初兆獻皇太子守忠薨立皇孫鏗爲皇太孫尋又薨四年正月立帝爲皇太子更賜名守緒元光二年十一月宣宗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上知其可託詔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絶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殿龐氏陰狡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爲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詔大臣傳遺詔奉皇太子即皇帝位時蒙古日逼帝出奔歸德又走蔡州天興二年春正月戊申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巳酉宋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帝自經死承麟率羣臣入哭謚帝曰哀宗奠未畢城巳陷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蒙古塔察兒入宫執參政張天綱問帝所在知巳焚乃與孟珙分其骨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哀宗在位十一年改元 正大 開興 天興

哀宗都汴瘟疫五旬諸門送死九十萬人夜走蔡州傳國

承麟孟珙入蔡遂以身殉禮死社稷無愧爲君凡歷九主

百十九年乾坤混一是爲大元 正大元年正月戊午帝始視朝百官入賀于隆德殿是日大風飄端門瓦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置重典帝持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法司唯以君門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內族王家奴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帝曰英王朕兄敢妄捶一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天興元年五月辛卯大寒如冬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十二月帝出奔河北與太后皇后妃主别大慟從者皆灑淚二年五月復走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帝黄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黄旗二導前黄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巳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

滿目無一人跡帝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
老羅拜于道見帝儀衛蕭條莫不欷泣九月蒙古塔察兒
築長壘圍蔡城宋遣其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饋糧三十
萬石助元兵攻蔡十二月巳丑隳西城帝謂侍臣曰我爲
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
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
等爲亡國獨此爲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
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亡不
至于此卿等覩之朕志决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
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相遇敵兵戰而還殺尚廐馬
五十疋官馬一百五十疋犒將士三年春正月甲辰以近
侍分守四城戊申夜帝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
麟拜泣不敢受詔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
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肖
不絕此朕志也巳酉承麟即皇帝位百官稱賀禮畢亟出
捍敵而南面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呼聲震天地南面

守者棄門走宋軍入與城中軍巷戰城中軍不能禦帝知
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
我遂自經死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參政孛术魯小婁室
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
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論曰金之初興天下
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概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
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
原觖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
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
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
始至于衛紹紀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渡棄厥本根外
狃餘威連兵宋夏内致困憊自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爲
者區區生聚圖存于亡力盡乃斃可哀也
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元紀

凡十四主兩后共一百六十二年至世祖至元
六年巳卯滅宋承正統歷十主合八十九年

太祖皇帝

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其十世
祖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
健生二子既而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有白
光照其腹遂有娠產一子即孛端叉兒也狀貌奇
異沉默寡言始以兵降統急里忽魯之民數十家
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于烏桓之北世奉貢
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
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
溫盤陀山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也速該異之因
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也速該沒帝幼其
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帝母月倫怒其强已
也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破之因得少安未幾塔
塔兒叛金帝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滅之以功授
帝爲察兀秃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復大集屬部
于麥帖坡川擒殺乃蠻太陽罕兵勢愈强明年遂
攻西夏破吉力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以宋開

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斿白旗
即皇帝位于斡難河之源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
思可汗帝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
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
繼滅夏宋寶慶三年丁亥閏五月避暑六盤山秋
七月巳丑崩于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在位二十
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三年追謚聖武皇
帝至大二年加謚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大元太祖蒙古部人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

奇渥溫姓名鐵木真金章宗時 泰和六年 大會羣
臣建稱可汗斡難河濱西入滅夏智謀如神平國四十邉
不揚塵 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

祖先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爲
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
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
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

耶律楚材故遼子孫天資英邁
美髯長身星緯象數博學多聞開元佐命草昧初分 楚材字晋

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仕金世宗爲尚書右丞楚
材生三歳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
地理律暦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説下筆爲文若宿構者章
宗時仕開州同知宣宗遷汴燕京留守完顔復興辟爲左
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
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仇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
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呼爲
吾圖撒合理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夏人
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帝因每自矜誇曰國家方用武
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

不用治天下匠耶己卯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
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于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
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壬午八
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
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髀以相符應甲申帝
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
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端獸
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
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
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
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
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
取貨財兼土田楚材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
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于是貪暴之風稍戢太
宗即位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中原以爲
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

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歳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
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
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稅課使凡長貳悉用士人
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寛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
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庭
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
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鉅
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户總
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
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
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
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
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顔氏餘
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又請遣人入城
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
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

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弟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
置編脩所于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裂
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
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
歳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
二户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户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
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
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
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于凉其弊猶貪後世
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曰製器者必用
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
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
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
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
免爲奴者四之一太原轉運使呂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
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

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帝意乃解太宗崩皇后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剌合蠻以賄得政柄有旨凡與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因憤悒成疾而卒年五十五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唯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負出人表嘗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世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鑄官中書左丞相贈懿寧王○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于

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太宗皇帝 名窩濶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太祖伐金帝攻城畧地之功居多

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以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即位姑立朝議金遣阿虎帶來歸太祖之賵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間吾豈能忘也賵何爲哉癸巳遣那顏倴盞會宋師入蔡州獲金主承麟殺之辛丑十一月丁亥大獵庚寅還至鈋鐵鎋胡蘭山與都剌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崩于行殿時宋淳祐元年也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六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葬起輦谷

窩濶台立是爲太宗滅金和宋金滅宋窮畧時度力舉無過行一十三載時稱治平 帝有寬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時稱治平

昭慈皇后 名脫列哥那乃馬真氏太宗之后也太宗崩定宗幼后臨朝稱制自宋淳祐二年壬寅至乙巳凡四年定宗始即位

定宗皇帝 名貴由太宗長子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生于宋開禧二年丙寅太宗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爲嗣太宗崩皇后臨朝會諸王百官于荅蘭八思迭議立帝以淳祐六年丙午秋七月即皇帝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帝雖御極而朝政猶出于皇后在位三年淳祐八年戊申三月崩于胡眉斜陽吉兒壽四十三謚曰簡平皇帝廟號定宗衆議所立未決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子失烈

門垂簾聽政當是時已三歲無君

乃馬真氏稱制國中在位四年始傳定宗 帝崩之歲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財貨弓矢鞍轡之物或于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海東樓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憲宗皇帝 名蒙哥太祖第四子追謚睿宗景襄皇帝拖雷長子母曰莊獻太后怯烈氏名唆魯禾帖尼生于宋嘉定元年戊辰十二月三日太宗在藩邸養以爲子既長從征伐屢立奇功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洶洶咸屬意于帝而覬覦者衆議未決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大將兀良哈台速你帶帖木迭兒等咸會于阿剌脫忽剌兀之地拔都首建議推戴時定宗皇后海迷失所遣使

者八剌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皇孫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脫忽列乃與汝輩爲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八剌語塞兀良哈台曰蒙哥聰明睿智人皆知之拔都之議良是遂共推帝即位于潤帖兀阿蘭時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也開慶元年己未自將伐蜀崩于合州之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二諡曰桓肅皇帝廟號憲宗

定宗晏駕三歲無君蒙哥賢達遂共推尊掩雷之子太祖之孫

帝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過制初太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

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也○初太宗命帝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于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爲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入于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廻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睿宗第四子憲宗同母弟生于宋嘉定八年乙亥八月乙卯及長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在潛邸時思大有爲于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憲宗即位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壬子夏六月奉命帥師征雲南禡牙西行次臨洮分三道以進帝由中道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進薄大理城平之班師入覲

復命分道攻宋次江北由陽邏堡以渡會諸將于鄂州圍其城會憲宗凶問至宋相賈似道亦遣使請和帝遂率大軍北還至開平諸王大臣勸進以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即皇帝位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建都燕山府至元十五年滅宋混一南北三十一年春正月癸酉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尊曰薛禪皇帝葬起輦谷改元　中統　至元

忽必烈立憲宗同母混一南北始稱世祖國號大元都燕山府知人善任揆文奮武窮黃河源大啓土宇輻員之廣古未之睹三十五年以疾而殂計作即位一十九年入承正統一十六年

至元十七年詔遣招討使都實窮河源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其地冬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瞰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氷時六月見之

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
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
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衢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
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
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
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
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
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
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
州緑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
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
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
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東
南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計及
萬里然南北溷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
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

及貴德州必赤里也

王佐姚樞　儒學許衡　平居樂易　竇氏漢卿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太宗南伐詔樞從師披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爲燕京行臺郎中後棄官去攜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注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在潛邸遣使召至待以客禮使世子受經世祖征大理嘗遇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次大理城鍔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或有譖世祖得中土心者憲宗遣阿藍荅兒爲鉤考置局關中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即位以樞爲京光勸農使二年改大司農詔赴中書議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爲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爲大將並請申止殺之詔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德者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顏色有來即謀必反復告之子燁仕至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謚曰文○許衡字平仲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毎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時兵亂中夜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其鄉人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墜地童子過之亦不覩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拜太子太保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國子祭酒六年定朝儀定官制七年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蠧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乃以爲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伴讀分處各齋以爲齋長課誦少暇即習禮或

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并千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十三年領太史院事定新歷十七年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于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事于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旣撤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鄕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國兵伐金默爲所俘得脫歸旣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醫者王翁妻以女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乃北歸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旣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旣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一日凡三召奏對皆稱旨薦姚樞召用之久之請南還世祖卽位召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材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

廉氏希憲回鶻王子以官受氏字曰善甫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戒受孔子用以爲教枉國追王身多事業宰相男子

眞眞雙絶

希憲字善甫本畏吾氏父布魯海牙爲回鶻王歸朝拜廉訪使適希憲生父曰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希憲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絶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言爲對世祖嘉之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爲不能邪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眞文武才也世祖卽位初分漢地爲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講求民病扶强抑弱境內大安進拜平章政事時年三十矣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至元元年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寢臥草上廬于墓側詔奪情起復希憲不敢違旨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言者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盛詔罷天澤政事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言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遣疑矣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事遂解希憲務奏議帝前激切無所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强邪希憲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巳七年詔釋京師囚以論匿贊馬丁忤旨遂罷退一日帝

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希憲嘗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于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鎭之帝召希憲行省荆南詔令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至鎭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自詣舍以勵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應定俱越境請降十四年春召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十六年詔復入中書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

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屛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于已謂皐蘷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愼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諡文正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以爲知言

劉秉忠者釋名子聰書無不讀於易尤通陰陽術數占事知來藏春散人于物無猜

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父潤歷鉅鹿內丘兩縣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千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嘗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于時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回邢州服除復召還上書數千百言皆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世祖嘉納焉癸丑從世祖征大理已未從伐宋俱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不殺爲言故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于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

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已任事無巨細凡有關于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如須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屛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愼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遣禮部侍郎趙秉文護其喪還葬大都盧溝橋之北諡文正進封常山王秉忠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閒澹類其爲人有文集十卷世祖嘗從容問秉忠曰朕之天下後當誰得秉忠曰西方之人也及命築中都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萬數帝問曰此何祥也秉忠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

史氏天澤忠亮恂如年四十始折節讀書

諭出意表理探中區出將入相上下相安柱石四朝師表
百官富貴權勢若將浼焉五十餘禩世以爲賢天澤字潤甫燕之永
清人父秉直國初聚族降于木華黎行尚書六部事生三
子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澤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
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真定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既
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天澤即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
城得上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國王孛魯承制命紹兄職
爲元帥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
擒仙驍將葛鐵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
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遂復真定
太宗即位命天澤爲真定河間大名東武濟南五路萬户
金主遷蔡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金
亡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駐軍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
疫衆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

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三戰三捷中統元年世祖即
位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路軍馬經略使二年
五月拜中書右丞相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右丞相如故
四年改左丞相六年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忽剌出往
經畫之十年與平章阿朮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
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
州遇疾還襄陽北歸至真定帝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
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
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七日卒年七十
四贈太師進封鎮陽王諡忠武天澤忠亮有大節平居未
嘗自矜其能及臨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
折節讀書尤熟于資治通鑑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
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
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其
人慙服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上不
疑而下不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子八人格湖廣行省
平章事樟真定順天新軍萬户棣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
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
彬中書右丞格子耀福建行省
平章政事榮鄧州舊軍萬户
丞相伯顏八鄰部人長于
西域入爲廷臣將兵伐宋謀略如神二十萬衆若將一人
畢事還朝絕口不論當入臨安駐軍江濱三日不潮詎識
天心城開部署禁伐山陵諭不妄殺爲宋曹彬伯顏蒙古八鄰部人
長于西域至元初宗王旭烈凡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
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
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拜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諸曹曰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
改右丞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大舉伐宋以伯顏領河
南諸路行中書省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

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襄陽分軍三
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朮由中道循漢江趨郢時張世傑
將兵屯郢力戰禦之遂潛兵入漢居沙洋及新郢殺宋守
將邊居誼進攻陽邏堡宋將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朮
襲青山磯遂渡江夏貴棄師走伯顏遂會阿朮趨鄂州權
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以城降遂引兵東下陳奕以黃
州降管景模以蘄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
府降宋遣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兵會之前鋒孫
虎臣軍潰似道奔揚州盡棄江淮州軍伯顏遂入建康十
二年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
大悅會世祖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覆
奏曰宋人之據江漢猶獸保險今已扼其亢少縱之則逸
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
相言召赴闕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受命
還行省分軍爲三道渡江東下克常州宋遣將作監柳岳
奉書與伯顏求進奉脩好伯顏曰主上即位之初奉國書

僑好祝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年又無故殺害廉奉使等誰之過與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平李子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于小兒之手今亦失于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進入平江宋諸關兵皆潰遂次臯亭山宋大皇太后遣使奉璽降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户巡臨安城觀湖于浙江暮還湖州市部分諸將分屯要害仍禁人不得侵壞宋氏山陵是日進軍浙江之滸潮不至者三日人以爲天助世祖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伯顏再拜曰奉陛下成筭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拜同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正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伯顏呵之曰汝將爲賊邪其一如平日成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録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庚子薨年五十九贈太師追封淮王謚忠武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歸朝裝槖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張氏弘範積伐最多善于馬槊能爲詩歌崖山鏖戰樓櫓風烟帝昺投海宋以滅焉

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父柔官軍民萬户封蔡國公贈汝南王謚忠武有子十一人弘範其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于濟南弘範營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中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眞吾子也至元二年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歳大水漂沒廬舍租税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弘範曰今歳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歳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移戍萬山九年攻樊城拔之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弘範渡江爲前鋒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殿帥丁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從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丞相伯顏于臨安宋主降十四年師還授鎭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復命弘範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嶺海悉平十月師還入朝未幾瘴癘疾作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至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畧至大四年加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年加封淮陽王子珪中書平章政事封蔡國公

漢不能致曾有兩生元不能爵趙復劉因雄略世祖竟成其名

趙復字仁甫湖廣德安人太宗乙未歳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破德安姚樞即軍中求得復與之言信奇士邀與俱北復不從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被髮徒跣仰天而號將欲投水樞曉以徒死無益強之北行先是南北道絶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樞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中書平章楊惟中與樞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表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

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武邑令刻意學問邃性理之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既而生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成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術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復詔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以疾固辭帝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夏四月十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

嗟悼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

楊璉眞珈西域妖僧利宋金寶掘發諸陵斷殘支體白骨縱橫會稽唐珏痛憤不勝造六石函夜葬蘭亭

至元二十一年桑哥爲相與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眞珈相表裏嫉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明年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于是帥徒役頓蕭山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覆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曰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蓋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截去以爲飲器耳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金人歸梓宮眞僞不可知高宗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翬衣于槨中不敢斂其實二帝遺骸浮沉沙漠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化盡髻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鬲一隻光寧與諸后儼然如生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于孟后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越七日楊璉眞珈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初發陵時義士唐珏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斲石爲函各署其表曰其陵其陵葬地以藏爲文而告復于宋常朝殿掘冬青

一株置于所函土堆上爲識林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夢中忽震蛟龍睡軒敝穿志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凫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明洪武元年太祖遣工部主事谷秉彝即北平索飲器于西僧詔瘞鳳臺門高座寺之西明年命啓瘞南歸仍藏諸舊陵云

毀宮作寺浮圖疊層石刻築基災及九經申屠拒止賴以得存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徙居東平之壽張清修

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官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真珈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孫明孝太子追謚裕宗文惠明孝皇帝眞金第三子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剌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三十年受皇太子寶撫軍于北邊三十一年春正月世祖崩親王諸大臣遣使告哀軍中夏四月帝至上都即皇帝位大德十一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于玉德殿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謚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國語曰完澤篤皇帝葬起輦谷改元元貞大德

成宗繼立以孫嗣祖河清三日三百里許

元貞元年閏三月蘭州河清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宋司馬氏資治通鑑起自威烈闕其前半劉恕外紀洪荒怪謬百家雜說不可詰究金氏履祥乃作前編尚書爲本演義成篇

履祥字吉父婺州蘭溪人其先本姓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名更爲金氏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稱授之書即能記誦及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嘗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隝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終莫能用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昇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六年卒至正中謚文安

許氏益之源流朱熹窮理探輿各有指歸爲世高隱四方之師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徙金華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

不忘稍長肆力于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授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相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于書無所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異同別其是非也幾希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維持世教則未嘗輕筆之也延祐初謙居東陽金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獨不敎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于微密[illegible]

者作之鋭著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簉其材分咸有所得其處世不膠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元三年辛年六十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沒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所著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

武宗皇帝

名海山裕宗第二子追諡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答剌麻八剌之子世祖曾孫也母曰興聖皇太后弘吉剌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成宗大德三年以寧遠王濶濶出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帝即軍中代之屢敗海都之衆八年封懐寧王十一年丁未成宗崩三月帝自按台山至

于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以五月十一日甲戌即位于上都至大四年辛亥正月八日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四年壽三十一諡曰仁惠宣皇帝廟號武宗國語曰曲律皇帝葬起輦谷改元至大

武宗海山初政足紀大成至聖加封孔子祠以太牢遣使闕里 先是大德六年詔建文宣王廟于京師至十一年廟成而成宗崩帝即位首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惜也自促不知愛身日躭麴蘖夜躭妃嬪雙斧伐樹顛仆相因** 帝嘗御五花殿右丞相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未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躭妃嬪是好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帝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濫而遙授之官衆錫賚太濫而應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冬十月成宗不豫中宮秉政詔帝與太后出居懷州成宗崩帝與太后聞哀奔赴至大都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皇后伯要眞氏稱制安西王阿難答輔之右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密遣人啓帝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帝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亂祖宗家法執

誅之諸王濶濶出牙忽都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天位帝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惡人潛結宮壼搆亂我家故誅之豈欲作威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正位爲宜乃遣使迎武宗于北邊武宗至上都即皇帝位詔立帝爲皇太子至大四年正月庚辰武宗崩帝以三月十八日庚寅即位于大明殿延祐七年庚申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崩于光天宮在位九年壽三十六諡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葬起輦谷改元皇慶延祐

仁宗守成不失盛德養民致賢祖憲不忒 帝慈孝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一遵世祖成憲爲元盛德守文之主 **時有疾風雹辦電抽北山南移至西河洲次日再移地出土丘高二三丈民陷水流** 延祐二年五月成紀

縣山移是夜疾風雷
雹突出土阜之異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母曰莊懿慈聖皇后弘吉剌氏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延祐

二年十二月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七年春正月戊戌仁宗不豫帝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宴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主辛丑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三月十一日庚寅即皇帝位于大明殿至治三年癸亥八月四日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弑帝于行幄在位四年壽二十一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國語曰格堅皇帝葬起輦谷改元 至治

仁宗長子立爲英宗有事太廟冠服從容百年曠典一旦復興萬姓聳觀感泣不勝誅殺奸黨果于用刑鈇失謀逆弑於行宮

帝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帝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謟邪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帝曰勿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爲不法必刑無赦八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沖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邪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劾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其弼斷如此然以果于刑殺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拜住爲相綱常是崇盤方盂圓格言可誦乃遭大變害臣同凶

拜住太師東平王安童孫也五歲而孤太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爲宿衛長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議大政必問曰合故典否太常事簡毋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英宗在東宮問宿衛之臣于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邪竟不往英宗登極拜中書左丞相帝嘗謂之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拓土宇安童相世祖克成善治也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惟陛下垂憫時加訓飭幸甚始建太廟于太都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其時可矣帝悅曰朕能行之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顧拜住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儀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曠典一旦復見有感泣者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去綱常則亂矣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之魏徵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將何以爲君今理民之事卿當熟慮而愼行之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極困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并右丞相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

迭兒已病死過惡日彰拜住慾以奏聞帝悟奪其官仆其碑其黨鐵失等懼甚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寺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會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拜住遂弒帝于行幄拜住憂國忘家常直內庭知無不言太官以酒進則憂形于色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實直鉅萬繼而獲盜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慍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入相振立綱紀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奸臣畏之卒搆禍難云泰定初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裕宗長子追謚顯宗光聖仁孝皇帝甘麻剌之子世祖嫡曾孫也至

元中封顯宗爲晉王鎮北邊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帝于晉邸大德六年晉王薨帝襲封是爲嗣晉王仍鎮北邊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之立咸與翊戴之謀王府內史倒剌沙得幸于帝常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且入宿衛至治三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剌沙言主上將不容于晉王汝盍思之于是倒剌沙與探忒相要結八月二日王晉王獵于禿剌之地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爲皇帝于是王命囚斡羅思遣別列迭失等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英宗遇弒于行幄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北迎帝于鎮所以九月四日癸巳即位于上都龍居河致和元年七月十日庚午崩在位五年壽三十六葬起輦谷文宗追廢不爲立廟改元泰定致和

少帝

名阿速吉八泰定帝太子泰定崩中書平章政事倒剌沙等在上都立之年甫九歲以兵分道攻燕都梁王禪右丞相答失鐵木兒等帥師與戰敗之上都兵皆潰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以兵圍上都倒剌沙等奉帝出降後不知所終在位二月改元天順・

泰定五年　嗣續東宮　在位二月　不知所終

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茲其所以爲足稱也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母曰仁獻章聖皇后亦乞烈氏大德三年命武宗撫軍北邊帝以四年十一月壬子生成宗崩武宗入繼立仁宗爲皇太子命以次傳于帝仁宗立延祐三年議建東宮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皇太子又與太后幸臣識烈門譖帝于兩宮遂

封帝爲周王出鎮雲南是年冬十一月帝次延安常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禿忽魯等謀曰天下者我祖宗之天下也出鎮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搆間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帝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帝至咸率衆來附帝至其部與定約束十餘年間邊境寧謐致和元年泰定帝崩于上都倒剌沙立泰定子爲皇帝遣使詣燕都收印章時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義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帝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時帝弟懷王方徙江陵乃遣使迎入燕都嗣皇帝位是爲文宗遣哈散及撒迪等相繼來迎見帝于行幄以文宗命勸進以天曆二年己巳正月二十八日丙戌即位于和寧之北遣武寧王徹徹禿

及哈八兒禿立文宗爲皇太子六月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帝八月乙酉朔帝次旺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宴皇太子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帝暴崩故老言燕鐵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奔其跡誠可疑云在位八月壽三十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國語曰忽都篤皇帝

葬起輦谷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母曰文獻昭聖皇后唐兀氏天德八年春正月癸亥生至治元年出居于海南泰定立召還京師封懷王又命出居建康又徙江陵致和元年泰定帝崩燕都留守燕鐵木兒倡義立武宗子時明宗遠在沙漠乃馳驛迎帝于江陵八月至京師羣臣請正大統帝固讓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必不得已當明以朕志播告中外以九月十三日

壬申即皇帝位于大明殿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明宗正位于和寧北遣使立帝爲皇太子北迎明宗于旺忽察都比入見而明宗暴崩帝復即位于上都至順三年壬申八月十二日己酉崩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葬起輦谷諡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國語曰札牙篤皇帝至元六年以帝謀爲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詔除其廟主放其子燕帖古思于高麗而卒改元 天曆 至順

明宗文宗連枝同氣兄位弟攝比見暴棄險矣人心危哉天位 至順元年四月皇后弘吉剌氏復殺明宗皇后八不沙乃蠻真氏 孛术魯翀性命爲學文章簡與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拓帝師西僧輦吃剌思大臣稱觴俯伏蓮墀翀時祭酒師道自持各不爲禮舉觴獨揮 孛术魯翀字子翬祖德南陽郡侯父居謙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即勤學從新喻蕭克翁學復從京兆蕭斛遊學益宏肆斛以女妻之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編脩官嘗進講帝問曰三教何者爲貴翀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帝曰若然則儒賤邪翀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五年拜監察御史歷僉太常禮儀院事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使翀詳記行禮節文于笏從幸上都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俟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帝師輦真吃剌思至帝命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寧宗立遷禮部尚書元統二年

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歸鄉里明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至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公諡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于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與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母曰皇后八不沙乃蠻真氏泰定三年三月癸酉生天曆二年封鄜王文宗崩諸王大臣請立皇子燕帖古思皇后卜答失里弘吉剌氏以文宗遺命傳位于明宗之子時惠宗出居[illegible]帝以文宗眷愛之篤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等請立帝至順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即位于大明殿中書百司政務咸於中書取進止十一月十六日壬

午崩在位一月壽七歲葬起輦谷謚曰冲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未改元

懿璘質班廟號寧宗七歲而立一月而崩

王樟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于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惠宗皇帝

名妥懽貼睦爾明宗長子母曰貞裕徽聖皇后罕祿魯氏名邁來迪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明宗后八不沙被譖遇害徙帝于高麗居大青島中閱一歲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時素謂非其己子移于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文宗崩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寧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妥懽貼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于靜江至良鄉具鹵簿以迎之燕帖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荅于是燕帖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决遷延者數月俄燕帖木兒死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于燕帖古思以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即位于上都帝性柔少斷荒于逸樂大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政紊盜起羣雄割據垂二十年至正二十八年七月明師次通州八月庚申帝從健德門北去出居庸關駐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以疾殂于應昌在位三十六年壽五十一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謚曰惠宗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謚曰順帝改元 元統 至元 至正

妥懽帖睦是爲順帝明宗長子廣西入繼仁柔少斷主昏臣奸伯顏執后弑於民間貴爲天子不能救焉

伯顏蔑兒吉解氏弘毅深沉明達果斷以翊戴功累拜太師右丞相進封秦王府左丞相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怨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荅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郯王撤撒禿發其謀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誅之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伯顏尋殺之于開平民舍

哈麻蒙蔽尤弄朝權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有口才早備宿衛帝身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于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邪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哈麻權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累官中書左丞相後以罪杖殺之

皇天垂戒度失星躔怪事非一史不勝占

元統元年八月壬申鞏昌徽州山崩十一月辛亥秦州山崩地裂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汴梁雨血著衣皆赤三月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八月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飢太白屢晝見經天至元元年三月壬辰河州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牛羊駝馬凍死者十九民大飢二年春正月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五月壬申秦州山崩三年四月甲戌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壬寅沒于貫索五月丁卯彗星見于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凡六十有三日自昴至房凡歷一十五宿八月京師地屢震太廟梁柱裂各室墻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主御床凡六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四年

八月丙子京師地震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六年二月己酉彗星見至三月庚辰凡三十二日至正二年夏四月辛丑冀寧路平晉縣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三年二月秦州鞏昌山崩水湧溺死人無算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六年春二月山東地震壞城郭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九年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十年六月壬子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三月復還十一年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太白屢經天十二年三月隴西地震百餘日城郭頹夷陵谷變遷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東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十六年三月有兩日相盪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八月甲戌彗星見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朔始滅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如新割者命藏于庫十七年六月癸酉溫州路樂清江中龍起颶風作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七月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十八年三月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二十年三月戊子彗星見東方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二十二年二月乙酉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至二月終光芒長二丈餘三月丙申彗星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彗星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始滅四月[illegible]丁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後四十餘日乃滅六月辛巳彗星見紫微垣光芒長尺餘東南指西北行二十三年三月辛丑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十月丙申朔青齊一方赤氣千里二十五年春二月辛丑汴梁路見日傍有一月一星

五月甲子京師天雨氂長尺許或言于帝曰龍絲也命拾而祀之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鬬者三月丁丑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六月丁巳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焰爍人宮人震懾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二十八年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乃不悔悟　淫巧多端　五綵樓殿　百尺龍船　眼爪皆動　游戲盤旋　創製宮漏　玉女飛仙　鐘鼓自奏　更籌自傳　機藏木櫃　水滴回還　為秘密戲　習西僧禪　男女裸處　運氣疊肩　作天魔舞　雜雲錦纏　佛讚鼓笛　女隊箏絃　昏迷逸樂　國事墮焉

帝於內苑造龍船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五殿樓子龍身並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帶四㡌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鉦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僊自能耦進度僊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鮮有時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亦薦西番僧伽璘真于帝其徒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

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大元國師其徒取
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于是帝日從事于
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八郎與禿魯帖木兒
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
處號其所處室曰皆卽兀該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
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
之人亦惡聞之帝又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
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
被瓔珞大紅綃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
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内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千
六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
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
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
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中原鼎沸割據稱雄白
蓮倡教韓氏山童龍鳳紀年林兒復興山童欒城人自其
祖父以白蓮會燒

香惑衆謫徙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
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潁州人劉福通與杜
遵道等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
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
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
逃之武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
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張士誠將呂珍入安
豐明太祖率兵擊走之以林兒還建康卒于瓜步在位十
二年
徐氏壽輝乘勢爭鋒壽輝羅田人據漢陽自稱皇帝建
號天完改元治平在位九年陳友
諒弑
之
陳氏友諒起於九江友諒沔陽人初爲天完將弑其
主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曰漢改
元大義以江州爲都與明太祖戰于鄱陽敗死子理
立改元德壽明太祖自將伐之理降凡五年而漢亡
方氏
國珍據有浙東國珍台州黃巖民聚衆爲亂據溫台等郡
累授浙江行省左丞相叛服不常明太祖

計降
之
張氏士誠地有吳松士誠泰州白駒場亭民據平江
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又
改稱吳王凡十五年明太祖遣
將伐之就士誠以歸自經死
明氏玉珍西據閩中玉珍隨州
人初爲天完將後自據成都稱皇帝建國號曰夏改元天
統在位四年殂子昇立改元開熙明洪武二年太祖滅之
眞人肇起運開大明三十六年元主北行歷十四主百六
十年合計正統八十九年王褘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
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
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
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
康里巙巙
學士通顯制行峻潔風神凝遠隨事納忠區畫盡善感悟
良多稗益匪淺位高望重經筵弘闡博古能書雙璧不忝

巙巙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术成宗賢相贈太傅封魯國
公巙巙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
峻潔望而知其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
拂士不能過之始授承德郎集賢待制歷拜翰林學士承
旨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巙巙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裨
益良多順帝卽位巙巙侍經筵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
帝紬繹而言數暢旨意必使感動帝衷而後已帝暇日欲
觀古名畫卽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帝一日覽宋徽宗畫
稱善巙巙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
曰獨不能爲君耳遇天變民災必憂見于色乘間則進言
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于子愛則
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
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虛已以聽又嘗謂人曰天下事在
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
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

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夔夔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推愛儒士甚于飢渴以故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門達官有權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仿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愼如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今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受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愼勿以斯言亂我國也達官色慙既而出拜浙江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至京七日感熱疾卒時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夔夔善眞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啻金玉諡文忠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成宗時擢中書右丞與夔夔皆爲時之名至世號爲雙璧云

脫脫忠盡大義滅親紅巾蠭起屢破妖氛功施社稷位極人臣不驕不伐詎非偉人臨敵易將讒信哈麻壞爾長城喪我國家

脫脫字大用太師中書右丞相馬扎兒台子生而岐嶷異于常兒及就學請于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二石年十五爲皇太子怯薛官天曆初遷府正司丞至順二年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伏誅其黨荅里等稱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之戰盡擒以獻拜御史中丞四年進御史大夫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擅爵人敖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已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于伯顏嘗憂其敗私請于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係不可不密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草詔數伯顏罪狀四鼓遣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己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眞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伯顏俛首有慙色事定詔以馬扎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中外翕然稱爲賢相四年領宣政院事時有疾漸羸凡十七上表辭位帝始從之有旨封鄭王賓賚巨萬俱不受七年別怯兒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馬扎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十一月馬扎兒台薨帝念脫脫勳勞召還京師九年詔復爲中書右丞相既入中書恩怨無不報用汝中柏等爲僚屬委以腹心之寄大小之事悉與之謀十一年紅巾賊有芝麻李者據徐州脫脫請自行討之破其城芝麻李遁去帝遣普化等即軍中命脫脫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連戰皆捷賊勢大蹙俄以宣政使哈麻之譖言其老師費財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詔至軍中參軍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

聽詔即出甲兵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客省副使哈剌合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凡弟之罪于是詔流脫脫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其弟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長子哈剌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絕之九月復移置阿輕乞之地十二月哈麻矯詔遣使鴆殺之年四十二脫脫儀狀雄偉頎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宏器識遠莫測其蘊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于羣小急復私讐君子譏焉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等上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

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余闕守皖正氣直上暇日注易講學會講一軍皆知親上死長六年孤城二百餘戰火起風烈力竭城陷子死於父妻死於夫忠孝貞節萃於一廬相率焚死民有千餘人豪也哉而豈徒諸

闕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威武人父沙剌藏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歷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於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屬縣灊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陞同知副元帥十五年夏大雨江漲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周植木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乞爲江淮一保障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一旬始退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馬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金鼓之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捍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

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律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城中民相率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千戶葛延齡等十八人時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西門外明太祖爲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四言史徵卷十終

四言史徵卷十一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頓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　麟德蔚窯甫較訂

明紀 凡十七帝合二百七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

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金陵句容通德鄉朱家巷人自其祖初一公始遷泗州盱眙縣復遷濠州鍾離縣遂爲濠州人父世珍娶陳氏生四子帝其季也日章天表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初母娠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既覺猶香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生帝於土

地神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浴汲河水水浮紅羅遂取爲衣所居夜有神光里人競呼朱家火往視無有已數日不乳父出求醫有僧在門告之愈期良久不見甲申帝年十七歲饑疫父母同月棄世三兄亦先後亡帝孤無依托身皇覺寺爲寺僧養驚溺園之之他所游戲驚終日不敢出園別驚色爲隊驚皆分隊立居兩月歲荒僧散帝遊食於江淮金斗光息間至穎道病有二紫衣同寢食病已辭去莫知所之夜陷麻湖中遇羣童言迎駕叱之不見又三載還寺至正十一年辛卯五月徐穎蘄黃兵起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亦舉兵自稱元帥破濠州元將撤里不花率兵攻之帝求入城自保門者欲兵之子興免焉召與語大悅取爲親兵妻以所育女馬氏軍中呼曰朱公子十二年壬辰圍解帝將濠人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降之遂取泗州及滁和十五年乙未春三月子興卒帝併統其軍渡江取太平路諸帝爲大元帥十六年丙申取集慶路改曰應天分取鎭江廣德皆下之小明王韓林兒署帝爲副元帥不受許用其龍鳳年紀自稱吳國公十七年丁酉三月克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揚州十八年戊戌三月取建德路十二月取婺州十九年己亥取衢處州二十三年癸卯七月討陳友諒大戰鄱陽湖友諒敗死二十四年甲辰正月即吳王位二月自將伐漢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二十六年丙午四月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冬小明王殂二十七年丁未稱吳元年九月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十月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徇山東郡縣皆下之吳二年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於金陵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七月徐達等師至通州元主北走天下平在位三十一年五月乙酉崩壽七十一葬孝陵永樂

元年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謚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布衣崛起明祖高皇生於閭閻屢有神光時年十七父母雙亡三兄繼殁孤立徬徨跡托緇流亂入戎行甥館郭氏郭子興雲起龍驤豪傑景從經營四方平周張士誠滅漢陳友諒北定元邦順帝出走應天府金陵稱帝堂堂皇皇勵精圖治夙夜不遑民瘼咨訪名儒尊揚文物倣宋衣冠用唐禮明樂備制度咸臧得統之正較漢爲光三十一年鍾阜鼎藏論曰仲尼

聖湯武豈不以救民哉至其懿德不逮漢高高帝所由起
與漢高同抑不似其爲秦亭長至神武謨筭文學之長不
啻過之若夫兢兢業業不少寧
荒雖二帝三王所稱蔑以加矣高后馬氏滁陽郭子興後追封滁陽王養女居嘗從軍同上艱楚及定天下帝用威武徵諷幾
諫每釋赫怒養賢贍學隨事彌補稼穡艱難小民疾苦造
化所惡坐而受祜訓諭諸王時時檢舉至哉坤元天生聖
母孝慈皇后馬氏宿州閔子鄉人父馬公負而俠歲倹以
后托定遠人郭子興子興后智而能勤女紅精異子興夫妻
視如已女子興爲濠帥奇高帝妝之幕下以后與焉子興
一子數困帝嘗閉之虛舍絶其食后私懷餹焦餔帝二子
窺之后匿焦當膺膺腐從在軍恐帝倉卒追跎之不時庋
藏餱餌糗餌自不宿飽有識記書札委受倉卒取未嘗失

帝帥師渡江后率諸將士妻妾從完緝衣鞋給士恒至夜
分帝禦陳友諒於龍灣后盡發衣服金帛賞士時語帝以
不殺人爲本人心既歸即爲天命帝善之既即位冊爲皇
后謂侍臣曰昔漢光武既得天下梁麥飯豆粥以勞馮異
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能消釋猜嫌皇后
與朕起布衣同甘苦從在軍倉卒忍飢懷糗餌食朕比豆
粥麥飯困尤過郭氏數疑朕朕徑情不恤后時時轉致將
士所獻慰悅其心及欲危朕后輙彌縫此又難于長孫朕
或因服御詰怒小已輙進曰主忘貧賤時邪朕復爲惕然
家之良妻猶國良相朕忍忘之罷朝語后后曰妾聞夫婦
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貧賤時妾願陛下勿忘
羣臣百姓一日集女史淸江[illegible]人等問漢唐以來何后
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illegible]命錄其家法賢行誦
而聽之或曰宋過仁厚后曰[illegible]不逾刻薄乎后問黃
老何教也而實太后好之[illegible]有淨無爲爲本若絶仁
棄義民復孝慈后曰孝慈即[illegible]詎有絶仁棄義爲孝

慈者哉吳興民沈秀者家財累鉅萬有盆曰聚寶能益財
爲帝造都三之一又爲帝犒軍帝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
也宜誅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
祥民富敵君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菑之未有不法以
犯吏辟陛下何煩帝釋秀流之雲南瘞其盆於城下名其
門曰聚寶妃嬪宮人有子者厚待之命婦入朝延接如家
人禮又言京師百官去家遠近不同其家貧富亦應自異
俸入有限慮或不給暑雨祁寒輙形嗟歎帝感其意時存
問周給之又問太學生有家否曰亦有之后曰人才衆多
廩之厚矣妻子不贍不累心邪帝即命月給有家太學生
糧爲故事帝發死囚成城后曰罰贖至恩也但疲囚加役
恐不免死亡帝爲罷其役其加意臣民如此洪武十五年
八月后疾羣臣請求醫禱於山川后謂帝曰不起命也禱
醫何益抑醫無效上必錄醫是益妾寘罪也疾革請帝求
賢納諫愼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丙戌崩年五十
九葬孝陵謚曰孝慈皇后逾年宮中人作歌曰我后聖慈

化家邦撫我育我恩難忘不忘懷思於萬年泌彼泉下悠
蒼天子五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皇帝次
周王皇女二人寧國公主安慶
公主自后崩高帝不復立后豐沛佐漢同出帝鄉明興
開國半起濠梁勳功最大時有六王中山徐達電掃北方
開平常氏勇冠當塲恂恂儒雅有若岐陽寧河鄧愈績著
湖湘東甌湯和城築海防平定百蠻沐黔寧王鷄鳴列像
洪武二年正月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死
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越國公胡大海郢國公馮國用梁
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濟國公丁德興虢國公俞通
海蔡國公張德勝東海郡公茅成皆已死塑其像魏國公
徐達鄂國公常遇春曹國公李文忠衛國公鄧愈中山侯
湯和西平侯沐英廣德侯華高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

宣寧侯曹良臣蘄春侯康茂才安陸侯吳復燕山侯孫興祖皆見在虛其位

侑享蒸嘗

太廟配享廖永安未除之先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洪武二年正月丁巳已躋在列九年始加封號贈謚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各隨其卒之年進侑共十二人

丹書鐵券誓誥煌煌

徐達鳳陽人家世田夫生有大志高帝在滁陽王館中達年二十二仗劍往從與語悅之言於王以為鎮撫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取二溧擒元將陳也先蠻子海牙於襄城橋當是之時諸人未有定屬無不人人欲為君者達謀勇在諸人上獨奉高帝謹高帝亦察諸人無如達者既定建康下京口授鎮江翼大元帥轉江南行樞密同僉升左相國丙午以大將軍征吳戰於皁林直抵蘇州軍葑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層下瞰城中設火筒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礮風著人皆死城中震恐丁未遣人請事建康帝曰將軍天性忠義顧軍中稟命

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吾不中制蘇城堅難猝破督兵急攻凡三百餘日破其城縛士誠送建康得兵二十五萬封信國公是年冬為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取中原遂克沂州益都東郡濟南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加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是年克樂安棣引兵取汴梁乘勝下洛陽長驅嵩函抵潼關東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深趙出臨清取德滄至直沽獲海舟聯橋濟師常遇春張興祖率舟師並進步騎遵陸而前通海口元丞相也速不戰潰遂克河西務入通州元主北走八月至元都齊化門塡濠登城達坐門樓戮其監國王子大臣之不服者獲諸王王子六人玉印二玉璽一封府庫圖籍故宮殿分兵守妃主宮人令故閹護視秋毫無犯市肆不移承制立燕山六衛令孫興祖華雲龍守之自與常遇春馮宗異率兵略保定中山河間懷慶轉入山西進圖太原謂諸將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道保安經居庸攻北平孫都督六衛兵足鎮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禽矣諸將皆曰善引兵巠進擴廓至保安聞之果還兵鋒甚銳達遣精兵夜襲其營擴廓聞變倉卒急翰帳乘驏馬遁去遂克太原遣傅友德薛顯擊破賀宗哲於石州定崞忻霍絳猗氏平陽令康茂才郭子興扼潼關引大軍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常遇春馮宗異渡河趨陝取鳳翔李思齊奔臨洮遂入長安進克隴秦鞏昌馮宗異直趨臨洮思齊不戰降思道之弟良臣守慶陽亦降復叛斬之陝西悉平班師還京三年總兵征王保保大破之定西還將取興元西平土蕃征哨極于西北始還進封魏國公五年帝欲窮追元太子卒擒王保保取歷代傳國璽命以大將軍還征虜于十五萬騎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各五萬騎都督藍玉為前鋒敗虜野馬川復敗王保保於土剌河保保遁與宗哲合拒我師嶺北戰不利死者萬餘人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斷頭山亦敗帝竟不問達失軍也自

是歲鎮北平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帝憂之會達背發疽少愈帝使達子允恭往視賜之璽書召還明年二月疾甚帝四召名醫禱於山川社稷城隍願留數歲他日與之同歸竟不起時年五十四贈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帝為神道碑文且曰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將軍侑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達言簡慮精與人無戲沉毅剛決令出不二其撫士不飽不食不營止不就幄傷病身問之與醫藥死者哭而櫬棺爲得壯士若謀輒結以恩意皆為用高帝取天下記初下建康再戰友諒身在行其他什九皆達征討所平平生無聲酒伎勝之好親禮儒生囊書自隨講論禮義翩翩如也嘗賜誥有云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迨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略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克元都帝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初達之下元都也常遇春請窮追之達不從遇春怒曰大將軍不可測也達曰非君所知

夫元君今雖匹夫也而昔君陛下即執以歸陛下何以治
之帝以舊內賜達達謝不敢一日故辭達被寢之覺問左
右曰寢舊內達攝衣起惶恐下階拜呼死罪趨出帝悅於
是爲達治第榜其坊曰大功與之禕樊二第胎驟帝遇又
曰可矣達遂不敢卒驟帝益悅車駕時臨幸呼大哥達妻
嫂夫人云子四輝祖添福增壽膺緒輝祖初名允恭高帝
賜名輝祖洪武二十一年嗣建文即位特見信任燕王入
南京弗迎附下獄五年死成祖以中山王功不可無後令
輝祖子釋迦保襲魏國公賜名欽欽復乞守墓南京成祖
怒削爵從鳳陽仁宗即位復之添福早卒增壽以父任三
遷至右軍左都督時時輸情於燕燕師將入增壽謀內應
建文斷其腰燕王即位追封陽武侯再封定國公俾子景
昌嗣膺緒歷官都督府僉事四女長仁孝皇后次代王妃
次安王妃次妙錦成祖聞其賢欲聘而立之妙錦不應削
髮爲尼文廟亦竟不立后洪熙初養髮如舊○常遇春懷
遠人生剛直膂力絕人少從羣盜劉聚聞高帝威名與壯

士數十人棄之來歸未至臥田間夢神人甲而楯趣之曰
起起主君來寤高帝騎過之與數十人求附自請爲前部
先鋒在諸將中以敢戰聞高帝繫吳儷漢混一天下獨遇
春與大將軍達居多遇春出戰每積鏡列櫓矢石交下諸
將恇憚莫前遇春單身陵躡其間敵人聞遇春名咸任魄
降北其初從渡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聯大舟距三丈
許相顧莫敢先登遇春捨舟挺戈大呼一躍而登衆披靡
遂拔采石從擊呂珍安豐三角三勝其後與元戰洛北陣
既成單騎執弓矢馳入陣元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無所
中遇春一矢正貫其先驅大呼殺入元人大敗凡遇春所
以克捷多此類也高帝嘗戒遇春輕敵遇春自言予我十
萬衆橫行天下矣遇春先戰恒御女子數人戰歸解甲血
糊模窣窣有聲所過師恣士掠士皆騰贏麃霍健於諸將
士至從大將軍則輒遵大將軍約束也累授中書平章錄
軍國重事封鄂國公帝既即位加上柱國兼太子少保與
大將軍取陝西其明年率李文忠追擊元主於開平敗故

元將江文清錦川進敗丞相也速大寧進擒丞相脫火赤
大興元主遁復追逐數百里俘斬其宗王平章數人全師
還燕次柳河川卒年四十帝悲悼罷朝詔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王諡忠武丧至龍江車
駕臨祭慟哭命擇地鍾山陰葬之宋濂撰神道碑文三年
封子茂鄭國公次子昇開國公長女許爲皇太子妃○李
文忠字思本少名保兒盱眙人父貞娶高帝姊漁泗水上
歲儉時有所助高帝久之高帝姊卒保兒方十二貞聞帝
起淮右携之軍中見帝帝見貞衣被襤裂問曰大丈治生
得無苦乎對曰苦漁稅保兒牽帝衣帝喜且泣賜以已姓
名曰文忠擇師傅教之丁酉歲年十九以舍人領軍歷遷
浙東行中書省左丞開省金華總制嚴衢信處諸會諸軍
癸卯謝再興叛降吳引寇東陽文忠晝夜馳百六十里逆
敗賊義烏遂築新城五指巖下留胡德濟城守乙巳伯昇
復寇新城文忠馳之未至可十里止營龍潭胡德濟使人
間道報曰衆寡不敵且避賊鋒俟大軍文忠下令曰彼衆

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禽也賊禽輜重皆汝等
有明日合戰文忠仰天誓曰國大事在此一舉敢重生以
輕三軍持槊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賊後衝其中堅敵
潰城中將士出夾擊斬首數萬溪水盡殷丙午下浙江克
桐廬富陽餘杭且入杭州吳將潘原明遣員外方彝請降
文忠曰師未及城員外納降無緩我乎彝曰將軍之兵動
如雷霆旌旗遙指莫不震驚及聞布德勞來秋毫不犯乃
始還靈定魄擇託而歸豈有他意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
款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遣歸明日原明封府庫籍兵餉
以降用女樂導引入城文忠叱去之既入令諸軍皆止樓
楯上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立磔徇即
軍中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復李姓洪武元年從湯
和入閩悉平諸山寨二年以偏將軍副常遇春北征出遵
化度鹿兒嶺進克上都遇春卒軍中承命領其衆西與大
將軍攻慶陽至太原聞元將脫列伯攻大同急文忠曰大
同受敵燃眉之候若待進止其勢益熾閫外之事有利專

之皆曰然遂由代出鴈門次馬邑擒元平章劉帖木兒至白楊門又擒其四大王且近敵壘天雨雪身引數騎察閲近山無有伏召諸軍阻水而屯其夜有黑雲壓營文忠曰主有賊劫者令馮宗異等伏八萬騎白楊門別令二萬騎秣馬蓐食堅壁不動夜半賊列伯果空壁來文忠先以二萬騎誘之皆殊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分軍左右翼自爲前鋒與宗異奮擊大破之其部將縛賊列伯以降進兵東勝州莽哥倉不見敵而還三年授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復北伐降其守將擒其平章祝貞敗其大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朶兒只八剌進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遂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知元主殂兼程至應昌圍其城克之獲元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諸王達官所藏歷代金玉璽寶圖書玉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見角端而還返過中興擒江唐國公至虹螺山降楊思祖班師至龍江帝出勞江上是年冬大封功臣帝曰文忠取應昌功最大封曹

國公同知軍國事四年鎮撫成都五年與徐達馮勝率十五萬騎分三道並進文忠總東路兵出居庸關擣應昌取和林進口温河至咎喇莽來元兵遁去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千八百四十餘人送京師六年屯代明年使諸將擒元平章陳安禮木屑飛於三不剌斬元將珍珠驢於順寧陽門禽太尉伯顏不花於朔俘國公鄧孛羅帖木兒於白登轉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其宗王朶朶失里又追斬魯王於氊帽山十二年命督軍河岷洮鞏十三年召還參贊軍國重事十六年兼領國子監事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奮發遇大敵膽氣益壯及釋兵近儒生遂遂書史其館中客多詞翰之士文忠嘗以客所言言上帝怒高麗謂與丞相胡惟庸通欲討之文忠諫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帝大怒曰此儒生家言何從出爾口邪安所受之使人盡殺其客文忠出歸見館客橫屍廡下病悸不治時年四十六帝爲族誅諸醫及其侍婢六十許人追封岐陽王謚武靖侑享太廟子景隆嗣

永樂二年坐妖讖下獄閉其家不令通飲食其家屬皆發戍遼東至英宗中許開門出嘉靖中求其八世孫性續封臨淮侯○鄧愈泗州人狀貌魁梧有勇力智畧過人元亂父順與兄隆聚衆臨濠相繼戰死愈時年十六衆推爲帥每戰必挺身破敵乙未率衆來歸充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太平定金陵破鎮江陞元帥守廣德丁酉取徽州戊戌取婺源嚴州淳安轉僉書行樞密院事己亥畧浙西臨安庚子移鎮饒辛丑除江浙行省參政兼僉院總制各翼軍馬襲浮梁取樂平饒境悉定壬寅鄧克明據撫州僞降紿我愈卷甲夜馳二百里入城克明單騎遁太祖下南昌愈以步兵來會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鎮洪都癸卯漢圍洪都愈固守挫賊相持者三月甲辰與常遇春平臨江諸寨圍贛州乙巳降熊天瑞平南安南雄韶州討熊鼎臣於安福軍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移鎮襄陽洪武元年充征戎將軍三年爲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平秦隴降河州朶甘烏斯藏封衛國公參軍國事賜券五年

拜征南將軍討溪峒諸蠻六年備山西北平二邊九年土蕃川藏遮掠烏斯藏使者以征西將軍進討十年督副將軍沐英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召還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柩至三山門帝臨奠視其葬處祀享太廟肖功臣像祀之愈從太祖年最少體態英邁轉鬪豪雄神風凜然事太祖二十餘年歷鎮八州屢更仕使雖推挫無怨言謙恭慎密孝友純備臨敵不懼有功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以能有成功子鎮改封申國公十八年征江西有功卒無子次銘西安護衛指揮征蠻卒鏞族手指揮使女秦王妃銘子源永樂初爲散騎舍人其後爵中絕嘉靖中封其六世孫繼坤爲定遠侯○湯和字鼎臣鳳陽人長身饒智幼孤育母姨家時嬉戲好馬持稍指揮羣兒及長貧無與比肩賣豆漿久之作苦歎曰有身如此活於賣漿去之濠山率子弟十餘人從滁陽王時高祖在甥館和委心推翊爲萬夫長攻滁授管軍總管乙未帝取和州諸將多滁陽貴客部曲驕頓望未服和獨恭謹受約束

下采石定太平擒陳也先分兵取溧水句容丙申從徐達取鎮江陞總兵元帥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守常州取江陰壬寅從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於錫山甲辰大敗士信于長興遷中書平章還守常州丙午與諸將伐吳畧太湖轉戰湖州進擊吳江克姑蘇陞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方谷珍據台溫慶元和遣人持書諭降之乘勝下福州洪武元年虜陳友定於延平是歲從駕幸汴與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三年從大將軍徐達拔河中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盡平關隴明年與諸將襲定西取寧夏定東勝大同宣府封中山侯四年與傅友德統諸將西征蜀擣成都降明昇五年從大將軍北征至和林八年鎮彰德十年進封信國公議軍國事明年巡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明年經理四川永寧擁纂三馬十八年討平五開山猺還年已六十餘時天下久定中山岐陽二王皆物故帝亦春秋高不欲諸將屢典兵和心知其意因從容乞骸骨帝驚曰卿何出此言然心喜諸公侯見帝喜亦皆次第請帝各賜鈔萬錠造第鳳陽第皆壯尋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固守備和至台圖上要害城戍處帝一如和請於是設指揮衛若干戶所於浙東諸郡不諭年衛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東屬登萊戍城凡五十九閩中並海城亦成二十年還京二十一年新第成率其妻胡夫人若子陛辭賜勅賜和白金二千兩夫人千黃金三百兩夫人二百鈔萬五十緡夫人五百文綺四十有副夫人三十是爲洪武二十一年和與諸公侯歲一朝朝亦復有賜其後入朝中風失音車駕幸視宛數良久即遣還命其女魯王妃歸寧視疾疾良已使其子鼎迎至京師安車入內宴賚有加御膳法酒相屬二十七年復召之瘫甚令安車入內摩撫之敘布衣艱難之勞契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雪涕出藏鏹俾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贈東甌王諡襄武遣奠賜祭恩禮備隆開國功臣唯和最壽而最後死和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行

師受任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爲宗蓄媵妾百餘暮年皆資遣歸賞賜不入舍多惠鄉黨父老及孤寡無告者初和守常州時張士誠日遣游士啗以子女玉帛一無所動巡守嚴密國中事無泄張氏不得其間高帝因得以從容平漢荊楚間一日醉而詫其部吏曰我令守此而張氏日來嘗啗我我攻如坐人屋騎危可左右顧也語聞上上隱之和亦自媿上太封功臣始察其前語曰有酒過竟封中山侯和頓首謝而已子五人鼎都督府僉事親太原護衛鎮撫羆燮早卒贈都督府同知女魯王妃弘治中續封其六世孫紹宗爲靈壁侯○沐英字文英定遠人故姓李八歲父母死帝得之兵間時帝年二十五未子與孝慈皇后養爲子賜姓朱名文英與懿文太子同食起英溫奕有姿概機穎過人入侍帷幄晝夜勵勤目無忤視帝深器之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口久之陞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洪武元年以所部從取鉛山下崇安會湯

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濟英曰未可也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利在速戰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上英別遣一軍從下流潛渡出其後吹角樹幟達里麻軍亂英使輕猛善沒者先涉長刀蒙盾斵其軍元人却數里趣師畢濟友德進戰數合英縱鐵騎入之連斬數十百人生擒達里麻捕甲士二萬死者屬十里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英從左副將軍藍玉趨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投水死悉定雲南地自出師至是僅百日東北出烏撒與友德會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十五年畧建昌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大理二龍關取鶴慶麗江金齒車里平緬來附未幾烏撒東川建昌叛雲南諸蠻乘之亦叛英引兵還與都督馮誠僉事謝熊剿殺之斬首六萬生擒四千皆震服是年命諸將班師留英鎮雲南於是葺壘城池設營堡開屯田立傳置二十一年百夷倫思發以三十萬衆象百餘大寇定邊新附諸夷皆動英自將兵二萬討之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旬有五

日百夷以萬人驅象迎戰指揮張因以五十餘人射仆象追殺其酋長大呼而入斬首數百級諸軍皆乘勝進英使軍中列火銃神機矢爲三行象來前行發不退次行發又不退三行發明旦緬人悉驅象來背欄楯竹箙鉤釪鑣鎌左右雜標英三其軍馮誠前寧正左湯昭右下令曰聞礮齊戰捷一級一隊賞退一卒一隊戮鼓之前行之矢發銃敵震動山谷中象皆挺透決驟英軍但呼而鏖戰緬大紛挈戈甲曼摩飛血塗濺指揮張因與千戶張榮祖乘勝追之盡焚其寨昔剌亦百夷之勇人也復來殊死戰英望見左軍小却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逃見一人按刀馳下即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緬人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緬人戰則其渠帥縛身坐象褁革兜披鐵甲於是皆身中百餘矢殪象背上其衆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倫思發遁去英還師雲南威名紛紜蠻夷中其夏東川蠻復叛英爲左副將軍討之悉誅定越州酋阿資叛英遣寗正從友德討之阿資與其母出降是冬入朝宴奉天殿尋遣

還鎮二十三年平敎化三部及普安酋密郎二十四年平順寧蠻初英留鎮之明年孝慈皇后崩英欽食三日不入口哭幾絕及二十五年哭懿文太子益悲感疾帝賜之黃封而遂卒年四十八贈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還葬都門外雲南父老蠻夷酋長莫不流涕請立廟制曰可英寬弘沉毅謀慮深遠臨事果斷凡得上賜悉給將士鎮雲南蠻夷叛服不常勤撫隨宜卒歸底定簡官僚剔姦蠹撫農興學墾田治水嚴城堡謹斥堠通鹽井來商旅軍食盈足思威並施愛讀通鑑綱目大學衍義不釋卷子四人春晟昂昕晰尚成祖長寧公主駙馬都尉春嗣侯晟以都督嗣永樂六年平交阯功封黔國公卒追封定遠王諡忠敬滇人懾服晟父子威信莊之若主上毋片紙下上酋土酋稱令旨具威儀郊迎盟而後入啓之歲時奉獻不絕晟父子前後置圖墅田業三百六十曰吾日食其一可以周歲珍寶金貝充牣府庫後庭曳羅綺役使閽奴可數十百人而善事中貴通遺執政不絕晟之卒也子斌幼嗣公不能將

其軍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功遷左都督卒贈定遠伯諡武襄斌嗣景泰元年卒贈太傅諡榮康沐氏久鎮雲南疑於親王督撫大臣謁沐氏皆及門下車藩臬以下逡巡爲讓天下久平縉紳士賤抑之僉事楊寅秋不遜道呂祚訟于朝中朝之士不能無多求沐氏明旨慶切責云沐氏鎮雲南其卒也皆還葬都門之外人言黔寧王高帝外婦子也帝長黔寧十七歲時方貧困外遇婦人豈其然哉

郭英行四最多功烈指示金創遍體刻畫弟成驍騎嬾慢辭爵削顛披緇放酒學佛

英臨淮人父山甫高帝微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饌酒甜備陳天表之殊他日當大貴勿相忘帝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殆非執耒者皆可秉珪乃知由此人謹事之因以女入侍英兄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但名興從高帝以功封鞏昌侯卒追封陝國公英長七尺精騎射年十八從渡江征無錫傷右脅攻常熟傷左足攻安慶傷左臂攻高郵傷

右勝戰鄱陽身負金創征武昌傷手足漢將馳入高帝軍
帝呼郭四躍馬立槍賊帝衣英赤戰袍曰吾尉遲恭也果
官龍虎將軍前軍都督府僉事是爲洪武十三年明年從
穎川侯征雲南趨烏撒攻赤水河克曲靖越州關索嶺降
大理金齒克廣南姚安援楚雄平蒙化鄧川諸州前後擒
斬無算雲南平論功封武定侯二十年與大將軍馮勝討
納哈出既旋師王保保弟詹同脫因來追英連戰數十合
傷左脇箭中右脅佯呼傷甲竟却之其冬爲征虜右副將
軍從征虜將軍藍玉出沙漠元主率十餘騎遁去獲其金
寶珍玩圖書司徒太尉王子等九萬餘人馬駝牛羊輜重
無算師還遣歸鄉又明年召還賜坐歡語命統禁兵二十
四年討阿剳失里至寒鴉山三十年爲征西將軍平高福
興於川陝英兄弟爵通侯女弟侍宮封皇寧妃一門貴盛
獨其弟德成爲驍騎舍人用甘酒自放帝從德成都督力
辭帝變色曰以舍人二兄一女弟故故提舍人等埒之舍
人辭何說也德成免冠泣拜曰臣非草木不知上恩願臣

性頹慢甘酒不識緩急付臣事不理上殺我也人生不過
畜錢刀食膠肉隨意便了爾帝曰善人皆如此可以措吾
刑立賜黃封五百罌緜稱之益厚遇德成嘗賜宴後苑醉
免冠謝見禿顛帝笑曰酒狂顛毛乃可數德成曰臣猶憎
其多欲盡削之明日醉辭大驚削顛披緇帝笑曰舍人若
佯邪乃實爲之又嘗入禁內帝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
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
以聞帝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
竊邪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邪
衆乃服德成見其家二侯征鎭四方俘獻奏捷輒笑曰虛
名亦可聽艱苦亦可受曾如我飲中樂不英大小數百戰
身被七十餘創擒斬俘獲一十七萬最爲人孝友仁恕恭
儉誠實母卒廬墓哭泣不絕行師有紀推心任人甘苦同
之其所攻克州郡戒殺掠封府庫收簿籍無一錢尺帛之
私家居簡靜不洽垣產天文地理百家莫不貫通以儉素
書史教訓子孫事高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愼眷愛雖隆自

處謙下金創滿體橫直若刻畫每陰雨痛楚被命出征即
日啓行英數之氣瀕老不衰永樂元年卒年六十九追封
營國公諡武襄丈夫子十二人鎭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
女九人二爲遼郢王妃孫男二十八人孫女十六人一爲
仁宗貴妃餘皆勳蔭貴配富貴壽考終始吉令人以比郭
子儀云靖難後高帝功臣之世僅有存者武定侯與魏國
西平三家而已嘉靖中英五世
孫勛嗣侯見寵躋英侑享太廟

藍玉馮勝開邊猛將友德

傅友德

功名當時莫尚福謙禍盈卒蹈驕亢狡兎不死韓彭

無恙

藍玉定遠人常遇春婦弟也長身赬面從遇春突圍
陷陣所向數有功由管軍鎭撫積功至都督僉事從
西平侯討西番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
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下大理取鶴慶麗江薄金齒車
里平緬地方萬里皆入職方功最班師增祿五百石册女
爲蜀王妃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勝征納哈出殺其

平章朶來擒其子蘭奚還入納哈出營降其衆宋國公
與常國公茂坐驚潰虜衆召還王專總兵事是爲洪武二
十年帝曰吾老矣殘元未滅終爲患即軍中拜征虜大將
軍統諸將窮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以獻明年帝
復詔申國公鎭定遠侯弼等往從王師兼道進覆其巢
穴玉諜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海率勁騎十餘萬自
慶州間道躡之遂踰大磧度黑山師次遊魂南道無水泉
軍士渴甚過小山忽聞如嗽聲使視之泉四湧士馬滿腹
餘流溢央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
玉欲引還定遠侯曰吾屬提兵十餘萬深入無所得何以
復命玉曰是也戒軍中穴地爨令虜不見烟黎明至捕魚
兒海南知元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
薄之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又大風揚沙晝晦
軍行皆不知元主方欲整而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
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帥數十人其衆遂降元主
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

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及故太子妃公主等百十九人獲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及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駝牛羊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八車三千餘兩並得其寶璽圖書金銀印宣勅照會諸物聚其鎧仗而焚之既班師復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馬駝四萬八千餘匹上表入奏帝顧謂侍臣曰元人入禍中國今朔漠一清無北顧憂矣遣通政使茹常賚勅往勞方擬封玉爲梁國公有言玉在軍中私元主妃者帝怒其無禮元主妃俘至恐懼自盡其于地保奴有怨言帝因資遣之琉球王又遣人入朝伺動靜既還上切責之克封涼國鐫過於券然賞猶在諸將上二十三年擊破西番蠻人復克散毛洞定施中南建召還賜鈔千錠增祿米五百石二十四年使防邊甘肅征西番罕東無功復請移兵攻朶甘帝不許詔還師玉不學很復在軍中擅升拔將校黥刺軍士家蓄壯士假子數百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

訟之御史御史按問玉捶逐之其先征北還時駝馬珍珠無算夜度喜峰關關吏不即納王毀關入帝聞不悅及切責其私元妃事漫不省侍坐侍宴動止輕傲王是還以爲太傳玉擾袄後言曰吾故當爲太師玉時奏事上不之從退曰上疑我矣將收集其舊部將及諸士卒家奴伏甲爲變爲錦衣指揮蔣瓛所告凡諸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並知名之士坐黨誅死者可二萬人○馮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其先自固始徙定遠與其兄國用並好儒書尤嗇孫吳國用風儀峻整器度恢豁勝偉貌長軀勇悍多智元亂鄉人推國用部寨太祖過妙山勝與國用儒服入謁歸所部太祖曰生委蛇若是邪有何奇可白乃公國用對曰臣聞之有德昌有勢強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滾江而東先爭居之足下可以強然後觀天下之勢按次掃除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拯水火足下可以昌太祖說曰吾心也由是兄弟俱備宿衛大祖有江左勝與國用皆有戰功並爲大元帥而國用尤忠謹爲帳前總制親兵都

指揮使從征紹興卒贈郢國公以子誠幼使勝嗣兄職辛丑從征漢至安慶擣其舟師入江州陞親軍都護癸卯從克呂珍於安豐陞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從降陳理于武昌乙巳與大將軍達出淮東攻吳高郵吳將詐開門降兵入吳將下縣關閉而殺之鄧中幾盡太祖召勝歸決之大杖復令徒步之高郵不予騎勝至則號召其卒四門齊登一鼓破之還與大將軍圍吳吳元年以平吳功還大都督府右都督其冬與大將軍北伐克沂益兗濟太祖即皇帝位進秩太子右詹事與大將軍會取汴梁河南拔潼關從大將軍征山西與湯和入懷慶引兵至太行山破兗子關進取澤潞至于猗氏轉克平陽及絳二年授征西將軍與常遇春先渡河趨陝取鳳翔臨洮慶陽轉下河州諸縣三年以右副將軍與大將軍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凱旋論功封宋國公參軍國事賜誥命鐵券四年鎮陝西五年取甘肅進至亦集乃降其守將次別力篤山與元岐王朶兒只班過走之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敗其衆瓜沙洲獲馬騾

牛羊二萬提聞而有言其匿私橐駝馬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還鎮陝西復政河南冊其女爲周王妃明年春命勝爲征虜大將軍統諸將兵二十萬討納哈出遣輕騎掩擊慶州殺其平章朶來擒其子不蘭奚而自出松亭分紮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城踰兩月留五萬人守之以全師壓金山降其將慶國公觀童於女直苦屯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于一禿河納哈出計無所出遣使至勝營賜納欵以觀勢勝遂遣永昌侯玉往受之耀之以大軍納哈出彈指曰天不使我有此衆矣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飲納哈出酒甚懽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請納哈出先飲既飲復酌酬王玉解衣覆之曰衣我衣乃飲酒納哈出讓弗衣王亦弗飲者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勝子婿也有裨將在傍解其語告茂曰是且脫去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斫傷納哈出臂不能騎與都督耿忠擁納哈出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在松花河北凡九十餘萬聞之皆

潰散其餘衆四萬餘騎欲來追勝遣覘童往諭意送之并
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駝輜重亘百餘里
勝奏捷京師并言茂驚潰虜衆狀遂以納哈出來降將卒
妻子及其輜重南行使都督濮英將三千騎爲殿虜所驚
潰餘衆伏而待大軍遇邀擊之英馬踣見獲乘間自剖腹
死而勝還次亦迷河更獲遺棄車輛四萬五千馬數千匹
傷夷老弱二萬四千餘帝聞大悦使使獎諭械鄭國公茂
京師勝軍中卒有盜虜馬者戮其首懸隊官之頸以行然
亦自掠虜良馬使閽行酒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虜中王
子死強娶其女上聞賜勅使改行推誠降者歡心未者慕
化初常茂之從勝軍也勝以子婿故早折之茂不能堪出
不遜語勝銜焉及降納哈出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咎
茂而奏之茂至具言故上曰是亦勝有罪焉收其總兵印
召之還使永昌侯王代之勝送至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
三千三百餘人金銀銅印百金銀虎符牌面百二十五上
封納哈出爲海西侯子孫世襲官屬皆食祿散處滇黔閩

廣中茂以父功免死安置廣西龍州勝罷就第奉朝請而
諸將士賞亦不行二十一年從穎國公征雲南所領兵中
道叛自是勝雖有任使屯守練兵而已出塞捕虜皆以命
晉燕諸王矣二十二年賜還鄉又三年加太子少師勝子
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上諭勝家奴如律
特免諒死勝家居僮僕倚勝橫擱稅輜重乘載勝獲稻打
瘍瘂麗藝下張祿其上取其有甆磬犖出入騎善馬邑有
樊父名爲麥同用妻家也勝一日爲酒召樊父盛陳其金
銀器盌與樊父戲而令痿之樊父死得難勝曰必千金乃
還勝怒走訟太祖勝訟樊父亦訟勝具言其居家所
爲若曰湯下蓄兵器太祖予勝酒曰我不問勝歸遂死諸
子皆不得封獨國用子誠積功雲南累官中軍都督府左
都督勝死在洪武二十八年春去傅友德死之兩月而開
邊之猛將遂盡矣○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後徙碭初從青衣李
喜之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歸漢爲別將亦忽忽
無所展高帝攻漢江州友德率衆來歸鄱陽之戰友德身
被數創殺數百人從征武昌奪高冠山先登鏁出腦及腸
擢雄武衛指揮使從徐達取夷陵克衡州從常遇春下襄
陽攻安陸被九創吳元年守徐州元將李貳來攻友德手
刺貳將韓乙貳敗去友德曰必再來趣還城開門陳兵令
士皆臥槍待曰鼓即起貳果益兵至友德鳴鼓起士生致
貳俘建康高帝悦鼓吹送還第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其
冬從大將軍達北征中原下青州斬元將也速於武元年
取福昌山凌青仙人神頂三寨遂與大將軍入燕還下保
定真定擣太原擴廓帖木兒遁敗賀宗哲於石州二年從
取陝西三年克沔漢封潁川侯上欲取蜀以湯和爲征西
將軍率廖永忠等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以友德爲征虜前
將軍率顧時等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帝曰蜀人聞吾西伐
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拒我師出其意外直擣階
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
言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攀山谷晝夜行
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友德奮攻拔文

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時
湯和駐大溪口未進友德欲通軍聲爲木牌數千書克階
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敗
蜀將白太享於城下進圍成都蜀丞相戴壽等以城降分
兵盡下川蜀諸郡縣還京論功帝曰友德統軍冒險克成
都功最大旌之文予之金征西將軍不與賞焉五年副馮
勝征沙漠出金蘭攻甘肅至瓜沙六年復出鴈門爲前鋒
虜聞友德名絶塞遁軍還留鎮北平九年副湯和大破伯
顏帖木兒於延安縛之以降命巡行川蜀降永寧雅襍金
筑普定中平乾溪等寨還京十四年爲征虜副將軍與大
將軍達出塞大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獲其部落人畜甚
衆九月朔拜征南將軍統兵二十萬往征雲南疾馳至湖
廣遣別將郭英陳桓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而自與
藍玉沐英等率大兵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皆下之乃分
遣玉英趨雲南自率衆數萬循孤格山而南擣烏撒以與
郭英陳桓會元右丞寔卜聚兵赤水河以拒友德屯兵山

罔諸將請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逼而合必不一心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諸軍鼓譟趨之斬首三千餘級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皆望風降十五年進兵攻大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宋故事願脩職貢永爲藩服友德怒拷其使曰速來降明再上書曰善闡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祇分梁王自古平天下易平雲南難且用兵之道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旣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迨乎食盡畜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將軍悔晚矣友德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之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下金齒車里摩些和泥平緬悉降復引兵東攻諸蠻之未附者搉其潛匿悉殺之降酋長靄翠宋欽悉平其地十六年元普顏篤先不華據鄧州復叛友德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十七年凱還特進封穎國

公子孫世襲以皇女歸其子忠十八年與宋國公勝備邊北平十九年與長興侯耿炳文再征雲貴諸蠻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馮勝征納哈出降之二十一年以征南將軍討東川諸蠻擊却叛酋阿資於普安降之還命與諸將駐軍湖廣諸要地以壓服諸西南夷之叛服不常者二十三年援信國公例還鄉賜黃白金鈔幣甚厚給衛兵百二十人尋以征虜前將軍率諸將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擒乃兒不花於迤都山還駐開平引兵西征寧夏其明年復使練士陝西還朝冊其女爲晉王妃友德請懷遠地爲田園如古買田宅自汴帝乃不喜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乎又二年與宋國公屯戍練士於太原北平已召還賜第鳳陽不復出塞補虜矣二十五年兼太子太師藍玉誅友德以功多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旦夕盡我輩我輩當合從連衡太祖聞之會冬宴從者徹饌徹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且曰召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太祖語曰攜其首至須

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七首袖中曰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自刎時二十七年也太祖怒分徙其家屬於遼東雲南地而王弼亦自盡友德後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良弼

封誠意伯青田劉基才稱王佐學爲帝師天文象數理窺精微平吳滅漢畫中機宜授爵能讓功成不施卒不能免仍罹於危庸庸厚福慷慨何爲醫中其蠱罪將誰歸

基字伯溫青田人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長務理學尤精于天文兵法年十五舉進士授高安丞揭傒斯見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以剛廉不合去方谷珍反省憲辟基爲行省都事基議方氏首亂宜捕斬之行省請撫谷珍授官駁基擅作威福羈管紹興基往來雲門諸山亦數數遇異人得其術會山寇起行省復召爲都事基

自募義兵勦寇與石抹宜孫守處累授行省郎中大臣錄守江南功基不與遂棄官歸隱青田山南田山下初基嘗游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一湖皆光座客盡驚詫相與賦詩以爲慶雲基獨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座客謂基狂漸離席去基獨與其門生沈與京放歌極罷基居南田山下讀書作郁離子十八篇其醜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弁髦庶幾藏器以遇眞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太祖下建康定括蒼基大置酒會親客指乾象曰此天命也會總制官孫炎以太祖命來聘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因說太祖曰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間不用尺土一旅憑藉他人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國陳友諒居其西張士誠居其東友諒包饒九彭荊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浙西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揚與明公寇勢而仵威然士誠鼠伏狸侯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其君而脅其下下皆乖怨友諒

剽悍輕死不難以其國當人之鋒然實數戰民疲位乖則
不驕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攫獸先猛擒賊先强今
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太祖
聞基言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既殺花雲於太平揚
言東下聲勢大震諸將多恐議降議奔言人人殊基後至
瞪目不言太祖目基不言召入內問之曰寡人以國委先
生今漢兵旦夕壓境諸將紛紛先生獨不言有意乎基曰
請先斬主降議及奔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
基曰友諒恃太平之勝盛氣東下我師縮朒不稱勢必敗
令明公初有建康圖國之始與漢決雌雄在此一舉勝則
王敗則虜奈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夫驕易敗也創易懲
也敗驕在彼懲創在我臣聞天道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爲
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與士怒開王誠以固人心興王之業
在此時也太祖曰善遂奮擊於龍江大破之太祖以克敵
賞賞基辭不受中書省設座奉小明王基大怒不拜曰
何爲奉牧豎者爲因上陳天命所在太祖大悟遂定計取

天下還攻友諒安慶不下基請直之江州擣其巢穴友諒
走洪都其丞相胡廷美欲以江西降而有疑意請無散所
部屬之他將太祖難之基躡坐太祖悟許廷美竟得江西
既以母喪辭歸處時苗賊反金華殺主將耿再成括蒼以
東皆動搖基夜入城招諭其渠帥傳書內外安撫詰旦大
定友諒再攻洪都大戰鄱陽湖太祖坐胡床督戰基排床
連呼更舟太祖倉皇起改舟則漢礮碎舟皆糜與漢相持
湖中三日基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剋之友諒果
以庚寅中矢死太祖爲吳王以基爲太史令太祖嘗以事
詰責善長基謂善長勳舊且能輯和諸將太祖曰善長數
欲害汝汝乃爲之地汝忠勳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
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顚覆臣駑鈍豈堪此
大仕吳元年拜御史中丞議律太祖賦處州章溢奏請比
宋畝加五合太祖令青田科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
孫世世爲美談太祖即皇帝位置汴梁爲北都車駕行視
使基與善長居守會有妻喪告歸其冬手詔召還既至欲

加封基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臣辭洪武三年
授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曰吾子房也四年春賜老其秋
手書付基曰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見三
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旦更有之更
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眞知
令遣刻期往卿問訊使行勿費茶飯返之基悉條對而焚
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
以寬基還隱南田山中飲酒奕棋口不及功守令訪見皆
不得一日令微服爲野人入山求基基方濯足水際而因
從之因引入茅舍攝衣出爲黍食令令曰不佞青田令也
基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令終不得以微服見矣初高帝
嘗與基論相基謂楊憲汪廣洋胡惟庸皆不可相惟庸銜
之會甌括間有地曰淡洋南界福建元末奸民盜鹺其間
方谷珍所由亂基嘗言上設巡檢司守之而民作奸加故
適盜周廣三反溫處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徑詣上奏
不先白中書省惟庸以前銜使吏訐基言淡洋地有王氣

基欲得爲墓民不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家庶幾動上聽遂
飲章以聞下政府議刑部論坐基死太祖不報移書諭基
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曰明哲保
身覬覦作孽今念卿功僅奪卿祿伯爵加故基得書大懼
走詣闕謝罪乞留京師八年春病惟庸挾醫來中其蠱遂
篤太祖命傳送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病時集諸
天文書綸匱中授子璉勿開緘且戒勿習俟服闋即馳上
復語璉爵當中絕五世而復比基訃至太祖即遣御史李
鐸至青田索取天文諸書璉奉匱出授使者基與同郡葉
琛胡深章溢金華宋濂友善同出處各行其志並以功名
顯于世基與濂文章尤著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
齡僅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
公遂仕前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限周公之多
才也所著文集五十卷行于世二子璉璟太祖召見之曰
阿璉明秀阿璟凝重基曰臣子璉有相才無相器璟過剛
不中終不得其死後璉由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爲江西

黍政太祖嘗欲相之亦爲胡惟庸黨所脅墮井死子爲七
歲初基封止其身太祖以其父子繼歿于嘉祁二十四年
詔廌嗣伯爵子孫世襲璟初授閤門使後爲谷府長史靖
難兵起隨谷王還朝成祖即位璟堅臥不起因逮之臨行
親族勸之曰今上神武何止唐太宗先生忠良允爲魏徵
可也璟瞪目視曰爾謂我學魏徵邪吾志決矣入見猶稱
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詔下獄一夕自經
死法官欲坐其家成祖以基故不許得歸葬子貊宣德二
年授刑部照磨卒廌四傳至孫祿皆幼不爵弘治十三年
授祿孫瑜爲處州衛指揮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
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
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
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
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諡文成
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瑜言皇上明聖斥姚廣孝太廟
侑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帝是瑜

四書史徵　卷十一　明太祖　芷園　二十五

言詔入祀太廟廌中瑜嗣誠意伯
與世券廌五傳至瑜蓋五世云

李氏善長爲鄉祭酒最
先從龍帷幄任以敎令軍書時出一手調和將士罪愆懇
救封韓國公爵羣公右惜黨惟庸髦年貿貿 善長定遠人
業儒好議論
善策事鄉人推爲祭酒高皇帝自濠南畧滁陽善長儒服
謁道旁與語悅之遂與攻滁下之及渡江諫采石取太平
帝處城下殘殺先令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張之士
卒愕然不敢動及下金陵諸將奉帝爲吳公以善長爲參
議及稱帝封功臣善長爵韓國公位太師丞相胡惟庸謀
逆善長弟子乃胡壻因之訛共起事許以淮西王善長長
素貪遂含之復與通明事露伏誅
羣臣請誅善長帝念舊曲赦勿問

金華宋濂文章著名下
詔求賢首先被徵侍從左右一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
行始終無異寵辱不驚太子諸王親爲授經山川祠祀禮
文樂聲旁及律曆皆所裁成孫慎坐死被遣遠行投繯野
寺白帝孤城君臣之際難乎爲恒 濂字景濂浦江人妊七
月生善病歛記九歲爲
詩稍長學於吳萊家貧無書舟借讀藏書家手自筆錄雖
窮冬大雪硯水氷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遂以文章名
元鄉貫黃溍皆推讓之歐陽玄至謂其文如殷卣周彝龍
文漫滅古意獨存以薦授翰林編脩辭入龍門山著書名
玄貞子庚子徵至金陵稱先生而不名帝問取天下大計
濂曰願明公不嗜殺人除江南儒學提舉爲世子授經甲
辰改起居注洪武元年除翰林學士與王褘並脩元史以
二人不仕元也時甘露屢降帝問災祥之故濂曰受命不
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帝嘗言古帝王當
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即神仙也

四書史徵　卷十一　明太祖　芷園　二十六

濂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
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帝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
舉大學衍義帝立取觀悅之命書廡壁賜諸臣坐廡下使
濂講帝聽講稱善尋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命纂大明
日曆皇明寶訓其他禮樂律曆之制煒德耀功之文並使
濂編摩潤色購濂文者至日本交趾高麗外國貢使來皆
稱宋先生問安否帝時時召燕見命坐賜茶從容詢講或
時爲文坐濂榻下口授書之濂亦自以起家布衣被遇非
常益恭謹奉詔應制恒寓忠告羽翼太子多所責難至被
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
廷事指二字不對賜坐行觴濂辭不任帝曰姑試之命釂
濂起固辭帝曰一觴便醉人乎濂蹙縮三帝笑曰男子何
不慷慨爲濂强釂之有頃顏色頳赭行步漂忽帝復大笑
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
樂也帝欲相濂濂曰臣徒以文墨議論事陛下無他技能
臣不敢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弼濂劭言濂相從火臨事

奉制簡閱則長蒞用則疎然博達古今惟濂一人復稱濂
淳朴古風撓不怒靜不肆也以嫡孫慎爲殿庭禮儀司序
班復除次子璲中書舍人帝數試璲與慎而治之笑語曰
爲卿戒子孫濂或奏事久帝使璲慎扶下殿復詔太子選
賜良馬製良馬歌賜之是年六十八矣其冬以老許致仕
曰知卿何時來可多待數日乃去時有上萬言疏者帝怒
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指其疏誣欺當誅轉問
濂濂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烏可深罪帝再覽疏有
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
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帝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
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
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
矣十年正月辭歸賜綵綺及御製文集因曰卿今年六十
有八三十二年後可出賜綺作百歲衣也俾慎侍至家濂
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眞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
九月以聖節入賀帝大喜勅儀曹致食禮酒肴與歷觀宮

殿盤旋禁籞侍食便殿日旻乃退帝曰方今四譯俱知卿
名卿善自愛既辭去帝問璲曰而翁道中安否疇昔之夜
朕夢見焉十三年愼坐通胡惟庸誅帝并怒濂命即家死
之皇后請曰民間延一先生尚有終始不忘待師之禮宋
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
乞赦其死帝遽起馳駕前馬赦濂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
行至夔州宿野寺佗傺語曰聞之佛書報應以類今爽濂
也其夕投繯死年七十三竟葬夔州子二長瓚次璲永樂
十三年璲子恪以蜀獻王命遷葬成都之華陽置祀田子
孫因家焉正德中追諡文獻濂爲文篤倫品寡嗜欲內誠
外恕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
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却不
受帝問之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自少
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豐體近視一黍上能作十餘字致仕
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璲字仲珩精篆隷行草
師王獻之而篆法以李斯爲宗嘗見梁朝草堂法師墓篆

及吳天璽中皇象書三段石刻觀之至忘寢食遂悟筆法
絶出流輩小篆之工爲明朝第一濂每見佳處便曰寫老
夫名足可傳世矣

異人方外張氏玄玄貝氏國器張中周顛

張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遼東懿州人生于
金世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會撮手持方尺
一笠一衲人目爲邋遢張或云手能那禪塔人目爲拉塔
張嘗學沙門日行千里所噉斗升輒盡或時瞑目旬日辟
穀數月隆冬時臥雪中遊覽寂無恒處經籍典墳過目成
誦有問養生術不荅至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所言皆道
德仁義忠孝之旨有弟子曰丘玄清盧秋雲劉古泉楊善
澄○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
遠出開笥竊其書見國器在笥中吳元年與鐵冠道人遊
白下同宿值高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枕斗國器夜起視天
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餘帝大驚明日
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皆與帝心所定者合益異之因

忽不見○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異人
授以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人號鐵冠道人高帝
下南昌參政鄧愈薦中召至入謁帝曰吾舉南昌兵不血
刃市不易肆民生自此蘇息否中曰未也此地旦夕當流
血廬舍盡燬鐵柱僅存一孩耳未幾友諒將康泰降復叛
殺守臣一如中言帝夜坐燈花蓓蕾中遽剪之左右曰佳
兆可惜中曰宜急援南昌居三月友諒攻南昌之報至帝
將兵行召問之中曰勿遲七月丙戌圍解今去五十日當
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在南康乎丙戌友諒聞救至
遂解南昌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遇康郎山矢中張定
邊以亥子也所謂南康者康郎山也友諒中流矢死兩軍
皆未知中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帝見友諒卒尚力戰曰毋
妄言中請持牲酒祭文使死囚往哭之乃覘知友諒果死
諸軍大呼喜躍勇氣百倍敵衆大潰中猾介寡言居都下
數年帝時時問其術多奇中他日投大中橋下死不得其
屍已潼關守吏上奏曰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與

接橋之日合帝親疏中十事命宋濂作傳○周顛仙建昌人長身奇狀舉止非常年十餘病顛摖一瓢行乞南昌市中常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異其言呼顛仙不數年元亂陳友諒據南昌顛避匿不見太祖取南昌將還建業則出拜迎馬首曰告太平時時於帝前計蠱喫嚙不已太祖曰何多也曰可二三斗自是太祖出或迎或擁輒曰告太平太祖厭之命沃以燒酒酣暢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太祖命覆以甕積薪縱之火息啓視顛正坐晏然曰固甚煖如是者三乃令居蔣山寺轉肆撓競諸僧不堪月餘僧言顛與沙彌爭飯怒不食旬五日矣太祖怪之召視無餓色賜之食曰能不食一月乎因閉之空室至二旬有三日遣問如故出之太祖幸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圈顧謂太祖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太祖親征友諒問顛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太祖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搖手曰上面無他應帝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舟至皖城無

風太祖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行不數里風烈甚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之損人多太祖怒投之江中久之與衆偕來太祖曰胡生也乃更與同食食已顛整容歸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謂太祖曰汝能殺我乎即去莫知所之既戰鄱陽太祖使求之匡廬山中有一民曰日有一人頎且奇止我舍曰努力耕田太平矣我已告主上來後見不食旬餘入山莫知所之有御製周顛仙傳

中山王女戚里姻婭三女妙錦顧獨不嫁班班者花婿辭帝家

中山諸女爲皇后王妃妙錦在姊妹中顧獨不願嫁蓋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遣云仁孝皇后崩此時妙錦年二十八成祖聞其賢欲聘而立之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上意女官直抵妙錦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指其面示之曰吾面有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仰首睇視曰尊貌明瑩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班矣女官出遂削髮爲尼成祖亦竟不立后洪熙初養髮如舊仁宗張皇后自其爲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數服之宣德初皇后爲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之禮及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柔嘉進退恭重諸宮中私相語曰此薄皇后而不爲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呂都舊第

郭氏貞順受書家庭旁通經史數學尤精遭元之亂能免於兵俞將軍引金石裂聲

貞順潮州周伯玉妻幼受書于其父教諭因旁通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歸伯玉家元亂避地居村寨衆推伯玉爲主貞順曰吾觀寨衆皆矜能輕敵必敗亭卿好謝之伯玉如其言已而寨衆爭長殺其所別立者而伯玉以免寨中人多務積粟貞順獨勸伯玉散所藏粟與其婢子日索綯而已亡何賊至盡焚農家子所積粟貞順請伯玉引索貫妻子與同繫賊謂此擒鹵也恣其行寘不問因得從間道去依溪頭寨居焉太祖定天下嶺南歸附再遣指揮俞良

輔來征諸寨之未服者一寨皆恐誅貞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有云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澹殺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萃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水酒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滅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文天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來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聚龍夜臥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爲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俞將軍覽詩大喜一寨皆全後與伯玉偕隱於縣西之後池子三猎彥撒禰彥作礦彥器分授之三經坐而聽其夜誦各與百錢記過數誦雖如流必錢盡乃已後皆以儒徵貞順卒年百二十五

解縉母高經史

歲遺命喪不供佛不焚楮子孫遵行之

悉通既善小楷復妙女紅音律算數推演無窮宋元遺事

能說始終高妙瑩字叔琬解開之妻婿之母也父若鳳元時知封州元末世亂奢僭妙瑩獨尚簡整從父官郯悉通經史傳記善小楷曉音律算數女工極其敏妙既歸事舅姑孝謹與開相敬如賓元亂解子元起兵攻賊彼執死之而若鳳亦攻賊廣中中流矢死凡鍷鉅銼皆以舉義兵死于軍家屬流離妙瑩喪葬合禮絕葷逾三年時離亂無書妙瑩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授紹與其兄綸爲言宋元來政治民事記及時日無所遺謬臨盡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十餘孫子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與汝曹別不得不悲耳因泣數行下家人皆泣遲止之曰死猶枯株體魄如遺送葬備物與已無益金珠寶貝更能爲禍吾經離亂所見多矣葬我必于近地素衾結髮樸棺深隧端坐而沒所著有酒食議女德議若干卷高文海死節事一卷文海即其兄鉅也

惠宗讓皇帝名允炆懿文皇太子標次子高帝孫也母呂氏洪武十年十一月乙卯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薨又十年而懿文薨高帝年六十有五矣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帝曰善遂立爲皇太孫使預政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時政尚嚴懟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高帝崩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時諸王皆高帝子擁重兵帝畏其強大用齊泰黃子澄計誅鋤之諸王皆恐於是燕王起兵誅泰子澄師名靖內難帝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之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燕王每挺身出戰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四年六月燕兵入金川門帝變服遁去須臾宮中火起皇后馬氏率妃嬪自焚一時相傳帝崩燕王入宮詰問帝所在宮人指焚骨應馬王乃出屍慢燼中伏而哭曰小子何唉吾來輔爾耳爲發哀治喪以天子禮葬之在位四年改元建文燕王爲皇帝稱去年紀不用以未改元之年屬之洪武令稱建文君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上尊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

太子蚤世太孫嗣眞聰明仁孝好禮能文釁起諸王在位

四春靖難師來遜國出奔落影江湖抱恨乾坤四十餘載

跡返滇雲帝生而偏顱高帝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侍側命賦新月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高帝曰庶其免乎後靖難師入帝倉皇莫措欲自殺翰林編修程

濟曰非常之變須以非常變通之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吉帝從之適少監王鉞曰昔皇祖升遐時有遺篋命臨大難啓視謹藏奉先殿左今其時矣羣臣急請出之四圍以鐵二鎖亦鐵灌帝見而大慟命碎之內度牒三紙應文應能應賢名釋帽緇衣鞋刀具附白金十錠有朱書應文從鬼門出餘水關御溝分行暮會神樂觀西房帝泣曰數也可柰何吾皇祖天人也立召王鉞僧溥洽祝髮領牒文一牒與程濟等九人從鬼門遁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時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至貴州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云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

娑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正統庚申帝年六十有四出自雲南直入布政司堂南向跏趺坐地曰我建文皇帝也前胡濙名訪張邋遢實爲我今傳四朝事定矣老夫不言一束遺骨更瘞何地耶有司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寓大興隆寺命中官舊侍者吳亮審視帝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帝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汝戲餂之豈遂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既復命夜縊死別室于是迎帝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太子文奎失宮時不知所在少子文圭方二歲燕王廢爲建庶人幽中都廣安宮其後英宗復辟之年憐其無罪久繫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撥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輩給使令遣閹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年已五十餘矣不識牛馬之當出禁時有以他虞沮者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遜

國諸臣淹沒失載言人人殊畧舉梗槩當時晁錯今之澄

泰景用而反文襲而敗 齊泰初名德溧水人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陞本部尚書三十一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參機務凡止諸王勿會葬高帝王屬三護衛不得節制他文武吏親王有罪國輒除其說皆自泰子澄發之建文元年燕王起兵索誅奸臣于朝坐泰于澄爲首二年渡淮泰出募兵未幾金川門陷泰奔廣德爲人所執見燕王抗辭不屈死之親黨連及者數百人子甫六歲戍邊衛洪熙赦還○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鄉闈舉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翰林修撰伴讀東宮累遷太常寺卿燕王入南京被執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

文學博士孝孺醇邁周官井田講論不怠泥古變今空言何賴國事去矣惟義所在殺身成仁十族慘害讀書種子忍絕可

慨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爲濟寧太守于三人孝孺其仲也幼精敏絕倫雙目炯炯日讀書積寸師事宋濂爲文雄邁醇深人呼爲小韓子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帝喜其舉動端整謂太子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薦召至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陳說道德王喜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丙子徵入與應天試三十一年夏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學士時脩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此定官制改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及江上盡棄堅守誓死社稷燕兵入儀眞孝孺曰事急矣許之割地猶可以待勤王之師乃使燕王從姊慶成郡主見王軍門燕王噓唏不勝郡主徐以帝言告王王曰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尚不能保何望割也此益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奸臣所惑更爲我語諸弟妹吾賴宗廟神靈

得至此相見有日矣初燕兵出北平時姚廣孝送至郊曰江南有方孝孺者必不降願下勿殺此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及入京帝以崩聞孝孺服斬衰晝夜哭燕王使其徒廖鏞說之不赴繫之獄燕王欲草詔使出之孝孺持服入見拊膺擗足聲徹殿陛燕王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燕王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先生休矣吾家事耳置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燕王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遂命裂其口至兩耳孝孺猶噀血犯御座罵聲喃喃不絕出磔于市臨刑爲絕命詞曰天降禍亂兮不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凡刑七日乃死時年四十六焚夷其先人墓宗族親戚朋友門人坐死者千有餘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

計孝孺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被讁戍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葬夔州自漢中走往祭墓言于蜀獻王厚恤其家每道夔必艤舟哭殺時乃去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與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宗儀九篇深慮十篇釋統三篇又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洪熙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錄方氏時得與史魏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遷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

御史大夫練安景清生而倨强死厲殿廷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新淦人幼與金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十八年以進士入對擢一甲第二授翰林脩撰歷遷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李景隆出師亡功召還子

寧從朝班中執景隆數其觀望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因大哭帝爲罷朝燕王即位縛入見語倨彊不止使斷其舌子寧手探舌血大書殿磚不遜血入于磚有隱隱色遂族其家姻黨被誅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三百七十一人子寧有從在長樂天啓中敘忠臣之裔官其孫孫夢子寧來語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景清本姓耿陝西真寧人倜儻有大節讀書不再目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書甚秘重清固求之約明旦即還生旦往索清佯驚不與生怒白祭酒祭酒莫能辨謂二生舉其辭者爲其書清背誦如流而同舍生皆廢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以此相戲耳二十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改監察御史歷遷御史大夫燕王即位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常坦伏銛刀以朝先一夕太史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旦清衣緋衣入上固疑之有頃蹤然而前左右執之得其銛刀清知事不成躍而罵上大怒曰毋謂爲帝即王敢爾邪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前噀御衣上益怒剮其膚刷之以鐵帚以芻置膚械繫長安門是夕精英迭見後輦過長安門清膚索自斷僵行數武若犯駕狀左右驚怖乃命焚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劍追遶御座驚覺不怡者良久曰清爲厲邪赤其族掘夷其先墓籍其鄉里轉相攀染至數千百家命之曰瓜蔓抄村里爲墟

尚書鐵鉉參政山東夾河大戰軍贊盛庸

都指揮庸斬燕將張玉譚淵以功封歷城侯

設奇詐降幾殺乃公高皇設位城不敢攻被擒俘見背立庭中終不得顧丈夫之雄

鉉鄧州人或曰色目人以國子生擢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高帝愛之字之曰鼎石未幾擢山東參政靖難兵起李景隆將軍馬數十萬與燕王遇於白溝河自暮至暝兩軍從火光中苦戰景隆軍大潰還奔德州鉉收潰卒保濟

南燕兵至圍城數匝百計急攻城壞者鉉則夜募藍帛罨以葦席畫白如縫若城成而潛版築於幕內燕兵遙望驚以爲神不敢逼又堰水灌城城中大恐鉉曰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民臣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見兵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子元元安天下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大王燕王大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戒曰俟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入撫諭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開比入門門內羣呼千歲鐵板急下傷燕王馬首王急易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乃躍而過仍合兵圍城鉉令軍士譟罵燕兵大怒攻益急以礮擊城城盡震鉉書高皇帝神牌懸於樓櫓之間燕矢石皆不敢逼圍三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北兵旦南燕所守北平者皆老弱守將郭資書生

耳永平保定名雖降燕其旁郡縣旋破旋堅守無歸心者燕趙慨慷多豪傑公引奇兵徑趨真定收合潰將直搗北平燕王必且還顧公傳檄徐沛間而自館穀北平休士待其歸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士卒久圍已困南將多驚怯無足與侍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燕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斬其大將張玉事聞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掌天下兵壬午四月又大破燕兵于小河斬其將王真中原震動燕王欲北還以諸將諫再戰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燕王入京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背立庭中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皆八十餘安置南海幼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工匠戰斃局尋皆殺死妻楊并二女發教坊楊病死二女終不受辱嘗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兩淚雙垂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久之鉉同官以詩聞次女亦有春來雨露寬如海之句成祖聞之乃赦出皆適士人云

鬼門夜會二十二人名爲師弟禮具君臣居停首事史氏仲彬閒關餽獻數上滇雲雪庵和尚急棹中流離騷一卷哭讀不休道人程濟術數精通祭碑夜往脫身相從老補鍋匠塞馬先生東湖樵雲門吟僧或傭魯家或稱葛翁辱身降志行各不同往來暫會莫知姓名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未時金川門失守帝祝髮欲遜去羣臣悉其事者五十餘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掛牽宜各從便俱塵去惟程濟梁良用等九人隨帝潛至鬼門登舟至太平堤帝步至神樂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工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翰林編修趙天泰程濟侍讀史仲彬待詔鄭洽浙江按察使黃直四川參政蔡運監察御史葉希賢刑部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刑部司務馮漼鎮撫牛景先王資劉仲教授楊應能欽天監正王之臣太監周恕何洲帝命環嚮坐曰今後勿拘常儀但以師弟稱衆泣諾廖平曰隨行不必多第無家累者强有力者俱餘則遥相應援以濟緩急帝然之酌定左右侍側者應能希賢程濟三人往來道路給衣與食者馮漼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廖平黃直鄭洽金焦王資梁良玉史仲彬十三人○翰林院學士史仲彬吳江人洪武二十四年以稅戶應詔廷見高皇帝條具若干言帝命主政戶部固辭太孫即位詔起山林材德士有司以名聞禮

請來京授翰林侍書建文元年更定官制彬以安靜法祖爲言不報明年改爲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三年歸省四年授翰林院侍讀學士燕兵渡淮廷議避難獨彬與方孝孺言社稷爲重守死勿去及京城陷帝倉皇出走彬期會于神樂觀翼日昧爽以舟載帝由丹陽抵吳江至其家迎帝于別所西偏曰清遠軒帝改題曰水月觀自篆其文尋感賦曰細雨拔楊起綠烟水波如織影迷簾午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絃越數日新命編籍去位者四百六十二人即日削職追繳勅誥吳江縣丞鞏德來彬家私問曰建文皇帝在君家否彬未及答德微笑而去帝驚即遜去自是彬嘗注念帝側一覲于襄陽西山一同何洲覲于雲南白龍山一覲于大理浪穹一覲于荆之逆旅每覲必獻方物服色類帝眷念不已亦再至彬家從彬以從亡故爲里讐連訟凡十有七次繫獄死臨終以所著致身錄屬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艱苦也沒後帝復至閱致身錄泣曰彬不愧斯語矣○程濟朝邑人博學通奇

衛洪武末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褰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寛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靖難兵果起救濟爲翰林編脩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蓋禳之也初濟與同邑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濟曰不學無術此固應變學也既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顧爲智士時帝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立召僧爲帝落髮濟從之出身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一廢君臣禮正統間帝東歸濟從至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脩也既而至北平帝入太內濟北向稽首泣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滇焚庵散其徒平楊葉二家紀歷年始末名從亡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莫知所終○葉希賢浙之松陽人起家鄉薦爲監察御史素侃直建文中屢言兵事又嘗劾耿炳文李景隆失律當究及京師陷咨遺篋得度牒賢以名與牒符願祝髮從帝出亡曰我事君非事國也壬辰四月卒於浪穹臨終語帝曰臣力竭矣心則未也吾學編云靖難後坐逆黨死之○楊應能河南杞縣人吳王教授壬午六月京師陷與希賢同日祝髮從帝往來吳楚滇蜀間或舟或陸扶掖備至壬辰三月卒于鶴慶與希賢並埋浪穹○廖平襄陽人建文時授兵部侍郎京城陷攜太子出奔金家逃從漢中平自流于會稽號聊溪樵日賣薪給食風雨晦冥或歌或泣若呆然無知者嘗遊行溪畔畫詩於沙隨自亂之不使人知窺者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鴛班覲紫震覺來依舊泣孤臣半身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

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後竟死會稽山中有節曰年以妹配太子戊申十月遇帝于漢中相持泣曰臣兄已故臣妹待太子三年矣○金焦貴池人由賢良方正爲御史累擢刑部侍郎金川失守從帝出奔潛至史仲彬家聚五日而別甲申同諸亡臣會帝于天台戊子冬覲帝于滇之白龍山庵明年帝東行焦從因留蜀甲午復裹糧至浪穹適帝學數焦釋康節元會運世即千百十零數也即理也乾無尾坤無首易之因時妙用帝深然之越月辭別往河南卒于祥符臨終歎曰唐陵漢寢今何在北幕南庭誰是家○趙天泰三原人以明經授翰林編脩帝出亡天泰與焉時葛衣因自號葛衣翁又號天背子以訪帝老死蜀中○牛景先沉人初爲御史攻鎮撫禦北兵有功既而京城陷帝議出亡景先力贊之乃出鬼門其門弁不容咨景先饒力即破之之神樂觀夜走丹陽攻姓名曰徐行後從帝於廖平家西山平以帝托景先而遁蕃爲潛太子也及帝南行景先獨止西山二載巳又從帝之吳之越甲申秋卒杭之寺中初景先出亡時朝中微間破鬼門事逮治家屬妻妾發教坊司死○蔡運南康人由貢士歷官四川參政以直諒罷歸起賓州知州壬午六月從帝出亾遂祝髮隱會稽雲門寺因稱稽山主人毋令童子攜茗梳筆狀泛舟而遊望遠吟哦悲感無常態至幽僻處伸紙賦詩之已必自歌聲驟裊悽其歌竟又賦稿纏纏滿袖歸則焚之無有知者嘗同金焦焉淮觀帝於天台久之帝去蜀步滇庚子史仲彬往見將與運俱行比至杭聞已死矣按致身錄作宋和吾學編云靖難後論死未詳孰是○鄭洽浦江人翰林待詔出亾初迎帝至家坐孝義堂堂中扁無故廬地天秦曰此不可久留帝即遁去尋跡者至無所得洽後訪帝于蜀道病卒公安茅庵中○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皆中書舍人同與出亾各變姓名披卜筮書走四方風雨晦冥頗能預測人疑之兩人復詭藏和時稱槎主節間稱雪翁節嘗同史仲彬程亨覲帝于白龍山茅舍○王賚河南杞縣人官指揮從帝出亡易服爲道士曾同

金焦之河南既隱金華玉華山稱玉華山樵○劉伸亦杞縣人官鎮撫出亡後與王資並黃冠講太玄老子甲申偕諸亡臣侍帝遊天台遂留寺中以老死○何洲周怘皆海州人同爲中官壬午六月帝出亡洲語怘曰君亡義不容存攺面希榮妾婦不爲因追侍焉帝命散去各變姓名走湖湘間怨憂病死蕭寺丁亥春洲與仲彬訪帝於粤西至連州復偕郭節入蜀不值乙卯秋鬻書于桂林市已老矣遇程濟引見帝相持慟哭勸帝南還是冬死年七十有三○梁中節郭良並定海人同官中書舍人京城陷帝出亡兩人並棄家爲道士因共訪之之公安寄居佛寺帝自蜀入楚亦偶宿此時攺服爲黃冠兩人不知爲帝帝亦不知爲兩人各自退避至夜半微聞兩人哭聲悽然而悲帝大驚異曰豈亦有大難白之煩寃無告者伏枕聽之時春初寒風蕭瑟雜夜泣聲慘澹備至帝益感愴候微明將寄焉探訊起視之去矣聞其遺壁間詩字始知爲兩臣也急追之不及乃作蕭寺黃冠夜半聞泣詩曰壬子春正十三日

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拄杖坐西邊低頭不語意自閒亡何一人復冠鞾髮黃面綯多愁顏拊掌遽驚還歎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余衰緊結詎堪言衾濕透皆淚痕晨與欲往訊其苦兩公踪跡雲無根空餘蟬斷字數箇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懸胸臆冰凍筆花寫不得後兩人日追追奔走覓踪跡而道路差別卒未會帝帝亦不知其死所○梁良用宮中書舍人與中節同族父子兄弟八人並仕于朝出亡時良用載帝抵南門至太平堤視帝目不轉睛淚如雨奮身投朱雀橋下死同族相繼死者凡五人一時稱爲闔門忠節○梁田玉良玉從子官刑部郎中從帝出亡後髡髮爲僧避跡無常或視帝或募緣人莫知之竟以憂憤死○梁良玉中書舍人出亡時家族潰散良玉棄妻子隱姓名走海南市肆鬻書爲業困頓萬狀次年死○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

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壠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斯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誦儒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辭之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輒馬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寄然意氣凜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

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致身錄云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後稱雪和尚正氣集云翰林脩撰吳成學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以爲已死成學匿去隱姓名爲僧號雪庵初會帝於吳江臨別帝送之詩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惟留兩岸好青山輕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和尚會意走入重慶之善慶里云云事與吾學編同而人異名山藏則又云壁上人不知何許人也予按從亡諸臣葉希賢應能俱爲比丘程濟爲道人三人者始終于帝未嘗遠離希賢卒于雲南之浪穹縣與應能同埋非卒于重慶之善慶里雪庵非希賢明矣郭節與史仲彬同在從亡二十二人之內嘗同仲彬程濟謁帝于白龍山留一月辭歸仲彬又謂其稱雪翁雪和尚或者即其人乎然以疑傳疑正不必傳會爲某人也○馮翁亦不知爲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無常名亦無常

題嘗作詩大書壁間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濆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比見補鍋匠相持而哭私語畢即劃去越數年與補鍋復過客死滇之蕭寺按致身錄云刑部司務馮漼黃巖人稱馬翁馬二子塞馬先生云○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囑之曰世間破壞事類此人亦不知其意夔慶間渴者皆呼爲老補鍋或與錢布米皆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囊中錢沽酒自飲飲罷或泣或歌令人感愴常寄寓蕭寺忽市遇馮翁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又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復同馮復宿蕭寺病死蜀中蛾眉亭又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按致身錄作欽天監正王之

臣襄陽人正氣集作浙江按察使黃直常州人○河西傭不知何許人燕王入南京傭被葛衣走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不改已而過河西依莊浪豪會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以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酒與諸乞兒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闌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骨灰揚之曾家從其言按致身錄云翰林編脩趙天泰三原人出亡時衣葛稱葛衣翁正氣集作王之臣○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燕王入金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

成祖文皇帝

名棣太祖第四子母曰高皇后馬氏太祖分王諸王以燕元舊京近邊擇可鎮服者居之以封帝帝狀貌奇偉美髭髯英武寬仁豪傑樂用其精熟武事老將皆謂不及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柔太子注意帝及太子薨太祖益屬意以學士劉三吾言乃立太孫太孫即位慮諸王太盛聽齊泰黃子澄計竄周王于蒙化召湘王于荆州自焚死拘齊王于京師幽代王于大同繫岷王于雲南遂日夜防燕密詔北平都指揮謝貴彭二逼圍王城柵斷端禮門四門路殺王城卒且逮帝朱能曰發死于頸不可緩也帝乃僞召謝貴彭二及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王府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等殺之遂起兵靖難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一戰而奪九門再戰而破霸上三戰

而火白溝四戰而拔滄州五戰而蹂夾河六戰而得藁城七戰而掩靈壁凡七大戰遂涉泗濟淮克盱眙下揚州渡江取鎮江至金川門谷王穗開門迎惠宗燔宮赴火死時建文四年六月乙丑也丙寅安王楹及文武勳臣兵部尚書茹常曹國公李景隆等請正大位三勸進已巳即皇帝位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爲永樂元年二七下布政司爲京師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十八年宮殿成還都北京二十二年四月車駕北征六月班師七月辛卯次榆木川疾大漸遂崩壽六十五八月壬年梓宮至京師上尊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葬長陵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謚曰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二年改元永樂

成祖文帝始封燕王狀貌奇偉髭髯美長神聖英武酷類高皇中朝生事計畫齊黃五王削讓本蠹支傷師起靖難龍躍天潢建文元年二月帝與諸子入朝戶部侍郎卓敬密言于惠宗曰燕王智慮絶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彊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絶禍本惠宗曰燕子予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惠宗默然尋遣帝還國留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於京師未幾亦遣還俄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容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遣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遂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名備邊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復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為北平都指揮密伺動定帝因托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

而行朝廷稍不為意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密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已而帝遣百戶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庸誣服因飛符昺貴令與都指揮張信密擒王府官校昺貴等約葛誠居內宋忠居外舉事有日張信請見帝三不可乃乘輜軿入帝見其白身來許之信入拜牀下帝為瘖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語臣帝搖首指腹信曰殿下猶不誠語無意乎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請告臣也帝下拜曰一家之命皆在子矣乃召張玉朱能等計稱疾愈出會宮僚盡如中朝所坐官校縛置庭中召昺貴曰罪人得矣則取去昺貴至門者內之可止其從人帝杖見昺貴會進瓜帝食瓜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令親屬叔父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因擲瓜于地護衛軍皆怒前擒昺貴捽葛誠等下殿帝投其杖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我何病遂曳昺貴等斬之大諭將吏起兵靖難初建文時有道士歌塗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至是驗云孝康遷主建文除年既定金陵還都北燕帝初舉兵去建文年紀但稱元年惠宗追謚懿文為興宗孝康皇帝至是帝遷其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太祖都金陵時使劉基相址既定基出太祖移其址數寸明日入驚曰誰改臣址太祖曰我也基曰固當恐當終遷耳觀兵遠塞拓地窮邊南望北斗曠野杳然帝北征晚至長清塞立帳殿前指北斗謂金幼孜胡廣曰至此則北斗南望矣神人夜夢天祿不延班師振旅崩榆木川帝次開平召楊榮等諭之朕夜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于上天遂班師至榆木川帝崩永樂建號二十三年按玉牒帝出於高皇后馬氏而太常志則以為碩妃所生未知何據靖難首事張玉朱能夾日而飛扶龍上升

河間善謀決機果敢濺血戰衣流馨汗簡東平最少身七大戰上公太傅不驕貧賤被服寬博書史泛濫儒生講說孜孜不倦張玉字世美河南祥符人都指揮同知從燕王藩邸舉兵靖難玉謀畫為多事論未定者玉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九門撫順勦强三日城內外悉定取薊州入遵化密雲至永平致其精甲以益師將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單騎往覘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柢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副將軍斬首三萬餘級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圍永平帝援之高走玉曰大寧去此不遠移軍襲之可免後顧遂從帝拔大寧得元將兀良哈之衆權寧王入關置之軍中而以寧王所從三護衛士益師李景隆代炳文將頓兵北平城下帝旋師大戰三日景隆敗去戰白溝景隆復敗追擊至濟南中朝復以盛庸代景隆將東昌之戰盛庸列陣決戰帝

以數千騎繞出陣後庸圍帝數匝衝擊得出玉失帝所在
突入陣求帝連殺數十百人被創死年五十八帝哭之慟
謂諸將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一良
輔耳既即位論靖難功第一追封榮國公謚忠顯玉嶽見
謀畧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帝最倚信之玉每對戲下曰
爲將當濺血戰衣流藩汗簡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謚
忠武侑享成祖廟庭子三輔輗軏○朱能字士弘懷遠人
長身魁偉膽勇有謀事帝於藩邸建文元年有告燕王謀
反者密遣都指揮謝貴收逮王府官屬貴與布政司張昺
逼圍王城殺王城卒且約守城軍昏暮俱發入燕王城張
信密以告帝使能與之還請曰事急矣拚死于頸不可後
也帝曰誠知禍逼當更籌之能曰變者聖之通果者事之
斷齊泰黃子澄輩甘心大王乎大王尚不自決謂千縣官
親乎周王豈疏屬哉語云雖有親父安知不虎況其非父
雖有親兄安知不狼況其非兄帝曰危欲安也禍欲福也
不能求安反先危矣不能致福反先禍矣能曰人衆勝天
天定勝人帝曰諸公堅欲如此勿相怨矣能曰命在須臾
復誰怨於是靖難之師興縛貴昺奪九門至七大戰以有
天下能功居多能在諸將中最少而驍健善戰常大呼前
驅小河之役王真戰死平安兵大捷諸將皆懼欲還渡河
北能按劍責諸將曰漢高十戰九敗卒有天下今舉事連
捷小挫輒欲還渡河還渡欲送首邪衆遂定帝引兵南下
大戰大店小河橋齊眉山皆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
萬依瀍山爲陣能談奇進攻大敗之遂擒平安等三十人
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開門定京
城帝即位特進左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國公予世券永樂
四年拜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行至龍川以疾
卒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帝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
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宜
耳訃聞帝震悼柩還葬昌平縣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
身長八尺宏博端重折衷稠衆辭簡理當居家孝友被服
寬博暇與儒生講求前史求古賢將相雖列上公不以驕

人仁宗中進侑享太宗廟庭子勇嗣

榮國恭靖姚氏廣孝僧名道衍字曰斯

道師席應真兵機秘要目角影白胖大其貌形如病虎性

嗜殺人託卜起機佐命功臣不易初服三造姊門和尚誤

矣貽譏隱淪

姚廣孝長洲人幼祝髮爲相城妙智庵僧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博
學明法兼綜兵畧道衍師之得其機秘又遇異人授以占
決之術能預知人休咎然深自韜匿人無知者嘗遊嵩山
佛寺遇鄞人袁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邪目三角彫
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
此自負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
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
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
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邪斯道
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薦之太祖會高皇后崩詔賜
親王名僧國一人齋薦高皇后道衍籍燕住持北平慶壽
寺或舉道衍文武異才帝召見問曰爾能卜乎道衍操吳
音對曰會會因出太平錢五爲王連卜擲下視王曰殿下
將無作皇帝乎若能用臣臣奉殿下一白帽蓋王上加白
皇字也帝叱曰和尚勿謬言道衍因薦卜者金忠相者袁
珙以決之帝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甚見親至時或慢
罵汝帝前帝弗之責也靖難兵初起暴風雨簷瓦墜帝不
懌道衍以爲祥帝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
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帝喜出兵留道衍
與世子居守帝亦數緘書軍中飛騎問機宜既即位授僧
錄司左善世仁宗立爲太子命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其姓
賜名廣孝被之冠服予二宮人廣孝冠服入謝削髮如故
二宮人弗近也帝益重之呼少師不名久之皇太孫出閣
復命廣孝輔導十六年卒年八十有四凡七日儀形如生
異香不散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追封

榮國公謚恭靖親製碑文墓道葬房山縣東北四十里曰
聖罔仁宗加贈少師侑享太宗廟庭宣德元年置墳戶嘉
靖九年詔學士張璁桂萼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
顧桑門上首班諸功臣并食高太二祖側恐不足尊祖敬
宗非朕靈承宗廟意卿等加思之下禮部議尚書李時議
上臣伏見故少師姚廣孝輔弼太宗雖有帷幄奇謀穹爵
厚秩亦已報之平生祝髮披緇露業組豆其爲瀆禮誠如
聖見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祀制曰可廣孝初爲僧
其同產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
殺也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
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不得已
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邪曾見
傲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見也廣孝
故與郡中隱士王賓游亦避匿之廣孝屛騎從袒裼往大
呼曰先生不忘舊雅容老僧一會乎賓曰吾方割楚請爲
期未明而往日出見之相與再拜連聲乎曰和尚誤矣和

尚誤矣廣孝悅然退嘗著道餘錄譏
詆宋儒有楊洪者與廣孝厚燬其書

皇圖草昧撥術而向

金忠以卜袁珙以相奮跡六卿側名天上 金忠鄞人善卜洪武初其家坐

罪合戶北戍給符縣中忠妻乳所抱女立哭縣門前袁珙
見其乳聞其哭聲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必大貴忠墓曰家
方補戍苦無資用敢有他覬既北行附商舟商人失金忠
爲占課言所在果驗厚資之遂以卜名燕中成祖之將靖
難也託言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殿下貴不可言
何疾之有因寵異之忠言於成祖臣里中有相工袁珙者
善望氣成祖密詔之蓋成祖舉事姚廣孝以僧袁珙以相
忠以卜相與籌策卯中忠初署紀善後署長史靖難後擢
工部右侍郎陞兵部尚書上與丘福議立高煦爲太子忠
不可既召問解縉黃淮皆如忠言上賜忠金除太子詹事
父之命兼輔皇太孫卒給驛歸喪命有司治祠墳復其家
忠雖用龜卜起家列于縉紳六卿[illegible]內明不見畔喙

發揮史傳源委曲折如身歷之皇太子嗣位追贈榮祿大
夫少師謚忠襄子達仕終長蘆都轉運使忠有兄曰華忠
既得幸上欲推恩辭不就徙居其縣之東湖忠卒成祖召
見之賜白金文綺華伏闕謝臣布衣野人不用是上曰近
叟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發歎脫頤而逝人
稱白雲先生○袁珙字廷玉鄞縣人少游海上遇異僧別
古崖於洛伽山奇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
因布黑赤豆暗處令仰視日至眩懸五色絲縷使隔窗映
月辨別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爲
人相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
珙於九流百氏莫不涉究好爲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
所居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入燕燕王選衛士九
人與操弓矢雜入酒肆拉之飲珙前引王裾長跪呼殿下
九人者哂曰妄也珙言益切王起入宮召珙曰間者何以
知吾王也珙曰殿下操弓矢肆中臣望見殿下手皺而瘦
龍掌也因疑睇良久稽首曰殿下龍姿鳳質天高地厚大

明麗中神眾內蘊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
必爲蒼生真主坐致太平二十餘年王喜留珙珙遇列校
散卒往往許以公侯大臣王恐其語泄遣還鄉即位召入
見授太常寺丞未幾請老卒贈太常少卿珙有孝行性抗
直能輔人以義子忠徹能傳父術初從珙在燕王府中燕
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觀之宴畢言于王曰宋忠面
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擁腫早
肥而氣短耿瓛顴骨揷鬢色如飛火景清身短聲雄皆當
刑靖難後授鴻臚序班宣德中常侍上言天顏憔肅恐宗
人有急變謀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忠徹外華如父內
陰陂正統中坐矜傲
下獄官終尚寶卿

解縉年少賈生無過幾事不密以及
於禍使其涵養爲國負荷蹇義夏原吉三楊榮溥士奇聲施並播

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其先雁門人祖子元安福州判官
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闓有名於時稱爲二解縉

七歲能詩即有神童之譽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與兄綸妹壻黃金華同時登第太祖以爲盛門每對羣臣榮而誦之授縉中書舍人金華庶吉士綸爲監察御史是爲洪武二十一年縉得讀中秘書所學益富姿穎淳秀望之玉立少年知遇名動天下一日太祖在大庖西問縉今日施政所宜縉退即草封事其要畧有云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克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又云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好善而善不勸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惡者未必蒙禍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無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凡萬餘言極論悉陳無所忌諱留中已復上太平十策太祖手持入覽其言頗迂然數稱縉奇才諸大臣皆忌之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太祖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

也太祖崩奔喪京師有勑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棄之入臨上違詔旨謫河州衛侍郎董倫言於惠宗召爲翰林院待詔成祖入擢侍講命與胡廣黃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六人並直文淵閣尋陞侍讀學士帝欲立太子密召丘福等議皆請立漢王高煦問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尊奪宗自古致亂又曰好箇聖孫帝意遂定仁宗立爲太子進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頃之發兵征安南黎季犛縉力言交阯古羈縻國不足郡縣帝不悅既以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參議丘福等洩縉禁中語高煦大恨發之禮部尚書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阯命督饟化州言可鑿贛江通南北道入年具草入奏會車駕北征入見東宮高煦密疏縉贓上遠出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意欲陷太子帝怒縉避事勞民逮下錦衣衛獄既至獄吏拷治不勝楚後三年高煦使人從獄中苦縉以雪瘞之竟死雪中時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徙遼東縉初被殊遇帝嘗手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短長縉奏上帝以

示太子太子即位出所疏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評論皆有定見赦其妻子還官其子楨亮中書舍人正統元年盡還所沒產初縉與胡廣侍燕文淵閣成祖曰爾二人生同里學同業仕同官縉已有子廣女可妻之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矣既而果生女遂盟及縉家徙遼東廣欲改適女女提刀截耳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背主違父何用生爲及赦還卒歸禎亮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爲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雖野夫稚子亦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奏率與之無倦意其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傲讓相綴神氣自倍

仁宗昭皇帝

名高熾成祖嫡長子以高帝十一年生鳳陽二十八年冊爲燕世子端重沉靜嗜學無厭高帝愛之成祖起兵靖難帝居守北平成祖既爲皇帝二年立爲皇太子成祖有三子長

帝次漢王高煦次趙王高燧趙王幼以聰敏愛而漢王用靖難功幾得立爲太子謀奪嫡者數矣寺人黃儼江保數爲趙王短太子于成祖成祖遷都北京五出塞南京事悉付太子施行晚節多疾小人讒搆幾危者屢宮僚若楊士奇輩皆爲太子下獄贊善梁贊司訓周冕至死獄中然帝益恭慎有白者曰殿下知讒人乎曰吾不知知爲子監國遇水旱飢荒軍民失所戚焉賑恤之暇與宮僚鄒濟王汝玉徐善述等講說詩書脩詞賦之業日記萬言辭翰並精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車駕崩榆木川八月初十日梓宮至京師十五日丁巳即皇帝位在位一年崩壽四十八謚曰敬天體道純仁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改元洪熙

仁宗監國二十餘春邪謀奪嫡讒言鑠金宮僚下獄儲位

幾更恭約順謹自修益勤及其當宁善政悉行擬之三代

商高周成惜年不永一載而崩在位雖淺膏澤流聲洪熙元年四月十四日甲寅蹇義夏原吉楊榮及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帝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帝曰天之命矣欵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士奇亦涕泣對曰今已脫險即喪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帝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勑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五月十二日帝崩○鄭曉曰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讒譖之言未嘗與辨益恭約順謹乂自孚洽二弟驕恣曲意調護在東宮清心寡欲被服寛博宛若儒生尊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身一詔下萬姓歡呼罷科市已逋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

民恒如不及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廷臣才行高下暸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嚴謹邊備不勤遠畧毋邀將陛辭輒戒曰民力罷矣慎勿貪功脫擾塞下驅之而已用法尚寛厚然深惡贓吏毋戒法司曰贓吏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少侍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氣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毋事必問祖法在位僅十月而百政具舉云

宣宗章皇帝名瞻基仁宗嫡長子生之夕成祖夢高帝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數歲試之事輒剸決稱旨成祖愛之年十一從狩北京日侍左右隨事敎訓讀書一目數行書奏皆舉經史百家莫不涉意永樂九年立爲皇太孫三從北征成祖於馬上指示塞外山川故帝自少曉兵畧善騎射成祖嘗幸東苑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帝連發皆中成祖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其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帝即叩首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成祖大喜宴羣臣盡歡而罷仁宗即位冊爲皇太子其春南京地屢震命往撫治上旋不豫既大行宮中秘不發喪以遺命召帝顧臣下稍稍聞上崩其時漢王高煦蓄反謀傳言將要劫或請整兵旋或請出間道帝曰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虞遂乘傳詣京師即皇帝位在位十年崩壽三十七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寛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改元宣德

聖聖相承聡終章繼聖學淵涵陶埴德義十年之內吏稱

民治比於文景恭儉無媿高皇帝承前元縱弛之獘洪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

資纘承大服海內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乆於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陶埴以德義間四方蝗蟲水旱之災憂形於色遣使賑捄如恐不及隆寒盛暑先下法司蘇洗冤獄奏上刑名垂神省察並崇輕典優禮勳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內自廷臣外及方岳郡守咨簡詳擇不以輕畀褒奬循良使乆于官是以在任之人奇才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文學胥吏袞然濯拔致位名卿十年之內吏稱民安比於文景下及民間木埴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一時無呰窳偷惰之風矣至夫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事太后祗敬夙夜宮中欲用一木架工匠鎔繪金綠輒命易之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庶幾不忘儉德未嘗一日去書下筆蘁涌皆傳脩齊治平之道翰墨圖畫隨意所在盡極精妙歲秋冬巡邊閱武親橐韃騎射威震乎殊俗休矣哉文景恭儉之主也

當時輔政有若三楊君臣一德媲美有商

楊氏士奇號曰西楊通達國體玉質金相初輔監國操心慮患卒能保身以濟主難東楊氏榮才敏識練於物無滯躓機應變屢從出塞塵起沙揚金湯萬里武績於皇南楊氏溥安貞履節縶獄十年讀書不輟比入內閣二十年閱穆穆三公功同調燮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從其母適羅性性爲德安同知伏臘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奇士奇怪之問母得故因摶土作主書其三世先人名祀空屋中旦入焚香作禮時時泣下性覘知大奇之性謫戍士奇竟與母歸益貧力學自奮年十三通舉業爲里中師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可建文初廷臣以名儒薦徵授翰林充編脩官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士奇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成祖入南京士奇迎謁其秋於建文淵閣命解縉等七人專典機務士奇預焉尋擢[illegible]編脩進侍講陞諭德帝北巡留輔太子監國兩下錦衣衛詔繫逾旬釋歷陞左春坊大學士仁宗即位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洪熙元年陞少傅進兼兵部尚書宣德初漢王高煦反帝親征擒之師還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趙王士奇力止之禮部侍郎張瑛言楊榮嘗馬甚富上察之皆邊將饋榮上曰榮大員朕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令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敵情順逆無如榮者上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蹇義夏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三年上欲易皇后胡氏立孫貴妃爲皇后先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諭之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士奇曰臣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況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願陛下愼之議上不懌而罷六年上頗微行夜半

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一見卿故來耳旦遣內使問畧不詳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寃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日錦衣衛獲二盜如士奇言上歎曰士奇愛我自是不復微行矣英宗立開經筵以士奇同知經筵事正統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士奇秉謙執虛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薦進人才先德後能無所私訖大政大疑徐出一言莫不快愜凡預脩四朝實錄所著有沙美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三朝聖諭錄子稷坐人命數十逮繫法司論斬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舉鄉試第一登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編脩成祖入金川門與羣臣迎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成祖啞然曰固當先謁陵已與解縉楊士奇等七人被選入文淵閣上爲更名榮擢脩撰陞侍講仁宗立爲皇太子進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上三巡北京三出塞獨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扈從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北京營建規制多出榮磚石灰瓦之庀榮悉志[illegible]後三殿災榮直入庵衛士還御書圖籍上喜賜銀酒鍾古銅器紗幣榮最年少以警敏見親政體人情靡不諳練邊徼險易將帥勇懦盡周知之忖度事會動中機括衆論異同徐以片語折衷其待人廓然無所疑礙也上崩榆木川榮密議秘不發喪液錫爲椑具含斂益嚴軍若上生訃于皇太子或謂假袍之事作勅寶書榮曰皇帝大行孰敢稱勅莫若具啓人皆難之仁宗即位逾月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特陞工部尚書明年仁宗崩時太子在南京榮防奸豫變兩京戒嚴迎入太子即位漢王高煦反榮勸帝親征帝問人君御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帝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五年進少傅英宗即位進少師正統初天下休息榮有力焉太監王

振欲諷退三楊曰朝事多賴三先生顧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某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榮曰如其衰殘念退久矣三紛舉人自代耳振退榮謂士奇曰適公謨矣王太監屬我輩矣我輩即自力寧能得其意異時某入閣某入閣片紙從中下我輩束手而已薦而得用固我輩人也遂疏舉陳循高穀苗衷三人君子以爲敏五年請告展省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默菴集等書榮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成祖愛之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每勤文武大臣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侯三楊決之士奇至不可了榮一問即決有救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卻人之惠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馬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三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在正統數年天下亦賴以休息至于格君心之非務引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鄉

試爲胡儼所知薦第一舉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編脩永樂初侍太子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脩成祖北征宮僚坐慢迎下獄溥幽繫十年家人供給不繼數至糧絕溥勵學不怠同獄者曰困若此上命旦夕叵測何空自苦爲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仁宗即位釋出復其官宣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閣四年以母喪去位未幾奪情起復九年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命復入閣正統九年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溥立朝四十餘年安貞履節與士奇榮同心輔政稱東西南三楊西楊士奇東楊榮南楊溥也溥當國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殷勤獨江陵知縣范理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國史謂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體溥有相度信矣哉

忠定蹇義動容周旋和厚簡靜守正不亨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坦步險夷曾無躓顛雖乏建白天下宴然

義字宜之巴人洪武二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職滿考當調命終九載義在左右機宜文字悉付之惠宗即位以義爲高帝所知超遷吏部右侍郎成祖入南京義出迎轉左尋陞吏部尚書成祖惡建文更改高帝制度一切反之義從容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其顛末上從之永樂二年仁宗立爲太子命兼太子詹事七年北巡命輔監國十八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與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念國家多事之後文法從寬考察羣吏黜太甚而已而兵民利病[illegible][illegible]具奏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楊士奇訟繫錦衣衛獄尋釋仁宗即位進少保兼吏部尚書歷進少師與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等眷顧朝政賜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三年從北巡上念義老輟其部事論道如古三公賜第文明門內英宗即位越

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義孝友質直和厚簡靜在上前不敢專斷其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廷議典法不苟爲包容歷事六朝凡五十年無一日顛躓之憂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愼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世或疑其無所建明而天下有陰受其利者矣

夏氏原吉四朝司徒愛人節用財賦恒舒嘗兼九卿案滿庭除大事如小有事如無含德無際雅量有餘

原吉字維喆其先浙人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授湘陰教諭遂爲湘陰人原吉少孤力學被選邑庠生國初法嚴人不樂仕原吉母泣爲請免教諭史九韶曰若子沉深有公輔器寧知非母榮邪旣而領鄉薦升國子生入禁廡書誥勅太祖喜其書端賜之襲衣他日察諸生獨原吉勤旣滿當署戶部主事特命實授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久之用會舉陞戶部右侍郎建文初充採訪使巡福建成祖即位有執以見者上釋

之以爲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原吉議多從厚曰不可使難繼以困民永樂元年吳浙大水使原吉治之吉至浙江按視咨訪得水所由行役夫凡十萬餘布衣徒步盛暑不蓋既成奏發粟三十餘萬以賑貧民姚廣孝言于上曰夏原吉古遺愛也原吉治部纖明上問天下錢穀之數具對不失升勺其時內難方靖用度廣大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加設有司召集天下儒生編集大典遣二十五將軍下交阯使中使通西南諸番遷都北京營建宮殿皆原吉主計車駕北幸命扈從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七年北征命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原吉旦入朝佐決退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口應手判北奏行在南啓東宮雖在草創犁然就理上還極其奬歎諭羣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其冬上還南京掌戶部如故十九年元夕放燈原吉奉母往觀上聞之晚宴燈山撤御宴賜其母交阯平上問陛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

有限陛費於後日無窮上曰善北征皆言餉不足給大軍問原吉對如之已命中書御史按之則足十年餘不嘗上大怒籍原吉家繫原吉內官監所籍得布衣瓦器而已皇太孫纍爲請上使覘焉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怨乎原吉曰風霜雨露無非教也上在榆木川口原吉語未了若謂愛朕者訃至皇太子臨繫召之原吉趨出皇太子立中廷泣言上崩原吉伏地痛哭太子命原吉出原吉曰臣先帝罪人太子出之咨詔條事宜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餽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阯採辦金銀數事太子即位復官進少保命與楊士奇蹇義等至便殿議政原吉擬旨多云某部知道而已或問故原吉曰予奪非臣下敢專付六部取上裁則事分而權一至今朝旨皆沿之上立太子進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建兩京甲第以旌之宣德三年賜範金銀印入曰含弘貞靜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加擘鑪銀璽玉帶與二三臣從遊西苑太液池上曰以操以御羣卿之笏

力其秋邑駕巡邊賜寶刀還京上念原吉老與義士奇榮並輟部務如古師保尊論道賜紫英硯象牙犀花筆龍香墨水精鎮紙玉筆格原吉生日上手繪壽星圖賜詩有獨生申甫共鴻運之句又賜手繪秋香梅竹文禽非熊春齋魚游春水諸圖服食器用銀幣無虛日嘗賜尚方犀匭一既笑曰卿夫人無幾乎加一焉上製小玉冠二分一賜之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春以監脩太宗仁宗二廟實錄成賜宴旦入謝暮歸卒上輟朝流涕左右感動贈太師謚忠靖

黃福交趾歷十九春福歸交叛代非其人治亂關係洵爲大臣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由項城主簿陞龍江衛經歷才識明敏洪武中上書論大計上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陞尚書永樂四年命二十五將軍平安南置郡縣如中國制福以尚書兼布按二司事交人愛戴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賙恤拔其賢者與共

事仁宗即位福在交阯十九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中官馬騏激變交阯掌布按二司印尚書陳洽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上從之命與安遠侯柳升偕行比至升敗死福亦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賊終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餱糧乘以肩輿贈以金幣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還京爲行在戶部尚書轉南京戶部英宗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正統五年卒年七十八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

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胡濙訪道行行江沱讓帝終老其力孔多南察監國善處父子起居南宮屢疏不已

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生時母夢一僧持花遺之生數日有僧來看見即笑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來見以

笑爲誌舉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讓帝出亡有踪
跡羣臣從者甚衆成祖疑之濙素好方士神仙之術遣濙
行天下以訪張邋遢爲名而實使察人情向背時御製爲
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使并持教民間濙窮鄉下邑軌跡
並到而在湖湘最久數遇讓帝不窘之還朝王釋然讓帝
之得終老皆濙力也進禮部右侍郎使巡行江浙諸州陛
辭上曰人言東宮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
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見
東宮所行事退即記之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侍衛絕
之且口奏有旨不問既退垂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
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
見殿下之仁明也濙錄聞並密疏誠敬孝謹七事上覽大
悅自是不復疑太子矣仁宗即位改太子賓客兼南京國
子監祭酒以其嘗有密疏疑之也宣宗即位知其忠誠進
禮部尚書六年命兼行戶部事景泰中給事中林聰劾王
文文衡之因事欲殺聰濙奮衣出不預議歸臥病不朝者

數日上使太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無疾王文以小罪殺
諫官使老臣至今病悸也英宗居南宮毋聖誕令節屢請
羣臣問起居言雖不行時論韙之英宗復辟乞謝事辭師
傅二職許之天順七年八月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
濙平易寬和自奉簡淡平居無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
知其爲長者嘗出班承旨帶觧落地徐繫之叩頭退彭時
狀元及第謝恩後御史奏當令錦衣衛拿濙從容奏狀元
彭時不到合著錦衣衛尋二事人謂從容得體立朝幾六
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然爲人淳謹
乏骨骾風節是故宣宗易后景帝易儲濙職司宗伯皆脂
韋阿順無所匡拂未免
畏縮保身之意重云

太守況鍾給事小吏綜理周密簿
書能記畀之大郡生殺承制力能捍強貞足幹事大利既
興遂除積獘三考九年官卒於位遺愛猶存僑也奚翅 鍾字

伯律江西靖安人爲小吏給事禮部尚書呂震震才之永
樂十三年奏授儀制司主事二十三年進郎中宣德五年
蘇州闕守上謂從資格補除人率不稱命吏部都察院舉
屬吏廉能者擢鍾蘇州知府予傳以行勑曰比者守令匪
人或盜肆貪刻亡饜足或闒茸庸懦坐視民病弊不以聞
民安得無愁歎之聲茲慎簡爾畀以大郡一方千里安危
是賴其察休戚均勞逸興利除弊毋會於勢家毋欺于煢
吏屬以下貪懦不足事事者自擒問係其秩民狀送治京
師劄一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輯一方也尚往欽哉鍾
至郡佯爲無能省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
所欲行止輒聽之吏大喜謂太守愚既朞月設屏几召贊
請僚屬皆會曰太守來朞月矣閒不涉事不足長諸君有
主上勑請宣聽之皆曰諾鍾率僚屬拜跪聽勑贊讀至擒
問送治者皆弁愕改容禮畢鍾上堂坐召諸三老曰太守
聞吳俗狡武好傾善守不能如閻羅自剖別煩父老告守
善者守拜其家賓之鄉飲惡與衆殺之矣皆愼重守別有

耳目諸三老叩頭退召吏曰昔前某日某事宜行君顧欲
相尼其事宜止乃謂守行之吏守邪君得賄幾何矣飽未
隸安在守不能久煩四隸捽一吏擲殺之隸少擲去鍾曰
狗鼠輩太守爲百姓殺賊虐邪不望空擲者是爾喻卒之
時也立斃六人鉤其髮曳而肆諸衢郡中大驚乃畫叢諸
僚屬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送京師鍾理蘇一年公
正勤能以感化御俗民甚便焉會丁憂民二千餘詣御史
乞奪情上嘉之予復任鍾意數贍給綜理周密一郡之中
出納徭役皆有簿記而綱紀提擬甚便易省豪右強梗搏
擊無不立死者過貧弱輒振之俟大吏俟俟自遂而下寒
畯之士如不及接部民鄉士大夫延款露洽有處士鄒亮
者學刻厲稱博絕鍾欲薦之人匿名書亮過府門鍾笑曰
貞士負俗彼欲阻吾薦耳立上之授吏部司務擢御史毋
朔望詣學拜謁先師而已不令秀才講經曰太守起刀筆
吏也敢談文學當郡課士請其僚友校別曰諸君起自科
第鍾何足以知之其精敏公鶩進民下賢大率類此正統

五年九載滿考民叩闕乞留八萬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事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七年以疾卒于官市巷哭送其喪立祠焉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嫡長子母皇后孫氏宣德二年十一月生生之日日下五色雲見光灼殿陛既二年立爲皇太子能言宣宗抱置膝上問他日爲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問有干國之紀者敢親總六師討之乎曰敢宣宗大喜解所御龍袍寶帶加上體置寶座左右皆呼萬歲上天姿秀傑龍顱魁碩顧盻有威立其側者皆若傍睨之宣宗崩以正月壬午即皇帝位年九歲矣十四年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司禮太監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于土木帝北狩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帝還京自東安門入送至南宮改元 正統

英宗天表龍顱魁岸秀傑姿體威嚴顧盻國是維持輕任閹宦車駕北征土木蒙難

十四年七月也先分道入寇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大監王振勸帝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吏部尚書王直率廷臣諫不聽命郕王居守駙馬都尉焦敬輔之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俱扈從十七日甲午上率官軍五十餘萬人發京師夕次康家嶺乙未次龍虎臺夜驚丁酉過居庸關次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扈從羣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八月戊申朔至大同雨益驟始議旋師庚戌東還其夕營于雙寨有黑雲覆營如蓋須臾大雷電風雨徹夜驚亂丁巳次宣府也先襲我軍後恭順侯吳克忠殿戰敗沒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軍往救遇伏鷂兒嶺亦陷辛酉次土木絕水敵益至壬戌詔退王振使移營就水陣動敵四面至我軍大潰上陷敵中敵邀車駕北行唯中官喜寧忠勇伯蔣信從振等皆死士卒死者數十萬張輔鄺埜曹鼐而下數百人皆死上之陷敵中也南面坐地一人來稅上衣上不受敵怒欲兵之一人詰之熟視曰此非常人與見賽刊王上見賽刊王曰子也先乎子伯顏帖木兒乎子賽刊王乎子大同王乎賽刊王驚馳告也先曰今得一人問我那顏名字問我等名姓寧大明皇帝耶那顏華言大人也也先曰安在召熟使使視之使至上急呼其名使大驚下叩首還語也先果大明皇帝也也先聚其酋長而謀曰大元皇帝一統天下我等日夜和天求取故物天果與我大明皇帝若何處之有一酋長名乃公者曰大明皇帝我大元皇帝仇也天賜那讎其可違乎伯顏帖木兒怒搏乃公頰曰那顏圖作萬世後好男子大明皇帝天人也不知天帝何故有怒焉推而棄之地下雖然兩軍交戰萬億人馬有中刀者有中箭者有蹊傷死者有壓死者大明皇帝獨不中刀不中箭不及踐傷不及壓見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賞賜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可反天那顏若遣使告明人使來迎而返之復爲天子萬世而下那顏不留好男子名耶皆曰得知院言是也也先顧伯顏帖木兒曰汝即領活大明皇帝二十三日也先奉上涉河北是夕敵有他志天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敵衆皆驚戊辰奉上至大同城下定襄伯郭登閉門不納上使入登出見伏哭九月癸巳敵奉車駕斷頭山十一月甲寅至大同東門轉至陽和遂入紫荆關京師戒嚴丁巳敵奉上過易州次良鄉戊午次盧溝也先列陣西直門外上御幄止德安門外已未敵擁上土城邀大臣迎駕于謙石亨伏兵德勝門兩傍擊敗之都督孫鏜戰西直門王義武興戰彰義門外居民升屋擲磚磚亂下也先怒奉車駕出土城北去十一月上至也先營也先奉益恭殺馬設宴稽首行君臣禮妻妾四人次第上壽伯顏帖木兒亦與其妻見上如也先禮也

先七日一獻馬伯彥帖木兒七日一獻牛日一獻羊馬牛潼射生則獻野馬黃羊上道行或乘馬或坐暖車敵男女途見皆馬上叩頭跽或進生也先時時設宴手上酒手彈箟擫思兒唱曲左右齊和之大同賽刋二王上酒皆跽曰中國聖人天之塔也是月也先請尚妹上固却之景泰元年正月上在迤北也先設宴斷頭山其妻及酋衆進皮條爲賀四月上居豐州伯顏帖木兒妻使侍女問咨銘等曰今已夏煖何得炙薪咨言不也使女曰我謂薪帽也氊帳上乃有火光歸語伯顏帖木兒妻妻以告伯顏帖木兒皇帝帳上夜現光必有大福伯顏帖木兒放鷹得一野鷄與酒來獻謂咨銘曰我今有一喻上奏皇帝如大海潮時有一大魚落在水灘是大海魚能淺水住潮來終去六月也先使來議和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報命八月初二日至也先營也先曰大臣來矣不可無信引見上所與伯顏帖木兒殺馬牛爲酒送上行也先彈琵琶妻妾奉飲居數日築土臺奉上臺端率妻妾頭目羅拜獻鞍馬貂銀二鼠皮

襖弓若箭賽刋王亦打野盤進酒初八日上行也先與頭目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叩頭跽解弓箭撒袋戰裙以進諸頭目羅拜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伯顏帖木兒獨送上至野狐嶺進酒既畢屏人語使哈銘上奏天使皇帝來我遐荒我也先順天之意敬事皇帝一年矣歸時還當作皇帝作皇帝即我主人有緩急可得吉想再送駕出野狐嶺口上攬轡慰藉而與之別伯顏帖木兒大哭歸而放圍得獐復使數十騎來追獻十五日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上于安定門上自東安門入景帝迎東安門內相抱持而哭乃送上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

定興王輔張輔

河間王子三出南交拓地千里從征土木蒙難而死

張輔字文弼河間忠武王玉子也靖難初玉歿輔襲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壁有功封信安伯與世券永樂三年進封新城侯明年交阯叛臣黎季犛譌曰胡一元召其子蒼弑三君挾詐横朝命上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輔副之成國公卒命輔總其軍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人入其境俘季犛蒼獻京師郡縣其地置交阯都布按三司六年封英國公是年交阯殘孽阮師復推簡定爲王上使沐晟往征敗績復命輔爲征夷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與晟會遂擒簡定赦陳季擴爲交阯布政司季擴陽奉順弄兵如故稱復陳氏輔復率衆討之季擴走海洋據險荷花口設衆伏我輔鞭馬先進一發落其象奴再發中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斬艾僵仆塡山谷遂縛季擴時十二年也凡三下交南威震西南夷用兵持重有遠畧賞罰必信十三年命以征夷將軍留鎭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隨駕北征領左掖兵進止機宜皆咨取決成祖崩楡木川與受遺詔輔有女弟爲皇貴妃女侍東宮仁宗即位册女爲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知經筵事宣德元年漢王高煦謀反密遣所親信人枚青通輔輔母令輔執青見上從上親征付輔機事漢平辭兵柄侍左右備顧問

英宗即位輔上承太皇太后之命與楊士奇等同心輔政當海内承平中外無事安享祿位二十餘年名震四夷天下想聞其風采其爲人器度弘偉端重靜默顧盻有威不妄言笑臨事嚴毅有斷門内肅穆外禮敬士大夫遠權勢去機變貴而不驕富而不侈天下以是重之嘗請與列侯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畢列坐奉飲歌鹿鳴之詩雍容而别正統十四年王振擁車駕北征强輔行然不使預軍輔老矣默默不敢言從死于土木景泰元年追封定興王謚忠烈長子忠病景泰五年仲子懋九歲襲爵歷憲孝武三朝累進太師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知經筵事懋爲公六十六年稱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正德十六年以壽終贈寧陽王謚恭靖子崙嗣崙卒子溶嗣懋之王至萬曆中以例奪其世

朱勇迎戰冒入敵場五萬陣歿吁嗟國殤

勇東平武烈王能子也襲封成國公正統十四年[illegible][illegible]征旋師次土木也先

兵卒至勇引兵五萬迎擊冐入鷂兒嶺中敵伏戰沒隻騎不返子儀乞葬祭不許停侯景泰二年詔土木諸將敗衂者皆受朝廷戌籌陣亡成國公與子襲爵贈勇平陰王諡武愍子儀嗣儀卒子輔嗣輔無子弟鳳嗣鳳卒子希忠嗣希忠姿容沉潛為世宗所器累進太師尊榮富貴三十餘年萬曆二年追封定襄王弟希孝以兄蔭得官亦至太保其後以倒奪追王

曹鼐一念過於將萌誰謂天高而色蒼蒼

鼐字德恒一字萬鍾真定寧晉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不就願自効劇職銓曹銜之改泰和典史鼐處應綽裕暇即延禮師儒講明性理宣德七年壬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再入會試明年中第二人廷試宣宗策以羲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親擢第一授翰林修撰英宗初楊溥薦入經筵為講讀官累進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疏通俊爽識達政體士奇沒大事皆決于鼐其才亦大類士奇十四年扈從北征至大同謂王振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

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及旋師至土木召鼐草勅與和俄而敵奄至行列亂鼐死焉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英宗復辟贈太傅諡文忠官一孫錦衣百戶鼐篤至行事繼母孝少有鄰婦挑之鼐心念曹鼐不可及廷試之日忽有曹鼐不可四字從空飛至

王振誤國罪不容誅樊將軍者乃謂丈夫

振宣府人初侍英宗東宮及即位掌司禮監數以武導上麓川酋思任發叛令王驥發江南諸道兵十五萬往征其役自振發之翰林劉球上封事言及麓川振摘他條下之獄支解之自是中朝士俛首杜門望風拜跽稱為父翁兵部尚書徐晞工部尚書王佑俱媚事振而佑尤為最不肖佑美鬚一日盡拔去振驚問佑曰老爺所無佑安敢有都御史陳鎰王文見振並俯首長跽連唯連諾有如小吏宮門外故有鐵牌高三尺許鑄內臣不得預政是洪武初所置一々失之大理寺少卿持振姪子山獄幾刑西市有李御史者見振不跽下錦衣捶楚

羮麓于是振勢益橫雖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上遣覘振振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爲不可與百官宴上聞愁然乃命闢東華門中門聽振從中出入振及門百官皆候拜矣十四年也先遣二千人來貢馬詭言一千振怒其詐減所貢馬直也先大恨其冬入寇大同邊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挾上親討發兵五十萬以往百官伏闕諍不得至土木敵已廹我兵大亂敵騁犇出入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乘輿遂北護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護駕突圍復捶死敵百餘人死之報至百官請族誅振郕王命籍振家並其黨振從子山爵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之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二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以庫計者六十有餘英宗復辟尚思振諱言其為忠所殺招復振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祀之賜額曰旌忠

祭酒李懋枷脰當暑劉球支解夜作鄉

語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舉永樂二年進士與曾棨等二十八人同選庶吉士改翰林侍讀坐謗下獄尋赦出不叙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即位屢勅羣臣言事時勉以時政違節獻書二本上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瓜脇斷者三改為御史令日問因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乃下錦衣衛獄其夕上崩宣宗即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即斬西市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祖左遂得見上上曰爾何觸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上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上稍霽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修兩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上至史館撒賜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上使前出餘錢賜之正統初為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罷茗不設彝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蔭翳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

趙琬掌饌金鑑並枷胝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
課即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乃去既至特
重時勉枷監枷寂鑑請以巳枷易之時勉不可時天方暑
枷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
者具疏請代通政司抑休之助教李繼雅爲求會昌侯孫
繼宗附奏皇太后乃得解十二年致仕景泰元年卒贈禮
部侍郎諡忠文初時勉廷撲時見敗脊肉有朱衣下覆之
既脇折他日捉挺其膝忽會時勉善書鈎畫之内聚精藏
鋒一筆不苟○劉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舉進士仕
禮部主事尋爲翰林侍讀正統八年夏雷震求直言球上
封事初麓川之師實王振與事球疏言之振大恨矯旨從
朝班中捽出下獄喉錦衣使馬順夜殺之遲明順小校持
刀推獄門球方臥小校捉之急球大呼曰太祖太宗明靈
在天何得擅殺我小校刺球頸出血順前踢仆之遂被支
解瘞之獄中僅留一血裙球子釪鉞求球屍得一臂乃裹
臂裙以實櫬小校者都御史耿九疇讖之豐而晢比見九

四言史徵 卷十一 明英宗 芷園 六十九

疇痘而瘠九疇驚曰何頓改也小校自恨曰小人近不祥
爪牙俚往鏟鐵鸞皇今當不復能見公矣亡何死而馬順
子從廷中發狂持刀逐順曰我劉侍讀行殺若景泰元年
贈翰林學士諡忠愍鉞仕廣東叅政釪仕雲南按察使正
統中邑人王德新者以萬曆初言事補繫錦衣獄
夜聞球作鄉語曰君亦來此乎知其精靈尚在也

景皇帝 名祁鈺宣宗第二子母曰賢妃吳氏宣德二
年八月生初封郕王英宗北征陷于土木當
是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
臣聚哭于朝議戰議守未有所決侍講徐珵曉天
文好談兵倡南遷禮部尚書胡濙曰文皇帝定鼎
於此示子孫不拔也而尚可遷刑部侍郎江淵曰
當固守兵部侍郎于謙曰言遷者可斬也速召勤
王兵死守之學士陳循曰于侍郎言是衆皆是皇
太后疑懼問太監李永昌永昌對曰是也陵廟宮
闕在此倉廩府庫在此百官萬姓在此南遷大事

去矣且陛下不聞宋靖康乎因爲太后述靖康事
太后悟命郕王總攝百官以于謙爲兵部尚書既
而羣臣合請皇太后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宜立郕
王爲皇帝九月癸未郕王即位遙尊英宗爲太上
皇監察御史李著上疏爭疏曰啓稱帝曰殿下自
稱曰下官帝曰御史辭邪著對曰下官正言帝誅
之在位七年帝有疾不視朝者三日石亨與徐有
貞等奪門迎太上皇出南宮即皇帝位太上朝鳴
鐘鼓帝曰于謙邪既聞故曰哥哥做好居數日太
上語近臣曰皇弟食粥可望差耳帝竟崩號廢帝
戾郕王葬之西山憲宗十一年上尊諡曰恭定康
仁景皇帝改葬陵寢祭禮如諸陵改元 景泰

社稷爲重國君惟輕郕王監國以弟承兄長君定位要挾
無從上皇迎還伐樹錮宮易其皇儲立其所生 改封太上 皇帝太子

四言史徵 卷十一 明景帝 芷園 七十

見深爲沂王立子 見濟爲皇太子 **在位七載病不能興食鬻可差一夕而**
崩 先是正統中京師小兒禱雨之謡曰雨地雨地城隍土 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雨御地弟音相近也蓋至是騐
云 **土木之變北風南摧人心洶洶國勢傾欹于謙議守獨**
力支持遂使社稷安而不危南宮之錮太子之移血不灑
此殺身何辭功也于斯罪也於斯任事之難嗚乎噫嘻 謙字
廷益錢塘人自爲諸生英邁過人身有難事於人中巡繞
數行輒得奇計讀書過目成誦習容止骯髒有聲巡按御
史目之入視學召使講書謙乃爲御史講高皇帝大誥御
史撤坐避席跪而聽講謙反復推解甚悉聞者悚服宣德
初以御史從征漢庶人既械上命數庶人罪辭嚴上悅陛
行在兵部右侍郎兼巡撫山西河南時年三十餘耳王振

用事有御史與謙同姓名者件振振疑爲謙因事下謙獄久得釋左遷大理少卿既命復往謙居山西河南凡十八年正統秉輿北狩太后命郕王監國羣臣彈劾王振罪甚急王命出侯命皆曰殿下不即族振臣等頓首於庭不能俟也因伏地大哭錦衣衛指揮馬順叱衆衆擊而斃之廷臣大譁班列不次王環視屢起欲入謙直上陛掖止之羣臣擁隨後皆曰王閹毛閹王振黨請並受而甘心焉謙白王曰衆怒未殺不如因而順之王旋坐謙曰武士執鉞前命曳二閹撲殺之譁稍止未班謙復曰衆疑未釋不如因而寬之王乃命羣臣曰王振有罪當族族之當白太后順罪亦當死死順者勿論羣臣乃班成禮而退是日也日過中謙袍袖皆裂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百直不濟也太后聞而嘉謙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謙因與羣臣請郕王即真遙尊上爲太上皇是時北征將士十亡八九器械畧盡京師人心洶洶侍講徐珵倡議南還謙慟哭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皆

在京師一動大勢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有俱死于此敢言南者衆共誅之因奏曰也先不道驕滿必驁勢且長驅不先謀無以應卒通者三營精銳盡亡於從邊留者皆罷驚不能執戈戰宜急募義勇集民夫更河卒實京師練而待工部局廠攻戰具晝夜作郭外之民徙實內郛勿使敵掠糒上之倉散之以代官祿使敵勿饞乃譔內外繕濠隍誓士馬警樓櫓治塹塞召石亨楊洪柳溥共治軍已而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至都城下曰與我金帛迎爾君謙曰君忘臣之不才使臣司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壘七日數敗敵敵竟退蓋其始也先擁上皇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語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及至都城下都城之士登陴而語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因上疏曰也先違天負義久留上皇深犯京畿其爲仇恨庸可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我遣指揮季鐸岳謙齎金賂敵以迎車

駕其時賄方入于穹廬騎已追於關口繼遣少卿趙榮通政王復往敵營不見乘輿逗夫中國與也先不共戴天若必從和背君忘義莫此爲甚且敵貪以詐和成其欲無止長之則難鑒違之則速變昔者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挫敗斂心就盟尚輸歲幣適三十萬嶺欽北轅奸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貶尊減而後已前事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來則震武去不窮追若使臣通好漢禮必先示弱啓傳臣所謂萬不可者也謙之與羣臣請立景帝也鄭公孫申之謀也以爲帝於上皇義兄弟得絕也先乃景帝因之不渴上皇乃也先亦因帝不渴上皇以爲抱空質而不義中國乃歸上皇上皇入塞景帝猶曰敵詐謙曰陛下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念之耳上皇還居南內六年景帝廢上皇子而立其子遂加謙太子太傅及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內甲士迎上皇復位因誣謙與王文太監王誠謀立襄王子下獄奏論死上猶豫曰謙有功有貞從旁言謙有功陛

下不奪門矣遂詔謙文誠並棄市籍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謙歷事三朝識達大體毅然任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不容私謁政務旁午日上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就當世數其才然矜傲自用遇勳庸國戚若嬰稚視士類亡當也其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議論斷制宿將斂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固銜之及其迎上皇伏位故因詠之以爲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璽甲袍帶而已京師人爲之語曰驚驚氷上走何處得魚羹後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曰于謙在不及此上默然他日奉天門災上見謙隱隱火光中憲宗立詔復官赦家屬還復其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弘治初贈太傅謚肅愍祠之旌功萬曆中更謚曰忠肅

金英興安同時中官英識大計安重于謙固此國本二百餘年如二宦者何可少焉

金英字里闕優于學行正統中奉使南京還朝之日公卿出餞大理寺卿薛瑄獨不往而英心重焉

數讚于廷曰南京好官雖薛大理一人而已巳巳之變徐
理議南遷英大言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以圖
宗社計議遷者罪當誅卒言于太后用于謙石亨而國事
大定景帝意欲易儲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
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黙然蓋帝所言
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從獻陵之對相
似其賢矣哉○與安景帝時中官于謙病景帝使安往問
疾見謙喪妻不再娶宿止朝房留一養子侍食無重味衣
無侈服歎息而去謙須竹瀝和藥景帝爲幸萬歲山伐竹
有言上待謙太尊重安曰試舉在朝不要錢不愛官爵不
問家計日夜爲國家分憂如于公者再有一人耶試舉爲
代吾意于公而死莫代者矣其知所重如此○逸史曰英
宗北狩强敵覆國一時文武無任張皇而一二内臣如英
如安乃能淵識卓見鎭之以靜不少爲浮議所搖惟輔其
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謙石亨以戰守之務卒之神器幾
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不可以爲宦者而沒其善也

是時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于内則雖外有于謙數百
輩亦無如之何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相彬
彬有人惟在帝左右無英安匹所以李綱宗澤之才無所
施明之不爲趙宋其機只爭毫髮嗚乎是豈人力所能爲
也哉

英宗睿皇帝

帝居南城七年景帝伐宮樹錮宮門巳
無復天下意景帝病所立太子薨帝太
子久廢司禮監太監王誠與大學士王文等謀迎
立襄王子未定武清侯石亨知景帝病甚必不起
乃與都督張軏張輗太監曹吉祥謀請帝復位往
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
矣盍圖之徐元玉元玉有貞字也亨等夜過有貞
有貞曰太上出狩非以遊畋爲國家耳南宮雖錮
民無離心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在此舉也遂與亨
軏往會吉祥及靖遠伯王驥都御史楊善兵部侍
郎陳汝言等至長安門下門開亨等以兵千人入
遂薄南宮門錮不可啓勇士踰垣入毁之時方四
鼓天晦城中黙黙亨等入乃燭上皇出問曰爾等
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擇士進輿皆驚懼
莫能舉有貞挽之前擁上皇登輿夾輦行忽天色
明霽星月皎然入自東華門冀升奉天門諸臣推
御座門中帝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
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
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衆朝震駭遂
皆呼萬歲日中羣臣各朝服奉上登奉天殿行即
位禮特正月十七日壬午也在位八年前合正統
十四年共二十二年壽三十八諡曰法天立道仁
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廟號英宗葬裕陵改元　天順

北庭兩歲南宮七載奪門復辟天命未改 何喬遠曰帝始即位十有四年

北庭兩歲南宮七載豈非天哉自古人君憂患困横未有
如帝者也其初冲年嗣統雖頼三楊輔以簡靜邪閹王振
尚得干其間復辟以後總覽明察内臣莫敢奸外臣莫敢
貪至其釋建庶人之囚復胡皇后之號罷殉葬之令廟號
曰英信不誣也孟氏
所謂動心忍性非邪

石亨奪門挾勲竊官四千餘人心猶未饜籍沒誅死傷哉兩髯 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
從姪彪髯亦過膝其偉如亨嘗
相從酒肆相工見之曰方今平世安得兩侯亨家世寬河
衛指揮僉事其伯父叢無子亨得嗣亨不學而英果有膽
氣善騎射彪揮斧挽强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輒立奇功
亨累陞都指揮使彪亦以舍人授大同衛鎭撫正統中亨
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禦全彪亦遷至都指揮巳
巳之變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也先至都城下景帝赦
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敵贖罪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
殺敵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敵復却而南亨令彪誘至

彰義門更與戰敵潰追及清風店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給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假將軍名耳敵以爲然許又戰亨及彪挺刀持巨斧突入敵陣復擊殺數百人始知石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大震以功封武清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右參將諸子姪並陞千戶當此之時于謙爲本兵亨與楊洪爲將皆一時朝廷所倚敵人稱亨曰爺稱彪曰王景帝不豫會當郊使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帝委頓出與張軏張輗陰約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祥將兒內白皇太后外爲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爲東宮遂率其黨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宮迎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謙文于上殺之上即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事召彪大同以爲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戶有差凡以奪門迎駕論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人而文武百官奔競石氏之門亨大納其賄賂入白上學士大夫有惡于亨者

言上輒得罪上嘗坐文華殿亨從千戶盧旺彥敬進上問誰也亨道姓名曰二人者臣腹心人臣所謀迎陛下皆與議上立擢爲錦衣指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之工部侍郎孫弘者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爲請以爲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吏部再遷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所不可乃再待邪其恣如此時亨門下有詧目指揮童先出妖書曰雅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宴事亨言之乃與其黨盧旺等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巽日命彪代李文挂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會敵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未晚也亨與吉祥皆外爲橫暴而內故不相能御史楊璮奏亨吉祥奪河間民田而上領之亨從延綏還謂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公我與公何可不結驩也而受制於人乃相與譖徐有貞李賢于上上爲調有貞于外亨日于上前言事上

悉可其奏然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可八九矣又亡何可四五又亡何可二三耳於是命閽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內也上使工部爲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上登翔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侯朱永侍上指顧而問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王府孰敢然上顧太監裴當曰而聞之人乃不敢言石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項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鄉結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彪以亨功一再遷爲後軍右軍都督天順元年以遊擊將軍備邊大同斬首百餘級封爲定遠伯其明年進侯然亨雖驕恣尚囊豪直爽軒豁無機彪險譎矜詡矣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會北庭入貢羅拜彪于朝稱石王益疑之彪復謀鎮大同邀人保奏上遣人廉察得其實遂逮繫詔獄事連亨上念其功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調其家屬寧等十餘人於嶺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三年錦衣衛指揮逯杲上章言忠國公怨望上命廷鞫之遂

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卒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上命完屍瘞之彪與子後皆伏誅始亨得志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僉事袁通嘗與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迎駕時通方屏居使人告之張公鵰我祖孫並當論功通曰吾實不往敢欺君邪且吾亦甚貧卒辭亨

徐有貞者短小負傑論說各趣與人爲別喜事有爲自用詭譎白渠不漕鄭渠不貢鮑子與歌至勤萬乘河決張秋治水不競聖人無欲深中龍病爲相封伯三月好官得意失意在反覆間

有貞字元武初名珵字元玉蘇州人宣德八年進士爲人短小負傑有志當世討究世務無不涉穿初入京師從都御史吳訥遊是其論說與人各趣奇之薦之祭酒胡儼儼以其短[illegible]馬爲方謝病伏枕識有貞詩既成駭然驚起繞牀行誦曰君鼎鉉器也遂爲忘年交

既以進士授庶吉士宣宗試其文第一授翰林編修累大肆力綜討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畧之事人問公職翰苑惡用是爲有貞曰此何非吾用異日者國家使我我謝不能邪正統間遷侍講十四年七月熒惑入南斗有貞私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賁重遷有難色有貞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韃子婦邪乃行八月車駕陷土木景帝監國召問計有貞江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于謙力言不可議遂詘景帝即位有貞擢監察御史守彰德爲京師援四年召還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非其好也遺玉帶陳循循喜薦之帝曰徐珵邪謬計南遷也循曰君無仍舊名上幾不憶君有貞因上言人臣避國諱子孫避家諱理當避請改名有貞先是河決山東張秋石璞治之六年無功有貞自請行以左僉都御史往至則散遣治河卒自行相度明于心因作渠歸隨行先後渠則異流同歸歸乃上下撕北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楗以水門捍以長堤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鍵以鐵合土木火金而平水性三年而報功成始有貞塞決決隙益深下木石則若無者有高僧焉問之僧無所答徐曰惟聖人能無欲有貞悟曰僧言龍能有欲也此其下有能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鎔珠乃鎔鐵數萬金沸而下之龍一夕從而決口塞有貞治河從五萬餘人用官糧五萬爲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七年陞副都御史景帝爾留廷心乖異有貞與武清侯石亨雅相善亨欲與都督張軏張輗太監曹吉祥等謀請太上皇復辟閣武不議經權未知所出夜謀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也入訣其家曰事成耶人不成鬼矣竟以奪門功即日命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于謙誅堅兵部尚書當是時石亨進封忠國公矣有貞謂曰顧冠側注以從兄後亨入言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賜勳號散官及章服玉帶封三代如爵有貞益自喜當給誥券而自爲之辭其辭有治河東鄧續禹成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祐居黃閼而兼典戎機禁中頗於直紫宸而彌綸國體王室甫

申等句上時時念有貞日數召見往往反席宥候或命不時自赴有貞益自喜有貞既從亨求得伯則數請裁縮亨吉祥禁止其私謁會亨吉祥侵奪民田御史楊瑄以奏上問李賢有貞瑄奏是否皆贊瑄是上批旨亨吉祥種罪亨吉祥言上忘我曹邪因作謗上前或險辭謁上上與有貞言輒令小監竊聽還白上上驚曰我語獨有貞聞當眞是其發邪迷踈有貞亨吉祥益令讒之上即命六科十三道勑有貞實專權威福排斥勳舊遂並下獄是日雷電大作怪風拔木承天門東吻牌摧飛出郊外吉祥家大木折水雷尤甚上感悟翌日即赦出降有貞廣東右叅政嚴其詰命鐵券停造而亨吉祥未巳也有馬士權者泰州人故宮家子讓官與弟教授京師學士先生多從之游有貞尤與善亨吉祥言士權者有貞最審布衣當是其主謀是時有貞既行上復使追捕之及德州並執士權仆地痛杖之數十引一門復痛杖之因與三法司雜治之七權既受奇拷仰問曰今欲四何承邪曰徐有貞與汝等謀誣朝廷欲作逆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以非常之功蒙皇帝非常之遇自謂魚水拔契意欲獨任國家事立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如是者失太驟豈有他哉蓋獄不成者半月亨吉祥等乃言有貞所封武功伯券誥出自手雜他制誥中進上不許省得給授禹帝王也何得云贊自擇封邑曰武功武功曹操所始封上出示三法司會議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覆奏有貞險邪曲士陋鄙庸夫叨蒙聖恩忠不報德詐爲制文竊弄國柄等功神禹擬跡仲尼武畧無能假誇頗牧謀獻不著謬任肯申自居蘇謀敢疑定策天人今古妄以自尊弘教忠絕言而不作市劇可肆法紀斯存上曰有貞罪不容誅念在赦前其押參雲南金齒爲民有貞出獄拊士權背公義士也他日一女嫠說後上問有貞于呂原原對曰有貞被讒遠謫不勝困報[illegible][illegible]下哀矜皇太后亦言上釋還田里天順四年也初有貞章年甚虞下獄時引鏡自鑑曰吾定不免因黠洪請子言[illegible]歎日曰免矣既從金齒歸而士權時往候之出物相[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不言婚事士權辭

去終身不言所以白有貞

開國承家勿用小人李賢爲相功黜奪門

賢字原德鄧州人自河南解元舉宣德八年進士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吏文選郎英宗北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往景泰初以廷薦爲兵部右侍郎轉戶部吏部右侍郎英宗復位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進吏部尚書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貞爲石亨所陷同下獄謫參政吏部尚書王翺乘間言之留爲吏部左侍郎尋陞本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文淵閣事如故蓋時先役在內閣者徐有貞薛瑄許彬岳正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旋黜瑄雖學行老成而奏對闊誤稱學士然多指手畫足至垂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上最禮信之吏部尚書王翺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不如也上一日問賢迎復事賢對曰景泰不諱天位自屬陛下何用如此勞擾不者景泰左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石亨曹吉祥置陛下何地邪陛下曩者正統十餘年閒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歸向今爲此輩大損矣

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社稷邪上深然之頃之亨姪彪謀出鎮大同上逮彪下獄命亨閒任凡由亨進者悉褫削復召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非所以示後世內府之門可言奪邪奪門者自大功耳陛下復正天位百辟奉迎者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復以尊小爲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千天象者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上竦然大悟蓋一時褫職者四千人五年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年卒贈太師謚文達賢恭莊端重練達時務誠救時之賢相也但岳正張寧王徽等終身棄置而賢奪情起復此羅倫之所以不能無論也

岳正

倒好秖是大膽誦法古人死而靡憾

正字秀方北直漷縣人正統十三年以進士第一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天順元年改修撰上與吏部尚書王翺論相推舉正上召對文華殿正神采秀發長身美髯上逆見遂曰好登殿益近又曰好好比拜起問年家安在何科選進士者既對大悅曰爾年正可吾北人而吾所取士也許彬老矣入爲我佐之正頓首受命出及左順門石亨張軏從外入愕然曰公何由至此正不敢對比見上上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問誰上曰岳正二人頓首陽賀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亨軏因奏陛下用正誠爲得人請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軏以正薦不由己故撓之耳然上時時召見從容問正卿何以輔我對曰石亨曹吉祥其權太重不早制恐構起肘腋上頷之曰汝可告以朕意正徑造亨吉祥所諷令歛戢因曰上意如此使我告公亨吉祥大恨會承天門災正極言石亨將爲亂陳汝言不可爲兵部尚書宜出徐有貞獄中復用之上方倚昊天后土下諭文武羣臣命正起草正條摘極其罪已天下傳馬亨吉祥入言曰正爲陛下起草語外曰非上意正諷驟官改過耳正驟見寵用敢揚主奸不忠數日上出正一再日外調欽州同知正居內閣一月而已道漷縣以母老留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本附亨吉祥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嗾令校尉

言正嘗奪公主田命下遷延家住遂追繫錦衣衛獄杖百謫肅州衛鎮夷所百戶軍室廬家產盡以賜都督李鐸正梏手行上時雖成正容令人勿死也四年亨坐法誅吉祥又反誅上時時念曰岳正倒好秖是大膽憲宗即位召還充經筵講官久之李賢語正南京國子祭酒欲藉居今舉君矣正不應有僞爲正劾賢草以示者賢殊恨之因外陞正知興化府正博學高才銳意天下事自許無一世爲守三年入覲乞致仕正爲文簡俊亦善字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興化人至今呼爲岳仙正居戍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時時念正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曹生爲寫陋容正槩括上意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秖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誦法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壻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

王翺質確先進之民行邊長銓具有經綸

翺字九皐滄州鹽山人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會試第五人

殿試二甲第二人成祖以翔北上兩占高第大喜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詿誤左遷行人宣德初以薦陞監察御史英宗初陞右僉都御史鎮守江西居一年召還復鎮守陝西所至威惠著聞七年遼東警陞右副都御史往撫之翔初至遼東總兵以下迎謁翔跪數責其賍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搶地自伏以請令願效死于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墻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重輕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振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壹也以死株生未不可也翔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計邊備大充士盡飽暖樂戰遂出塞破敵有功十四年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翔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加吏部尚書翔為人剛明果斷外强中寬論事質確而亦善行其智英宗復辟吏部尚書王直致仕上罷翔太子太保使獨任尚書事翔嚴考察公銓注苞苴請託不得施行有一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翔妻愛女數使迎之傑固恚不遣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邪女言翔妻翔妻為翔置酒長跪翔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平生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昂崔恭列位六卿翔直名呼之翔所推轂北人為多言北人文章藻飾不及南士也質直椎魯緩急殊足倚嘗言李賢于上得復官其後上信任賢賢亦左右翔于上前上有所進退時時召問翔翔有所薦用未嘗使其人知也其于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也上時呼為老生賞賜無虛月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八矣憲宗即位命朝參以朔望加太子太保翔屢辭疾不允三年疾甚允之賜白金金織衣實褚以行方輿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土木蒙難臣庶逃生保

護聖駕袁彬哈銘負薪取水有曰李成

袁彬者江西人英宗在北彬以校尉見上察其能書留之上在北惟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為通事被留北脱衣易羊一牽以見上上以銘曉方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上在帳中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上足銘嘗睡熟手壓上胸上俟其翻身徐下之而沙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悉問其名姓彬為人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為隱語而哈銘沙狐狸亦能諧謔以鮮上之岑寂中官喜寧者故夷種也先之擁車駕抑宣府大同瀾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絕也先何邊得入南天寒甚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言于也先欲殺彬及銘屢矣也先抽革捆載彬之蘆中而將剸彬肩開彬膛上使銘往採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摩壓其背汗決乃已熟羊脾召而與共炙之也先聞過上皇帳語曰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四十萬衆來邊外顧一人不得濟得濟獨哈銘哈銘皇帝身若口也無容銘皇帝言也先不知也先言皇帝不知皇帝歸還為皇帝宜善視哈銘上曰我不視哈銘誰當視哈銘上還京景帝以彬試百戶既復位超遷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而擢銘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狐狸為百戶賜姓名李成賜彬東第一區使中官改面勢引太液池通穿中御溝役千人彬娶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衆閒居召宴署用家人禮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達積官與彬埒治鎮撫以自媚于上許彬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治之達退持彬下獄剗爇更下彬不勝苦且誣服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善漆工素不識彬奮然擊登聞鼓上言駕留塞外倉從臣庶奔走逃生保護聖躬惟彬一人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

惎音忌教也 醊音輟祭不見也

不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悉答之百餘曰此必有人惎汝墳恐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李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墳變耳達曰小人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罷笞出湯沐沐墳酹肉之達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墳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何曾見李閣老死則死耳何敢妄指門指揮酹肉小人令引李閣老也肉今在三法司畏而不敢盡聞論彬贖死墳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俸閒住毀所賜第錮墳憲宗即位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召還如故人之達得減等戍南丹彬已自南還餞達于郊贈之金人皆公以此多焉李成在英宗爲百戶冀韓官徑入求內府上怒下錦衣鞫之楊銘與達官也先帖木兒謀脫成罪會爲成請上知出銘並下銘獄謫貴州府副千戶後遇赦復官以剿襄功進錦衣衛指揮使李成不知其所終

四言史徵卷十一 終

四言史徵卷十二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頻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麟德蔚窯甫較訂

憲宗純皇帝

名見深英宗長子母周太后英宗北狩郕王監國慈壽皇太后立爲皇太子方三歲郕王即位立其子見濟降封沂王英宗復辟復立爲皇太子帝廣額豐頤方面大耳目睛如漆光彩射人左右莫敢仰視出閣講學敏于讀書便習騎射侍膳問安孝敬備至英宗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三年崩壽四十一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葬茂陵

改元 成化

憲宗嗣業　成化改元　廣額豐頤　容貌端妍　目睛如漆　光彩曄然　孝敬備至　愛憎無偏　嫡母尊禮　帝嫡母錢太后　汪后保全　景帝汪皇后

追復景帝　褒恤于謙　大體不虧　聖德如天　中旨內批　傳奉得官　邪正兼用　不無累焉　撫有天位　二十三年　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蒞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景皇帝嘗有封沂之命未嘗一語及之其於愛憎恩怨絶無芥蔕粹然于天理人彝者也

淳安商輅　三元連登　丰儀山峙　襟度淵澄　汪直十罪　論罷西廠　續脩綱目　考亭是倣　輅字弘載一字素庵浙江淳安

人宣德乙卯發解浙闈正統乙丑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脩撰郕王監國陞侍讀擢入內閣時英宗北狩羣議南遷輅抑之也先逼京城經畧戰守陞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天順改元以景泰易儲事黜為民成化二年召復官時議慈懿皇太后葬禮久未決輅與彭時率廷臣伏闕爭之陞尚書仍兼學士十一年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孝宗方六歲萬貴妃召入昭德宮從其母紀氏于永壽宮中外疑懼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勑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慰朝野之公論已而紀氏薨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諡贈為恭莊僖淑妃殯斂悉如禮十二年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十三年兼謹身殿大學士疏汪直十罪罷西廠尋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二十三年卒諡文毅輅丰儀

山峙襟度淵澄平居敬慎論古今治亂得失是非亹亹不倦每遇大議能持正時人推為本朝賢佐第一所著有續資治通鑑綱目

彭時議禮不媿其位錢皇太后英宗之配周皇太后母以子貴合葬虛右大孝不匱

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廷試賜進士第一授脩撰郕王監國與商輅同入內閣陞侍讀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英宗復辟召榻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壽召入內閣以前職兼翰林學士憲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舊憲宗議上兩宮徽號憲宗生母周貴妃不欲錢皇后並稱太后中官夏時出宣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會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今欲全皇上聖德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夏時入言太后然之時與李賢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矣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焉是日同議者皆嘆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三年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李賢卒時獨任閣事錢太后崩命大臣議營陵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已而上御文華殿召諸臣面議時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終始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時復具疏言夫有出妻之禮于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意懇切內批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太后

亦悟從時言四年改吏部尚書加少保十一年卒于位年六十贈太師諡文憲時為人端慎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飲食不聞匕箸聲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公公退不語子姪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固安公主及芹宜嫁劉永誠不當封伯皆確然有執雖不立赫赫名人望歸之

劉氏定之多聞直諒為文演迤頓挫奔放

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脩四年夏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定之極言留中不下已巳之變定之為侍講上書言事景帝嘉納之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如故成化二年入內閣參預機務以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會久旱上言四事疏亦留中居三年卒年六十二仕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安定之為人坦夷謙謹恭敬自下文字迥邁對客揮毫運思正書旁竄晷不移日藁不易幅徐而求之皆渟峙演迤頓挫奔放奇正并用變化不窮嘗有貫宋人名氏

者授筆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其爲某人子某人孫人盡服其詳博

羅倫對策莽莽萬語疏論奪情謫爲提舉金牛山中牧笛樵徑授徒注經貧也何病

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莊重嚴毅居父母喪踰大祥口始沾酸鹹之味成化二年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脩撰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中官持詔留之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畧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常以植風化以裨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倫合苟容之徒固非陛下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

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此言眞可爲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于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人非此禽獸矣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爲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巳地澳不忌憝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綱常敗壞一至于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孔子曰是可忍也又曰下必有甚焉願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羣臣效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夙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談不曰求名則曰窒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嗇笑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陳之疏入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臣子敦大本大慮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王翺編脩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採唐介故事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賢既卒召倫還復脩撰改南京尋辭疾隱金牛山與樵牧往來授徒註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貧鄰家乃可爨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默非禮無所視聽惡衣惡食無所恥醜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嚐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無凜于前而所立卓然世宗初贈左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懋致仕不貴人爵精深純粹誠心正學四十餘年不入城郭

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進士第一選庶吉士除編脩與羅倫黃仲昭莊昶爲同榜

以名節相激勵冬命詞臣預撰明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昶上疏諫忤旨杖而謫之外任懋調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言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林四諫云懋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一耳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俟然求退何居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鬢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憮然驚歎爲奏得請懋平生學問尊稟朱程無敢悖異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執業四至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虛弘治十二年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懋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時有論難若莛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成虧然後知其于書無

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尋陞南禮部侍郎皆不赴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革旣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懋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格欵動一世表律天下揚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

張昺理邑屢決怪獄隱不療饑清難買肉

昺字仲明浙江鄞縣人以進士知鉛山縣縣有樵夫嘗鬻薪而死隣保疑婦弄殺之送官久繫昺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寃矣哉吾鄉樵婦之夫死于鱓望公雪之凡鱓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公試之昺試果然而樵婦之寃雪其民甲嫁女于乙家揭輿幕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決他日昺行邑有樹大蔽野命伐而畝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昺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二男子衣冠伏道左若祈寬叱之不見斧之樹血衆懼昺手斧之遂盡斧之樹顚有一巢墜一婦人睛絕良久昺問婦狀婦言向被狂風決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時俯瞰城市居廛歷歷無階得下耳日見少年飛騰空中訪其家即空輿嫁者昺剖樹脩解畝地爲田邑中淫祠毀之殆盡有羊角巫咒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殺之昺往捕巫曰死矣其徒曰盍避諸巫曰張公正人也坐待縛耳旣至杖之百不傷又傷杖者昺曰能咒杖者死復咒杖者生生汝矣不驗收之夜半烈風飛石屋瓦震動昺曰此必巫術起衣冠旦召之曰汝邪我正邪勝正邪巫首觸地昺厲聲叱之忽墜珠一顆書一帙如掌大其珠光焰燭庭廡間昺焚書碎珠立杖殺之昺毋釋莫須胙及邑中之孝子節婦山中有節婦子持胙歸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求虎抵罪昺曰是嘗我邪而害我邪與婦期五日來遂齋告城隍虎不

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外昺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乎抑一也即一虎噬即一退其一虎起繞伏虎垂尾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昺神人也昺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與守者具牒受判庭立二木一木書着願嫁者就之一木書節願守者就之民傳四死妻祝不願嫁舅姑奪之不從乃給授願嫁牒使往判判出曰張公判嫁矣吏何待期有日祝東裝哭奠潛投其家汪舅怒塡土實汪事久不雪自役不雨者朞月昺齋禱不應一日宿城隍廟夢婦抱牒訴寃旣覺悉記其里都姓名詣家鞫問啓土得婦厥貌如生昺歎曰殺婦者我也爲文慟祭天忽大雨即詒葬婦表門旌祀而罪其舅姑以最擢南京監察御史劾戒寧伯王越保國公朱永太監汪直兵部尚書彭誼挑釁北邊詞連內閣司禮監不報頃之與給事中周絃點軍教塲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太監琮奏昺刁蹬時劉吉爲內閣擬旨竟調昺南京通政司知事尋以薦陞四川僉事轉副使執法如初自以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蹤公門者十有九年歿粥飲水兒女恒飢其兒伸掌請昺曰請問大人清字作如何書昺書與之兒曰是可買肉否都御史王璟賑飢行部以百金爲壽堅卻之固請乃受下戶飢劍以答其意其死也郡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

劉萬爲相佞巧怙恩太監汪直監督軍門王越陳鉞互相結援襲邊開釁禍始中原

劉吉博野人爲人深沉陰刻在內閣十九年萬安尹直罷吉爲首相密結科道昏夜欵門柔佞取悅無所不至吉與父異居殊釁父死甫殮即圖起復對客笑談無復戚但盛取艷姬朝夕淫樂閭巷相傳以爲笑侍讀張昇疏吉十罪至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及致仕瀕行京師人攔街指曰棉花去矣吉家居大盜入其舍驚怖死○萬安眉山人官禮部侍郎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刺骨

在官初無學術外事屬賄内結閹官而已萬貴妃有寵于
憲宗其兄通爲錦衣都指揮妻出入掖庭安喜與同姓陰
使結通往來于家于是通妻母子敍語相謏妻問母曰記
家貧時以妹妾人今安在母謬曰第記適眉州萬編修者
安聞曰吾舊爲編脩正是因謬使其妾過通妻相呼以小
字敍姊妹悲歡而安與通乃爲大小姨夫安緣此得入内
閣宍有路去位安進爲首相所以媚貴妃益至時私進房
中術于上妖僧繼曉所由得倖皆緣安進江西人李孜省
以方術幸上安從學士彭華與深相結也貴妃居昭德宮
寵冠内外黄緣賚貨一時府庫竭而爵賞濫安與劉珝劉
吉號無辭言時人爲之語曰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安
族傍方正深于仇讐保養奸回親于骨肉如王恕馬文升
秦紘耿裕皆相繼疎斥而鄒智李文祥之徒皆以論安取
罪矣孝宗即位言者謂太后所以暴崩由萬貴妃請逮治
嘗薦諸醫并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安驚曰我與萬家
不往來久矣他日孝宗檢安所進憲宗疏得一小麓皆房

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使太監懷恩持示之恩每展一
疏則曰是大臣所爲邪安慚汗不能出語已爲科道官所
糾劾恩復持科道疏令人捧讀安惡起頻仍愴惻自解初
無去意恩摘其牙牌曰請公出矣安在内閣二十年既出
道中猶望三台星冀復用也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子翼
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翰林編脩皆淫縱不度後相
繼死而安絶貲賄鉅萬皆爲妻媵子弟懷竊奔散無餘○
汪直者大藤峡猺種也入禁中爲昭德宮内使陞御馬太
監爲人便譎足任上銳意詗察外事直奉使布衣小帽乘
驢騾往來都下莫重也久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採上
聞上悅之爲別創西厰使錦衣官校百餘人從之凡所掩
捕就鞫有不服者使校人琶之琶凡三琶者錦衣酷刑也
以加人之骨節輒離寸許至其須斋苛細民間鬭罵縱犬
爭鷄者並痛捶責有犯封閉其家或夜搜之所掠辱妻孥
皆去衣受杖遣人四出偵王府鎮守總兵諸處亦輒私有
擒械而人情大騷江西男子福者或言其貌似直福即妄

爲直挾無賴子爲校尉自言奉命詗察歷江以南莫不震
動其熏灼如此大學士商輅等言近日京師伺察大繁法
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皆緣陛下委聽汪直而汪直
寄心羣小臣謂不去汪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因疏直十
罪上怒使中使懷恩等至閣傳旨詰問用一汪直奈何輒
繫安危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而汪直敢擅
執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者不可一日缺
人直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擅
捕之朝廷近侍直輒自換易汪直不去安乎危乎臣所不
敢知也懷恩以聞上令韋去西厰加直罪責之還本監
初直在西厰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吏部尹旻因越與厚
御史戴縉上言太監汪直緝奸捕貪允合公論足以服人
狀望陛下推誠任人而御史王億亦言汪直所行不特可
以禁姦一時且可以傳之後世上命復西厰如故而戴縉
未再晉累遷右都御史尹旻見直行長跪禮而諸卿皆從
之王越向旻曰豈有跪人六卿旻曰吾瞯公矣不敢自異

越爲都御史内外相比奸如山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者
在鎮不職建州入貢誣以爲盜執之建州怨將欲起兵上
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鉞鉞不自
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餙廚叩伏趨走甚恭直見之大
悅而文升接直平視交揖而已鉞使其子父直更言文升
于直建州所入擾邊者緣馬公禁阻鐵器出關彼無以爲
勑鉞不能安生相率而起耳直還言文升于上上下文升
獄戍之自是鉞與直兩相得也鉞說直曰公今咸名赫奕
頡有軍功乃可自結于上而著勳伐于天下直心然之入
告上上還撫寧侯朱永充總兵郎中王宗彝督餉而直監
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六十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意入建
州建州迯嶐直發撈老弱焚其廬幕掘枯髏爲功邊餉之
積倉餉滿盈是年爲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
而永進爵爲保國公鉞攺戶部尚書宗彝進食都御史巡
撫遼東未幾建州以復讐爲辭大肆殺掠矣十六年春命
直監督十二團營其冬巡大同邊與都御史王越出師峯

威寧海伺近邊駐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論功復加秩祿米諸宗子姪皆得陞錦衣官直既啓邊釁敵數擾邊得中國人氣毒害之上固疑之會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郭鏜奏直生事上降勅切責調直南京御馬監至是道出曲陽有司皆避匿不見因臥驛館孤燭夜焚而已直托其所親曰爲語曲陽公詰卒騎使得就道足矣十九年復降爲奉御○王越濬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文藻敏發景泰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攝其策莫知所之而墜于朝鮮之庭國王方朝得以獻景帝識其名選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見越進止奏對目屬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會大同有警當置巡撫吏部有所薦上數曰安得如韓雍其人者乃請召越越衣短袂衣見便殿上熟視良久曰是故袂御史也可弁而將擢右副都御史與都指揮陳鉞擊敵使山堡進右都御史敵入河套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越令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堡自統大軍萬二千有奇軍于榆林別分東西二路夾之敗敵于墩索尖諜知滿都魯孛羅乩加思蘭三酋渡河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出榆林晝夜馳三百餘里分兵千餘爲十伏相救身與寧等分薄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還道遇滿都魯等歸邀敗之斬首百四十九奪所擄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二萬甲仗千六百餘滿都魯等既敗歸見其廬帳妻子畜產淨盡皆慟哭遠徙成化九年也是舉也名棫爲奇功捷聞再賜璽褒論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總督三邊駐固原越自以紅鹽池功大賞輕不無怏怏尋移疾還京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同太監汪直選軍進兼兵部尚書復加太子太保居亡何敵西犯邊詔保國公爲平虜將軍往討以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給永令將大兵由他道自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于榆林既至大同敵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征討無俘獲何以班師諜敵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乘風雪薄之斬首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

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封越威寧伯仍兼都御史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汪直改南京御馬監姦事大露言者交章糾越詔削官爵追誥券徙安陸州弘治元年赦還鄉十年敵大入塞起總制甘凉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召至陛見加太子太保時年已七十餘十一年卒軍中贈太傅諡襄敏越姿表奇邁議論英發長于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記曲當事情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既自喜負破岸刻崖機變出沒以故不復循脩素範士論以此少之

孝宗敬皇帝

名祐樘憲宗子也母曰紀淑妃憲宗王皇后無子萬貴妃寵而妬他妃不得子淑妃一幸上爲萬貴妃所譖逐既有身以成化六年七月己卯生帝于安樂堂周皇太后王皇后私育之而不敢以聞及六歲憲宗方知有上即冊立爲皇太子憲宗崩以其年九月壬寅即位始憲宗冊帝爲太子時詔至南京瑞雲見孝陵如車蓋既稍長仁孝恭儉聞于東宮及是持麻衰絕酒肉日侍靈幄哀擗有加時覽記孝經尚書家禮大明律四種書皆有日課有疑義即召問法吏儒臣天下翕然望治在位十八年以五月辛卯崩壽三十六崩之午刻有旋風起大揚塵雲蒙三殿空中若有騎龍升者諡曰建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葬泰陵方掩壙有五色雲見陵上　改元弘治

孝宗簡慎居敬矜莊愨誠充粹闇然日章燕處無情筆研有常聖經大典時置座傍治心布政率由舊章一十八載世比成康及其崩也臣民悲傷田畯野婦涕泗旁皇若喪

訒音衰大聲

考妣哀吟不忘 帝簡言慎動慈誠充粹燕處必衣冠雖置筆研必有常處曰凡事皆合如此又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日五鼓率起祝天每值水旱災異輒齋心露禱減稅緩獄郊祀停樂停叙彝典動據太祖移置太宗永樂大典于宮中時時省閱小民章奏披覽必盡有以人命訟冤者未嘗不爲覆訊臣下未嘗輕有譴罰雖小官亦必考察黜退加不得已武臣邊帥尤所矜恤見內外諸司積弊欲痛加釐革以復祖宗之故而旁詢博訪務窮根節合弘隱忍不欲太驟愛惜財用宮中所畜牲口日給粟豆皆有常籍筆記尤重名義論及後世青史恒爲悚然既崩臣民哭臨俯伏號慟頓不能興梓宮所過道傍老稚無不悲哀主至土城行殯羣臣瞻望御容哭聲動天其得人心之深如此

瓊山丘濬海外孤生自幼苦學老而失明貌雖不揚文章有聲大學衍義輯補研精始于脩齊終于治平晩

謫音類也

謫王恕負論闕廷議遂起陰誦得名 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嘗書聞有積書之家借讀抄寫或遠涉至數百里或轉覓至數百人積久過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頑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賓二甲第一選庶吉士授編脩濬以海外孤生躐取清華益讀未竟書究心本朝文日名四方成化元年爲侍講與脩英宗實錄或曰于少保死以不軌盡正其罪濬曰已已之變可無謙哉謙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兩廣蠻賊猖獗朝命都督趙輔參政韓雍討之濬奏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用兵二策賢善其策以聞上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五年陞翰林學士十三年爲國子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濬愼取與恬仕進富于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宋眞德秀大學衍義舊至

脩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附以已見爲百六十卷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治國平天下易數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防奸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立濬書適成表上之上深嘉悅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充副總裁官脩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之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未疏言臣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聖明採一二于十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疏萬餘言上雖嘉納一未能行也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之既而太醫院判劉文泰訐恕恕意濬教求去于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倬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上不問也濬自少苦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上令朔望朝參大風雨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最後悉免其

朝參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于位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做曾論作諸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兩策士及爲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於宋有再造功與金和不爲無見黜元不與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其說士人有信有嘗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當其時南交叛逆軒蘢易位勑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寇征麓川兵連禍結極然于土木之難誰實啓之皆正論也

三原王恕經術通權

當時掌銓持衡無偏開門延士略不爲嫌拔置淹滯人莫

私干耆宿高望七十餘年韓范司馬比跡後先漁色猶譏

士行爲難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選庶吉士博學果練喜以經術用世出爲大理左評事景泰擢知揚州府天順中遷江西提學副使尋轉江西右布政使成化初轉河南左布政使襄鄧流民劉通爲變聚衆猖獗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恕與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攻破之遷左副都御史轉南京刑部左侍郎改南京戶部巡撫雲南自黔國大帥下及土官夷人皆奉恕法令三品滿九載召還進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事叅贊機務尋改兵部尚書爲同事者所忌復命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京兼總督糧餉滿九載加太子少保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廟堂之上內而宦戚外而閣部各引置私朋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唯恕著節無所撓然公卿大臣皆側目天子亦漸心厭之矣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宗

即位召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恕在吏部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人莫敢私干者恕有少子承裕年二十餘爲舉人恕令開門納客具得人才文武之概退叩所聞用多稱職延安知府崔某考滿考功郎持牘上恕曰此人廉吏也君所考未盡其節因署美考崔次日往謝曰某忝郡吏何由學知恕曰吾諸子留三原鄰郡守莊公無問遺耳先是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以禮部尚書故坐恕下濬既入閣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搭濬上濬于是與恕爭會考察恕奏黜若干人中旨留者九十餘人恕疑濬當事故害之益求去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考察失職奏恕矯詐强悍內貪權位外稱疾引年所歷官員多變祖宗舊制恕怨先帝退歸託人立傳鐫行歷數闕政自北伊周疏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沽直謗君不臣可見因並以所鐫傳附進上付恕閱恕奏文泰恕臣沮其陞進誣奏陷臣文泰無賴小人其奏詞非老文學內陰詭者不能爲乞勅下法司執之午門會官追問上下錦衣鞫之恕言蓋陰指濬錦衣鎮撫奏上文泰奏恕沽直謗君是濬所說上責文泰妄攀大臣降御醫責恕賣直令毀傳木恕復奏辨不聽濬因奏臣與王恕素無閒隙朝班中惟臣二人最老官同極品班序每先推讓恕見臣備員內閣以來少所交語疑臣內咸不足不知寄勿之地不當外通諸司臣迂僻不識忌諱每對人言好舉祖宗典故見今吏部行事有非立法初意言論之間不無波及皆是非清議意欲恕聞改之蓋望以古道不意訪知文泰往來臣所見其奏頗成文又因近留黜官員意與臣衍義補書中所論偶合遂意臣主使法司審勘文泰就假臣言覩或寬生夫沽激告訐之人臣平生所惡每每形之于言著之于書躬自爲之是臣反覆小人甚也臣學疎年老傷之匪比誅譴甘心伏望放歸山林爲大臣不謹之戒不許恕求去益力乃給驛賜歸恕去二年濬卒文泰入弔濬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蘄王公負朝論何弔爲恕在位志無日不在天下國家老更究心學問在留都時有

狂夫向恕呼萬歲恕入部延諸僚屬駕部曼性曰昔張忠定行軍時有故事恕曰止勿言待我自思比曉得數策還語性性皆不答因問忠定所以處此者胃然歎息謂古人之不可及正德改元年九十又四年卒恕魁偉高岸居常歠食兼人至其日少減已入閤戶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鬬閧瞑矣贈太師諡端毅所著有漕河通志介庵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恕五子十三孫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恕沒名在士大夫間不衰以擬韓范司馬然在當時猶有漁色之譏用是知士行之難也

劉健謝遷李氏東陽三人同相號稱明良劉謝去位東陽被留爲世大譏于焉是求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娶妻白有身方就館妻張夢一偉人致帝命紫衣玉帶于其家寤猶見也而白報生男矣少聰慧嘗學登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左庶子孝宗即位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四年進禮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初健在翰林閉戶讀書人謂木強人既入閣練習國體名經濟才萬安劉吉相繼去位與徐溥丘濬同相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十一年大明會典成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煖閣召健東陽遷議政東陽才敏遷方質而健確直見事稍遲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當是時健與東陽遷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在兵部韓文在戶部戴珊在都察院同心戮力天下仰風采矣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者間有之衆皆慕悅必得美除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雅雅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其福薄也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歔欷令與東陽等輔皇太子皆欷泣受命武宗立不親萬幾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未幾中

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見幸時號八虎健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伏闕固爭健從中應之而中官王岳范亨入閣議安置之南京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庇已欲圖健位泄謀于瑾瑾等泣愬上前上震怒收岳亨三人知事不可爲即疏辭官惟東陽被留瑾當事盡捕治言官之論救健遷者矯旨列健遷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榜示天下黜健爲民追奪其誥命瑾誅復原官世宗立仲年九十又三年卒贈太師謚文靖○謝遷字于喬餘姚人父恩因遷居而生遷遂命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考官趙瑾閱其文欲置選首而瑤爲兵部主事名位輕寘第三顧瑤已批遷卷曰狀元宰相必此子也廷試擢第一授翰林脩撰歷右春坊右諭德孝宗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歷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宗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遷疏乞致仕薦吳寬王鏊自代不許劉瑾用事與健同辭位焦芳入閣與瑾矯旨黜遷爲民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脩丕除名瑾

誅詔復職致仕世宗立大學士費宏疏遷自代宏去楊一清復薦遷嘉靖六年勅起于家既至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始一清薦遷若虛元僚待遷者及遷至一清無讓意力辭還九年卒年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遷長身玉立儀觀都偉爲人愼黙簡重其與劉健李東陽同相健敢于任事而資遷之剸斷東陽長于爲文而資遷之典則孝宗臨御十有八年繼體守文號稱至治三人稱賢相焉子丕鄉貢第一廷試第三○李東陽字賓之其先湖廣茶陵人曾祖文詳以戍籍隷金吾遂居京師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前賜珍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稱善命隷業京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鄉試浹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脩東陽詩辭清麗字畫遒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以貌寢好詼諧不爲時宰所器爲侍講學士者久之孝宗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孝宗不豫劉健謝遷同受顧命

武宗即位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上不親政與劉健謝遷自劾不許其冬連章請誅劉瑾等八人上諭將安置之南京健推案哭遷亦訾八人不休東陽黙然明日皆辭位上許健遷去獨留東陽再請不許健遷行東陽祖餞欷歔健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矣頃之上命焦芳王鏊入閣加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改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瑾專權亂政東陽彌縫其間外爲隨順內亦多所周旋捄解而瑾心尚銜之出所脩通鑑纂要及會典摘其疵纇及書畫不精者諷科道官劾東陽不敬使改書書成進焦芳王鏊少傅東陽加俸而已瑾建玄明宮東陽撰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士株連民庶他人惟唯而已東陽旣結托契因緩頰寬譬雜以諧調其隨事應變潛消然奪天下亦陰受其福然瑾以纂脩降東陽俸旬日間以脩孝宗實錄復之乍降乍復東陽不能去也瑾敗東陽言臣給員禁近于劉瑾事體相關先後調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家假手他人或

遷出滕黃逼令落底臣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自知不職甘從褫奪且請磨玄明宮碑文上慰止之頃之以安化王寘鐇誅特進左柱國廕一子爲尚寶司丞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逆瑾專恣之日禮單貌誠無所不至令其事成傳位之詔當出袖中南京吏部侍郎羅玘者東陽門人亦寄書曰公竭忠盡赤天下皆知大事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謂公當依依者皆自爲謀者也百歲後公身集詬誰能解之白首老門生受恩居多當此不言誰復言者請先削玘門生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自致仕去而是時中外有流賊之變劉六劉七等盛起畿甸羣盜充斥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說東陽獨力持之賊平論功廕子姪一人錦衣千戶近習言京軍不習戰陳議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而以京軍數千戍邊春秋分番東陽極言不便十事不聽遂乞休許之家居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東陽負文章之望朝廷稽古代言皆出其手乎生善獎

才雋朝罷海內名流畢集其家東陽開懷茹納翟銑爲翰林時冬夜與客劇飲長安市東陽前可入朝銑持杯酒前請下東陽下車大嚼數升去旦晦與客詣謝東陽曰尚能飲否復與大嚼罷東陽所著懷麓堂集天下翕然稱之又以漢魏樂府歌辭皆有爲之作文人代興重襲故常無復歸趣李白才調雖高亦仍舊而已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不恤聲調因取古今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縱異事命題立義擬古樂府時人誦之初東陽爲首相有士人職亡授以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帝東陽與楊一清相善也病漬一清偕同列往視曰無可爲公身後者國朝百五十年人臣未有諡文正者請用以尊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稱謝子兆先先夭絕

大夏試吏奏不屬草卓識弘猷清風物表召對頻仍帝忘其老築室東山騎驢就道全節完名忠宣太保一日在世尚憂未了名言無多永以爲寶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選庶吉士成化初撤館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主事轉郎中凡武職諸弊端事涉姦罔者建白振刷無遺力酬應旁午悉中窾會奏疏書牘口占授吏不須屬草邊警狎至尚書必問劉郎中作何處分也朝廷好寶玩命中使至兵部査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使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之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瑤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猶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再揖而謝之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朝鮮貢使爲建州邀截請改

道從鴨綠江抵前屯衛以入山海關下兵部議將從之大夏曰朝鮮入貢道自鴉骨關由遼陽紆廣寧過前屯徑三四大鎭而後至山海者此祖宗微意使外夷不易窺中國也雖道之捷固宜從舊時深服其言大夏旦入署見一婦人攜少男衣青布衣候籍役从不見籍則其子布衣已失之問知爲故勇士妻攜子求替司籍同官稽慢不理舉衣屬吏矣大夏責吏還之爲婦籍役婦感泣還祀大夏其舍而中官阿九者其兄某爲京衛經歷坐事被笞會早憲宗方齋禱阿九從旁譖曰陛下慈悲奈羣臣不體聖意何即如兵部郎中齋而詈笞人經歷某亦誣上奏憲宗大怒捕繫詔獄使中官尚明緝大夏私事明分遣校無所得笞之校泣曰小人緝外皆云劉郎中何所得報疵或甚其向物色勇士妻藉役之易有賄乎校往詰勇士妻妻曰不費一錢也因具言其事領入舍舍祀大夏主校驚歎走還白憲宗杖大夏二十還職如故大夏求補外轉福建叅政以母喪去孝宗初服闋還朝詔大臣各舉可都御史者戶部尚

書敬薦大夏擢廣東右布政使遷浙江左布政使六年河決張秋詔求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可久任者廷推無過大夏進右副都御史往治之踰年論功加左副都御史視院事尋改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值雲中告警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兵餉往時納芻糧必千石則中貴子弟爭爲市轉賣邊人以牟大利且亦腐敗不可勾稽大夏至立收市法令米十石芻百束皆得告納于是芻糧家無多寡盡得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從邊人以爲利亡何移疾致仕屛居東山之麓築竹室出入乘驢駒牝馬作青藏自銘焉居三年即家拜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擕二僮竪之官廣人大歡喜一歲召爲兵部尚書兼攝提督軍務上欲宿兵京輔左右肘腋以重王畿大夏緣上意使保定兩班操軍皆回衛團操復清騰驤四衛勇士之濫籍歲貢宮府費數百萬而內竪無所得私役軍一日造飛語帖宮門孝宗曰此地非外人可至必閹輩怨大夏謗傷之也自是有召對上舉目四視內侍皆却立數丈許但注首竊聽一日旦語

至午大夏覺不能興上曰劉尚書老矣而志起之使太監李榮掖之出榮且掖且語曰吾儕無狀望老先生上前寬之也大夏曰上天性明悟政事外某未嘗敢輕毀譽人也上亦言老太監賢某自料踪跡疏遠何老太監念之之深也榮曰公當朝大臣第一榮雖小人敢蔽賢邪壽寧侯請以其人爲邊總兵上使李榮口語大夏榮對曰劉尚書有旨傳奉且執奏奴輩得口語之邪他日朝退授大夏劄子則朱書其人姓名大夏退語同列曰是人不稱當別舉上竟內批用之既僨事上召大夏曰前所用人非朕得已今悔矣初孝宗與大夏論諸臣才不愜劉宇馬宇賊大夏不爲也大夏去與焦芳譖于劉瑾曰劉君家富搜其資可當邊費十二劉瑾坐大夏先妄薦雍泰罰贖米二百石未慊也會廣西土帥岑猛先時據田州猛平設流官以岑湖爲知府湖畏猛尚在淹留不至及其至則猛復據田州叛瑾令逮湖至京考訊湖訟寃謂激猛者由鎮守太監韋經總兵官毛銳巡撫都御史潘蕃經復訟寃謂由大夏瑾矯旨俱逮捕之官校至華容大夏方鋤菜園中校曰孰爲劉尚書宅者大夏指其竹屋曰汝欲捕之邪即偕入既入就捕乃故鋤菜者也大夏以鋤菜食官校持數百錢騎小頭口與往校驚曰相公何簡易若是大夏曰此甚易事即杖死十餘錢買蘼可畏矣至則下廷鞫欲坐以死罪都御史屠滽曰劉尚書不得死比瑾謾罵亦不得戍邪瑾已詗知大夏誠貧李東陽又從中婉解乃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與蕃俱謫戍大夏戍所得貴州之清平衛芳宇復曰善適便其過家瑾改肅州馬命下見載驢車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焚香罷市父老泣涕擕筐饋餉之既至上伍加軍人軍帥驚問曰軍當逐操耳軍帥笑曰相公請返舍毋勞因復作壽藏爲終計居二年赦歸又二年瑾誅復原官致仕初大夏故不爲子孫求恩及之戍人曰公不挈孫子從乎曰大夏仕而無以庇之奸累之邪大夏有外孫孫繼芳仕提學副使一日詣東山草堂大夏與論平生繼芳曰公全節完名庶幾終始大夏曰古人蓋棺事定

今一日在世尚憂未了因言晏子身歿家無餘財我死更何似繼芳曰公孫子皆力田謀食公必欲其餓死邪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士大夫無知不知皆稱大夏東山先生正德六年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武宗毅皇帝

名厚照孝宗嫡長子母皇后張氏弘治四年九月生五年三月立爲皇太子稍長英毅好騎射孝宗崩五月壬寅即皇帝位在位十六年崩于豹房壽三十一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改元正德

正德改元廟號武宗大臣去位羣小是從單騎突走夜叩居庸自此數幸宣府大同

帝喜遊獵迎春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

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帝大樂馬將還京使中官預言上意于羣臣所以迎駕禮賜羣臣衣若馬寫御幄迎駕所賜衣一品斗牛二品蟒三品飛魚四品及翰林學士至侍讀皆麒麟五品堂官六科長皆衍[illegible]林史官給事中郎中員外郎皆彪獨御史矛羣臣鳩私金具羊酒金絲帛綵帳數十綵聯千數帳聯皆鏤金文駕至懷來大雨雪夜良久帝擁邊騎戎衣裹赤劒而騎炬光煜煜浴鐵間羣臣服曳撒大帽衣所賜衣繁鶯帶叩頭迎道左既至幄帝下騎坐羣臣手進紅花夾陳羊酒白金綵帛楊廷和奉觴梁儲注蔣冕奉果毛紀奉金花帝接飲訖朕手斬敵首一于榆河皆叩頭賀遂起馳入宿豹房

珍玩女御輦移行宮稱為家裏特屢念中

初江彬勸帝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遐遊所收婦女實其中帝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帝遠出及

再度居庸關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帝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大同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為獻遂改為總兵府又奪都指揮閻山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皆使券而不償帝至偏頭關索女樂于晉府樂人楊騰妻劉良女善謳上悅而嬖之左右觸上怒者陰求良女一笑而罷于是近貴多掠良家子女冀上悅後車數十在道日有死者

寧王就俘至尊親戎仍欲縱去自禽論功

寧王宸濠反遣兵陷南康九江自率兵攻安慶府南贛巡撫王守仁起兵討之宸濠就擒將獻俘闕下帝欲假親征南遊張忠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

稱大將軍爵鎮國公名曰朱壽勒令勅封

帝微服出德勝門幸宣府駐蹕賜和城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自名壽曰近歲敵屢犯順承平日久朕慮廢兵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統兵官朱壽統率六軍至于邊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肅隨布人馬或守或攻內地河南山東西南北直隸儻有小寇亦便往剿削期于靖安民物其即書勅付之又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勦除敵寇保衆安民邊境肅清聖武神功宜隆報之其特加鎮國公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其如勅又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壽其加太師令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尊奉聖像供獻香帛以為民祈福工部急脩黃快馬船待又嘗自命曰大慶法王因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給誥命

便幸誘掖盤游無常一十六年崩於豹房

帝沖年臨御狎弄佞幸廟祭率多遣代兩宮乘輿罕至前星未擢儲嗣久虛朝儀濶絕君臣睽隔而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軍同其服色或容結為昇弟或縱禁中乘馬燕飲無復尊卑飲食不計冷煖數離深宮驅馳于外下營過隊日常不輟有時府衛之臣不知

所在然而輔導謀議者不辭于內奔走禦侮者殫力于外是以紀綱不紊而能保其基業與

太傅文恪王鏊濟之清不絕俗和不淆時文行德業為世宗師

鏊字濟之吳人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善制舉文太學諸生爭相傳誦成化十年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明年會試復第一廷對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九載陞侍讀弘治初擢右諭德尋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人理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反覆規諭太子出閣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以為吏部侍郎請科舉之外畧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勿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除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才加秩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博古為高正德元年災異見謝遷引咎求退舉鏊自代謝遷既去瑾意欲引焦芳芳慮物望不協以鏊士論所歸遂言于瑾與之同陟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逾年加少傅改武英殿瑾

欲害韓文健遷劉大夏楊一清皆鏊前後保持之瑾意雖不在鏊見鏊開誠與語亦見聽信久之焦芳專事媕阿議蠲不協而瑾驕悖日甚鏊因求去瑾曰王先生位高矣何自苦乃爾鏊求去益力瑾使覘之書交皆絕得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行健遷歸政之後以爲異數既歸僑然自遠千山水之間吳中士大夫好尚一無所入與人淸不絕谷和不淸時文行德業隨見師仰莫瑕疵者世宗即位遣官存問鏊疏謝因請上講學親政經筵之外復仁宗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學行之士更番入閣使大臣一人領之萬機之暇時從容訪問以究經史之道古今成敗之端民間疾苦之詳又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天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

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內對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意今莫若復古內朝之法以通上下之交成天下之務蓋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外朝也唯于內朝若有缺焉者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即其遺制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中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時常奏對今內朝罕御常朝之時上下之間批荅章奏數刻而已而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辭見喘喘而退至于三殿高閟又復鮮窺孝宗晚年深慨于此屢召大臣議政便殿將大有爲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盛唯陛下遵法聖祖近師孝

宗追希周漢唐宋之盛天下幸甚上嘉納之方欲用鏊病遽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鏊爲人心平氣和言論簡易而識信藹然表裏洞達少年長制舉文及古文辭明暢整嚴得韓愈之法而正嘉間繼鏊名爲善制舉文者毘陵則有唐順之薛應旂海虞則有瞿景淳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

楊氏廷和歷事四宗經濟强敏掌故兼通大禮議起羣言交訌才非相器不諒我后

廷和字介夫新都人年十三舉鄉貢成化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方歸娶已授簡討弘治初皇太子出閣以侍讀遷左中允累進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武宗即位陞詹事兼學士劉忠同刻講筵終講進規上退問劉瑾曰講學耳何意盡而語不了瑾對二人不堪當改南廷和遂改南吏部右侍郎尋遷南戶部尚書而上忘之一日朝退問何久不見楊學士即驛取如故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廷和美風姿

沉靜詳審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雖時露褊迫而强敏可屬大事李東陽知而重之時時語人曰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大才必須介夫東陽病多委討廷和東陽既去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獨任內閣事上不親政好佚游廷和將將進言于上十年以父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許之賜驛歸命葬畢還其秋遣中使宣諭并勅四川有司守促上道廷和再辭乃許終表闕臣得終父母喪自廷和始也既服滿行人在門府縣任俸同加催守遂以滿期還閣是爲正德十二年上業出居庸關行邊旦論歲廷和與蔣冕諸關請回鑾不報其明年上歸自謂威武大將軍捕寇有功論羣臣旗悵以迎錢寧來過者數廷和曰大臣爲銘國家則有旅常里俗施禮親舊則有擴悵君尊如天孰敢賣之上復使來曰朝廷道錫闕下而忘一遺內臣兩遺行人守促之乎親在存問死即厚卿令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臣懼臣懼以非禮事君獨率翰林官不悵不賀上亦不忤也是歲上復以威武大將

軍行邊使居守其明年上還兵部侍郎馮清奏逵中使持奏下內閣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曰上立待于教場廷和曰皇上凱旋而賀將士從征而賞亦無不宜云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是以臣率君也便納還之大閣袁欽馳至復授前奏于廷和廷和曰威武大將軍故是何人豈兵部所當奏逵我輩所敢獎勵邪手還欽欽奏欽轉授梁儲曰上待此而後入廷和復自儲手取還欽欽忍然去已復來廷和曰必擬旨須兵部具別奏去大將軍號但獎勵該鎮守臣乃可欽去復與錢寧來皆泣曰上疑欽言公不悉令令寧來公萬勿讓廷和曰事至大今不言何時邪二公第還第奏曰楊廷和不可既還奏上令回閣擬旨廷和與蔣冕執奏如初已獎勵馮清及鎮守官而已上欲南巡中外藉藉宸濠且為變皆不欲駕出諫者皆被杖明日廷和與梁儲蔣冕伏闕三日不得命張欽出左順門廷和求轉奏欽曰此無與欽事公往豹房自奏之廷和曰我輩知上在乾清宮而已不知豹房公朝夕豹房所奏何事我輩

殊不與聞日票擬送上輒從中改不知手筆何人名為大臣當部掾而已旣五日不得命上亦竟罷頃之宸濠反上欲親征廷和屢諫不聽明日旨從中下又明日命書差遣威武大將軍勅廷和曰車駕親征誰敢云遺逆濠僞檄正以朝廷失正為名稱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也假謂車駕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者為誰誰與朝廷為此名號誰書此勅與兵問罪先斬其人以獎王家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在此勅矣廷和有二頭人邪司禮覆奏上命御史蕭敬等十餘人及張欽錢寧連促之曰卿何沮撓軍機為廷和曰朝廷下命行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勅誰乎敢曰言之將一月矣如何尚理前說上曰今日無勅汝可投死金水河無來見我廷和曰公不必死死廷和一人耳公可入奏勿諭一月仍待來年敬曰公書公書我待公左順門廷和曰斷勿相待張欽錢寧怒上決意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亦決意欲如此敬等皆去至午復來相率拜庭下連乎相公相公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何至爾廷和所知祖宗

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揮廷和有死而已則又去至暮復來時暑甚敬等坐左順門竟日使人逵瓜廷和曰若勅不書無心可渴會有書勅進者而乘輿遂行上行而宸濠已就擒矣上居南都更歲朔廷和以鎮靜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上回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明年冬上歸而駐蹕通州召擬旨誅宸濠乃入廷和言祖宗來議大罪必內閣處重囚必市曹古人受命于祖與衆棄之之意也今車駕在通州遽行議罪非臣敢聞上曰中朝大臣往往受宸濠賄有籍名朕備無先生故相委若入京後我亦不得主張矣廷和乃擬進上崩諸司禮授遺閣中廷和開閣讀罷舉哀畢取皇明祖訓示之曰當遵兄終弟及之文急啓皇太后遣文武大臣各一人迎興王世子即皇帝位遂擬太后旨及遺勅出宣諭時九卿莫預聞也廷和復撫一時所急及中外素不便者請太后以大行末命行之豹房官軍悉解散復以計收平虜將軍江彬京師晏然世宗入即位論定策功封伯廷和固辭至四五上批

答數百言益切蔭一子錦衣指揮世襲猶不受封上曰廷和聽辭伯爵朕心缺然其再蔭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廷和進二階乞休上固留之大禮議起廷和執宋濮議以證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疏司禮太監奉命講論三十餘反皆力持之而于上心稍不合矣兵科給事中史道者外補僉事不自得知上移意廷和因言廷和濫網元惡納賄專權且云與獻帝一皇字考字轍欲去就爭之廷和疏辨求退上慰留之廷和求去益力蔣冕毛紀亦求退數日輔臣無至閣者上數遣內臣促廷和而廷和益稱疾乞休不許乃出頃之御史曹嘉復論嘉貶茂州判官而道亦貶金縣丞其明年廷和稱病再疏致仕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其明年明倫書成追奪議禮諸臣官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為民其明年卒以庶人禮葬縣之城西後十餘年上問大學士李時太倉之積幾何時以足對曰皆由陛下初年詔書多革

冗員所致上曰此楊廷和功故不可沒廷和秫才非相器
耳隆慶初言官交請郵典下禮部議禮部言廷和性抱忠
貞才優經濟相武廟于危疑訐謨默定翊先皇于初就朝
政一新正始厚終庸勳早著高風直節譽望尚流贈太保
謚文忠命中書舍人往改葬賜祭九壇弟廷
儀官兵部左侍郎子惇兵部主事慎自有傳

梁儲溫厚承草奏制畀封數語頻回聖意臣不名君楊蔣共濟終安詔謗古人行誼

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廷試首二甲選庶吉士授編脩累遷吏部侍郎正德改元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璽傳旨出為南京吏部尚書璽敗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兼華蓋殿大學士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相儲故長廷和七歲與同舉進士而又先貴及其為相反讓而居下其為人忍辱慈巽武宗將幸宣大廷和冕詳不得皆稱疾儲與紀泣諍左順門既紀亦稱疾儲獨諍累日

秦王惟焯請灞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堧牧馬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楧也朱寧江彬等皆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科道執奏不得上怒促草制廷和冕稱疾儲曰如昔引疾非與事君即起草曰昔太祖高皇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為不軌寢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曰若是其可虞勿予也事遂寢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內閣草勅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順門而待之儲曰他可將順此勅斷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儲曰勅者君所以賜臣陛下乃自卑而剛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即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覺而怒曰臣儲無禮臣名君願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劍起不復促草勅既而禮部議召

外藩世子為居守儲厲聲曰奸人之謀足聽邪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斧鑕矣既與蔣冕從南京上且郊于南京儲曰上即郊廻鑾無日矣與冕疏言兩都郊壇祖宗配位不同禮南京郊壇首德祖次太祖北京郊壇首太祖次太宗德祖配位太祖躬奉安太祖配位太宗躬奉安孰敢擅遷之而擅增減之抑二祖一宗奉配之初博考聖經詳集廷議詔諭宗藩以及方內即擅遷而擅增減之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之廣且詳乎上乃不果郊議北還顧還無期儲與冕跽行宮西階下自卯至酉傳諭再四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上乃傳命曰不日即還儲冕乃起世宗即位奉迎勸進事定為言官所劾歸既錄定策扈迎功廕子世錦衣指揮固辭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儲為人沉厚韜晦不言人過亦不自明功施德于人不責報有被其德及操戈者亦不較在武宗時色溫言孫無所忤于權奸潛淶容圖權奸亦不大肆迫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嘉靖初言者誣儲黨宸濠假護衛兵請下

獄正其罪儲不辨惟曰予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護衛兵事由也或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乎儲終不辨攻誣者益纍纍甚者曰宜族誅久之始知假宸濠護衛兵實兵部尚書陸完大學士楊廷和為之御史李鐸嘗詆斥儲越數月大理丞鈌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詆公其議別擢儲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立擬擢鐸凡誣儲者皆獲直名而儲黯然安垢謗終身焉儲立朝四十餘年有富名及歿子孫或不免窶孫孜禮部主事能詩善書畫

楊公文襄生而隱宮貌類寺人文譽飛揚提學八載藻鑒精詳總督軍務親履戎行募畫計事人目智囊出將入相聲名溢洋門生故吏彌漫周章丁卯橋頭碁局酒觴闌門作歌留連武皇為時所餌咄咄洛陽劉健以賄蒙身卒用不臧楊一清字

應寧雲南安寧州石淙人其父景化州同知生一清于州
舍從家于巴陵正統中年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院爲秀
才道黃河適河清一綫景遂以命之年十四中順天鄉試
成化八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
顧其文學藉甚以父卒歸葬京口即家于丹徒歷山西提
學副使凡提陝學八年持法擊蒙審別精鑒爲國朝提學
最畀陞南太常卿弘治十五年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
馬政條上監牧事宜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
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北敵入犯環慶固原寧夏陝西兩
鎮守臣交章告急兵部尚書劉大夏薦一清兼巡撫陝西
經畧防禦明年敵數萬入寧夏直抵固原時總兵曹雄軍
隔絕不相聞一清從帳下輕騎五十餘自平京赴雄軍諭
計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敵敵移犯隆德一清馳赴孔
亭使士乘城畧礟連發火砲響如萬數敵以爲大軍至掣
衆北走巳延綏寧夏諸將數與敵戰失利本兵議以諸鎮
撫無專制不相爲援以王于敗復請設都御史總制陝西

延綏甘肅寧夏軍務開府固原命一清爲之尋進右都御
史是爲正德元年一清至以便宜交納易糴邊務漸充其
冬寇復擁衆入套烽火絡驛一清揚兵以待之敵不敢犯
渡河北遁一清因奏河套即古朔方唐張仁愿築三受降
城以絕寇警今宜因險而墻之上可其奏一清興築剋期
而自巡功自紅山橫城未竟五十里邊匠苦寒怨且潰又
劉瑾憾一清不先白已思尼之遂引疾東歸巳又逮詔獄
王鏊爲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脩邊乃可以爲
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一清多才好問有謀
善斷遇事旁午羽檄一夕十許疏占指授悉中機宜所居
止時演習營陣曰武侯衛公未嘗廢也時告諭諸將無事
時常如有事隄防有事時常如無事鎮靜故其總邊無所
廢失敵人皆聞一清名一清眉間隱隱有蟲痕如豎目敵
人相戒毋犯三目楊公也有御史劾奏一清徒取議論無
行伍之能上使御史視軍中一清方與敵戰御史從行間
持戈欲落溲溺畫下一清使卒夾掖御史馬上指摩方畧

萬犖乎擊大呼也

如平生一清出遇二盜發嚆矢鳴鏑來相去百步許使人
謂曰楊使君謂君甚苦初亦士耳而何自暴爲二盜大駭
去一清曰此吾昔所視學時某生某生吾黜之今其人不
得志乃從崔䕫聞作亡賴子其洞㨗如此五年安化王寘
鐇反徵拜陝西總制與太監張永共出師纔至陝寧夏游
擊將軍仇鉞巳擒寘鐇一清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
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
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
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巳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
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
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于此時上
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
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
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猥狗又

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
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巳而永入京請見如一清
策竟誅瑾永力薦一清才望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
保六年改吏部尚書中原盜起一清上平賊十一策賊平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命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大
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一清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
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
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
江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而圖之詩奕琴酒其間武宗南征
幸一清第樂飲兩晝夜一清作闌門之歌嘉靖四年敵大
入關隴即家拜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
三邊溫詔褒美比之趙充國馬援郭子儀故相行邊自一
清始也大禮議起一清見張璁桂萼疏貽書吏部尚書喬
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時在朝羣執人後之
說璁萼勢方孤附以一清語聞上上心知一清也楊廷和
蔣冕毛紀以爭禮去位上召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入閣六年致華蓋殿大學士先是張璁桂萼以議大禮進爲廷臣所切齒既附一清語間上遂得一驟躐華要一清爲相益璁萼推轂之力璁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而一清乃請起謝遷心固銜之久之上亦命璁爲相上以一清老臣優禮殊在璁上璁内不能平因搆陷一清一清謝病求去上優詔留焉璁與一濤同相意在振厲而一清意在安靜論事固時相左璁稱病求退上固留之頃之給事中王準陸粲劾璁萼攸很專恣干權納賄狀上大怒下璁萼罪示廷臣削其官令還籍璁萼行公卿縉紳無祖餞者詹事霍韜據臂曰始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因亦列上一清贓狀上心動立召璁萼相如故一清求去不許霍韜再上疏劾一清益急上怒使一清自劾一清上疏請去許之明年坐受故安定伯張容金錢爲其兄太監永墓誌削籍家居九年疽發背卒前數日爲疏自白身被汚衊死不瞑目上聞而憐之十二年詔復官二十七年賜謚文襄贈太保一清瀾達通敏

有文武長才所摹畫朝事與其自計愉度無爽時人目爲智囊愛樂士大夫與共功名故吏門生滿天下一再帥陝麾下自偏裨起爲大將列侯者累累亦不絕其餽謝然有所入即關通貴勢周遺交故立散之譬坐交際廢士知一清非貪也○何喬遠曰世言楊公以故相再行邊道洛陽謁故少師劉健健出揖曰君不能甘淡泊爲時所餌令異日主上輕吾輩自君始咄咄入第使其子弟延款之此自劉洛陽前輩風第出將入相裴晉公有之矣宋家宰臣恒出爲使相顧國家亟才士大夫能應國家之亟否耳若夫内閣傾軋之地不早引退至以賄蒙其身恐于智囊未也

新建封伯王氏守仁善狎故跳生性難馴悔仙去佛返求

聖人學術事功言行相因擒逆定亂兩廣八閩九天九地

權變如神管葛之才聖賢之心推誠宣力守正文臣 守仁字伯

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天仙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叙命之曰雲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名泄之天叙爲改守仁而即能誦讀矣八歲有志神仙之事故跳善狎任俠弘治五年舉浙江鄉試十二年舉進士觀政工部遣造威寧伯王越墳即其家得其平生用兵法授刑部主事未幾病告歸闢陽明洞爲書舍更講神仙之事既而悔之十七年當鄉試朝旨用國初故事從御史禮聘考試官守仁應山東聘攷試兵部武選司與庶吉士湛若水講聖賢之學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徽以論劉瑾忤旨逮繫守仁疏言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疏入亦下獄已廷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行至錢塘恐不免置衣履江岸留詩其處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

若投江者浙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界夜宿野廟廟前後虎穴數發人守仁無害廟道士異之扣其出處而告之曰君欲遠遁避禍尊公在朝怒公者逮誣及尊公矣爲筮得明夷卦守仁乃返赴龍場龍場人悅守仁相與伐木斬闢而居之學士稍稍來集居一年瑾誅擢廬陵知縣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鴻臚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及廣東之南韶潮惠湖廣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溪山嶺岫緜連羣賊巢穴其中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往治之守仁至閩廣因言盜賊日滋由招撫之濫招撫之濫由兵力之乏兵力之乏由賞罰之弛今賊聯絡數郡蟠據數省議者謂非大調狼兵難以掃蕩臣謂調兵非獨糜費所過殘掠亦不下盜兵衆難聚日久聲張比得舉事魁首已逃積罹妄殺其所不免班師未幾黨聚復集此往事已驗者臣近揀練二千有餘部勒可觀誠得行以大軍誅討之賞罰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許之改巡

撫爲提督軍務聽便宜從軍法守仁凡擒三十八巢擒斬賊首二十九中首三十八小首二千有奇而郴桂諸處賊與江西諸峒聯絡者復會兵三省夾勦之匝右副都御史敘一子錦衣百戶班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鄉邑子弟歌詩習禮嶺北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聞變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討賊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者家族謬託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遽進兵乎宸濠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守仁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守仁兵已大集會伍文定等于臨江樟樹鎮衆議所往或謂南昌留備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令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軍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

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禽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遂畀攻具至城下梯絙而登兵遂入擒其居守宜春王拱㰘等時宸濠偵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兵下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舍安慶徑取南京既正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聽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越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贛兵從之奮斬賊首吳十三等宸濠懼退保樵舍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衆奔潰遂擒宸濠時七月二十六日也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

名親征諸奸佞欲擾功忌守仁讒言巧譖百方欲去之守仁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厲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守仁故以才畧爲王瓊器任用能早膺閫寄屢立大功守仁亦歸功于瓊瓊以此善守仁故昧平生得其像貌奬吾懸對契若面語有時左手抱孫兒右手積守仁奏至關紫輒擊節歎賞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內閣大臣素惡瓊亦忌守仁久之不賞世宗即位追錄平宸濠功封守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代并妻一體追封子孫世襲并存問父華賜羊酒守仁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忌者亦譖嚮譏誣至謂守仁陰附宸濠宸濠不勝而復背之者王請黜守仁爵一時論功獨伍文定受上賞其餘悉省核平生用考功法抑絀之守仁益辭辭伯爵守仁門生方獻夫黃綰與所善席書方以議禮得幸力言于上而張璁桂萼亦極言之上加守仁之封命至之日父華垂盡加冕服拖紳含隧畢具一慟頓絕居喪三年從游益衆議謗其學術者日亦益甚守仁獨守前說也嘉

靖六年田州土目盧蘇王受作亂張璁薦守仁特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璁辭不允守仁至梧州咨詢士大夫軍民皆言蠻夷反側由異時大吏處置失宜安之則已守仁因上書請可無征而定之悉撤防守兵蘇綬等喜詣見軍門守仁杖之百而已旬日夷人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因分道進勦八寨諸蠻約蘇綬等兵相犄角凡生擒斬獲萬計撓聞賜獎勅銀幣守仁在兩廣病日冒暑與疾出入諸寨相度地宜移衛所設縣治而病益劇遂上疏乞骸骨臥舟待命江廣界上行至南安卒上聞怒守仁專擅不俟命自歸疑其有詐下吏部以狀聞而守仁果卒吏部言守仁擅歸道死劇因可知憹在原宥上意未解曰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其會官詳定是非及封爵宜否以聞無得護庇詹事黃綰給事中周延皆上疏言守仁立德立功之大上不報大學士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論定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

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悖謬日甚若其誅叛擒逆功亦難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詆毁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係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殁後卹典俱不許給久之許其子襲錦衣衛副千戶穆宗卽位詔贈新建侯諡文成而科道官謂宜予世伯從之守仁初溺于任俠再溺于騎射三溺于詞章四溺于神仙五溺于佛氏而歸正于聖賢其始尚沿宋儒之緒聚讀之後沉思格物致知之語超然爲異則講知行合一之學其意欲歸重躬行以救末學口耳之弊若謂名物形跡可以盡廢唯當一反而求之心一時高明之士喜其頓而惡押之士樂其便翕然從之宿儒名流草朱既久羣然譏攻謂流于禪而守仁講之益力最後本孟子良知之論以合大學致知

之旨以爲致知之知卽致此心自然之良知訓格爲正訓物爲事心身意知而莫作物格致誠正而非事自謂其與朱氏異者直在入門之始究恐有毫釐千里之殊所以提醒本原開悟來學獨爲深切耳守仁天資高邁隨問而答無不響應四方及門麇至層集聽講之後莫不暢豁欣快惟其事功以用兵顯其倜儻權變百譎千幻于蹈險出危之間不無異時任俠之氣而世學譏其覇儒至其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師指切心體使人猛省而內證其于攻心捄世此之武事亦可謂雄偉而不常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庭而制書美之曰聖賢之學嘗蒿之才○何喬遠曰王守仁以致知爲致本心之良知有宋呂氏已有是說而朱子闢之其旨誠不知于大學何如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擴而充之其近之歟若其倜儻權譎以之蹈險出危孔子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至夫招朋講學雖在兵間倥傯不廢臨戎成敗晏然無所懼喜可謂加棄卿相不以動心所謂豪傑之士邪所謂豪傑之士邪

以狀元康海坐瑾劉瑾**奪官手抱琵琶一唱再彈放浪形骸混跡人間禍之所起爲生夢陽**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戶部員外郎**大恩未報傳中山狼**

海字德涵陝西武功人風姿靈秀弘治十五年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脩撰劉瑾用事以海鄉人欲致之海常自踈闊李夢陽獄急夢陽之妻弟曰左國玉爲書通海海曰我固自遠于劉太監者也乃何惜一官不救李死卽上馬馳至瑾門門者阻之曰我康狀元乃公里人瑾聞卽攝衣出迎坐海上座留飲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惟先生教之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溫闇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則幾海黙然屈指曰三人耳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公容勿親信在帝左右瑾意已轉有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勿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其一人者今李白

也海畀畀耳瑾固問則曰不敢道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此奸雄小智李白辭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邪此人罪當誅海卽起辭曰海不敢道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公但飲酒我知我知明日入奏出夢陽瑾欲以海爲吏部侍郎海固辭自是時時有所匡正而亦自是益親瑾敗坐瑾黨奪官爲民海抗行不隨而短于原人亦復繁冢故其所涉毁譽雙騰旣廢益自放于絲竹聲伎嘗選名伎百人爲百年會自起彈琵琶和歌勸酒有客稱內翾某殊相念海怒擲琵琶擅之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邪呂柟過之曰先生何量之褊乎海曰吾放浪形骸游情酒伎間患越蹤耳猶稱褊哉柟曰先生矩于登仕趨于廢居非褊而何海笑而納之海旣生夢陽其後夢陽乃爲中山狼雜劇以刺海文士之相嫉如此時又有王九思者字敬夫鄠人眉目清秀顏色中和如神仙中人姿儀冠朝登弘治丙辰進士選翰林檢討亦坐瑾黨

罷九思閒美風流不羈拘禮節而談笑有韻下及鹽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極人情之致與康海並名善歌而彈琵琶次之所著有遊春記碧山樂府行世老而喪明四方來文口占授人疾書不給年八十二卒

江彬悍黠

賜姓義兒導帝遠游蹈險乘危轍跡遐濶奸雄窺闞寘鐇慶王栴曾孫宸濠寧王權世孫相繼而叛彬宣府人爲人黠悍很忍初爲蔚州衛指揮使武宗好兵享有言彬于上者彬得召見談兵上前高自稱詡上悅之陞左都督賜國姓爲義兒留侍豹房同臥起時與奕奕不遜千戶周騏叱之彬竟陷騏搒掠至死于是左右皆畏彬彬時時以武事歆上請調邊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塲上戎服臨觀之砲銃之聲不絕于禁中或時爲角觝戲于摶虎圈邊卒縱橫驕悍都人苦之彬言上請創西官廳以彬爲提督彬于上前談笑恣性時時從獵近郊並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請上幸其

處上欣然馳出居庸關侍從鹵簿一不及從彬爲上營鎮國府第于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憔蘇不繼多殍民盧爲薪而上樂以忘歸焉尋以卻敵功封彬平虜伯三子並官錦衣指揮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壓格之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爲副復導上出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居一歲乃還復濵上南巡羣臣皆言彬上示以羣臣叅命杖之彬令痛杖盡楚絕蓋死者十餘人宸濠反彬與太監張忠贊南征既擒上入南京受俘彬從上戎服出城前隊俘凱歌入既上復欲幸蘇浙湖湘諸大臣伏闕諫乃罷彬數歲間濵上乘危蹈險車轍半天下武宗崩楊廷和以未命請散遣邊兵彬兵雖分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戎服稍稍分佈腹心東西北安衰吊晨禮備動息城市聞人馬夜介然有肇楊廷和乘間言于司禮監魏彬除之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脊安吻太后遣彬與工部尚書李鐩入祭彬吉服入

其家衆皆不得還須之太后旨下收彬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叱曰皇帝安在安得旨乎門者執之而拔其鬚城中歡聲如沸時大旱遂雨城中謠曰拿江彬朝安穩穩聲近吻也世宗即位法司鞫彬反形已具命磔于市籍其家黃金七十櫃櫃千五百兩白金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隱匿奏號百餘本

宦者劉瑾竊弄國柄劉健謝遷同日歸

政五年之間獨出號令政事凶忍縉紳隱痛

瑾陝西興平人故姓談景泰間自宮爲劉太監名下因其姓侍武宗于東宮以俳弄爲上所悅既即位掌鐘鼓司朝夕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等八人爲狗馬鷹兎歌舞角觝以娛上八人中瑾尤獪給頗通古今劉健謝遷李東陽閣上與八人爲亡度之戲連疏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戶部尚書韓文等繼之三反上勉許之使捕付外會日暮吏

部尚書焦芳先泄其謀八人夜繞帝前泣搶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瑾輒進曰夫狗馬鷹兎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由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優倖儒之歡不絕于前騁弋獵之觀不輟于目快意當前唯陛下耳上于是立超遷瑾爲司禮太監命永成丘聚大用分掌東西廠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吉下健等知事不可爲即疏辭官上亦立聽之瑾于是內揣合帝意外以深文誅求諸臣急法中之使自探不聽而莫敢進言上喜謂瑾可任悉委之瑾雜構戲玩娛上候上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上曰吾安用爾爲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瑾還乘覺官校百餘不時四出察私事民間稍有違禁者覺即合家收捕坐及鄰佑無鄰者坐四遠而人人重足立矣又使禁直指揮㸃視六科官辰入酉出毋雜其次作大枷枷及三品以下官員坐事罰米動百千石又矯詔列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三人爲奸黨又出李東陽所進纂脩通鑑摘其書畫不精者適示科道官使劾東陽等不敬矯旨奪禮部侍郞兼

翰林學士劉機等四十餘人俸令太僕少卿通等十一人致仕中書舍人世隆等二十人爲民瑾日益橫恣內臣有爲匿名書者構瑾過惡陰授禁軍使朝則棄之御道書兼追訟故尚書韓文樂太監扶安黃偉可用上朝侍班御史奏瑾大怒上退朝瑾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有頃命大臣出小臣習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稚待衆翰林敢爾亦使出御史寧杲等東向跪曰御史輩習知法度亦寧敢爾是或新進士瑾曰何預新進士者大小官起省視遺書處是何官故立也黃偉曰四品以上朝班餘則雜立耳遺書人寧復立故處瑾曰皆跪之其鄉搜必得草偉曰爲此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是日偃暑中者獄人悉搜出偉忿曰帖子所言皆爲國爲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出身徒嫁人禍爲瑾怒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民間匿名固死也矧御前暮盡送下詔獄長安罵飯者爭飯百官帝中蓋暴而死者刑部主事殷順天推官臣進士仲暍而病者亡算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人乃罷瑾

首掌司禮監權益重內外章奏無大小先白瑾乃敢奏奏至不敢斥瑾名外鎮巡官以白本奏聞以紅本白瑾瑾不復于涉內閣持歸私第撰僞旨徑自傳奉緩批別本惟意而已安化王寘鐇反移檄中外數瑾罪帝詔太監張永與故都御史楊一清討之未至而寘鐇已爲仇鉞所禽寘鐇之檄數瑾罪也莫敢上聞有指揮餽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諭死瑾忌永寧夏功永至自寧夏上迎之東華門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密白瑾反狀永成等亦助之言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自行至直房執瑾怒罵曰奴反邪瑾猶以爲戲上拳之韃之遂繫縛菜廠封其內外舍明日降爲奉御閒住之鳳陽瑾聞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

盬音古容也

銀湯盆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玉琴一玉瑤印一又得金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又得僞璽一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金牌三穿宮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圍扇飾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共劾瑾上令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會多官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至是亦劾瑾瑾聞之笑曰憲亦劾我邪鞫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卻辟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瑾曰汝不嘗爲我罷領上直軍乎震曰此楚凱非我也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于天下是日也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臠生啖之者瑾親屬等皆論斬他諸論戍有差

世宗肅皇帝

名厚熜興獻王祐杬長子也憲宗十子長孝宗次貴妃邵氏子興王封湖廣安陸妃蔣氏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生上于藩邸有慶雲見翼軫楚分也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崩無子慈壽張太后遣使持遺詔召上時興獻王薨上已除喪年十五矣渡河擧舟父老相告曰昔聖天子生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茲其徵矣四月壬寅至自安陸大學士楊廷和請從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俟勸進上曰此皇太子禮我奉遺詔嗣皇帝遂以癸卯受臣民箋于行殿入大明門日中即位在位四十五年崩壽六十葬永陵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皇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

改元

嘉靖

世宗入繼龍飛藩邸興獻王子武宗從弟嘉靖改元百政

伊始涓濯視聽勵精化理釐𣦸表章稽古典禮父皇母后
父睿宗獻皇帝母章聖皇太后四郊分祀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先師孔子
木主承位敬一作箴乾惕顧諟乃其末也奉玄脩眞儲君
懸隔𢦘辱諫臣享國惟永四十五春帝以宗藩入繼大統其謨猷合聖賢動作
擬天地眞中興之主矣晚節西苑崇玄帝心固以爲敬天雖萬幾在宥而精神無時不運于天下者四十餘年如一
日玆所以享世獨久歟大禮議起合朝聚訟進士上書張氏孚敬片
言當主七年柄政摧抑朝士莫之與競桂萼獻夫同時貴
幸霍韜從後娓娓連篇火發風生推波助瀾共有七人席書

熊浹黃綰黃宗明桂萼方獻夫霍韜共七人俱得美官張孚敬永嘉人故名璁字秉用秀偉美鬚髯産
不能中人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于書無所不窺而尤精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爲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得孚敬
于支而異之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戌進士戌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而又有王御史善相人
奇孚敬相助之資斧使南還孚敬乃强歸及戌進士年四十七矣其爲進士值世宗以興世子入嗣位楊廷和與禮
官等皆謂迎世宗本以繼孝宗當稱獻皇帝爲皇叔議上再三不下璁私數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因疏言皇上繼
統非繼嗣以承武宗則兄弟之倫也以承孝宗則不及孝宗孝宗無養育之恩未嘗委命焉繼孝宗者自有武宗皇
帝皇上不得爲孝宗後宜爲興獻王廟京師不絕父母也世宗覽而悅之第其言位卑寡且逼羣臣議未有所發及
蔣太后止通州旬日帝涕泣欲辭皇帝璁則再進大禮或問一篇帝乃加稱獻皇帝爲興獻帝將太后爲興國太后

諸大臣皆惡璁起此言也會當選官吏部授之南京刑部主事以遠之與璁同指者知縣桂萼當遷亦同授南京當
是時帝復下詔加本生二字而稱獻皇帝本生父興獻帝太后本生母興國太后矣璁猶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萼
乃本璁意上疏請爲獻皇帝廟大內帝喜下禮官議羣臣爭不從復加皇一字稱獻皇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大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而璁猶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萼上疏時帝不勝羣臣沸騰之口趣召璁萼京師羣臣
劾璁日積數奏璁且行且上疏曰是禮也在考不考不在皇不皇不亟去本生二字雖稱獻皇帝皇考不殊叔矣璁
至益翺翔高論請上親御便殿集內閣禮臣臣得面折之帝遂並超授璁萼翰林學士凡諫阻者皆被切責竟考獻
皇帝母太后而皇伯考孝宗也當是時舉朝臣伏闕爭者有杖有戍有貶益聚訟四年詔令三更而後乃定是爲嘉
靖三年始璁初獻議大禮時朝士盡以璁爲迎合小人離間宮闈唾憤排擊有如讐敵即有稍是璁說者亦嫌干進

逢君不決依抑其繼璁進說者則有都御史席書兵部主事霍韜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主事
黃宗明諸人而璁與桂萼爲之首明年進詹事府詹事兼學士璁爲人倜儻明邁其氣魄聲力足以副之忮懻憑陵
多所傷害以自見知于上益鳴張爲翰林學士諸翰林尚以璁由中旨若傳奉然者不齒類之費宏在內閣亦不及
以事璁上疏攻宏上不問璁請病歸上使止焉比四五攻不勝又請乞休上優容之六年宏竟去位上命璁纂集所
議爲禮書其年當考察京朝官科道尚狎視璁置之拾遺之列璁復上疏乞休上又慰留之璁自以不得于衆多之
口益思摧抑朝士破散之以立威顧未有路也武定侯郭勛者貪縱不學亦以依附大禮恣睢公卿間有山西妖人
李福達以方往來勛家其仇薛良首告之上使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寺雜治之璁萼切齒廷臣
異已凡與福達獄有干涉者皆請繫治之上悉從其奏璁一議大禮再議大獄於是羣臣乃不敢復言璁也尋進禮

淇音璀
誤也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院如故璁自成進士至入
內閣七年耳京師爲之語曰張相君人揶揄七年進士上逐
乘車是時與璁同相者楊一清帝優禮一清在璁上而心
內親璁上所密問璁月十數事時時稱其別號若字璁亦
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數年取相思大破人臣之私交而離
其黨奉公法報上也凡事鎮守內官裁皇親官爵莊田其
說皆自璁發之七年加少保所纂集議禮書成名曰明倫
大典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當此
之時搢經之士摘斥已空議禮諸人自詡我輩火發風生
推波助瀾無所不至璁雖得相其意望居首一清承天子
所以寵遇璁意不安其上常厚納之顧不能得璁嶶于是
一清璁不能無分黨與霍韜劾一清贓罪上令一清自陳
致仕十年進璁少傅兼太子太傅請易名避御諱上賜名
孚敬字茂恭云是時上悅夏言才言忤孚敬互相攻擊上
曰孚敬初建大禮不次進之被劾令改不愼不悛娟嫉犯
科辜朕倚賴其令致仕孚敬去旣數月上又使行人齎召

促至進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其秋彗星三見吏科
給事中魏良弼言占書有言彗出東方君臣爭明彗孛也
井奸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橫實召星異宜敕罷
免孚敬疏辯兵科給事中秦鰲復劾之上令自陳狀許致
仕十二年復召起十三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須之以疾
歸十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文忠○桂萼字子實安
仁人仕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
太傅謚文襄萼自進士起家三調邑令頗廉潔恤民而好
剛使氣多學上官汚白簡者再三其於張孚敬非素交旣
言禮合同貴幸乃相暱爲人險伎行恩怨國子祭酒與校
爲萼草奏往往渝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
不相下萼爲之構守仁奪世爵當孚敬之入內閣上外禮
楊一清而內親孚敬及萼爲同官與孚敬同攻一清自欲
出其上然萼有建白孚敬又多從之萼又內螆孚敬三人
者爲而相詆淇吿歸病羸卒萼精悍猾猛少以學術經濟
自許乃志遠才疏所規畫多迂滯不適用然身沒之後其

家蕭然士大夫亦多焉○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少孤力
學登弘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養病賜告隱居西樵山
中正德閒赴部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與同官獻
夫乃授業爲弟子桂萼爲相嚴講學之禁獻夫獨會講不
輟仕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
保謚文襄獻夫立朝稍和平然亦難進易退無所殺獻而
居家數與郡國競不能爲持謹○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生
窮村爲頁兒年十九始就小學不一二歲遍通諸經二十
七領鄉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二猶未娶也
歸娶後讀書西樵山中嘉靖初起爲兵部職方主事進三
劄大禮議起韜所見與張桂合著私論奏記禮卿而已不
上疏也嗣後張桂持益堅上心漸動乃從張桂後上疏極
詆禮官夫上覽韜疏至泣下廷臣執禮益堅韜復歸山中
矣張桂旣獨用上召起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
學士屢辭不出曰不得以議禮得官上命有司促之韜
念生長海濱遭時遇主慨然有用世志身有大政輒論疏

數千百言多見採納兩郊議與韜遵高皇帝祖訓力主合
祭上曰議禮自我韜執益堅坐下獄頃之得釋丁母憂服
闋起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適尚書缺韜視事六月吏治
清明積憂大洗嘉靖十五年爲南京禮部尚書隨事釐正
加太子太保皇太子立簡宮僚入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事卒于官贈太子少傅謚文敏韜感知遇知無不言而率
直拘夾論建雖多時宜殊味且動則忤物嘗以褻孚敬私
語抗疏言上而與孚敬忤又數與夏言爭事攻訐如仇張
桂去位韜自慮黨孤力詆楊一清有如巷婦大臣之體失
矣韜家居不與有司稱治生曰人生而君治之不稱門生
于其座主亦不受座主于其門生又常謂其門人何世守
曰夏閣老嚴尚書俱不得其死然湛若水逾耆考滿韜舉
其鄉先輩丘濬之言以諷之曰吾廣縉紳勿使臥遊橫
臥遊橫言死歸也比韜喪歸若水舉其言爲文祭之
狀

元楊慎家之子雲哭闕爭禮永昌謫軍蠻烟瘴雨三十五

年老裂風景禮法憤然擁妓嘲笑捧觴當前插花傅粉舁行市歷廿一史詞歌哭其間慎字用脩一字升菴楊廷和子也廷和遲子禱神見夢則五代夏曾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轆之遂生慎年十一工古文詞擬過秦論廷和曰吾家賈誼也十八從廷和禮闈校士得崔銑卷心奇之而考官未錄以呈廷和錄爲經魁銑辭小座主云二十四狀元及第時廷和方在內閣八衣紅慎才學號爲皮面狀元旣授翰林脩撰上書諫武宗巡遊不報移疾歸三年出值世宗即位以執議大禮倡率朝士跪門伏哭首觸闕世宗怒廷和固執人從之虞三是大怒以慎唱首下之獄旬而再杖之創甚幾復甦昨疑門哭者二百八人或死杖下或削籍或左遷或配或戍而慎得戍雲南之永昌雲南巡按御史郭楠上議採慎亦遠繫黜爲民而自是無敢採者慎戍永昌三十五年與昆明胡廷祿晉寧唐錡大理吳懋李元陽永昌張含相

倡和放浪湖山間所在擁拏妓雜嘲笑憤然禮法之外至醉而傳粉作雙了插花諸門生舁行市中諸妓奉觴從之諸酋蠻欲得慎詩翰則以精白綾作褓遺妓妓服之酒間輒從慎乞書褓上以歸諸酋諸酋便購歸裝池慎聞以爲快或有規慎者慎曰文有伏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廷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燕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遺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亦良有以年旣七十餘還蜀有終焉之志而雲南巡撫爲者授四指揮銀鐺使即慎家鎖之來滇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明興士大夫博學饒著述無踰慎者初慎在翰林時武宗下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有汪張此何星也衆莫能對慎曰鄉星也世宗覽奏疏得商宇嵬瓊四字問內閣所出內閣不知適慎至取荀子書賓之他日世宗問內閣欸得傳洽之臣以備顧問內閣以慎對世宗默然陞慶初贈光祿寺少卿○何喬遠曰楊少師所夢夏曾奇武臣也戍籍于轆以中庸十八章所謂追王太王王季者也大禮之兆矣于交滇中劉文徵嘗令新都爲子書至用脩家觀其書未黃手澤識以年月不嘗无棟鳴乎此其家之子云也

夏言不避嚴嵩不忠同及於禍皆不育終言字公謹一字桂洲江西貴溪人嘗敏能屬文丸長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聲學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歷都給事中諤諤敢言事亦數稱上旨上使言勸皇親莊田言請聽還官爲公桑地皇后行親蠶禮爲上方復古禮文更舊典顧未及親蠶事言復稱上意已請分四郊並與上意會張孚敬阻于上前不得也霍韜銳身出爭上下韜獄書特有天子在與張霍爲難矣已爲吏科都給事中尋爲翰林院侍讀學士兼都給事中如故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言眉目疏朗美鬚髯大聲音不操鄉語每進講上愈目屬之未二年權禮部尚書書爲尚書主九廟定大禘禮所條具當上意未考滿以督南郊特加太子太保尋進少保累兼太

子太師嘉靖十五年皇子生言入對上取花于參言備有白金文綺之賜建業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書賜上曰進矣卿又宜此又三年加特進上柱國少師上柱國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言寵傲張惡後高嶢客公謁者留遣傍立俟毋敢進門闕數日乃得面門內一揖退時人爲之語曰不見貴宰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上李視大峪使言草勅居守言遲之上責言慢不恭革其數庸少師以少保兼尚書致仕居數日上怒解復少傅兼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如故上修玄西苑以香葉束髮巾皮帛鞋賜言言曰人方瞻日視可更賚其物上聞怒今言出上作大事使內監忠監視害有勑言不進敕草上後怨責書面謝背諱草議閣任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題廣圃曲池之勝勝侍便辟及聲音人部皆抄選服御勝蓋如王公其始海內翕然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亦漸稱簡而嚴司守令間不能盡酬答書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旦聖壽上表賀稱草土臣上

報聞而已久而漸弊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嵩最得上意上微聞其專特再召起言是爲嘉靖二十四年既陛見畫復六階勳識秩時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亦加言少師以示並重始言與嵩同鄉稱晚進既言驟貴嵩乃反自下事言惟恐不當也言則直門客畜嵩而已而嵩已陰謀傾言爭主位矣言罷相時嵩盡斥言朝中親黨至是言亦盡斥嵩之人嵩墨墨心恨甚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言奴視之小璫詣嵩嵩執手欵欵延坐持黃金密置其袖中小璫以是爭好嵩上時使小璫夜瞰言嵩寓直狀言老倦酣就枕嵩故篝燈點竄青詞上所屬言青詞言率以付其客客才多臺所爲草率複進言亦忘前所進草上時時棄言草擲之地嵩聞益精專上愈愛之又歲餘而河套之事起總督三邊都御史曾銑者功名士也先嘗以御史定邊東兵變時論才之銑以自喜負無難天下事至是請復河套言密疏稱銑忠決主之疏下兵部以未敢決覆上疑密問嵩嵩乘間白非計還問言言則不敢主于是下羣臣議時嵩已揣知上意即公言其不可且言臣備員輔職如此大事關安危不能先匡正同官臣言他政效勞多猶可臣獨無分毫補宜顯斥臣上于是大疑言言懼不免上疏辨上責言涅君脅衆詐稱上意必行嵩復疏臣雖與言同典機務具員而已無論北大事即尋常政務亦素不與知言欲顓上指于外而示親厚于銑疑旨許銑出言心手臣署名而已廷臣言謂上意必行無不恐懼臣又謬意上別有諭言耳咋蒙准兵部令議言獨留三日後出密奏袖中令臣一閱適即寫疏並不先言商榷言每票擬忌臣干預常在直所夜分了之臣愚鄙不敢顧言班列乞賜罷黜言大懼上言臣位移前嵩自謂並受眷知誓同報効不識彼心異臣臣每入直邀嵩弄三多不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乃謂臣不使知臣所示嵩草也奏未嘗就明欲與嵩商榷既無可否又誘臣中臣危禍臣不足惜如國體何上怒削奪言官以尚書致仕然固無意殺之會先是咸寧侯仇鸞以總兵官

鎮守甘肅貪縱久甚銑衆奏鸞歷數其不法狀有旨逮下詔獄至是上書自理嵩因授鸞意代鸞草謂銑賄言表裏作奸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托言婿翁蘇綱致言所妄議開邊前後掩敗冒功謬覩大福下錦衣鎮撫法司莫敢爲解者上竟論死銑追逮言途次言于車中聞銑所坐驚墜車曰死矣更上書自明謂鸞草出嵩上怒不省也其冬斬言于市流其妻子二千里穆宗初復言官贈文愍子葬祭妻蘇言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愛之以故其父綱交通關節爲姦利言有妾孕七月蘇妒之嫁民間生一子言死蘇召置其家覩甚類言且得官矣卒病死○嚴嵩者江西分宜人童言宿生穎悟絕人瘦削而神甚王溫如也始爲翰林請告歸鈐山讀書十年乃出其爲文章清潤推粟交游皆知名士士以此慕之嘉靖中積資至禮卿以和媚上遂召入內閣年六十餘矣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恃天子寵傲然搖嵩上而嵩事言甚謹嘗具啓至言第請言酒言辭不見嵩布席位展啓跽讀嵩每見言卑躰下氣于是言以嵩爲伏巳不之防也世宗既用河套事怒言言誅而嵩爲首相矣始上尊事上玄西苑壇而醮命輔臣冠道士冠詣壇上香言不奉旨嵩獨籠紗帽而入既詣壇脫帽見冠上香言故以此得罪而天子以內親嵩每召對便殿輒至夜分嵩相二十許年不近女色精心從上奉玄別以文章示驪二大夫而以朝政內委其子世蕃凡九卿科道官有所請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與商世蕃以父任爲工部侍郎校讎有機智頗記識往牒是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援己然參所見以對其父嵩依所對以聞上時時契上意嵩益謂世蕃能世蕃嗜酒光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國柄無忌受四方財賄累數百萬有不得其意者陰借上旨殺之乃有鄢懋卿趙文華數輩爲世蕃押客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者至以扮墨塗面供世蕃歡笑文華拜嵩爲乾子尤塞數從世蕃干預朝政外貪橫于有司中朝恣雖公卿間于是嵩名益污辱世蕃贓私狼藉濁亂綱紀京師稱大小丞相嘉靖末債帥懦将大壞邊事時論皆以

咎嵩嵩年八十餘上稚意望壽考數問嵩御如何長生以是久見留嵩父子諂諛以欺上貪汚以率下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而天下之士風壞矣嵩妻死世蕃不欲扶柩還嵩乃爲請曰臣老不可一日無世蕃侍許之世蕃挾客曲宴擁娼妾日歌舞世蕃子效忠安坐京師兩廣都御史爲上功曰在軍門殺賊效忠死以次孫鵠爲錦衣千戶而嵩家僮羅龍文列衙中書齒縉紳間矣家僮年世蕃所暱士大夫之無恥者競呼年別號稱爲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經歷沈鍊南京御史王宗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于譴繼盛至坐誅沈鍊插入妖人旻書論死朝野搖手莫敢復反嵩久之方士藍道行以箕進上問箕今日羣臣孰貪箕下書相嵩天子心動外莫知也御史鄒應龍避雨一內侍所內侍爲應龍言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事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以謝

嵩父子嵩乃以得罪令致仕去世蕃戍煙瘴地世蕃子鵠及龍文皆邊遠充軍年錮于獄而有鴻爲民使侍嵩老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玄謹悒悒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全左右毀道行道行亦坐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林潤劾其南通倭北通邊且爲亂天子于是即令潤逮世蕃下邢部獄籍嵩財產嵩從旁視之歎曰吾亦不知至此籍時得吧一籍綠四角兩角繫螳螂金鈞皆怪不知所製父之知爲夫人經視襠矣有送白金溺器者自書姓名其底其穢藉如此世蕃短項體肥眇一目父繫獄我不知上意欲殺之一日隸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提騎之士標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至其處號叔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宿于野寺亦病死

洪先 羅 高隱順之 唐 用世一爲小草一爲遠志

羅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父循以工部主事祝呂梁洪而洪先生故以名嘉靖八年舉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授翰林脩

撰踰年請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三起補原職洪先居京師與歐陽德徐階同師守仁學丁父母憂歸三年不入內舍盖讓家產與弟服闋會世宗立太子坐所選宮僚不當盡罷之博求海內有名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及徐階黃佐鄒守益皆預而洪先則與順之時春同上疏請以明年元日見皇太子于臣民是時上方病大怒遂皆黜爲民嘉靖十九年也洪先[illegible]歸肖巾布袍闕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弟子從者四至世宗于建言諸臣皆久廢不復嘉靖季倭寇依雖裝芍遊借邊才爲名援出之順之與時春皆用談兵起家官至都御史洪先獨堅辭遺友人聶豹書曰閩當道欲以宜放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顧往歲銳意功名謂人臣之乎共任宗變君享其成民被其澤即卑官下僚無所復望矣辛救身碎首謨笑從之故嘗高晉連蹈海之節壯少挫是革之言歸田以來攻苦茹淡麥冒寒暑躍馬學識身習[illegible]安考圖觀史曲畫險夷意謂倘任其職庶有其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髮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

痛夜廢熟寢則飲食不甘乃自悲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我何加回顧嚮慕如嚼蠟振搞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執事知我豈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然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而已犬馬齒已向衰矣從年少諸公俛首筆硯竭思邀寵殊非其時至于假途躐榮累資待次尤不願也若避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甲吾儒名教真貴在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債不得已爲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敢不欲累以厚藏仕非爲貧且吾之官亦非爲貧者宜居在恥之于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遠沸鄢貴貴恨不卽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怪其後取科名宮翰苑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首緩轡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對食慨歎不能甘飽及衣羔蘂褻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

俔音遣譬喻也伈伈上聲伈伈恐懼

可憐之色自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責使當時低佪俔伈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巳思退人競乘而巳甘辱此亦有不能自觧者豈不知長徃爲苦節爲我爲末志與時消息爲中行自度學問空疎不能善世性氣悻直不能諧人碎之飲酒有醉數斗有醉一石及其既醉不可復强去年別應德于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甚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無詞爲名生年五十時巳不待虛名無實于我何有開道與否不在進退巳矣巳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以洪先名上竟報罷御史凌儒薦洪先上怒黜爲民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大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其教人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于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必以無慾爲本用之經世乃知精而力鉅卒年六十四穆宗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唐順之字應德南直武進人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廷試世宗閱其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幷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學士張璁以卷有御批獨見留順之辭改兵部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丁母憂順之聰明年少則卓然爲崖異矯絶之行賻贈一無所受飭口裁身積財治葬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會改部屬爲翰林順之薦改編脩復病告不肯供職有旨令致仕自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起廢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編脩其明年與羅洪先趙時春同上疏請見皇太子于外廷忤旨罷爲民順之而削籍歸益爲矯異非人不文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荊溪山下自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尤長曆數之學至于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己之删潤其于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寥要粲然可觀其精思苦意至盥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闕爲牀裀褥不具作小舟自足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巳自謂事事空濶

獨未能薄滋味學素食者數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高順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趼盈履求一接見卒不可得其京鴉槁子幾成怪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絶矣當順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雍容詩賦奕飲之樂而順之獨喜受武畧兵書脩通技擊嘉靖季江南苦倭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薦順之有武而嚴嵩中挈之起爲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中于是順之勃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闋至京師授協司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巳復使視師浙直時年五十餘矣去其創籍之歲十有入年巳病瘠突面腫瘋扶病行因留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居一年陞太僕少卿尋轉右通政然皆居浙江視師自如頃之自行海得其道鷲風巨浪中意氣閒暇時時習泅淵或嗽信少許槪然有吞倭之想倭縱橫海中其登岸結巢則崇明之三沙淮揚之廟灣順之身自擐甲躍馬往來南北間督諸將盧鏜劉顯等共擊之而方紛拏猖獗不可料理最後三沙之戰以中暑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自前下馬拔刀步過廨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鏜顯抱持之順之曰我自徃死鬬耳鏜顯曰公且歸鏜等誓爲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于是順之知天下事未易爲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談何容易不如徃者山中遠志矣尋陞淮揚巡撫都御史順之在浙直時勞于軍事巳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懈身行通泰沿海間遂卒于舟次

楊氏繼盛絶學孤忠一劾仇鸞再劾嚴嵩烈哉丈夫死矣何雄

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國初從容城縣七歲母死其庶母與其同產兄虐之于牧豎繼盛從牧所授書學且牧補邑諸生讀書僧舍借月爲光擧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兵部尚書韓邦奇者善樂律皇極天文地理兵陣之學繼盛從邦奇授樂三月自製樂器琴瑟簫管塤篪含奏之諧若一邦奇驚曰子學樂五十年得其數耳子乃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其在子矣又謂曰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備五音音七聲而成一

謂何如繼盛退欵思廢食寢三日夢大舜投以金鐘曰黃鐘也理而悟中夜起製管明日管皆成邦奇大服更盡授以其他學皆徧學焉嘉靖三十年改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驟得兵政天子信任之請于二邊互市市馬繼盛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帝初覽而壯之鸞聞大恨密疏自解帝下八大臣議大臣唯唯帝意乃中變下繼盛錦衣獄置訊至折指出脛黜狄道縣典史已而俺答敗約入寇鸞奸露罪至族帝思繼盛言一歲四遷官為兵部員外郎是時天子居西宮相嚴嵩竊外柄中外懾莫敢言繼盛齋三日具疏極論力數其十大罪五姦內有請召景裕二王面問之寘之專權重罪以正國法等語時帝素欲高惡言儲貳景裕二王久不相見而繼盛疏引之大怒下錦衣獄訊問所以引用二王故搒折木至出脛問誰使者繼盛曰奸臣誤國能欺主上必不能欺二王鬼神在上尚用刑哉具獄上詔杖繼盛百送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嵩門生侍郎王學益嵩親也遞比詐傳親王旨律絞繼盛居獄三年冬月奏當行刑妻張氏上書曰臣妻夫繼盛先以諫阻馬市預折仇鸞奸逆聖恩薄譴旋因鸞敗一歲四遷臣夫湔洗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不意誤聞道路昧發狂言陛下不即加誅曲從吏議杖後入獄筋肉斷腐膿血腥臊死而復甦者數年荒家貧不能給口皆妾紡績織屨以饋獄食妾仰惟陛下方顧養天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日月下照覆盆若謂罪重不赦願斬妾首以贖夫生不報是時倭寇大犯江南都御史張經御史李天寵以養寇坐論死行賄于嵩求與繼盛同奏冀天子尚無意誅繼盛疏入遂一時死西市其妻亦同日自縊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繼盛笑却曰膽吾自有何必蛇也既入獄吏舁去藥食無所愈瘡乃自碎磁碗割刮骨腐腐深不可剔復夜自貫綫鍼臂刺匕截筋獄卒手慄幾墜曰關將軍飲酒刮骨尚使人公乃自為之繼盛瘡愈其左足短三寸冬月囊三木朝審長安市上觀者數千人爭一識其面中貴人餽紵不絕歎楊公天

下義士競罵相嵩也將刑刑部郎王世貞求救嵩門生司業王材材見嵩請嵩曰吾行當救且卜之材曰公卜之鬼乎抑人也人則奚卜鄉胡植鄢懋卿嵩子世蕃曰不可養虎自遺患繼盛死人莫敢視其喪世貞與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朱天球經紀其後事而世貞尤慷慨繼盛死地震累年穆宗初追贈太常少卿諡忠愍與祠精忠

海瑞

莅官剛直有聲舁棺入諫既死得生

瑞字汝賢瓊山人其為舉人時上書言本土兵事不報一再落第就授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既至御史行縣諸學官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禮兩訓導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謂之筆架博士遷淳安縣總督胡宗憲子還自父任索驛夫不給倒懸驛吏傳亭下瑞曰胡大人清廉無二當其行縣時出教屬官不得侈帳具續食今其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鹽法行部攜妾自隨妾裝五綵輿十二女舁令長跪上食廁牏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踈言邑貧不能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去謂與國尋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既至上疏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服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欣欣仰大有為乃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于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于夫婦又曰陛下過舉羣臣謬順脩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樂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之太息自悔留中者數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咤逭諸宮婢宮婢竊曰皇帝受詈海瑞而洩忿我輩帝密訪外廷與同商者同官見瑞皆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謗觸當萬死訣

妾子待銅次鬻程一具侯入木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時上春秋高思言立太子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諫朕是也願朕老矣安能視朝如常時階力諫止亡何手筆瑞奏詈主從君送繫錦衣獄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其切直無窮治意錦衣讞上刑部比子罵父律當死竟留中上崩穆宗即位詔復瑞故官累遷僉都御史撫治蘇松一以通民隱抑强横爲主吳中巨室多不便之調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未幾罷任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飦蔬冬不具裘豁穿至一再葺萬曆中特起南京副都御史未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郎時年七十二歲矣再進南右都御史卒于官年七十四謚忠介

世貞王氏博學宏詞橫絶一世莫可端倪歌舞翕張氣象崔嵬死名一家力能轉移以酒得生以生得讖

文章造妙謗挫隨之天之憐我聊以解頤

世貞字元美太倉人父忬嘉靖二年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薊遼治邊屢有功後坐灤州少失事論死世貞幼稱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八舉于鄉明年登進士則嘉靖二十六年也授刑部主事閉戶讀書與李攀龍諸子倡詞賦之業過從無日夜相彈射復相稱詡動曰吾黨曰我輩曰二三兄弟曰海內曰宇原其聲華意氣睥睨諸公間至前無古人相爲才而欲致之意弗善也時有譏詆在酒杯口舌間語流聞嵩嵩謂世貞惡少年矣兵部郎楊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橐饘繼盛妻訟夫冤世貞爲定草繼盛被刑世貞往哭收殮之嵩乃大恨出爲兵備青州世貞至官山東諸公見謂之少歇賦奕歛爲俊舉而已既見精嚴練事發奸隱如神明以爲趙子都之流也其父忬坐邊警論死世貞棄官走長安市與其弟儀制郎世懋叩闕請代肇下貴人語世貞曰此無益適趣乃公斃耳世貞世懋日因服跣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顙請救諸柄人側目莫無敢言者忬竟坐誅世貞號跣歸柩倚廬哀痛禫服猶苴履葛巾爲心喪居久之穆宗即位赴闕訟父冤詔復忬官而世貞稍通賓客論文字宴遊山水間矣世貞爲園曰弇州盛有水石花木之致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弇園中不惟世貞之文名也而弇園亦名于天下吏部補世貞兵備大名轉浙江參政遷山西按察使丁母艱服除以薦補廣西布政一月入爲太僕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稍遷南大理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歸學士王錫爵世貞同里故相善也錫爵有女以守節蜕化其未化時感寞契立恬澹教門世貞悅之尊之曰曇陽大師拜爲弟子于是焚筆研謝賓客與錫爵結廬合居戒食梵誦甚苦時所耆好古圖籍若三代彝鼎名墨酒鎗棗爲他人有恐不問世貞于文字其宿好久之終不能焚筆研謝賓客又復應人求請復遊于酒人詞輩緇流羽侶間萬曆十年起南刑部侍郎改南兵部侍郎遷南刑部尚書乞休歸尋卒贈太

子少保當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士人人自標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橫絶一世其所蒐獵子史百氏皆以意鎔鍊翕然爲一家古今著述之富古喻也其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坱圠大海滂泓中無餖飣蹇促饒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力氣象能歌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千其一一家之學直千古不磨也四方書聞往往不絶其所鑱入亦往往緣手施散出嗟嘗有時削牘薦人多者或致千金後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函頃吐則或希聲傳影轉相引重客或故于廣衆坐中守世貞示親暱而黠者或陰持幕中頰笑私語賣世貞世貞思及人而人不知醉罵人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即負大恚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即負大憤庚戌以後敵入都門即負大慮已未以後家難作矣即負大痛隆慶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即負大慙庚辰以後入于悟門悟前之惜也即負大悔吾他無深嗜耆讀書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滯之際亦復賴以活文章稍

益吾身後而實小之且吾以酒得生以生得讒以文章得譽以譽得謗以讒謗得挫挫之與讒謗也益天所以滯我而我之所以自解于辟也

大猷俞爲龍繼光戚爲虎東南名將世莫與伍

俞大猷其先霍丘人始祖敏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蹇滯而忠誠自許動擬古人爲秀才時從泉中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即易衍兵大猷得其傳既襲官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嘉靖十四年登會武舉時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大猷上伯溫曰陳禦象帳傳提地之法不則使人持尺書諭降之必得才學節識之士輕死生重國體者乃可任往大猷自許不敢後古奇士則請行既得掌千戶印于金門所上禦賊書于僉事而究于所以教之僉事呵杖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此非吾自見之地二十一年詔天下大選材官大猷走謁御史自言學古兵法通曉邊塞詩書爲基忠孝爲根選材官應詔無如大猷御史上名兵部大猷當資走京師復上伯

溫書言各賞緩令寡兵之糧大猷以爲賞太濫令太嚴兵太多權太俗實切當時之弊落落千餘言伯溫大奇之送贊畫宜大軍門侍郎翟鑾大猷上鑾書曰大猷南方邊戍之士論風氣不敘其地鑒形貌已占其愚此一來也期以輸宿能行幼學立毛髮之功佐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酬相公一日之遇也大猷之始至也與此方將士談戰陣矣皆不過曰操刀挾矢得一首級爲功而已以大猷之狂瘍謂敵今日敢爲倡儆者蓋自太宗北伐而後未聞用大陣勝之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天命人心于此必有發洩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奮誠當用節制之師勝以大陣然後邊圉無虞中外寧謐夫用兵之道古人譬醫今復舉說見謂已陳請譬爲文儒生爲文當先識字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然後下筆爲文大篇結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門下衙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士卒皆當知孰賢孰愚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千騎孰長于步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奇亦當大合小合技之所向無不勝者今相公幕下數十百員之將數十萬之兵皆能知否大猷以爲鬭戰之具未修爭角之技未習行陣之方未講也大猷所謂未修之具者欲以強弩勝其弓矢銃砲摧其堅銃虎叉制其環刀矛車禦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其一技而所謂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車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銃制斬馬刀制虎叉鈎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斤堠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勢之奇願得一一指數相公之前而相公試垂聽爲因爲切近三事以獻一曰別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技藝以倡勇敢三曰重正兵以禦衝突鑾召入口對大猷召其素號知兵者折其爲弱指其素侍堅營者辯其爲虛鑾曰吾不當以武弁待子下堂禮之一軍大驚而是時敵遁大猷知鑾無意歎曰忠心滅須奇功報主爲宗社長久之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人賊東征歌歸矣伯溫因爲大猷

請命擢守備汀漳既至因日教技擊暇與其秀士讀易論文林膏遒結次第平定當道交薦陞廣東都僉書時新與恩平二縣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巡撫兩廣都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大猷諭賊曰有人謂我勿勦汝我則不從凡我良民謂我勦汝我亦不從有人告汝謂我無勦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勦汝心汝亦勿信我之勦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惟信已汝守汝已我知我心矣我心父母我人忠信汝無怙終汝而怙終我心戕民我身未死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盡言辭懇切以不兵爲兵新舊之民回心獻款保全無數會福建海寇張甚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奏遷福建都司時安南道臣范子儀欲纂其幼主莫宏瀷之位挾莫登庸別子正中保萬全州以匡復爲名擁衆三萬時時入寇欽廉界必進奏留大猷廣東臨行新興人扯衣遮擁奪肩輿不得發者數日乃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是爲嘉靖二十八年既至馳入子儀諭降其黨脅散者一萬安南人乘子儀勢孤破逐之子儀遁走入

欽界大猷用海舟進擊前後兩戰俘斬千餘子儀復去入南安追至海東雲屯檄宏還補之函首以獻交州大定夔黎叛乘勝勦平之上交黎善後二策于必進必進不能用因請于朝以爲海南右叅將三十一年倭寇浙直朝命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大猷爲浙江左叅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忬議招而撫之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支輸欵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六壬子乱從而衰矜許以自新若有不悛生死之權要皆莊我從曰招之而已權乃在賊明公督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爲天下先大猷請用福建樓船爲明公破之遂與叅將湯克寬入海擊直敗之三十四年陞南直隸副總兵時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朝命張經爲總督尚書經始至欲大猷急戰大猷曰其可捉寧可使擊不勝哉與經謀急調楚粵兵爲先鋒兵未至會朝命遣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與大猷爲持重文華怒論劾經項之楚亭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王江涇既捷文華劾書

已至世宗大怒論經死大猷奪祖職已倭至日新公卿臺諫皆言大猷可任其明年使充總兵官鎮守浙直連破賊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乘雨雪焚舟山寇進署都督僉事明年進署都督同知海上無警者二年總督胡宗憲使蔣洲陳可願入海說王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大猷欲用太祖太宗禦倭法勦絕無留以正中夏外夷之體與僉事王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敢擊論死使鏜迎直海上直至宗憲下之獄俟命倭怒宗憲給之焚舟走祠淳人族死戰夜乘紲入閩閩中巡按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奏罪曰是背笑我不戰者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歎曰某許國以來平交征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莫餘移文謝度不在陳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脩[illegible]台旨兵達一發不中百發盡失用帕繫首以裙結腰從一許官從禮壇走入見御史于寧波士民軍較壹問客差曰俞公奇男子也奇功有此奇事大猷聞而笑曰尚有奇

者且入不待之境雖然丈夫生世要有此遺吾所自處在中庸之十四章矣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隸毋索俞帥一錢錦衣帥陸炳爲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大學士徐階亦爲保持得發大同立功大猷念倭騷動東南不過費財糜卒耳趨于中國乃爲不决之隄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可乃爲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輸兵車可推轂上下强弩神銃擊堅及遠草第能盾而强弓大矢弗能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控敵數萬于安銀堡文進以其制聞于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湖廣鎮草苗起延撫都御史黃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算無遺策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歲撫之詔以爲鎮筸叅將四十年復爲南贛叅將督兵進勦巨寇張璉平之論功賜金陞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尋進總兵都督同知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陷興化成大猷馳至贛與都督劉顯戚繼光滅之移鎮惠潮有倭

二萬海賊吳平與通諸山寇亦起詔閩廣二帥會征大猷曰兩將不能以相使盍歸責一將當事迂之久之廣兵不至平遠御史論罷大猷官會河源翁源二縣山寇李亞元等爲寇兩廣總督吳桂芳請留大猷鎮守議征詔復都督同知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爲隆慶二年兩廣總督譚論移鎮薊遼上書乞與大猷同練車破敵繼綸者張瀚以海賊吳平匪死其黨曾一本復熾復疏留經畧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忌閩船閩兵當造舟募兵于閩瀚與諸司嫌其遷久大猷爲瀚作拙速解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大狀言廣省城外即海不似閩港紆深賊來欵忽耳俟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火所造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復問計大猷曰計在始議諸司曰閩舟成賊遁奈何大猷曰其勢擁艫將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賊漳湖旬日三提生擒一本兩省論功皆首大猷復往廣西征古田破堅巢百餘擒斬賊級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千餘移鎮福建時方議攻賊彭湖忽有新倭

曰漳泉規福寧倭入烽火寨殺把總去御史論劾大猷坐免官時萬曆元年也大猷結髮爲將在兵間五十餘年旌旗所指動以報明主拯蒼生爲念長于料敵未嘗敗衂居常稱堂堂天朝匪茹之寇非蠻則敵帝王之師有征無戰節制之兵動圖萬全寧費寧遲不敢輕動取勝與其完目前之男[illegible]平預計數十年後經營許謨而動永之然世多不然其亡[illegible]王号之不荒而後信服而卒從之任于永久許謨一時[illegible]亘頭未能決也譚爲入爲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三策平生志在征邊而見月江南乖說木桌今年七十餘些矣妥勝尚有貽塞齊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大受今其時也編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以其故大同制車法上之于朝曰禦敵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入陣作偏廂車偏廂也詩曰小戎俴收卯阜之扁小者俴而收之也蓋古人取任最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

之九邊會綸卒數曰無同吾志者矣乞休歸亦尋卒贈左都督大猷在軍風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學問起基旦宜以爲實脩當世士大夫深于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鎮俗東呼風流亦或讓焉輕財好施同都待以舉火者十餘家譁綸當貽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驟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illegible]如霍大將軍拒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回赦以于肅慈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華己戚繼光字元敬一字南塘定遠人父景通官都司繼光生真毋尋陣人衣繹衣降于庭虎變躍相內是日日華五色因命之曰繼光幼而好弄押闔多權奇年十餘隆準方頗英氣勃勃稍長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襲父職嘉靖庚戌侍會試武闈會治兵使者部兵入戍繼光任中軍以從一軍皆服遷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時浙患倭寇繼光練義烏人爲兵以江南苴澤多走險不比江北地夷可兼驅者乃爲鴛鴦陣二十有二人隊長前

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關試既習行補浙東參將嘉靖四十一年倭大至寧海告急繼光引兵赴之二旬有九日九長戰斬首七百鹵獲器杖三千七百四十有奇是爲戎家新兵所至如破竹以功遷總兵鎮守福建繼光攜高兵華徑入閩至則直搗平海部勤士卒鷄鳴蓐貪畏亟援營破[illegible]剝真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鏈洗無遺嘉靖四十四年也自是連破閩中賊聞戚兵來無不滕受刃繼光與大猷同爲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之大猷或不能旦夕拯水火爲持重而繼光如奔電迅雷立見除捕吳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衣裝並如其自身出入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穆宗即位移鎮薊門上書言西北兵十倍東南而邊人見敵望風靡者由不識戰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嘗試之東南而驗請簡部將募三輔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立一禪將爲之連衛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敵逐北然役屯

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或言其不便議遂寢繼光乃請召向所練南兵脩薊鎮邊牆樓櫓敵臺翼然壯麗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成之敵不敢犯始塞下士邊將東御無律繼光所召南兵至陣而見軍門待立于郊適雨甚自朝至于日中總于山立軍容益壯邊人大駭神宗立用脩薊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後移鎮廣東踰年疾作得謝還卒謚武毅繼光名將也起押校變還至大都督張兩卯跨制三道大小數十百戰所從[illegible][illegible]計人言之善用寡已又曰善用衆已又曰善用敗已則曰言用勝人之言在浙有紀効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妻王氏無子悍妬繼光陰納諸姬得子置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姬多子狀王日操白刃以從繼光妻甲入寢號跳怒袒裼大慟乃棄刃抱頸痛哭攜他匪子子亡行繼光負特王市魚三斬之剝進首午進尾問有餘刑曰古繼光意儒在腹其陰自奉心嗛之暮乃以魚腹進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繼光沮且謝繼光

犂庭兵出擒殺戕賊桃王圍城王部勒登陴竟以完城○弟
繼美以都督僉事爲總兵鎮守貴州其妻悍妬如其嫂名
何喬遠曰世爵俞大猷爲能號戚繼光爲虎一時東南名
將也譚綸相知岡人間尤深大猷其薦疏有曰伏見臣猷
東義懷仁篤信好學老成持重正而不諂口不談功心惟
在國誇言朋起順受不辭事勢難爲悚慨獨任吉甫方叔
趙充國郭子儀之
流也其推重如此

穆宗莊皇帝

名載垕世宗第三子母杜太后帝睟盤之日首取龍旂畫鼓及五行志毋取韓
進世宗世宗奇之長而丰神秀朗舉止端莊見者
謂有帝王之度始封裕王與莊敬太子同日受冊
中宮沒後皇太子所實帝所而裕王冊寶乃在太
子宮是時莊敬已暴疾竟薨中外曰天所啓也世
宗兩立太子皆薨其後春秋高益惡言立儲事諸
方士有言于世宗者曰二龍不相見于是帝仍爲
王出居邸旨下餘年絶不得召入世宗崩入踐天
子位是爲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在位六年
崩壽三十六諡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
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葬昭陵改元隆慶

穆宗皇帝在位六年三十六歲忽焉頹天

帝承法令嚴密之後乃寬仁大
度默不言之也能無用之作斷非藝之征絶無名之憲制
飭謹度好不戕殺嘗食驢腸而甘及即位間以問左右左
右請詔光祿寺供帝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驢以備內
膳吾不忍也歳時游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候上
旨爲豐約歳省光祿萬緡其節儉如此雖震怒言官然責
讓後嘗釋遣之留心邊事形于色至若守祖宗之法無
紛更約束之煩先宗哀之議爲久安長治之計
皆得斷于宸衷躬宇問未少而規模弘遠矣

神宗顯皇帝

名翊鈞穆宗第三子母慈聖皇太后李氏隆慶二年三月立爲皇太子英明仁
厚一日過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良苦朕贊
輔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帝曰方讀三字經既
而曰先生且休矣睿音清朗聽者悚悦穆宗崩以
六月即皇帝位時年十歳在位四十八年崩壽五
十八諡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定陵改元萬曆

神宗十齡嗣承大統政輔元臣萬機括總復建文號海內歡動青宮不建深居高拱四十八年養成壅腫之

神宗踐作之初勵精
圖治者二十餘年民安物阜文恬武嬉明治之隆於斯爲
盛迨臨御既久日倦于勤乃至慳惜官爵蠢積財賄寢緩
批荅天下事其頹廢于積弛積玩者亦不少矣光宗賢明
一月而殂熹宗以昏庸爲之七年之間斲喪已極天厭明
德矣雖以莊烈之聰明强察
亦安能挽其既墜之緒哉

張文忠公名曰居正主少國

疑託孤寄命尊權課實朝野倚重名必已立權必已操稜角峭厲崖岸自高不赴親喪義所難逃

張居正字叔大一字太岳湖廣江陵
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庶吉士歷官中極殿大學士穆宗不
豫與首輔高拱同受顧命神宗立拱去位居正既得國柄
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尊主權課利實嘗言高帝得聖之威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爲默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
世宗采也宜先法祖請召羣臣廷餝之百寮惕然居正在
直廬感病上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
令內侍搖扇殺角隆冬以氈一片鋪於地恐居正立處冷
也御講日一內侍旁侍竊搖扇上目之還宮杖之曰汝不
畏先生見乎以吾無家法也五年廷試居正子嗣脩名在
二甲第一上拔置一甲第三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也其
秋九月父卒訃至居正乞守制不允上命中官同嗣脩馳
驛歸營葬事竟已即迎母來京守喪居正上疏乞暫遺諭

旨祿條宇制預允許準從之經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
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先後交章劾居正忘親貪位疏
入四人同時受杖尋皆遣戍六年三月給假歸葬所經省
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迎謁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取士
也詣居正家予出麻冕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
居正母居正母得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
瑞因起徑謁曰瑞安能重公公乃能重瑞耳葬甫畢判
中相道請閣揆居正吉服上坐一用總督軍門禮花紅賞
賚甚渥居正自合王召還朝上問沿途所見稼穡民生邊事
居正具以對上大悅賜休沐十日八年加太傅蔭一子
指揮僉事居正辭從之尋疏乞休不允進太師十年薨出
五皇口種星以南京居正病劇遂以是年卒贈上柱國諡
文忠予一子尚寶丞詔太僕卿于鯨錦衣僉事曹應奎護
其喪歸十一二年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罪惡詔奪其官及
爲籍其家[illegible]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
[illegible]居正家[illegible]沒國法已正[illegible]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

四言史徵　卷十二　明神宗

日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
孥之意上詔有司保全之居正爲相綜覈名實十年之間
朝野振肅有古重臣風然必欲權自已操名自已立遂使
言官皆峻角峭厲休休之度無聞焉上初重居正御札
下各役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
不敢[illegible]名[illegible]而已居正沒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
[illegible]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者未幾而
[illegible]不至矣初居正當國家人子游七號楚濱翰林
[illegible]而給事中李某與之通婚媾九卿給事
御史[illegible]至日丑矣徵侯緩帥延欲出上坐衣冠羅馬
[illegible]安中　後

狀元宰相申文定公不茹不聳休休有容

九年致政歸隱吳淞寒山寺裏夜半聞鐘　申時行字汝默一字瑤泉吳縣
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廷試第一人及第授脩撰隆慶初
[illegible]侍講學士萬曆六

年轉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十四
年上以帝不豫時光宗方四歲以非嫡出不行建儲之議而
鄭貴妃專寵生皇三子中外疑懼時行疏請曰國本係
于元良主器貴於早定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也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
矣[illegible]今日查得祖宗故事宣宗以宣德三
年[illegible]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
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
子[illegible]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
心已[illegible]長蒙德方亭冊立禮儀允宜俯舉至
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睿體克實次第
上請疏入不報十五年再疏請又不報十九年加太師餘
官如故尋疏乞休十上不允給事中羅大紘等各疏論不
已于是力請放歸從之時行以狀元至宰輔不聳不茹爲
首揆七年而歸歸二十有三年而卒
賜諡文定子用懋仕至兵部尚書

文肅持政居心坦蕩

四言史徵　卷十二　明神宗

文恬武熙太平宰相建儲連疏敷奏明暢不殆不辱士林
所尚

王錫爵字元馭一字荊石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
進士第一廷試第二授編脩隆慶初陞諭德神宗立
脩穆宗實錄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陞禮部尚書入文淵
閣十六年御史馬象乾論張鯨因及錫爵上怒送鎮撫司
打問錫爵疏救曰象乾非敢論臣河縱失職臣當
即出閣自陳行罪見非矯飾蓋真服其義正辭嚴乃臣之
詰文今日元輔時行忽傳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
撫司打問臣不勝感懼不勝惶愧苦竊念臣之進用雖
擢自天衷舉由眾推本虛名所自則實以先年張居正
爲奪情事起阻擊言官臣于其時詭護居正回護言者以
此居正致而臣得進用先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
入即以起居正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縱不能導揚主德誰
持國論何忍見朝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
謂臣外援許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以沮眾臣今

日即死上何以見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于地下明何以謝羣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哉十七年疏請視朝建儲不報十九年加少傅餘官如故尋乞歸省二十一年還朝復請立東宮疏曰方今國家之事莫大于建儲而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前者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羣臣不得激聒于是羣囂寂然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顧臣准儲宮詞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寮係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人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諸臣首問及此欲再援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渙汗之言乞即趣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降諭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獨斷天功無與人謀則臣見曉曉之徒皆咋舌愧死而臣一生遇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于班行矣上曰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祖訓內一

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違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御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並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祖訓下于事體兩便錫爵復上疏曰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啓爭端今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抑臣又惟皇上所慮不過爲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韙正與此同與其曠遠持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斟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臣以爲必如此行萬安萬當且皇長子既以中宮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己

出爲嫌下則使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矣疏入上仍諭將三皇子一并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于是廷臣譁然曰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錫爵復上疏請收回並封聖諭上曰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請定冊典以信切詔有云今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頒詔覃恩而詔書內所稱祇承宗廟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此詔一頒雖深山窮谷皆知之而到今十一年之後卻又別尋題目虛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也故臣復苦勸皇上既有此舍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羣疑釋盡豈非千古之快事哉上曰豫教須候旨行之

錫爵復疏曰今日中使捧上諭到閣諭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若請豫教冊立朕已親允況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著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日正以長至節後恐中旨不出羣疑又興方與同官臣志皐臣位商量表白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手諭豈手叩頭捧讀再四不勝欣感其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聒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辭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一一剖明之昔漢文帝踐阼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啓最長請定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其望長子皇三子一併出閣自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

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跡言則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愼而聖心又每矣臣志皐臣位亦斷以爲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豢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聖心可以安靜而不擾必然之便計而皇上萬無可疑者也疏入令擬出閣勅錫爵又請皇長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講官上從之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命錫爵提調講讀各官五月以疾乞休疏凡八上上始允三十年冊封禮成遣使存問三十五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官召用錫爵具疏辭三十九年卒諡文肅子衡鄉薦第一會試廷試俱第二有才名官至學士

居正忘親舉朝默然吳氏中行趙氏用賢艾穆思孝相繼而言四人同時廷杖謫邊捋虎

鬚哉幾不免焉　吳中行由進士官翰林院編脩上疏曰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而皇上眷倚則殷勤勉持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然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係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等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所安者云云○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舉萬曆甲戌進士授檢討上疏曰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三臣每讀其疏諭誠爲哀情溪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爲之欷歔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陛下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孔以來未之有改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于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毁瘠柴立形神摧敎有識者且爲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人有欽恨於

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于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于此也云云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欲重罪之禮部尚書馬自強曲爲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翰林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竟居正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明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庶子許國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黙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艾穆沈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戍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二日亦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神宗長子母貴妃王氏萬曆十年八月生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二十二

年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向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諭內侍移銅鶴近前雖不明言意在黙寓閣臣愧謝一日講巧言亂德章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講臣唐文獻既數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曰顚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檃括之焦竑請問準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帝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帝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衆皆歎服二十九年冊立爲皇太子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神宗崩帝以八月初一日即皇帝位二十六日不豫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九月初一日遂崩在位一月壽三十九諡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葬慶陵改元泰昌

光宗儲位時稱仁賢嗣業方新天不假年在位一月龍馭上仙

熹宗悊皇帝 名由校光宗長子母貴妃劉氏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光宗崩大學士方從哲率羣臣哭臨畢遂請帝出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正皇長子位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在位七年崩壽二十三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廟號熹宗葬德陵攷元天啓

熹宗嗣位享國七年閹侍持柄客氏忠賢僉都光斗 左光斗 副都楊漣以言髡獄籍削株連號曰東林死者紛然 楊漣字大

洪湖廣應山人舉萬曆丁未進士除常熟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光宗立署禮科上疾革受顧命及崩熹宗定于九月初六日即位選侍李氏猶駐乾清宮漣上疏極言選侍移居仁壽殿陞都給事上疏乞歸天啓元年二月召還時遼左警報日聞漣劾兵部尚書黃嘉喜八大罪進太僕少卿陞左副都御史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漣劾其二十四大罪曰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祇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爲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攺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者旋即誅戮故聖明在上乃敢有肆行無忌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畫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叅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先帝在天之靈謹撮其罪之大著者二十四款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命攺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叅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喧嚷政事之堂幾成鬨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求去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柵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攺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賔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

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舄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宣褒于堂一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灌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一顧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黜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者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眞欲門生宰相乎妄覬金甌之覆宇圖作貂坐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點陪貳蓄枚卜點陪之案一復偕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攺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攺初新正

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忽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竊其私比揑言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猶在安知不爲堯母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庭當如何保護及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隕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關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

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衆無顧忌也此後臣誰肯爲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樹怨欽很季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

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闘毆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璧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且明懸監榜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倫換乎眼邪移叙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是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

國脈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幾成解紐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演褫爲之鼓舌搖唇馬繼教爲之校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挐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九日夜未已不至于興周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敵未靖內外戒嚴東厰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聽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下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敵逼城下忠賢固爲敵人首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造肅寧新城誠可作爲郿鄔深[illegible]下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須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從備而不

操原有深意忠賢藉同奸輔沈潅創立内操不但使親戚黨羽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寄名内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議者爭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蓄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頻有徒忠賢此時視爲何如人想不悵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皇上果眞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

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懼内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牆或密揭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恐無所不至内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内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或内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護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内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内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旨之說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决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邪否邪每思至此尚爲有天日邪無天日邪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手辣手强横已不能爲下意很不肯容人即普天同戴之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臣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乞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内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告天下以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壽于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等着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内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名即

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已畢死且不恨疏入忠賢持之不下佯辭厥乞罷而旋矯温旨慰留乃徐下嚴旨切責漣一時廷臣憤甚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等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等兵部尚書趙彦詹事翁正春等撫寧侯朱國弼等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切激俱不聽忠賢矯旨削漣籍會汪文言獄辭連漣誣以移宮封疆二案逮繫拷死詔獄畢命之夕白氣貫斗時天啓五年八月也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後覩歸無葬地置于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贓崇禎初詔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賜葬祭諡忠烈○左光斗字遺直南直桐城人舉萬曆丁未進士由中書改御史光宗崩熹宗即位李選侍猶居乾清宮光斗上言内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

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光皇無脫簪鷄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托聖躬者且殿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睿知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故在先皇時曼請名封而不許即先皇貴妃之請亦許在竊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于殿下則尊聞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臣誠有不忍言者矣望殿下敕回遺命仍令守選侍之職或念先皇遺愛姑與以名稱遂令移置別殿殿下仍回乾清宮庶宮禁清而名位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越數日選侍移居噦鸞宮先是選侍侍寵張甚曾歐上母恭妃王氏上憤甚至是欲株連重治之光斗又

言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明白易曉矣惟是移宮之後自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皇上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特恩在聖裏調護在輔相非小臣之所能臆度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即與國體不便亦非大臣等建言初心昔嘗桓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歎服因取朱熹入直此等體制自有情法至當不易之則閣錦衣勘問該璫時語及宮禁概置不問深爲得體乞皇上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仍乞將劉遜李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典勿令反側不自安庶幾堯梁獄之辭者正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者胥在此矣上是其言天啓三年歷陞左僉都御史大理寺丞徐大化受魏忠賢魏廣微指劾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削籍歸光斗自知不免乃取楊

繼盛赴西市事時時爲其父言又爲母夫人談滂母故事冀一旦禍作不至大傷其心也尋坐汪文言獄與楊漣周朝瑞顧大章袁化中等同逮北鎮撫獄先是楊漣疏上上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爲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時有謂廣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于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爲閣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授旨于御史徐大化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宮爲傷孝垂簾爲阿黨定案元勲及再鞫遂坐以受熊廷弼賄光斗不肯承忠賢矯旨嚴比竟斃于獄時五年八月也崇禎初詔復官加贈右副都御史謚忠毅

忠賢無籍賭負自宮奮緣進御典膳東宮遂專大柄屠良害忠文擬九錫爵爲上公祠滿天下報德崇功自縊戮尸檮杌終凶乳媼客氏一時貴

盛表裏爲奸憐流椒禁呈秀爾耕稱閹爲父殺人媚人爭相蟻附當是時也殺盡善類一網東林人亡國瘁

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啗喜馳馬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很自用喜事尚諛當與少年賭博不售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曆十七年時熹宗爲皇長孫忠賢覓入宮辦膳與長孫乳母客氏通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發生子國興光宗踐阼冊長孫爲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客氏故與太監魏朝私然久厭其儇薄而喜忠賢憨猛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于乾清宮煖閣醉詈而囂聲達御前上知之不問也忠賢于是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初帝之立也太監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會御史方震孺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詰責令其

自新忠賢待釋客氏黨緣復入宮遂與忠賢謀嫉給事霍維華劾之降安爲南海子淨軍勒令自盡忠賢閹文義乃取舊司禮李文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探上意爲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封奉聖夫人忠賢自殺王安從茲驕橫設內操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每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禁或云皇子生震死馬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恭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忠賢矯旨切責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于庭再拜投繯而絕裕妃張氏方娠傳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褫道中偶天雨匍匐掬簷溜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鑒裕妃飢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客魏怒少解斥爲宮人遷于西所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之后方娠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

四言史徵　卷十二　明熹宗

人奏御無狀隕馬又于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忠賢二十四罪忠賢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上下旨切責漣于是廷臣憤甚繼漣上疏者百餘人俱不聽尋誣諸臣以贓犯佐田爾耕許顯純爲爪牙嚴刑酷罰流毒縉紳如楊漣左光斗高攀龍繆昌期魏大中宰應昇周順昌周宗建顧大章吳懷賢等或借廷杖或用私拷死者累累一時賢良盡矣崔呈秀爲高攀龍所糾乃微服待賍叩忠賢願爲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差出中旨免其劾起復爲御史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宮軍文煥求解于呈秀呈秀引入忠賢幕青衣叩頭珍奇羅列求爲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曹欽程以媢忠賢劾周宗建諸人稱忠[illegible][illegible]人瑣秩太僕寺卿復與同黨不合忌賢厭薄之責其散[illegible]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曰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踉蹌而去以獲武長春功封忠賢弟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忠賢用事獎勅約百道閣臣擬撰[illegible]

芷圖　八十

倣曹操九錫文爲之先是掌司禮秉筆者非公事不得出忠賢獨招搖畿輔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備待于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間皆焚香插柳枝于戶又以輿夫邏騎四馬與青蓋羽幢環遮夾擁疾于飛鳥凡朝中章疏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當再往返也章疏至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有關切者給[illegible][illegible]又捏一指甲重痕爲識永貞等以次朗誦而體乾爲疏其意旨爲皇極殿工成晉忠賢爲上公加恩三等京[illegible][illegible]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當是時忠賢權勢傾天下在廷諸臣無敢直言者凡章奏之上非追論東林即頌功德于是內而部院外而撫按爲忠賢立生祠者遍海內褫民田墓伐人樹木俱各曲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其上食享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爲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腸肺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監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小監抱頭慟哭責

四言史徵　卷十二　明熹宗

匠人順天巡撫劉詔行縣至肅寧叩首于忠賢家及謁祠見忠賢像即行五拜三叩頭禮監生陸萬齡請建祠于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闕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逮殂叙邊功加恩忠賢三等僚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世襲既而以廠臣安攘天下封魏鵬翼安平伯魏良棟東安侯一時良棟僅三歲留二歲世襲賜蟒客氏金幣加恩三等廕一人錦衣衛指使世襲上祭方澤還宮即幸西苑時日已晡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豎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剃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馬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上崩信王即皇帝位忠賢辭廠務不許客氏出居外宅兵部王事錢元慤上言魏忠賢以梟獍之資俱綴衣之後先帝念其報勁左右毀以事權羣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一王等之長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幾如狠

芷圖　八十一

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公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許誅鋤士類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使先帝而早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家無尾大之患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自宮灑掃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鍛煉驟貴之楊寰夭頸乘韜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貴兒之臣爾時窮詔突夜之門太始凡爲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極或放而奸黨肅清矣嘉興縣貢生錢嘉徵上疏忠賢十罪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奏俞旨必曰朕與廠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蔑后皇親張國紀于御前面折逆奸逆遣羅織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薄懲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弄兵祖宗廟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刃禁中深可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上公之爵靦不知省曰邀邊功遼左用兵以來喧名城殺大將而冒封侯伯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計一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褻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于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諂諛鳳陽司香祖陵籍其家尋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官旗赴治其罪忠賢宿阜城郵舍聞旨知不免遂自縊死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籍客氏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娠身者八人蓋出

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忠賢呼客氏必屏宮人密語移時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殺王安皆客氏造意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如妃嬪禮儀然自視爲上八母之一誕日上必臨幸升座勸觴賞賚無算中宮皇貴妃不及也客氏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著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靚妝乘輿由嘉德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呼殿侍從之盛遠過乘輿夜出燈炬簇擁熒然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都人士所罕見也其到私宅升廳亭自管事自近侍以次叩頭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每日三時餐御前膳以賜在外或住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忠賢亦有私第與客氏居斜對不遠先是熹宗崩上准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熹宗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慟哭焚化而去魏良卿侯國興至是俱駢首受戮嬰孩赴市有駢睡未醒者法司追論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于河間斬崔呈秀于薊州戮客氏屍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內侍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大學士顧秉謙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等四十四人

莊烈愍皇帝

名由檢字用簡光宗第五子熹宗同母弟也初封信王天啓七年八月熹宗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熹宗召帝入見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帝遜謝既出熹宗崩忠賢自出請帝入帝危甚袖食物以入當是時羣臣無得見帝者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閹攜劍過取視之留置

凡上計給以價開邏避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
歡聲如雷次日丁巳即皇帝位於中極殿受百官
朝毋賀朝時忽天鳴帝端居深念吁食宵衣不遑
聲色不殖貨利甚舉圖治之主然而鰥寇譬則軍
興頻費急征循則閭閻告病破資格而官方愈亂
禁苞苴而文網愈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
而吏多苛察于凡舉措聽焚貞邪清混此所以卒
致大亂而莫之救也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流寇李
自成犯闕帝自縊于萬歲山之壽皇亭壽三十七
以天子禮葬於田貴妃之寢園
本朝定尊謚曰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
致孝莊烈愍皇帝墓曰思陵改元崇禎

崇禎改元以弟承兄神明獨運法不留行孜孜圖治礪志
礪精可稱英主何難治平昊天不弔流寇縱橫督師宰相

白面書生有君無臣有將無兵人心日去國事日崩自成
西來遂陷神京帝殉社稷一十七正李自成米脂人崇禎元年聚衆反稱王于
西安府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十七年三月逼京師太
監曹化淳開彰義門獻城自成率大隊疾驅入帝亟召閣
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命退是夕帝不能寢同
太監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矚天徘徊踰時回
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
夾輔東宮內臣捧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
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
去矣各泣下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
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
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
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
刃其肩又刃所御嬪妃數人少頃易[illegible]出中南門雜內豎
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時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
其第閽人辭焉帝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
曙矣帝回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
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帝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
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
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
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
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循謂閣臣已得硃諭也不知
內臣捧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
人知者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不得明日午刻始得帝
屍凋于煤山自成令以雙扉舁帝后于東華門側斂以柳
棺覆以蓬廠莫有敢往哭者辛亥改殯帝后出梓宮二帝
丹漆后黝漆加帝翼善冠袞玉帶金靴
后袍帶亦如之同葉葬于田貴妃墓

當是時也地振塵
飈上慘下黷鬼哭黃昏萬歲山下花落無言隨帝縊者王

公承恩宮妃嬪御抱節守貞填河投井死數百人外而殉
者紛多忠臣貞女烈婦義動鬼神明史具編不煩重論福
王南渡位即金陵天之所廢人不能與先是崇禎元年于午門前獲一黃袱
內裹小函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內侍
檢得奏之上令究所從來科臣等言此事不經何由得至
大內且臣等巡視俱各未見而內臣特奏之安知非奸人
所為如一追究將來必有造言蠱惑聖聽者上立命焚之

大清承運至德格天薄海歸一億萬斯年

四言史徵卷十二終

四言史徵十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葛震撰卽葛氏詩史曹荃爲之注釋改題此名

也據荃自序題康熙庚辰尚在癸未前四年殆埀

國墮刻詩史時尚未見此本歟

班范肪截四卷

〔清〕張篤慶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畢氏聚星堂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班范肪截四卷》提要

班范肪截　卷一

淄川　張篤慶歷友甫集

世謂高祖雄材大略，能顛倒豪傑，愚謂光武亦能而
更能以至誠待人，所向傾動，如降銅馬，則以赤心
按行其營，降者自負，則不過待以不死，從其降
也。歎惜之復，我漢世謂高武鄭之七，從其後
其遺意焉。信乎開創之帝王，未始無遠略也。
高祖起泗上亭長，五年而成帝業，然在位日淺，則多
疏奏。故治務雜伯。光武側微，嘗負笈于究，起於時
年，用二十有八，二年而稱尊號，然則劉氏之位
二十餘年，閏色王業，而意存漢，提兵事，而明
故受其福，皇知君鄉

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而以儒冠承溺，若光
武微時，則嘗受學長安，通尚書，大義，馬援稱其經
學博覽，政事文辯。然而暗，好讖緯，凡事以讖決之。
君封禪之屬，皆必從讖，蓋始于讖華之赤伏。
有以蔽溺其心也。愚謂光武之好讖，之已甚，不識
書耳。則其通尚書大義者，不過通讖緯秀
曉命驗等，讖有得于帝王之心傳哉。
符讖之興，始于王莽之世，而光武尤篤好之。其拜大
司空也，緣赤伏符有云：王梁主衛作玄武。七年帝
以梁嘗為野王令，而野王為衛元君所徙，玄武水
神之名，而司空掌水土之事，于是擢拜梁為大司
空，夫拜三公，當以德望才能，以當時諸將，在梁之

右若多矣而穿鑿附會視命三公不害其甚甚者
圖讖天子宜和有圖讖三公也後又以讖文拜孫
咸為大司馬亦此類也
東觀記載光武少時之長安受尚書于豐江許子威
資用數乏偕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一驢令從者
僦以給諸費夫博士買驢賠訖書者而帝王僦客
乃爾流譽故買驢牛與光武應德乎如新野縣
吾謂不雨耳帝何必于御馬驅馳然傳之聖帝驅儐
劫邪抑如是矣
齊武王伯升為布衣時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性勤
稼穡至比之高祖兄仲伯升可謂不知弟矣帝之
所謂寬厚興伊多也蓋伯升為人剛毅而才疏不

及世祖之沈毅寧之伯升以社稷之故遂及于難
則以不聽樊宏之諫與光武之成也禍將所起
于庸夫之手可謂疎矣於是光武之昆弟戮勝口
不言功勢乃之寬和形神色為能自全于舉兵劉
即之識哉
王者之興莫不有天瑞昔南頓君為濟陽令生光
武于官舍夫光照室乃使卜者王長占之曰吉不
可言縣界有嘉禾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先是哀帝
時方士夏賀良上言于哀帝云漢家當再受命于
是改元太初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又望
氣者蘇伯阿遙望舂陵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也
道士西門君惠云劉秀當為天子王莽更命信

有徵乎若瑞雲氣圖不靈呂公之言也
按舂陵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于零陵郡之舂陵
鄉為舂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仁嗣仁以
舂陵地勢下濕山林多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
帝遂徙封之于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為國名
仁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此白水
鄉人所由受命也後光武以皇祖皇考墓陵所在
遂以舂陵為章陵縣
高祖為漢王伏弩所中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此
說言以安軍心也光武連破尤來五幡賊于元氏
乘勝輕進反為所敗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
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

為虜嗤觀其從容閒暇何其似乃祖也而王豐之
功亦可匹于紀信
光武昆陽之戰與鉅鹿滹沱水二戰其勢同而不同
鉅鹿之戰沈船破釜所謂乘銳之師而昆陽之戰
則背城借一所謂救亡之師也滹沱水之戰在朱鮪
偪迫遂爾摩厲鼓昆陽之戰在于邯鄲敵國而
九鮮土崩然均之有天道存焉諸忌陽亦數奇
暨尉巨無霸是謂異人兜豹犀象是謂異畜
昇墜雲如壞山是謂異徵雷雨行天風屋撼地是
謂異以千八人勝百萬衆是謂異功
王莽之亂海內皆思劉氏故劉信起于東郡劉快起
于徐鄉劉望起于汝南劉永之于睢陽更始為新

市平林諸將所立，盆子為赤眉諸將所立，皆乏以
號召一時。諫勃黔首甚而假子與之王郎假文伯
之害多矣。莫不借以愚弄一方，竊據州郡，皆助人
心思漢故。欲然耳，然而雲擾飆起，散霧冰消，御帝
成大業者，則推心置腹之御主也。雖曰人事，實然
然而天道，後起者勝，亮哉。

更始二年，聖公以光武有討王郎功，立為蕭王，罷兵
赴徵。諸將在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蓋恐為
為傀儡之傀也。自是絕意于更始，故而更始分朱
鮪李軼守洛陽。光武于次年即位，使十一將軍圍
洛陽，用反間使朱鮪殺李軼，乃使岑彭說朱鮪降。
夫李軼雖從起兵有功，然與鮪實共謀殺伯升，
也。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況雖曰為天下者不顧家
弟，李軼已死，朱鮪不誅，其何以下鄲伯作也。然則
朱鮪之降不可受矣。曰：此光武急于得洛陽耳，非
愛朱鮪也。光武許久困以守之，必得而甘心焉。
既無殺降之名，又得復仇之義，乃為妙哉也。
非劉氏而王，此更始之背高祖盟書也。更始之失已
坐甫建大號，入長安，即盡王諸將，貴已極矣。以雲
杜、綠林、新市、下江諸群賊，一旦而為王，其於
然甫立，不破，所主固宜也。然推之陳涉，所置侯
王將相，竟以亡秦。而是時王莽孽荀，更始似有
功焉。即蕭王之鎮撫河北，滅王郎，破赤眉，知更始
之命也。余竊怪光武當日，其視更始，則兄也君也。

貳于更始，未免太早，有不能已於之誚。假令不若
急于攻洛陽，而待更始崇難高陵之後，正名仗義，
為更始報仇，如高祖之擊楚，兵皆縞素，而不爭先
于秋毫之即位，則君臣大義正，始正終舉，無可
議矣。乃既當北面而臣之，而異日乃排為淮陽王，
焉乃倒置乎。

王莽時，既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後劉聖公初起兵，
名稱更始將軍，蓋即龐莽將軍廉丹之號也。後即
位，遂延元更始。又王莽之初封國，侯于南陽新野
縣之都鄉，故曰新都侯。而光武亦起兵于南陽新
野，此名若有前躅讖緯之兆焉。當莽時，東方謠曰：
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此太師
指王匡，此更始捕虜也。又更始元年有童謠曰：
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此應在更始死于
赤眉，而光武興于河北也。

光武初持節鎮撫河北，進至邯鄲，故趙王子劉林說
光武曰：赤眉在河東，決水灌之，百萬之眾可為魚。
也。光武不答，去之真定。蓋光武此時，今持節專使，
若無多兵，不敢敵赤眉也。林以策不見用，于是詐
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立為天子，傳檄郡國。
河北响應。雖光武不旋踵而破平之，然使非耿弇
吳漢翊佐光武，則光武知幾，亦甚危
殆之際，啖啖之間也。蠅化為鵰，蕭化為艾，蓋有常
執，在人主之用不用耳。

高祖自入關以來。王蜀以後。還定三秦。與項羽相拒
滎陽成皐間。以至垓下成功。其後征英布討陳豨
及平城之役。蓋未嘗不親在行間也。若世祖則自
昆陽邯鄲以後。惟征銅馬五校青犢諸賊及隴西
潁川襄陽宛陽桃城。實在行間。其他多遣將征討。
受成功而已。此無他。高祖功臣多以謀反誅。族猜
焉而不敢任也。假王之請。言舊有明徵矣。若光武
功臣則愛而不出。成功而還。無咸然盡。以功名終
南宮之置酒。千古美談也。

自高帝以來。大將軍僅一人耳。如韓信灌嬰竇嬰張
相如衛青之屬。皆以將兵為大將軍。若霍博陸以
下。則以大司馬冠大將軍。秉政綜尚書事。此後
多用外戚。如王鳳王音王根是也。然亦無同時並
稱大將軍者。光武時則同時大將軍多矣。吳漢為
大司馬大將軍。景丹為驃騎大將軍。耿弇為建威
大將軍。蓋延為虎牙大將軍。朱祐為建義大將軍。
杜茂為驃騎大將軍。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馮異為
征西大將軍。竇融為河西大將軍。王常為橫野大
將軍。何大將軍之多也。然光武功臣。止于封侯。不
似更始封王之濫也。其多置大將軍者。名元而未
定之時則然耳。

光武之不追崇南頓鉅鹿鬱林舂陵四親。而上宗元
帝也。世多謂其不宜纂承大統。而薄于所生。誤禮
宗學能言之。夫光武實以匹夫崛起。雖云中興。而
實同受命。則舂陵四親積累之功。亦不可沒。夫高
帝之及身而尊太上皇。雖咸于家令一言。蓋實有
九州之眷。身而光武之祧四親。而不敢稱何為者
說者卓謂光武于成帝為兄弟。故直宗元帝。乃為
人後者承大統之義。不知原光武之意。非直此也
蓋光武好讖緯。見讖文有赤九會昌之語。自以身
際九世運符其會。直以歷統決之。而不暇及私親
耳。甚矣讖緯之崇異說而害大倫也。此又極論非
興之所不敢深言矣。乃若戴涉之議。宜奉元成哀
平四廟。以代四親。則尤為難通之論。無論光武之
于哀平為尊屬也。即直取他人之親。以為己親。將
置己親于何地乎。抑親禰可移。是其更易乎。甚矣
其蔽也。

高祖功臣。雲興豐沛。光武勳徹靡起南陽。不惟際會
之奇。亦地靈之然也。雲臺諸佐命。率皆善保功名。
固賴世祖撫馭之力。亦諸臣實受福之器。即若鄧
高密之淵謀。馮陽夏異之不伐。岑舞陽彭之識
賈膠東復之成勳。吳廣平漢之勁猛。陳祝阿俊之
靜鎮。任河陵光之識幾。朱南侯祐之純篤。馬全椒
武之勤勞。劉昌成植之忠勇。馬揚虛武之驍果。李
固始通之高略。王山桑常之忠順。鄧南緣晨之熱
誠。來征羌歙之義烈。此數公者皆與世祖同起南
陽。不獨上映宿星。抑且炳蔚人區盛矣哉。

世祖微時受學于長安。時朱祐亦在長安。帝往候之

祐不以時祠勞吾。而先釋講兪。及永平後。帝幸其
第。謂之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因大笑為樂。又東
觀記云。帝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和藥。後上追
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共買蜜乎。其
親厚無間如此。亦雅事也。大抵世祖于諸勳舊。好
忘形骸。略体貌。絕去帝陽。此以為矜誦。魚水之歡。
古今所少休哉。

初王莽末。海內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
年。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
其利。嗚呼。莫王政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洲雲言
也。大寒之後。必有此年。殺言雖休矣。

建武三年詔自今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
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勿繫。當驗問者即驗問。女
徒雇山歸家。李賢注。以女徒有罪。丸。凡。幼。婦子。矣。女徒者
女犯徒者也。雇山謂每月出錢雇人于山伐木以
代之也。

世祖嘗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今猶
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
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嗚呼。一騎紅塵。止博一笑。
朱門酒肉臭。腐矣和。衛玉有。慊悠矣。

士大夫之以薄葬為高者。若楊王孫周磐趙咨輩。非
不近於高也。然不能以矯世勵俗者。未得其中也。
若我光武之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
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
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終送
終之義。按此詔所云倉卒者。謂喪亂被發掘也。嗚
呼。讀此詔與作壽陵詔。及東平憲王上書諫立原
陵邑。皆仁人之言也。傳世明肅。與能諸道家法著
矣。

光武幸章陵。現舊田廬。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
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
耳。今乃能如是。帝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
行之。又董宣殺湖陽公主奴。公主訴帝曰。文叔為
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
一令耶。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二事似相反。
皆雅談也。

光武幸南頓。置酒縣舍。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
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久。願賜復十年。帝曰。天
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父老
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此
亦帝王受天之語。較秦始皇。自一世以至千萬世。
王莽卜年三萬六千歲。何懸殊乃爾。和鈞此建武
十九年事。帝在位尚十餘年乃崩。

世祖既平隴蜀。班賞策勳。功臣增邑定封。凡三百六
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視高祖為最
多。是時蓋建武十三年夏四月。景風紛賞。應律柔
時。何其允也。然世祖于張官置吏。務從減省。以歸
儉約。與民休息。此中興之所以為厚歟。

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天下墾田戶口而刺
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如東海
公府云河南南陽不可問也河南尹及諸郡守十
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功臣劉隆前為南郡太
守亦坐死免為庶人後以征交功復封侯噫使王
莽都作徵戶口何以反被覆宗也
世祖之報書未得也業已罷兵有中貴之禍已而果
為吾類子密所殺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光
武封之為不義侯夫既不義矣誅又侯也天有十
罪人有十等奴而殺主以邀爵土是教為也何以
訓後世下此猶此而況子密乎此與廣普之殺劉
永帛意之殺李憲而皆得封侯不足以勸忠是新
政之蠹也
隗囂既敗于光武擊漢從蜀之兵為馮異祭遵所破
乃上疏謝罪帝復賜之書許其悔過再向質子求
又云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載厭浮語虛辭即不
欲勿報噫何此言之深中奸人情事也囂詐虛辭
其不足誑聖主明矣卒之囂乃捨九案父子不氣
甘心臣蜀而事井底之蛙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而
已
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泰山詔曰朕即位三十年百
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
編錄嗚呼此言何其達也後三十二年正月上偶
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深感此文
乃詔梁松等復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松
等列奏乃許焉于是求武帝元封間封禪故事進
年二月遂巡狩岱宗封太山刻石玉牒文大抵
皆述赤伏符及會昌符命古蕩既曜度鈎命決等
諸讖文率多荒唐悠謬文理迂怪妄附于河圖洛
書之祥實不足以訓今傳後也夫明堂玉檢本為
人主延壽而世祖登封改元僅乃一載遂以殂落
所云壽徵竟安在耶此何如謹守祚訓之為愈也
私志此
光武中元元年既封禪是年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
者痼疾皆愈又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
羣臣奏請祥符勸慶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
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噫嘻
彼宣帝號曰中宗然而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動輒
改元以示天瑞此後世大中祥符天書之嚆矢歟
光武時天下初定帝又不任三公故內外羣臣多帝
自選舉加以法理苛察職事過嚴尚書近臣至乃
捶撲牽曳于前羣臣莫敢正言獨尚書令申屠剛
每正言極諫觀此則帝之極剛乃其家風無足
怪者也後順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
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尚書令左雄上言九
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
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光武雖制御功臣而能宥其小知遠方貢甘珍必先

偽賜列侯而大官式無餘有功椒皆邑賞不任以
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揚虛侯馬武為人
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
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底世君臣之際共
其情意如此至其待功臣之異數如賜馮異以乘
輿七尺具劍賜祭遵以重爾柳蓋賜李忠以驊馬
繡被命大長秋以朔望問岑彭太夫人拜延岑王
常侍之與諸將絕席皆特見優寵以示篤眷元功
之意然王之權衛寵絡而以禮待之蓋並行不悖
云
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
百金乃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望王之德何其

遠乃爾也視儀鳳黷武御當穆而如不能無愧色
知又光武凡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
成文勤約之風耶使太宗又數引公卿郎將列于
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皆盛德事也
世祖自薊北還遣劉植說真定王劉揚降其衆十餘
萬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
結之乃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揚擊筑為
歡是以為此郭后之所以不終也何則為其以歡
娛也挙筑羽觴羽觴帶別有哀音焉又封后兄況
為綿蠻侯綿蠻鳥聲鄙也皆不終之兆也後劉
揚以反覆為欺後所誅而郭后以建武十七年見
廢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此世祖微時之
詩何其工妙也此是以為郭后之廢即權輿此言
乎蓋光武初納光烈皇后在更始元年而納郭后
乃在更始二年宜乎廢郭后之語以為辭也
按郭后本傳惟載后以寵衰數懷怨懟此已非事緒
之實而光武廢后詔則言其不能撫循諸子訓長
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鸇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
霍之風豈不無稱詞然亦可以參矣况光烈之賢
古今罕見尤不愧母儀天下乎
世祖之廢后與易儲本非盛德然待廢后及
故太子東海恭王始終恩禮優渥不替寵終於
後世即更難在光烈之慈愛顯宗之友于恭王之

三讓皆為有光漢道顯恭王不幸而夭雖曰天命
然觀其臨沒遺疏之所云者如善終知埒美太伯
生崇元哀視諸王有殊禮馳大鴻臚持節恭王
之喪以永平元年五月年僅三十四使命沛有易
儲之舉則恭王之為天子知不過半年而止耳其
福命之薄可知矣然觀當日光武大行在殯頗
王荊飛書探試而恭王懽惶自明夫可謂其心之
無與也如而其濃嗣傳國綿延自漢至魏不天
之厚于善人矣
漢興宮闈之亂高祖因秦不過置皇后夫人美人良
人七子八子長使少使而已武帝制倢伃娙娥傛
華充依而元帝加昭儀列于倢伃之上此外又有

五官順常無娟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之屬則
其似者也及光武中興斵雕為朴六宮稱號惟皇
后貴人貴人視諸侯王其俸不過粟數十斛而已
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以
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
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
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蓋其慎也
顯宗明皇帝光烈陰皇后所生帝生而豐下銳上項
有赤色有似于堯十歲能通春秋為東海公時年
十二即能辨陳留吏牘之誤其聖智不凡也
明帝初即位未改元即下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
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

明奏罪名並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
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此詔
可云說盡吏道積弊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
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時明堂
之祀以配五帝按五經通義云蒼帝靈威仰赤帝
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叶光紀
也時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亦皆陪位可
謂盛矣
永平二年冬十月壬辰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
帝建三雍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初行大射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

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
而酳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
更桓榮授朕尚書其賜榮爵關內侯按三老知天
地人之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安車坐乘
之車輭輪者蒲輪也供綏天子親執綏以授之也漢
官儀云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據此
則近俗說果若然則孔子出妻不得為三老伯魚
無兒不得為五更矣豈崇德之舉哉
明帝為人謙恭柔讓其下詔往往多自責之詞不僅
遇災然也如所云素性頗鄙臨事益懼及有司勉
思厥職以匡無德等語是也
昔建武四年光烈皇后從光武征彭寵而生明帝于

元氏縣及永平五年明帝幸鄴常山三老言于帝
曰陛下生于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
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
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
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嗚
呼可謂識而廉矣
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曰昔禹
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
遭德則興遷于商周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
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
其理耶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
賜三公九卿二千石帛先帝詔書禁人上書言聖

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
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笑也此詔末句最有
風神莊而且諧然畏以為帝既不居其瑞則三公
九卿之賢者可不循撫不虛譽以傑於之有愧色
耶
永平九年明帝幸南陽祠章陵日昃至又祠舊宅禮
畢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
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投刺帝一舉一動
皆步趨先臣可云以猶以南以禮不借若矣
永平九年為外戚樊郭陰馬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
五經師以其非列侯而年幼少故曰小侯
也

永平中益州徼外蠻夷哀牢王扈侵鹿茤夷大敗以
為中國必有聖人遂舉國內屬于是置永昌郡
明帝嘗于辟雍自講所制五家要說即五行章句也
已復令侍中桓郁說一篇帝謂之曰我為孔子郁
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噫若明帝者誠學賦者矣尊
聖則未知也
明帝性至孝永平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
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
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取以薦
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
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與
世視先帝耕具而常登田舍翁者不啻霄壤矣

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木生連理芝草生殿前神爵五
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
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但伉
人三尺短之至也
按明帝在位十八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
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初作壽陵裁令流水而
已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杅水脯糒不得有加敢有
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蘇哉斯命也帝之於
世祖多矣之繼而祚亦甚美矣雖小節容何傷
子
明帝嘗有詔薄葬詔曰衰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
送終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

土伏臘無糗糧之供而賭宇蕩於一奠糜破積世
之業以為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
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有司其申明科禁
宜于今者宣下郡國此較光武薄葬一詔尤惓惓
入人心脾真明主之言也
明德皇后馬氏援之少女也少喪父其母蘭夫人
有疾后十歲能幹理家事如成人太夫人嘗令相
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
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踰于所生后從兄嚴
以家失勢乃白太夫人絕竇氏婚上書請納女太
子宮時年十三得陰太后歡心遂見寵異顯宗立
以為后時賈人賈氏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

謂良人。耘之。當知。如知。于伷。患。憂共。不至。身后于先
盡心極矣。勞悴過于所生。肅宗亦大孝。恩性天至。
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后為人忠賢。故後宮有進見
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御。無緣除退。蓋天性之不
妬忌。偉于仁知矣。
當永平三年。有司請立長秋宮。明帝未有言。陰太后
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之。蓋先是數日
后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
出。既正位。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為
四起大髻。但以髮成。而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
性好節儉。常衣大練裙。不加緣飾。嗚呼。以如是之
后德。而北宮猶有車馬。游龍蒼頭綠襟之徒。所謂

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也。
明德皇后自幼好讀書。能誦易春秋楚辭。尤善周官
董仲舒書。為太后時。所下詔令。溫厚有體。嘗自撰
顯宗起居注。又鑒于前代。痛抑外家封爵。嘗有過
人者。如所知。寵貴之家。祿位重疊。如再實之木。其
根必傷。真不朽名言也。嘗與章帝旦夕言道政事
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令
伯美孫。親桑濯龍。此亦如中宮之舊也。寢疾時。不信
巫祝小醫。數勅絕禱祀。崩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東漢家法。不推尊所生。明德皇后崩後。而賈貴人固
在也。亦不聞肅宗曾崇之典。外家賈氏亦不聞封
歸。但策書加貴人王赤綬而已。其後事亦不詳所

終。雖曰肅宗之孝于明德。而待所生之母亦稍薄
矣。較之和帝之追尊梁貴人。順帝之追尊李夫人。
則此為缺德焉。況孝文之尊崇薄太后。典制煌煌。
已昭然于前乎。
章帝初即位。有司奏孝明皇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
后更衣別室。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
別。宜尊廟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堂。間
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祫祭于高廟
故事。制曰可。
肅宗即位。以趙熹為太傅。牟融為太尉。詔中有云。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
面從。股肱之正義也。何其辭義茂美如此。按趙熹

當明帝初即位時。已為太尉。告謁南郊。至此相去
十八年。復為太傅。亦可謂風老矣。
五教在寬。帝典所美。豈弟君子。大雅所歎。此肅宗建
初元年。慎刑詔中語也。溫醇典厚。肆好多風。
肅宗建初元年。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
補長相。又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二者皆初政
之美者也。
建初二年。詔齊相罷冰紈方空縠吹綸絮。此即所謂
齊三服官也。冰紈者。紈素之色潔白如冰也。方空
縠者。紗縠薄如空也。吹綸絮者。言吹噓可成。其綸
如絮之細。亦紗類也。詔罷之者。不崇綺麗也。
建初四年。下詔令[illegible]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

光觀。講論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任城魏應承
制難問。侍中淳于恭傳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
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即世傳白虎通也。按
白虎門名。于門立觀。因以名之。在北宮。故曰北宮
白虎觀。時大事者。有明帝子廣平王羨。少府丁鴻。
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光祿勳校尉楊終。衛士令賈逵
等。嗟乎。如大夫傳輯。客辯難。于其間。嘗不快哉
肅宗詔百官舉極言直諫之士。元年五年。兩次舉行
可謂誠于求言矣。若其後出順極言之士。未聞
不舉行。然不過襲為故事耳。裁言而不行。或因而
獲罪。反是此鉞典矣。
建初七年。巡幸偃師。至河内。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
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橋
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
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
貧弱有利。無違詔書。此兩漢茂美朴素之風。而[illegible]
恤民情。尤為近代所少。
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按異物
志云。犀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名曰
通天犀。
元和元年。勸墾田詔云。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
就肥饒者。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
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
鄉者勿禁。讀此詔。可云勸墾之善制矣。

肅宗嘗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
一歲。著為令。其厚道可法也。
肅宗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情。則
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
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
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
觀章帝察吏若此。可謂識為治之體者矣。
肅宗元和二年。東巡狩。鳳凰集于肥城。帝耕于定陶。
還幸太山。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
上。東北過于宮屋。翺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
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內外
羣臣。按二祖。高祖世祖。四宗。太宗文帝。世宗武帝。
中宗宣帝。顯宗明帝也。
元和三年。北巡狩。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
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
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
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若
章帝者。可謂仁矣乎。
肅宗幸闕里。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
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
下親屈萬乘。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
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焉有斯言乎。愚
謂似此問答。可云兩盡其美。
史稱明帝苛察。章帝長者。善反前苛切。故務從寬厚

之敏名愛民之盛節也字成令主惜不永年紀年
十七得壽二十有七哀孔廟稱宗然而不著矣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護羌校尉訓之女也六歲
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人誦口讀生父訓異之
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
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
吉不可言后叔父陔言兄訓為謁者脩石臼河所(?)
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
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其興乎后以選
入宮承事陰后夙夜書禮及永元十四年陰后以
巫蠱事廢后請救不得然旋立為皇后是時方國
貢獻珍麗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

已及帝崩殤帝甫百餘日立之未逾歲又崩乃立
第立清河王子祜是為安帝尊后為皇太后臨朝
稱制十五年至建光元年乃崩
按鄧太后臨朝諸善政美不勝書如減服御珍膳
羸難成之物及郡國供獻皆減省上畫工有深祀
裁役制織鑄大放宮人戒外戚赦寃氏之從[illegible]
陽之冤罷家騎之屬去非時之食皆美政也然惟
久不復辟對為公謀所弗許而文樸殺諫臣如杜
根之徒蓋其心不有不得已者以其默察安帝之
不免負荷故不欲速于還政耳然而鄧氏一門之
禍實肇于此矣
和熹太后既好經書其入宮也又從曹大家受書

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乃
博選名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等共詣東觀讎校
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有差又以女主而好學
若是亦足多矣
凡古禮有難行于今者如周禮九獻之禮王與后交
獻此定制也安帝時與鄧太后謁宗廟交獻禮成
而還不知此乃母子交獻與古制不同既為母子
累親先而祝後子此禮之不可行者也趙宋時太
后與帝謁廟則帝先而太后後亦係屬于禮未
安則不若不行之為愈也當日群臣無一言何哉
千望伏劍殺北海敬王子也以鄧太后多德政特令
早有記注上書安帝請令史官著長樂宮注及聖

德頌以昭聖善此猶記實然也而云諸子也安帝
固不得不從而太后乃不聞譏議何也若太后也
鄧氏子孫閑第投散雖似四姓小侯之制而實非
軍國大計若夫中大人之訛鄧氏以是得罪名何
怪乎王聖伯榮之職張于其後哉按穀以宗室子
少有文辭而貴諫如此視劉闓輩有德色知文人
無從大率如此豈不深可惜哉
安帝之即位也與宣帝何同而實異以旁支入繼大
統同也宣帝卧居數有光怪與安帝神光照室同
也宣帝先封陽武侯與安帝先封長安侯同也宣
帝來於獄車入朝與安帝乘青蓋車入宮又同也
然宣帝于昭帝為兄之孫且史皇孫已物故故宣

帝之承統爲宜若安帝之父淸河王慶是故太子
也此時方就國淸河國僕然在也且安帝于和帝
爲兄之子而于殤帝則兄也于淸河王則子也夫
父爲臣而子爲君其亂大倫也殊甚躋以承大統
之說律之然度之天理揆之人情嘗之有不安之
至者則當時策立安帝之時未嘗審計之耳蓋鄧
太后會固欲帝少爲故擇其幼帝于宮中既而殤
帝不旋踵而崩安帝即位時延平元年八月也而
淸河孝王亦以冬十二月薨使以之王禮而非父
子之節其何以善其後世如兩世宗猶以異姓
諱之而安帝非不能諱也孝德之皇尊稱知不
不能侍于異日之甘陵矣

和熹太后臨朝屢有災異如四州大水雨雹又郡國
十八地震郡國四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又郡國
二十八大風雨雹又新城山泉水大出其他災異
歲不絕書大率皆陰乘陽之咎徵也女主臨朝
附者猶于象緯而咎未之覺乎

安帝立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
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從騎營士各有差
此即靈帝賣爵西園之先般也蓋又在武帝武功
爵之下矣

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則
前此之不行也皆沿文帝之遺詔而奉行者之誤
耳翟方進輩寔有餘誅矣

安帝時祀二祖六宗六宗謂孝文太宗孝武世宗孝
宣中宗孝元高宗孝明顯宗孝章肅宗也此時蓋
已祧穆宗矣

安帝時無歲不有災異而延光二年濟南郡上言鳳
凰集臺縣詔賜臺縣長丞尉吏卒以下帛鳳凰所
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此詔未免好異太過安知
不爲猜鳥爲鷙者之所飾乎

安帝末年寵艷妻任宦豎亂嫡而廢太子乃麒麟
黃龍白鹿之屬競上祥瑞誇示臣民不久因于辛
之因嗣不立葉縣崩殯禍兹沴血輼輬入都而捨
長立少坐使奸人窺伺殃速國家濟陰冢嫡踣云
反正然功歸宦寺天步愈艱矣

按章德竇皇后之譖殺梁貴人與宋恩閻皇后之鴆
殺李宮人皆于母德有虧而和順二帝之所傷心
飲恨者也乃和帝不忍貶竇后于死後而順帝遂
還閻后于生前此則二帝之優劣也然竇后于和
帝猶有母子之恩而閻后于順帝則有廢黜之嫌
且也竇憲之罪謀不軌非由竇后導之而閻顯之
迎立外藩閻后與閻氏共之也則二后之優劣固不
判然矣

自古讒人之禍其患皆起于微細而其漸遂至
于流及宗社蓋小人之害人也一跌一擊微露其
隙而動機即于此分伏藏而不可不慎也初順帝
之爲太子也安帝乳母王聖與宦者江京樊豐譖

譖殺太子。乳母王男、太子數為嘆息。王聖等懼有
後禍。遂與京、豐等日構讒太子。而構陷之。太子遂
坐廢。則皆歎息之所致也。吁、可畏哉。是日順帝即
位。王聖罪止於竄。則猶不失為厚也。
按順帝初廢為濟陰王。其即位也。迎立于德陽殿。陰
陽和。而後天位定。不小數之遺符若也。不然、知
當於卿侯之黨也。閻后與大將軍閻顯及江京等徵
召兆議。時皆未至。也兵自守。北宮門都禁之。而之
岩以為君。然孫程等謀定。于內則詐傳之立。未可
知也。觀其丁巳即位。尚且入南宮雲臺。而閻兄
弟乃擁兵入北宮。與尚書郭鎮交鋒。幸而勝之。及
明日戊午。大懸乃克肅清。則當時事機之危殆
甚矣。
順帝即位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珍玩
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
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此語可云得體。然
但遣珠以愧之。而不加罪以懲之。猶不足以戒小
人也。
中官佞豎。得以封侯。已非古法。此賞之濫也。乃順帝
陽嘉四年。又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嗣。恩澤此又濫
之濫者。觀唐文宗時。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
階廕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廕子。
謁者監何由有兒。此誠千古笑端也。孰謂漢制反
近古耶。

順帝以童弱反正。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事使。俊乂咸
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謀弘謨。左雄黃瓊之政事。則
固。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
蘇章、种暠、樂巴、牧民之良。龐參、虞詡將帥之
才。然王龔張皓當心以推士。張綱杜喬。亮直以殊
節。郎顗陰陽祥瑞。張衡機術精微。東京之士於此
為盛。南陽樊英。玄纁禮聘。雖處士之雲臺然實
朝廷之大典。當世之士。榮而稱以為。旌車之至
若蓋焉。斯為一時之盛也。此特見周舉黃瓊傳
論中稍節錄之。不足以見順帝時人才之盛。然
而治不逮于明章。豈非久所廢弛。而不能奮發以
有為。則賢人君子。亦如之何也已矣。
殤帝雖弱。然而君也。安帝雖兄。然嘗為之臣矣。故安
帝神主于殤帝之上。弗順也。至順烈梁皇后臨朝
稱制之時。乃從而正之。得春秋正逆祀之義。此事
暗與古合也。
按赤眉入長安。發掘西京諸陵。盜董卓遷都。又發
掘東京諸陵。及曹操立發丘中郎將。以發之。怪
事然此皆由亂草竊。未有如平之世。而發本朝
陵墓者。若本紀所載。沖帝時盜發順帝憲陵。則是
未半歲也。而蔡質漢儀又云。桓帝延熹中。盜發順
帝陵。盜賣御物于市。則當時國忌守衞。蓋猶無人而
竟至此耶。此司隸左雄之所以不免于[illegible]
三日而賊獲也。

順烈梁皇后、父商、后幼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
再拜賀曰、此所云日角偃月、相之極貴也、遣兄冀
大將軍、以出德僻信竟亦其族滅矣、
桓帝之即尊位、出于冀、非其初、梁太后徵帝到夏門
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遂立之、出、而梁冀若所
知、益入貢帝所、雖而桓帝避迹其時、坐收天下、以
屍榻而論、不遇封侯、非親論也、然、梁冀、擁立、奪以
私、保位、而不、擁帝所、謀、非、謀、參立、皆冀何益
哉、
桓帝延和三年、秋、蝗、雨雹、似羊掃彗、大如小、是時
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
故行此災異、

順帝梁太后之復辟于桓帝也、其詔書若一揆于此、
然不知未閱月、而太后崩、蓋反政之時、固已病矣、
其復辟、非由衷也、
桓帝永興二年、以蝗災水害、下詔命司隷部刺史令
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夫五穀不生、則蕪菁
之利、知此、而廉之見不遠、
桓帝永壽元年、冀州饑、人相食、敕州郡賑給貧弱、若
王侯吏民、有積穀者、貸得十分之三、以助賑、
百姓吏民、以見錢酬之、王侯須新租乃償、此亦振
貧之稍得中者歟、
桓帝時、騎馬、忽驚突入宮殿、此亦與前漢小女子陳
持弓之事相似、

桓帝好黃老、嘗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蓋老
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帝又嘗親祠老子于
濯龍宮、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座、用郊
天之樂、斯開主元皇帝之先聲矣、
桓帝初京都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賢及大
姓、按游平、竇武字也、竇桓帝崩、武以太后父輔政、
引用善人陳蕃等、合心戮力、印綬所加、咸得其人、
豪宗大姓、皆絕望也、以如是之人、而反得誅滅、謂
之不憾天道不佑、奈何、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好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
步齲齒笑、又有不節生髻、始自梁冀家、而京都翕
然、諸夏做效、識者以為不祥、

桓帝時京都長老皆著木屐、而党事起傳諸州郡
寺獄、婦女多被桎梏、應木屐之象矣、
桓帝末京師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
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按茅田一頃者、群賢
升也、中有井者、雖窮而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不
可整者、言奸慝大熾、不可整理也、嚼復嚼者、依酒
相强之辭也、今年尚可者、言黨錮也、後年磽者、陳
竇被禍、天下大壞也、
茅桓之時、陳蕃楊秉竇武賢宰、皇甫張段出爲名將、
王暢李膺、滴維衰亂、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
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植、高心
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在朝者以正議嬰

是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裝具其役賞人下逮
尉被徵者姓名皆入葦笥中後大赦天下惟黨人
不赦延青一歲而又加之屬及黃巾起乃大
赦黨人嘆晚矣
靈帝時亂政多行日卻喪敗又欲造畢圭靈琨苑司
徒楊賜諫不宜作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以為
無害于政帝悅乃作畢圭苑在洛陽宣平門外其後
董卓焚兵于此而東京為墟矣
靈帝光和年四京都馬生人初洛陽西門賈嵩公千萬
錢五百萬原馬生人之故天其陽高難為人主所
含之斷為公卿也
靈帝嘗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
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于西園弄狗著進賢
冠帶綬又有一狗走入司徒門又駕四驢帝躬自
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又起四
百尺觀于阿亭道以高不知何等也是知之欲凝天
宮位
風俗通曰靈帝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
後續以挽歌夫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之辭此
後帝崩京師喪亂戶有亂尸亦其效乎
靈帝時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
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具京師房鳳
傳云王德衰下人將起時則有木生人狀
靈帝時有白衣人欲入德陽殿門曰我梁伯夏天教

我上殿為天子詔史遣吏求索不得此其禿云人
妖也此猶成帝時有男子王褒衣絳衣入宮上前殿
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
時出見初浴時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
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以問
蔡邕對曰此所謂天投蜺也不見足尾不得稱
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
后妃陰脅王者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
無忠則天投蜺後靡在何后及黃巾賊5董卓
按靈帝時災異不可勝紀如何內人婦合夫有南人
夫合婦地震海水溢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馬生人此
崤雞化為雄青虹見御座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
臂兒四足琅邪井中冰厚尺餘郡國生異草備
龍蛇鳥獸之形沖帝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鬪
相殺內殿眾惡自壞終之帝崩稱無上將軍耀兵
于平樂觀未幾而天祿終矣
靈帝末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此
然在張讓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時也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
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
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此作在
董卓為關東諸將所逼而逃恭長安也漢樂府兩

為董逃歌即此也
又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合成董卓
二字也言滅亡也
靈帝時郎中張鈞請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
則不煩師旅而寇角可弭帝怒謂鈞曰此真狂子
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否帝嘗言張
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此兩人當是善者
宦官交征鉤交通黃巾掠民狀中嘆不仁者可与
言哉
靈帝時中官請帝緊斂稅畝十錢以脩宮室又詔州
郡貢獻先輸中署名曰導行費一切遷除皆先責助
軍錢及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詣西園諧價又造
萬金堂于西園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
家故多為私藏又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其愚如此
靈帝嘗登永安宮候臺中官恐帝望見其宮室僭侈
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帝
自是不敢復登臺愚謂帝從諫如流若此天下安
得不亂
靈帝時命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令掖庭令
畢嵐鑄銅人四列于蒼龍玄武闕又鑄天
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
渴烏施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多補著脈

靈帝使中黃門持兵詔呂強將殺之強聞帝怒曰
吾死亂起矣此言誠然乃張讓趙忠等少帝走小平津
及靈帝崩蹇碩謀誅何進而立協
豈奇珍藏天下亂矣此言殊刺謝使濮兼果然昌
強嘗言天下亂必亂也然而其言竟驗矣
靈帝母永樂董太后与靈帝何皇后不和董太后嘗
欲帝立皇子協而何后生也何后怒之董太后
自欲參政事何后輙相禁塞董太后忿恚曰汝今
輈張怙汝兄耶當敕驃騎斷何進頭耳驃騎董重
太后兄也其後靈帝崩永樂太后為何進奏遷于
河間辭怖而死此事絕類傅昭儀當哀帝初即位
祖母元帝傅昭儀欲尊號曰帝太太后而尊成帝
母長信宮王太后為太皇太后傅太后性剛既尊
後尤驕与成帝母語至謂之嫗及哀帝崩後王莽
奏發傅太后塚以報怨驕惡毒之于人甚矣哉
東漢外立者六帝臨朝者六后四帝安順桓靈也然
雖以外藩入繼正統而皆章帝之苗裔章帝長
者事後故澤故能流慶子孫本支數世此和元章
之後宮閨中偏有天下也六后謂章德竇太后
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
后靈思何太后皆手握政柄天子為虛器
重用事戚福或室兄氏越立外藩
而權移宦豎所以多不獲令名也
獻帝初平元年有司奏穆宗和帝恭宗安帝敬宗順

定下諸將會議立劉氏以人望豪傑咸歸于伯升而
新市平林賊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
弱先共定策立之乃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
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
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
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
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籍即其事也舂陵
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
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
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
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

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遂立
聖公夫更始之不肖伯升知之審矣而況人望在
己而群賊不樂相推即以理勢論之其言名至言
也他日聖公卒爲赤眉所破乃服其先事之明矣
昔范增舉玉玦以示項羽欲其害漢王而項羽不聽
乃自鴻門一會而漢王不肖再入項氏之藩矣申
屠建獻玉玦以示更始欲其害伯升而更始猶豫
乃樊宏深識其幾以戒伯升而伯升笑而不虞此
其所以終見殺于群賊也
世祖謂光武帝業基于伯升而中道覆于更始致令
大業不就使伯升不爲朱鮪等所謀則吾日天物
當如伯升他時王爵之加報之不無太薄不知光

武之于伯升非如唐明皇之于讓帝也讓帝有可
帝之道而守以能讓故崇以帝號不爲太過若伯
升之時則不然元兇未定氣燄招尤自貽伊戚以
獲大戮愚謂即伯升而在德用剛德不能以柔道
行之知未必能定河北平海內也
長安群賊杜吳公賓等既斬王莽于漸臺傳首詣宛
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
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安得之乎
此一言媿然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
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
抵破書案嗟此群賊倩何也欲不敗得乎善即置
軍書御床下者孫也

更始之與劉子輿僞曰莫耶然范史所紀未免首尾
不相顧其甚如出二人觀聖公之避吏平林詐死
以服其父卧仆有叔署欲殺大司徒伯升則由于
猜忌之諸將謀此成禍身若夫長樂宮之創廄
城門之謝城其去盛若子之操扎署猛敝衣諸汙
其癡絕正相類然而聖公寂爲謝祿所害冤不少覺
以歸命令終邪之慮多厚稱著節
更始敗後赤眉擁盆子入長安時掖庭尚有宮女數
千人在南殿中握遺中菅薦攜池魚而食之死前
因相埋于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供鼓舞衣服
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饑後盆子取皆饑死不出嗚
呼此與獻帝曹陽渡河之難從官宮女顛沛萬狀

獨坐徐璜兇。唐兩墮。兩墮者言待兩端也。不言單
者時超已死也。
漢時不特司隸刺史太守縣令得以專殺人郎下而
督郵部掾亦然。觀瑗督郵張儉之于常侍侯覽竟
至發冢破棺藉沒貲財。此雖元節疾惡之九而誅
戮之可謂甚快矣夫一侯常侍虐害人宅三百八
十餘所。治第十有六區。其窮奢極欲無非以浚剝
小民財宇內之膏血。不知若何天下安得而不亂
乎。
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陽球嘗附
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靈帝
光和二年。球果遷司隸。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
恩。因奏收甫。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并宦者
袁赦封昱劉毅与太尉段熲等。送洛陽獄。球自臨
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
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
求假借耶。萌反辱惡詈。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
至。父子悉死杖下。乃僵磔甫屍于夏城門。大署牓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曹節
朱瑀之罪不減王甫。陽球方欲以次誅絕之。而被
遷為衛尉。不得竟其鋤姦之力。此與陳方正之遭
恨也。
呂強所上諸封事。不減名臣奏疏。想當時諸賢良所
對策。殆有。其詐耶。而無。其斷切也。蓋彼其濟忠奉
公。日侍左右。親見失政之繇。故言之不禁其娓
焉。然而卒不見聽。則以枘鑿不相入耳。其時帝用
強之言而赦黨人。而諸宦官即以附黨人為強罪。
而誣之以激怒帝。因致強忿恚自殺。則是正不勝
邪。而寡不敵衆也。哀乎。和帝之誅竇憲也。先索外
戚傳。中官之附呂強也。謂其讀霍光傳。此二事若
莊子所云類与不類。相与為類也。
世皆知蔡中郎之訂正六經。而不知其緣起蓋於
宦官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弟
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
乃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爭者用息。同時宦官
之賢者。又有北海趙祐。博学多覽。著作校書。諸儒
稱之。又甘陵吳伉。善風角。有奉公稱。皆從容養志
不爭威權云。
小人之善于取權勢者。自有別才。非人所能。如宦官
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
人孟佗。性陰狡。資產饒贍。与監奴朋結。傾竭饋問
一無所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
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
千兩。佗後至。車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于
路。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于讓。皆爭以
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
史。或云佗餽讓蒲萄酒一斛。得涼州。崑崙子堂戲

為一絶句云盜奴新出大長秋竊得千里金一點
頭何事望塵拜下拜蘭臺一斗博涼州
天下事勢既至于不可為即有賢者要澤雷切而將
殘漢決一敗不救如皇甫嵩劉陶盧植已成莫
救如漢末之宦官是也張讓之子張玄劝張溫誅
宦官蓋以溫是時為車騎將軍方受命出征涼州
賊故玄欲其借兵威以勝中官之勢而溫弟總懼
不能用其言當時議者多惜其失此機會而不知
竭窟叢奸城狐社鼠溫即用其策亦徒為宦寺所乎
之儔耳安能為國家除害而永無後患乎甚矣宦
寺之無濟于國是也
當何進為諸宦官之所紿而誅也使淵表衛燒東西
宮何進部將吳匡殺何苗于朱雀闕下則司隸袁
紹名不能收誅宦官之功矣若張讓劫少帝于小
平津非中部掾閔貢與尚書盧植則梟魁名未必
投河而死也噫以少帝陳留王夜逐螢光潛行數
里乃得民家露車還宮則皆十常侍之遺禍也夫

班范肪截卷一終

淄川 張篤慶歴友甫集

高祖之時謀臣與武臣為二如酇侯留侯曲逆鄙生
陸賈隨何之流皆謀臣也曹樊英彭夏灌傅靳之
屬皆武臣也惟韓淮陰二者兼之世祖之時則謀
臣即武臣也若雲台諸公其武功不待言而鄧先
啟策人恭帷幄斯又一奇矣
鄧元侯之分兵西征蓋重寄也與耿好畤之破漁陽
入臨淄同一方面之任乃余言禹而禹功不卒若
何也當其建牙而西破河東入汾陰關中震動若
能以此時一舉平咸陽以西則如高祖之入武關
不復留停而赤眉亂矣不以此際鼓行而進矣
功績乃翻翔于北道欲坐以待赤眉之變卒致敗
陵敗績退入宜陽則前功盡隳矣後嘗護諸將破
延岑于武當亦可謂收之桑榆然禹之功多于過
而能抑遠權勢脩整閨門動有禮法子十三人令
各執一藝資用國邑不營他產蓋有儒將風焉故
弱冠建節忌被兩朝為功臣冠道還廊廟奉朝請
者幾二十年無前代蕭相國同封酇侯後定封高
密食邑四縣子孫貴盛世為懿親良非偶然
世傳馮公孫之豆粥麥飯見肩獨不及鄧仲華之哭
魚蓋當光武擊王郎將劉奉大破之因過禹宮禹
進炙魚帝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眾皆竊言封
公真天人也此亦一佳話矣且人知鄧仲華之杖

策可北信宿數言如隆中計畫而不知當其爲畫
乎時與光武同遊學京師知光武非常人亦久矣
托魚水之歡矣爲一代元功夫豈幸哉
冠于翼之功人多稱其結漁陽以拒邯鄲守河内以
通餉運爲中興大計而不知恂之爲人蓋宰相器
也觀其屈服賈復可以知其度諫親征高峻可以
知其畧諫皇甫文可以知其識然此皆不足以盡
恂恂之爲長者行而最好學當守潁川時以大亂
之世而能脩學校授生徒又聘能爲左氏者親受
學焉夫以太守威尊躬露搶攘而知本務如此惜
乎帝之用之猶未盡其才也
冠崇亡命一書慷慨悲憤可云沉摯痛切而不能迴
桓帝之怒卒以誅死其忠清哉蓋此書較鄒陽獄
中上梁王書彼猶紆徐呼籲而此則一派悲憤況
聽者乃中主之桓帝和息子微絶命辭所以與此
文同一悲憤也乃祖雍奴之明德奇勳而世而息
天道安可問哉
大樹將軍之爲人因以厚德不伐稱然觀其說苗萌
以歸命真主結曹詡以助成渡河循屬縣以收拾
人心聞李軼以北拔上黨勸即位以早定大策皆
其智勇謀畧卓卓過人者使不遇巾車之厄何以
有此殊勳乎若乃晴雨底有剪冠之功而來陽補
過長安有斬棘之烈而閔輔歸心加以歸功主上
抑遠嫌疑故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此其所以能善
始終也蕭何之以子弟從軍寇恂之以吞宗入侍
其即此意歟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討公孫述首破荊門長驅武陽
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里遂出延岑軍後去成都數
十里蜀地大震述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
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是夜遂爲詐降之刺客所殺
則彭亡之地其即同于唐莊宗之愁臺契丹德光
之殺胡林耶
人固有不可知者以書參爲將勇敢豈冠諸軍而其
爲相也一遵蕭文終之約束清靜寧一以與天下
休息蓋有蓋公以爲之師也貫躬東爲將每被羽
先登所向皆靡數與諸將讀圍解急往往身被重
創帝每以其敢深入而不令遠征常以自從故少
方面勳然及其以特進就第奉朝請也則甲兵數
儒學闔門養威重蓋由其少嘗學問通尚書大義
也故當建武末年諸將多謝世而復與高密固
始二侯獨與公卿參議大政恩遇無比史稱其明
毅多大節偉矣哉最其生平雖不及岑馮異三將
有拓地功然奇鋒震敵謙柳不伐抑馮陽夏之次
也
世祖功臣固多能謀善戰而其尤雄武者如吳漢之
墮馬傷膝裹創復戰耿弇飛矢中股以佩刀截之
左右無知者祭遵弩中其口洞出流血衆欲引退
遵叱之不聽姚期被創中額攝幘復大戰張宗中

予賈脚仍轉攻諸營岑彭懸索洛陽城舍引招降此皆其猛鷙有過人者故能勒功丹青竹帛也

史稱吳漢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觀其欲說彭寵使發漁陽突騎附光武以破邯鄲而突思寵之不決也乃詐為光武檄使道上書生齎以詣寵而卒以濟事夫豈重少文何其似絳侯也倉卒不能達其辭何其似鄧艾也然而克建奇功此以知天下事斷非雄談辯者所可以口舌辯也若吳漢之以二十騎馳斬苗曾于無終而奪其軍及與劉永將周建廣樂之戰漢已墮馬中傷而意氣自若以激厲四部精兵遂大破建尤為神勇冥不負鄧仲華之知矣

昔武帝為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吳漢出征妻子在家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為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噫英雄所為固自略同也彼王翦之多買田宅以自污其不得已也夫

臧宮之銳略轉戰廣芘之交縛而姬賈湖之據竊兆縱已做宗校之處勢揚塵此皆本兵法未但用之若貴通其變耳

妖巫單臣傅鎮等僞妖言劫吏人反于原武郡陵侯臧宮攻圍之久不下世祖召公卿問方略明帝時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効宮從其計賊衆分散果斬臣鎮等明帝天資敏慧如辦計吏牘背之書皆有特識真英主也

光武起兵時年二十八鄧仲華封侯時年二十四耿弇起兵時年二十一此亦氣類之相感若也小兒曹乃有大意帝固已與弇言之矣

雲臺諸將其以大策合者自鄧冠馮吳而外推耿弇時修其勝二郡以發突騎適北道以拒邯鄲造漁陽以定大計破銅馬以勵軍鋒而又建策南陽收功北海其破張步也尤見兵法之妙辟如剡部用兵一步千計故能料敵制勝出奇無窮其功固蓋淮陰潞水之右矣所尤難得者其父耿侯况自起兵以來事從弇之計畫不稍加以阻撓用是克成大功父子封侯兼寵當世是謂侯并而知伯昭有父其後累世多將相若固秉夔恭四人皆有邊功而耿纪更以勤王為魏武所害卧又未造之項吳也故東京世家首推耿鄧云他若梁竇二家雖傳世貴盛然不及耿鄧之世為忠孝也

耿秉前副竇固出白山擊降車師後又副竇憲出塞塞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固與憲雖為制將然皆借秉之才力智略造于成功秉性勇壯軍行常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為死蓋有李飛將遺風焉顧實

氏借以邀功而實罷敗衆之子以党實民國喻
小人之不宜與作緣也如此
耿恭弟廣之子也為戊校尉屯車師金蒲城後以
就澗水移據疏勒匈奴來攻之擁絕澗水恭於城
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笮馬糞汁而食之恭
整衣拜井枯泉為飛泉乃揚水以示虜虜大驚以
為神乃引去後又為虜所圍數月煮鎧弩食其筋
革賴軍吏范羌往敦煌迎取救兵至時大雪丈餘
得救兵乃出至玉門惟餘十三人鄭衆疏恭以為
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僅拜騎都尉後又有平羌
功卒以讒見疑終于家漢之于功臣亦薄矣
銚期初為魏郡太守郡吏李熊鄴中豪也熊弟陸謀

欲反城迎檀鄉賊或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
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就死期曰為吏備
不如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人送出
城熊求得陸數詣鄴城門陸不勝愧恨自殺以謝
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由是郡中服其
威信嗟乎若期與熊可謂兩相感者也孰謂叛逆
不可化哉
光武諸將有軍功者多而犯顏敢諫者惟安成侯銚
期為最蓋期之為人重信義愛國愛主其有不得
于心往往直諫不諱後疾病將革帝使使存問致
醫藥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云受國家厚恩常慚
無以報國豈宜封子也上聞而憐之嗟乎此真純

臣矣豈易求之草莽中乎
王霸初從光武于河北時賓客隨霸者稍稍引去光
武謂霸曰潁川從我遊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
風知勁草此五字似西漢人古詩恐蘇李輩之不
能過也魏家三祖何敢望其項背
馬武軍為蘇茂周建所敗武軍奔過王霸營大呼求
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乃閉營堅壁軍吏爭之
霸曰馬將軍與吾相恃而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
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
倍此所云置之亡地而后存也且茂衆疲勞吾承
其敝乃可克矣建兩軍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
潤等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

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其後賊復挑戰霸
堅臥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
樽霸安坐不動賊乃引還營其夜遁去若霸者可
謂知兵矣不戰而屈人兵視忽戰以取敗者不啻
霄壤也霸鎮北邊二十餘年建武末乃卒此萬里
長城也而世艷稱其詐言冰堅可渡豈不淺哉
祭遵初從征河北為軍市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
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
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得行也光武悅
以遵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
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若光武固從善如轉
圜而此主簿亦佳士也後陳副于建武二年為騎

都尉功名卒未甚顯而馮大樹亦起兵時主簿乃然已封侯人固有幸不幸歟

祭征虜征隗囂卒于軍喪還河南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親祠以太牢如先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既葬復臨其墓存見夫人室家帝眷可云優厚矣博士范升上疏追頌遵有遵此乎漁陽西抵隴蜀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兄午以遵無子娶妻送之遵不受自以身國家之任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嗚呼臥其為憲亦良苦矣若乃封酒設樂雅歌投壺庶几于郤縠之風歟然無子國除世祖哀之用其弟從有遵功為名臣

韓信張蒼王訢任光其未遇時皆以有罪當斬已伏斧鑕解衣就戮無望生全矣而皆得免卒之為公侯將相顯名當時則信乎生死貴賤由天命不可易也

王朗起兵邯鄲光武馳至信都謂信都太守任光曰今勢力單弱欲與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光曰不可不可募發奔命出攻旁縣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其後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所謂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初起兵盧城頭因號焉寇河濟間眾至二十萬更始拜曾為東萊太守後為其將所殺力子都者東海人以兵鈔徐兗界眾至六七萬更始拜為徐州牧後亦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為檀鄉賊夫任光之不欲帝其入軍知羣賊放智恐為所擒也而帝畀日乃卒以銅馬五校之勢眾益張其勢則又天之所命非可以人事期之耳

雲臺諸將中鬲侯朱祐字仲先勲烈較諸人不無少次然祐與伯升同起宛業為護軍見愛重及世祖討河北復以祐護諸將愈見親幸蓋世祖之有仲先猶高祖之有盧綰也祐嘗討叛將鄧奉為奉所獲為奉乃因祐以降帝詔復祐位又祐嘗遠詔受秦豐降被大司馬吳漢所劾帝不之罪然祐為人質直尚儒學行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尚首功又能勒士卒禁擄掠及奉朝請上建義大將軍印綬當建議以為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公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大司徒大司空並去大字以法經典帝從其議二事雖見其大者可以觀所學矣非區區武人所及也其崇恩延世宜哉

李忠自信都從光武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兵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收忠母妻據城叛漢而令人招呼忠時寵弟隨忠為校尉忠責以背恩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吾兵已成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募能得家屬者錢千萬來從我取錢忠曰蒙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

然發尤與陳茂既敗于昆陽不以此時歸命眞主
而乃降于汝南劉望卒為更始將劉信所誅誅身
之闇一至此乎而又何以工于為莽謀也
陳湯好為人作奏卒用是得罪然君子尚惜其才若
張竦為劉嘉作奏則趨愈下矣蓋嘉奏請于莽欲
汙劉崇宮室是志在媚莽以祈其悅已耳斯乃得
罪名教莽也雖封侯何足恚乎時長安為之語曰
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為奏蓋嗤之也
王邑移檄郡國頗似成周王子朝告諸侯文何如人
之多令驛也同時隗囂起兵天水亦有告郡國檄
歷數王莽罪之叙已扶漢大義蒼涼悲壯可謂慕
中有人時隴西多賢士大夫避地依囂又礼聘平

陵方望為謀主既而更始徵囂欲赴之望諫止
不聽望知其不足圖大事遂辭去之長安後囂卒
以反覆為光武所討走死西域有愧于翟擻多矣
而方望復立孺子嬰于長安亦為更始將李松所誅
後望弟方陽隨赤眉兵破更始為其兄報仇亦皆
草澤之雄也
光武即位後次弟削平群雄于建武三年平劉永五
年平彭寵降張步九年平隗囂十二年誅公孫述
十六年盧芳降後芳又叛亡入匈奴十餘年乃死
愚以為此諸人者惟劉永最亂無罪永梁孝王之
後據睢陽稱梁王其視光武同一高帝之子孫也
而不免于誅者則勢力相軋不能不除非若使于

與假文伯之請援也
彭寵自恃其功光武接之不能滿意遂疑帝以閒
朱浮、曰寵自恃為北道主人謂當迎閤握手交
歡并坐今不然所以失志昔王莽時甄豐旦夕謀
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豐莽篡豐意不平
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于此已而寵果反
為其下所殺
彭寵既反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其
從弟子后蘭卿質于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
無親于中遂為蒼頭子密所殺之挾其首而降
漢按寵之叔其昆弟孤立無援死于羣小此正如
公孫瓚在易京寔有兆常斥去左右男子七歲以

上不得入宮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城
又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里步以宣教令
故謀臣猛將皆争散卒為袁紹兵所破自焚死二
人同以愚狀致禍而彭寵之縱囊公孫之鐵門尤
為千古笑資
彭寵反于漁陽圍幽州刺史朱浮、上書求帝親征
帝報之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相斬
者已而果然又鄧禹部將馮愔與宗歆共守栒邑
人二争權愔遂殺歆因反擊禹、遣使詣于帝、
使問者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黄防帝度愔防
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已而果
然二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然帝嘗以屈前為

社稷臣。可以託孤寄命。既而以反被誅。知人則哲。難矣哉。

隗季孟雖曰傾覆之徒。觀其初歸誠于光武。遣子入侍。不受鄧禹之叛將。拒公孫子陽之兵。亦似知順逆者。但一為王元所誤。欲以一丸泥封函谷關。遂至兵敗勢窮。戮及侍子。而竟以不救也。光武帝積苦兵間。關東未平。欲且置隴蜀于度外。因數騰書隴西。告示以禍福。囂賓客多文學者。若范逡趙秉蘇衡鄭興申屠剛杜林之屬。每所上封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而囂卒以不悟。以至餓餐糗糒而死。蓋天褫其魄也。後王元入蜀。已降漢。為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夫元始則不欲其主降漢。而後則降焉。其進退而無據矣。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下安得民。蓋吳門即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隗囂少病跛蹇。後雖據天水而卒以破滅。

公孫述少時為清水長。當哀帝時。其父仁為河南都尉。遣門下掾隨述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為能。使兼攝五縣。又皆服治。郡中謂有鬼神。然不遇暴亂之世。則述亦一治世之能臣也。及述起兵成都。純用詐力。後遂僭稱。竊據一方。罪尤深于隗囂。而笑方李熊荊邯之說以進取也。其意則非。而論蜀之形勝。可以有為。如後日諸葛武侯隆中數語。惜乎述之非其人也。蓋述性苛細。察于小事。敢誅殺而闇于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如王莽時。故卒以敗。及征西大將軍吳漢夷其妻子。并滅其族。受禍尤酷于隗囂云。

公孫述癡人哉。殆王巨君之後身也。莽自以其身下三萬六千之歷。而述亦以八厶子系十二為期。噫。亦其夢也。刻[illegible]讖。愚矣愚矣。述又數移書中國。証讖文。以明己瑞。及其兵敗力屈。世祖猶以手書召之。述猶不屈。夫世祖非誘降也。以朱鮪之仇猶既降而賜保全之。況與述原無纖芥之嫌乎。卒之閉留望焉。殲于高午手中。哀哉。彼竇安豐之河西保境歸命。興朝累世徽寵。榮列通侯。何其智也。

史載蜀平後。益州傳送蜀之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于是世祖之法物始備。則述之僭古禮如錦邊幅。可謂癡絕。所云敗亡之餘。興王之藉也。

公孫述之遣兵救隗囂也。與竇建德之援王世充正相若。然隗王猶能得士。若王世充之臨城自刎以報竇何烈也。而公孫述止恃一劉賊延岑。乃延岑兵敗而降。則劉賊之故態耳。述雖能刺來歙岑彭。而卒與救于敵。則天命不祐故也。

建武時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公孫述自以為已興之兆。而不知其應在世祖。蓋漢家土德尚黃。而帝又起于白水也。此猶王莽以卯金刀之故。改

錯刀名泉貨而不知其人起于白水遂有兵戰云
張步之殺伏隆與田横之烹酈生畧同其不可與伏
湛鄧禹并立于朝也審矣然而高祖兵[illegible]
令不得相仇卒之横死而步降亦以横之死而步
之懼也步亦細人哉步以建武五年降八年叛
將招其故步部曲入海欲因擴收其終為琅琊太
守陳俊所殺此隱然家竄亡報君和好可與回復
争烈哉宜乎耿弇破之如拉朽也
張步既為耿好時所破乃求救于蘇茂呼為深人
未至之時步已失臨淄遂保平壽茂讓步曰耿弇
名善戰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少待耶
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蓋言負愧之甚也會光武遣
使間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侯來步遂斬茂降光
武封為安丘侯夫人棄桀紂而戰之不祥孰大焉
况殺人之殺以求已之功知有不能善其終者此步
之所以卒于必反覆見誅也愚謂張步之負之盜
陳步之況正可掛對
赤眉將樊崇入長安立劉盆子為帝崇不知書推徐
宣為丞相而自為御史大夫後從盆子降世祖于
宜陽賜宅洛陽崇又之以謀反見誅乃以祖同兵
河北時令鄧禹合兵入關別有一樊崇據高平下
為號將軍至河東與更始諸將戰不利樊崇亂
誤又鄧禹部將有耿訢為耿弇之兄等將軍
封著武侯後戰死雲陽夫赤眉者賊之朱兵府以
別美事也而漢亦以赤眉錦兵將軍此不可比矣
東觀記載赤眉賊帥樊崇字細君乃更方曼清曰其
內于亦田細君夫大夫之內子乃與賊同字耶余
曰今人之內子為論其感稱未必不甚于赤眉賊
知

初涿郡太守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
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舉
兵反既為祭遵所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
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此
與赤眉之識文王莽之咸斗公孫述之赤操蘭船
劉揚之赤九癃楊同一迷謬也豈不惑哉
馮敬通之不早歸命世祖也蓋猶有臣節為更始雄
無道君也衍忠于更始勢窮力迫乃幅巾來降于
光武光武怨其不蚤降終身擯斥不獲大用轗軻
以終夫光武之愛才至矣何獨于衍乎斯之彼其
心蓋謂若貿其忠于更始懼轉以形己之短而前
懟德為此光武之隱慝也若衍游田邑之互相詰
責蓋各執一義焉不必軒輊之也
凡命蹇福薄之士不特人厄抑有天窮如馮衍不為
世祖所悅上書陳八事已得召見矣而卻以人所
沮又為外戚陰興所厚善幾得重用而因人厄矣
若乃從妻妒悍見女自絲井臼不得畜婢媵抑所
謂天窮也
張氏自安世以來世珥漢貂與金氏並雜西京侯歷

王莽之亂諸世家多失封爵而張純獨能世其業
食邑冨平改封武始位歷三公隨沐人業時習故
事高議雲臺當宿儒寡落之世而為言禮家所宗
一切郊廟祫禘辟雍明堂諸大典多純所建議光
武甚重之然考其建議如祧四親承大統議封禪
善多諛詞為不唯此也當莽之時上議加莽九錫
此則美𢿙也其庸、保、祿位烏足貴乎范氏以之
與曹褒鄭玄同傳方之蔑矣
桓君山名譚其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
因好音律善鼓琴大嗜倡樂性簡易不修威儀而
喜非毀俗儒王莽時為掌樂大夫世祖特上書言
事失旨不用後以大司空宋弘薦因給事中屢上
書不用世祖嘗命之鼓琴宋弘退朝召而責之後
以會議靈臺極言用讖之非經得罪幾死出為六
安郡丞意忽、不樂卒所著有新論二十九篇又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夫譚性好雅
琴而宋弘斥以為繁聲皆由其嗜倡樂而簡易
不修威儀此所以為弘所譏也
會稽鄭弘字巨君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
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四遷為尚書令前後
所陳有裨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後為
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朝朝
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
分隔其間由此亦為故事夫舉將私恩也朝班國

憲也而委蛇如此謂漢法之廢者甚不信矣
自古君臣之合皆在風塵物色之外如第五倫一讀
詔書即能決光武之為聖主而倫始以王國醫工
隨朝請則微乎微者也而光武召見即甚異之
明日復特詔與語至夕拜為會稽太守其後竟登
三事則臣之擇君君為特識而君之擇臣尤為察
鑒也
光武嘗戲謂第五倫曰聞卿為吏篣婦翁寧有之耶
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此與陳平無兄
得盜嫂之謗已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第五倫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
一月糧餘皆賤貿于貧民後免官歸田里身自耕
種不交通人物後為司空諫無寵外戚馬氏又上
疏糾竇憲亦可謂峭直矣
大司徒伏湛琅邪東武人濟南伏勝之後自勝後世
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鬭云湛生隆
拜光祿大夫持節說降張步既而為步所害隆封
陽都侯傳爵延世四世孫無忌有文學奉詔校定
五經諸子百家又與崔寔黃景等共撰漢記又采
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又傳三世完女為
孝獻皇后為曹操所誅伏氏國除
司徒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曾祖揚為弘農太守
有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為萬石君兄弟形皆偉
壯唯勤祖偃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屬之人然

子孫之似已也乃為子伉娶長奴伉生勃長八尺
三寸光武初為郎中給事尚書在事精勤帝每目
之在田子吏也卒為司徒
太傅胡中庸為人始終一老卿慮是亦一長樂老子
也蹇諤之據歷官未著蛇之素究竟如一史敞
芽以為柔而不犯文而有禮蓋亦實錄也述廣生
平達練事體明習朝章而温柔謹素言貌色恭向
有補潤之益而無忠直之風所謂萬事不理問伯
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也凡一殿司空再作司徒三
登太尉又為太傅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
芽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人臣之貴歡漢
世莫與為比然按其行事當梁冀跋扈而無所匡
捄與李固定策而旋即遠禍睽姻則及于中官尊
爵則驟登朝右歷相六帝竟無片長有歉于百官
箴空享年八十二封為鄉侯諡曰文恭哀哉蔡伯
喈生平惟不抱愧于郭有道碑銘而乃為伯始作
頌得毋汗下耶而呪以之配黃瓊耶然漢世史學
推廣為風尤中郎之所秉受以作十意者也
胡伯始年二十七舉孝廉時郡將法雄也會雄子真
自家來省其父真頗能知人雄勅真助其求才雄
因大會諸吏真自于牖間密占之乃指廣以白雄
遂舉孝廉安帝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三公劳來
其郡將雄受崇褒則法真薦則唐人之所謂小座
主也顧廣試貴仕不晚識拔矣而道德不光則亦
以世眼觀之耶因此亦可想見漢人之所謂舉孝
廉若之第試以文章而德不考其行誼取士之濫
其由來固已久矣
司
徒袁安初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曰凡學
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于盛世尹所
不忍為也此與鄭吉公府不案吏似同而實異蓋
此則存心之厚而彼則務持大體也後世紛暑為
轉運使凡掌錢穀必用士人亦同此意而善用之
也安守楚郡時理出楚獄數百人帝為感悟尤為
陰德之大者子孫貴盛有以夫
章帝時下公卿議還邊人所得北匈奴生口百官
言夷狄與厥還之當妄自誇大司徒袁安時為太
僕獨言北匈奴既和親所得邊生口輒以賜遣此
畏威非先違約也中國不宜負信于狄人所以安
邊也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
皆恨之弘因激虞曰諸言當還者皆不忠廷叱之
司隸舉奏安等皆上印綬免冠謝肅宗詔曰事以
議從眾和眾定閉、、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非
朝廷福君何由而深謀竟從安議夫大臣爭在
朝不無失和而肅宗能明見及此可云高世之主
知而桓虞之改議從安則亦補過之君子也
袁安議竇憲北伐及竇景擅發兵邊突歸又駁竇憲
請立北單于於除鞬此皆國家大計安以死爭之
是時惟司空任隗與安同心抗論竇憲至牀以老

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執謙不疑稱屹如山嶽是
時國祚之危而几亡者僅僅一綫而安之為功于
國家者真無愧于社稷臣矣論畧止稱其引義雅
正猶不足以知安也子孫敞湯逢隗雖接踵公輔
而功名蔑如矣
史稱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富奢踰甚不與他公族同
然其中亦有多賢者如袁安之高臥雪中袁盱之
不黨梁冀袁彭之粗袍糲食袁閎之土室潛身袁
忠之葦車戴笠袁弘之變姓從師袁秘之抗節捍
難所云濟節峻然之士也安可槩以詬奢同之
耶
黃雀貽環世之所謂陰騭也鸛雀銜鱣世之所謂禎
祥也而弘農楊氏之所以興者殊不在是觀其累
葉清德四知三不惑夫有以致之矣故東京衣冠
之族雖以楊袁並稱然袁氏後昆不無汰侈不及
夫泉也清白之貽麻澤最遠潤西潤關世篤忠貞
彪稱委蛇而不失凜然脩露華藻而累及縱懷悲
知
觀楊伯起前後諸疏忠悃纏綿溢于言表無非欲以
敬媚皇之妃除君側之惡乃疾邪之力未伸而反
讒之害毒旋至夕陽亭下慷慨飲鴆大鳥飛前翔
翔而戾門生故吏有高舒實致之志孜莫酬穢下
棟折山崩之語嗚呼其不可以飛來也動不救矣
深計之士防患于未然若成之謀拜密于未燃若夫

机會一失遂成莫挽故隄潰于蟻穴而氣洩于鍼
芒當黃巾賊張角未反之時司徒楊賜度其必亂
名掾屬劉陶告曰張角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
下州郡討捕恐激其叛且欲切勅二千石刺史簡
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
可不勞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云不戰而屈人
兵而策勝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嗚呼使
當時用其策則天下無事矣其奈漢民之不幸何
太尉楊彪於王甫之擅宮物拒董卓之議遷都僱
不撓不失傳世以來之忠然而遭時不造帝室崎
嶇天子以卑亦于逆賊之手遷許以後威柄旁
移一籌莫展曹氏受禪几杖入朝較之祖父不無
慙德人之期頤知云不幸也
司空張皓留侯良六世孫也皓與來歷諫廢太子最
知名皓子綱少厲風節順帝時遣八使杜喬周舉
等循行風俗得誅賞刺史二千石以下綱經其于八
使之內年最少官次最微而獨埋輪洛陽都亭劾
奏梁冀無君十五事帝知而不能用時廣陵賊張
嬰數萬人殺刺史勢甚張冀諷尚書以綱為廣陵
太守綱單車到官造嬰壘說降之南州晏然論功
當封賞冀遏之而止綱在郡一年卒年僅三十六百
姓赴哀者不可勝數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
送到犍為負土成墳帝下詔褒美之夫當梁冀跋
扈之際其鱗者無不立徽死而綱獨未罹其害雖

曰天折未竟其才而其用亦畧可見矣贊者之辭
務固不凡也乃經辛後二年而嬰復反叛後為中
郎將滕撫所破夫一劉賊也撫之待人則降叛之
失宜則仍叛則吏之得人與否可不慎乎
順帝時太尉王龔深疾宦官專权上書極言其狀請
加放斥諸黃門因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考
實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奏記于商以
理之內有善人存患飢不及參二語精妙殊特事
乃得釋龔乃王暢之父暢即所云天下俊秀王叔
茂也暢初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糾擧豪滑至發
屋伐樹埋井夷竈貴戚大震後納功曹張敞之諫
更施救化官至司空以水災策免卒于家暢子謙
謙子粲以文才知名入魏官侍中
光祿勳周擧為人清公亮直朝廷稱之語見袁云性
仰其剛忠踰歷官然考其建言如召對德陽殿問
陳威格之常備實政應詔顯親毀則正比鄉之不
宜尊諡及為大鴻臚則奏獨帝順帝之不宜蓮祀
皆其學識之大者不止忠鯁自表而已也史言其
與黃瓊同心輔政有以夫獨其為條程遺諡微不
滿于清議然要之條程之中官之有功可稱者也
漢唐宋以來任子之法必不可廢如黃瓊昔德其父
勳閣校臺閣及後為職達陳官書事議朝廷莫能
抗奪後世之東藩趙李德裕之其類也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
試以家法課以牋奏手取士之義猶有所遺瓊乃
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共為四科事竟施行此亦
參用鄉擧里選之遺也又按前議擧吏試之
于公府覆之于端門甚為詳密後張盛為尚書奏
請除此法瓊復上言覆試之法澄清濁考覈虛
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夫按弊之方往往為人所撓
奪自非賢者烏能持見與是而為之救正乎
黃瓊彈劾梁冀惡及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
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而瓊乃復拜太尉以
瓊不阿梁氏封為邟鄉侯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詞
懇惻乃許之瓊乃擧奏州郡貪汙死徙者十餘人
海內翕然望治夫人臣不阿附權貴亦臣道當
然何足賞也瓊之辭封蓋猶知有廉恥矣及五侯
擅朝瓊稱疾不起臨終遺疏可觀忠悃有尸諫之
風焉其疏中有云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
節加顔似六朝人作意之語
黃琬幼時以對日食狀祖司徒瓊奇之時司空盛允
有疾瓊遣琬候之會江夏上蠻賊事允發剖封視
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以琬江夏
人故嘲之也琬拳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
拂衣辭去允甚敬異之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
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擧三署郎
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
弟多以事得擧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

扑于是蕭琥同心戮用，志士風聲一清，遂為權富
郎所中傷，事下御史王暢侍御史刁題、暢素重
蕭琥，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左轉議郎，
蕭免官，而趙典琥禁錮，琥至獻帝時為太尉，典重
卓抗論遷都，後與王允同謀誅卓，為李傕所害。
李固以災異應詔陳言，其中如阿母宋娥之辭，抑
外戚梁氏之勢，論中官常侍之職，申尚書出納之
權，可謂能見大體，順帝初亦聽納，朝廷肅然，排阿
為議郎，然而宵小之徒，飛章誣陷之事起矣，賴黃
瓊中校事，乃解，固遂解印綬歸，後起為荊州刺史，
所案臧汙吏南陽太守高賜等，與將大將軍梁冀
黨，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太山
太守，又有平賊功，遷將作大匠，屢上書言事，帝頗
采其言，及沖帝時，以固為太尉，及連遭國喪，質帝
為梁冀所毒，固建議立清河王蒜，重違冀意，自司
徒胡廣、司空趙戒以下，皆約趙冀前議，固與杜
喬執前議不撓，桓帝立，冀誣其謀立清河，與喬皆
被害，天下冤之，若以清河王為承衛，則蠡吾侯猶
承衛子也，然蒜有賢名，承衛異所欲立，所不欲立，欲加
之罪，何患無辭也。
自古誣言亂聽，流毒國極，故小雅有蠅有止讒之歎，
寺人巷伯有投畀之嗟，觀李固之冕，敵當人不德
其所為，乃上書誣固罪，其詞有云，太尉李固，因公
假私，依正行邪，舉達例皆門徒，辟名廉州，親舊或
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又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
入踰侈，輜軿耀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
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諸如此言甚
矣，誣人之亂聽也，然實不足以亂聽，觀上條，有
一人，李太尉行事否，而乃工于撰畫，巧于羅陷，以
無為有，以虛為實，則小人道長，而君子否塞之時
也。
天下不乏義士，鬱鬱鋸節利刀，乃形崎嶇艱難節
概，顯當李子堅太尉下獄時，門生渤海王調貫械
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千人亦要鈇鑕詣
闕通訴，梁太后乃赦固，等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
歲，梁冀大驚，懼終為己害，乃更理前事，遂誅固與
杜喬，暴其尸于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
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
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守喪不
去，喬故掾吏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
著故赤幘，托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
十二日，都官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于是帶
鈇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乃成禮
殯斂，匡送喬喪還家，固弟子趙承等悲傷不已，共
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而托孤之門生王成，抑
又忠矣。
於鄭之生和，寄命直消，予藉能一求之遠，挺然自出
性使然也，李太尉固之子燮，以六尺之孤，繼一綫

之儀惇先公之殞歸盛二兄之從姪理名而家典
儒將為伍引導削卻而不廢府僅周山王成楊秉
之力而名忠魂陸机之雲卒之霧散雲消復覩白
日忠貞見雪辟命賜裸而正直之為百折不變則
父不肖之帝子不肖之王誠千秋勁節一門盛烈
也常舉為河南尹其於謚貴胄友貪官埋毋之執
劾按之籌中加以答義可云疾惡之甚不愧其父
矣兩世忠正直執如矢何其偉歟
初盖州刺史种暠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
冀事覺以蛇輸司農時杜喬為大司農冀從喬借
視喬不肯予冀恨之後喬為太尉極諫將納冀妹
冀欲令帝以厚禮迎之喬執不可冀又銜之遂構
禍焉
司徒漢中李郃字孟節太尉固之父其為司徒時數
陳得失有大臣節嘗從吏獨以其占為郃使星而
抑入方術傳中甚不稱也
靈尚書植為中郎將時討黃巾功已有緒為小黃門
左豐所譖徵以檻車其後車騎將軍皇甫嵩昭雪
植之規畫以成其功乃稱盛植是以復為尚書
乃植之為人不止以武功見也嘗作尚書章句三
禮解詁与蔡邕馬日磾等校書東觀因日食上封
事陳八事皆當世急務帝不能用後以議廢少帝
立陳留王忤董卓免官詭道從轘轅遁歸卓使人
刺之不及遂隱于上谷不交人事初平三年卒子

皆知名當世
涿郡盧植與高密鄭玄俱為馬融高弟而皆能飲酒
一石若二子者非高陽酒徒也而與以善飲名異
執他若于定國之飲酒一石而從容赴市就法是
真有過人者矣定國之醉而明與蓋寬饒之醒而
狂者正不啻霄壤矣
陳蕃之于王室可謂忠矣以當時之勢言之雖至無
識者亦知宦官之勢足以亡國也然竊息之奸從
薪未易滅狐之據於鼠為難蕃之不顧其身以徇
國社稷之私嘗不自知其力之不足以勝之也第
武者以已之素從立太后而恃太后之見德尚耶
聽之耳不知竇武以后父之尊尚不能得之于太
后而謂蕃猶能得之于太后乎即能得之于太后
矣而曹節王甫諸人皆驕首就戮乎則其勢必激
而為變也不特不必滅矣故竇武之不能得于竇
后猶何進之不能得于何后一也前車既覆後轍
相尋喪身棓宗與黃國皆剛無術之甚也恥嚬門
擬縣大呼嘉德殿傳首懸血衣我
陳蕃無室不掃志在掃除天下危言登車攬轡心期
海宇澄清志之不遂命也如何
陳仲舉為樂安太守也為高士周璆設一榻去則懸
之及其為豫章太守也為徐穉亦設一榻去則懸
之則蕃之方峻寡交可知矣若陳元龍之置客于
下牀孔融之稱乎之下榻世所知也而周璆盛稱之

敝矣

陳仲舉初不應徵辟太尉李固表薦乃除議郎再遷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膺威皆喝威名自引去獨蕃以清績留異二李之柞賈之蕃皆賢人君子通含氣通之故耶其後蕃既登公府而一時知人獎稱若亦賴蕃不肯平然之力極力調護而僭流黨以為千戚雖流極潰決而相與論合然其所全活名教扶抑不少矣

陳仲舉之有朱震猶李杜之有楊匡劉寶之有尾陡楊表之有實敵李武之有胡騰孔融之有脂習也古今義士指殺人臣而骨滿天下乃求實更進有程巳之節可見義然之士與忠正之臣其相感激者知皆宇宙之亂亂也諺云鼠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善養狀之云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宦者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欲捕之逃匿兄讓第舍柱中膺將吏卒破柱取朔而殺之讓訴于桓帝帝詔膺詰之膺以實對帝顧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靈帝時王允為豫州刺史破黃巾賊得張讓賓客與黃巾交通書狀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靈不能深讓而罪未服竟大于過豎賊帝既知之而不能罪則威柄去矣假揚奇云陛下之于桓靈猶堯舜之比於(?)于唐堯此言則平允之論也桓之于靈猶(?)于此矣

王子師司徒有二禍殺蔡中郎一禍也不赦涼州人二禍也一則害及善人而國隨以亡一則激反凶人而已亦隨以亡

王蓋不肯唱亂引決乃束傳而赴都解王允不欲乳(?)蓋自裁乃投杯而赴廷尉在秦以丞相而苟活且勿國有失辭之傷在允以刺史而非次聯事乃留在世之辭其義同不同也

王子師司徒當董卓遷都日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律之要者以從及至長安皆分別條上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此與蕭何收秦丞相府圖籍亦同功蓋國之大事也故予以為此功尤在誅董卓之右蓋董卓不誅則國無刑罰書不收則國無禮無刑罰不可以立國無禮更不可以為存

漢時語三公府掾屬舉謠言以禾聽長吏贓否人所疾苦都會殿上大言州郎行狀如何善緒有古者采民謠與誦之意乃後世反禁風聞言事何也

成帝之于張禹靈帝之于桓榮皆極尊師重傅之禮夫以士大夫勤苦一經至為帝者師使天子跪而親從經學出宗輿車入奉几杖真可謂稽古之力知張禹為帝舅王氏之嗚以術自護以取為讖者所訕而桓榮為累疏乞身而亦恭不疑生榮死哀[illegible]寵備至何異于崇昌侯有同休戚然視二疏之進其高致云

曲阿己咸建武中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議

議大夫。顯宗立。遷大鴻臚。每遠見。得以几杖入屛
不趣。皆事不名。經傳有疑。輙遣小黄門就舍即問
以其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于諸卿。
咸皆散于諸生之貧者。亦不可謂善用天祿知年老
辛官子孫拜郎中。又以論語入授和帝。張子曰。此
論語詩者不能施於孝。中今之恥于安昌侯知所
兩世學習于帝主尤嘗事也。不讓猶御又子矣
司徒丁鴻。爲郎時。肅宗方爲太子。從鴻受尚書。以叔
見悼。及肅宗即位。擢爲侍郎中。未既。出爲東郡太
守。猶意不自得。上章乞骸。帝不許。賜裝錢三十萬
全急之官。後帝東巡狩幸東郡。引鴻及門生弟子會
延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鴻講尚書一篇。然後

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而不遷其位。嗟嘆。帝
之于尊師傅。未嘗不備禮。而以爲見焯。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以收補衮之功。此雖未至
如元帝之報蕭望之。而去明帝之尊五更。則已遠
知

元帝時。將酎祭宗廟。駕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
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
得入廟矣。帝乃從橋。又光武嘗引出遊。侍御史申
屠剛諫。以爲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
遂以頭軔乘輿車輪。帝遂爲止。若廣德與剛可云
訣法不撓者矣。而元帝之從善。尚賴諫者主聖臣

直之言。不如光武之能敬于衆諫也
桓典爲侍御史。不畏權勢。出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
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張湛爲光祿勳。好直諫
常乘白馬。世祖每見之。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人臣苟能不畏強禦而犯顏直諫。則騎馬何必不驄
之何必不白也
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帝召見賜以棨戟。凡有衣
之戟。因棨戟善前驅之器也。以赤油韜之。亦謂之
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代答戟。侍御史賜此則
特典也。詩嘗請。凡徵發軍旅宜立虎符以絶詐偽
防亂萌制。許之。遂爲故事
安帝時。西南夷撣國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明年

元會作之于庭。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諫議大夫
陳禪獨離席大言。以爲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
樂。尚書陳忠劾奏禪。以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
貢獻。非鄭衛之聲。而禪廷訕朝政。請收禪下獄。有
詔勿收。陳忠之名臣。而此事則阜諂。若此若禪
者則真不愧爲諫議大夫知
司隸校尉董寛饒奏封事中。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之語。當時議者以爲寛饒意欲求禪。大逆不
道。遂下獄。寛饒引佩刀自刎北闕下。嗟乎又史之云
于臣人御其藩也。又度遼將軍陳龜上疏。有云。唐
堯親捨其子以禪舜者。是欲民遺聖君。不令遺愚
主也。此言與寛饒亦略相同。而龜未嘗詰問猶以

無謬矣爲之開也豈枉帝之勝于室帝于後息辛
以上疏請誅梁冀帝不省意自知必爲梁所害不
食七日死可謂烈矣
穎川杜根字伯堅性方直爲郎時上書和熹鄧太后
請還政安帝太后大怒收根令盛以縑囊於殿上
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
既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詐死三日
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
年及鄧氏敗安帝徵根詣公車爲尚書郎卒官太
守
白馬張湛白馬李雲皆以直諫顯然張湛以乘白馬
故曰白馬張湛李雲爲白馬令故亦曰白馬李雲
第湛遭遇光武之世而得以見褒李雲不幸遇
桓帝之時而卒死于獄雖以陳蕃楊秉等救之而
不可得其亡可哀已乃其露布上書帝若不諦之
言亦不免于訐以爲直也
雖在極亂之時亦有公道偶明之一日如順帝時宦
偶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六七歲不見省主簿
乃上書曰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
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劾以大逆虞
詡時爲尚書僕射駁之曰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
也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亦庶幾
于諫圖也又如東郡樊儵靈帝初舉有道應詔拾
言時政得失愚戇無忌諱宦官深疾之曹節從子

紹爲東郡太守遂以他事收儵掠死獄中後司隸
校尉趙謙頌愚節承報其冤乃收治斬之此等
殊快人意
虞詡之爲朝歌長鄧騭欲以此陷之也張綱之爲廣
陵郡梁冀欲以此害之也而詡與綱皆能平賊有
成功令騭與冀無所假手以伸其報復之私夫綱
尚有劾冀之章埋輪之舉而詡于騭不過以棄涼
州之議不合騭議從詡之言而騭遂以此嫉之身
甚矣多議之詡不能容直言也
皇甫規字威明舉賢良方正對策直切內極論梁冀
指叔有云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
梁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
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此言可
謂善喻冀忿其刺己以爲下第是亦一昌平司户
也
初左雄薦汝南周舉爲尚書能稱其職既而雄爲司
隸又舉故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
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与
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韓厥之舉也不負吾舉
矣士議而高之
靈帝時災異數見蔡邕与公卿奏詔詣金商門引入
崇德殿各陳災異所由邕又奏諸特問之命以邕
數封上邕遂訊對時政內及寵臣直言無諱帝覽
而歎息曹節窃見之遂說諸邕下語陽球顛中官

呂強、忠其無罪、救之、乃得減死、髡鉗、從朔方、後吏
大赦、乃許還家、邕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
積十二年、靈帝崩、乃為董卓所徵、夫呂強之救蔡
中郎、五保程之救、雲升卿、此士君子之厄、遠救、
如之君、相識不惜才、而若筆、乃得以救此名也、世
交蓋所知矣
司徒魯恭、初為中牟令、有異政、河南尹袁安薦于朝
章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
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後
致位侍郎中、夫以令長而薦士、不自量其不敢轄以
令長所薦士而拔擢用之、可謂兩賢
司徒陳留虞延、生有異徵、力能扛鼎、腰帶十圍、為督
郵時、光武奇之、賜劍帶及佩刀、後召拜洛陽令、不
畏強禦、是時有陰氏賓客成者、嘗為姦盜、延收考
之、陰氏屢請、延兩獲其一書、輒加箠二百、陰就
訴于帝、為成稱枉、帝為親錄之、竟不直陰而成遂
就誅、由是貴戚斂手、不敢干延、二縱矣、夫以權勢而
賞賜劍佩、此異數也、光武可謂識人矣
世祖九江太守宋均、以郡多虎患、下記屬縣、以為虎
豹在山、猶龜鼉之有淵也、今為民患者、在殘吏
其務退姦貪、可去一切檻穽、其後虎遂東遊渡江
安帝時、法雄為南郡太守之、有虎患、雄移書屬吏
曰、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太守不德、致此、斯義
其毀壞陷阱、是後虎患遂絕息、夫二君者、一以修
政、一以督引咎、善于弭災者也、物猶可感、而況人
乎、若循吏傳載童恢為不其令、咒虎使伏辜而獄
殺之、則未免語怪、知惜刻昆以虎負子渡河為偶
然之事、乃真長者之言歟
宋均為九江太守時、屬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
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不敢嫁
娶、前後守令莫能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
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噫、此雖西門
豹之條智也、與以行之無僕投河之懼而可以除
害、知故行政之君子、貴乎通古人之意而善變、如
也、後均為尚書令、每月數議、多合上旨、其駮議、則
善變可知矣
青州刺史王望、字慈卿、遇州郡災旱、望行部、見飢寒
者裸行草食、甚衆困、以便宜出所在布粟衣食之、
事畢上言、時明帝命百官議其罪、公卿皆以為擅
命有常法、獨鍾離意曰、望懷義忘罪、若繩之以法、
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乃原之、夫以狀疏矜恤特赦
帝之明、而王望便宜賑恤之議、則為朝廷愛百
姓若何患于得罪、且望係鍾離所薦士、而能不
避阿黨之譏、為朝廷正議、是為難耳
鍾離意初為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
病死、廣哭不泣食、意憐之、乃聽廣歸家、使得
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
廣殯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

論夫意困知為父報仇之義士錄赤有刑其母之
死而托以逃罪者也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呪不歎
私容聞于朝而不自市其恩人臣之義也意後宮
至尚書射僕以直諫顯
實作卿之為武都太守也其禦羌之功人皆多其增
寔啖衍為姻于將累而不知其計出他方任營壘
政不止以將累見長如架黄壁招淡亡通還道二
三歳間戸口四倍于前塩米豐賤于舊善其治郡
之善政有足多者而反坐法以免国家善負人皆
大吏之罪也
穎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嬴長陳實為太
丘長鍾皓為林慮長四君皆穎川人也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呉有龍丘萇者隠居太末志不
降辱楊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郡
駅函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
書記致醫藥相望于道積一歳萇乃乘車詣府謂
署職延辞讓再三乃署議曹祭酒萇未幾以病卒
延自臨其殯是以郡中士大夫皆附之
拔風秦乱曽刻狀象征匈奴及其為山陽太守也以
礼訓人設崇教化設立四誡以教之又定為度田
條式詔頒之天下韓棱穎川太守又有鳳凰麒麟嘉
木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狩再幸穎川賞賜
錢穀以寵異之卒于官
王渙字稚子広漢人少尚氣侠通劉輕少年晩乃改

節敦儒學讀律令為太守陳寵功曹不避豪右寵
風化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
寵頓首曰臣任功曹王渙簡賢選能主簿鐫劉以
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悦渙由此顯名
後為温令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放牛者輒
云以属稚子終無侵犯又為洛陽令京師称歎及
病卒百姓為立祠安陽亭西安帝時下詔褒美之
以其子石為郎
陽泉許荊字少張擧孝廉為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
陽縣有蒋均者兄弟争財荊嘆曰吾為太守而教
化不行咎將在乃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
兄弟感悟悔各求受罪此教韓延寿之閉閤思過

者吏為徴知足有不能化物者耶荊猶欲後為
太守尉此忠厚之報也
上虞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産穀而海出寶珠先
是守宰多貪汚令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
于交阯界中于是合浦大乱及嘗到官革易敝政
未踰歳去珠復還百姓皆之今其数不傳余戯為
補云叩太守如覔珠去合浦太守誠應珠還日南
太尉劉矩初為雍丘令民有争訟者矩引之于庭
耳訓戒之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帰更尋
思訟者感而罷去余嘗見後世一能令懸教邑門
曰有一日閑即耕尓地無十分怨莫入此門殆祖
此意也

代者數萬人詔乃原之支指与從坐眾同而異怨
罪若以魏夫人無罪而庶夫人有罪也況諸以公
法報私怨不似趙之欽酸承相以御己罪也
趙廣漢韓延壽皆以能吏而皆以不良死然廣漢之
死猶以其脅制大臣不為宣帝所直而延壽之坐
罪則皆蕭長倩據拾其在東郡郡試騎如戲其事
馬盜騎等事皆薄罪細過名卽將所時有而乃以
為上僭不道以此獄詞之不足以服人心也天道
好還宜異日假手于恭顯哉
世傳七緯名目其書武以卑詞片語散見于援引諸
家蓋漢人好圖讖故家有其書而後世則散落不
多見矣 易緯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
是類謀辨終備也 書緯則璇璣鈐考靈耀刑德
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則推度災記歷樞含
神務也 禮緯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 樂
緯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 孝經緯則援神
契鉤命訣也 春秋緯則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
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
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據魏朗傳注中
云孔子作春秋讖十二篇蓋亦後人之所托而非
必為聖人之書所也
大司空扶風杜林字伯山杜鄴之子張敞之外孫也
博洽多聞之和雅和客何而隱居以為據亂將終
不屈群而東歸器使到客制之客見林虛車載東
裘不忠殺之因亡去及林還長安士大夫咸推其
古學東海衛宏濟南徐巡皆重之林前于西州得
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
離身後傳之宏巡于是古文遂行若林者可云捨
身以羞蒙維難以衛道者矣
建武中博士魯國曹充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又受
詔議立七郊三雍禮儀七郊者天地及五帝也三
雍者明堂靈臺辟雍也後明帝卽位充又上言請
制禮以示百世引尚書璇璣鈐曰有漢帝出德
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以璇
璣鈐悉讖崇唐虞淺陋之文而以之改太樂之
名何世主之好怪也不知六籍磬蘿何必出自緯
書哉池乳而嘗書本之讖記孔演充之子曹褒官
侍中奉詔于南宮東觀撰漢禮百五十篇然不雜
以五經讖緯之文帝雖善之而頗不為言禮家所
許竟不行于世
漢儒好論圖緯之書卽鄭康成為世大儒而其學于
馬融也融會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九章算術乃
召而問之卽玄他日亦云粗覺傳記時覩秘書緯
術之與及其龍蛇入夢以讖合之知命將終故其
著書雖多然如天文七政論及乾象曆之屬想亦
圖緯之篇也
昔任城何休字邵公好公羊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
肓穀梁廢疾鄭康成既師京兆第五元先通公羊

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左氏春秋。乃遂發墨守
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
以伐我乎。漢其門人相与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
依倣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餘所著書凡百餘萬言。
玄戒子益恩書有云。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于
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噫此誠仁者之心也。
史稱鄭康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
偉。此某人黄巾尚且下拜。而一時諸儒亦得不相
屈服。此孔文舉所以致嘆于通德門。而心折于鄭
公鄉也。

河南鄭興。際閔中亂。西客隗囂。囂欲稱王。興力阻之。
與班叔皮王命論有同旨焉。後歸朝。爲杜林所
薦。徵爲大中大夫。論晦日食之變。其言甚精。大
約以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
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
臣追促。故月行疾焉。蓋是時世祖好以吏事責三公。
其政苛迫。故興言及此。興明于左氏春秋。而不好
讖。故世祖不大用之。以事左轉蓮勺令。又坐事免。
子衆奉使北單于。抗節不屈。有蘇武風。累官大司
農。鄭氏有兩司農。前則衆。後則高密鄭康成也。皆
以經學重于世。是時杜林衛宏之屬。皆爲學
者所宗。而鄭氏父子尤擅名。

潁川丁鴻。肅宗時奉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于北
宮。稱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嘆曰。殿
中無雙丁孝公。累官司徒。

校書郎楊終上言。宣帝時博徵群儒。論定五經于石
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
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于是明帝
乃詔諸儒于白虎觀。考論同異焉。會終坐事下獄。
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
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帝即日貰出。乃得与于白虎
觀焉。夫固等之請。与終之自訟。及帝之曲從。皆可
傳也。後終又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又改
定春秋章句十五萬言。而其書不傳于世。爲可惜
耳。

博士代郡范升。謂不宜立左氏學。條上左氏不可録
者三十一事。蒼梧陳元時以父任爲郎。詣闕上疏
云。左氏宜立。升所言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
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脱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
掩其弘美。可云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書奏。升
復与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元乃得優詔。帝卒立左
氏學。未幾又廢。

扶風賈逵。字景伯。賈誼九世孫。逵自爲兒童。常在太
學。不通人間事。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
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作解詁五十一篇。上書
獻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秘館。嘗勅蘭臺給逵筆札。
作神雀頌。与班固并校秘書。肅宗時。應詔條左氏
長于二傳者。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然未

免附會讖文。世以此訊之。故亦不至大官。逵所著
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箴及
連珠酒令。學者稱焉。
傳中賈逵嘗有母病。章帝欲加賜。因校書者多不欲
特賜。乃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
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
于首陽山矣。帝此言可謂有君臣之誼。此所謂獻
之所賜也。以為恤臣。何所不可。而假手于貴戚乎。
且漢法群臣不得交通王侯。而公然受其饋遺。亦
不可為訓。防予之。逵受之。其失均矣。
成都張霸。年數歲而知禮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
人號曰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
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伯饒。後從樊
儵受嚴氏公羊。霸以嚴氏所刪尚多繁詞。乃減定
為二十萬言。名張氏學。一時學者如孫林段著輩
各市宅其旁。以受學焉。
霸子楷。字公超。少傳父業。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自
父黨夙儒。皆造其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貴戚
之家。皆起舍巷次。以規過客往來之利。楷疾之。輒
從以避。家貧。嘗乘驢車至縣賣藥。司隸舉茂才。授
長陵令。不就。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
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然楷性好道術。能作五
里霧。時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請學于楷。楷避不見。
後優作霧作賊。事發被考。引楷。楷坐繫廷尉獄二
年。見原還家。則道術之不可不慎如是夫。○楷
子陵。有直節。劾梁冀帶劍上殿。直聲動朝廷。
別傳載鍾離意為魯相。時出私錢修孔子車。服劍履。
命縣人張伯除堂下草。伯于土中得玉璧七枚。伯
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文
于講堂前見一甕。甕歷代莫敢發。意曰。夫子聖人。
或所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
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璧有七。張伯藏其一。及訊之果然。是槪此文荒誕
淺陋。絕不似素王所遺。抑或好事語怪者之所為
也。與公勝渠室語。皆不無附誣。
漢人好以圖緯相誑耀。如翟酺之以術數據讖。令其
不敢就試。而妄引春秋緯之保乾圖所云漢賊孫
登之說。其庸陋悖謬。此宜三尺童子所不信。而懿
以故太史公反深信其說。卒為酺所愚。可怪也夫。
蓋酺之為人亦好圖緯。所著有援神契鉤命決解
詁十二篇。
蘇竟楊厚朗顗襄楷。與前漢京房翼奉李尋輩。皆精
于天文圖緯。推步占候之士也。竟嘗與劉歆共典
秘書。有應[illegible]偏能之才。為代郡太守。卒于家。厚以
公車徵拜議郎。累遷侍中。言災異屢驗。每有災異。
輒上消救之法。以病辭歸。八十餘卒于家。顗以公
車徵詣闕上七事。又上書薦黃瓊李固。並陳消災
之術。又條便宜四事。特詔拜郎中。辭不就。歸家為

同邑大使孫礼所殺楷桓帝時上書辭陳災異不
省又以言宦官得罪罪司寇論刑後陳蕃舉方正
不就卒于家以上四人者皆習風角遁甲七政元
氣六日七分之術旁及神經怪牒玉策金繩之書
亦奇偉士也

長信少府夏侯勝以議駁世宗不宜立廟樂下獄黃
霸時為丞相長史以阿勝不舉劾同下獄二人既
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且死霸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後赦出霸位至丞相崔瑗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
獄獄掾善為礼瑗閒考訊時輙問以礼說其專心好
學雖顛沛不虧如此後瑗卒為巨儒古人之不以艱
難而廢學大率如此也明楊文定繫獄十年而讀書
不輟厥後三楊相業率以賴之蓋亦聞黃公崔
子之風而興起者歟後之君子一蹶不振
廢學有以知其無能為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蜀郡太守堪之孫也平子
為東京偉人史稱其術數窮天地制作侔造化不
得僅以文人目之其靈憲算罔論猶渾天璇璣之
徵其候風地動儀極龍首銅丸之妙固知子雲太
玄唐都洛下閎後物也若乃思玄賦之浩衍遠軼
靈均正識跋之嚴明近踵玉淵應間則達旨之亞
兩京則班固之佳是又文人之雄也范曄謂其才
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
人亦可以盡其為人矣其為侍中時為左右所讒
出為河間相此四愁所為作也既不得志欲就東
觀著書而同志者如劉珍劉騊駼皆故物其志不
遂衡上書欲自著作又不見聽為可惜也

金石之書至漢而盛蔡邕自校書東觀遷為議郎以
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
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
立于太學門外觀者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是韶正
乃諸人之功而書則邕一人之跡也邕他著書如
詩賦連珠獨斷勸學敘樂太誥之屬凡四百篇所
謂心精辭約者也誠為東京之徵京勁矣

綿竹任安字定祖少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
楊厚學圖讖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
今學古任定祖

司徒侯霸舉人不當光武意疑其有姦賜霸策書有
二語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此二
句幽峭奇奧是漢魏詩中七言最佳之境又嚴子
陵與侯司徒書有云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
要領絕此亦只牘語而詞簡已具嫖姚跌宕妙拙
古今不知七里灘中此次等句埋沒多少是皆文
人墨客所百擬不到者真無緣覯面也然君
居上為君所怒謫下為子陵嘲謔其何以堪

祖記及雲臺功臣圖初名臣列傳多堅所命筆校
特宏麗條暢去蔚宗所撰遠矣
古人好論族姓源流如袁昀之于高陽司馬遷之于
重黎王莽之于黃帝班固之于閻班皆高遠其所
從來之可云華胄之遠、都矣非如第五倫之于
田齊猶有世次可紀也
班固數弱冠上書東平王蒼勸其推賢進士此雖通
也然其身附貴戚而卒罹其禍亦可云工于謀人
而拙于謀己者矣
班仲升西域武功世所熟知而不知之句涉繼書傳
中來而且天性孝友不備細節當孟堅之為人所
訟告也詔收固下京兆獄超恐固被考死乃馳詣
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以著述意而郡亦上其
所著書顯宗甚奇之詔除固蘭台令史與陳宗尹
敏孟異等共成世祖本紀遷固為郎典校秘書固
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
八篇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養母
此仲升之投筆所由緣起也
傅毅作迪志詩其強茂光曉志之嘯矣乎又作七激
其擬枚乘七發之流亞乎又作顯宗頌其東平嘉王
光武中興頌之選起乎然殺害寬容也使小早卒
其不與班固同與其禍矣
江夏黃香字文彊年九歲失母性至孝博學經典
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
肅宗詔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帝嘗召香詣殿下顧
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也左右莫不改
觀噫士人得入東觀讀所未見書非生平願也
矣況又蒞之以美官乎後香為尚書令掌機密最
久子瓊曾孫琬皆官太尉為漢季名臣
廣漢李尤字伯仁少以文章顯和帝時賈逵薦其有
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累遷諫議大
夫受詔與謁者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
濟陰王尤上書諫及順帝立遷樂安相所著有七
歎哀典等文二十八篇
南陽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少好學為謁者僕射鄧
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
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脫誤定正文字累
遷宗正衛尉卒于官著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
稱號
寧陵葛龔字元甫善為奏章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
龔為作之其人既寫畢因誤并署龔名以進故時
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余為倩之曰此
去葛龔終不如張衡
安帝時尚書陳忠上疏薦郎中周興曰臣惟帝王雖
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遺
古今博物多聞霸文著緯可觀楊尚書出納帝
命為王喉舌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
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

多鄙固。誠可嘆息。詔乃拜與為尚書郎。觀忠此疏
漢時人才之盛。已可稱一笑。信乎用者不知。一。替
不用古今同病也。與乃直臣周榮之子。太尉名臣
周景之父。太尉忠之祖父也。

朱穆字公叔。作崇厚論。蓋為歎俗而作。而其絕交論
則為遂背而發也。要之父叔、夜之絕交、與劉峻
之廣絕交。不外蔡中郎之正交。為得其中耳。

揭摘之辭。嘲班固之答賓戲。崔駰之達旨。張衡之應
間一也。蔡邕有感于諸文。而托于務世。以訓詩于
[illegible]歸。誹老而作釋誨。亦是一意。

順帝時雲翻以左雄有公忠節。上書薦之曰。臣見方
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此二語是五言
雅句。境或即謠所自作。大抵漢魏人謠。不以詩名
者未有不能詩者也。

涿郡崔氏。世擅文章。如崔駰之賦慰志。亭伯之作達
旨。子玉以草書擅歌。子真以論政顯也。可謂世能
濟美。代有雅才。著知而名位不顯。乃若崔琰崔
烈。一為王莽賓友。一為西園財賓。而皆位列三公。
後之為崔氏者恥。信乎。貧賤多令名。顯秩無嫁德
也。

涿郡有琦。字子瑋。北海相瑗之宗也。梁冀為河南尹
並聞其才。請與交。乃作外戚箴及白鵠賦以諷切
之。冀不納。因遣琦歸。遂陰令刺客求殺之。客見琦
耕于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
實告琦。且曰。吾不忍殺子。可亟自逃。吾亦從此
逝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哀孔進善言而
獲之節。如望其不相嗟也。難乎免矣。

崔寔論政。誠為達權救敝之理。然其中不無矯枉過
正。原寔之意。主于嚴刑峻法。乃至謂宣帝之教優
于孝文。是何言之謬也。夫漢道之易使亂以太宗
寬柔寬裕之治。養之二十餘年。卧民聽不復至治
不登。則是孝文之功業正北復王氣及於漢宗元
氣而存也。宣帝純用法律。而元氣日以漸削。继
四夷來適。實賴孝武撻伐之功。而非宣帝董督勤政
之力也。如是而謂其優于孝文。吾不信矣。且子真
又謂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
為漢王宗基業之主。夫元帝則誠基禍矣。然失在
任宦官。而非以行寬政也。誠如寔之論。則周道之
凌夷。將反歸咎于文武之仁厚貽謀耶。

南郡王逸。字叔師。累官侍中。著楚詞章句。又作漢詩
一百廿三篇。七歲詞章句。盛傳于代。而漢詩不可
得見。知子延壽。字文考。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
蔡中郎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作。甚奇之。遂輟
翰。夫作賦而至使中郎自嘆不如。非其工可知。且
以見前賢之樂于成人之名。而不敢掩飾以爭也。
吾于中郎見其深矣。

凡人不宜多才。多才反足為累。中郎以曠世逸才妙

解音律性好鼓琴如識柯亭之竹殺辨桐琴于焦
尾螳螂之殺機皆其妙解音律也桓帝時徐璜
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
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
歸此不欲以技自進者其見志極君山遠矣乃當
董卓之時三日之間周歷三台卓每讌飲輒令邕
鼓琴贊事也又讌謔之所不屑者矣豈小多才
之累歟
蔡中郎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未成
及罪徙朔方上書自陳臣自為布衣常以為漢書
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
者臣師事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分臣撰集
思惟二十餘載前昔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
撰錄會臣被罪旅逐邊野恐隨軀朽腐抱恨黃泉
謹奏其所著漢志十意帝嘉其才高乃宥還本郡
後董卓誅王允收邕邕收辭首引咎乞繼成漢史太
尉馬日磾亦以為請不能得嗟乎邕不惜自殘其
以廁凡于龍門之所為而邕不得志則知人才
士之難致其知以集事于私議之傳於古今者所
撰也若使邕而成書非若蔚宗容易成矣
神鑒乎
荀悅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紀兄儉之子
悅字仲豫依左氏傳體作漢紀三十篇奏獻帝
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故詔悅為此也辭約事
詳論辨多美人但知仲豫之漢紀而慈明之漢
語則無傳矣若仲豫之申鑒五篇以視慈明之對
策四事皆數陳對切有賈太傅之風惜乎時不可
為空言徒著也
孔北海常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二句竟是唐
儒箴信口占未必有意于為詩也而已傳播於
世亦北海天邊音情頗拙也
北海為人性寬容少忌喜誘益後進聞人之善若出
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
長薦達賢士多所獎輯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
內英俊咸信服之而愈為曹操所忌也
孔文舉詭君文學多謂稽時議復肉刑融駁之有云
皆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民
百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曹公既
破鄴郡為子丕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
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
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征烏桓融又嘲之曰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
羊可並案也時操以年饑制為酒禁融屢書爭之
多侮慢操積不能堪遂令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
收融殺之夫不能與言于無而又欲逃于好
雄之側難以免矣若盛德不抑傲詐亦足之勳
皇甫義真威明之兄子也既破黃巾威震天下奏請
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

大乱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
復安居。此歌既真且札。不似後世德政歌一片佞
辭也。
汝南應氏，自應順以來，七世通顯，並有才名。順曾孫
奉，官司隷校尉，少聰明，自為兒童，及長，凡所經履，
莫不暗記。兄人半面，終身不忘。讀書五行俱下。生
平著書最多。嘗刪漢書史記漢記為十七卷，名曰
漢事。及黨事起，慨然以疾自退，追悼屈原，著感騷
三十篇。奉字世叔。
應劭字仲遠，官太山太守，奉之子也。仲遠著書甚富，
如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
都目、五曹詔書、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撰漢官
儀，節丞相也。佐理萬機，故有節目。五曹謂常侍曹、
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劭所著又有漢
官儀禮，乃中漢輯序，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
時俗嫌疑。後世服其洽聞。劭弟珣，字季瑜，生瑒，字
德璉。瑒弟璩，字休璉，皆以文章顯。
王充傳中所云，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此是說好學者
非拘。局守一先生之言也。後世如陶徵士讀書
不求甚解，更得讀書三昧。所云汎覽，周王儒流，觀
山海圖，即其記也。充所著論衡，蔡伯喈以為帳中
秘著其書名，以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與應仲
遠風俗通若有異聞。史稱其家貧無書，遊洛陽市
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家。此等聰
慧，六朝人往往能之，不足異也。
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荀悅申鑒，皆政論，皆就
切時政，憂時病俗，賢人君子之所為作。著書論而
不亂，小雅之[illegible]也。
王符述赦篇有云，忠好究恭，良民專亂。門王通所
云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最至言也。
王符慕性論，主乎蒞節著忠，老莊之條學也。仲長統
樂志論，主於適性怡情，肆遠之高致也。
陳留邊韶，字孝先，嘗教授數百人，有口辯。曾晝假，弟
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
之，應聲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
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
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若孝先者，其名有曼倩遺
風矣。
漢陽趙壹，字元叔，辭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
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乃作解擯。後屢
抵罪，幾至死。賴友人救得免。壹感其恩，作窮鳥賦
以謝之。又嘗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又作二
詩，託為秦客。書其皆忠貧世俗之辭。嘗舉郡
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皆拜伏庭中，
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乃令揖下堂，執其手
延置上坐。以此名動京師。壹念公卿中唯河南尹
羊陟有重名，乃謁之。陟尚未起，壹因舉聲大哭，門
下皆驚。陟知其非常人，延與語，大奇之。明日大陳

車騎來郡謁而壹獨柴車草屏延陟坐于車下左
右莫不嘆愕陟與袁逢共稱之京師士大夫莫不
想望其丰采及西還過候弘農太守皇甫規門者
不即通壹遂去規為書遣主簿追謝之壹終不顧
十辟公府不就卒于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
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夫士非中行道游詭激我
不容世世不容我則矜夸太過卒以無稱悲夫
東平劉梁一名岑字曼山少孤貧賣書于市以自給
常疾世俗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又著
辯和同論後為北新城長大作講舍儒化盛行梁孫
楨字公幹以文才知名鄴下蓋曹子桓兄弟西園
之士也云以抗傲為魏武所黜

陳留邊讓字文禮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作淫
麗之詞而終歸于正亦如相如托諷也議郎蔡邕
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位乃為書薦于大將軍何
進咸惟把之其中有云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
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
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悼此未受樸斗大
矣之和而久在煎熬竊之敵也何進不能用後
歷遷為九江太守建安中人有構于曹操告郡
就殺之
范陽酈炎字文勝酈食其之裔孫也有文才古詩二
篇与趙元叔疾邪詩相類而稍近和平雖正初不
應徵辟後病風狂妻始產為所驚而死妻家訟之

炎竟死獄中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
敦煌侯瑾字子瑜少孤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
然以讀書常以禮自牧獨處一室如對嚴賓焉
皆不就作矯世論以刺時又以世莫已知作應賓
難以自寄又按漢記作皇德傳三十篇行于世
無錫高彪家本單寒有雅才常從馬融欲訪經書大
義融疾不獲見彪以書責之融封而去融省書慚
追之不及若趙元叔之于皇甫規也後舉孝廉為
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
永為督軍御史使出幽州百官祖餞于長樂觀議郎
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以規之邕等嘆服其箴
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

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呂尚七十氣
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乙五將三門
[太乙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時 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天目文昌等也] 地有九變
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
誰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 [廣作廣武]
[君廣野乃辭 食其酈謀] 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
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
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
越可永遂佩藏斯戒以厲終身後彪遷內黃令
帝勅同僚祖于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天
一縣令而勅百官以送之兩為異數然圖形勸學
稱文奇觀也靈帝闇亂之朝乃作如此雅事誠為

戚舉。後魁列宦者。時人申屠蟠耎。不可謂拔茅之茹矣。蟠雖不就徵。而魁獲知人之明。子戚宦刺史不知名。

河南鄭縣人張超。字子竝。留侯良之裔。有文名。尤善草書。妙絕一時。從朱雋將軍朱儁討黃巾。為別部司馬。此當張竝弟張超也。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安足數。此自是佳妙好詞。後人長短句多祖此。正平不以詩傳。此即其詩也。若借曲而表。監廚請客。則幾乎謔矣。寫出狂雅人深致也。布衣流巾。三尺撾鼓。案此丈夫可以死矣。而操不欲殺之。辛見殺于黃祖。若寫之未可擬施也。

班范肪截卷二終

班范肪截卷三

淄川　張篤慶歷友謀集

漢人多重姓名。如有兩王匡。一則新市將。更始封為定國上公。後降光武。以欲叛。為尚書宗廣所斬者也。一則王舜之子。作王莽太師。與國將哀章同守洛陽。被更始將王匡拔洛陽見縛者也。　有兩王商。一則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官至丞相者也。一則成帝舅封成都侯者也。　有兩王舜。一則邛成太后之兄。一則元后之從弟大將軍王音之子也。　有兩王章。一則安平侯王舜之子。一則京兆尹。直諫成帝而死者也。　有兩王鳳。一則成帝舅襲封陽平侯。官大將軍。一則更始將。定國上公。偕封宜城王者也。　有兩王吉。一則諫議大夫瑯琊王子陽。一則中常侍王甫之養子。為沛相以酷吏稱。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誅者也。　有兩王霸。俱東漢初人。一則二十八將中淮陽侯上谷太守。一則太原處士不臣天子者也。　有兩王駿。一為王陽之子。一則元城王氏也。　有兩張敞。一則京兆尹畫眉者。一則車騎將軍張溫之弟也。有兩張禹。一則成帝師封安昌侯。乃朱雲所請上方斬馬劍者也。一乃光武外戚。有政績。歷官太傅錄尚書事。封安鄉侯者也。　有兩張超。一河間鄭人。字子竝。以善書名。一則張邈之弟。為曹操殺之雍丘。而臧洪所為欲赴義而死者也。　有兩張儉。其一同渠巢

帯劍上殿。尚書張陵劾之。是張楷之子也。其一張
魯之子[孫]。學道于鶴鳴山中。有道術。所云五斗米賊
也。　有兩張純。其一世襲富平侯。光武時改封武
始侯。其一賊將自稱弥天將軍。輔張擧以反者也。
　有兩樊崇。其一赤眉賊將。立劉盆子而崇為御
史大夫。其一鄧禹部將戰死者也。　有兩[illegible]勤。其
一光武之[illegible]。其一大[illegible]賊卒也。　有兩嚴光。其
一成帝時官大司馬。其一則光武故人嚴子陵也。
　有兩嚴遵。其一嚴君平。其即嚴光一名遵也。
有兩劉信。皆宗室。一則嚴鄉侯。是東平王之子。翟
義舖之以起兵者也。一則更始時奮威大將軍。是
劉賜之兄子。嘗殺劉望于汝南。並破嚴尤陳茂。光
武封為汝陰侯者也。　有兩劉向。一則劉更生。一
則雲臺將劉植之子也。　有兩劉歆。一則向之子
國師公也。一即昌城侯劉植之兄也。　有兩劉[illegible]。其
一為山陽太守。其一則三公也。　有兩黄祖。其一
為北海相孔融爲吏。以諫融被殺。其一江夏太守。
殺孫堅而為孫權所誅者也。　有兩閔貢。其一太
原處士閔仲叔。不食猪肝生蒜者也。其一則河南
東部掾。與尚書靈植同誅常侍張讓者也。　有兩
鄭衆。其一為鄭興之子。世有經學。見功于西域。終
于大司農者也。其一中常侍。以誅竇憲功封勦鄉
侯者也。　有兩侯覇。其一光武時大司徒。其一和
帝時金城太守也。　夫以兩漢四百年間。其重名

者自不可枚擧。姑即其表表在人耳目間者。記之
如此。
春秋時列國大夫。往往好襲前人名。如狐偃、范
鞅、趙鞅、衛鞅。荣盈、荀盈、荀躒、韓躒之屬是也。漢人
之號。如鄭食其、審食其。金日磾、馬日磾。杜延年、田
延年、嚴延年、李延年、栗馬延年。韓延壽、蘇延壽、甘
延壽、焦延壽、王延壽。楊敞、張敞、王敞、袁敞、倪敞、史
敞、何敞。趙廣漢、許廣漢、鄭廣漢。王温舒、路温舒、甯
[illegible]年。馬融、孔融、韓融、符融、鄧融。蓋延、任延、
竇延、滕延、劉延、施延之類。不可殫紀。而漢人名多
單名。至王莽時乃定為制。云漢法無二名。至哀帝
以路[illegible]、奴、[illegible]、于、褒、知、牙、師使更名。為知從單名以
示恭順不敢違漢法之意。而卑于名命漢時制。遂
上章遵其命也。王莽之[illegible]施紀露也。
按東漢名臣。多春秋及西漢名臣之後。其最著者如
廉范廉頗之後。馬援馬服君之後。荀淑荀卿之後。
劉表及劉焉俱魯恭王之後。劉昆梁孝王之後。劉
寵齊悼惠王之後。張綱張良之後。張超子[illegible]之張
良之後。張酺張耳之後。張儉之張耳之後。張純張
安世之後。孔奮孔霸之後。孔融之孔霸之後。鄭[illegible]
鄭食其之後。賈逵賈誼之後。伏湛伏勝之後。鄭玄
鄭崇之後。竇融竇廣國之後。申屠剛申屠嘉之後。
蔡邕蔡勲之後。馮衍馮野王之後。杜篤杜延年之
後。杜林杜鄴之後。韋著韋玄成之後。翟酺翟進之

後。鮑永鮑宣之後。韓稜韓穀當之後。陳寵陳咸之後。楊震楊喜之後。段熲段會宗之後。其在東漢末為東漢初諸公之後者。如劉寵東海恭王之後。張衡張堪之後。王粲王暢之後是也。

漢史中多異姓不經見者。如瓜寧羌男瓜田儀。司徒王況。長沙太守抗徐。兗州刺史𢍰觀。隱士契志張。司隸水丘岑。黨人公族進階。清河太守棗祗。長樂謁者膦是。光祿勳偉璋。騎都尉弓里戊。丹陽人箄融。桂陽太守茨充。北海太守蘘與。長樂衛尉鐔顯。黃巾賊波才。黨人蕃嚮。儒林觟陽鴻之類。不可勝指。凡姓氏不經見者。後世謂之僻姓。

漢人好父子祖孫聯名。如陳球之子名瑀。劉瑜之子名琬。黃瓊之孫名琬。應珣字季瑜。其子瑒字德璉。瑒之弟璩字休璉。何必重複如是耶。至于晉代迭少父子祖孫三世皆以之字聯名。尤無味也。

古今之以李杜齊名者甚多。如漢之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衆。唐之李嶠杜審言。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李益杜荀鶴之類。不千古之奇也。若李郭齊名者。李膺郭太。既已共濟于狂舟。光弼子儀上俱中興之佐命。而最下者則李傕郭汜。乃逆臣之禎劣者也。

國家諱爵大典也。然兄弟襲爵事也。漢以來兄弟讓爵者多矣。而或格于國典而不許。或高其義行而曲從。蓋有幸有不幸也。如枝陽侯常王成父爵于兄弘。宣帝嘉其節而許之。後立敞自致位丞相。又封侯。時因當襲父兄爵。讓于少弟霸。光武許之。鄧彪當襲父鄧侯爵。讓國于弟荊鳳。明帝高其行。下詔許之。張奮兄根。應襲父純爵。根少被病。光武詔奮襲爵。不肯受。帝以為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就封。桓郁當襲父榮爵。上書讓于兄子汎。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汎。當世稱之。丁鴻當襲父綝爵。上書讓于弟盛。不報。遂逃去。後鴻感友人鮑駿之言。而還就國。凡此者。其讓雖義也。而不發於少衆乎穆也。風斯美矣。

司徒劉寬字文饒。華陰人。性和平。海內稱為長者。嘗對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以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其性度如此。此蒲鞭刑由作也。

扶風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此言聞之而可思也。之可以為庸碌貪鄙者鑑矣。

下邳王丹字仲回。初為太子少傅。客有薦士于丹者。因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而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復徵丹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之曰

其善心皆有序，道路大抵太邱為人數悖行學校而
不讒于正，持己純篤，而不庶于俗。年八十四，卒于
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名士共諡為文範先生。
子紀有孝行，豫州刺史嘉其至性，表上尚書，圖畫
百城，以厲風俗。

陳寔為太丘長，有名德。子紀為大鴻臚，名亦齊陳綠。
羣為魏司空，俱以才幹著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
長。昔王吉為諫大夫，能稱其職，為世重之。子駿為
御史大夫，有聲。駿子崇官至大司空，歷名稱嘗聞
不及其父，而祿位彌隆，名稱陳氏也。又若江夏之
黃香、黃瓊、黃琬，閬西之楊震、楊秉、楊賜，庶幾於世
與德美。

潁川荀淑字季和，荀卿十一世孫，少有高行，博學而
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夫俗
儒既不好博學，而又好非博學者；既好章句，
而又非毀不好章句者，此所以終于不知人也。淑
官朗陵相，人稱為神君，去官歸閒居，養志，產乎家。
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事，蓋淑之門人也。有子八
人，時號淑所居為高陽鄉。

荀爽所謂慈明無雙者也。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
中，對策陳便宜，論百官宜行三年喪，論尚主當正
夫婦禮，論後宮宜放怨女，論陛下奢侈作威，奏聞
即棄官去。遭黨錮，隱于海上，十餘年，以著書為事。
董卓徵之，欲逃命，為吏持之急，不得已應命，三遷

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遷都時，委蛇
以校楊彪、黃琬，而預知卓必危社稷，與王允祕圖
之。未及發而薨卒。悉撫荀司空之孫拜三公，與蔡
中郎之謂，歷三公，皆見知于董卓者也。乃忌以感
恩而論于黨逆，冀以秘謀而歸于忠貞，人固不可
以無識。

潁川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
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太傅繇
之祖也。辟為林慮長不就，與荀淑齊名，老于家。諸
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
古，遠避王命，卒歲容與。

疏太傅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人供具設酒食，請族人
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趣賣
以治具，所以廣聖主之惠也。若崔瑗愛士，好賓客，
盛修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
已。傳祿盡於賓饗，當世稱之。疏之賢遠矣，不虧
為子孫計，而崔之風流不斷於五侯鯖也。

術數之士，性木子有政迹，乃會稽謝夷吾字堯卿。
尤精于風角占候，而累官荊州刺史、鉅鹿太守，所
在愛育人物，有善政。繇司徒第五倫上書請以夷
吾自代為三公，後長吾以術舉業微而更美。
州刺史糾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夫
為太守而愛養人物，為司空而薦賢自代，皆盛世

休章休廟第五文休名歸京地三休
前漢之末、有赤眉賊、有青犢賊、有大形賊、後漢之初、
有黃巾賊、又有白波賊、又有黑山賊、黃巾五行厭
勝之術、服黃巾、一名蛾賊、蛾即蟻也、學記所云蛾
子其術之名言蟻也、黃巾賊謠言曰、蒼天已死、黃
天當立、當即黃巾之黃服、
趙太傅憙、字伯陽、南陽宛人、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
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
而仇家多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
心、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仇皆
臥叩頭、後仇病愈、自傳詣憙、憙不與相見、他日
竟殺之、武若謂憙此舉可謂仁義兼略、甚不殺疾
仁也、必報仇義也、然愚謂仇既自傳來歸、則是
已降矣、君子詳之、不輙殺仇之準之乎、義也、謝降
救服、則依用別德矣、
更始時、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
李寶招降之、不肯、乃云、聞宛之趙氏孤孫憙信義
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
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為郎中、
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
駒、努力勉之、走、延前、歌如、叫名家駒、何前
儒、而後世也、更始作角、詩如、此而初入長安、
時乃向、漂悍撑掠、得凡所指、讀之也、
赤眉之攻長安、趙憙避亂丹五首舞伯仲儂佃
弱、越山阻、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而已
受其害、欲委之于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
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逢盜賊、憙輒言其病
狀、以此得免、此仁者之智也、
汝南郅惲、字君章、明天文曆數、深識玄象、王莽居位、
惲上書諫莽、遣就獄、位還、于郅氏、莽雖怒、然以其
引經據讖、未即害之、會赦出、名為傳俊將兵長史、
欲舉軍政、俊若惲、恥以軍功取位、辭歸鄉里、惲
友人董子張者、父先未報、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
垂歿、顧歎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
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
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遮客、其仇人取頭以示
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詣縣自首、令欲理出之、惲
趨出就獄、令跣而追之、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
向、以要惲曰、子不我從、敢以死明心、惲乃出、嗟子
張令友之報、可以謝父、君章奉令之法、可以尊君、
縣令逋法之罪、可以明義、皆足傳也、然惲不能諫
光武不易儲、不廢太子退位以讓其弟、此何理
也、而議者乃或以其吉東海王之言為是、吾不信
矣、若其為東門候、閉門而不納光武、此小一有
識力者能之、不足多也、
孔奮為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殘殺郡守、賊
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
此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將滅茂等、奮妻

子不為所害。晚年有子嘉，官城門校尉。此天之報
施不爽也。又太尉橋玄，睢陽人。少子南十歲，從官
京師，偶獨游門次，卒有賊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
登樓，就玄求寶，玄不與。有頃，司隸陽球率河南尹
閉守玄家，球等恐並殺其子，玄瞋目呼曰：姦人無
狀，玄豈以一子之故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玄子
亦死。玄請著為令：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
財貨，開張姦路。此二事頗相類，嘗竊于太子而以
義割恩者也。鉅乎烈丈夫之風矣。著為令而兩
殺之，則劫質之舉廢，其亦哀矣乎。
扶風曹恭，年十五，与弟丕俱居大學，閉戶講誦，為諸
儒所稱。恭憐丕小，激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數以
禮請，不應。及後丕為大司農，劉寬所舉賢良方正。
恭乃始為郡吏，後恭終官司徒，丕終官侍中，所謂
五經復興魯叔陵者也。又南頓封觀為郡功曹，有
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
疾，喑不能言，火起其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
年兄得舉，觀乃仕焉。此二君之所為，和同而觀為
較若矣。若謝安石之晚出東山，而兄禹反獲其力
以免禍，人固不可以無賢兄弟也。
桓彬，桓榮之玄孫也。少与蔡邕齊名，為郎。時中常侍
曹節婿馮方亦為郎，彬厲志節，与劉歆、杜希等同
好交善，擯方不与共酒食，方深怨之，遂章劾彬等
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以猛重彬等，不舉正其

事。節怒，劾奏猛，收下獄，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彬
遂以廢，卒于家。蔡邕等共論序其事，以彬有過人
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
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可以樹碑標五更
之懿實。
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
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君喬者，不止
性不好富貴也，蓋有感于陰城班始之禍而有所
懲毖者乎。抑亦慕宋弘之義而效之者也。樊長與
戒其弟，不宜與聯姻王家，其弟不聽，卒以遘難，喬之
以死為諫者，雖太猶急，然彼其志不可奪，吏固謂
守之其身而不激，達及家族也。
東郡趙咨，字文楚，徵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滎陽
令曹暠，咨故所舉孝廉也，於路迎謁，咨不為留，
暠送至界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海內，
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
咨畢，辭歸家。其傾慕如此。若暠者，其賢于獨行作起
所舉之茂才矣。支茂才王宗，不以晉接為恭，而以
遠金為廉，固宜為潤，此夫子所謂准也，而暠悟以
取不見賢者為負，所舉其孝廉也。是所以召之所忌
宜，倒從者笑，而至待其揖，卽使而千里相從。
兗州刺史第五種，天性疾惡，公方不回，任從事衛羽，
收濟陰太守單匡並寄吏親客四十餘人，發其贓
五六千萬，匡中常侍單超兄子也，種積懷忿恨，遂以

君德也，與者惡無禮也。古人於名義之際，一毫不以假人，其嚴如此。

何敵請[illegible]窮氏柚名，猶朱穆之于梁冀，徐福之于霍氏也，皆曲突徙薪之計，而說無聽者，甚矣權勢之溺人也。

虞詡之為司隸校尉，好直言，擧奏贓吏，時目為苛刻。以論中常侍張防，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知詡以忠獲罪，為極力申辯，尚無以勝防。後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擧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乃坐徙邊。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乃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後為尚書令，以公事去官。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朝廷思其功，復徵之，會卒。子恭，[illegible]正人，見害于宦官，擧朝無為一言而救之者。初出于中官，即此輩未為無人也。

武威太守俞橫，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自解，乃訪于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不肯，乃諫鵠，鵠從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若勳者，可謂知義矣。

涼州刺史宋梟患多寇盜，謂蓋勳曰：涼州寡于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其可乎？勳諫曰：[illegible]不急[illegible]之術，[illegible]迂闊之擧，既足結怨一州，又當貽笑朝廷。梟不聽，遂奏請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喚。此與青州刺史焦和，黃賊衆來過河，而坐多作陷冰丸以投之者，俱堪一嘯。而後之戎服講老子，又踏其轍也。

蓋勳為河南尹時，董卓既廢少帝為弘農王，又殺何太后。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及勳還長安，與卓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以董卓之威而[illegible]日小聽，則其氣固已懾之矣。詐強有討卓之心，而無其權也。未幾疽發背卒。

陳留吳祐，字季英。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年十二，諫其父，以避薏苡之嫌。父大奇之。及喪父，年二十，牧豕于長垣澤中。後擧孝廉，郡為祖道，祐越壇與小吏黃真歡語移晷，遂定交而後。祐至京師，公沙穆名未遊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杵臼之間。後與穆俱為儒宗，故世以祐為知人。祐為吏，政崇寬厚，人懷其惠。然其為大將軍梁冀長史，當李杜見誣，祐與冀爭之，冀不聽。時馬融在座，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以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祐亦徑去，因自免歸。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家和，子孫多貴。

伽

陳留史弼、典禁兵、則正渤海王之驕縱、舉鈎黨、則明
平原郡之無人、舉孝廉、則殺侯參侍之使者、可謂
直以行義矣。及其被誣而徵、以檻車也。孝廉裴瑜
冒言以勵之、魏劭安服以護之、行賂以免之。此所
云烈士旌直、義夫獻寶也。范史惜其全活多人而
其後不大、不知弼之父敬以佞辯昭訓名教、如參
旺之父、而弼能盡德、変為忠義之族、所得者已多
矣。

長陵趙岐、字邠卿、又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臺時所
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敦女、敦融之叔
父也。然岐薄融之為人、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
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襒其門
也。岐曾讀周官、有二義不通、嘗一往造之、其賤融
如此。岐為京兆功曹、與從兄襲字元嗣、彪貶議宦
官唐衡之兄玹、々深毒恨。既而玹為京兆尹、執岐
家屬宗親、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
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之、察其非常人。
停車呼與俱載、即視叩子、非賣餅者、有重怨邪。
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也、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
乃以實告之。嵩先白母曰、出得死友、誓之於
藏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
死滅、因赦乃出。擢拜并州刺史。獻帝時、以太僕奉使
關東、宣揚國命、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騎。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聞岐至、皆移兵
數百里奉迎。岐勸其罷兵。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
期會洛陽。共迎車駕。既而岐以病滯陳留二年、朝
者遂不至。岐又自乘牛車、南說劉表、遣兵詣洛陽
助脩宮室。時孫嵩亦寓于表、々不為禮。岐因稱其
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
州。曹操為司空、嘗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
融、交薦之。於是就拜岐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
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
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
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
被、即日便下、々訖便掩。其有楊王孫之風、知岐
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及三輔決錄、行于代。

太原温序、字次房、初為小吏、騎都尉弓里氏見而奇
之、薦于世祖、累官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
囂別將苟宇所拘、說之降。不聽、序怒、以節撾殺數
人。衆欲殺之。宇曰、此義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啣
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無令鬚汙土、伏劍
而死。嗟乎、此仲由之結纓之還、謝康樂之臨危猶佛
者不能作矣。

東郡索盧放、通尚書、初為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行
部、太守坐法、放輒前言曰、天下所以共苦王氏
歸心漢室者、以寬仁故也。且使功不如使過、以
身代太守。使者義而赦之。放由是顯名。建武初為

諫議大夫、後以疾去官。建武中徵不起。光武使人
與之、見于南宮雲臺、厚賜遣歸。
汝南高獲字敬公、為人尼首方面。尼首者、首象尼山
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世祖有舊。師事司
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死。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
歙。帝雖不赦、而引見獲、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
宜改常性。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
出便辭去。姜房光周党之亞也。
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公、皆豫章人。少相與為友、俱
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
前後十餘通書記。雲不從。義明年舉孝廉、乃與為
郎。二人交道最篤。郷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終侍御史。雷守灌謁者、終南頓令。揚
灌謁者、謂初試為謁者也。詳見百官志。
毘陵魏儁年十五時、與父俱行中道、為盜所劫。將用
迫。乃拔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畏死耶。盜
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後脩本以節烈
顯。又南陽朱暉年十三、有氣決。王莽時、與家屬避
亂、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僚人皆惶怖伏地。暉
最幼、獨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
日朱暉死日也。賊笑而捨之。後暉卒為名臣。若二
子者、所謂能見危而奉身者也。
趙苞之事、實為兩難。救母則從賊、盡忠則虧孝。且所
云與徐元直不同。元直攜有可從書之義、而苞則
決無可從賊之理。然使智者處此、未必無術以全
母也。而赴義不顧、自同分羨、忠則忠矣、孝于何有。
固不得援楊六尉遇劫節而死之例、以自解
也。然謂苞之有心殺母之、非也。觀其歐血自斃、
之痛心于無術矣。其所遭與田邑同、然尚不至如
烏衆之過甚也。
孔僖拜臨晉令、崔駰筮之不吉。僖曰、學不為人、仕不
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有君子、以
為知命。蓋知文公遷繹之類也。僖遺令葬臨晉人。
勅其二子歸魯。二子長彦季彦對曰、今載柩而歸、
則為違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為臨晉人。君
子以為知禮。有知命之父、固宜有知禮之子也。
京兆楊政、少從范升學易。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々
楊子行。范升為出婦所告、下獄。政乃肉袒、以箭貫
耳、抱升子伏道旁、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
惟一三歲孤、可哀也。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
肯去。旄頭以戟叉政、傷胸、猶不退。哀感帝心、詔曰、
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而政由是顯名。夫為人弟
子而至出身死以救其師、所謂直無撓之、曲無枸
之、而不顧者也。烈矣哉。
楊政為人嚴、肆任情。嘗詣楊虛侯馬武、武稱疾不為
起。政入戶、徑升床、排武把臂責之曰、卿備位公侯、
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
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大驚、挾兵

似張諶齊名。年八十七。卒于家。後明帝問羣臣。
郎丹家今如何。宗正劉匡對曰。丹出典州郡入為
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詔南陽。訪求
其嗣。長子宇、官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則又非司
馬終事之所能及知。
司徒范遷有清節。爵位至三公。而田不過一頃。復推
以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
可餘俸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
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卒。家無擔石。
東平鄭均。字仲虞。累辟公府不詣。公車徵拜尚書。以
病乞歸。章帝嘉敬重。賜以衣冠。與前高邑令虞江
毛義。各下詔褒美。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

賜羊酒。尤異數也。後章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勅
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東漢人
主好獎勵高尚。何其風之美也。人才篤出。士敦節
行。宜矣。
漁陽太守張堪。初為謁者。奉使于蜀。送軍資于大司
馬吳漢軍中。在道拜蜀郡太守。佐漢平公孫述。堪
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凡樸擇之。物足
富十世。而堪悉條上奏。秋毫無私。及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又孔奮初為姑臧長。姑臧稱為富
邑。通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
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後隴西平。河西守
令咸被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

路。姑臧吏民重其廉。相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
上。追送數百里。奮一無所受。謝之而已。夫二人者
自奮翕。不必節。而潔己奉公。甘守清節。此後
世。流俗曹掾。所以節凡所超也。
靈帝欲以南陽太守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
東園禮錢千萬。令左騶督之。人往迎致。續
乃坐左騶于草席。舉縕袍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
而已。左騶白之。遂不果拜。續即所謂懸魚拒祠者
也。是時段熲張溫樊陵等。雖有功勳名譽。皆先輸
財。而後登公位。時崔烈因傅母程夫人。入錢五百
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
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嘻。以天子而出此

言。則鴻都門贈視。更始之羊頭羊胃。抑又遜矣。
武威太守李恂。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
廬。織席自給。遇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遺
子貢糧。悉不受。拾橡實以自資。而已矣。贊者之
之。不嫌于受。以免死也。而竟不受。近于矯矣。少陵
拾橡千古有同行哉。然少陵之憐殘盃冷炙。到處
悲辛。正未必不受也。
桓榮之玄孫曄。字文林。一名嚴。為人剛恪勵介。所到
吳郡楊州刺史劉繇。賑給穀食。所乏者悉不受。後
移居楊州從事屈豫室中。豫有楊一株。遇實熟。
乃以竹藩繞四面。風吹落兩實。以泥樹枝。每當危
亡之際。其志操固。賓客從者悉化。其行一餐不受

于人羨慕仰高之傳也
袁夏甫閎者趙之孫安之玄孫也少勵操行父賀為
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
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閎見大驚入白夫人乃密
呼見堅還車送之閎辭疾不欲乘反郡界無知
者又李固父司徒郃在京師日固以三公子改易
姓名杖策驅驢負笈三輔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
省其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貴公子也若郃
與固其可謂節高一世以族之臣學矣乃閎竟以
土室絕身而固辭為三公名臣見害于梁冀
崔寔子真著論東觀述作甚盛然其出為五原太守
也最有能稱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
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上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
斷時為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
寒昔然子真居位追郿家奄有曩病卒無以斂光
祿楊賜太僕袁逢為之紀其喪事大鴻臚表說為
桃[illegible][illegible]嵬其為名流所嘉尚可以觀其激勵矣
明帝時北海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帝以
信贓物班諸廣吏太常周澤光祿勳孫堪大司農
常沖特蒙賜錢漢文然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
伏法以資物班賜群臣離尚書鍾離意悉以珠璣
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之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
盜泉之水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臣不敢拜帝嗟
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徵
之君者聞之得無有愧色乎然澤與堪皆有潛德
澤字穉都堪字子穉京師諺曰二穉澤即所云一
歲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者也蓋澤
嘗為太常時居齋室其妻偶一詣之澤大怒以為
犯齋禁遂收妻送獄詔殆謂而近于戾矣
昔人以管寧揮鋤不顧華歆拾金而擲之為華管之
優劣不知華管與邴原三人相友善號為一龍後
寧以老隱于遼海而歆竟為孟德佐命之臣若
矣若邴原者仕宦不遂之而名甚高不知祿仕
不然隱者也人各有志然不同若嚴遵楊雄登高之
歎渭生為封侯州郡之職位勞人耳此諫七序之
作所以為富位素餐者恥也而漢時之賢者又有
許日受傳之說其孰為知耶
巴郡焦玄平帝時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峻等
八使分行天下所至專誅賞節未除而王莽居攝
玄遁去隱于家及公孫述僭位遣使備禮徵之玄不
至述賜以毒藥玄甘心受毒其子瑛請以家財千
萬修罪興贖父罪述許之玄遂隱田野而新建武
十一年蜀平後光武聞之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其
家錢美哉新政視表閭封墓有前軌矣
公孫述時以威命逼追賢士如李業叔孫王皓自刎
王嘉伏劍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避其禍此亦天
地閉塞之極矣然永與信竟至妻妾淫于前而佯
懷見子入井而不救徽騁則避矣惜乎其為人也

亡之義乃散金帛周施親疏衣助其少為子孫計
僚曰昔閭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
強盛日久滿溢之咎遭家厄運今世懼亂子又不
任才不仁而富淫之不幸擁厥財殆其禍必疾也
人乃歎服嗚呼此与昭陳貴而訴仁以後亡之
言同一達識也以如是之人而范史德比其餘知
延賜乃列之于方術之士其名不知觀也已矣
太上宗太聖人何世不論知之乎
觀中生歷范史記全中生如范萊蕪此間里為范丹
歌也丹一名冉雖授業兼長而旋遺母身不對宦
但人稱之為范萊蕪猶鍾皓辭為林慮皓路不
就而人稱之為鍾林慮耻丹於遠時范儉為洗微

之行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而貌貴傳節郭林
宗嘗辟公府以病急不能從為逐遁身梁沛間
身推鹿車載妻子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
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之即並還五斛四
妻已辭矣嘗不受其介如此所至嘗依宿樹蔭後
辛遜身節先生愚謂不受非義之饋可也若送之
斛無乃以洗耳而不飲其牛子
汝南周磐字堅伯徵士燮之孫也生平有志行未病
晦即遺命著變桐棺然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
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未幾無病而卒如其言竟卒於此堆卿癸之
物視後世之室而帷薦厚葬者亦為甚上一等也庶幾

扎与魏襄王冢之周書可以方駕又何況珠襦
玉匣黃腸題湊之屬耶
濟陰孫期字仲式少通經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
澤中以養母遠方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過其里相約不犯孫先生
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陳
于家此等並獨不容贊一言自高不可攀
太原周黨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
見尚書汝南周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在髫
髫而知廉讓十歲通詩論及長不讀非聖之書不
應徵聘又汝南周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
儒者所宗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嗚呼何

周氏之多奇人也
周勰字巨勝光祿勳舉之子也自舉祖揚至勰孫恂
六世一身皆知名于世勰以父任為郎自免歸時
凡為梁冀所薦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就
居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疾常隱處窮身巷
生荊棘杜絕人事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忽開門
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
五十翁號以為知命
李固遺黃瓊書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非望其為鄉
原也正以觀吾趙孫耶其論焚矣初為奏解嘲然
若平允之論美之失窮未盡如當世之承欺也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何以謂斯戮矣

難三十條萬言年七十八乞辛于家前後仕進十要
鄧艾銀章也艾孫僮也按漢制惟丞相孫僮無
未至三公不知何云十要銀艾也然臨終遺命爲
要可云達生之士乎其建皆以善書名文明功
名豪傑之徒而況融乎經學若此固宜有伯喈文
舒以爲之子也然明生平他無可議雖爲大司農
時爲中官所畏與于誅陳竇之事不爲清議所許
故則悔之然已無及矣
段紀明平羌之功校威明然明更爲卓絕大小百八
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生口四十餘萬頭費用
僅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僅四百餘人可謂長于用
兵矣然卒以曲附宦官雖封侯拜官而王甫既敗

胡亮爲司隸陽球所收欲鴆殺中以不良死哀哉
人固不可以諛隨也既失其身又喪其名於史州之
明此其皆矣雖有戰功其足道乎然當其志在邊
羌胄有成畫東馬與鋒鄉飲雪以與東羌撥戰
于窮山深谷中而卒以當滅之之足稱矣
孔文舉爲北海相政事無有可觀然負其高氣志在
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時表曹方盛而融無
所協附左丞黃祖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曹終
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祖此黃祖則是一人
非江夏太守黃祖也夫雷雨大之間而無一附試
不可以久存而况奉又孤不能不折于操則祖之
言亦未爲失也融才疏意廣豈不信然

孔文舉議太傅馬日磾死後不宜加禮其論未免深
刻太過夫日磾之見羈于袁術如蔡邕之見羈
于董卓日磾既爲術所侮求去不得嘔血而斃固
未嘗從逆也術之上章每使日磾首署日磾所不
知也而以此坐其罪不幾于周乎文舉且云漢律
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則自古之逆于
逆黨而從容就義多歷歲時者皆無以自辭免矣
故曰刻也
曹孟德用兵次第多得之荀文若先平兗州次平呂
布次破袁紹次降劉表皆不出文若[illegible]刻深算而
其尤得力者在勸其迎天子都許昌蓋天子以
令諸侯此最之較也而顧行于九錫之加不知然要

矣且孫困曰文若吾子房也蓋明以漢高自許矣
其無君之心豈一日哉既已自爲之用而又欲[illegible]
名爲忠于漢室此不可以欺後世也若官渡之戰
使非或之深謀則操兵一退即爲關陵之續矣此
操之所以心折其功而特表之也若乃伏后之事
惧不敢爲壽春之死欲狠而終進退皆無據矣何
足惜哉
皇甫嵩字義真規之兄子也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
時朝政日亂宦豎用事信都令閻忠蓋欲徼之
孫也說嵩以將兵向闕誅討宦官因移漢鼎嵩謝
不聽此誠是也若與董卓同受詔討梁州賊嵩有
功卓有名以兵委嵩卓違詔不從嵩兄子酈說嵩

傾危之士、罪不容死矣、于李郭子何誅、然其後請
和李郭、令獻帝得東、翊王有功、但過不償過耳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人、王司徒允素
所不善也、及李傕初難、尚未入長安、允乃召胡楊
二人、使東曉諭之、而允不假以温顏、但謂曰、關東
鼠子欲何為乎、卿往呼之、于是二人往、實召兵而
還、愚謂此即左氏所云、二嬖往矣、不儆必敗也
漢時三公選舉號曰三府、及李傕郭汜樊稠欲逐籠
開府、与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此所云乳政畫
行也、傕等各欲先用所舉、主者患之、乃先從傕起
汜次之、稠又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未幾而敗
公孫瓚幼学于盧植、屬名御、其為上計吏也、太守劉
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下吏得親近、瓚乃改容
貌服、詐稱侍卒、身執徭役、御車到洛、太守当徙日
南、瓚、萬里、送之、会赦、中道得還、其少年砥節如此
而其報劉寬也、頗不為海内所直、其晩節又多狂
悖、卒為袁本初所誅、蓋無足惜矣
公孫瓚為人、强搣揉搣、為邊國長史時、每聞有警
厲色憤怒、如赴仇敵、望識瓚声、憚其勇、莫敢抗犯
瓚常与善射者数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
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画作
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称萬歲、烏桓自此遠竄塞
外以避之、乃庶幾李飛将之威名矣
公孫伯珪堂上書語討袁紹、數紹十罪、左傳中紹之

隱私、然之、不與又殺、如李初、討孟德、極皆懼人而
不照已者也、瓚既挑釁冀州、而烏桓峭王感劉虞
恩德、率其種人、及鮮卑之衆、共迎虞子和与袁紹
将麴義、合兵十萬攻瓚、瓚始有敗徵矣、前此有童
謠云、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
可避世、瓚以為易京以鎮之、及為紹兵所圍、困迫
日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張燕、未至而瓚已穫
矣、則殺劉虞之報也
袁本初少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又傾
心折節、士無貴賤与之抗禮、輜輧紫轂填接街陌
常与張孟卓邈、何伯求顒、吳子卿、許子遠、伍為
奔走之友、然英雄記又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内
名士不得相見、与本傳少異
袁本初初何進謀宦官是矣、而召董卓以脅太后非
也、以諫廢少帝而立陳留王、忤董卓、而棄劍出
節出奔是矣、受渤海太守之命則非也、受
韓馥之見推為盟主、以共奬王室是矣、而遂奪馥
之冀州、更殺之、既非也、仍領司隸校尉是矣、自
號車騎將軍則非也、傳檄討孟德是矣、斐表術之
玉璽以冀望則非也
余嘗有一絕句、嘆袁本初召董卓之失策、詩云、虎賁
千騎已雲屯、司隸何須召外臣、長亂宮中烽火亂
金鑾夜渡小平津
沮授、田豐、審配、初皆韓馥士也、皆不得志于馥、而守

袁尚圍其兄譚于平原。使審配守鄴。曹操因進兵攻鄴。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初令淺示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圍半載。乃破其城。審配被執。不屈死之。袁尚与兄熙奔遼東公孫康。尚有勇力。欲因以并康取遼東。而康亦欲取尚以為己功。乃先伏精勇于廄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強之。遂與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于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与席。康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操。操康亦人耳。陰周小人之死。而尚之謝而不能擇人也。自然也。何惜焉。

漢末羣雄如公孫瓚、陶謙、張邈、袁氏兄弟之屬。或不足于死。或滅絕無後。獨張魯以左道據漢中。乃能相時度勢。封府庫。遂歸于曹操。操嘉其義。遂封魯為列侯。子亦因得世榮。及子孫。亦其斗雄自負者矣。

孫堅勤王。起兵至南陽。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欲進兵。恐為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說咨。言病困欲以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遂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省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斬之。堅之謀遂此其一徵矣。

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孫堅無禮。堅將殺之。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嗟乎知天下無知之人多矣。安得孫破虜一為忠義之乎。

袁術与從兄紹雖同為太尉湯之孫。然紹父成官不過五官中郎將。又早卒。而術父逢官太尉。故術自中。之無紹。各樹黨援。術結公孫瓚。紹連劉表。而豪傑多附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与陶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而大怒。故各深自樹術少見讖書云。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又出于陳。陳為舜後。黃韓溥堂宣仲之弟稱也。以黃代赤。為土德運之次。既又奪得傳國璽于孫堅之妻。遂欲僭位。孫策諫之不聽。乃即真僭位。號諡仲氏甚。既而兵敗窮蹙。不能自立。乃歸帝號于兄紹。紹陰然之。術走壽春。至江亭。坐簀牀而嘆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歐血斗餘。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夫術之歸帝號于紹者。習窮力蹙而欲嫁禍于乃兄也。紹之誠以此時誅而討之以謝天下。庶不失大義滅親之意。而前愆尚可贖也。紹不自恃其富強。欲為術之所為。卒之一戰敗績。不復求名回歸于紹遂而已矣。其視与帝術同誅官豎、暗、忠奮激烈之風。竟何如耶。

呂奉先粗人。毫無足取。生平惟二小事可人。其一誅董卓。後兵敗于李傕。遂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而東奔。此妙從一付。妙裝束也。其一袁紹殺布。布令人鼓箏于帳中。而潛遁。何其曠猿乃爾也。前事豪甚。後事韻甚。然前事豪中未嘗不韻。後事韻

書。言剝蔽、萌、与吏、融。殖殖若以此、衰、之。生用其
言、剝、若、即、食。生、漢、服。乃、還、家、業。夫、教、羅、之、前、定。然
使、此、生、不、行。小、弱、將、不、破、和、柳、別、有、故、而、必、破、知
此不可解也。
汝南許曼、有術學、於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郎、聞
緄以有、而王說、分、前、比、此、令曼筮之、卦成、曼曰、
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
後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五年、緄果出為
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討武陵
蠻、皆如所筮矣。
山陽單颺、精于術數之學、嘗為太史令、初熹平末年、
黃龍見于譙、太尉橋玄問于颺、對曰、其國當有
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
殷登、秘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于譙。
其年冬、魏受禪。
廣漢董扶、少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
讖、扶嘗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
天子氣。焉信之、遂求為益州牧。後[illegible]到稱帝于蜀。
知、其言、此。與周、御公、劉歆、改名、秀、以應讖、而不知
其應在光武也。後諸葛武鄉、問秦宓、以董扶及任
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
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紀、子、謂任優于董矣。
廣漢郭玉、為太醫丞、多有奇效。和帝奇之、欲試其神
藝、乃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
診其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
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夫診視若此之精、
亦可云神于技者矣。
沛國華佗、字元化、神于醫、嘗語其弟子曰、人體欲得
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
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也。此雖養生家言、而
亦深得性命之精、可珍錄也。佗又嘗云、古之仙者
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
難老。吾有一術、名為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
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
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
體輕便、而欲食。弟子吳普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
明。齒牙完堅。然而佗卒不免于曹操之誅。若恃其
術之能也、而僅寡不掩其全。此所以罪操之怒、不
旋踵而遂罹其害也。佗異數神驗最多。傳中載之、
茲不具錄。
范史中獨行傳。多節烈士。獨河内向詡、幾乎所謂怪
民。詡性卓詭、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
披髮著絳綃頭。嘗于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乃
有膝踝足指之處。又不好語言、而喜長嘯。有弟子
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匄
于人。或邀諸乞兒、俱歸止宿。時人莫能測之。後特
徵拜趙相、而詡更乘鮮車良馬、世皆疑其偽。又徵
拜侍中。會張角亂、詡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

為三公。是天也。人之說也。然周禮六官而廢其三。
馬。以其三為三公。奈何以之擬天下後世耶。
武。問。西漢相業。今曰。有將矣。無相也。西漢雖有丞相
之名。然其始率多以勲舊徹侯為之。本隆武吏焉。
知。誚樊。平津以後。雖希用九卿。然秋遇而已。相不
屬也。昭帝以後。政在大將。丞相總知吏矣。魏
弱翁稍具相體。而少卿稍具相度。然微乎微者也。
東漢政歸臺閣。三公僅乃滿位。不唯無相業。並其
名。而亡之矣。有事則免。三公何其寃也。
太尉。本秦官。西漢專掌武事。東漢太尉職掌。國有大
喪則告謚南郊。蓋猶尊用古禮。臣子無爵其君父
之義也。然太尉既掌兵。而後以三公年長告謚命。

卿。而司徒司空不與焉。亦未得為制之平也。
掾。東漢三公屬官。太尉有長史一人。千石。此下有西
曹掾。主府史署用。有東曹掾。主二千石長吏遷除。
及軍吏。皆比四百石。有戶曹掾。主民戶祠祀農桑。
有奏曹掾。主奏議事。有辭曹掾。主辭訟事。有法曹
掾。主郵驛科程事。有尉曹掾。主卒徒轉運事。有賊
曹掾。主盜賊事。有決曹掾。主罪法事。有兵曹掾。主
兵事。有金曹掾。主貨幣鹽鐵。有倉曹掾。主倉穀。皆
比三百石。有黃閣主簿。錄省衆事。蓋公府掾。比古
元士。凡辟除皆以上聞。故有秩比命士。此外令史。
及御屬。則百石以下。不以上聞矣。司徒司空掾屬
較多于太尉。以其所掌事繁也。然即以太尉掾屬

致之。戶曹倉曹金曹為一類。辭曹決曹為一類。未
也。不可偏省。而若是其紛紛。何也。
蔡質漢官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不敢稱府。壓于
尊也。應劭以為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
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徒。但
為東西門耳。千寶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
子與丞相決事。是外朝之存者。周之遺制也。
西漢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以佐理政。其屬有御史
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内領
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中丞視丞相府長
史司直。是為兩府。掌互相伺察制善惡也。侍御史
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搏擊豪強。大有風

紀。成帝時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哀帝用朱博之
言。復為御史大夫。東漢廢御史大夫。而以中丞及
治書侍御史以下為御史臺。不屬司空。後以屬少
府。夫以少府為天子掌私財。而以御史屬之。於義
甚無取也。中丞屬又有蘭臺令史。東漢所置。秩
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班固蓋嘗為之。是偶掌
蘭臺圖籍秘書。此後世史官及文學掌故之職。而
漢時以屬法官。則職司尚未畫一。不無待于後世
之改正也。
凡將軍凡六者。西京之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
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初武帝置大
司馬。而衛青以大將軍。霍去病以驃騎將軍。皆冠

以大司馬並景丹為驃騎大將軍而位在公下東
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而位在公上無常稱也其領
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
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別營
領屬為別部司馬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
于然武帝時范明友已為之矣又武帝時置伏波
樓船戈船下瀨皆非之屬並不常置若光武之多
置偏將軍不在定制之無秩
官有捴徵而後號者尚書之職是也漢初無尚書之
名後成帝始置尚書員五人並自霍光以來大將
軍領尚書事其事權重矣東漢有尚書令一人千
石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尚書六人六百石分為
六曹一曰常侍曹尚書一曰二千石左曹尚書一
曰二千石右曹尚書一曰民曹尚書一曰南主客
曹尚書一曰北主客曹尚書是為六曹又有尚書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其
任可謂繁而劇矣思樹尚書郎與光祿勳所統諸
郎有別蓋光祿勳諸郎以衛也尚書郎則從三署
諸臺侍試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或遷二
千石或刺史或縣令皆右遷也故曰郎官上應列
宿非謂郎中令所統之諸郎也尚書之職至六朝
益顯至唐宋遂以尚書僕射為丞相然東漢之制
已是其知政在樞閣三公拱手為虛此此矣也歟

太常之為奉常也郎中令之為光祿勳也衛尉之為
中大夫令也廷尉之為大理也中尉之執金吾也
將作少府之為將作大匠也將行之為大長秋也
內史之為京兆尹也左內史之為左馮翊也主爵
中尉之為右扶風也蓋一官二名知典客之為大
行令也又為大鴻臚也治粟內史之為大農令也
又為大司農也蓋一官三名矣此皆中二千石及
二千石列于九卿者也其除官名同者不可勝紀
常者天子之日月旂也有大祭祀則太常奉之以行
故曰奉常凡禮樂諸有司皆屬焉而從試博士署
置祭酒尤為清要之職故太常為九卿之冠
太史令一官在周禮為下大夫掌國籍禮法之職而
漢則為太常屬之下實才星曆編于典祝之伍也
自司馬遷張衡輩為之而漸以為備員乃其初固
不如五經博士之選也前漢有太卜令後漢並隸
太史令
周禮冢宰即太宰而其下有小宰大夫乃漢制太宰
令僅六百石專掌宰殺烹飪之物而隸于太常其
去古制為已遠矣何乃襲其名也
光祿勳屬官大抵皆掌宿衛禁門而亦有不然者如
光祿太中散諫議諸大夫及議郎謁者諸官又
別有職掌不可以一例論而謂以文屬者也
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雖統于光祿勳然其下又有
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而皆為五官中郎

將所統蓋此官專掌禁門司訊察出入最為雄職
故曹操以其子丕為之
羽林郎初名建章營騎本武帝置常選漢陽隴西安
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補之嘗從武帝
校獵還宿殿陛巖下室故謂之巖郎後又取從軍
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而統以羽林中郎將後又以騎都尉監之二官皆
比二千石
謁者僕射是諸謁者之長比千石名曰謁者掌此下
有常侍謁者比六百石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
三百石灌謁者滿歲乃為給事謁者謁者畧三十
人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漢舉用孝廉年五十
威容貌修偉能應賓贊者為之 西漢員七十人東漢
補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此官蓋古者重
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取其領事之稱東漢又有
冗從僕射之名而晉至後世僕射遂為三省長官
矣
漢世不多散官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
為加官無正員蓋侍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
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給事中亦加
官後世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中常
侍後用宦者而新聞中宦亂政之漸非初制矣
前漢左右曹秩二千石上殿中受謁尚書奏平有

其事世祖省此官使小黃門受事此亦宦豎擅權
之由也而實不可長矣
漢世博士議郎二官最擅清要然博士屬太常議郎
屬光祿勳與六百石東漢又增博士祭酒一人及
五經博士十四人國有疑事掌承問對議郎但出
諫議大夫於朝政惟所建言尤為右職也
衛尉與光祿勳雖若同掌門禁而各有不同蓋光
祿勳不掌兵而衛尉典兵屯衛也故漢官儀云衛
尉寺在宮內周垣為區廬若今之仗宿屋也其屬
公車司馬羅掌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
者而不掌殿中司馬門夜徼宮中其職要矣又長
樂建章甘泉皆有衛尉各掌其宮門東漢宮掖門
每門司馬一人如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
玄武門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是也
古以事置事畢即罷如前漢之行冤獄使者美俗使
者河隄使者直指使者皆見各列傳中而百官公
卿表不載蓋不在定制內也後漢范滂為清詔使
又杜喬周舉等八使分行天下皆守光祿大夫如
後世差官攝官之類例
太僕屬官西漢有路軨龍馬閑駒騊駼承華牧橐昆
蹏諸令長丞東漢皆省橐泉者秦馬在橐泉宮
也騊駼北海之神馬也昆蹏馬蹄研平而善升甗
者也觀山形之峻也牧橐橐駝也 西漢又有
中太僕掌皇后輿馬武帝時又有挏馬一官乘馬

乳汁給大官。
廷尉掌刑獄，奏讞。宣帝置左、右平。世祖省其右。初孝
武置中都官獄三十六所。世祖惟廷尉及洛陽有
詔獄。後極靈間有黃門北寺獄。
按大鴻臚不止典客，主歸義蠻夷也。諸王入朝則職
郊迎，郊廟行禮則主贊導，封拜王侯則授印綬。又
典屬國別主夷狄朝貢侍子，後并歸大鴻臚。屬員
有譯官別火令丞。別火者，治改火事也。典屬國屬
有九譯令。
宗正即宗伯，以宗室為之，掌宗室屬籍及藩國。大和
屬官有都司空令丞、諸公主家令，皆屬于宗正。
大司農初名治粟內史，掌諸錢穀金帛。屬官有廩犧
都尉。不常置。西漢鹽鐵皆屬大司農，東漢屬郡縣。
其屬有導官，主舂御米。導者擇也，雅如均輸平準
斡官之屬，凡六十五官長丞。不云筭知
少府本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名曰禁錢。
少者小也。蓋大司農以供軍國，少府以養天子。是
天子之私財也。後世少府大盈，其祖諸此歟。少府
屬員最多，不止太醫令、太官令、上林苑令也。即皆
中、常侍、諸中官之屬，及尚書令、僕射、尚書、侍郎
以下，皆以文屬焉。東漢又以御史台附少府。
孝武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
宮燕休之處。屬官有御羞、輯濯、鍾官等。按御羞即
長安城南御宿川也。輯濯，船官也。輯讀作楫，櫂官

主鑄錢者也。漢世祖并水衡歸少府，每立秋貙劉
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即罷之。
按東漢之九卿，分屬三公所部，如太常、光祿勳、衛尉
此三卿為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此三卿為
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此三卿為司空所部。
凡九卿皆中二千石。
執金吾亦九卿之列，中二千石，掌徼循京師，及非常
水火之執。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掌武庫令屬
之。吾猶禦也。執金吾以禦非常也。緹騎二百人，誅
之。一說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在前
導。執之以禦非常也。其屬有式道左右中候，車駕
出，在前導道，及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式者表
也。按執金吾初名中尉，武帝改今名。
按中官有屬少府者，如中常侍、小黃門、黃門令、畫室
署長、玉堂署長、中黃門冗從僕射、掖庭令、暴室丞、
永巷令、御府令、鉤盾令、鴻池丞、濯龍監、直里監、尚
方令之屬是也。有屬大長秋者，中宮謁者令、中宮
尚書、私府令、中宮署令、中宮藥長之屬是也。按長
秋，宮名，皇后所居。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候
也。漢初以士人為大長秋，列于九卿。東漢乃司宦
者為之。此何太后所云不欲聞、與士人相對者
也。
詹事一官，並掌皇后太子家。又有長信詹事，專掌皇
太后宮。後更名長信少府，又更名長樂少府，皆在

屬車八十一乘。注，駕半之。屬車皆皂蓋赤裏。不繒
芳鞬。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人
不得僭化也。
凡有巾有蓋者，謂之武剛車。為先驅。又為屬車。為後
殿焉。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
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小使車不立乘。有騶。赤屏泥。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
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所謂追捕考
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
凡縣令以上。加導斧車。
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鞴。

元龍旂。天子駙龍旂。侯王以下降。亦有親藩特賜升
龍旂。頭以葵花。如東海王彊。及東平王蒼是也。
王公列侯。朱鑣朱鹿。朱文絳扇。青瑣燕尾。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
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
櫕文畫曲轓長縣車等。太僕御。六布施馬。右施馬
者皆白駱馬也。以黑藥均其身為虎文。既葬。馬斥
賣。車藏城北秘宮。皆不得入城門。蓋禮吉凶不相
干也。
禮緯稽命徵曰。天子旂以珠。冠以玉。諸侯旂以珠。冠
以珠。卿大夫旂以珠。冠以貝。
秦時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世祖中興。始修

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
章。赤舄絢履。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時
致治平矣。百官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袀紺繒
也。一曰袀皂服也。
劉氏冠。一曰齋冠。以竹為裹。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
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則冠之。因
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尊之至也。
委貌冠。與皮弁冠同制。如覆杯。所云夏之毋追。殷之
章甫也。委貌以皂繒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行大
射禮所服。玄衣素積者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為鐵卷梁。前
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記曰。知天者冠述。知

地者履絢。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無山述。諸王服
之。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無山述。展筩。謁者僕射
所服。胡廣曰。高山冠。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
賜近臣。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赤遺
絳衣。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絢履。案此則亦通于
天子。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前高後卑。公侯三
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小史私學弟子皆
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言其

五色罽隱華室。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鐔口之飾。鐔劍刀鋒也。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各如其印質。每印刻文六十六字。其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蓋此印以正月卯日作，銘微近古篆文。

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深衣即單衣也。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耳璫垂珠。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以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

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云副笄六珈，珈之言加也。如今步搖上飾。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鐍，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

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列侯夫人以上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采五色，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

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

蔡中郎獨斷曰：公卿侍中尚書，衣皂而入朝者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為朝臣。

春曰朝，秋曰請。凡奉朝請者無常員，列侯、三公、宗室、外戚皆奉朝請。

漢興以來，推恩之典，往往賜天下男子爵級，蓋即秦制所云二十級也。其級自公士以至徹侯。凡賜爵者，有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若夫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漢室所重。賜爵每加等以示優異。爵過公乘者，得移與子若同產。或同產子，同產若同母兄弟也。按，賜民爵、許贖罪，雖之盛典，然又許移爵，則當日所賜之爵，不知若何，想亦三老五等之官主之，庶不至濫賞也。

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者，罰金四兩。故凡賜天下

立為王徵為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
日南徼外蛮夷有究不事人名曰
嚴尤之誅戮句町有嘅李固之議調兵征蛮有如
不可雜其人品不同而其灼見事如閩若觀火昭
秦詳明言石畫皆先成之見如指掌宿不
能遏之矣八閩以見徒而太卜見按成敗之勢乎
此外蛮
巴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鄭未有君長俱事鬼神
乃共擲劍于石穴能中者奉為君巴氏子務相
獨中之衆皆歎又約各乘土船能浮者當以為君
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
土船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共留廩君不許鹽

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
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因射殺之天乃開明
後廩君死魂魄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
人祠焉詳見水經注
蛮夷之君氏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
板楯蛮夷者秦昭王時有白虎常從羣虎遊巴漢秦
蜀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人捕之時有
中夷人作白竹之弩登樓射殺白虎王嘉之乃
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
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
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高祖同巴人還定
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乃歲入賨錢

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蛮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天性
勁勇為漢前鋒陷陣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
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中
興以後板楯常從征討他夷立功最多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
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
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時平南夷
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
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天子
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
三郎神是也按前漢西南夷傳中言唐蒙以郎中
將萬餘人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則多

同者蒙即竹王耶忍蒙實封之為之立勳而賜
帝時牂柯太守陳立誅夜郎王興或若其為數
耶
牂牁者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
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
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更名曰牂牁牂牁繫言
船杙也即最貧有撓柳木可以為造百姓資焉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
中觸沈木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
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
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
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

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
共推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
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
象龍文衣著尾建武中內屬永平中又內屬戶口至
五十萬明帝置哀牢博南二縣合為永昌郡始
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
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
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
肩而已
哀牢人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干細布蘭干者
紵也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
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
曰濮竹地有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虎魄初如桃
膠凝堅乃成
永昌出猩猩人有獲之者挑內牢中人欲取其血剄
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
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猜有
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曰餉何物猩猩自籠
中曰旣有酒及僕耳異謂似此餉禮可以不類
析簡矣
永昌有貊獸大如驢多力食鐵又雲南縣有神鹿兩
頭能食毒草
永昌太守鄭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
二領鹽一斛夫人便之

安帝時徼外僬僥種夷內附獻象牙封牛又撣國王
雍由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
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
秦也
李膺益州記云邛都一老嫗家貧無食輒有一小蛇
戴角在床間嫗憐之飼焉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
吸之令大怒責嫗出蛇掘其床下一無所見令遷
怒殺嫗蛇人言曰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仇每夜輒聞
雷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
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俱陷為湖惟姥宅無恙無風
靜水澄猶見城郭樓櫓畟然此事可云諸怪然出
自元氣公之筆或有不至甚誤也

越嶲郡本邛都夷故地其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
馬光景時時出見故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
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溪
迴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
配三皇
莋都夷武帝所開以為沈黎郡置兩部都尉一居旄牛
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朱
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
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
唐菆等百餘國戶口六百萬以上奉貢稱臣僕
歸義作詩三章蓋白狼王唐菆所作也一曰遠夷
樂德歌曰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

來。開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
肉飛。屈伸悉備。金叟育[illegible]。遠夷所報。願主長壽。子
孫昌熾。二曰遠夷慕德歌。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
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
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
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三曰遠夷懷德歌。曰荒
服之外。土地磽确。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
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陝。高山岐峻。緣崖磻
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
種人。長願臣僕。是其種理為郎橫田恭與之習狎
曉其言。因譯以漢文而未補表之。明帝嘉之。事
下史官。夫一小夷而口至六百餘萬。亦不無[illegible][illegible]

且語詞既經重譯。又恐不無假借也。然其語之朴
茂淵古。知文士之無中華之氣習也。以下諸名
手所能贋作者也。其未譯原文。絶無意義。不必盡
載。姑舉一二以志異云。如大漢是治。堤官隗構。與
天意合。魏冒踰糟。所見奇異。知唐桑艾。甘美酒食。
相傳僕遠。[illegible]夷貢傳。[illegible]誤就[illegible]。無所難嗣。[illegible]更支[illegible]。
由 子孫昌熾。莫稚角存。聖德深恩。聖德渡諾。冬多
霜雪。陛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尋螺。百宿到洛。理
邈[illegible]雄。如此等文。亦非譯者不能解也。
冉駹夷。武帝所開。以為汶山郡。土氣多寒。盛夏冰。
其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邑。依山
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有旄牛無

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有靈羊。可療毒。
又有五角羊。毦雞。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
羊羧之屬。
白馬氐者。武帝所開。即武都郡也。居于河池。一名仇池。
池。方百頃。四面斗絶。案三秦記同。仇池山本名仇
維山。一在倉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名
而上形。如覆壺。仇池之記云。仇池天形。四方壁立。
千仞。自然樓櫓却敵。箄史前[illegible]人功。猶如上。更
西三門。自下至上。凡有七里。開山圖謂之仇夷。所
云。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
賨。輸火毳。則會計數。賨布。幪布已見前。火毳。火浣布
也。以火山鼠毛為之。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

絲。鼠穴居火中。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績其毛
織以作布。若污以火燒之。則潔清也。則會鴟鴞也。
封豕也。
西羌之種出自三苗。禹貢所謂析支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
周衰時有義渠大荔等戎。
中國有三河。河南河內河東也。西羌亦有三河。黃河
賜支河湟河也。
羌人無弋爰劍者。為秦所拘執。後得亡。秦人追之。
藏于岩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得不
死。諸羌怪其神。因共推為長。羌人謂奴為無弋。故
因以名之。其後世世為豪。爰劍子孫。分別凡百五十

種。燒當者爰劍十七世孫也。
武帝時。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開
河西。列置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玉
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時先零羌與匈奴。
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塞。漢使將軍李息擊平
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
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
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
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
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此節朝[illegible]夷之[illegible]
也。其後將兵者多貪暴。漸失人和。而羌夷不為但
援。于是邊境日多事矣。

自燒當至其玄孫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
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數侵犯之。其後滇良集諸
雜種。從大榆谷入。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掠取財
物。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部落
轉盛。常雄諸羌。與弟滇岸。寇邊。屢敗邊兵。至世祖
末年也。
明帝時。命竇固馬武等擊滇吾于西邯。大破之。滇吾
遂降漢。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
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後迷吾等出塞。
與他羌五萬餘人。寇隴西。馬防耿恭討破之。章帝
時。迷吾復與弟號吾等反叛。屢犯塞。後為護羌校
尉張紆所破。乃降。紆誘之大會。以毒酒醉之。斬迷

吾等五人頭。以祭前校尉傅育冢。共斬首四百餘
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遂與燒何當
煎當闐等。解仇交質。同起隴西塞。紆不能討。
和帝初。以鄧訓代張紆為校尉。撫羌。少以恩略翻因
之。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
降。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岩谷。
後又迷唐居大小榆谷。屢敗校尉兵。後為征西將軍
劉尚兵所破。迷唐乃降。詣闕。和帝令迷唐將其種
人還居大小榆谷。後又叛。數為金城太守侯霸所
破。迷唐失眾病死。
東號子麻奴立。與諸羌叛出塞。羌眾大盛。敗車騎
將軍鄧騭軍。朝廷詔騭班師。時先零別種滇零尤

為桀驁。敗校尉任尚兵。屢犯塞。衆遂大盛。滇零死
子零昌代立。
來歙為中郎將。岑彭為大將軍。皆在百萬軍中。而刺
客害之。僅以匹夫力耳。其後西羌叛將如杜琦狼
莫。呂叔都。杜季貢四人。及羌豪零昌。朝廷兵不能
制。皆募人刺殺之。果次第授首。而刺之者。亦皆得
封侯之賞。然余獨惜其以大漢之力。而僅效公孫
述之所為。雖可以殺其酋。而未足以攝威也。
中郎將任尚。類奉命征羌。而久無功。懷令虞詡教之。
以罷步兵。募騎兵。可以追羌。得志。尚大喜。上言因
其計。已而果破羌眾。大獲。洎零昌狼莫為中國所
刺死。後諸羌瓦解。三輔乃無羌患。其後羌大為患

良義。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漢方撫卹不至，
常有怨心。遂與之相結，共叛。湟中復前用乞降。
麻奴弟犀苦立。護羌校尉馬賢屢有戰功，後升征西
將軍。賢與二子及羌戰，俱敗死。
元漢書中無雲，猶言都凡也。首施兩端，猶言首鼠兩
端也。
自順帝永和年間羌叛，十餘年中，費用八十餘億。諸
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
下放縱，不卹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
乎千右行軍之藏，大率如此。豈極矣，為然哉。
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于金城置屬國以
處降羌。又嘗燕作冠，馬援從之三輔，貪其勢力，往

其馴服常叛反，服為中國患。羌不得江統徙戎論，
而前事之跡已可見矣。至若和熹太后之時，西羌
反亂，關輔震動，沿邊傳驛如河西四郡不能禦羌。
遂詔徙四郡民于關右，是自撤其藩籬也。而人情
又不樂徙，為有司奉詔驅迫，至于發屋伐樹，流離
困苦，則又知策之甚者。此其策深州之議，知
張奐皇甫頗能勝之，而漢祚已衰焉，所謂與國終
始者也。
王莽時有西私卹軍，明帝時置西域都護，並前漢擬
劉都護皆相因起義者也。
西域傳中以酒泉屬國吏士千餘人集崑崙塞。此崑
崙非西域崑崙也，蓋在敦煌郡瓜州地，所云崑崙

障也。
安帝初，西域行長史索班為北匈奴及車師後王所
殺，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乃求救兵于敦煌太守
曹宗。宗上言，鄧太后不許。從敦煌太守張璫上書
陳三策，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書請救鄯善。復
立西域長史，乃以班超子勇為之，將弛刑士五百人
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延光，西域三絕三通。
自順帝以後，漸以驕放，轉相陵伐，浸以疏慢
矣。
西域傳自建武以後，其事異于前書者，皆安帝末年
班勇所記之。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

門陽關，西至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
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
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東流，一出于闐南山下，
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
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
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
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
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
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
自鄯善踰蔥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
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

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
道北道西踰蔥領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
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出獅子
封牛孔雀大雀其雀卵如甕
安息國居和櫝城其東界木鹿城號小安息章帝時
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時復
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此雀身高錦
都似橐駝鼻頸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即今之駝鳥
也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
五十里匈奴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

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于京師慕樂中
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後延死
謚忠武王子康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
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
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承制
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
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曰宣成王弟賢代立攻
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
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
獻西域始通蔥領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
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
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

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
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
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
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
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
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
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
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
時賢自負其兵欲兼并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
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
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

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
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絶通漢道安不納而殺
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
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
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
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
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
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
附匈奴而賢益橫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
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
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
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媯塞王數

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窴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窴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窴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豬，欲射之。豬乃言曰：無射我，我為汝殺君得。

因此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于窴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兵數萬人，自將擊霸。霸復破之。賢脫身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窴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窴。廣

德乃將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為。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之。而且運等因內于窴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窴。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為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也。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

東離國，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

粟弋國，屬康居，水土美，故蒲萄酒特有名。

奄蔡國，多楨松白草。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人皆長大，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遍。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即通天犀也。有白理如綖，以盛米，雞不敢啄。

其他如琥珀琉璃琅玕。黄金塗火浣布之属甚多。
又煮諸香以為蘇合。凡外国珍異皆出焉。其人質
直。市無二價。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
繒綵与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時大秦
王乃一貢献。象牙犀角瑇瑁之属。無他珍異也。疑
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日
所入也。又或言大秦有飛橋数百里。可渡海北諸
国。然近不經矣。
大月氏初為匈奴所滅。遂遷于大夏。分其国為五部
翕侯。後百余歳。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
立為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
賓。其子閻膏珍嗣立。復滅天竺国。強盛極矣。有勝
兵十萬餘。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数千里。其国臨
大水。乗象而戰。弱于月氏。脩浮図道。不殺伐。遂以
成俗。後月氏殺其王。而置将令統其人。出細布。好
氈。石蜜。黒塩。世傳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
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
黄金色。帝乃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図画形像焉。
愚以為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如傳浮屠經。則佛
書自前漢時已入中国矣。
南匈奴傳。較前書匈奴傳。其他因循。有不同。其大
者。臣賢按。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
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
左右斬将王。是為六角。皆単于子弟。次第當為単
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
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戸諸官號。単于姓虚連題。前
書云姓攣鞮氏。其國称之曰撐犂孤塗。謂天子也。
前漢匈奴傳又云。改左賢王為護于。後不復称。
北匈奴単于作馬韓鞮。
南匈奴傳所載班叔皮議應北匈奴求和親并代之
詔辞。曲盡情事。可謂有用之文。當時庭臣皆不及
也。世祖從其議。可謂明見萬里矣。此与竇憲請立
北匈奴于除鞬為北単于事勢不同。蓋世祖時若
絶其命。則卸向化之心。和帝時若援北単于。則
斷。亦張之勢。則不同也。
烏桓。本東胡也。人無常處。以有勇健能理決闘訟者
為大人。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
下。各自畜牧。不相徭役。見鳥獸孕乳。以為四節。喪
葬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之。并取死者所
乗馬衣物。皆焼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護死者神
霊帰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数千里。如中国死人魂
神帰岱宗也。
鮮卑。亦東胡之支。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如烏桓之
依烏桓山也。其禽獣異于中国者。野馬原羊角端
牛。又有貂豽鼲子。天下以為名裘。東漢初為遼東
太守祭肜所破。遂降漢。桓帝時有檀石槐者。其父
投鹿侯従軍在外。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欲殺之。妻

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
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投鹿不聽遂棄之妻
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
別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
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
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乃立庭于彈
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里東西部大人皆歸
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
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
池桓帝時朝廷積患之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
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
分其地為三部各置大人主領之而皆屬檀石槐

蓋鮮卑之有石槐猶烏桓之有蹋頓王瑞猶也
靈帝時遣北地太守夏育出高柳護羌校尉田晏出
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
道出塞二千餘里以伐鮮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
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各將數千騎奔還下獄贖
為庶人此舉蓋奄人王甫主之也至光和中檀石
槐乃死年四十五
夫晁家令授經幼女以伏勝之老而不能言人所不
能解也若乃曹大家之奉詔續成其兄固所著漢
書其書初出多未能解者同郡馬融伏于東觀下
從大家受句讀此載籍中雅事也豈易得之彤管
中如大家名昭字惠班其所上諸鄧隲乞身封事

及為兄超求入關疏并免騰炅人口而女誡七篇
尤內則之金石也其書為馬融所賞令妻女習焉
昭夫妹曹豐生亦有才辯為書以難昭辭亦可觀
子婦丁氏譔集其遺文作大家讚
孝女曹娥與孝女叔先雄其事相同世誠未達人而
雄已有二兒而一不以繫其心而俱從其父以死
一何忍也
太傅袁隗妻馬氏字倫融之女也倫少有才辯初成
婚資遣甚盛隗曰婦奉箕帚而已何過珍麗乎對
曰君若慕梁鴻鮑宣之為人妾亦請從孟光桓少
君之事矣隗又曰妹先姊適可乎對曰妾姊高行
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隗又曰南郡君

文為辭宗而所在以貨財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
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
得此固其宜耳揚四女誡詩書勤是尔一勉敬乎
得謝家何德施得帳以為教太傅解頤乎
沛國劉長卿妻桓氏桓鸞之女也生一子五歲
而長卿卒桓誓不歸家既而兒又殤妻慮不免乃
自刑其耳以自誓人問其故對曰昔我先君五更
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
貞順稱是以豫自刑以明我志耳沛相王吉上
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縣邑有祀必致
膰焉夫桓榮之有此孫女是乃儒者之教化也而
沛相王吉乃奄人王甫之子以酷吏為司隸陽球

殺而不作此一義最甚可怪也

蔡琰幼時父邕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也邕以偶得之耳又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並不差謬其妙解音律如此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獻帝興平中喪亂琰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傷其無嗣乃遣使以金帛贖歸而重嫁陳留董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琰詣操請之時公卿名士滿堂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韈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否對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琰子既述情二篇在漢人中只是高手若胡笳十八拍或疑是唐人贗筆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連真唐音又述情詩東漢以為辭氣太露謂為後人僞為此殊不然然後人無此氣骨即少陵詠五言長詩或有其稚弱而未必有其質朴圓自其漢人身分與廬江小吏婦詩堪相抗長也

聚星堂筆記

班范肪截四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張篤慶撰篤慶字歷友號厚齋又號崑崙外史淄川人康熙丙寅拔貢王士禎漁洋詩話稱其淹博華贍王言可以立就是書即兩漢史事稍加論斷大抵皆屬常談亦有儁節錄數語不置一詞者其中旁掇風俗通獨斷東觀漢記之類則顏師古李賢劉昭註中所引也似史評而非史評似說部而非說部殆隨筆偶記之書故漫無體例歟

五代史肪截二卷

〔清〕張篤慶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代史肪截四卷》提要

肪截者截其肪也殘脂剩膩亦具賓筵片胾零膏能飫饞腹賴以小人之口用嘗君子之羹則鼴鼠飲河無須千頃濱獺祭鯉不厭微鱗蚤豈灝瀚之長編十行難下乃就刪餘之簡冊一泛持窮聞附悠謬之說聊誌賞心之趣實多隨筆之紀無辭劉昫之從佼蘇舜叙之請讀書差堪浮白非宋子京之燃官燭有愧殺青應佐晴窗軟飽之資或爲執戟亦設之籍崐崙外史張篤慶譔

五代史肪截一卷

崐崘外史張篤慶删纂

五代之君梁太祖宋州午溝里人唐莊宗沙陀人唐明宗鴈門人唐廢帝鎮州平山人晋高祖陰山人漢高祖亦沙陀人周太祖邢州堯山人周世宗邢州龍岡人為代者五為姓者八天地之氣孕於代北而延於河朔其間踰稱霸主惟明宗世宗惟閉最而一以耄湖以一英俊皆享國不永惜哉

五代之疆域廣輪歐陽氏職方考載之詳矣大抵中國之聲教僅及於四海之半其餘則皆十國及諸鎮所瓜分名雖奉朔貢獻而其實皆自為治也況如吳蜀南唐閩漢又皆僭號一方不啻夜郎自大乎歐陽氏本紀于海外諸夷來朝貢則書之于十國則不書蓋所以痛絕之使不得同于外夷也

剏業之君即位則追尊祖妣此定制也乃吾考五代之君制各不同梁太祖則追尊高祖以下四世祖考皆謚二字妣皆謚二字唐莊宗則追尊曾祖以下三世而不及高祖祖考皆謚二字而妣即同謚婦從夫也唐明宗則追尊高祖以下四世祖考皆謚二字而妣皆謚三字夫坤道無成而代終而妣之謚乃多于考何也其後晋高祖亦用明宗之制漢高祖制與梁同而周亦因之其間如唐廢帝與周世宗未始不改姓而不聞追崇之典蓋皆附於為人後之義故舍其私親而嘿然于其間也若晋出帝之絕其父祢又末矣

司馬遷班固以當代人修當代史其於漢高祖本紀中敘其原始類稱劉季不稱名歐陽公以後代人修五代史故其于五代原始處直書名如梁太祖微時直謂之曰温而已然其封王後則稱王所以著其邁也於李克用以全節予之故于克用之封晋王而不曰王者以克用之終身未嘗敢僭帝號也然歐氏不偽梁之說雖自託于春秋之旨而與紫陽綱目頗相枘鑿亦各從其意耳

朱温之有朱全昱其諸司馬氏之孚乎武氏之攸緒乎桑門同巢龍蛇共穴異哉觀全昱責朱温之言可謂有人心者矣然終於受温之爵與其二子皆封王而二子又皆以悖皆不令終朱五經之後不其殘而益又出于孚與攸緒之下矣

朱温一凶悍猾賊耳彼其初亦楊行密温韜之流也其反正而降唐則皆其客謝瞳教之當温之從黄

巢而數敗于河中王重榮也求救兵于巢中尉
孟楷和而不為通贖說溫曰黃巢幸唐衰亂非有
興王之業也今唐德未厭于人將卒力戰于外而
庸人制之于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然
其計乃因王重榮以歸唐其後終梁之世雖不復
見其徐溫容之流欲抑見溫之謀欲篡唐而不為
之用欲噫吾不得而知之矣

朱溫之賜名全忠也張宗奭之賜名全義也可謂忠
不忠而義不義矣

朱全忠之破黃巢于郾城于中牟于封丘也亦藉晉
王李克用協功之力及巢走自東走至泰山狼虎
谷為都統時溥追兵所殺而全忠自此進爵為王
矣速其破秦宗權取曹濮下兗鄆觀其用兵可謂
出奇制勝亦一時之傑然而昭宗賜以紀功碑又
賜以德政碑皆毫無取義徒為篡逆之階而已

朱全忠之在汴州為秦宗權張晊所困也嘗藉兗州
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乃克合兵以破宗權及瑾
反既克師而全忠即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
東乃發兵攻之夫人方脫己于厄而顧構無名之
釁以為兵端其變詐無常類如此故大業既成而
旋失之者非不幸也

李克用未嘗無跋扈鴟張之迹然其待人也往往出
于至誠如其追黃巢于冤朐還師過汴休軍封禪
寺時朱全忠方帥宣武置酒邀之于上源驛夫人
而知其無善意也而克用享其宴而不疑及全忠
之夜攻之也伏兵卒發而火起克用醉不能興侍
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床下以水醒面告以難會
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進雷
光也尉氏門以出乃得還軍中亦險矣哉及其訴之
朝廷天子畏梁之強明知其罪在梁而不能判其
曲直克用自是有輕朝廷心矣然天雨滅火神亦
非人謀所及又如克用之攻王鎔于鎮州也自以
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
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
嘶馬偶不嘶以免若然者亦不可謂非天祐也

黃巢之亂至于陷京師驚乘輿震宗社發陵寢臣忠
極矣及其為徐州時溥所殺也究未式獻俘之禮
秦宗權以蔡州節度使降巢及其為淮西將申叢
所執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襲取宗
權而獻于朱全忠全忠遣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

瑨淮西留從夫賊之渠魁不馘俘而脅從則馘焉
與他朝廷畏梁而曲徇其請耳

當李克用時梁之勢强晉之勢弱雖曰並驅中原交
兵河北然梁兵之大舉圍太原者二其一梁自破
河中王珂晉不能救梁遂出含山下晉絳二州及
命諸將與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
而還其一敗晉軍于蒲縣遂圍太原克用諸將至
有勸克用逃之塞北以避之者會梁軍大疫收軍
而返不然太原亦岌岌矣

是全忠之圍天子于鳳翔也岐兵屢敗城中食盡自
天子至後宮皆凍餒李茂貞乃求與全忠和出天
子幸梁軍梁遣使者馳至華州召崔胤胤托
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謂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
是子來為我辨之意全忠直以天子為戲具矣然
全忠奉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乃自
為昭宗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人見之者咸以
為忠然吾以為此時為昭宗者眞如有芒刺在背

昭宗之反正于長安也朱全忠留其子友倫為護駕
指揮使而自引兵東歸汴天子餞之于延喜樓賜
楊柳枝五曲今其曲不傳想皆美其行軍軍容之
盛耳及友倫擊鞠墮馬死全忠怒遣朱友諒殺宰
相崔胤于京師愚以為此崔胤召外兵而亂唐室
之報也按梁家人傳友倫非太祖子朗王存之子
也

昭宗非不君也運盡天亡為强臣所迫耳當朱全忠
挾天子遷都洛陽之後晉岐吳蜀諸王皆欲舉兵
討梁梁大懼復畏昭宗英異恐有內變乃遣朱友
恭氏叔琮等行大逆昭宗遇弒全忠至京師殺恭
與琮以自解噫其去司馬昭之殺成濟不殺賈充
間一髮矣然而弒逆之迹何可掩也

嗚呼昭宗之十六宅諸王既為韓建殺于華州而德
王裕等九人又為朱全忠殺于九曲池為天下兇
亦大不幸矣昭宗之被弒也于椒蘭殿何后之被
殺也于積善宮夫椒蘭不以延弱而以滅門積善
不以流慶而以賈禍悲夫

李彥威傳末云後唐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景姹云當
李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同
為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莊宗詔以故濮王為首葬
以一品禮云噫得禍之酷至此極耶較唐之待勝
國為不侔矣

隋之將受周禪也以二十郡為隋國梁之將受唐禪
也乃全以宣武等二十一軍節度使為魏國世益
降制益備矣然全忠蓋怒而不受九錫蓋亦知廉
文之不足掩其篡逆而公然禪代矣嘉雖之不畏
名義如此

鑒晉祉之罪吾于朱晃無餘誅焉乃若其脅從者則
柳璨張廷範蔣玄暉李彥威氏叔琮宜服上刑而
敬翔李振寇彥卿次之唐六臣又次之蓋新朝勸
進之功臣即賊國殆君之盜臣也吾于張文蔚薛
貽矩輩不能從末減矣係六臣傳于一行傳之後
者所以深醜之也蕭頓之辱辱于斧鉞歐陽氏之
意微矣哉

朱全忠之既受禪也封唐昭宣帝為濟陰王次年弒之
潞王從珂之自鳳翔以兵入也挾太后之令廢帝為
鄂王而潞王自立尋弒鄂王夫二帝既降為王矣
而歐陽氏于其遇弒也猶謹書之以正亂臣賊子
之罪蓋凜乎有春秋筆焉

徐無黨五代史注云凡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
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
五者則否嚴矣哉蓋左氏以來之遺論也夫

洛陽唐之東都也梁發迹于汴其即位也升汴州為
開封府建為東都而以唐東都洛陽為西都開封
之為東都也蓋自梁始也而宗實因之矣

梁主晃既立本紀書契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來聘
無黨注云夷狄來不言朝不言其禮不言貢不書
其物故書曰來五代亂世著其屢來以見夷狄之
來不來不因治亂而亂世屢來不足貴也是則然
矣余謂猶有餘義焉蓋來之為文春秋列國卿大
夫相朝聘之義也蓋不以正統與五代之君也故
微示以列國之體云爾不書朝貢意深矣哉

歐公之文不愧古人而亦有從俗而未甚雅者如五
代家人傳中于兄弟之子皆曰姪夫姪之為言不
見經傳古人第謂之從子亦謂猶子而姪之說不
得其所自來蓋世俗之稱也而歐公用之于史蓋
閑因隨就簡之風爲吾不能無微憾云

梁主晃在位六年不特綱目所書無一善政即歐陽
氏本紀中亦然本紀于開平元年八月書隰州黃
河清夫黃河之清誌異也非為梁主清也猶王蜀
之世麟鳳龜龍靈芝甘露之屬不絕于書然不可
以為瑞也開平三年四年兩書搜訪賢良而不言

其所得之賢良非謂野無遺賢如李林甫之為也
正諷其季行故事徒文具而無其實耳此亦如乾
化元年書求危言正諫而併未圖其正諫者為何
人也

凡

凡帝王即位類曰大赦天下五代之時號令所及不
過數十州耳故梁主即位止云大赦而不曰天下
蓋實有所不及也乾化二年德音降死罪以下囚
德音蓋赦之小者著其實也若夫禁屠及捕生此
則德政之尤小而非帝王之盛節也梁之善政如
是而已何足道哉

五

五代之君其嗣位也多應改元而不改元因仍先帝
之舊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而後改元者如乾化
二年六月梁太祖為友珪所弒明年友珪改元鳳
曆是年二月末帝友貞討賊即位革除鳳曆年號
仍稱乾化三年此已應改而不改至次年仍稱乾化
四年則過非矣又次年始改貞明元年晉高祖天
福七年崩出帝六月即位不改元可也至次年仍
稱天福八年則非矣漢高祖未忍亡晉仍稱天福
十二年然出帝既改元開運已三年矣漢高祖除
其年號則非也此與明成祖以私憾革除建文年
號而屬之洪武事正相同非如李克用父子仍稱
唐天祐之可比也漢高祖次年改乾祐元年是年
二月崩而隱帝仍之二年三年俱未改周太祖廣
順三年改元顯德周世宗即于是年即位仍其年
號自元年至六年終未改元而世宗崩大約五代
之世時會倉猝礼制簡陋其君臣俱有日不暇給
之意無足怪也

梁

梁友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率禁兵討殺郢
王友珪遣駙馬都尉趙巖持傳國寶至汴都請均
王友貞入洛陽友貞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
也遂即帝位于東都此與梁王僧辯討殺侯
景而湘東王繹不赴金陵而即帝位于江陵事絕
相類然卒之元帝為西魏所虜末帝亦為莊宗所
滅雖亦運數所關然金陵洛陽天險不可失也江
陵四戰之地夷門無險可守失其所據卒為人擒
悲夫

謝

謝彥章儒將也為昭討使賀瓌所忌而殺之則將帥
不和而梁之宿將盡矣王彥章大將也為段凝趙
張等所排而擠之至中都敗績而梁之大勢去矣
二彥章既死梁適以亡哀哉

唐莊宗未滅梁而先自立故五代史書梁亡者見莊宗自立之速也周太祖既殺湘陰公而遂個于自立故五代史書漢亡者見郭威之媿于自立也至唐不書亡蓋唐凡三姓其亡也辱矣不勝書也于晉則書契丹滅晉見出帝雖存而晉祚已亡也非以見為契丹所滅者非契丹之能滅之而晉人之自致之也於周則書遜于位宋興蓋歐公之為本朝諱其詞耳

〈臣而賜國姓此非禮也甚者始于漢高帝賜婁敬姓劉而又為之說曰婁者劉也徒以其音同耳於義何取乎唐世如徐勣等之賜姓遂以為常懿宗時沙陀三部落軍使朱邪赤心以破龐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之屬籍夫有功而封單于拜都護膺節鎮皆可也而賜姓不必也賜姓且不必況列屬籍齒玉牒乎按國昌晉王克用之父也夫賜姓及于沙陀宜乎莊宗之立唐七廟而上溯于高祖太宗近承夫懿宗昭宗也欲溯高祖太宗見功德不祧也尊懿宗得姓之始也尊昭宗以嘗為之臣也獨朱邪執宜赤心父克用共為七廟僭矣哉則皆賜姓之故之耳

晉王李克用以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又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其初以兵敗亡在韃靼時時從其群豪馳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皆服以為神其破黃巢也進屯乾坑巢黨驚遺曰鴉兒軍至矣與黃巢大戰渭橋巢敗入城克用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南走藍田京師平故當時勤王之功以王處存為第一復京城之功以克用為第一然而千古之論亦不得與西平王李晟同其功者以克用之末路不無跋扈之勢耳

上源驛之難其曲在梁克用請討全忠而僖宗不許乃為和解之是又一和事天子也及昭宗時全忠授意于宰相張濬使請討克用昭宗不得已乃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副以韓建以討克用戰于陰地濬三戰三敗濬建遁歸克用縱兵大掠晉絳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侮慢天子為之引咎優詔答之夫克用固非純臣然而國無政刑翻進實自招其侮云若張濬之為強藩所噬並具臣之不如矣

五代有兩劉崇其一 北漢世祖劉崇後更名旻其一

蒲縣人劉崇乃朱全忠微時所從以傭衆于其家者也

方朱全忠之興秦宗權交兵也朱瑾朱宣以兗鄆兵來援全忠全忠為之置酒軍中中席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孔門襲宗權將張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之晊兵大敗此與狄武襄之襲奪崑崙關其事甚相類全忠劇賊安可謂不知兵

唐有翰林供奉之名而李白最著唐末又有打毬供奉之名此與五坊小兒内園小兒何异夫供奉而至打毬名爵之濫極矣

梁太祖開平二年以介國公為三恪酅國公紫國公為二王後劇賊猶欲粉飾緣文如此

唐有守挺使又有挺生將此如漢之朝生校尉也

梁末帝唐廢帝晉出帝皆從其實而錄之非謚也若唐愍帝漢隱帝此乃其謚耳

梁太祖本紀之末書云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梓温時年六十一蓋書法月而不日者以見反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可以日言故反者皆不日又書崩而不書廢者以見其異于善終也而其詳則見郢王傳中夫梁主中冓之羞儒者所不樂道然天壤有如此惡人自作如此惡事若不作如此惡事又安有如此死法非造物之有意于報之乃其人之自蹈之耳

梁郢王友珪以乾化二年六月弑其君而自立以均王友貞為東都留守至次年改元鳳曆而友貞乃以二月舉兵討賊蓋為之臣者已年載矣何其討賊之遲遲也人倫大變不共戴天而猶畜己畜彼畏前畏尾豈臣子之義乎故末帝亦未久而失國甚得非其報者也

沙陀之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據唐書徐使有六州三部落使之名故云爾也

按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又有處月處蜜諸部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别部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而朱邪之後世乃以拔野古為其始祖則謬甚矣蓋沙陀者北庭之磧也因其賜姓李氏故後世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初晉王李克用破孟方立于刑州還軍上黨置酒三

垂岡伶人奏百年歌坐上皆慷慨泣下時存勗方五歲在側克用慨然捋鬚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及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夫由其前則見賞于父由其繼則見奇于君在莊宗不可謂無异相矣乃既貴而卒終則不善居福也

莊宗夾城之戰與世宗高平之戰皆以國有大喪墨縗從事而皆有大功然而成敗之數終以不同則器量之殊也莊宗雖天物已歸而有荒惑亡終之禍世宗雖享年不永已建削平僭亂之勲安可同日語哉

晉王李存勗北破燕于幽州俘燕王父子歸于太原執燕王劉守光用其父仁恭于鴈門用之云者蓋刺其心血以祭先王之墓也先王為誰克用也蓋仁恭父子背克用建立之德故存勗執而戮之以反命于先王下質臨終賜箭之意也然春秋譏用鄫子于社未始以為善也執人而牲用之豈利也哉仁恭之罪戮之則可用之非也過矣過矣

魏博一軍號銀槍効節軍亦曰效節度蓋自田承嗣以來此軍以六州雄于河朔故亦曰天雄軍六州者魏博貝澶相衛也梁晉之間尤以其向背為強弱後梁魏州牙將張彥叛脅其節度使賀德倫附于晉晉以魏州為東京後改為鄴都亦曰興唐府云

莊宗未滅梁而遽即位也始于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而趙將張文礼弑君之賊也莊宗以為鎮州留後夫晉與趙王王鎔久為盟好而納其弑君之賊耳聽其擁戴受其勸進則莊宗于是乎不能正其始矣

樞密使一官唐故以宦者為之其職甚微至五代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均矣梁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而崇政院使猶然樞密使之職也

莊宗之入汴也乃康延孝之奇謀郭崇韜力贊成之而前鋒突入則李嗣源之功也歐公書法云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蓋言易也又曰己卯滅梁汴言易也初延孝云不出旬日大功可成果以八日而入汴夫曰不出旬日猶未敢決以八日也若岳鄂王之平楊么則決以八日矣

莊宗即位之二年河南尹及諸鎮進暖殿物夫暖殿
物此巧于立名者也歲進月進日進此其效尤矣
同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夫全
義奸臣也皇后至拜之為義父而同幸其第此何
礼也又命魏王繼岌事之為兄姊又甚矣而皇后
父劉山人乃以其微賤而棄之杖之于宮門之外
而莊之劉后之不終于此可覘矣
同光三年如東京即魏州毀即位壇為鞠場又書聚鞠
于新場繼之以畋鴈于王莽河又繼之以獵鴈于
北郊畋鴨于郭泊又畋鴈于尖山則莊宗之荒淫
亦甚矣
李嗣源本名邈佶烈為人質厚寡言善騎射所將騎
五百號橫衝都所向無敵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
梁晉相距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
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李
嗣源曰卿望亦白馬懼乎雖吾亦懼也嗣源笑曰
有其表爾明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
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
還大敗梁兵夫梁之赤白馬即吳艾陵之師所謂
望之如荼望之如雪者也戰以氣為主以氣吞之
則彼不勝矣
李嗣源既破王彥章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
猶未決策嗣源曰彥章中都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
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
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
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
顧哉時郭崇韜亦亟以為言遂定計遣嗣源以千騎先
至汴州王瓚開門降瓚重盈之子也莊宗繼至見嗣源大喜
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夫觸之以頭者
狂喜也天下與共之言竟成異日之讖矣
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象芻三十二分賜百官之無芻
者蓋是時朝廷之衰弱百僚之貧乏其氣象之疲
薾可想見矣
趙在禮反者也明宗反因之以作亂及功成而賜以
節鉞其不可為訓明矣若從馬直郭從謙弑君者
也尤非在禮比也明宗利其弑君而已以立乃以
為景州刺史不惟不討而命以官是賞亂也是明
宗之與聞乎弑也既而殺從謙書法以相殺為文
而不曰誅者明乎同罪之不得行誅也
天成元年莊宗以四月丁亥遇弑而崩明宗以己丑

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群臣于興聖宮丙午始眞于
西宮曰始眞見其緩也自入洛至此将二十日矣
是日始以嗣君之礼即位于柩前既而易斬縗以
衮冕夫以反逆之臣自立而用嗣君之礼書之紀
其實而不變其文者蓋先已書反正其罪矣此書
其實見其猶有自愧之心焉而欲逃大悪之名也
然既用嗣君之礼矣遂釋縗而服冕故書之以見
其情僞爾

明宗于五代之君較為勤倹遊幸未嘗過度而史亦
書其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羣臣買宴之名
不可訓也故書以示訊

明宗天成四年五月己巳朝羣臣賀朔夫不曰視朝
而曰賀朔著非礼也五月賀朔出于道家之說自
唐以來習用之書此以見亂世㳂擧非礼之不急
者也此後雖屢行不復書與入閤同例

五代史無兵志而其兵制武臣職官率多㳂唐末以
来名號而又因事立名多不雅馴雜出分見于本
紀列傳世家中今取而類記之如　捧聖都　制
勝都　黒雲都　控鶴都　鴈子都　落鴈都
拱宸都　宸衛都　龍捷都　虎捷都　追風都
定霸都　赤甲都　鐵林軍　龍驤軍　捧日軍
馬闘軍　義光軍　鷹子軍　殿後軍　從馬直
契丹直　鎮遏使　守捉使　遊弈使　長劍指
揮使　拔山指揮使　長劍都虞候　踏白指揮使
衙山都虞候　巨象指揮使　巨艦指揮使　鐵
林都虞候　突陣指揮使　銀胡簶指揮使

明宗長興元年書二王後秘書丞酅國公楊仁矩卒
此隋後也隋無德而子孫食其報君子以美時王
焉

明宗嘗敕放五坊鷹隼又因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
命放之亦可云不蠱于遊畋之一端矣至於久旱
見瑞雪則詔宮中無得掃雪曰天所以賜我也廣壽
殿災有司請理以丹䨼則喟然曰此天以火戒我豈宜
增以侈耶嘗閔稼于令泉宮數問宰相民間疾苦及
聞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
好事以報上天盖粲有意于為治者矣在位八年年
六十七崩于雍和殿葬徽陵五代之君粗為長世也宜哉

明宗於長興四年冬十月壬申雪幸士和亭得疾十
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夫
君疾不侍疾而以兵求之罪當誅故書伏誅然秦

王閙宮中哭聲其意以謂君崩矣惧不得立而擧兵自助此亦如子弄父兵非眞反故不書反君子以爲明宗之不能思患預防而變起倉卒陷元子于大惡而帝亦由此飮恨而終惜哉

唐末時王建後王于蜀稱帝此一王建也明宗時封王建爲高麗國王此又一王建也唐明宗天成三年冊回鶻可汗王仁裕爲順化可汗晋漢周之間又有一王仁裕累官尙書宮保有文名所著有西江集者是也

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虫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眞切中時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唐愍帝旣立潞王從珂以明宗養子擧兵犯順夫人而知其不祥也乃當時藩鎭競從而降之天崩雲散而潞王逆襲有天位弑愍帝內托監國之名將取大物及卽位之初萃民財以賞軍借房課以啓

哭君子以是知其不終矣

廢帝時群臣獻添都馬蓋都者軍伍之名也此亦括馬之一事矣

石敬瑭之父本名臬捩鷄以善騎射從晋王李克用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生敬瑭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曰永寧公主隷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與劉鄩戰于清平幾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礼所最重也由是名動軍中

當潞王從珂之反于鳳翔也石敬瑭自太原朝京師時愍帝已出奔衛州遇敬瑭于道中使當是時敬瑭能以大義勤王號召天下奉天子以伐鳳翔固萬世功也計不出此而殺愍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若與從珂相應和者卒之終見疑從珂亦不得保其位而自屈于契丹爲萬世笑眞計之拙者矣

晋高祖雨下御札求直言而未聞讜論諸藩鎭皆進物以助國而聚斂日聞又以皇葉錢作受命寶皇葉錢者天子之私錢猶唐之瓊林大盈也則晋主之爲政可知矣惟停買宴錢一事爲差强人意耳

潞王從珂時許御署官選晉高祖時又許御署官選焉御署官者必擧兵時所特置之官非吏部正選如唐斜封墨敕之流也

晉高祖時鄜靜穎官劉守咸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雞卜學生殷暉于契丹則晉之于契丹也其亦無之而非奉爲矣雞卜學生疑郎周礼之雞人也歟

晉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德光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兄子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及高祖崩出帝送郎位使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撲祭者戎禮也閱月又使石德超撲馬于相州之西山次年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皆閭巷之礼也書之以見礼樂崩壞之甚夫紙錢之焚不得其所自始而今且無貴賤徧天下矣

晉高祖崩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亦夷礼也夫帝崩而進穹廬不知何所用或亦即撲馬之意乎

出帝時狃于小勝橫挑強胡而閱馬于鐵丘閱馬于戚澤彼閱馬于萬龍岡史不絕書而終于禍敗者非徒佳兵而不戢之過也高祖之所以奉契丹者太過而出帝與景延廣所以取怒于契丹者又非無因也

史書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以見出帝之誤用此三人也而郎繼之以敗兜于泌臺以見人離軍亂而其君漠然不知也書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郎繼之以契丹滅晉者見滅晉之易而維翰有係于晉之存亡也至此則出帝雖存而晉社已墟矣故書滅

漢高祖劉知遠初佐晉祖起兵及契丹德光送晉高祖于潞州臨訣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剌無大故勿棄之操剌者勇猛之謂也

當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知遠遣牙將王峻奉表于契丹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拐木拐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礼大臣不可得也峻持木拐歸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爲知遠言契丹必不能常有中國乃議建國爲以此觀之王峻要爲有識者而其在周太祖時乃如彼之傲劣以取禍何哉抑其老悖而不復自檢以至此也

漢高祖初立晉州偏將樂可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夫以諫議大夫而爲

指錢使則當時之事勢可知矣

漢隱帝時鸜鵒食蝗詔禁捕鸜鵒按馮行襲傳中末言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輙有天倖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其此類歟不然非蒙世之政所能致也

漢高祖既建國㸃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而文其說曰余未忍忘晉也此其說偽矣夫契丹滅晉而太原坐擁强兵未始以一矢相救聽其取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欣戚于其心而猶曰余未忍忘晉也誰信之者蓋其幸禍以為利固已久矣

漢高祖二年改元乾祐隱帝即位仍其年號而不改此猶其小失也然隱帝名承祐通國臣民稱乾祐而不避可乎此因陋就簡五代之大失也

滄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時周太祖郭威起微賤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而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已而使召置麾下威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漢高祖尤親愛之累功官至樞密使後竟代漢

郭威為鄴將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分賜士卒將士皆愛樂之此其得人心之始也

郭威之平三叛也而不自居功推功廷臣徧及宗室方鎮由是濫賞延于天下開後世叙功冒濫之弊由其有意于邀買群情故耳

郭威之弒隱帝而立湘陰公也猶司馬昭之弒曹髦而立常道鄉公也此其心路人亦知之矣而劉崇曾不知之枉殺李驤可惜也

周太祖自立之後書漢人來討蓋旨劉崇以討罪之名也歐公亦可謂有史筆矣

周太祖廣順三年書封榮為晉王不書子者榮于礼不得為子不書子則當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重諱也此與石晉時書封皇伯敬儒為宋王皆深諱之之詞也然名隱而實愈彰矣

高平戰後書之曰馬步軍都指揮使樊愛能何徽代

誅而周之軍陷于是乎立矣則由此而平江北下
三關人心用命皆始于此而無知之長樂老乃欲
阻其壘棧之戰何也

世宗之代南唐也以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為竹
龍都部署此術亦創見矣竹龍以數萬竿竹為之
上施板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城之具也然以
之攻壽州而卒不下

世宗之取壽州也書克壽州而已不書劉仁贍事以
其事見死節傳也蓋仁贍實不降故書周自克之
爾克者難取之名也壽難取則仁贍之節益著不
書死之者仁贍實以病死以其守節至死故列之
死節傳中也

世宗顯德五年正月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
之嵗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守四十
餘日乃克之其不走不降可知故予以全節耳本
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延彥卿昭業皆以
事迹不完不能立傳然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
節可矣又馬彥超見朱守殷傳與張源德等十人
并令詢等四人共死事者十五人

世宗嘗放降卒七百于蜀又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
可謂仁心為質者矣至于頒均田圖作通禮正樂
尋依首制作之漸為享年僅二十九歲惜哉

世宗顯德六年三月北征取益津關以為霸州取瓦
橋關以為雄州凡州縣廢置不書而此書者重復
中國故地也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建
淤口關上置寨故舊史皆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
取得之時日今信安軍是也

五代之時天子行皇帝崩逝之後皆有山陵使禮儀
使儀仗使鹵簿使橋道頓遞使即如漢之復土校
尉之屬也

朱温微時隨其母傭食于蕭縣劉崇家温壯而無賴
人皆厭苦之崇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
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後温既
貴載劉母歸而養之何物老嫗乃能于塵埃中識天
子耶

朱温少從黃巢為賊後反正以功為節度使遣車馬
往蕭縣迎其母使者至門其母惶恐走避曰朱三
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耶使者具道所以
其母乃驚喜與崇母俱載以歸温為置酒大夫人
前歡甚温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

為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前人也賢哉此母溫有媿多矣

梁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人賢明精悍動有礼法雖太祖剛暴亦畏之多訪以外事后言多中太祖好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全太祖破朱瑾時納其妻后迎太祖于封丘太祖告之故后遽見之瑾妻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國也時太祖官為司空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亦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太祖未即位后早卒太祖始為荒淫卒以致禍云

廣王全昱梁太祖兄也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礼前殿全昱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不懌其後太祖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于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為之愀然罷飲全昱亦不樂居京師常居碭山故里若全昱者可謂有人心者矣愚謂全昱數言可作一篇討朱溫檄文恐陳琳駱賓王輩執筆為之未必如此之痛切也

朱友珪既弒其君秘喪四日出府庫大賚群臣及諸軍士逆矯詔馳至東都殺博王友文友文者本姓康太祖恭子太祖每欲立以為嗣者也友珪又矯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蓄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倫宜委权主軍國然後發喪友珪遂即位未半載為袁象先率禁兵入宮討之友珪與其妻使其党馮廷諤進刃皆殲焉若廷諤可云善變人父子之間者哉可以謝太祖矣而友珪一詔絕似王子朝告諸侯文所云欲蓋彌彰者也人豈可欺者哉讀之殊不令人髮指而反令人捧腹至于領兵勦戮保全朕躬及克平凶逆厥功靡倫數語尤為絕倒

友珪之行逆也易服微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以控鶴衛士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

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使馮廷諤以劍犯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病隠仆于牀上廷諤以劍洞其腹腸胃皆流快哉快哉昭宗父子之靈得勿伸眉一笑乎請得昭宗下一轉語曰逆賊忍弑君乎吾知全忠無以應也且夫荊軻之行刺也匕首中柱而獲免廷諤之行弑也挍劍擊柱而無救然則全忠之惡蓋尤在秦王之上哉

古今相傳舜重瞳子項羽重瞳子北漢劉旻重瞳子南唐李煜重瞳子自舜而外此三人者皆為名王僞帝乃朱温幼子康王友孜亦重瞳子而友孜在末帝之世竟以謀反誅亦何昧哉

晋王李克用正室劉夫人次妃曹夫人劉夫人為人明敏有智略嘗教其侍妾習騎射以佐晋王當晋王上源驛之難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晋王還軍相向痛哭王欲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忽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兵還鎮自訴于朝晋王從之夫人不妬忌常言曹氏相當生貴子而曹夫人亦自謙退相得甚歡後曹氏果生莊宗莊宗即位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迎太后居洛而太妃留晋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戀其送太后于洛也歸而思慕成疾遂不起太后聞其卒也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外史氏曰莊宗尊所生而薄于嫡母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乎哉其有愧于二母多矣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醫卜劉山人女也自幼入晋宮太后教之歌舞甚有色莊宗先是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後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其後太后以劉氏賜莊宗生子繼岌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山人聞其女貴來省之劉氏以其微賤不理焉笞山人于宮門莊宗即位立為后好聚斂頗亂政納賄山積惟寫佛書饋僧尼而已宰相嘗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卒以召亂及莊宗崩于絳霄殿廊下后與申王李存渥

擁百騎出師子門后于馬上以橐盛金器寶帶欲于太原造寺為尼在道與存渥通至太原削髮為尼後為明宗賜死　外史氏曰莊宗捨嫡夫人韓氏而立劉氏為后乃至喪社稷隕身名如此立后之所係豈微矣哉乃明宗賜之死宜矣而晉高祖乃追謚之為神閔敬皇后抑又何也

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許之后趣行欽拜謝頓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然無如后何也蓋愛以生畏而積威所劫至于如此而元行欽亦遂知有后而不知有君公然妻其有子之妾而不顧可怪也已

外史氏曰甚矣婦人之言不可聽也大則亡家國小則禍一身弗可易也已當李克寧受晉王顧命與張承業同立李亞子意何嘗不忼慨忠奮哉而一旦聽其妻孟氏之言仁而無斷惑于群邪卒致禍不旋踵隕身刀俎悲夫

從來衰世之君臣其才識之愚闇往往同符江東孫氏以鐵鎖橫江利錐千尺以拒王濬樓船而唐之伐王蜀也王衍斷吉柏江浮橋以為唐軍不能飛渡莊宗之伐孟蜀也王昭遠亦斷吉柏江浮橋以阻宋兵此皆所謂見與兒童隣者也何救于敗亡哉

郭崇韜之伐蜀也軍無十日之粮而所至如破竹矣不血刃下蜀之四十餘州豈誠以至仁伐至不仁哉亦西蜀無人故耳

郭崇韜之受禍也固以諸宦者之故然權重則寡生疑叢則禍伏當破蜀之後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而且功高自恃致諸宦者讒忌日深而難已作矣觀魏王之初未欲殺崇韜也使無劉后手教及諸宦者迫逼之則崇韜可以不殺崇韜不殺則全師而東即遇明宗之變而西都留守張籛必不敢斷渭橋以相距則西都牢壁固然唐家之天下也顧乃自喪其左右手而萬里之長城已失則渭南之冢子投繯躄夫

殺郭崇韜者李環也而縊魏王者亦即李環豈天道之好還耶何其不轉環而禍机相循耶

契丹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

北去乃使人召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妻以中國從
益與其母王淑妃逃于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
迫之以東翰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入謁太
妃太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逼此豈福耶禍
行至矣及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與群臣謀閉城
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
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高行周而不至
乃遣人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母子
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
墳丘耶從益死年十七聞者哀之所云我生不辰
逢此百罹也

外史氏曰孰謂五代無完人哉若明宗之子從璟則
可謂完人矣觀其遇明宗之軍變于魏也從璟奉
莊宗之命往而宣諭其父彼亦知其父之反本出
于不得已也固亦冀其父之束身歸罪而待命于
朝也不幸而元行欽不亮其心執之使不得通既
不得至魏仍從而歸報天子此莊宗之所以愈憐
愛之也及莊宗勢愈衰或勸璟逃去璟不從莊宗
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元行欽以為
不可遂殺之殺之者行欽非莊宗也歐陽氏于其
死也低徊留嘆以為善處父子君臣之間予亦以
為從璟之人完人也歐公之文至文也蓋從璟之
所處與李懷光之子李璀同而大異于楊光遠之
子楊承勳矣

秦王從榮為人輕脫而儇覘喜儒學為歌詩故後生
浮薄之徒日進諂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
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明宗嘗問曰爾軍
政之餘習何事從榮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
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
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
將家子文章非所素習必不能工傳于人口徒取
笑也吾老矣于經義雖不能曉尚然喜屢聞之其
餘不足學也嗟乎明宗之論至哉言乎實其言可
以守國而秦王不能師之故卒以反逆終也析薪
而不克負荷秦之何哉

太僕少卿何澤上書明宗請立從榮為太子是時明
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
當養老于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
敢可否從榮入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
不顧也明宗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

趙延壽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
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
大元帥夫明宗之意與宋太宗欲置我何地之言
何千古一轍也而秦王則非不欲為太子也不欲
釋兵柄耳卒之非真有反謀而以兵入宮竟以兵
構禍及至端門已閉禁兵亂來猶然索鐵厭心而
自謂有天若從榮者真鈍漢也亦徒死而已矣究
至夫妻匿林下焉能免乎何前驕而後怯也以視
戾太子不併矣蓋彼猶有邪迎于江充而此則自
取爾

兗王李從溫數歷節鎮晉高祖時以國舅復假節鎮
從溫為人貪鄙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
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
天子服器從溫乃大恐悉毀之若關氏者大類于
以兵諫者矣

唐廢帝從珂之子重美幼而明敏廢帝如河陽與石
敬瑭相距而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
門者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
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
薪于地將焚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
他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及廢帝自
焚后與重美俱從死若重美者可謂達興亡之理
者矣

晉高祖皇后李氏明宗女永寧公主也為人強敏高
祖常嚴憚之出帝既為杜重威所誤全軍降契丹
德光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遣太后且曰吾有
梳頭婢子窮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
城時亡奚單一乘在否學士范質為帝草降表曰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
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兵連禍結
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胄
深入寇場犯霧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
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
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于石氏也
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
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
臣至于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
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
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
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

翁皇帝吞惠頑嚚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啣無報之恩雖所頒為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及妻馮氏于郊野面縛俟罪又為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孫兒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至京師封帝為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聽母教以至此可求自便勿與俱遷太后答曰重貴此去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遂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永康王兀欲遷之遼陽又徙之建州其明年太后卒帝與馮后皆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契丹因出帝表文有負義包羞之語乃封為負義侯可謂以其人之謝表還封其人之身矣乃若其從遷之從官則較之宋二帝之北徙其行李亦壯矣

石敬瑭于其諸幼子之死皆加贈三公夫公孤人主之師保安可以加于幼稚乎徒知人主之子當隆以極品而不知師傅立名之意非孩提所能任也三代而下人主不學無術大率類此

石氏之降契丹也出帝命其子延煦賫玉璽金印以歸契丹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昔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余所見河北道臣張憂鮮所獻玉璽圖其文亦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而篆文亦殊不古且鐫工亦不佳蓋野人得之渾河所者不知其為何代物也

五代時諸藩鎮爭為聚斂趙在礼所積以巨萬計為

諸鎮之最晋出帝利其貲乃為其子延煦娶在礼女在礼前後所献不可勝紀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出帝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牀迎于其第且賜予甚厚君臣之間窮極奢侈人以為榮而不知在礼乃反覆無賴賊也辱斯礼矣

漢高祖皇后李氏晋陽人其父本農家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晋陽夜入其家刼取之而生隱帝高祖貴立為后隱帝時不聽太后言以致于亡然郭威林于太后之德威至奉以終身雖漢社已亡而威事太后如母太后于周顯德元年乃崩于太平宮時周太祖立已四年矣此亦足覘太后之權略明智也

馮道既識郭威之意不在湘陰而終欲自取乃迎贇之舉則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夫既察其偽何以不辭行既辨其情何以復明蹈乃湘陰亦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爾乃道則黙然而已嗟乎三十年舊相其敢國售君者屢矣何足恃哉贇于是乎不知人矣宜其死也

周世宗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父彥卿家世王侯后自幼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崇訓守貞子也守貞鎮河中扶异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貴賤及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且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遂決計反漢遣周太祖平河中城破崇訓知不免乎自殺家人后匿于帷幔崇訓求之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等無犯我軍士不敢動太祖聞之謂以一女子能使軍士無犯奇之以歸彥卿世宗性英特聞后如此益大奇之效劉夫人卒遂納為繼室郎位立為后云

梁之亡也惟敬翔自經死然君子不予之以節者何哉以朱温之簒唐皆翔之謀居多是翔乃唐之逆賊也况逆其生平無一善狀乎彼為梁之執政而孜孜為惟簒逆之謀是贊從朱温用兵三十餘年盡心勤劳晝夜不倦自言唯馬上得以休息亦可云梁之功臣耳當太祖破徐州時得時溥寵姬劉氏故尚讓妻也太祖愛幸之後以妻翔翔已貴劉氏間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時翔病之劉氏誚翔曰爾謂我嘗失身于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為辱為請從此訣矣翔以太

祖故謝而止之劉氏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
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于翔以此觀之則敬翔之
為人可知矣夫敬翔朱家宰相也而劉氏以為不
及黄家宰相則賊亦有流品矣若翔者死而贈為
藩鎮節度使可也

朱温雖出盜賊然用刑能斷此其所以善用衆耳方
朱珍李唐賓之不協也温每和解之冀得其兩用
耳及珍之殺唐賓而非其罪也温執珍而將戮之
諸將霍存等叩頭以救温大怒以胡牀擲之曰方
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耶珍遂縊死夫珍梁之驍
將也而温曾不之惜以為刑不至而人皆擅殺也
此亦异于晉文公之不戮魏犨矣

梁名將張存敬譙郡人子仁穎仁愿仁愿有孝行存
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入必面如事父之礼仁
愿曉洽令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愿如斯人者其
衰世之麟鳳歟

雅彦卿朱温愛將也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彦卿承
温意旨迫逼唐昭宗自長安遷都洛陽昭宗頗瞻
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曰紇干山頭
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注下沾襟則當日迫
挾之忌可想矣

劉鄩安丘人初為青州王師範將鄩素好兵書有札
略時梁已悉有兖鄆以葛從周為兖州節度使從
周偶將兵他往鄩使人賣油覘城中悉視城中虛
實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遂襲破之及梁遣從周來
攻鄩鄩以板輿奉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
軍待我甚厚無異于汝也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
攻鄩堅守以待外援久之人心頗離副使王彦温
逾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彦温曰副
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勿以行又下令城中
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
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彦温非實降乃斬之城
下由是守者益堅及師範降梁鄩乃亦降從周感
其登堂拜母之誼為之具裝送歸梁鄩曰降將不
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以歸梁梁
太祖飲一酒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乎
以為元從都押衙時梁之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
鄩以降將居其上諸將見鄩皆用軍礼鄩居之自
如太祖益奇之即唐莊宗亦稱其一步千計然與
莊宗戰河北每戰多敗卒以無功梁末帝時罷歸

洛陽酖殺之使當日鄴襲太原之計得遂則朱李
之成敗未可知也然而天不祐梁則陰雨之沮鄴
兵命之何哉

張歸霸清河人與弟歸厚歸弁俱為梁將厚五跳盪
功名出諸將右歸霸歸厚皆官至節鎮然歸霸女
為末帝德妃故歸霸之子漢傑歸弁子漢融漢鞠
女寵用事遂與小人趙巖等相比卒以亡梁而張
氏之族亦赤矣

梁太祖與晉戰河北楊師厚常為招討使悉領梁勁
兵及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逐
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
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及均王友貞將
討友珪遣馬慎交陰約結之師厚乃遣其將王舜
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卒殺友珪末帝即位封
師厚鄴王事無巨細咸以咨之然心益忌之已而
師厚以病卒末帝為之受賀于宮中由是始分相
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初名茂章當梁太祖遣子友寧攻青州王師
範師範乞兵于楊行密行密命景仁救之景仁往
破梁兵殺友寧太祖聞之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
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鍥柵而出馳騎疾戰戰
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
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
曰使吾得此人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後楊行
密卒景仁不得志于嗣主楊渥太祖使人招之景
仁遂歸梁夫太祖忘其殺子之仇而愛其才景仁
亦不念殺人之子而不畏死此皆有足多者乃其
入梁之後則戰功大減于昔柏鄉之敗威名挫矣
其如廉頗之不得用趙人歟抑所當者莊宗之勍
敵故志不得伸歟

謝彥章許州人幼父事葛從周從周授以兵法以千
錢置大盤布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
節彥章盡得之是時賀瓌善將步彥章與孟審從
侯温裕善將騎然彥章多而益辦末帝時晉軍取
楊劉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
彥章為將好禮儒士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
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整齊相謂
曰謝彥章必在此也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
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
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

蓋忌之彥章故與都虞候朱珪有隙珪乃誣彥章
以將反壞且寧士使珪伏甲殺之蜀從溫裕皆見
害莊宗聞之曰將帥相齒梁亡無日矣夫賀瓌非
毀凝比也其殺彥章非欲降晉也徒以私憾耳瓌
雖有胡柳之功不足贖此罪也

郭崇韜之得計在勸莊宗入汴以成發縱之功而其
失計在媚莊宗以立后而遭反噬之毒可以為人
臣不正之戒夫入汴擒虜此康延孝之善策也而
非崇韜不能贊成之至其功成之後以佐命自居
事事切諫而莊宗又非受諫之主故鑿枘不相入
而禍机由此伏也至其疾忌宦官本出忠直之性
觀其告魏王之言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
俟主上千秋後宜盡去宦官至于扇馬亦不可騎
其言可謂陋而其机亦可謂不密矣殺身之禍非
其自取歟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
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他事改弘文館
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之伐
蜀也過子儀墓下下馬號慟而去聞者以為笑柄
有慚于狄武襄之不附梁公矣

莊宗欲作清暑樓宦官曰崇韜常為租庸惜財陛下
雖欲作之豈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之曰昔吾與
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跨馬被甲不以為勞
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
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
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
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若崇韜之論可云
正而切矣而宦官且讒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
安知陛下之熱由此讒間愈深矣而崇韜且欲借
破蜀功以自結于主上不知時速之戾耳

安重誨一愚戇抗直之人耳彼非無佐命功而不學
無術所為多不慊人意事事與人主爭而不顧其
安此其所以取禍也而明宗殺之亦非其罪不足
以服其心顧其設計以傾潞也本欲以除國家之
害而乃使宰相馮道趙鳳等以同傾之此明宗之
所不能平也觀明宗之言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
能自給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
為天子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
事重誨乃不敢復言則當日震主之威亦其自取
矣然至重誨之瀕死也嘆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
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重誨蓋逆知唐祚之必

奪於從珂也抑可哀已

十國世家序云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并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聖人作而天下同予最愛歐公此序非有意學六朝而亦不純乎韵語但覺別有風致

吳王楊行密字化源合肥人為人長大有力手舉百斤少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縱之後應募為兵戍朔方既得代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之曰此行何所乏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之因起兵為亂外史氏曰此與陳勝吳廣等之殺尉以發略同而此更磊落

行密將馮弘鐸叛襲宣州弘鐸為田頵所敗將遁于海行密先使人招之曰勝敗常事也何苦自棄于海邑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以為節度副使其豁達類若此

楊行密之擒高霸走廬州取宣州也皆以其客袁襲為之謀而其擒孫儒也則以戴友規劉威為之謀夫孫儒之以五十萬衆渡江而攻行密也其聲勢亦赫赫矣而卒就擒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戴劉二子之言若一轍也觀孫儒臨刑仰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耶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

楊行密用人不疑而不能無疑于田安朱三驍將蓋田頵之叛以有激而然而安仁義縱之雖朱延壽最無罪而行密詭以目疾召而殺之亦忍甚矣

淮南軍中推朱瑾善槊米志誠善射皆為第一而安仁義嘗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自詡如此而卒以賈禍

張顥非徐溫敵也事事不出嚴可求成算中而卒受弑君之名以死而徐溫乃代享其成則顥真鈍夫耳

王茂章偶以事過撫州時撫州帥危全諷欲攻吳洪州茂章謂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

全諷陣兵與戎章登城望之戎章曰我素事吳王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益兵十萬不可全諷後與吳將周本戰于象牙潭大敗被執故世以戎章為知兵

楊隆演時冬潦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頃異事也

朱瑾匹夫之勇耳其自兗州而逃奔淮南也楊行密郊而翼之非不屢有戰功然縱横反覆始則附徐知訓以敵楊隆演而殺李球馬謙旋又殺知訓欲立奇功以為吳除患而隆演畏不敢承瑾乃自刎以死非匹夫之勇而何

當徐氏父子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徐知訓尤凌侮之殆不能堪嘗飲酒樓上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吳人皆仄目下不平此知訓之所以有死徵也而楊氏亦奄奄如泉下人矣行密之武勇安在哉

嚴可求真策士之雄哉不惟善為徐氏謀也當莊宗之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豫料數事授之以行蘋至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可求所授何其智也此與楊德祖為陳思王作荅

教正同

注：宗嘗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吳將劉信時為征西大將軍出勞昭文酒闌謂昭文曰亜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亜次當耒較射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餟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其精如此然卒不免徐溫見疑奪其兵

外史氏曰當時十國之于天子羈縻而已夫天子無外而乃云假道己自屈矣何以服人而武夫悍將乃至呼天子為亜次無禮甚矣而昭文乃與之歡讌射飲使乎使乎辱矣辱矣于信乎何誅焉

楊溥既僭帝位尊其父行密為武皇帝兄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當徐溫之弒渥而立隆演也政歸徐氏楊氏擁虛位而已溫曰廹隆演以僭號隆演不從及建國稱王雅非演志意常怏怏酣飲不食以至于卒次當立溥徐氏利在立幼因立溥而溥之即位亦知諸之迫之也不旋踵而遜位于齊矣

楊氏封東海為廣德王江瀆為廣源王淮瀆為長源王馬當為上水府寧江王采石為中水府定江王

金山為下水府鎮江王蓋亂國之多剬如此

徐知誥既受禪遷楊氏子孫于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呉人多憐之及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乃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翡翠瓶以獻　外史氏曰世有施德而貽禍者如世宗之下詔撫安楊氏是也當是時世宗豈遂計李景之赤其族哉然為楊氏之子孫者亦太無聊兵固不如無生也

徐温本海州人少以販鹽為盜隸行密麾下行密所與起事如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温獨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温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為目疾誑延壽來見因殺之及事成温漸作入幕賓矣

徐温喜為智詐以要呉人之心初随行密破趙鍠于宣州諸將皆爭取金帛温獨取餘困作粥以食餓者　外史氏曰蕭何入秦府取圖籍所以操國本徐温入宣州取餘困所以結人心然一誠一詐所就亦异焉

楊行密自起兵入呉及為李昪所篡首尾四十七年

二世四主及渥以下所謂殘君餘氣也徐温父子區區詐力然猶徘徊三主不敢輕取之者其亦行密之恩威有在人者歟

呉世家贊称行密不報蔡儔之發墓是其厚也又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曰勿追也信舍我將安之醉而去醒必復来明日果来行密起羣盜而人樂為用以此爾

徐知誥本姓李氏徐州人世本微賤及得政篡呉復姓李氏更名昪昪音便日光貌自以為唐憲子建王恪之四世孫與史所称家世微賤不合則其自附華胄以誇耀從民益可徵矣

徐温初以知誥為昪州刺史今金陵而温自鎮潤州昪有异政温自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自徙治之而遷昪潤州刺史昪初不欲往既而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温居金陵遠未及聞昪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兵北渡江定亂遂為得政之始

子昪事温最孝而温諸子頗不能容知訓尤甚知訓嘗召昪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彦能覺之酒至昪以手爪掐之昪悟起走乃免後知訓以劍

按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紿以不及昇後責
以彥能為節度使　外史氏曰刁彥能非翳桑之
餓人也亦不忍知訓之虐耳而知誥之報德宜哉

六朝五代之君其受禪也往往封前代之君以大國而
李昇之受吳禪也獨以册尊楊溥為高尚思玄弘古
讓皇帝追尊其義父徐溫為義祖忠武皇帝姦雄
之舉事出人意表如此然而溥之見錮于丹陽宮
也所謂以虛名而受實禍者哉尚不如二王三恪
之為愈也

李昇時江州義門陳氏五世同居宗族七百餘口每
食設廣席長幼以次而坐乃共食有畜犬百餘亦
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亦異感也然
而霸朝稗政何以有此亦美俗善教之行于一家者
耳

吳越王錢元瓘時國有火延燒宮室府庫甲兵殆
盡南唐群臣請乘其弊攻之可以得志昇不許遣
使弔問厚賙其乏其先與錢氏素為敵國昇見天
下大亂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遂通
好不絕昇亦志在守吳地而已無復經營大略然
吳人亦賴以休息矣　外史氏曰秦繆公不閉晋
糴而反蓋以泛舟之役史冊嘉之昇亦猶斯志也
于十國之君吾必以知誥為巨擘焉

南唐馮延巳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時以為五鬼
宋哲宗時亦有五鬼盖倣其品目也

周世宗賜南唐主李璟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
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
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
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
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
旋真同戲劇至于削去尊稱頒諭臣節孫權事魏
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
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　外史氏曰世
宗此書大有霸氣而其農戰交修士卒樂用二語
可以無愧若夫但存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駁
乎有王者之度矣

周師之伐南唐也步騎數萬水陸並進軍士作櫂來
之歌聲聞數十里又造齊雲船數百艘夫齊雲者樓
船也不過艨艟之類言其高可齊雲耳而櫂來之
義不可曉矣

按南唐三世三主昇號烈祖璟號元宗煜其僭立

三十八年煜于京師封違命侯當曹武惠之初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京師鉉在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存其國亦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應對材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説鉉曰鈞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説累數百言太祖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外史氏曰大哉王言何其簡而盡也較卧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之言更為得體

王建

王建字光圖許州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以軍卒積功為都頭僖宗幸蜀建為隨駕五都之一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為養子建謂令孜為十軍阿父僖宗還長安建轉神策軍宿衛後僖宗復蒙塵于興元建隨駕有功後令孜為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建去官後糾集亡命復為盜攻劫州郡令孜聞之曰王八吾兒也招之建喜率兵以往敬瑄中悔止之建怒與之相攻東川顧彦朗助建與敬瑄累戰建屢擊敗敬瑄昭宗遣諫議大夫李珣為西川宣諭和協使詔彦朗等罷兵彦朗因求大臣鎮蜀兼為建求旌節朝廷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昭度代朝命昭度率建等討之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不如歸相天子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地不足以留公昭度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臠而食之昭度乃大懼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歸建由是破成都殺陳敬瑄又殺田令孜而建遂奄有西川矣

王建

王建既為西川節度使特東川節度使顧彦朗已卒其弟彦暉立唐遣宦者宋道弼賜彦暉旌節道弼為綿州刺史常厚所執以攻梓州建陽遣王宗滌討厚命滌曰兵已破厚彦暉必出犒師即虜之而須再舉也及厚敗走還綿州彦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建後遣宗滌攻之昭宗詔建罷兵建收軍而還明年又攻之昭宗復遣宦官諭建不奉詔遂破梓州彦暉自殺　外史氏曰建之始攻西川也賴彦朗協力既得西川也賴彦朗請命而彦朗尸肉未寒建會

其土地卒覆其家與所謂以怨報德者矣此郎朱
温據兗鄆之故智也歟

王建既併兩川唐封建為蜀王未幾稱帝僭位十二
年西蜀之地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中原人士多依
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所用
皆唐之名臣世族如韋莊乃見素之孫張格乃濬
之子也建每謂左右曰朕為神策將軍時宿衛禁
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礼親厚傚如寮
友非宰相可比也故建待張格王鍇等恩礼尤异
其餘宋琪等百餘人並見信用亦可云稱安之盛
節矣

王建養子王宗佶以軍功累官太師後累求為大司
馬意欲得兵柄也建怒撲殺之使其不殺是又一
徐知誥矣然嚴可求為徐温謀殺徐知誥而温不
從後知誥既得志亦卒不背徐氏凡徐氏子皆得
封拜令終然則王宗佶或亦不必誅也

蜀王建故太子元膺為人猳喙齲齒多材藝能射錢
中孔嘗自抱畫毬擲于馬上馳而射之惡樞密使
唐襲每欲殺之襲建之嬖臣也本以舞僮見幸于
建累官至此襲譖元膺于建曰太子謀作亂建疑
之襲請召兵入衛元膺聞之以為將殺己也亦召
兵出拒襲元膺兵敗潰去而襲亦中流矢墜馬死
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為衛士所殺　外史氏
曰元膺之以子弄父兵何其似戾園也而唐襲者
其亦江充之流歟

王建之世起壽昌殿于龍興宮畫建像于壁又起扶
天閣畫功臣像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購
群書以實之　外史氏曰唐末繪事盛行五代之
時有益州名畫記多王建時人繪事精絕

王建之世諸祥偕至若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
縣黃龍見嘉陽江又有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屬
所在皆告又騶虞見嘉禾合穗又龍有五十見洵陽
水中麟見壁州麟見文州麟見永秦騶虞見壁山
白龍見邛州江黃龍見大昌池不可勝紀　外史
氏曰此皆盛世不恒見之物而蜀疊見焉勿亦緣
其所好而投之者衆歟勿亦妖而非祥有不可解
者歟何衰世之多祥也姑勿論其他即龍五十見
洵陽觀之夫龍之為物也閃灼變幻不可方物而
又在水中即見其多亦安從而定其為五十耶抑
有劉累擾龍之術執而數之耶其誣不待辨而明

矣宋真宗時傷天書符瑞而前後得芝草至三萬餘本亦此類歟

衍本名宗衍建之少子也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艷之詞太子元膺死衍母徐妃專寵建年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立為太子及建卒衍即位尊母徐氏為太后其妹為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缺必數人並爭以入錢多者得之又多方奪民利以至于亡

王衍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言發流涕諸狎客曰嘉王酒悲爾衍以此悲為酒悲則可悲者不暇自悲矣何衍之漫不知省耶想怡神太過而神昏以致然耶悲夫

當王氏晚年蜀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民間皆著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此服妖也

衍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己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此土木妖也

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天雄秦州也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每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之應衍不省行至綿谷聞唐師已入境而懼乃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于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群臣相對而泣噫晚矣

蜀王衍既降其君臣皆奉詔歸洛陽行至秦川驛是時明宗反于魏州人情惶惑莊宗聽伶人景進言遣宦者向延嗣誅王衍其詔書初謂誅王衍一行而宦者張居翰私改為誅王衍一家由是止誅王氏而其從臣皆獲全皆居翰之力也是時翰林學士李昊亦免于難　外史氏曰假令當時居翰不改詔書李昊亦見戮則孟蜀降表又當用何人視草乎而李氏之世業亦替矣

莊宗既許王衍以不死不旋踵而中道殺之衍母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不戰而降反以為戮信義俱失吾知其禍不遠矣未幾而郭門高之難作衍費

劉氏鬒髮如雲有絕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國
家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若劉氏者其在花蕊之
右乎
嘉王宗壽本建之養子好學工琴奕為人恬退好道
家之術事建為鎮江節度使衍既立奉朝請以諫
丹爭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切諫之後為武信節度
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宗壽獨不降聞衍已銜璧
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賂守者得見衍衍泣下沾襟
曰早從卿言豈至今日宗壽于衍死後聞莊宗崩
亡入熊耳山明宗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
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行軍司馬封衍
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
長安南三趙村　外史氏曰烈哉宗壽之為丈夫
也方其藏身于熊耳山也能竄伏以待時知明宗
之于王衍無憾而可以反莊宗之所為也宗壽于
是乎伸己之志而唱先君之冤向之纍纍就戮者
今且以禮歸塋矣則王氏之賴有此子者絕勝于
太原之義兒軍矣
孟知祥邢州人叔父遷當唐末據邢洺磁三州為晉
所虜後又降梁父道留事晉及知祥壯有才氣晉

王李克用以其弟克讓女妻之莊宗以為中門使
後知祥薦郭崇韜代己任及崇之受命伐蜀也臨
行白莊宗臣等平蜀後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
孟知祥已而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為成都尹知祥
聞命自太原馳至京師受命莊宗燕勞之酒酣曰
繼岌前日乳臭兒耳乃能為吾平定兩川吾徒老
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
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
奇珍异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
之富無以异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　外史氏曰
莊宗始終一貨殖之見爾得蜀而喜其富不止不
從救民起見並非從拓土起見也其得而旋失也
宜矣
知祥既至蜀而郭崇韜已死魏王歸東康延孝反知
祥會任圜討平之已而莊宗崩魏王死明宗立知
祥乃陰有據蜀之志時安重誨秉政使李嚴監西
川軍知祥怒殺李嚴知祥又辱抗朝命與東川節
度董璋結婚合從以拒詔旨既而石敬塘奉命征
之敗績而歸已而安重誨誅死明宗厚撫知祥知
祥悔過欲邀董璋同歸命朝廷璋不肯遂與知祥

相國知祥攻殺瑋父子遂并有東川然知祥卒亦不遣使謝唐明宗仍屈意撫慰之凡知祥所請無不曲從後竟封知祥為蜀王及明宗崩次年知祥乃僭稱帝僭位僅半年而卒矣哀哉

孟昶既立好打毬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采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言臺省當擇清流昶嘆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噫昶若能實其言豈止長有蜀耶

孟昶時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素優縱之及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奪人田宅發人墳墓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族之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見仁罕死遽釋杖而拜時張業方掌禁兵業仁罕甥也昶懼其反反乃用以為相兼判度支業務厚斂蜀人大怨昶與安思謙謀而殺之由是故舊強臣略盡矣昶能以威馭其下較勝于王衍衍立僅八年而亡而昶之僭位三十五年久而後失之也

宋太祖遣王全斌等分道伐蜀詔入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豫為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　外史氏曰降王如是是亦足矣無怪乎劉鋹之願持梃以為降王長也

孟昶遣王昭遠拒王師初昭遠年十三事東郭禪師習詭為童子知祥見而异之命侍書于昶日見親狎昶立以為捲簾使遂用為樞密使昶母李太后常言昭遠不可大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是行也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後卒見擒此又一帶汁諸葛亮矣

郭崇韜之平王衍也自興師至破蜀凡七十五日王全斌之平孟昶也亦首尾六十六日何其捷之劍門之險無足恃矣

王衍之敗也計無復之孟昶之敗也問計于左右一老將石頵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堅壁久以敝之昶嘆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

吾守者耶遂降夫同一降也較之王衍則已達矣其張魯之儔乎其至汴也七日而卒猶未至如李重光之受牽机藥也太祖太宗之待降王于是乎有厚薄矣、

南漢王劉隱其先上蔡人後以商賈南海遂家焉父謙爲廣州封州刺史謙卒隱代爲刺史後爲廣州節度使有功于嶺南遂有南海隱好賢礼士時天下大亂中朝人士以嶺南僻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皆客嶺表如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礼之唐封隱爲南海王

劉隱卒弟龑立龑初名巖謙庶子也母段氏生巖于外舍謙妻韋氏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龑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倒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然卒殺段氏以龑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垂過膝經兄隱而王南海梁貞明三年龑即帝位以李衡趙光胤爲相衡德裕之孫也光胤自以唐之甲族耻事僞國常快快思歸龑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人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并其家屬皆至嶺南光胤驚喜爲盡心焉　外史氏曰劉龑用爲書而光胤爲之梁用恩遠習僞書而召介錢爲循陷亞不正异耳

劉龑性明悟而苛酷爲刀鋸支解之刑每視殺人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夫好殺而奢用其財身之不亡其國即已幸矣

龑初與倪曙歸樺王定保不從遣之使荊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而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後作南宮定保作南宮七奇賦以美之　外史氏曰王定保先肅憚而後諫侮其畏老蛟之垂涎乎

龑性喜夸大凡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時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龑許之

龑初名巖因白龍見南宮改元名龔有胡僧言滅劉者龔也乃采周易飛龍在天之文制爲龑字音儼以名爲而不知至其孫劉鋹之時以用宦者龑矮柩而亡國其名卒驗云龑在位二十五年　外史

氏曰亡秦者胡亥則長城可以不築滅劉
者龔應在宦官則名字可以不改

龔卒子玢立玢原名洪度龔之子共十九人洪度洪
熙洪昌以次居長龔寢疾召右僕射王翻曰洪度
洪熙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
之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
泣下翻從其議龔又以告崇文使蕭益益執法以
爭之曰廢長立少禍自此始矣由是洪度卒得立
更名玢玢立果不能任事日行淫亂或衣墨縗與
娼女微行出入民間由是盜賊競起洪熙日益進
聲伎誘玢為荒亂陰遣勇士劉思潮等習為角觝
以獻玢卒以弒玢而洪熙代立

洪熙既弒兄玢而自立更名晟懼衆不服益峻刑以
立威弟洪杲屢請討賊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
怒夜召洪杲杲知不免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
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
因涕泣與家人訣然後赴召至則殺之洪昌最賢
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使盜刺殺之洪澤守邕
州有惡政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
龔之諸子盡矣以僕射王翻不主立己亦殺之

外史曰帝乙欲立微子而黜紂太史抱法以諫而
卒絕商祀蕭益之諫亦猶是爾也

晟每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
作離宮故有大明玉清太微諸宮性好殺戮晝夜
大醉以爪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
並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曰已殺
晟歎息而已夫以如此淫虐之人在位十五年年
三十九以令終吾故為之賦天問

晟卒子鋹立晟性剛忌不任臣下獨任嬖倖宦官林
延遇宮婢盧瓊仙等至鋹尤愚惷謂群臣皆有家
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官親近可任遂委政于龔
澄樞陳延壽等而日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省事[illegible]
女巫樊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寶帳中宣禍
福呼鋹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胡子乃為
鋹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皇帝有罪不可
問其後災异疊見芝菌生宮門南海民妻生子兩
首四臂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
百餘步而什胡子皆以為瑞諷群臣入賀鋹以宦
者李托養女為貴妃托拜內太師居中專政陳延
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

勸鋹稍誅諸王鋹以爲然因殺其弟桂王璇興若
鋹者可云世濟其惡矣歟望延世得乎

鋹之大將邵廷琄言于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士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懵然莫以爲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及王師南伐鋹將暨彥贇等皆戰死鋹始思廷琄言用以爲將廷琄訓士卒修戰備人倚以爲良將會有譖之者授無名書言廷琄反鋹遣使賜廷琄死而國事不可爲矣

後潘美兵臨城下鋹令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軍門降美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鋹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爲宦者樂範竊其舟以逃事急鋹素衣白馬以降敵俘京師封恩赦侯自劉隱至鋹滅國凡六十七年自龔僭位五十五年據嶺南北四十七州僭國之至盛者也

楚王馬殷字霸圖鄢陵人初爲孫儒將儒死從湖南
節度使劉建峰建峰爲軍將陳瞻所殺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踶齧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諸將乃迎殷于邵州而立之唐拜殷潭州刺州連敗邵郴衡道永六州又圍桂管虜劉士政拜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代唐殷修朝貢梁遂封爲楚王

楊行密秦州刺史呂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悲歌泣下行密疑其有異志使人察之師周益懼謂其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于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于楚章縱其家屬隨之殷得之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何事不成遂使之南取嶺南諸州大有功

殷既平朗澧辰溆等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爲節度使所以報德也又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梁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賓爲左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　殷自擬太宗與梁之

未有一賢者也

荊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殷以强嘗使諜者行間于殷殷不聽及殷已昏耄子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為然遂奪郁兵職郁怨曰吾事君王久矣急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怒矯殷令以殺郁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寃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勲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于世矣明年薨

殷長子希振最賢希聲以母袁氏有寵而得立希振棄官為道士　外史氏曰人之耄也喪其智馬殷不及劉龔多矣龔能識其子之賢愚而殷不知也乃君高郁者其亦昧于保身之道矣

希聲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食烹五十雞其葬殷上潢也希聲不入泣猶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希聲卒希範立

馬希範好文字善詩一時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封為天册上將皆屬無味而又擬十八學士更為嚼蠟矣愚人方且自以為得計也

唐莊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君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

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若殷者可云小心恭順矣吾以為其識不及高季興季興則知莊宗之無能為也

殷初兵力尚寡弱外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為敵國殷問策于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少不足為患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歡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蓄力而有待爾于是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葛而已乃自京師至唐襄鄧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雄于諸鎮數邀封爵唐明宗封為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儀請如三公用竹册為殷卒時年七十九為王二十餘年謚武穆子希聲立　外史氏曰馬殷與其諸子終未嘗僭號是其智也豈真忠順乎然殷諸子亦

跖孩常等十八人皆殿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啚
辛皆侍從飲博懽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然
希範不以為善也

希範既稍建武功南通桂林象郡立銅柱以表之命李
皐為銘一呼南寧首長及昆明祥柯等部皆來附於希範希範
志意廣侈遂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巨萬始加賦於國中拓跋常
切諫不聽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　外史氏曰閩
王作九龍帳此作九龍殿何其礎所作畧同耶但不應肖於邯鄲耳

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諫希範
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
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
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王誠能悉國之兵出
荊襄以趨京師倡大義于天下此桓文之功也奈
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
思覲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
死　外史氏曰思覲真烈士哉有識有略而不得
志於庸夫以死較南漢之邵廷琄皆藩鎮之人傑
也

希範卒弟希廣立希範平時惡拓跋常好諫諍乃謝
絕之及卧病始思常之言以為忠召之托以母弟
希廣常知希廣無才數勸希廣以位讓其兄希萼
希廣不從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張少敵周廷誨曰
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
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之于跌石止
之于碧湘宮厚賂而遣之希萼憤然而去彼此治
兵相攻後希萼攻陷長沙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
明日獲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為惡
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
皆不對遂縊殺之希萼自立時漢隱帝崩中國大
亂希萼遂臣于李璟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
希崇與楚舊將謀作亂縛希萼遷彭師暠因希萼
于衡山師暠反奉希萼為衡山王臣于李璟希崇
亦請命于璟璟兩存之周世宗征淮希崇率其兄
弟十七人歸于京師世宗皆官之　外史氏曰馬
殷之諸子兄弟相圖而其餘者尚顯于周代則一
皆殷之餘澤也

吳越王錢鏐字具美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
群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揮群兒為隊伍號令頗
有法群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塩
為盜縣録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鍾起嘗禁

之諸子皆務從之遊豫章有術者望牛斗間有王
氣應在錢塘因東遊以占之以相法隱市中陰求
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君之
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
令術視之皆不足當術者偶過起家鏐適從外來
見起反走術者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
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
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君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
起訣曰吾求其人非有所欲也質吾術爾明日乃
去起始縱其子與鏐遊往往貸其窮乏焉
鏐善射與槊初從石鑑鎮將董昌討叛將王郢有功
既而黃巢前鋒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
宜出奇以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
鋒從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
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眾至
安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
道旁嫗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
眾至聞嫗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
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去都統高駢聞巢兵不敢
紀臨安壯之召至廣陵久之鏐知駢無討賊意遂
辭還臨安後破劉漢宏討平董昌授鎮海鎮東兩
鎮節度使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
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改鏐鄉里曰廣義
鄉勳貴里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又曰衣錦城石鑑
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故
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初封越王又封吳王梁太祖封之為吳越王
又有勸鏐宜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
梁太祖常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生平有所好乎吏
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
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　外史氏曰不謂斗講劉
賊解作此韵事
鏐嘗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
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
歸　外史氏曰較大風歌氣象便小小許
梁末帝時加鏐天下兵馬元帥唐莊宗賜以玉冊金
印鏐因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于衣錦軍鏐卒年八
十一謚武肅
文穆王錢元瓘初為質于田頵頵屢欲殺之頵母
以兒歸及鏐將盡召諸將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

大事含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曰元瓘從王征
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管鑰數篋召
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元瓘好儒學善爲詩使
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
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
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大懼病狂是年卒子佐立
原名弘佐後避宋諱去弘　外史氏曰鏐不肯自
立其子而假其權于諸將所云讓之而彌固者也
可謂高雄與漢昭烈嗣子可輔則輔之同一權術
忠獻王錢佐字佑立立時年甫十三諸將皆少佐佐
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李
文慶等于外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闞璠國中
皆震恐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
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
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于佐佐召諸將
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
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蓄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
有异議者斬乃遣統軍使張筠等率兵三萬赴之
遣將誓軍歸令齊盡筠等大敗景兵俘斬萬計獲
其將楊業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

七年卒年僅二十惜哉　外史氏曰佐雖未親臨
行陣然頗有孫伯符之風錢氏可見也弟倧以英
發爲軍將所廢而俶立則奄奄無氣矣

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
喜淫侈好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
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
則諸案吏各持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
量爲笞數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堪
其苦又多掠嶺南商賈寶貨以貢奉中國及宋興
荊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太祖時俶來朝京
師放歸益竭其珍玩以貢獻太祖曰此吾帑中物
爾何以獻爲太宗時乃舉族歸于京師以功名世
其家

廬陵歐陽氏曰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惟吳越錢
氏荊南高氏楚馬氏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于故
老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
吳越後亦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
越往來者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
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
卯爲長興三年鏐之末年也然不見其終始故不

得而備列　云錢氏託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軌
之比乎

一潮光州固始人閩王王審知之兄也潮兄弟初随
王緒為盗後與諸將共因殺王緒諸將推潮為主
時泉州刺史為政貪暴潮以兵攻克之福建觀察
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
後潮命審知攻破之朝廷即命潮為觀察使潮以
審知為副使　外史氏曰唐末群盗攻刺史即命
為刺史援觀察郎命為觀察恩威替矣而潮之于
巖亦有德殊甚不及錢氏之起兵為正也

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曰
白馬三郎潮卒審知代立唐拜為節度使鎮福州
初封琅琊王後封閩王審知雖起盗賊而為人儉
約好礼下士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来
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黄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
電震擊闢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曰
甘棠港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忠懿子延翰立
　外史氏曰閩王審知亦傑者也諸子皆下才互
相殺戮篡逆相尋較于諸國不足稍數

延翰既立時莊宗遇弑中國大亂延翰乃取史記閩
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
王何待之有于是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
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
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奇
妬良家子之美者出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
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
人崔氏後病見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
延稟本姓周氏與延翰不協延翰立以弟延鈞為泉
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皆以兵入執延翰
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

延鈞既立延稟將還建州延鈞餞之于郊臨訣延稟曰
善繼先志勿煩老兄復来鏻啣之後延稟率兵来
擊鏻為鏻兵所敗見執鏻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
煩老兄復来延稟不能對遂殺之

鏻好鬼神道家之説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
皇宫以居之守元曰寶皇命王少避位後當為六
十年天子鏻欣然命其子繼鵬權主軍國事既乃
即帝位以黄龍見真封宅改元龍啓受册于寶皇
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
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鏻益信之然閩地狭

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
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沒其貲閩人皆怨文傑
又薦妖巫徐彥使視鬼于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
吳英有隙與彥謀陷殺之英素得軍心軍士聞英
冤死皆怨是歲閩兵救建州軍士在道不肯進曰
得文傑乃進鏻惜之不遣子繼鵬勸予之以紓難
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
日可無患送者聞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
傑于市臠食之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無及
矣初文傑為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疏闊乃更其制
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
毒　外史氏曰文傑殆未讀商鞅傳耳假令讀之
心悚然于作法自斃之說而檻車之制不加仍舊
貫之為愈也

鏻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
鏻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
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通又有百工
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
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燕
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
燕鏻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謀殺繼鵬繼鵬與皇
城李倣謀弒鏻于九龍帳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
忍其苦為絕之繼韜及陳氏李可殷歸郎皆為倣
所殺而繼鵬立更名昶　外史氏曰此等深亂事
不足紀紀之以見王氏之將亡也王氏世烝父婢
可云紹庭上下矣安得不亂

昶既立亦好道仍師陳守元立父婢春燕為皇后後
昶為其叔延羲所殺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
曦暴虐無道常為牛飲群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
及私棄酒者輒殺之曦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
氏有色而寵李氏妬之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是
時諸將連重遇曾經弒昶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
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李氏使人謂重遇上心
不平于二公奈何重遇等大懼後曦出遊醉歸重
遇遣壯士于馬上拉殺之

當延羲在位時肆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興
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于建州建國改元
稱殷為後李璟所破遷于金陵封鄱陽王

南平王高季興字貽孫陝州人本名季昌避唐李國昌
諱改季興為梁太祖養子朱友讓之養子故始亦

冒姓朱後為軍將梁太祖攻鳳翔李茂貞不克欲
收兵還河中季興薦死士馬景大破岐兵季興由
是知名累官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後以為荊南
節度使
荊南故節度十州當唐末為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
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蕭條季興招輯撫綏
人士歸之季興見梁太祖崩梁事日衰乃謀阻兵
自固末帝優容之封為渤海王唐莊宗滅梁下詔
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入朝梁震以為不可曰
梁唐世為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皇新滅梁
大王梁室故臣握強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為虜
耳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為衛朝于洛
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方以大
信示天下今四方諸侯不過遣子弟將吏入貢而
季興以身述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礼而反縻之是
示天下以不廣也且絕四方向往之意莊宗納之
厚礼而遣歸莊宗後心悔之密詔襄州劉訓留之
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
至季興歸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虎口哉
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
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
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于衣歸以為榮
季興謂梁震曰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
春秋又云我于十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
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無憂矣同光三年封為南
平王
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
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之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
者韓珙等十餘人後又以與朝廷爭夔萬等州抗
朝命遂臣于吳吳人冊為秦王卒年七十一長子
從誨立
從誨以其父自絕于唐恐其見討乃聘于楚楚王馬
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自奉表進贖罪銀三
千兩明宗納之拜從誨節度使封南平王從誨為
人明敏多權詐晋高祖命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
國信使從誨宴穀于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
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天子
師期穀還具奏之高祖大悅復遣使賜以甲馬百
匹
荊南地狹兵弱介于吳越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

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財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耳俚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如斯人者而梁震乃以為嗣王之賢老臣可以下報先王吾不知從誨之賢為何如也

從誨卒謚文獻子保融立

保融既嗣封南平王周世宗征淮南保融命將以兵會之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及李景稱臣于周而世宗得其所奉牋大悅賜以絹百匹保融性迂緩無才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而保勗亦稱其任後保融以疾卒謚貞懿傳位保勗　外史氏曰保融之為人亦馬希廣之儔耳乃希廣以無才而為希萼所殺而保融以無才而能任其弟且并受其福焉亦其遭遇有不同耳豈高賴子之家衆然乎哉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在位三年有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不起兄弟孰可付後事延嗣曰公獨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舍其子而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外兵馬保勗年三十九　外史氏曰保勗其宋穆公之流歟亦衰世之賢者也高氏世無亂賊宜哉

高繼冲當宋太祖時太祖遣慕容延釗討張文表假道荆南其臣李景威勸之嚴兵自備而判官孫光憲勸之封府庫以迎王師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已而延釗師至果入據其城繼冲不得已而降後入朝拜武寧節度使孫光憲拜黃州刺史　外史氏曰李景威其宮之奇乎知虞之不臘而兵不可舉者也孫光憲圖識時之俊傑然而不忠所云屋人之社稷而不顧者也一麾出守其亦雄矣

北漢主劉旻能納鄭珙之言以為自固之謀而不能納李驤之言以為救贊之策則庸人之無以決計也世豈有離青天子斯言可以愚之矣郭崔兇頑弄之于股掌之上也

歐陽氏之于北漢也無貶辭其自立也則書劉崇自立于太原夫十國之僭立皆不書于本紀而崇獨書者與其宜不臣于周也若旻之代周也書曰漢

人來討討者加有罪之名予漢以討有罪也又書云攻自晉州見漢兵宜誅罪人于京師而先自晉州始也至其事之成敗又非所論矣

劉旻之北結契丹永康王兀欲兀欲聞是自立娟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所愛黃騮及九龍十二稱玉帶報聘從後高平之敗旻獨乘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嚮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歸而為黃騮治廄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曰自在將軍旻自敗于高平而又被圍于太原久之乃免以憂得疾明年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外史氏曰世宗之勝也歸而大閱軍賞汰減冗卒故自此伐南唐而所向有功劉旻之敗也歸而為黃騮治廄此外不聞察士卒之更為修軍政之廢墮也其不延世也宜哉

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為鴻臚卿繼顒燕王劉守光子也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誅削髮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賴之繼顒能講法華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率數百匹又于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軍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外史氏曰九漢之立國至仰給于一僧則其貧弱可知而繼顒者亦不聞其他過惡殆猶勝于抱腹山人郭無為矣

郭無為者棣州人方顙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常衣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無為詣軍門上謁及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告太祖曰公為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慮患之道也太祖以是疎之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然實無他長也

旻微時以女嫁軍卒薛釗生子繼恩太祖既有天下釗雖除軍籍而無他才能旻女常居宮中釗罕得見心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其妻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改適何氏又生子繼元而旻女及何氏夫皆死是以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為己子皆冒姓劉氏承鈞立十三年死而繼恩立

初承鈞謂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

子我家事無為不答繼恩怨無為不助己及即位欲逐之而未果已而難作為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勤政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垣入殺霸榮及其黨人皆以謂弒逆者無為之本謀而殺霸榮以滅口且自托于討賊也乃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為人甚忍是諸子多為繼元所殺承鈞妻郭氏繼元自幼母之繼元妻段氏嘗為郭氏訶責既而以疾死繼元疑其殺之及即位遣嬖人范超執郭氏縊殺之後宋師圍并州郭無為首倡并志繼元始繼殺之初太　祖命引汾水浸其城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會暑雨乃班師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驛水已落而城乃多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嘆曰王師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宗時再圍太原繼元乃降北漢建國凡二十八年較漢之父子四年其延促殊矣

五代史賸截 二卷

崑崙外史張篤厤州纂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李克用初為鐵林軍使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

梁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有驍將陳章者號陳夜叉常乘白馬朱甲以自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夜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當其戰幽州也劉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墮馬遂見擒二事正相類

梁之圍李嗣昭於潞州也築夾城以困之於內而德威與梁兵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革莊宗新立其叔父克寧作亂誅之圍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在德威所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難告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痛哭幾絕晉人乃安從莊宗遂破梁夾城與嗣昭懽如初　外史氏曰當國家危疑之時而擧動坦直使群疑氷釋非大學力人不能不止不愧於大將之才也庶幾乎汾陽之德焉矣

梁王景仁與晉軍相拒於柏鄉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練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中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旣而果大敗梁軍　外史氏曰此老將安其軍心之言耳豈梁軍之果皆傭販兒哉然人心有所則思奮敵則賈勇非知兵者不能用此術也

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而德威老將知兵常務持重以挫敵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柏鄉之戰莊宗若非德威退軍鄗邑之策則柏鄉之勝敗未可知也其後胡柳陂之役莊宗不听其言以致敗衂而德威父子戰死莊宗深悔之後德威配享莊宗廟廷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其傍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頗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侑酒妓言有符存審為妾歌甚善存審其幼名也主將即馳騎赦存審而存審以從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給使歡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　外史氏曰韓信仰見滕公子儀偉遇李白皆得不死候王豈獨見根於人哉天佑之矣存審後來卒為名將出入將相四十年其視垣下一從特轉轂間耳豈非命哉

存審後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屢立戰功後從戰胡柳坡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彦圖力戰暮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

存審為將有智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宿將惟存審在契丹攻盧龍乃以存審為盧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

宗強還之莊宗滅梁入汴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名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事存審章屢上不許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于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宣武節度卒於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得至此也因出其生平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子三人彥超彥饒彥卿皆有智略至大官能世其家

史建瑭雁門人父敬思為晉王李克用騎將上源驛之難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十餘人侍晉王醉宿館梁驛梁兵夜圍而火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既壯常為晉先鋒數敗梁兵梁兵每相戒曰當避史先鋒云

莊宗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強蓨縣時晉兵皆北攻燕惟符存審與史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強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人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于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擊斬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大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輜重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並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建瑭攻張文禮于鎮州中流矢卒　外史氏曰建瑭祇以五百人安置如五花八門九天九地令人莫測其多少莫量其奇正真能以少為多以虛為實者而歐公此文亦盡其妙

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曹國公主匡翰為將能謙有謙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自名歷官義成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名將而匡翰尤好讀書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不倦

長成寧從事閻徵性嗜酒晉醉罵匡翰曰述閻張
存澤閻張武未見史匡翰斬閻徵天下謂者未有
何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服其量矣
匡翰蓋其羊陸之徒歟

王建及許州人為晉軍將將銀槍効節軍從戰胡柳
陂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
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
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
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
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破之
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因白莊宗
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
皆在山西盡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

王建及既敗梁兵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
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
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
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曰梁
皆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
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
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解
圍去建及為將好以家貲散士卒莊宗後遣宦官
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
可令典銀槍軍乃以為代州刺史怏怏而卒 外
史氏曰軍將以散財得士心即羅其兵然則君將
易相牛饗士者為減耐軍需而後可乎然觀建及
之失兵而怏怏以卒則亦非烈士矣

外史氏曰歐陽公于合傳諸臣亦往往有不類者如
周德威符存審史建瑭王建及安金全合傳可也
若元行欽西方鄴皆前後兩截人安可同傳乎若
以其唐臣也而合傳焉亦未免於薰蕕同器而牛
驥同皂也不几為史學之累哉

元行欽幽州人初為劉守光裨將明宗掠地山北與
行欽相拒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
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
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莊宗已下魏博益
選驍將自衛聞行欽勇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
姓名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戰潘張軍敗
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
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
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爾共

之由是寵冠諸將一日晏羣臣于內殿酒酣樂作
道生平戰陣事以為笑樂因左右顧曰紹榮安在
所司奏曰奉勅晏使相紹榮不得與也因罷會不
樂明日即拜為使相
當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
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
臺也莊宗益不樂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謂行欽曰
爾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
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
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
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
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皆
解髻斷髮置之於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
宗還洛陽而郭門高發難莊宗崩行欽出奔至平
陸為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送洛
陽明宗罵曰吾兒從璟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
曰先皇帝何負于爾乃被殺于市人皆為之流涕
外史氏曰行欽一鬪將耳嘗佐劉守光攻其父仁恭
則又一無識之匹夫耳其被莊宗寵傾然絕一時
然至愁臺斷髮泣下沾襟一謀束手抑何愚也君

此固嫌而又出奔非 王思同比也歐公譏其死雖
不屈而死非其志也信哉
安金全代北人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從
莊宗戰數有功以疾居太原莊宗與梁相持河上梁
將王檀襲太原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向外
攻甚急金全強起謁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
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愚而能為公破賊承
業委授以甲兵金全召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
夜出北門擊檀于羊馬城檀軍驚潰而晉救軍稍
至圍遂解然莊宗以功不自己出終其世不錄其
功明宗即位與金全有舊乃拜使相　晉軍襲汴
州而王瓚閉門以降梁軍襲太原而金全扶病以
禦雖曰天意然而忠功非人君之度也有以知亞
洪之不終矣
西方鄴為雲州刺史以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南
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有異志
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供帳委積如一曰先
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王上破梁公衆不殺之是
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恩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
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敗
其謀循知之取而藏於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

及汴兵敗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
泣下莊宗亦為之噓唏使以兵為先鋒莊宗不得
入汴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勸請死於馬前明宗
嘉嘆久之後以為鄭州刺史有功拜節鎮　外史
氏曰節之責孔循殺明宗女何其烈也及拜明
宗于馬前又何寡也夫死則死耳何以請為是不
欲死也吾恐為孔循所笑

烏震信都人從符習討張文禮於趙文禮執震之母
妻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
縱至震軍中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
自勵身先士卒攻破鎮州以功拜刺史　外史氏
曰歐公以為大不孝而亦無當於忠予以為若震
若是又一種苞也曷不思徐元直之所為乎且史
稱震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嘗作詩著書為刺史以
廉平稱然而為之母若何不孝也左氏春秋之義
又何當乎

孔謙魏州人為莊宗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
事人莊宗悅之自少工書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
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間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
饋未嘗缺乏然民亦不勝苦矣莊宗即位後謙百
計求為租庸使雖以郭崇韜阻之而謙悽傾其任
此官者莊宗卒以謙為租庸使賜號豐財贍國功
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為事耳故事一切征納下
觀察使使乃下諸州謙直以租庸帖下諸州不關
觀察觀察使章理之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又請
減百官俸錢罷節度觀察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
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更製括田竿尺
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
詔暴其罪斬於洛陽市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
支戶部為三司　外史氏曰甚矣言利之臣之多
不得令終也蓋財者生死之命斂怨之府劉忠州
猶不得免況其餘乎

明宗時張延朗汴州人也拜三司使按唐制戶部度
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
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
天下衰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
調斂兵罷則止梁興遂置租庸使莊宗因之明宗
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
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遂
以命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而亦

無所是明明宗嘗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後爲晉高祖所殺而非其罪盡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故以杜晉之反謀也

李嚴幽州人莊宗時以客省使奉使于蜀王衍嚴奇有俊才能辯無倫蜀人聽之皆竦動初莊宗以名馬付嚴入蜀市奇珍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一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物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意伐蜀及魏王繼岌伐蜀以嚴從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議者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入益州衍見嚴乃以妻母爲託即日以蜀降　其後孟知祥鎮於蜀安重誨頗疑之者有以言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啟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恃與知祥有舊不聽母言遂行及至蜀知祥雅與嚴有舊而甚惡其來蜀人聞其來亦皆惡之知祥爲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　外史氏曰嚴之死不死於知祥而死於王衍何也爾之啟入蜀之謀而王衍召之以母爲託由是衍嚴日中無蜀人矣宜其死也

明宗將祀天于南郊東西川宜進助禮錢五十萬使者有使李仁矩趣之仁矩恃勢驕恣見蕭箱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之仁矩辭醉不往而於傳舍與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躡而趨立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我獨不能斬爾耶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泣涕拜伏請罪乃止鄙哉仁矩真前倨而後恭矣

唐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劉延朗韓昭胤李專美宋審虔房暠而暠又進鬼神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者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帝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並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將反又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王天下可無憂于是決

反隐帝遣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聞神〻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降於帝〻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帝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同碩器曰謀常神言豈不驗哉　外史氏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倚伏之理如環無端神能知廢帝之得天下為福而不知其失天下旋且有禍嚴君平以卜訓人是敎以子孝臣忠有旨也夫

廢帝既立延朝無賞並掌樞密遂剖胥官爵人人自危蜀心惡之而不能爭也及廢帝自焚晉兵入劉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帝聞南不任事竟無憂

當潞王反於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討之興元兵降於潞王諸鎮兵皆潰而東大臣書惶懼無策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當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為後圖廢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賜絹二十匹錢五千七日物揭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曰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劍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義誠曰弘實反耶弘實曰公謂誰欲反耶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爭於帝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義誠將而西義誠行至新安降於從珂愍帝奔衛州義誠後為廢帝斬於興教門外嗚呼弘實之見可以謂明矣　外史氏曰當夫外有門庭之寇內興討罪之師則似義誠之奏請若為是而弘實之沮師若為非然前之察於軍心後之驗其反迹則兩人之是非不待辯矣

五代之際亦可謂無人哉唐莊宗初以豆盧革為相以為唐衣冠之族也而竟無學問為兩書郎蕭希甫所駁正革罷之復引薦韋說為相以其能知前朝故事也而說亦復庸陋如革徒以流品自高而已初莊宗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其後革說皆以罪廢莊宗又用盧程為相亦以其唐時甲族也而程之駛驢傲岸更復不堪程嘗驢夫於其友帖下興唐府給之興唐少尹任團詣程爭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案決事視團罵曰爾何虫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團不對而

去高訊程為莊宗姊壻也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賴盧質力解之乃免後程於路墜馬中風卒　外史氏曰不冤之族往往出癡物正宜誅之曰爾何虫豸毋得藉口曰好跨馬不入隊行也體中何如上車不語正是假囊紗帽閣物耳

任圜三原人為人明敏善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議論縱橫當時諫勸為世嗣昭見藝文使嗣昭見圜于潞州夫城晉王叢晉兵攻潞者皆出嗣昭在惠開圜出就圜勸之歸守以待不可有二心既而莊宗攻破夾城聞圜為嗣昭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往來奉使辨釋讒構嗣昭卒免于禍圜之力也　外史氏曰當任圜為安重誨讒殺也趙鳳曰任圜天下義士此六字者任圜定評也否無以易之

圜於明宗初拜相後亞盧革韋說罷安重誨勸拜孔循議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與循不欲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宜端方有器度太常卿崔協可也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擇無功倖進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佚端後圜又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數人而讒夫巧沮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蛣蜣之轉也既而卒相協協在位數年人多唉其所為然圜與重誨自此交惡矣

圜當與重誨爭給券事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重誨當逼圜圜出歌妓侑酒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圜雖致仕退居磁州而禍機已伏終不免於重誨之構陷後朱守殷反重誨誣圜與守殷通謀矯制賜圜死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舊莫猶有之事也愍帝即位雪之贈太傅　外史氏曰明宗殺任圜最為無罪其實安重誨殺之而歐公書法曰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明乎帝知之而不問而且下詔誣之是帝殺之也其旨以殺明其無罪也不言誅而言殺以相殺為文明乎其不當殺也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莊宗時為翰林學士莊

宮修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
全義為父明日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
上言亦其不可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所言
皆不見納　外史氏曰學士視草以代王言乃至
作此等文章以皇后呈拜蠶兒為父豈足存録鳳
乃昌在翰林職以死爭之可也否猶以其言為正
于理也不然而何以見哩哩以終也

明宗武人不知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
誨亦不甚通曉乃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
之左右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鳳
好直言而性剛強與任圜善圜為重誨所害鳳聞
宮不能諫也然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
宣有謀反而公誣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
對　鳳後罷相為安國軍節度使在鎮得俸祿數
以分將校賓客後病足臥於家床篤自筮投蓍而
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名今壽過其數
而官爵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外史氏曰
鳳之為人性多梗直非馮道可比如碎佛牙以辯
天下之惑抑術士周玄豹以免群情之疑皆卓卓
可稱獨其不能容一疏直之故人于嶠為少刻耳
夫嶠雖詆訾鳳此直狂惑耳非有罪國家也鳳何
奏削嶠除名而長流之乎乃其與重誨不協而重誨
既得罪鳳獨力為之地此人人情之所難猶可謂
知圜舊而有相度矣

盧汝弼古范陽人唐末舉進士後為李克用掌書記龍
吉得翹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晉王欲以有僭
公以諸年晉與致國欲與梁通和使張吉為書以
求解其辭甚遜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尊拳相
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
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
敬翔曰善為我答之翔所答書不工而龍吉書傳
於世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之汝弼工書畫而
文詞不及龍吉　外史氏曰朱温猾賊亦知愛士
不知士安肯為所得且彼亦安能得士也彼所得
皆不逞敬翔一老無恥耳

[illegible]字凡中晉陽人為人沉靜寡欲少好學能敷梁
紀明莊宗時累官租庸使東都副留守精于吏事
甚有能名莊宗幸東都鄴都即定州王都來朝莊宗
命宴鞠場欲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東都以鞠
場為即位壇于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

鄗南鄴縣陽其壇至今猶在不可毀乃别治宮西
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
張憲諫曰此不祥之兆也　外史氏曰本紀書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為鞠場直
書之而莊宗已著同光四年帝遂失國而又不良死
亦足之嘆其知之矣

張憲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於魏憲家在
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
發其書而上之真烈士也其後以奔沂州見殺歐
陽公以為此一奔也雖死而不得其所故不列之
死事傳然其大節則無愧矣舊史稱其坐棄城而
賜死歐公亦未信之故與徐州之翟廷美楊温皆
在傳疑之列而不敢以全節與之耳

蕭希甫為人褊躁多矯激少舉進士為袁象先延官
時象先為青州節度使希甫不樂因棄母妻變姓
名亡之鎮州為趙王鎔參軍尤不樂復為莊宗駕
部郎中尤快快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
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嫁矣時人引李陵書
誚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共傳以為笑

劉贊魏州人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
每食則設自食肉而别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
曰肉者君之禄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禄吾禄
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　外史氏曰
此可以教子弟之驕者苟其不肖則固不斷矣然稍
得此意亦可以勵其志養其福也

明宗時劉贊為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
私是時秦王重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
師傅以輔道之大臣不敢專因請王自擇秦王即
請贊乃拜秘書監為秦王傅贊曰禍行至矣秦王
官屬多諂諛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王嘗令賓
客作文于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群小比伍雖禄
每憚往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
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
事已而秦王果以作亂死大臣議屬官當坐者偶
道以贊正直為王所惡力救之遂得與王居敏得
免罪長流初贊聞王敗即白衣驀驢以俟人有告
贊曰止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
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果長流嵐州　外史
氏曰斯人不幸而事驕王自坐放棄然而大節固
已矯矯矣亦五代時人物也惜不遇其主耳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以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治舉子業主司惡其姓桑喪同音人有勸其改業者維翰作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卒以進士及第

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桑維翰而終敗于景延廣維翰既罷相為開封尹而晉事益壞契丹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維翰與延廣在否可使先來出帝以維翰嘗議勿絕契丹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之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而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既入京師或勸維翰避之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安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礼也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豈可再見之乎送侍衛司獄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自經也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何必爾也　外史氏曰彥澤之見維翰與侯景之見蕭衍雖云以威懾之然而不堪再見矣宜其死之速也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稱延廣嘗為汴州軍校朱守殷反延廣後亦當坐晉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録以為將累官都指揮使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擁立之功以此自張大晉大臣欲告哀契丹奉表稱臣延廣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晉有十萬橫磨大劍要戰則來他日不勝孫子取笑天下瑩恐後日無以為信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書以授之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報契丹大怒由是南北用兵之釁作矣

出帝者本景延廣策延廣大有所獻帝亦大有所賜君臣之間窮奢極欲此如宋高宗幸張俊第其事相同衰世之君臣如燕雀之託于幕而不知大火之將傾其巢也可哀也已

自延廣與喬瑩一言啓兵端而契丹與晉大小数十戰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惟陽城之戰契丹敗衂他則晉皆累敗出帝亦悔乃不

因延廣以延廣留守洛陽延廣鬱〻不得志見晉
日削弱必不能敵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
園置妓樂惟意所為及晉師杜重威等不戰降于
契丹德光遂犯京師使人以兵入洛陽錮景延廣
以見於封丘德光責之曰使南北失懽皆因爾也
十萬横磨劍安在因以十事責之每服一事授以
千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首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
鎖之將致之北及行至陳橋夜靜扼吭而死甚矣
大臣之人不止禍延其國塗炭生民而竟以自敗
其身也何足惜哉若延廣者又雖窮之罪人也

蘇逢吉為人奸詐無行喜殺戮漢高祖嘗以生日遣
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無
輕重曲直悉殺之還報曰獄靜矣高祖即位以為
相朝廷大事悉出逢吉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故
漢世尤無法度招權納賄人皆仄目　按漢高祖
即位名為二年其實一年耳聞國法令如此因不
待其子而知其不久而即失之也

晉相李崧從契丹北赴鎮州漢高祖入鎮州以崧第
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者逢吉遂皆取之
崧後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崧子弟
數出怨言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嶬等謀因高
祖山陵作亂崧款自誣服遂族崧家後逢吉將死
之先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
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
周太祖兵入京師官軍敗於劉子陂逢吉與隱帝
走趙村逢吉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從京師梟其首
適當李崧被刑之所　外史氏曰逢吉雖梟首而
免于生戮寃不足以償李相之冤也

史弘肇滎澤人為人驍勇走及奔馬以選為禁兵
功官節度使弘肇常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
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每少忤意立撾殺之軍中
為之股立以故高祖起義之初所至秋毫無犯兩
京帖然然好行殺戮軍無大小皆死市有醉者忤
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有抵罪者吏以
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以徇又為
斷舌決口斬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
肇取其幼女以為婢燕人何進福有玉枕直十四
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
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
福進棄市分取其妻子而籍其財後以恣横難制

為隱帝所誅　外史氏曰吾觀五代之民眞重足
不保矣前有張彥澤後有史弘肇皆以三指腰斬
人何其頤指之甚便也此亦乾坤之一大劫矣民
何以堪弘肇誅而滅族人不以為寃

漢隱帝嘗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因往謝弘肇
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皆未有偏賜爾曹何功
敢當此乎悉褫所賜還官　外史氏曰弘肇此事
差強人意若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
之則太橫矣

楊邠冠氏人出于小吏不喜文士及為相雖長于吏
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
已禮樂文章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人
情大擾

邠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
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閣者為之悚慄由是
與弘肇同日見殺

邠為人頗儉靜居家謝絶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
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而及于禍矣
越謂邠所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也

王章魏州南樂人為三司使雖供饋軍旅未嘗乏絶
而征利刻下民不堪命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
鼠耗章乃增至二斗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
之以括其隱田天下重困尤不喜文士曰此輩與
一把算子不知顛倒何益于國耶百官廩俸皆取
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
之擡估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後亦
與楊邠同日誅　史楊王與蘇逢吉可云四凶但
逢吉漏網耳

劉銖陝州人為人酷好殺戮漢高祖特信用之拜永
在鎮加侍中用法深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
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
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銖嘗切齒于史弘肇楊邠
等已而邠等誅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
兒矣

銖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奉隱帝命悉誅
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
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
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
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
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

耳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收人心乃止殺銖與李業等而赦其妻子太祖即位仍賜陝州屋宅各一區　外史氏曰内太祖非以德報怨也其亦直而列之為所尊耳要之太祖亦智矣

李業漢高祖皇后弟也隱帝即位業益用事無禍患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對曰臣職天象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法非臣所知也然以臣所聞此殆山魈也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為廋語相誚戲放紙鳶於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業後欲為宣徽使而大臣楊邠史弘肇等不可業怨之乃謀殺邠等又遣人殺郭威于魏州威遂反及漢兵敗於北郊業懷其金寶以奔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為人所殺

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娼也贊幼善歌漢高祖愛之以為牙將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遷怨之遂與太后弟李業等謀殺邠等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廝養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爲允明益驕橫奉使荊南卑服導從如節度使荊南高保融待之甚厚允明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以動之得厚賂而還贊飛龍使已而與李業等謀殺大臣王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允明手殺邠等諸子于朝堂栗廣王章婿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走趙村允明從後追弑之乃自殺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楊邠朴見時勢不佳朝中將有大變乃棄邠東歸後邠果見殺三家之客多遇難而朴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掌書記世宗即位為比部郎中獻平邊策又奉詔與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皆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亟于用武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議天下事無不合凡再南征留守京師世宗雖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至于陰陽曆數莫不通焉奉詔作欽天曆考正雅樂人莫能加

而又廣京城通道路京師之制多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所陳兵略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州必死之寇最後亡及宋興皆如朴言顯德六年三月朴奉詔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外史氏曰王文伯侍中真可謂伉世之良才而亦治世之能臣也定禮作樂不愧通人治曆談兵綽有餘裕三代而下罕見此人而且六年之中日不暇給在他人即經營數十年恐未易幾也其與世宗真有雲龍風虎之遇雖正位樞府而未及拜相然其委任則已專矣文伯于顯德六年三月薨世宗于六月崩君臣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玉鉞之哀已兆之矣

歐陽氏王朴傳論贊曰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于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人初事唐將陳紹先紹先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走仁誨植立不懼紹先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之而還鄉里事母以孝聞周太祖為軍將時數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咨之仁誨所言不阿周太祖益奇之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宜多仁誨策決及入立仁誨累官樞密使太祖世宗皆親重之仁誨亦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卒贈中書令謚忠正

扈載字仲熙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直史館其為文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興廢治亂之迹為運源賦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遣小黃門就錄之覽而稱善因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醫視疾初載以文名王朴尤重其才薦于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為職何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為學士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謂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

當世宗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喜文士屯
武與張昭寶儀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
人文詞最劣尤無行昭儀數與論議其文燦然而
穀猶徘徊其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
稱頌諧美至于廣京城為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
類皆為頌以獻其詞大抵類優俳而載以不李早
棄謙論雖不及昭儀而不為穀之諛也　外史曰
五代出一篇陶穀小傳蓋穀入宋為宋人故五
代史不為立傳而稗說出袖中之事亦為當時所
傳於歐公于廬載傳末帶言之以見其為人不過
如此也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少以軍卒事梁太祖累
官澶州刺史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
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
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勍敵獨彥章心嘗
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鬬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外
史氏曰只此數語已畫出一王鐵鎗小像

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送之太原賜以第宅供
給甚厚閒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
然晉人畏其在梁也待其妻子愈有加

當晉書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
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彥章雖為招討而謀不見用
賴敬翔以死諫乃復名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
副末帝問破賊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具舟于楊村命
甲士六百人人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
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
舟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彥章急擊南城
遂破之蓋三日矣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
聞彥章為招討驚曰彥章驍勇且利于速戰必急
攻南城因馳騎救之比至則已破矣莊宗與彥章
但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筏相及輒戰一日數十
接既而彥章敗於楊劉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
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
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
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告巖等匿彥章奏而上
已書故末帝遣使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
及楊劉之敗凝乃上章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于
敗乃罷彥章而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

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彥章
不恭勒還第
唐兵攻兗州末帝復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
勝兵皆屬段凝惟以新募保鑾五百騎付彥章而
皆不可用復以張漢傑監之乃敗于中都與其百
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
王鐵鎗也舉鎗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
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
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
章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
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云豹死留皮人
死留名其于忠義蓋天性也　中都今汶上
莊宗愛彥章驍勇欲保全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
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
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
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
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
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
追贈太師　外史氏曰若王鐵鎗者百折不回其
可云從容就義矣惟其不顧妻子不顧一身而決
不為負恩苟活之人為莊宗者聽其自盡以全其
節可也若周世宗之于劉仁贍死而贈之亦可也
而乃于殺之則其委曲諭之者亦徒愛其驍勇而
已非敬其節烈也亦淺之乎待彥章矣
潞州牙將裴約守澤州潞州帥李嗣昭卒其子繼韜
以澤潞降于梁約召州人泣而謂之曰吾事故使
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
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
從以歸梁也眾皆感泣梁遣董璋以兵圍之約保
州人堅守求救於莊宗莊宗方與梁戰河上已建
大號聞繼韜叛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于
繼韜何薄于約何厚而約能分順逆耶顧符存審
曰吾不惜澤州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為我取約
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
見殺　外史氏曰善乎莊宗之言曰一州易得約
難得也可云真能愛士矣若裴約者即以連城易
之恐不能也何則以五代之際上下五十餘年乃
僅得若約者三人耳豈不難哉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明
肅少通兵書所至稱治當李景時為清淮軍節度

使守壽春唐將劉彥貞敗於正陽世宗遂圍壽州數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攻之百端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會大暑雨涌向淮淝暴漲舟竹龍皆廢周兵多死世宗班師明年為顯德四年二月復南征景兵大敗諸州守將或走或降景亦奉表稱臣世宗不答而仁贍獨堅守危城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奉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嗟嘆久之賜以玉帶御馬使入城養病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追封彭城郡王李景聞之亦贈太師世宗改其軍為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也　外史氏曰世宗實錄載劉仁贍降書殆即副使孫羽所為也豈有殺其子以自明而乃垂死而改節者哉歐公本紀只書克壽州而不言仁贍之死蓋仁贍實以病死故不書死之要其大節則彰彰矣書克者正以明其克之之難也

張源德為梁守貝州晉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可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梁將劉鄩大敗于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諸州而衛州刺史米昭印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相州滄州刺史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吾竊而後降恨皆不免乃告於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人許之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人圍而盡殺之　外史氏曰甚哉貝人之愚也晉之戮降固為不仁而貝人之戕其帥以求生宜其及也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從周德威攻劉守光于幽州燕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之鬭酣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其後莊宗與劉鄩相拒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其軍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

十餘鎮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愈奇之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遷河陽節度使有惠政從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之不得乃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行後又從鎮遂州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外史氏曰魯奇固一時之驍將也坐守空城食盡自刎不失烈士風矣王彥章死于斯人之手兩無所愧

姚洪本梁小校嘗事董璋後事唐為指揮使明宗時遣洪將千人戍閬中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鄙投廁中後璋攻破閬中執洪璋曰汝為健兒我選爾舉何得負我洪罵曰老賊汝昔為李七郎奴（汴州富人李讓也）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耶吾能為國家死必不從人奴求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外史氏曰食此人之肉者必非壯士而聞之泣〃者乃真明主也李七郎奴人且不食其肉矣

王思同劉仁恭之外孫也事仁恭為銀胡簶指揮使仁恭〃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思同為人勇敢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累膺節鎮潞王從珂反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綵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向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思同時為西京留守獨執安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於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為行營都部署討之思同會諸鎮兵圍鳳翔城幾破矣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先帝新棄天下朝廷信用奸臣離間骨肉我何罪而見伐用慟哭士卒皆悲憐之興元軍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諸鎮軍皆解甲棄仗擔闔數里皆入城降思同棲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遂雍鄗于劉思同乃走潼關潞王引兵而東前鋒執思同從珂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愧其言乃殺之　史贊曰思同東走將自歸於天子與元行欽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莊宗
累官節鎮石敬瑭反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
契丹救敬瑭先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
甲胄以誘之唐軍爭馳之伏發遂大敗唐軍圍敬
達于晉安寨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但見
穹廬連屬如岡阜內外水洩不通廢帝遣趙延壽
范延光率兵救之皆有二心不前但止兵團柏谷
敬達雖有兵五萬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馬馬
死者食之副招討楊光遠勸敬達降敬達不從光
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而
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
收葬之　外史氏曰歐公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
殺己謂賊故去紀書曰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
降于契丹而不書敬達死之不知敬達非諷之令
降也以為敬達之志決不可移奪領光遠諸人情
已之去而不忍殺己或相勸而堅守耳而光遠之
皆逆而不顧也是則敬達之無如何者也故釋之
死事傳者欲與其不降也夫己則死而領勸人以
降又何利哉此固愚者之所不為也
晉時劉進宗為淄州刺史張萬迪為登州刺史青州
節度使楊光遠反以兵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
受命而進宗獨不屈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武衛
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
原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家而
加禮恤之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詞尤長于
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詩人賈島像于
屋壁晨夕事之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
儒服北之魏州見唐莊宗以為著作郎後從朱守
殷于汴守殷反晟亡入于吳李昪說之由是知名
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
生聽者忘倦昪引與計議多合意與馮延巳並為
昪相晟鄙延巳常曰金椀玉杯以盛狗屎可乎晟
官至司空家富畜驕奢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
持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
征淮李景遣晟等奉使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地
請罷兵歲貢百萬以佐軍世宗必欲盡取淮南地
乃止因留使者不遣世宗待之甚厚已而周兵數
敗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命韓
通收晟下獄并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初晟之

奉使也謂其副使礼部尚書王崇簡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昇陵也臨死世宗備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一死報國爾乃就刑其後世宗思解憐晟之忠悔殺之贈晟魯國公　外史氏曰晟初亦一不羈之人耳乃能死義如此周世宗生平無大失德惟此事爲失晟爲使臣聞以江南事其不對宜也殺之何名將欲使之獻乎南策耶伐國不問仁人而況其臣子乎世宗於是乎濫刑矣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遨敏于文詞昭宗時見天下亂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之還家輒投之于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善振事梁既顯欲禄遨遨不顧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人高其行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耆羨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賓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晋閒兩以拾遺諫議召皆不起晋高祖賜號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好飲酒奕棊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綃素相遺贈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貌於屋壁　外史氏曰逍遥先生其司空表聖司馬承禎之徒與亦幾幾乎華陽真隱矣吾何足以知之

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業儒學後去爲道士通老莊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閣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玄通先生後不知所終

石昂青州人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無怠色性不樂仕進節度使符習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使者楊延朗知留後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延朗父諱石更其姓曰右昂昂趨于庭仰責延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延朗

人怒拂衣起昂即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
不欲仕亂世果爲庸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
父亦生不喜佛父卒昂于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
人所欲聞也晉高祖時詔求孝弟之士廷臣上昂
行義召昂至京師入見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
時晉政日亂昂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歸歸而晉
室大亂人服其見幾而作云
程福贇爲人沉靜寡言少以軍卒積戰功至奉國右
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出帝北征契丹奉國軍士乘
閒夜縱火焚營欲爲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
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至京師空虛不
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
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
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之獄人皆冤之福贇終不
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深州人天福四年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
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旌表倫高祖訓曾
祖縱祖則父忠暨自倫與子光厚是爲六世敕以
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
表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
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
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
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
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
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
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弟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
行焉　外史氏曰後制不如前制
唐六臣傳序云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
太常卿宰相裴樞謂太常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
乃梁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
陷浮薄今亦爲此耶是年四月彗星掃文昌天市
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于唐大臣於是裴樞
獨孤損趙崇王贊王溥陸扆等皆以無罪同日賜
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
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朝堂爲之一空明年三
月哀帝遜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
尚書蘇循爲副宰相楊涉爲押傳國寶使中書舍
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
左丞趙光逢爲副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等導
以金吾衛仗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

南向文蔚等進讀冊已降率文武北面舞蹈夫一
太常卿與社稷孰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
以國與人乎嗟乎如此六臣者尚靦然蒙恥忍辱
于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外史氏曰唐六臣
者大本已虧皆無足稱也若其細行小善如張文
蔚之保全善類楊涉之世守礼法張策之奉親避
亂趙光逢之文行知名尚足表表一時若薛貽矩
蘇循則皆諂諛小人無一善可錄矣

楊涉唐名家子祖收為宰相父嚴兵部侍郎涉不幸
遭唐亂哀帝時拜相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
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子凝
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五代嘗以心疾致仕居洛陽

趙光逢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温潤謂之玉界
天

蘇循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唐末為礼部
尚書梁之受禪首發于循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
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懟恨及昭宗遇
弒唐政出于梁楷為起居郎遂以前憾與張廷範
議駁昭宗謚人心為之不平梁太祖已即位置酒
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
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
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循父
子自以附會新朝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深惡
之謂梁王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
子皆無行不可用于是父子皆勒歸田里　外史
氏曰敬翔此言不獨可以斥佞

晉王存勗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缺河
中朱友謙遣循至魏州勸進時梁未滅晉之將相
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
州望州廨廳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
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
王喜因以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子楷同光中
為尚書郎明宗即位群臣欲理其駁謚之罪楷以
憂死　外史氏曰蘇循入晉若非速死更當作何
醜狀矣

杜曉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宰相昭宗時讓
能以無罪見殺于三鎮之禍也曉痛父非命服除
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不仕崔胤辟之起不應崔
遠判戶部又起為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
廢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于晉今杜氏歲時鋪席

徐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起累官翰林學士為梁宰相又仕反珪朝袁象先討賊曉死于亂兵 外史氏曰曉之仕君子無責也仕于梁則不可况友珪死于亂兵也宜哉有愧讓能矣然附見蘇循傳非也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太祖出獵見林中鬱鬱有氣遂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累立戰功守上黨尤有力嘗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後晉遣閻寶攻張文禮于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騎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外史氏曰與孫策為許貢客三人所射正同然彼乃有意伺之此乃狹路相逢耳惜不如拔矢啖睛有之猶可以不死也蓋嗣昭在義兒軍中最為第一其死也不啻其子而又生稅梟以覆其宗哀哉

嗣昭之子繼韜據澤潞以叛附于梁已而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不果因隨其母朝京師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平日居積行販至貲百萬晉夫城被圍時歷一年所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蓄有助焉至是齎銀數十萬至京師賂諸伶人及劉皇后皆言繼韜初無反意而嗣昭功臣宜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之與遊獵寵幸無間李存渥數面詆繼韜為反虜繼韜不自安陰使告其弟繼遠令起變于軍中冀天子使己往安輯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并遣人斬繼遠嗣昭子繼儔繼達繼能繼襲俱先後別以罪誅死惟一子繼忠僅免楊氏所積餘財猶巨萬後家于晉陽晉高祖起兵召契丹高祖質于繼忠以賂契丹甚德之以為刺史 外史氏曰楊氏生平貲產父子三人皆賴之蓄已寡婦猜之流也歟 又曰當繼韜之叛附于梁也固由小人魏琢申蒙等教之亦由莊宗之召監軍張維翰及節度判官任圜有以致其疑也夫任圜能勸其父嗣昭堅守以待救豈不能制其子盡節以事君且繼韜先有囚兄自立之罪當懼見討而又召其監軍與判官焉得不速之以叛乎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名安敬思太祖養以為子常
從為騎將數有功存孝為人猿臂善射身被重鎧
櫜弓坐槊手舞鐵楇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
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最多而太祖別
以大將康君立為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負其功
不食者數日及破走張濬還邢州刺史後徙邢州
留後是時晉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為先鋒及李
匡威救趙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
因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
乃叛附梁通趙以歸于唐因請會兵伐晉唐命趙
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
助晉擊存孝于邢州太祖自將兵圍其城城中食
盡存孝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
子而附仇讎乃存信構陷之耳願見王一言而死
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夫人引與俱來
存孝泥首請罪終以存信讒口為言太祖叱之曰
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耶縛載後車至
太原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才悵然恨諸將之不
能容也為之不視事者累日後太祖與諸將博語
及存孝流涕不已康君立不以為然太祖怒酖殺
之以君立嘗與存信譖之也　外史氏曰存孝勇
而不忠觀其不得潞州留後即怏怏不食則知其
必不能善居功也既以畏讒而謀叛而又以檄討
君親則屬無語理矣然車裂亦不無太過

李存賢本姓王陳州人初為義兒軍使累有功為人
善角觝莊宗亦善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輒以
自矜因指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
勝之同光二年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偶置酒宮
中嘆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
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
以易卿角觝之勝者不食言即以為盧龍節度使
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外史氏曰以天子而
好與人手搏姑無論勝負也其褻已甚矣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
能歌其聲謂之御製曲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
天下嘗自與優俳雜戲於庭

皇后劉氏素微賤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
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家世而特諱其
事莊宗乃為劉叟衣冠自負藥囊使其子繼岌提
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

然皆縊死而逆之宮中以為笑樂
莊宗戲于胡柳陂失其嬖伶周匝及滅梁周匝來謁
莊宗甚嘉賜以金帛匝曰臣得不死者教坊使陳
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力也乞二州以報此兩人
帝許以為刺史郭崇韜力爭乃寢其命其後伶人
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
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為我屈意行之卒以為刺史
外史氏曰莊宗好伶人而敬新磨最詼諧善戲謔玩
天子于股掌然其執中牟縣令以為縱民稼穡妨
天子游獵則諷諫之遺也有方朔優旃遺風若其
批天子頰而以為李天下無二人又譏莊宗為縱
從女嫁人而以同無光日解皆據縱同己胸有成
竹矣而亦未聞其有他過惡
伶人之敗政亂國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若輩出入
宮掖侮弄搢紳群臣反爭相附託以希恩倖而景
進尤居中用事莊宗每遣之採訪外事無大小皆
以聞其入奏事也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
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
唐故宮室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
相驚恐當實以人乃見因遣進等採鄴女千人進
回緣為姦利又譖遣宦者殺郭崇韜及皇弟存乂
存乂崇韜婿也又殺朱友謙皆景進為之也進官
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
史彥瓊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焉
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事之是時郭崇韜無
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
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而自王于蜀以故族其
家已而又殺朱友謙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
詔使彥瓊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因
譁傳曰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
故急召彥瓊計事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
故戍卒皇甫暉因之以作亂遂劫趙在禮反于貝
州尚未至鄴都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
賊彥瓊不肯與曰賊至而給兵宜晚耶已而賊至
彥瓊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單騎歸于
京師在禮由是得入於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
啓而縱之也
郭門高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而嘗有軍功故為從
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親軍也以同姓拜崇韜為叔
父而崇韜婿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

存又見因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謀作亂伏誅莊宗戲謂從謙曰汝黨王溫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從謙大懼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資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曰上以王溫故將坑爾曹矣軍士信之皆欲為亂

李嗣源兵反向京師上將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扞四月朔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于宣仁門步軍陣于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對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軍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外史氏曰從謙既懷而莊宗又以言恫喝之宜其反也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昭宗以承業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詔所在皆誅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後以諫莊宗即位不聽發憤不食卒年七十七謚正憲　外史氏曰晉王李克用亦可謂能知人矣觀其識張承業於寺而善其為人此其識不凡故兩世卒賴其力供饋不缺如蕭何彊項直言如周昌而晉所以能抗梁者承業之功居多吾獨怪夫莊宗之待承業若不及先王也以蒱博之故向承業求錢不得而輒欲殺之向非曹夫人之力吾知承業之死不在魏州稱帝之時矣曹夫人亦賢矣哉而莊宗之能悼其母亦一節之可取也

張居翰昭宗時宦官為范陽監軍崔胤誅宦官劉仁恭匿之于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晉取潞州遂以居翰為昭義監軍後為晉樞密使莊宗之東征明宗也邁蜀王衍有變遣人持詔殺之于路詔書已印畫

而居翰發視之云誅王衍一行居翰謂殺降不祥乃揩去行字改為家字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得不死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 外史氏曰一字之更而活千人居翰亦豈料莊宗之遇禍而已得免私改詔書之罪哉其得全者天也天佑善人豈不信夫

宦者馬紹宏賜姓李頗見信用于莊宗是時李嗣源自鎮州入覲奉朝請于京師莊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嗣源嗣源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于趙在禮孰知其啓嗣源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

明宗晩年多病王淑妃專政宦者孟漢瓊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為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崩後廢帝奔於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其為人誅之按秦王從榮傳云帝幸士和亭得傷寒疾明日從榮與朱弘昭等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出乃還于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于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曰四更矣帝即吐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因謀以兵入宮至明日乃以兵入而端門已閉與朱弘實戰不勝走歸河南府為安從益所殺又六日而帝乃崩夫當明宗疾愈從榮寧有不知稍有人心固宜驚喜入問亦安有意外之防哉其稱疾不朝竟疑疾愈之不真恐人之紿己而入也蓋念念防宋王從厚之與之爭立故欲以兵自衛也豈真欲戕其垂亡之君父哉若從榮者以為愚悖則有之矣以為逆亂則不足以誅其心也然而明宗疾已愈矣使無從榮之亂則明宗猶可以不死也

趙王王鎔其先回鶻阿思布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養以為子遂冒姓王氏三傳至王庭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而代其位傳子元逵元逵子紹鼎紹懿紹鼎子景崇世為成德節度

使景崇封常山郡王卒子鎔立年甫十歲是時晉有太原李可舉之子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州定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鎔介於其間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強蓄積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雖年少借世家以取重四方諸鎮廢立有請於唐者率多因鎔以聞　外史氏曰鎔凡于諸鎮交兵未嘗親履行陣率倚李匡威以為唐藩朝梁暮晉非好為反覆其勢然耳

李匡威無行于其弟婦及匡威出兵拒晉救趙其弟匡儔誘其軍而自立匡威內懟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嘗救己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與客李正抱嘗失國無聊頗覽山川泫然而泣乃相與謀劫鎔而代之司詐為忌日鎔果詣館慰之遂劫鎔鎔即願以位與匡威匡威謂鎔無能為也與之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大雷電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與人皆死夫匡威之不度勢不量力其自取宜也而鎔亦險矣哉

王鎔既失燕援而晉急攻之乃與晉人盟後梁太祖來討傅其城下鎔大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可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以力爭而可以理奪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大罵曰吾嘗以書召鎔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之式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抑欲成霸業于天下也且霸者貴人以義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所以息爭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也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詞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必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延之上座遂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後梁復襲其深冀二州趙復求救于晉梁遂失鎮定而晉益強遂盡有河北卒以滅梁　外史氏曰鎔之少也能自立及其老也惑于妖道卒為其將張文禮所弒名以為此王廷湊弒田弘正之報也所謂欲速而禍大者也文禮反覆小人莊宗始則立為留後終迫大義而討以誅之然無救于王

綜之族滅也悲夫

羅弘信少為魏州牧馬牙軍亂殺其帥樂彥禎立其將趙文建已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而色青黑軍中異之因共立為留後時僖宗文德元年也昭宗時拜為節度使後與梁太祖相攻魏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弘信及梁將葛從周與晉戰擒晉王子落落殺之乃絕晉絕梁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卑詞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梁太祖北面拜而受辭曰六兄于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尊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　外史氏曰弘信奇人以牧馬卒而居然顧為節度使而竟安然得之無賴挾兵而又生寧馨兒如羅紹威者以繼之其父統乎武健其子居然文雅柳又奇矣不然梁太祖非能下人者而一則心折於其父而不惜自為之屈一則傾心于其子而不忍或加以兵則弘信父子亦一時之傑也

羅紹威字端弘信之子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紹威新立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之紹威求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又會梁兵大敗燕軍于老鴉隄紹威德梁魏博自田承嗣以來始有牙兵而歲久益驕廢立由己紹威為人精悍明敏為政有威嚴然家世為牙將所立每有懼心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與梁謀欲誅牙兵梁亦利其誅牙兵而魏可弱也時紹威子廷規娶梁女而死梁因其葬也假為送葬以輿載兵器以長直軍千人戴而往與魏共誅牙兵且盡而魏兵之在外者聞之皆叛于是魏遂以弱紹威勢益孤太祖因欲取其地紹威始大悔然益于奉事梁卒以免　外史氏曰甚矣牙兵之為害也縱之則廢立在其掌握誅之則大勢因而削弱不惟紹威為然也梁之所以相魏為二鎮而魏博遂叛入于晉亦由是耳

當昭宗還都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侍中封鄴王梁太祖以伐燕不勝過魏病作臥府中紹威恐其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

太祖悅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
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
曰吾聞蕭何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
為此功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太祖每有大事
多遣使問之紹威時亦馳問入白使者相遇道中
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歲久不用兵頗伐未安
陽渠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
太祖益以紹威為忠乃遣將督其役舟未成而紹
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頗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
請以骸首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權府事語使
者曰亟行語爾主為我強飯脫有不諱當世世貴
於子孫令使周翰臨府事而冀卿復愈耳卒年僅
三十四贈尚書令諡曰壯子三人廷規周翰卿早
卒周翰襲父位旋為楊師厚所逐徙鎮宣義卒年
十四弟周敬代之年十歲從鎮忠武至晉天福中
乃卒廷規娶太祖二女周翰周敬俱娶末帝女
外史氏曰羅紹威之于梁太祖也可謂大謟似忠
矣使紹威而永年為梁之翰屏則魏博未易為晉
有也

王處存之父王宗處末人善殖貨財富擬王侯官至
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以父任子累
官義武軍節度使鎮中山黃巢之亂倡義勤王功
為第一乾寧二年卒子郜為留後為軍律所逐立
處存之弟處直

王處直初從梁後從晉破梁軍於柏鄉其時晉比破
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
兵從處直好巫術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嘗為處
直以左道治病有效驚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
行軍司馬軍事咸取決焉初應之于陘邑閭得小
兒劉雲郎者以為子知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
處直而紿之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
名曰王都應之由此益橫別立新軍籍丁壯治第
博陵坊四面闢門皆用左道軍中皆知其將為亂
而莫能諫也後軍變殺應之而處直後為都所囚
而代其位後終弑處直

王都既殺其父處直而代為節度使莊宗既敗契丹
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甚懽莊宗為其子
繼岌娶都女莊宗幸鄴都王都來朝賜予巨萬以
繼岌故待之甚厚所請無不從明宗立惡其為人
而安重誨又以法繩之都遂又招契丹以自救明

遣王晏球敗之大破契丹兵都困定州城中相
契丹兵二千人守城都呼契丹將禿餒為餒王堅
守經年為晏球所破都舉家焚死禿餒見擒
劉仁恭深州樂壽人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道以攻
城軍中號劉窟頭以功遷軍校為人有勇好大言
可舉死子匡威惡之出為景城令後以功復為將
使戍蔚州匡威為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擁戍兵
攻幽州至居庸關戰敗奔晉仁恭多智詐善事人
事晉王愛將蓋寓高大謹泣涕自言居燕無罪以讒
見逐因道燕虛實及可取之狀晉王亦信而愛之
後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晉王留其
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表為真節度使其
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予晉王以書
責讓之仁恭怒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討之晉兵
大敗後仁恭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
威仁恭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仁恭怒曰為
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昭宗
乃以守文為橫海節度使仁恭父子帥兩鎮兵十
萬號六十萬以擊魏羅紹威求救于梁梁擊敗燕
軍於內黃仁恭懼復附晉後梁復攻燕滄州仁恭
論其境內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
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屯于瓦橋梁軍長蘆仁恭不
能進滄州被圍百餘日人相食或丸墐土而食之
仁恭求救于晉晉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及晉攻破
潞州梁兵乃解圍去　外史氏曰仁恭之負晉也
甚矣方其得罪于燕也本無德于晉而晉卵翼之
為之求旌節于天子而禪以千里之燕求其助一
兵而不可得而反戕其所置監軍則仁恭不義甚
矣他日剖心鴈門非不幸也
劉仁恭季世多故而驕于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
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不死令
燕人墐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殺其工以
滅口後人莫知其處仁恭愛妾羅氏其子守光蒸
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後梁使李思安攻仁恭守
光自外將兵擊走思安自稱節度使遣李小喜元
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
之率兵討守光為守光敗于玉田守文乞兵于契
丹吐渾與守光戰于雞蘇守光已敗守文陽為不
忍出于陣而呼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
躍馬而擒之守光卒殺守文又攻殺守文子延祚

于滄州　外史氏曰即此事觀之而守光之罪案
定矣
守光既囚執其父兄乃益驕為鐵籠鐵刷之刑燕人
多避禍於他境守光聞晉人深入梁境乃治兵戒
嚴將乘虛襲晉晉人患之為之班師守光益以諸
鎮為畏己乃諷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晉與鎮定移
武將義共以墨制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有司曰
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曰此儀注
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禮也守光怒曰我
為尚父誰為帝者乎今天下四分五裂我以二千
里之燕獨不能為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
建置府鑄曰敢諫者死孫鶴進言極諫命窒其口
而臠之遂改元應天自號大燕皇帝時梁乾化元
年八月也　外史氏曰守光狂悖不足責吾獨怪
孫鶴之死非其所也鶴不死于滄州之難其欲為
王珪魏徵耶而乃感守光不殺之恩而欲以極諫
匡其惡亦不知人之甚者矣
守光僭立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兵
討之屢敗燕兵守光被圍經年遣王遵化致書德
威曰予得罪於晉達而不復今其病矣德威數謂
之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討僭
不知其他守光窮又謂德威曰守光去歲妄自尊
崇本不能為朱溫下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加寬
之德威不許守光因使晉王至則降晉王自臨軍
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守光將如何守光曰今
日几上肉耳惟王所為李小喜勸其勿降守光因
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先竊降明日晉軍破其城執
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
三人南走滄州迷失道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
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
數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守光叩頭請死并械
其父以從軍軍過趙趙王王鎔為晉王置酒酣
鎔請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座飲
食自如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曳其父子以組練
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憾然教臣不降
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
小喜小喜瞋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
耶晉王命先斬小喜守光自不免呼曰王將復唐
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効其二婦從旁罵曰
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其弟

守光霸殺仁恭至鴈門剖其心以祭先王墓乃斬之　外史氏曰仁恭父子之于晉固為情德然而不至有剖心之怨也告廟獻俘以還矢于先王可耳剖心之祭恐先王未必享也且劉窟頭之心與有何德處若守光者還當以鐵籠鐵刷加之始與讖耳

岐王李茂貞深州博野人起軍卒擊黃巢有功為特重從以扈蹕僖宗于興元敗反賊朱玫賜節鉞後奉命擊殺鳳翔節度使李昌符遂命節度鳳翔封隴西郡王後茂貞擅發兵攻楊復恭楊守亮于興元復恭守亮奔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昭宗乃從茂貞移鎮山南西道茂貞不奉詔上表謗不遜有三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自肘生靈因茲受禍未審輿播遷自此何之昭宗不能堪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為茂貞地大兵強而君弱未能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于後悔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人情大懼相與聚承天門遮訴宰相請無舉兵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昭宗意益堅覃王率五十四都兵戰于盩厔王師敗績茂貞遂犯京師陳兵臨皐驛請昭宗殺讓能而後罷兵　外史氏曰李茂貞凡三犯京師而殺宰相皆惡極矣此其初犯京師以天子之征之也其再犯京師也以與晉王爭河中王珂王珙嗣立事怒天子之右晉王也其三犯京師也以天子還自石門置安聖捧宸等軍以為天子之將討已故欲下先犯之也　初犯京師殺杜讓能再犯京師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此晉王所謂不誅茂貞難未已也

茂貞三犯京師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討之韓建為請乃已久之又封岐王及崔胤召梁兵誅宦官宦官韓全誨等挾天子奔鳳翔梁軍圍鳳翔逾年茂貞閉城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軍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斗米錢七千至燒人糞而食父自食其子曰此吾子也汝安得食之人肉値錢百狗肉直錢五百天子于宮中置小磨使宮人自磨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日隨墜茂貞以不出路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

日食不能安保不與梁和乎茂貞乃斬韓全誨二十餘人傳首梁軍圍乃解天子雖得出然遂劫之東遷而唐亡矣　外史氏曰鳳翔之圍父自食其子而人肉賤于狗天子自食不能周斯極矣然今以為猶勝于椒蘭殿之壁銅隗柱時也悲夫

梁太祖即位諸鎮之強者多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王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

茂貞居岐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人誚之曰臣請並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初茂貞破楊守亮兼有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故最為強盛及被梁圍歸年興元入于蜀梁開平以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茂貞所有七州而已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諡忠敬

從曮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卒代鎮鳳翔魏王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明宗立徙鎮宣武天平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曮來鎮廢帝入立復以為鳳翔節度使從民望也卒年四十九　外史氏曰從曮何人乃能致借寇之思耶茂貞不宜有此子

韓建許州長社人也為軍校預破黃巢蔡賊建等無所屬乃西迎僖宗于蜀拜金吾將軍僖宗還長安以建為華州刺史防禦潼關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習農事乃披荊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又好學荊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輯荊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　外史氏曰成汭不知兵時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成汭出兵救洪汭舟大而前艦重不利于戰戰敗汭溺水死荊南遂為雷滿所奪

河中王重盈卒諸子珂珙爭立晉人請立珂建與李

茂貞王行瑜請立珙昭宗許太原建等大怒以三
鎮兵犯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磎請廢昭宗會晉
[illegible]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傅華州
建登城呼曰敝邑未嘗失礼于大國何為見攻晉
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平後李
茂貞更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又欲如鄜州建遣
使迎昭宗于富平泣曰藩臣倔強非止茂貞若舍近
畿而巡絕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
華州是時天子惟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
等兵千餘人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
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帝不報
昭宗在華州登齋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
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
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
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丕不說因遣人告諸
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詔建將兵之建称
疾不出遣諸王自詣建辨之建不見建請送諸王
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
筠天子大懼詔斬筠悉散殿後諸軍幽諸王于十
六宅昭宗益悔幸華州遣延王戒丕使晉以謀興
復戒丕還是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
十六宅諸王登屋叫呼曰大家救兒遂皆見殺昭
宗無如之何為建建立德政碑以安慰之　外史
人曰德政碑中何所言想首述誅十六宅耶此碑
欲為其留所立紀功碑可以并有千古
韓建既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要昭宗臨幸因
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
一田夫耳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
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
因唏噓泣下時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
建稍懼乃止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為潁川
郡王賜鐵券建辭王爵封許國公　外史氏曰昭
宗畏而封之可也而親為之畫像勿乃太不情乎
若不殺諸王更當何以報之耶
梁太祖以兵問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
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
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
建從行昭宗東遷建亦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
祖與建曰還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
人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

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伏聲悲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太祖即位乃拜為相後出鎮許州為亂軍所殺年五十八　外史氏曰蹈之之謀此建故假設以欺朱溫而市德耳昭宗見持孱弱之甚安能為此深計乎吾獨怪韓建老匹夫食累葉唐天子不事而獨媚此盜賊韓有許州亂軍為十六宅報仇耳

溫韜京兆華原人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梁太祖圍鳳翔韜以耀州來降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韜復叛歸梁梁以為節度使復其姓曰溫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莊宗既滅梁韜自許州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李紹沖郭崇韜諫曰此劫陵賊耳罪不可赦莊宗曰已赦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勸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外史氏曰晉自晉王立義兒軍皆賜國姓而莊宗之賜人姓名者遂不可勝數碩于馬紹宏刀鋸之餘溫韜則陵之賊而皆賜國姓則賜姓于是乎不足貴矣

周太祖之將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為歛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諭後世毋作下宮勿置守陵妻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載又使葬其生平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莫能原其旨也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群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耳力徒守窮賊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眾欲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為賊乎抑欲成功乎盧公堂堂真吾等主也眾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三木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主　外史氏曰全播真英雄也此即陳嬰母不欲嬰為王之意蓋事成眾享其功事不成獨攖其

於此為賊首之所以難也觀其後一切施為俱出全播而光稠一無所能益可見矣奸雄之能駕人如此

時王潮攻陷嶺南播攻潮取虔韶二州又遣光潮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輕進全播戒以持重不聽虔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遇伏而敗遂取潮州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劉巖易與耳選精兵五萬伏山谷間治戰地于城南告巖師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追之伏發巖大敗光稠所戰功在播悉推諸將光稠益賢之

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立光稠子延昌而事之延昌為其將黎求所殺又謀殺全播全播稱疾不出求乃自立已而求暴病卒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杜門自絕彥圖死虔人相率詣全播請之全播乃起請命于梁而治州事七年有善政楊隆演時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　外史曰全播終始一節人也豈必遠禍而勇不矜功其是之謂乎

雷滿武陵人為人凶悍矯勇文身斷髮起于群盜致刺史崔膺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為澧朗節度使嘗以輕舟上下劫江陵擄州縣常鑿深池于府中客過宴飲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于此為水府也酒酣取座上器擲水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如亦奇人也滿屍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從滿卒子彥恭自立亦常攻劫為湖湘患楚王馬殷遣兵攻之彥恭恃塹為阻逾年不能破後彥恭奔楊行密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起于群盜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為節度使時江夏伶人杜洪亦據鄂州楊行密亟攻之洪倚傳為盾應久之洪敗死傳又以兵攻撫危全諷筆全諷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封南平王天祐初卒子匡時為楊隆演所執全諷亦為楊隆演所敗

趙德諲初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助梁平蔡有功德

諲卒梁表其子匡凝為荊南節度使匡明為荊南
留後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
絕匡凝為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喜自修飾好學問
聚書數千卷為政頗有威惠梁太祖已弒昭宗將
謀禪代恐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
流涕曰受唐深恩不敢妄有他志太祖命將攻之
匡凝戰敗奔于吳匡明奔于蜀匡凝行至廣陵楊
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
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
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
密厚遇之後楊渥稍不禮之渥方晏食青梅匡凝
顧渥曰勿多食將小兒與諸將以為慢渥還之海
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外史曰匡凝對
使者一言雖喪家亡國而終身不為移匡凝乃青
梅一言遂以殺身則言之不可不慎也

朱宣初事青州王敬武為軍校後隨敬武將曹全晟
擊敵鄆州全晟遂權鄆州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
唐僖宗即拜宣為天平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
兄事宣太祖為蔡州秦宗權所困乞兵于宣宣與
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已而太祖詐之
以掠汴之亡卒而歸遂與之相攻苦戰曹濮間是
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趙晉宣瑾兄弟
自相首尾然終為梁所滅宣後敗走中都為葛從
周所執斬于汴橋下

朱瑾宣之從父弟也初從宣居鄆州少倜儻兗州節
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許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
選壯士為輿夫伏兵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
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節度使　外史
氏曰如此妙人令天下相役者不敢正視貴名矣
而唐之授節是又助奮之亂也

朱瑾兄弟與梁戰十數年大小數十戰互相勝負後
宣被執瑾拜奔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
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後用淮南軍大破
梁軍于清口斬其將龐師古後與徐氏不協屢勸
隆演誅徐氏隆演無能為後知訓出瑾為泗州節
度使將行知訓過瑾瑾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拜
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出殺之初瑾
以一名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嚙故外
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
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怒然以

其首挈柱擲劍而出齊門已闔因踊垣折其足瑾
顛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除害而以一身死之遂
剄顱而死　外史氏曰瑾之殺知訓自以為有功
于楊氏而不知其益之禍也知訓暫不足以害吳
害吳者知誥耳知訓死知誥入矣故殺知訓者是
害楊氏之漸也非除其害者也瑾亦徒死而已矣
瑾既死徐知誥在潤州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
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
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
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共私瘞之是時民
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立愈更益新土
漸成高墳徐溫惡之發其尸投于雷公塘後溫病
夢瑾挽弓射之溫懼錮其骨蘇塘側立祠其上初
瑾得病瘖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
死者于是果然卒年五十二噫瑾有此妻妾則齊
氏女誠不足取也
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卒其子師範立尚幼朝廷別除
而師崔安潛師範與其將劉鄩等謀逐安潛安潛
歸京師天子不得已乃拜師範為節度使梁太祖
圍天子于鳳翔師範遣劉鄩攻破梁之兗州太祖
東還遣朱友寧攻青州友寧戰死梁又遣楊師厚
攻之師範敗乃降素服乘驢請罪太祖待以客禮
久之以為金吾將軍居洛陽太祖晏諸王于宮中
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皆得封妾夫
獨以戰死奈何仇人尚在朝廷太祖憮然卽手曰
吾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殺之使者至先掘
坑于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召宗族飲酒謂
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
下愧先人酒半命少長以次就戮于坑聞者哀
之同光中贈太尉　外史氏曰南宋亡時有儒士
尹某命其子行冠禮聞者迂之尹曰吾欲此子冠
帶見先人于地下耳其即師範之志也夫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讀書不
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
市中市人皆不與罕之擲鉢于地裂其衣又去為
盜從黃巢後降唐又與張全義襲取河陽及河南
罕之居河陽全義居河南二人本諸葛爽叛將相
與交情為盟誓同休戚罕之御衆無法頗失士心
全義善治軍旅務為積聚罕之用兵全義常供給
之後不勝其求索罕之召全義軍吏皆責之二人

既又相惡全義引兵襲之罕之奔晉晉以兵攻圍
全義全義求救于梁梁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晉軍
引去罕之以兵居澤州日以兵抄掠懷孟間殺人
而食五寨摩雲山當時號李摩雲晉王破王行瑜
罕之之力為多然晉王不之用也罕之慍恨去歸
梁卒于河陽後歸長社　外史氏曰罕之之從全義之
交其所張耳陳餘之交乎張陳初相與為刎頸交
後又為張耳斬陳餘于泜水之上此亦所云刎
頸之交也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無子以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
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
子珙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
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于晉晉人
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
韓建李茂貞交章論列昭宗不許行瑜等怒以兵
犯京師殺宰相而去珙時為陝州刺史瑤絳州刺
史遣兵攻珂珂求救于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
州斬瑤而進擊破王行瑜唐乃以珂為河中節度
使晉亦以女妻之遣李嗣昭攻珙珙為人慘刻好
殺人主是為其下所殺後梁太祖遣將圍河中珂
降于梁梁以其晉壻也卒殺之重盈子璠為梁將
後莊宗攻汴璠開封丘門降後見梁將多誅死
以憂卒　外史氏曰王氏兄弟三人爭立而卒之
皆就夷滅蓋爭之為道不祥之兆也奚其吉

趙犨世為陳州牙將幼與群兒戲部分行伍指顧如
將師其父叔文見之曰大吾家者此兒也及壯勇
而有劍勇果重義氣黃巢起往往臨州縣陳州豪
傑相從請忠武軍求得犨為刺史大帥如其請已
而巢陷長安犨語人曰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
必驅其眾東走吾州正其衝也乃治城守遷民六
十里以內者入城選子弟以配甲兵以其弟昶珝
巢果敗眾走悉眾圍陳州置舂磨寨糜人肉以
為食陳人大恐犨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城
但男子當于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在此
時巢眾踴躍巢兵去城三里為八仙營聚糧偏欲
以久戰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數有巨弩數百皆
攻陳弩士皆不諳其器珝創意理之弩矢擊五百
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陳州食
盡乞兵于梁梁與晉王皆自將會陳敗巢將黃鄴
于西華巢眾餒饑也巢乃解圍去犨由是歸

以子巖為自託之計以其子巖尚太祖女唐以犨
為節度使後病卒弟昶立昶卒弟珝立至後唐時
乃卒犨子巖梁末帝時與張漢傑同用事竟覆其
家

趙巖為末帝謀誅友珪頗有功又以尚主為自侈素
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
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
半入其私一飲食必費萬錢其建請分相魏為兩
鎮亦為失計及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力也

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
吾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吾害以為利乃走許
州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
請巖家屬乃族滅之　外史氏曰韜凝反覆小人
何足道獨惜夫趙犨之有功于陳州如彼而巖附
于梁以自取滅族也哀哉

李彥威壽州人少事梁太祖為人善揣人意太祖愛
之養以為子賜名朱友恭太祖既遷昭宗于洛蜀
王建傳檄天下討梁梁太祖太恐恐昭宗在他鎮
乃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友恭與氏
叔琮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
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
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
趣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
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許至河
中太祖佯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
被惡名于天下後世邪至洛使張廷範殺之彥威
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
汝之公行自及矣遂與叔琮皆見殺　外史氏曰
彥威何必不平馮延諤已磨礪以須矣　閱昭宗
見弒事令人掩卷不欲觀然不觀朱溫之惡至于
此極不覺反珪弒之之為快也

李振乃唐潞州節度使李抱真之孫梁太祖時最用
事及宦官劉季述幽昭宗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
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也今奄宦作
亂天子危辱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遣振
詣京師與崔胤謀出昭宗昭宗反正太祖曰卿謀
得之矣
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
有小怨必加譴責時人目為鴟梟入晉伏誅

梁太祖時用事章衰官至節度副使為人強敏有口

辦敢大言嘗爲太祖朝昭宗論列事機語數不遜然其後也病痞不能言得非其報歟

孔循爲梁太祖腹心初與蔣玄暉張廷範共預弑昭宗及其既也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郊天循因譖于太祖曰玄暉私侍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哀帝不敢郊天太祖遣循及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因斬柳璨及玄暉廷範等　外史氏曰其先梁之將弑昭宗也何太后哀泣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母子叔孔循即造爲私侍太后之說夫以與玄暉有怨而羞誣及母后臣子之罪其容誅乎總之此等逆臣非自相讒構以抵于罪不止也

梁亡循入事唐及明宗反循知汴州持兩端迎明宗入汴故明宗即位循得保祿位安重誨尤親信之所言無不聽明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乃止而循陰使人問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知其賣己而惡之出爲節鎮而卒贈太尉　外史氏曰此等賊臣巧宦而受福令終天其有憤刑歟

王敬蕘潁州人爲牙將狀貌魁傑而沉勇有力善用鐵鎗重三十斤時秦宗權寇陷河南諸州獨敬蕘不可下由是頴旁諸州民皆附之以避亂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之民戶二萬敬蕘官至節鉞入梁爲左衛上將軍以疾致仕　外史氏曰此亦一王鐵鎗也第不知較王子明輕重何如耳

劉知俊字希贍徐州沛人爲人最勇少事時溥後降梁梁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屢立戰功官至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見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遂叛附李茂貞亦立奇功茂貞左右多譖之知俊奔于蜀反攻茂貞爲王建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之甚厚然亦陰忌其才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也不如早圖之蜀人亦共疾之知俊爲人黑色而牛年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于里巷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棕繩斷建益惡之知俊承見殺　外史氏曰木必腐而後蟲生之臣必疑而後主殺之知俊抗時溥又叛梁又叛岐爲之主者不亦難乎宜其及也

五代史肪截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篤慶撰是書摘取歐史之文間附己意爲論斷與班范肪截體例畧同而持論尤多無謂如論朱全忠張全義賜名事則曰可謂忠不忠而義不義矣此亦何須復道又論昭宗椒蘭殿何后積善宮事曰椒蘭不以延嗣積善不以流慶置其本事而旁論宮殿之名不幾時文之掉弄筆墨乎至論馮道兎園冊事曰此冊流傳至今遂廣不特翰苑諸公奉爲秘書而帖括家亦以爲金科玉律矣更太傷輕薄也

增定二十一史韻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趙南星撰 〔清〕仲弘道增續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郭金湯蘭雪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增定史韻四卷附讀史小論一卷》提要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丙集 小學類

增定史韻四卷 刊本

國朝桐鄉仲宏道因明趙南星原本而増輯之趙書始漢終元宏道為補帝王世紀逮秦紀于前而續明紀于後各以史事編為韻語而注其下人首卷考傳統建都分野田賦户口等類末卷附讀史小論皆仲所增意在撮其要以便記誦云

增定歷代史韻序

郡桐川仲玫菴先生以所輯史韻寄余京師余受而讀之其書上溯羲炎下及元明之季分世別代舉古今帝王君相興亡治亂盛衰隆替之跡簡其大者而櫽括之為韻語韻語之下綴以

註釋每代之末各著史評臣紀其末簡復附讀史小論數十篇其曰增定云者蓋明末高邑冢宰趙忠毅公南星實為史韻一書而其去取義例過於嚴簡始西漢迄元僅得二十七篇先生因其書而增定之補其闕廣其不備繁而不蕪詳而未嘗不簡於是乎數十朝統系始末後之人可一覽而得其大略矣夫先生與忠毅公先後共成一書傳之百代應稱合璧而詳略繁簡之不同者蓋各有其故忠毅當曀霾之會羣小人挾閹媪以逞

私忿擬諸二雅詩譜間蓋嘗苕華漸石之終與板蕩之際矣君子於此慕休明而痛雰濁故其考鏡史冊至暴秦聰虎朱梁石晉閏統僭偽之代心輒慼如而目將為之熒而口將為之噤又何忍取昏亂之餘而詠歎淫泆

其詞以佐論述也哉若先生遇
鼎革以後處不諱之
興朝一仕而歸鳳潛豹隱杜門著
書上下數千百年間究得失之
林昭勸懲之實於以元龜百世
金鑑千秋自非羅列而並陳之
不足以示儀型而垂法式於是

取忠毅公之所遺者而悉舉之
其為韻語也瓌瑋而高華其為
史論也閎深而與衍此書一出
固為後學之津梁抑亦竟忠毅
未竟之緒也聖人云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余嘗論經史子集四
部之書獨史家因文紀事可以

言述而不可以言作故孟堅敘
傳之篇其贊皆云述史韻一書
續遷固序贊之體可謂善述也
已先生素以文章名早歲登對
天廷筮仕嶧山又以循良著績有
不合拂衣而歸嶧人至今稱之
皆曰我父母也前邑令之子以

逋課留滯先生卹而翼之不啻
己子其人今供事閣中言及先
生輒不勝感泣顧視我公壽考
然則他日儒林循吏傳中皆當
有先生姓字而史韻一書僅足
誌先生緒餘然即此一書已稱
不朽業矣先生徵余序言余亦

樂附先生以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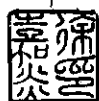
旨

康熙丙子秋日同郡年家眷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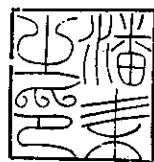
徐嘉炎華隱氏拜題於京邸

之抱經齋

同里後學沈朗拜書

增定史韻敘

史韻者明冢宰趙忠毅公夢白所作也公以剛方端亮之資負澄清天下之志排佞鋤奸不遺餘力卒罹黨禍老成遏隊荷戈之餘不廢書史閒取前代故實括成韻語以訓初學其於世道興衰之際人材消長之閒三致意焉蓋憂時憫世之志未甞一日而忘信乎有古大臣風烈矣但其

書首漢迄元中間不及諸僭國殊為未備令桐鄉仲君開一取而增補之上溯三皇下迨明季以及十六國十一藩遼金夏之事犁然畢具兼取姓系事跡遂條分注又每朝繫以論斷於是史韻始為完書而趙公筆削之義益顯甚盛心也古之教小學者有三蒼之書久已不傳今之鄉塾有史略鑑略歷朝捷錄等

書皆陋甚無足取豈若是書繁簡適中文質相輔誦之成章而繹之有味也哉君子為學將以識其大者識於幼學之初即使讀是書而識興亡治亂之由忠佞賢不肖之辨且聞趙公之為人聳然敬慕而勉為君子裨益非細開一卷〻表章是書意在於此開一盛年解組著書滿家區〻一臠固未足窺其全鼎也

史韻序

史漢而下作史者多用紀傳自涑水倣左氏編年以作通鑑上下千載之事較若列眉顧本書浩繁學者不能遍觀而博識因作稽古錄以便初學南宮靖一

氏又倣稽古錄作小學史斷撮史鑑之綱要語簡而事該伯曾徐氏增以註脚而補前後之闕文洵哉後學指南也至於編年紀傳之外復有詩史由來亦久如毛詩所列風雅正變以有韻

之辭而述當時之事盛衰理亂
昭垂篇什是詩也而儼然史矣
魏晉以來詩家多詠史之作亦
止于一人一事而未嘗通論全
史杜少陵記天寳亂離激昂悲
楚得變風變雅之遺音故宋人

推爲詩史然其所記亦唯元肅
代宗三朝得失耳楊升菴著廿
一史彈詞庾幾囊括千古尚嫌
畧而未備厥後眞定趙儕鶴先
生爲史韻一編上自西漢下迄
宋元二千餘年人事瞭如指掌

今桐鄉仲君開一復加箋釋附
以評論前則五帝三王後則勝
朝一代又從而補續之視楊氏
彈詞不更精密矣乎自此書出
而小學史斷亦包舉于編內直
可孤行而不必兩存也開一與

吾友程子培原交最善乙亥季
秋舟過鴛湖訪培原於秀水澤
宮因得晤開一開一向仕山左
政聲著於民間退居之後博覽
羣書多所著述而史韻一書尤
其注精而殫力者俾初學之士

開卷朗然而順口易誦何有涉獵遺忘之患乎則所以嘉惠來茲者其功正非淺鮮矣

昔

康熙丙子歲孟冬月甬江年家眷弟仇兆鰲頓首拜題

序

鄉里開一仲先生博學醇儒也少舉賢書壯仕山左廉平推天下第一退居之後鍵戶謝客好學不厭經史百家之覽無能復出其右一時著作亦難枚舉其可以繼往古開来學而無不朽者則惟增定史韻一書史韻曷以增定名盖其書創於趙夢白先生先生忠義名臣被誣請戍退而修史因著為韻將使後之讀史者去繁就簡云爾但其書

始於西漢逮元而止則漢以前
元以後考古者不無未備之憾
此先生增定之意所自起也孔
子刪書斷自唐虞而此書則始
義軒蓋道統之開實惟河洛而
自帝而王自王而霸自相而師

千

儒位不同而道同時不同而心
同後之興者得其心之所在而
千聖之道固以在我則馳情浩
博者又安所用哉至於歷代帝
王治統之傳及建都輿地之考
制賦之法戶口之數溫公通鑑

朱子綱目載之詳矣然人非天
披誦雖寓目不忘與其涉獵全
史而無功何若舍繁而就簡
國朝以上我皇而下數千百年
治亂安危與時人事恍然在目
之為得也史之編韻務而讀之

主

如五經韻益膾炙人口俾得免
於空疎涉獵之病是先生為後
學計者不較之夢白先生而更
切也耶且韻的之下詳以註釋
不特便誦者易誦亦且使解者
易解篇末附以論斷是非善

善惡、賢愚忠佞合千古君臣定
衡不爽真足以補温公朱子之
所未及豈僅有功於學白先生
而取其史韻回吾從而增之定
之也哉古之爲史者尊親不諱
直書其事方稱良史然而法戒

四

未昭所爲春秋之義安在今讀
是書去秦以存周黜魏以存漢
削元魏以存晉即謂得春秋大
一統之義也可他如用韻之法
半由唐律不用字之法悉本左
氏自非好學深思胸羅全史誰

能道其隻字甚矣博物之難也
先生讀史小論皆其平時著述
夫豈一朝一夕之以號通方而
稱大雅也予自壬申歲慕蒞桐
披覽桐志輒知先生詢良史才
歎慕者久茲復以是書過予閱

五

序予非能文者又何敢謬擬臆
見以污簡策但裁成後學是書
誠爲獨步极敬捐薄俸鳩工刊
刻與先生共集其成庶幾可以
繼往古開來學羽翼經傳而不
病浩博不覊空疎者莫是過也

聖天子崇文重道興謠稗乘尚入
采風況此書治亂興亡昭然炯
鑒寧不足備𬨎軒之採擇是則
予為序之志也夫　旹
康熙歲次甲戌滿月中澣知桐
鄉縣事加三級三韓郭金湯題
於桐署之公餘軒

增定史韻自序

昔程明道先生見謝上蔡讀史曰卿可謂玩物喪志矣因知心性之學不在外求及讀朱子綱目序則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然後知修齊誠正之功未嘗不取資於鑒往開來之學也顧篇帙浩繁寒儒詎能購其書即購其書矣初學詎能終其卷即如資治通鑑一書原以該括今史取其簡而易閱然司馬溫公謂惟王益柔讀之終篇其餘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況全史乎道每欲就綱鑑二書除繁節簡櫽括精要以成一編俾誦者易誦而購者易購庶幾為初學津梁顧未能卒就及驅車燕趙停驂高邑忽得趙夢白先生史韻一書淺合茶心為之擊節但其書始於西漢終於元且韻何之下都無註釋即間有一二亦罣一漏萬不堪竟讀又史而曰韻一樂文章觀貼轉折過遠俱謝不入初學讀之恐未聯貫須妍補之後附以全論使韻之所有暢其文趣韻之所無補

其軼遺乃可以上接春秋下逮諸史然才短資拙
詎敢草率卒業邇年來遯跡甌香杜門寡營用是
取是書而考訂之一句所蘊必詳始末一字所引
必究源流詮釋既明篇末仍繫一論俾分章立韻
之意得有指歸是亦可以立其梁矣而還念自有
書契以來道雖載於六經事寔詳於諸史若韻止
西漢始其若西漢以前何不但此也晉惠懷時十
六國擾亂五代時十一國割據南北宋時遼金夏
分爭以及勝國二百七十年之治亂學者多未殫

究終爲此書未竟之緒道竊取忠毅公之意倣司
馬溫公稽古錄上自羲軒下至周秦作帝王世紀
春秋列國等紀以補西漢之前按明史編年續通
鑑上自高祖下逮懷宗作明世等紀以續元之後
其他晉時之十六國五代時之十一國以及宋時
之遼金夏亦莫不各為韻以補之名增定二十一
史韻用以上下古今可以曠覽而遐收間或檢束
奚襲不致篇繁而帙重將見博不馳於浩衍而讀
者可以終篇約不困於空疏而觀者不虞玩物以

考事則勸懲不遺近代以徵心則是非不謬古人
倘亦致知格物之學所不廢也而若夫大雅之儒
博洽之士欲得全史而讀之則四庫三館之書具
存茲又何敢贅焉

康熙辛未小春桐谿仲弘道□氏書於甌香草
廬

史韻原叙

丙戌南行同鄉兩孫先生以趙忠毅公史韻屬余讎梓負涑循河轄軒卒帙余雖距公稍後恨不逮身事公政以得讀遺書爲猶北面公也昔孔子柄魯大道之行莫旣本天而作春秋其立法謹嚴不畏王公大人不欺黎庶不諱尊親截然立二百四十二年是非之限故漢人多引是經以决獄董仲舒曰春秋孔子之志也公讀書明道生平誦法孔子燕廟年間由總憲進冢宰綱維清議澄汰群倫

引天下之長長君子而不敢私別天下之短短宵人而不敢恕卒至身沉鄙禍儕謗同寃然公返中無憾守道益堅假以千萬年之是非而易一日之死生公不爲也試繹所爲書如取二十一朝之人與事約爲四言古詩纔二十七篇簡而該詳古來所無至于韻險語奇要其大義又復歸至乎極正此則括然上接雅頌恐非杜陵詩史可幾又各朝分代立章如兩漢剖爲四什等類使從來女后外戚宦官藩鎭邊蠻之禍起止分明愚見亡甚智見

未前其首漢者去秦也曷去秦曰存周其進蜀系代者黜魏也曷黜魏曰存漢其列東西魏者削元也曷削元曰存晉予每稽文昭有衞抵胡亥始滅習鑿齒曰漢有係周之業又云秦政不見叙于帝王史記與孝公而作本紀則閏位久矣三國漢賊不兩立陳壽妄志晃滋乃通鑑亦正帝魏是漢應弗祀乎馬東而天步未移王通之元經予拓拔則晉寔嘶然其中絶凡此皆與道背馳皆春秋所棄公悉起而正之以一身生死爲百代之準以千萬

年是非爲一日之書此亦公之志乎雖然公歿且久世又已非後代相知之難仰傳學如下介甫欲變正法先詆春秋彼千厚京下無論今兩孫先生追慕公敬公書以敬世道此其設心無窮豈紹聖諸人可窺公之不肯苟同前人兩孫先生不肯苟同後人斷然可並傳也若余則何能知公終以得讀遺書爲同於北面公也

順治丁亥夏日巡醝使者王燮書於鹹林公署

史韻原叙

史韻者趙忠毅公戍代絕筆也孔子當亂賊之世作春秋公當亂賊之世作史韻春秋雖多微辭猶因彝史傳文記二百四十年事皆當世事也史韻因二十一史括幾千年事韻之則合今而古辭不啻微矣盒古之亂賊猶容公議故筆削乎今今之亂賊直禍公論故詮次乎古若曰今事古無不有知古則知今耳其韻之者何詩以春秋作春秋者所以繼詩也春秋以史韻作史韻者所以返詩也

春秋之法嚴嚴可以懼詩之旨微微可以興制下及興則懼之猶不可恩則又以興天下之人且史而韻之即孺婦可以諷詠夫使天下孺婦皆興而知義則亂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治亂賊之法愈宄而愈嚴此公作史韻意也嗚呼公戍代時呼吸人鬼猶治亂賊死而後已其斯爲忠毅乎公絕筆遺命予序予何足污簡端聊發公治亂賊之意以告讀者云爾

婁陶後學孫昌齡撰

凡例

一是書原編在順治丁亥歲高邑李若許先生諱士矽刻於杭州榷署板存於紹興未幾散失闔乙未又刻於淮海道署流行不遠又經散失盒原板前列各帝王年號繁文不殺後列韻文未免客勝於主且註釋寥寥觀者未免嚴棄此其所以流通未永是編首列正文而註釋則用雙行附載其帝王孪位若干年註於各帝王之後若年號瑣屑一槩刪去庶幾以韻爲綱以註爲目綱界目張俊於省覽

一諸史始於司馬遷父子則史記因漢時書也故是書製韻始漢高帝雖以寓刪秦之意然漢以前三代而上治世之模楷皆在於此詎可勿詳但春秋列傳自平王四十九年至元王初而止宋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自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後周柴氏而止以上未之及元金仁山作通鑑前編始唐堯至威烈一千九百四十年而孔子贊易所載庖羲氏後至帝摯九年一千一百

七十八年猶未之及宋劉恕元陳桱作續通鑑
及通鑑外紀俱昉唐堯以前又以輕信百家之
說為後儒所譏又未可輕述是編遵先儒司馬
氏稽古錄胡五峯氏史斷直以大昊所稱伏羲
神農以至堯舜為始而及於三代作帝王紀春
秋世紀然後次綱目所已載作東西周紀列國
奔紀以足原編之未備良以便後學之參稽非
敢謬同異於前喆

一司馬氏骨肉紛爭致封疆失守十六國紛起一

凡例　二

百七十餘年之中中原淪陷亦古今一大乘除
也其間統緒僭闘主有賢愚可戒可法既已並
垂不朽趙公缺焉不載考古之士能無嘆息於
斯文是編悉遵十六國春秋撰成韻語以足南
北朝之所未備竊比於董襲之續呂言班固之
補新論云爾

一唐藩鎮之害綿延一百餘載已成尾大之勢迨
至朱梁不軌五季亂常則向之稱為藩鎮者前
後皆稱帝稱王約而計之有十一國其間賢愚

妍醜燗瞭然思古人稗官野乘尚欲取為鑑
戒況正史班班者乎因照五代史所載編十一
國史韻附於後五代之末尤念宋家三百年之
內遼金夏相為終始烏可不加考述也於是又
照三史補撰韻紀以附宋紀之後庶幾數國興
衰不致泯同夔州與

一原編終於元紀勝國之事槩未有作伏念
本朝現修明史尚未頒示何敢泛為考訂惟明史
紀事一書學臣谷霖蒼先生所著敘述甚當故

凡例　三

是編悉遵紀事本末纂輯大綱其篇末論斷御
用霖蒼成語華而成文非敢曰集腋成裘蓋猶
述而不作之義云

一讀史必有評斷通鑑綱目皆經至於子由有古
史考詳鑿齒有漢晉春秋子玄致堂有史通管
見後先錯出無慮百家近則廻瀾之提錄大如
之史論伯敬之史懷最為膾炙人口然或詞苦
斷頭或篇苦浩繁是編削於史韻之後各為論
以跋之不過就韻部分章之意擴而充之使學

者開卷燎然不爲龍所惑亦綱目之有發明之有書法云爾

一左傳至魯悼公四年終于智伯之事通鑑即起於智伯司馬子所以繼左傳不敢繼春秋之意故是編春秋世紀終于元王與越事亦宗傳意也但秦昭王五十二年赧王入秦遂接正統未免遺東周一脈漢末建安十四年遂接魏黃初元年入正統又未免遺蜀漢一脈朱子綱目俱經更正是編悉遵朱子遺意故周紀終于東周

君七年蜀漢直接東漢俾先儒扶世淑心不致昧昧耳

一歷代帝王相傳之圖及建都之地理齊臺山諸刻俱有附載以行者而聖賢傳道之圖及幅幀廣狹之數則未之有及學者何所考鏡至於歷朝賦法歷代戶口尤爲治天下之大端不可不知其因革之源盈虛之數也是編特纂而附之卷首不但可以考究統系之承亦可以推求道脉之自不但可以知天下之形勝所關併可以測生齒錢穀盈虛之所係固留心古學者之一助也

一是書爲趙公高年寄托率筆而成雖以韻名書間或有失韻者雖句依詩體間或事有遺失或句非體製者在先生不妨而提而行遠問世亦完美中微疵也夫南陔白華束皙具有補以之句冬官月令漢儒不無增減之文後之有俾於前人罔前人所不怪於是細加校勘凡句有失韻及重韻者則依韻更正之文有草率及忌諱

者則依文更易之事有關忠孝節義僞遺未收者則按時補綴之庶幾連城之璧美而無瑕照乘之珠完而鮮纇矣

一人非子雲誰能盡識奇字况是書既爲韻拘用韻多日必借用險韻勢也倘字無音釋則一目十行之下不無金根魚豕之虞是編釋文註於句下釋字則令兒惶訝於高頭使學者省于翻譯若夫點次則逐句止用豆圈惟文理佳妙者始用密圈或一帝或一代則用畫斷國號則用

大關其史詩中各代帝王段落處亦令兒怡標
註高頭所以爲初學計者不敢不詳
一讀史小論原非一時之作但平日讀書偶觸參
意成文至於讀唐詩小論十則原以示門人子
侄儕不敢出以問世遂是編評註已竣偶爾翻
閱其間討論古事評隲古人似可與史韻相爲
發明者遂附載編後以質高明
一書以韻名取其易誦若止依唐律選韻則嚴而
且狹豈能該括一朝之事是書所用一遵詞韻
平如東冬江陽俱堪通用仄如屋沃覺藥亦在
兼收若或詞韻之所無者俱經更正蓋音節既
諧顧名思義不致有遺恨爾
一史學淵微以馬遷史記而宋儒議之以溫公通
鑑而後人議之誠以懸三寸不律判千古是非
稍有不平遂爲學古者指摘矜陳螢中云史鑑
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須採得好是編雖仍趙公
傳本而論註補遺俱出不佞管見採之詎遂云
好乎倘有乖謬望

四方君子教而正之
皆
康熙歲次壬申二月花朝改庵主人仲弘道謹識

檇李後學仲弘道開一父增續
高邑忠毅公趙南星夢白父原編
襄平後學郭金湯子堅父參校

首卷目

一卷目

二卷目

二卷目

四卷目

增定二十一史詞首卷

檇李仲弘道編著
襄平郭金湯孫野父參訂

道統闢說

丘瓊山先生刻朱子學的、鐫闢於首。予思學者既知帝王相傳之序、又何可不知道統相傳之序。因仍其闢而鐫之。大約三代而上、道之統在君相。三代而下、道之統在師儒。究之在於師儒者、實無與於在君相。昔程顥對神宗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非傳聖人之心、即傳己之心也。然則聖人之道、近在我心。若讀史而不求諸心、則馳騖浩博、未可云善讀史者也。

歷代帝王傳統之圖

伏羲 — 神農 —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夏（有窮）— 商 — 周 — 東周（七國：秦 齊 燕 趙 楚 魏 韓）— 秦
漢（新）— 東漢 — 蜀漢（魏 吳）— 晉 — 東晉
南晉間十六國：前趙 後趙 前燕 後燕 南燕 前秦 後秦 西秦 前涼 後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南涼 夏 大夏
宋 — 齊 — 梁 — 陳（後梁）— 隋 — 唐
魏（東魏 北齊 西魏 北周）
後梁 — 後唐 — 後晉 — 後漢 — 後周
北燕 前蜀 吳 閩 楚 吳越 後蜀 北漢 荊南 南漢 南唐
宋 — 南宋 — 元 — 明
夏 遼 金
大清乘統萬萬世

帝王正統圖說

世本通鑑傳授圖俱於庖犧氏之上載天皇地皇人皇或載盤古有巢燧人名號茲圖直從伏羲列起所以遵聖經也若春秋時則一人守府列國可以不載東周末則赧王納地七國安可不書再如大禹神功後遇有窮之篡羿浞世德晚遭新莽之奸運會既有乘除旁証並存參考至於漢亾之後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創業西州綱目既黜魏進蜀以續正統後梁蕭詧以昭明太子之子即位江

陵似亦同於蜀漢然叛祖附魏且有殺叔之憾[illegible]當與十六國同爲僭僞而已惟唐亾之後南唐烈祖以憲宗苗裔正位金陵寔與昭烈無異且晉王存勖當昭宜被弑仍稱天祐年號討滅朱梁以奉僖宗昭宗之祀忠孝俱備査伊璜先生作通鑑嚴一書削梁晉漢周降與十一國割據並圖分註而以後唐直接前唐以南唐直接後唐可謂定識故依其圖而鐫之所以明大一統之義云

鄭草庵曰寥寥數語何啻數千百載 [illegible]

歷代國號歌

太昊炎帝軒轅氏。嚳紀三皇居上世。少昊顓頊帝嚳並唐虞紹之曰五帝。夏商周秦東西漢後漢魏吳三國判漢亾於魏魏禪晉。晉遂平吳天下定擾晉室者十六國六合瓜分爲南北南爲東晉居江左宋齊梁陳踵其坐十六國除元魏繼東魏西魏又分二。東傳北齊西禪周。周又滅齊禪隋主隋起平陳海宇一曾幾何時授唐室唐祚終還爲五季梁唐晉漢周相繼。宋既代周天下平中更南渡廹

於金元金滅宋元統百。明滅元傳二百七自堯迄明四千年。大清御世無終極。

郭翠巖曰濟數千年治亂興亾之大收拾於一首古風作詩乞此猶盡風花雪月矣

歷代輿地考 附建都

伏羲分地之南北，都宛丘，今河南陳州，有太昊陵。

神農修德，遠方來歸，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都於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

黃帝東海南江，登崆嶠岱，乃推星次之所躔，而地有十二分，野得百里之國萬區，乃營國邑，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又曰在潙州，今桑顏之地。

少昊初邑於窮桑，今兗州府曲阜城北，國於青陽，亦都曲阜，有陵。

顓頊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至蟠木（東海中山也）。都帝丘，葬於濮陽，皆今山東濮州。

帝嚳都亳，今河南府偃師縣，葬於頓丘，今大明府清豐縣。

唐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水，還為九州，如舊制，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

虞舜攝位，分為十二州，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四海之內，咸戴舜之功，都蒲阪，今平陽府蒲州，有廟。

夏禹受命，還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都安邑，今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茲九州之冀也。括地志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非都也。

商湯革命，存國者三千，亦為九州，都亳，後盤庚遷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乙遷耿，盤庚復遷於亳。

周文王西距昆吾，北備獫狁，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武王克商，兄弟之國十五，姬姓者四十，其他帝王之後，俱封國，凡其一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要服、荒服，成王時亦曰九州，衛職方氏，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是謂關中。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以有聲之詩考之，蓋都鄗而營鎬

後世諸侯之制防此

後世郡縣之制防此

漢仍秦制

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
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周復
都豐鎬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至平王乃東遷
居王城即河南縣敬王乃居成周即今洛陽縣
時存者百七十國爲春秋時尚存一百一十四
國戰國時併爲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
秦併天下廢封建分天下爲四十郡其地西臨洮
北沙漠東縶南帶皆臨大海都咸陽今陝西咸
陽縣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

西漢分天下爲十三州部一部六郡高帝加置郡
國分內史郡爲三部武帝改京兆馮翊扶風三
輔加置郡國二十三文帝增九郡武帝開越攘
夷初置十七郡丹南牂牁在焉又增十四郡玄
菟樂浪在焉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
合秦四十共百三郡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
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
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始都洛陽五年因婁
敬說而復遷長安。

五都之制始魏

東漢光武以官多役繁併省四國州二道侯四百
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至靈帝
時凡百有五焉都洛陽又於南陽置南都東樂
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
郡四履之盛亦加前漢
魏據中原有州十二郡國六十東自廣陵沔口以
備吳西自隴西陳倉以備蜀都洛陽以譙爲先
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遺蹟鄴
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

蜀漢兼兩川置爲益梁二州北荊州[illegible]有
至犍爲象郡有郡二十[illegible]以漢中[illegible]俱
爲重鎮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
吳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荊郢揚五州有郡四十三
以建平西陵夏口等處爲重鎮初都武
昌遷都金陵爲建業
西晉分天下爲十九州又置郡國一[illegible]三凡
州有五十有六縣千一百有九[illegible]
東晉自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僅有其二

北境惟上明江陵合肥淮陰常爲晉守都建康
南朝宋二十有二州郡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
百七十有九後魏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西境
俱陷沒止以長淮爲北境而已都建康 齊氏
淮北之地所有全少州郡悉依宋代 梁氏州
郡亦沿僞制大通北伐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
陽楚爲梁有侯景亂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
川蜀川侵於西魏 陳氏比於梁氏土地彌蹙
西不得巴蜀北失淮肥以長江爲界俱都建康

梁元帝及後梁蕭詧別居江陵今湖廣荊州
府
北朝魏初居雲中至道武遂有河北之地遷都平
城界地至滑臺彭城太武土宇尤闢西至流沙
東拔高麗天安初長淮之北悉爲魏有孝文遷
都洛陽皆渡淮沔宣武穫收漢川至於劍閣兼
得淮西之地
東魏北齊俱都鄴今河南彰德府 西魏都長安
關中後周都長安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

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齊據河北
隋以官繁民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民煬帝
復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開皇仁
壽間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始置百家
爲里立里長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
百二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
始都長安以城狹水鹹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
都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
唐武德初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邊鎮置總府領

軍後爲都督府貞觀初分天下爲十道關內河
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西劍南嶺南開
元分十五道置十節度經略使地東極海西至
焉耆南盡林邑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
五百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十八里天寶
初又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郡府三百二十有
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二都長安
五代梁時天下別爲十一國南有吳閩楚吳越南
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二州

以爲梁。初都洛陽、友貞即位於大梁。莊宗并代幽滄有州三十五。又取梁魏博等十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州七、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即位於魏州、遷洛陽。石氏獻十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一州、合百九州、以爲晉、都汴。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亦都汴。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吳、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五州。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而爲周、俱都汴。明末閩巳先亾。自江以南十一州、爲南唐、劍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湖南北十州、爲楚、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荆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一州、而軍不在焉。宋太宗分天下爲四京。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曰京東路、京西路、河北路、河東路、陝西路、淮南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荆河南路、荆河北路、兩浙

路、福建路、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凡十八路。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千二百六十二。東南皆至於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南渡後作燕山雲南兩路、而禍變大作矣。南宋都臨安、中原地土、俱不可問。遼建國貞龍。太宗得幽薊十六州。傳至興宗時有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一百九。部屬五十二。屬國六十。都北平、中京今順天府、東京今定遼中衛、西京今大同府。金太祖克遼五京、得宋中原。初都遼。後都燕。又遷汴。夏始夏州在元昊。盡有河南、河西、河外三十二州、都興州、元克金滅宋。統有夷夏。幅幀之大古無有也。分天下爲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爲路、在內爲中書省、在外爲行中書省。都大都、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府之外也、明分南京十三省。以禹貢之九州分之。豫州所隸爲河南省。徐青袞所隸爲山東省、雍州所隸爲

凡州之地推揚州最大

陝西省梁州所隸爲四川省及雲南貴州界荆州所隸爲湖廣省及貴州界江西南康九江界揚州所隸爲南直及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界冀州所隸爲北直及山西省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至沙漠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初都金陵成祖遷都北京順天府總計府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五十四

本朝因明制仍都北京建遼陽等處爲盛京改遼東都司爲奉天府改南直爲江南省開海島置門莊灣爲郡邑改海中舟山爲定海縣原額府州縣之外新增盛京一府三州七縣福建臺灣一府三縣浙江定海一縣東起朝鮮西至河源南連日本北極寧古魚皮等衛地方廣大從古無比郭署慶日帝王沿革之宜殫守廣狹之數千百年如同指掌

星野

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疏云十二分野蓋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國屬焉吳越同年受封故同星紀之次

歷代田制賦畧

堯當洪水天下分絕舜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土壤以九等之田定什一之賦其帝畿之賦則四面各五百里爲甸服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貢者不過郊廟賓客之用故取之畿甸而已足是以戸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九百二十萬頃成賦中邦其他九州各貢土物之宜或云以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云

夏后氏五十而貢每夫受田五十畝抽五畝之入

以爲貢較數歲之中以爲常

殷人七十而助每夫受田七十畝其中爲公田民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蓋夏殷尺度長故授田少周人尺度短故授田多匪有大異也

周人百畝而徹行井田之政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餘夫年十六則授田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盡相地形勢貢助兼行由皆世其

上子其民鼓行之[illegible]也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illegible]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詩曰我稼既同上執宮工是也

春秋時諸侯用兵以相侵奪土地寖廣又有世卿強大夫所裂井田之制漸弛齊桓公用管仲之計參其國而五其鄙鹽鐵之賦與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畝稅之

戰國時大邦凡七地廣人衆考核難施弊端滋起故滕文公行井田之政許行亂之

秦孝公納商鞅之說以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於是廢井田開阡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隨所占之田以制賦按周制步百爲畝秦以二百四十步爲畝開者剗除之意其時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又令戰得甲首者益田宅自是田爲世業不復歸授矣　始皇令

稅人法之於秦而治于漢

地而稅人雖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故貧者避賦役富者務兼并。二世承之海內潰敗其弊在田非耕者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

漢興循秦制未改高祖約法省費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皆度田而稅之亦有稅人之法。民自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五為一筭十歲至十五為口賦人錢二十。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餘年遂至三十而稅一。凡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筭賦減三

文景實富于民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為之一月一更為卒更僱人代之為踐更僱者得錢一歲始更為過更

之一且三歲一徵則歲不過十三文有奇其賦甚輕。武帝有事征伐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董仲舒請限民名田照戶口多寡而為之限趙過教民為代田（代易也謂一歲再易也）一畮帝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中令三輔得以菽粟當賦。師丹言限名田。王莽篡位欲設井田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不定吏緣為奸陷刑者衆。

魏戶口賦始重子漢

東漢光武中興令郡縣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詔州縣檢覈墾田戶口。章帝鉤於農月覈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桓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靈帝稅天下田畝十錢。又名修宮錢又令郡輸錢內府名導行錢

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絹二匹綿二斤名戶調。戶口之賦始重矣。

晉武帝平吳後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

以田定賦以本之厚薄為科斂之重輕下放時之政

口稅重於田

重亦名戶調。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則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也。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哀帝減田租畝稅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於賦法益遠。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
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
三分入私
蜀李雄賦丁男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
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
宋文帝立仍晉課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
武帝急於徵斂患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
自此擾切苛徂民悉罷瘁
齊高帝與沿而未革南北朝增三代之歲役三日

增定史韻　首卷　十九

至歲役四十五日戶役遂煩
後魏孝文時民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宗強徵斂
倍於公賦帝納李安世之言下詔均給天下民
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奴婢三十畝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不種植者爲露田）
又令有盈者無還無受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
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
不買過所足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
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

北齊始立九等之戶富者輸錢貧者輸力時有
牀半牀之制已娶者則　牀未娶者則半牀富
時有戶調之名
後周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地之法司均掌田里之
政司賦掌均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
與輕疾者皆賦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
三之一皆以時徵焉若凶札則不徵其賦
隋興田制仍齊賦法仍周時京輔三河地少人衆
均田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大約相沿魏制而

增定史韻　首卷　二十

損益之　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
婦人及奴婢部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
地爲兵租賦入益減征伐巡幸無休時天下怨
叛以至於亡
唐制賦稅之目有三曰租曰庸曰調天下丁男十
八以上者受田百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
口分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
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
三斤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

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凡租行
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陿爲鄉帳鄉成於
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
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
書於縣門村方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
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
調耗七者租役皆免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
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
玄宗詔毎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

奢華　廣德元年詔畝稅二升以優民　大曆
元年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
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徵之又有
地頭錢毎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宇文融爲勸
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德宗時楊炎爲相激
疾其弊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夏輸無過六
月秋稅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
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陸贄論兼并
之家私斂過重請爲占田條限　建中三年詔
增天下稅毎緡二百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
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　憲宗初率分天下
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穆宗詔兩稅外率一錢以枉法贓論
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
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罷
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
晉天福四年勅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
及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毎斛
更輸二升謂之鼠雀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
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
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周世宗顯德三年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
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立二稅起徵限夏
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民間便之　五年賜諸
道均田圖詔曰朕督鄉閭凋敝之本原明示條
章用酙分寄

十分之賦似一分於民

縱恐背祭先王免民之心余鉌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每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身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曰鐵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州

郡催理及九分以上版曹置不問令得擬蠲民稱助調之破分其輸之延遲觀收成早晚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也 仁宗嗣立首寬畿縣田賦 神宗行背皆手遂免役等新法重修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 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同聽政悉除

徽宗大觀始此

新法一意卹民 徽宗崇寧三年蔡京爲相騁紹述熙豐故事申王安石所行方田諸法而天下亂矣

南宋時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便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産六兵火後稅籍多失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詭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人無肯售 孝宗詔州縣受納秋苗多

收加耗者並罷重典沒其家 寧宗詔兩浙江淮路論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 寶佑五年行經界推排法賈似道請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遼太宗會同二年罷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節度使諸賦役非舊制者 聖宗統和八年詔括民田十四年以南京新定稅法太重減之 道宗太康六年減民賦

金制量田五尺爲步濶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九等而差次之夏稅畝取二升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初中末三限三百里外紓其期一月學田學宮租稅皆免 世宗十三年勅州縣官不催督租稅以致逋欠者止其俸使之徵足然後給之 章宗明昌二年

諭尚書省去歲河南山東被災傷處租稅錢粟若使徵之恐貧民未蘇俟豐收日以分數帶徵

承安元年初行區種法

元取民以唐爲法其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倣唐之租庸調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倣唐之兩稅自太宗始行之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逃世祖申明舊制官吏商賈驗丁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防關之禁會計之法備 太宗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有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取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 勅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 二十二年用盧世榮言回買江南土

田陳天祥力諫其非是 成宗詔江南佃戶私稅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二分永爲定例 又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尤甚至是詔無公田者始給以俾民力稍蘇

明定天下賦稅凡有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秋糧有本色有折色俱以米麥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如期徵輸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凡稅所入各以地產爲供土田有

官田止徵銀　始有熟荒額

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
沒官田官田准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
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
銀二錢五分民所自古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
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民田准民田則起科
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　洪武丁卯魚鱗冊
成　庚申減蘇松嘉湖四府稅額　田賦總數
天下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
畝零　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二十八萬八千
四百八十七疋　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
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
十九疋　萬曆六年閣臣張居正請丈天下土
田限至十年丈完其總計實在田七百一萬二
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零較世宗多額二
百六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三頃六十七畝一
分較國初僅少額一百四十八萬三千五百四
十六頃七十二畝　洪武初官田每畝五升三

官徵始減田賦正額時始準民田　總數

合三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
八升八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
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　永
樂三年令開墾官湖作官田每畝夏稅麥二升
秋糧三斗　宣德四年詔各處官田每畝舊例
納糧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四斗一升
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　正統十二年
令浙江直隸松蘇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每畝
秋糧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

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
斗者減作一斗　大約唐宋以來賦財盛於江
南其輕重多寡亦各因地土肥瘠而定爲等殺
往往一府之中而多寡各殊即一邑之中而差
等自別未能悉數也至於江北則有大畝小畝
之分秦陝則有一易再易之地河南坟宅桑不
科粮邊陝丁銀例分數等湖廣湖田賦輕而易
沒山東濱河役重而賦輕諸如此類不可不知
也又考江浙七郡元末爲張士誠所加之額非

上米法銀解至今遵之

有常則吏不得行奸

宋元舊制。明祖怒附王誠。故因而不改。實偏枯之事也。正統中、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又創爲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蓋工部鑄鐵斛爲式。

本朝稽古定制。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凡夏秋兩徵。賦有常額。費有常經。而統歸司農。一以明萬曆原編爲率。康熙三年。令天下田地。均行履丈。一清除弊竇。影射攤派積弊。而諸如羨餘裁扣。加派。耗贈。借庫。樂輸。常例。盡革殆盡。

康熙二十四年。以後。地敕天下地丁錢糧。二十八年起。分免七省漕糧。又因山陝歲凶。發內帑銀賑。三十一年。又發漕米五十萬。賑陝西。至於本色解京。一切絲絹藥物。官收。官解。永革僉點解戶。之害。征收條銀漕米。俱令花戶投納。官爲兌運。永革里長。現年名色。誠萬世良規也。

劉南村曰。田賦制度。爲歷朝重典。得此簡明細數。可謂紀事必提其要。

江以南戶以窮甚則戶都戶投於里長現年一且除如同再造

積米輸賦貴賤好發戶口比幾初少一千萬

古今戶口總數

夏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

周公輔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周極盛之數 較堯舜之時。人口增二十餘萬。

西漢至孝平元始間。民戶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西漢極盛之數

東漢光武。戶口共一千一百萬有奇。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至桓帝永壽間。戶增至五千六萬七千九百六。史浮於孝平之時。東漢極盛之數 定墾田亦一千八百餘萬頃。

魏三國。天下戶口。祇有二百四十餘萬。

晉武帝初。戶口千六百十六萬有奇。

隋承周後。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大業十八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

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夥、戶二、項有餘。至煬帝之末、戶口三分去二。田亦就荒、唐貞觀至開元、戶九百萬、口五千三百萬。墾田一千四百萬頃。玄宗天寶十八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九十萬有奇。代宗廣德三年、戶僅二百九十餘萬。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較天寶初、又十失其三、

宋祖開寶中、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眞宗祥符中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仁宗加祐間、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元豐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有奇、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有奇。至元符、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崇寧大觀更盛。大抵欠暇寇不足憑也。元世祖至元初戶僅千餘萬。逮三十一年、戶千四[illegible]為岑溪洞之民不與焉。

明初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入內府藏之。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總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萬曆四十八年、方輿勝覽所載、編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戶口共六千零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田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零。崇禎十三四年、奇荒大疫、又兼盜賊、戶口減半有餘、田地亦多荒蕪、

本朝戶口繁滋、曠古未有、其數嗣行考載、

張爾宜曰、戶田登耗、國家之隆替攸係、也、信者欲觀世變、可不為之留心耶。

第一甲子起黃帝元年

第二甲子黃帝六十一年

第三甲子少昊二十一年 按此黃帝在位百年少昊元年當甲辰

第四甲子少昊八十一年 少昊止丁卯顓頊起戊辰

第五甲子顓頊五十七年 顓頊止乙酉帝嚳起丙戌

第六甲子帝嚳三十九年 帝嚳在位七十年有帝摯八年

第七甲子帝堯二十一年 帝堯起甲辰止乙卯在位七十二年舜起丙辰

第八甲子帝舜九年 舜在位六十一夏禹起丁巳

第九甲子夏禹八年 禹在位二十七帝啓九太康二十九

唐虞以前竹書既不詳六甲黃帝至少昊爲丙帝雖見周書今姑無論若堯舜之在位載在典而創去舜攝之年何耶蔡據漢書曆志但載堯在位七十年舜在位五十年之恨而不知孟子有舜薦禹十七年而居喪六年若前舜甫辰推至甲辰除去兩攝政兩居喪其爲帝僅十年耳恐不然也

第十甲子仲康三年 仲康十三帝相二十七寒浞亂國四十

第十一甲子寒浞二十三年 少康二十六帝杼十七

第十二甲子帝槐四年 帝槐二十六帝芒十八帝泄十六

第十三甲子帝不降四年 帝不降五十九

第十四甲子帝扃五年 帝扃二十一帝廑二十一

第十五甲子孔甲二十三年 孔甲三十一帝皋十一帝發十九

第十六甲子帝桀二十二年 帝桀五十二

以上夏起丁巳止甲午四百五十八年按漢書曆志夏十七王用歲四百三十二年竹書同今此多二十六年不知何據

第十七甲子太甲十七年 成湯十三太甲三十三沃丁二十九

第十八甲子太庚十五年 太庚二十五小甲十七雍己十二

第十九甲子太戊二十年 太戊七十五

第二十甲子仲丁六年 仲丁十三外壬十五河亶甲九祖乙十九

第二十一甲子祖辛十年 祖辛十六沃甲二十五祖丁三十二

第二十二甲子祖丁二十九年 南庚二十五陽甲七盤庚二十八

第二十三甲子盤庚二十五年 小辛二十一小乙二十八

第二十四甲子武丁八年 武丁五十九祖庚七

第二十五甲子祖甲二年 祖甲三十三廩辛六庚丁二十一

第二十六甲子武乙二年 武乙四太丁三帝乙三十七

第二十七甲子紂十八年 紂三十二

以上商起乙未止戊寅凡六百四十四年漢書曆志三十一王用歲六百二十九今此又多十五年且止二十七王缺外丙仲壬雍辛三王史記竹書皆有之外丙仲壬且見孟子不當刪矣

第二十八甲子康王二年 武王元乙卯在位七成王三十七康王二十六

第二十九甲子昭王三十六年 昭王五十一

第三十甲子穆王四十五年 穆王五十五共王十二懿王二十五

第三十一甲子孝王十三年 孝王十五夷王十六厲王二十七

第三十二甲子共和五年 共和之政十四宣王四十六

第三十三甲子幽王五年 幽王十一以下與史表竹書同

第三十四甲子桓王三年 平王東遷五十一桓王二十三

第三十五甲子惠王二十年 莊王十五釐王六惠王二十五

第三十六甲子定王十年 襄王三十三頃王六匡王六定王二十一

第三十七甲子景王八年 簡王十四靈王二十七景王二十五

第三十八甲子敬王四十三年 敬王四十三元王八

第三十九甲子威烈王九年 貞定王二十八考王十五威烈王二十四

第四十甲子顯王十二年 安王二十六烈王七顯王四十八

第四十一甲子赧王十八年 慎靚王七赧王五十九西周亡東周君七

第四十二甲子秦始皇十年 秦莊襄三始皇三十六二世三漢滅秦

以上周起武王己卯止東周王子凡八百十四年宣王以下與史記參差及竹書皆同宣王以上皆異良由流彘之亂典章失也竹書紀厲王二十六年共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始攝行天子事凡十四年仍紀入厲王正也史記以共和爲二伯已謬且別記十四年前不屬於亡王後不屬於太子而別紀攝位之年必無此理至如武王大祥而伐紂文王以虞芮質成爲受命種種得於聖德皆不當從皆秦漢以下世史昭然固無異同也

第四十三甲子漢文帝三年 高帝八惠帝七少帝八文帝二十三

第四十四甲子武帝元豐六年 景帝十六武帝五十四

第四十五甲子宣帝五鳳元年 昭帝十三宣帝二十五元帝十六

第四十六甲子平帝元始四年 成帝二十七哀帝六平帝五孺子嬰三王莽僭亂十八西漢亡

第四十七甲子明帝永平七年 漢光武三十三明帝十八章帝十三

第四十八甲子安帝延光三年 和帝十七殤一安帝十九順帝十九

第四十九甲子靈帝中平元年 冲帝一質帝一桓帝二十一靈帝十一獻帝二十九東漢亡

第五十甲子蜀漢後主延熙七年 昭烈三後主四十後昭烈章武元年辛丑黃初二元年癸未魏漢亡乙次年吳黃武元後主建興酉晉與魏亡晉太康中吳亦亡

第五十一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武帝二十五惠帝十七懷帝六愍帝四西晉亡東晉元帝六明帝三成帝十七康帝二

第五十二甲子東晉哀帝興寧二年 穆帝十八哀帝四帝奕五簡文帝二孝武帝二十四安帝二十二恭帝一東晉亡

第五十三甲子宋文帝元嘉元年 高祖三營陽王一文帝三十孝武十一明帝八蒼梧王五順帝二宋亡

第五十四甲子齊武帝永明二年 齊高祖四武帝十一鬱林王一明帝五東昏侯二和帝一齊亡

第五十五甲子梁武帝大同十年 梁武帝四十八簡文二元帝三敬帝二梁亡

第五十六甲子隋文帝仁壽四年 陳高祖三文帝七臨海王二宣帝十二併于隋隋文二十四煬帝十一鬱林王二入唐

第五十七甲子唐高宗麟德元年 高祖九太宗廿三高宗三十四

第五十八甲子玄宗開元十二年 武后二十一中宗五睿宗二玄宗四十四

第五十九甲子德宗興元元年 肅宗六代宗十七德宗廿五順宗六

第六十甲子武宗會昌四年 憲宗十五穆宗四敬宗二文宗十五武宗六宣宗十三懿宗十四

第六十一甲子昭宗天佑元年 僖宗十五昭宗十六昭宣二唐亡後唐二十九石晉十二後漢三後周十年去朱梁併入後唐數內

第六十二甲子宋太祖乾德二年 宋太祖十二太宗二十四

第六十三甲子仁宗天聖元年 真宗二十五仁宗四十一

第六十四甲子神宗元豐七年 英宗四神宗十八哲宗十五

第六十五甲子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 徽宗二十五欽宗一 政和中金人寇靖康元年二帝北狩建炎元年高宗南渡在位三十二

第六十六甲子寧宗嘉泰四年 孝宗二十七光宗五寧宗三十

第六十七甲子理宗景定五年 理宗四十度宗十恭宗一端宗二末帝二祥興二年宋亡是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一統

第六十八甲子元泰定帝元年 世祖滅宋後十四成宗十三武宗四仁宗九英宗三泰定帝五文宗四順帝三十五至正十二年明祖起兵

第六十九甲子明太祖洪武十七年 太祖三十一建文帝四

第七十甲子英宗正統九年 成祖二十二仁宗一宣宗十英宗十四

第七十一甲子孝宗弘治十七年 景泰帝七英宗復位八憲宗二十三孝宗十八

第七十二甲子世宗嘉靖四十二年 武宗十六世宗四十五

第七十三甲子熹宗天啓四年 穆宗六神宗四十七光宗一熹宗七 懷宗十七明亡是年即大清順治元年

第七十四甲子 本朝康熙二十三年

自唐堯甲子至此凡三千八百四十一年

鄰音雀 蜒音延 磐石安 斟觀 婁音怨 畋音田 虺音灰 咎音皐 單音善

再奸。羿既篡夏、羿臣寒浞殺羿、因弒帝相而專國凡四十年、少康。奔虞。一旅

一。田有鄰。剝灌。復夏。光前。相子少康出奔於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

夏衆、有舊臣靡收剝灌二國遺民、復夏中興、杼槐芒泄。不降扃沿。帝杼少康

子、帝槐杼子、帝芒槐子、帝泄芒子、帝不降泄子、帝扃不降弟、廑傳孔甲。豢。龍。號。

蜒。帝廑扃子、帝孔甲不降子、使劉累豢龍爲戲號蜒、小蠡蟻而猊、帝。皐。帝。發。享。國。

如。磐。逮傳履癸。酒池。運船。皐孔甲子、發皐子、履癸發子、在位五十二歲、是

爲桀、爲酒池肉林、池可運船、妹。喜。蠱。惑。龍。逄。九。原。寵有施氏之女妹喜、關龍

逄切諫、桀殺之、夏。臺。不。忍。夏。祀。忽。焉。桀囚湯於夏臺、後湯伐桀、放於南巢、乃曰

吾悔不忍於夏臺、合夏十七君、其四百三十二歲、（商）湯契後。世德。昭宣。求。

賢莘。野。三。聘。而。婁。成湯名履、姓子氏、帝嚳子契、在唐虞司五教、封於商、傳至湯乃

三聘伊尹爲相、以伐夏救民、國號商、德及禽獸。解網於吠。初湯爲諸侯、見畋者

張羅四面、乃去其三、諸侯聞而歸之、救。民。伐。夏。仲。虺。解。慙。湯有天下、自以爲有

慙德、仲虺乃作誥解之、仲虺即萊朱、桑林。自責。莊山。鑄錢。旱七年、湯禱於桑林、

以六事自責、發莊山之銅鑄錢救荒、太。丁。早。卒。太。甲。不。道。桐。宮。悔。放。

伊。尹。忠。肝。湯崩、太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次及太丁之子太甲、不明厥德、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遷處。引用。咎單。放桐三年、迎歸、修德任用賢臣咎單、以輔其子、諸侯咸歸、

廟號太宗、沃丁。繼。美。伊。陟。連。嗣。沃丁太甲子、伊陟伊尹子、連相太戊、太庚

小甲。雍巳。一綫。太戊。朝桑。委政。巫咸。太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子、

雊音構 鼎也 不叶便 埏音延 悛音千 羑音酉 燀音單

雍巳小甲弟、太戊雍巳弟、桑生於朝、一暮大拱、修德用賢、桑不爲妖、廟號中宗、巫咸賢臣、丁。七。

亶甲。祖乙。三遷。仲丁太戊子、遷囂、河亶甲外壬弟、遷相、王子祖乙遷耿、四。朝。

安。土。暫。息。勞。肩。盤。庚。歸。亳。改。號。更。絃。祖乙河亶甲子、傳子祖辛、

辛傳弟沃甲、甲傳弟祖丁、丁傳弟南庚、庚傳弟陽甲、爲四世、盤庚陽甲之弟、又因河決、復遷於亳、改

國號曰殷、小。辛。小。乙。殷。道。迪。邇。武。丁。恭。默。夢。弼。求。賢。小辛

盤庚弟、小乙小辛弟、殷道復衰、武丁小乙子、用甘盤爲相、恭默思治、夢賚良弼、得傅說於胥靡、雉

雊。伐。國。重。譯。咸。驩。祭湯有雉升鼎而雊、武丁修德、伐鬼方而克之、重譯來朝數十

國、在位五十九祀、廟號高宗、謂之三宗、庚甲。廩辛。庚丁。治平。祖庚高宗子、祖

甲祖庚弟、廩辛祖甲子、庚丁廩辛弟、武乙。雷震。太丁。立旋。帝乙。伐戎。

賜瓚。及埏。武乙庚丁子、爲革囊射天、獵於河渭、暴雷震死、太丁武乙子、帝乙太丁子、使周

季歷征徒騶之戎、賜圭瓚、蓋地、爲牧伯、一。傳。受。辛。怙。惡。不。悛。紂名受辛、帝乙

子、寵妲己、恣爲暴虐、囚。昌。羑。里。演。易。二。篇。文王名昌、紂囚之羑里、乃作易上下

二篇、微。箕。奴。去。剖。心。比。干。詳註論語、陳。師。牧。野。鹿。臺。自。燔。

武王伐紂、陳師牧野、紂師皆倒戈、以自向、紂登鹿臺、衣錦自燔死、夷。齊。叩。馬。大。義。

如。燬。夷齊叩馬而諫、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曰。存。商。祀。封。箕。朝。鮮。

周封箕子於朝鮮、以存殷祀、合商二十八君、共六百二十九祀、（周）先。后。稷。歷。世。仁。

寬。豈。惟。外。理。內。治。乾。乾。周之先后稷、在唐虞時、教民稼穡、封於有邰、別姓姬

氏、傳太王、王季生文王、有聖德、生武王發、乃有天下、內治稱季歷妃太姜、文王母太任、武王母邑姜、

之事先有窮后羿而開其端不待伊霍而見也此時若必與子則丹朱商均未必不爲摯續故堯選聖德而傳之舜舜亦選聖德而傳之禹蓋重視夫道不得不輕視天下也況堯云帝嚳之子帝嚳爲少昊之孫少昊爲黃帝之子而舜亦云爲黃帝八代孫禹亦云爲黃帝元孫是官天下猶然家天下也若禹豈不欲選聖德哉乃益之聖德不如啟之賢而啟之聖德大殊于帝摯之無度則予子猶然予賢也惟湯武躬行放伐

似與禹異其局然與其局者未嘗異其心當夏之末造民曰時日曷喪矣當殷之末造民曰如燬瑣尾矣使湯不出而救有夏之民武不出而救有殷之民則是堯不應簒帝摯之位而舜禹仍應奉朱均爲故主之誼也可乎哉況湯爲契之後武爲稷之後而當時稷契俱爲帝嚳之子是家天下未始不同于官天下也易不云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堯舜禹之授受先天之弗違也湯武之征誅後天之奉若也若夫

子噲之欲禪子之漢哀帝之欲禪董賢唐中宗之欲禪韋玄成則是借予賢以行其私非官天下矣至如趙主父立少子何而亂作晉武帝立太子衷而國危隋文帝廢長子勇而遇弑是又借予子以行其私非家天下矣至于王莽曹丕司馬炎劉裕之徒則直以簒逆而名之曰授禪秦始皇漢惠帝之少帝魏齊王芳晉元帝宋廢帝唐明宗之類則又直以異姓而名之曰繼世是皆二帝三王之罪人豈所謂公天下者乎故

曰天下者載道之匾也

郝華嵩曰大經大法皆從道出命古脫高便可抗懷今古

顏曾見知斯道。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孔子卒，時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顏曾爲称。夫差勝越，黃池爭雄。敬王三十七年吳與晉侯相會于黃池爭長，晉讓夫差先。勾踐沼吳，奏捷朝端。元王三年越滅吳，遂與齊晉諸侯會于徐，致貢于天王，乃使人致胙賜爲伯。申包范蠡，榮蛻如仙。申包胥復楚，逃賞而去，范蠡輔越，乃泛五湖。伍員文種，功立身捐。伍員佐吳，賜劍自殺，文種相越，亦復自殺。威烈以往，綱目紀元。

右自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至敬王三十九年獲麟共二百四十二年後另有紀

改應仲氏曰開闢以來國祚之長未有如周之八

百六十餘年者也雖由祖功宗德積累使然實亦封建之力居多焉易曰地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封建固不自周始也考黃帝時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上古以來爭端故先儒云非由封建相爲表裏是可知封建所由始矣自是而堯之代舉以諸侯之歸舜之授終以五嶽之屬少康之中興以有仍有鬲之衆殷商之末造有九侯西伯之名則封建之行已非一代第不如周制之詳也粵稽武王分封同

姓異姓殆千八百國星羅棊布魯衛燕鄭諸國則出爲諸侯入爲卿士故枝葉相維屏藩相倚如厲王奔彘朝廷無君乃周召諸公令共伯和攝輔延國命于十四年之久然後得立宣王非封建而有是乎迨幽王之世遭弑于犬戎國緒幾墜乃賴秦襄衛武將兵匡救得立太子宜臼于申以存周祀及平王東遷晉鄭焉依又非封建而能之乎自此而齊桓倡霸始盟北杏救衛救邢伐宋伐楚莫不假天子之靈作雄長之地

及周襄王有叔帶之難告急于諸侯狐偃勸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繼文之業今爲可矣故小白既以重耳遂爲盟長其他宋襄楚莊秦穆迭爲盟主莫不皆然由此觀之寧非封建之力哉厥後七國之世能兼併衆國而不能滅周強秦欲滅周而必待四十餘年之後是皆封建力也雖然成周洛邑非周舊都也韓魏趙秦非周初封建之舊姓也使平王不東遷則王室之黍離不作使威烈王不命三晉爲烈侯安上

威烈王

元王 貞定王 考王　顯王　赧王 安王以下

陽人降爲臣僕。秦遷西周公於𢠸狐聚後又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聚秦之地名也

在周自威烈王二十三年至赧王五十九年一百四十八年自武王以來共三十六王享國八百六十七年連東周君共八百七十三年通鑑綱目俱始威烈中間缺元王貞定王考王約缺七十七年是紀仍從敬王賦起存其概也

攺庵仲氏曰周自平王東遷豐鎬岐久爲秦有然猶在王城也自敬王以子朝亂後餘黨尚存

于是徙都成周而東都之舊已廢然周猶爲一也自元王貞定而後考王封其弟桓公於王城則東有王西有公矣桓公之孫惠公又封其少子班於鞏爲東周班之兄仍襲爵王城爲西周則東有公西亦有公周尚爲一也至顯王四年韓趙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於是王直寄焉矣然其所以未亾者不留于天子之禮樂征伐亦非留于先王之封建井田而特留于藉代周一最之舌夫以周八百餘年之天下係存亾于匹

赧王

夫三寸之舌尚謂上有人乎論者見赧王入秦秦昭王遷西周公於𢠸狐聚而西周亾秦莊襄遷東周君于陽人聚而東周絕謂周雖祚長亦不免先六國而滅殊不知周微矣外無盜賊藩墳之患內無外戚宦官之禍赧王立五十九年入秦仍歸而卒于周土生有玉食九鼎之尊死無失金醇酒之慘其事皆勝于後世司馬溫公云植本固而發源深良有然也若在漢以下既無后稷公劉之澂仁又乏文武成康之厚澤下是盜賊宦官外戚藩鎮之禍循環迭見以至於

亾欲求如周室旣衰猶寄空名於上者三十年必不可得然後知自漢以下無論得天下不如三代即失天下亦不及三代遠矣更可表而出者厲王奔彘將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此在公孫杵臼之前早已著立孤大節也世人但知公孫杵臼能以子代趙世子而不知召公在杵臼二百年之前先爲趙朔下宮之難倡其端是亦漢

礲音龍 磨折也 似言血氣如殺就消也 讀音料

衆王卒太子咎立是爲趙王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穰侯發兵救之白起再舉割
地磨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秦擊太行上黨韓守以上黨降趙逾年秦拔之韓又割地以和
磨礲以就消也勢衰兵脅朝秦如倒桓惠王卒子安王立秦倒未成人也安王
請藩說難怨怨韓非著名法說韓不用至見桓惠王卒安王立請藩於秦使韓非說秦
之內史兵至入地牢籠始皇十五年秦內史勝滅韓虜安王盡入其地

項音旭

上楚顓項後熊繹畝鴉熊繹始大也楚先祖周成王封熊繹於楚
後稱王莊王致斷懷王約縱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因與秦約縱楚爲
縱長商於被賺武關失龍張儀說楚絕齊許商於地六百里乃予不與秦昭王
又與懷王訂盟武關至則閉關留之頃襄既立國有嗣冢懷王在秦大臣相謀

讀音闕

增定史韻　卷一　五七

乃立頃襄王考烈無子園妹孕熊歇殞非命罪大莫容
考烈王生子悍園進其妹有娠乃進趙人李園進妹黃歇有娠乃進荀卿爲令著書逆
考烈王以荀卿爲蘭陵令不能大遷都壽春畏秦勢
胸用著書數十篇寫胸中之蘊
降春申君聽朱英幽王悍卒哀王遇害考烈王卒幽王悍立
弟哀王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之而自立
傳負芻之王窮破楚項燕挫鋒以兵
徒衆殺之而自立負芻
六十萬敗楚乃負芻組擊芊祀不供組擊以喻也
殺其將項燕

有賦得燕齊韓魏趙楚六國按赧王五十九年
秦滅西周莊襄王三年滅東周君始皇二十
六年滅六國稱一統則前此二十六年非周非

秦面系之列國云

吹庵仲氏曰五帝之世諸侯率言萬國殷湯受命
存者三千周克商有千八百國春秋之初尚有
百二十四國炳然於年表者則十九國爲鄭衞
晉鄭曹燕等國爲同姓齊楚杞宋秦莒等國爲
異姓無所爲韓魏趙與田氏也自戰國併而爲
七其十九國中所存同姓惟燕異姓惟秦楚而
已嘗共聘燕爲召公之後大邦維藩至易王進
號稱王侈然僭矣使其弘宣祖業光敵王室則

增定史韻　卷一　五八

東周之緒可延宣平之迹可以不墜乃齊滅燕
天子既不能問罪燕昭亦未聞請師卒至東西
周俱滅燕然後以太子丹荊軻高漸離之儔
以微倖於一剌因而以國先未聞礪柔發憤痛
宗周之殂如漢高之于義帝昭烈之于獻帝者
同姓又何賴焉若齊則有靡殺擊之衆孟子嘗
謂其有王之資流連不忍去且與秦隔境秦未
能越國以鄙遠也乃威王一朝周便與周絕至
湣王滅宋而驕幾欲併二周而爲天子田單復

國君王后事秦謹不與五國攻秦死之松柏與
歌國君餓死寧復知有王室哉晉自文公而後
歷襄悼不公世爲盟主以尊周室今之韓趙魏
其故鄉也春秋之義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故書
子突救衛救在建國則罪四鄰故書晉陽處父
救江今三國地本一源誼同唇齒且皆密邇周
京非同燕齊之隔境嘗考秦昭王時韓魏與齊
伐秦兵臨函谷河渭斷流此時協力勠強以靖
王室則晉文故業不難復振于一朝所謂秦人

食之不下咽者誠有然矣乃三國攻秦齊田文
輒欲借兵食于西周致惑于蘇代之說三城受
賂三國解兵友聽策士家言西面受事周赧王
憤韓魏之削欲合從舉兵竟爲秦滅不聞三國
各出一旅之師併力相救竭斟灌斟鄩之忠懷
王琳哀黎之義者其謂春秋之義何楚則滅江
黃滅陳蔡滅舒而後幅幀最廣故曰縱合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言力與秦匹也懷王聽張儀之
說絕齊國之交作會武關爲秦所留死矣二例

考烈乃欲入寇成周幸東周公說止始免問鼎
及秦滅周又安肯挾大國之威動故君之感爲
周天子執言仗義者耶六國韓先亡魏次之楚
燕又次之齊最後蘇子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
秦也吾則曰滅二周者非秦也六國也此引經
斷事之例也

宋儒家目帝春秋之義貴
六國之君當今六丁僞首

秦世紀

非子封秦。天災霞雨。（秦先伯益之後，周孝王封非子于汧渭之間，時大雨霞，牛馬死。）秦仲驅戎。莊公繼緒。（宣王時秦仲誅犬戎，戰死。王命子莊公誅之，爲西垂大夫。）周室東遷。襄公捍禦。（犬戎殺周幽王，襄公救周，平王東遷，襄公將兵送之。）賜之雍岐。聘享始與。（始賜雍岐之地，與諸侯通聘享。）傳至穆公。拔用奚余。併國十二。西戎乃臣。（秦穆公用百里奚、由余，乃霸西戎。）獻捷天朝。黼黻是亡。孝用商鞅。農戰修戎。伐魏誘卬。西河是取。（鞅伐魏，誘執其公子卬，魏獻西河之地。）併包巴蜀。富強益愈。（巴蜀相攻，司馬錯伐取蜀，秦益富強。）武王初立。散衞合侶。（武王不悅張儀，儀去之魏。）賈勇爭雄。舉鼎絕脈。（武王好力，任鄙、烏獲俱爲大官，舉鼎絕臏死。）昭襄繼兄。大恢彌宇。削韓侵魏。取及負黍。十餘天子命討滅其主。孝文既立。前尸方臘。大賈陰謀。政生內宮。楚歸御是。爲莊襄文信寵遇。（陽夫人爲太后，呂不韋爲文信侯。）又滅東周。政遂當宁。（莊襄滅東周，立三年。）（始皇名政，年十三即位，初呂不韋在位三十七年。）自號始皇。諡法除去。

（除諡法，自號始皇帝。）嫪毐伏誅。風清禁籞。（呂不韋與太后通，恐事泄，進人嫪毐，生二子，始皇誅之，遷太后于雍。）文信歸國。書成懸市。（呂不韋門下作呂氏春秋，懸之國門，更一字予千金。）逐客令下。李斯上書。客卿與處。游寓混一。地分郡府。（始皇以爲客卿，用其計，二十六年盡滅六國，以六國之地分爲三十六郡。）阡陌連疆。守令分部。兵鑄金人。儒坑鄒魯。戶徙豪強。書焚緗組。封泰山下。禪梁父。立石咸陽。阿房驪山。殿廡。求仙蓬萊。採藥島坊。（使徐市入海求神仙不死藥。）博浪副車。錘于陽武。（使力士持鐵椎擊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李斯若令族。今引古。蒙恬築城萬里皆堵。嬰駕沙丘。趙高鼓舞。二世矯立。鹿馬混淆。安意肆志。盡勦親故。督責時行。民咸救過。陳勝吳廣。奮興原膴。斬木揭竿。陳王楚祖。（勝自爲陳王，國號張楚。）項梁起兵。項籍是

吒叱音 尺差 潔音旦 珥音祖 縣屬

撫（梁項嬰子項籍則梁之兄子同在吳中起兵下會稽郡）叱咤風雷勇力如

虎（籍字羽力敵萬人叱咤怒聲風雷猛也）武臣析珪田儋佩珥（楚陳涉以陳人武臣為武信君因使略趙地武自立為趙王齊王之族田儋自立為齊王）韓廣王燕（韓廣自立為燕王武臣為燕所得故耳）

歇承趙諸（陳餘因立趙王之後名歇以承之諸牒）也

楚立孫心（范增說項梁立楚懷王之孫名心為王起于牧羊後）豹來魏土（尊為義帝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史名豹）

子房說梁韓成郎補（張良仕韓說項梁立韓公子名成為韓王）

入關者王沛公當午（懷王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乃先入關當午日中天也）

羽克秦軍沉舟破釜（秦攻趙急懷王乃遣宋義救之義不行羽即斬宋義引軍渡河沉舟破釜燒廬九戰皆克）關東叛

閻樂奮弩（時關東盜賊紛起趙高畏其勢俱誅使其婿閻樂行弒）弒亥望夷奸

臣販趙（弒胡亥于望夷宮高為丞相販趙猶說秦也）子嬰族高萬古洩

怒（子嬰狀積子即位剌殺趙高夷三族）獲漢嶢關敗降軹所（沛公西入秦子嬰推之嶢關大敗子嬰素車白馬降軹道旁）

羽屠咸陽阿房一火（沛公上項羽入咸陽者之俱焚宮殿）仍殺子嬰報秦並痛（以嬰降漢沛公以為嗣史羽全仍殺之乃大之所以報秦痛也）

有秦自非子至孝公二十四世孝公至莊襄王

為五世自莊襄王滅西周至子嬰合四十二年

綱目自始皇一統傳二世共十五年

嬰音 扳户 嶢關名 豐山關 軹音只

孝公 穆公 釁分

改廟仲氏曰周自后稷以稼穡開基故古公公劉以及文武修其德而王秦伯益以馴禽獸開基故造父非子以及秦仲修其道而霸雖馴禽獸非若燕民之大德然亦如漁者世漁獵者世獵久於其道大易之所以貴恒也但非子封秦而電雹大作與漢王氏封五侯而黃霧四塞天心仁愛古今一轍自殺西戎殺幽王天下之兵未有至者獨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此春秋攘外之旨襄公得其要矣迨平王東徙天下諸侯

又未有至者獨秦襄公將兵送之此春秋尊王之義襄公又得其旨矣是以始封為列侯賜岐以西之地遂溯西戎致有天下然則擬珠者必臨淵採材者必依大數開國者必崇忠厚秦雖虎狼之國其始基亦誠有足述者乎惟是穆公能用由余蹇叔百里奚以昌霸業乃其亨殉百有七十七人淤及大夫子車氏致詩人歌哀黃鳥則又何也豈草菅人命貽謀乃爾耶我以為坑儒之禍創端此矣孝公發憤欲以布德修

子嬰　二世　始皇　惠公以

政光大獻穆之緒宜柄用聖賢之徒如子思子順孟子生同其時尙非曠世而不遇柰之何過信衛鞅廢先王之法肆蠶食之謀遂致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至此而斬是秦之所以興者正其所以亾也自是惠公昭襄莊襄信公孫衍張儀范雎蔡澤之流傾危反覆幷六國滅二周日剝削元氣以趨于盡而保民保世之道曾不過而問焉雖與以天下其能一朝居乎况始皇之才過于莊襄孝穆李斯之惡過于不韋穰侯

才過于莊襄孝穆則神仙禱祀之事必興惡過於不韋穰侯則焚書坑儒之禍必烈二世繼之更爲不道長城築愁阿房築怨卒成一呼宗強四起勝廣七國後及王離章邯諸人適足爲漢高驅除耳嗚呼使孝穆諸君當周室衰微之候能繼襄公之舊以夾輔王室則殽函之固當與九鼎並長伯翳之祀亦與有部同永即不然以暴主得之以中主守之或亦可比于晉宋齊梁之祚稍傳奕葉何至數有年肇造之區宇絕于

子嬰

子嬰四十六日之王然而必不能久者則以不韋之惡寧能世其子孫而商鞅李斯之法斷無有延之載世者也

賀子岌曰論秦多矣未有如此韻之凱摯此論之剴切者又品駕過秦論而上

惠帝

孟津會衆之主未能合符然而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則誠如史之所稱蓋有足多者焉惠帝孝友性成太后欲害趙王則與同卧起飲食欲害齊王則與同舉卮為壽且除挾書之令設孝弟力田之科纔能守文宜無過此柰呂后毒殺如意人彘戚姬帝於此欲諫不能欲伉不忍不得已遂荒人事致于不起然則惠帝之不永祚太

呂后

后促之非天也吁大威如始皇不能制其毋略如高祖不能化其妻衽席之地固有難言者耶

然產祿之除由于平勃交驩而安劉氏者必勃

文帝

非高祖何能逆料及此若文自代來則真不世出之主也今年赦田租明年詔養老今年除肉刑明年減笞背仁心仁聞浹于中外是以閭閻殷富風俗醇厚予與所稱賢君必恭儉斯之謂歟漢法創者論功述者論德今以高祖之功功莫與並以文帝之德德莫與京諡曰太宗大當

景帝

有惠景帝嗣位不改恭儉雖其廢薄后殺太子鼂錯亞夫不得其死儒者譏其刻薄少恩不如文帝然史稱其粟紅貫朽亦守文之令主也孝

武帝

武纘之用董仲舒迎申公轅固生等招選文學察舉孝廉文事興矣用李廣衛青霍去病張騫等有事于朔方西域武事修矣論者皆其好大喜功而不知治道如講弓然高祖張也文景弛也武帝張也昭帝弛也記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漢之所以長於宋唐者在此不然異域紛爭

昭帝

中原擾攘至晉時戲使昭帝得永天年於以安養元元與時休息漢之為漢正未有艾而惜

乎其不永也雖然好大喜功武帝之病覩其輪臺之詔思子之宮蓋亦嘗悔而思還矣後之人主學武帝又不如其學文帝也哉

郭翠菴曰看出漢代張弛大義歸到學武帝不如學文帝不減金鏡錄矣

定公漢以火德上故曰炎精梅福逢萌雲霄羽翰福棄妻子去變姓名爲吳市門卒萌挂冠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龔勝諸人潔身不潛勝龔

薛方郭欽蔣詡邴漢王[illegible]皆引去彼紀逡等鄙夫無算紀逡郇越郇相唐林

唐遵揚雄名稱劉歆以文學著者皆臣事莽孔光聖裔黠辱可歎以成哀

光爲三公舉莽爲大司馬以文武二大

柄付于莽卒養成漢禍是玷聖裔也

右自宣元成哀平孺子嬰凡六帝共八十一年

西漢自高祖至是凡十三帝共二百零五年又

王莽篡位十四年淮陽王二年合二百二十一年

改巷仲氏曰西漢之亡在于哀平而養其禍者元

增定史韻　卷一　四十

帝外戚之禍錘于元帝而開其先者宣帝若是

者何也蓋文王世子立法昔示于身孟母三遷

豫教貴防其漸宣帝既知太子仁柔不類以許

后之故不忍輕廢則當內裁閹寺之權外抑椒

房之勢使太子有所觀型自不壞祖宗家法也

而乃任用恭顯使許史王三后戚並列崇階凡

言事必勅平昌樂昌平恩三侯評議則是國家

大事非外戚不得與聞其流弊可止乎雖信賞

必罰留心吏治中興之功史比周宣而貽謀不

臧識者蓋深責焉元帝崇尚儒術似可矯宣帝

刑名之失然史高以外戚領尚書事弘恭石顯

以宦者典樞密故蕭望之帝師也而飲鴆周堪

尚書也而疾瘖張猛侍中也而自殺俱自恭顯

爲之而帝不能一問庸弱可知蓋宣帝學武帝

而過者也故誅趙蓋韓楊而不惜元帝學文帝

而過者也故優柔溫雅而無能漢業之衰乃自

此始成帝湛于酒色彼見石顯既死惟有任用

王氏可以上慰太后之心下弭廷臣之諫故封

增定史韻　卷一　四十一

王氏皆爲列侯事無大小決于王鳳鳳死音繼

音死莽繼帝惟淫溺于飛燕合德張放之間垂

拱而已然晉武勸長星以酒苻生戲太白以満

淫亂之主恒以天變爲不足畏成帝獨能疑災

異由王氏覩詰問張禹是猶知畏天變也使禹

闡明天道覺悟帝心漢猶未卽改步柰張禹詭

詞以對而杜欽谷永之徒又專攻後宮以分其

咎爲王氏倘何忌憚之有哀帝既立丁明傅晏

用事似于王氏可以少抑而不知正惟用丁傅丁

孺子嬰

倚又相尙侈靡王莽乃得僞爲恭儉飾辟碞迪
賓客優遊以待丁傅之敝迨丁傅敝而權歸莽
矣權歸莽而漢爲新矣至于平帝之立以九歲
孺子嬰之立以二歲名存實亡不足爲漢存亡
之係原其禍始豈非宣帝有以基之哉是以祖
宗作法不可不愼也
鄭自卓曰淵源探本之論可銘敝座

鷃音英　音星猩　掉音擣　直視貌

東漢紀二

王莽能篡不能爲君。字巨君元后之姪篡漢僭位國號新在位十四年
猩典誥。俳優古人。凡事摹做古人典誥如壽平帝而作金縢聞翟義起兵而作大誥之類是猶以鸚猩而學人言俳優而演古事也
迂濶苛擾可厭可嗔。莽依小漢制乃作井田欲威匈奴乃遣十二將之類
錢法一事。更變紛紜。莽嫌卯金刀之讖于是創制錢更名泉後又改之
形非曾睹。耳亦乍聞。如附符瑞創僞稱攝皇帝假皇帝眞皇帝之類又自言受命三萬六千歲皆前古所未睹聞也
市人。皆瞠。不知所云。搖手。觸禁。檻車。轔轔。莽法令煩苛民不敢言搖手觸禁便罹法網檻車囚車也
怨民思漢。詛呪謳吟。詛呪新莽而謳吟漢德也
四方

兵起。漸臺橫分。劉崇翟義劉快起兵不勝後樊崇秦豐起兵應漢宗室于是更始兵合諸大姓會長安莽之漸臺衆兵斬莽傳首諸宛
衆立劉氏更始不任。更始名玄春陵戴侯曾孫諸將立之在位二年始即位羞愧流汗由是豪傑失望後光武封爲淮陽王
秀起春陵兵合平林。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生縯仲秀三人至是劉縯起兵舂陵秀絳衣大冠以從合平林之衆得數千人是爲光武
悉除苛政。如高人。更始使一秀持節北渡河除莽苛政一如高祖入秦時
昆陽之捷豪傑響臻。莽使王尋等率兵至宛光武戰于昆陽大捷耿光彭寵吳漢寇恂皆從
任使當才。鄧禹是詢。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
盜賊僞僭。如彗。汎塵。緣林赤眉王郎銅馬之類甚多掃除之如汎塵
驪華奉符。鄗上即眞。秀行至鄗會儒生彊華自

在位一年　安立十四頸闕領軍　孝王慶之子

帝之孫鄧太后立　私怒陷…利器盤根　鄧騭怒虞詡使爲朝

之在位一十九年

歌長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遂往平羣盜　伴守武都故羌皆奔守詡

武都增竈却敵羌畏服焉　帝多不德親政爾將　後楊震爲太尉上封王聖寵與豐

之類　王龔好士引進彬彬　汝南太守王龔薦陳蕃黃憲禁蕃不出蕃遂就官

叔度顏子陋巷安貧　穎川荀淑遇黃憲與之以爲師黃關袁閎曰子國有顏子

閎曰見我叔度　吳叔度憲字也

右光武傳明章和殤安凡六帝共一百零一年

改菴仲氏曰光武撥亂反正無周宣鄭晉之依亦

無小康靡帝之助業係中興事同開創卒能制

平僭亂統一九有則不獨其才明男界克並漢

高其所審於屈伸變化之幾者蓋深遠矣時天

下方亂兄伯升好俠養士光武獨勤於稼穡人

比之高祖兄仲抑何自毁辯也迨昆陽之戰以

數千人勝尋邑數十萬獲其軍實輜重無數威

功偉矣乃更始反害其兄伯昇他人處此雖貴

深自引咎平光武則以爲今日之更始正同于

高祖時之義帝項藉弑義帝高祖尚得以爲名

今若誅更始則起而議其後者不止一高祖也

故隱忍圖存以待赤眉之亂孟子之立及神器

無主然後一鼓而收之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惟光武足以當之厥後招諭隴蜀保

全功臣閉玉關通西域莫非是退一步之法章

陵宗室曰文叔惟直柔耳今乃若此帝笑曰我

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嗚呼此用九之見羣

龍無首也六陽已亢變而爲柔非知屈伸變化

之幾者何能若是明帝以世祖爲父光烈皇后

爲妣東海王疆爲兄馬貴人爲后賢哲一堂人

倫樂事可謂咸備乃能不自滿假重學尊師辟

綜察太過朝廷之上不免至于慄慄而于鴻原

之際獨優禮有加可不謂明乎章帝雅好文章

寬和號稱長者但竇后專恣外戚濅熾長亡

幼東漢之衰始自此始則帝又以長者自累矣

和帝十歲即位十四歲即能與鄭衆謀誅竇憲

年未離于弱冠事竊勝于老成勇而能斷可不

日賢哉不知政不可以偏重重在外戚則小人

明帝　章帝　和帝

幾乎王氏矣因而以鄭衆除憲以江京除閻以
孫程等除顯以單超等除冀終東漢之前外立
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而漢亡矣非立法之不臧
亦守由之非傳也安帝崩順帝年方十歲以廢
黜不得上臨梓宮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中黃
門孫程等十九人迎而即位其序甚正觀其改
葬楊震赦虞詡左雄朝太后起太學似非下愚
之主乃令中官養子襲爵又封乳媼宋娥以致
梁貞殺人錮寵不悟則其愈於下愚者幾何哉

沖帝繼體逾年遂崩梁冀定策禁中迎立質帝
旋復弒之滔天之惡罪在不宥但桓帝爲蠡吾
侯次不當立梁冀推戴之功尚在可恃而帝與
單超等定謀誅之朝野嗚喝稱快奈梁氏方滅
宦者以瑗唐衡等五人已侯其後殺直臣開黨
錮以李膺杜密爲名盡天下賢人俱名部黨其
橫虐反勝梁冀論者咎衆君子不能善藏其用
使暴秦焚坑之禍又見此日良可痛也靈帝續
緒陳竇秉政膺密勳瑜咸列朝署天下之想望

太平甚丁和帝時乃曹節趙嬈則挾帝矯詔下
甫則持節將兵坐使陳竇被殺而十三侯之封
皆偏中官寺宦之勢尚可過乎何進收誅宦宿
少帝即位過聽袁紹之計召兵四方以致董卓
廢少帝而立獻帝其時外兵禍害又酷于宦官
雖王允黃琬士孫瑞密謀誅之罪人燃臍萬民
歌舞而曹操奸雄又托重耳河陽之召爲莊襄
人衆之謀是去一卓又進一卓也獻之爲獻三
十年間流離播蕩托命強臣而已可不悲哉要

而論之東漢無宦官之禍則強臣不來無外戚
之橫則宦官不用無女后之毒則外戚不張詩
日亂匪降自天實由婦人堯舜之授禪所以觀
厥刑丁也修齊之道可勿講歟

李喬門日韻既詞暢論史詳明末
說歸於修齊化理尤得朱程主腦

無智也、迎璜而立爲炎帝守之孫也在位六年爲司馬炎所篡是猶爲炎帝守其位也託孤於虎馮亦背偶魏托孤司馬氏有炎篡之猶漢托孤于操而不篡之事相偶耳往復亦可畏禪受相承魏亦晉有

右魏曹丕至奐凡五世共四十六年

改菴仲氏曰、曹丕奪有中原之地、勒漢授禪。故陳壽三國志列于帝紀、以爲正統之所在、而不知其謬也。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操舉孝廉、詔封騎尉、起家甚微。當靈帝末、董卓行廢立、都城擾亂、操見王綱之不振、憤跋扈之無將、散家財、招義勇、起兵誅卓。時韓馥袁紹等莫敢先進、操以義激之。逮諸將欲立劉虞爲主、操又昌言幼主無昌邑之釁、不宜改易。琅琅大義、正氣凜然、使其聽者若言輔帝、雖陽光漢舊服、則上可慰獻帝在天之靈、下可答四海歸漢之心矣。奈擁董卓封劫獻帝都許、於是而自爲太尉、自爲大將軍、自稱安漢公、又自加九錫、自立宗廟社稷、自爲魏王、則是漢賊、非漢臣也。及遣華歆弒伏后、殺皇子、則甘爲首惡、爲萬

世罪人、而乃云我欲爲周文王、豈三分服事小心翼翼者、固如是乎。曹丕以皇后令受漢禪、有天下、覩其立九品官人之法、及作爲詩文、似可爲後世法。奈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凡諸兄弟同姓、皆寄名侯王、極同匹夫。誠如曹冏所云、豈強幹弱枝之義乎。而且收武帝嬪御爲不孝、殺任城王爲不悌、殺甄后爲不義。卞太后罵曰、狗鼠不食汝餘、誠其寔錄。乃得列于開國之君、不其忝而。明帝即位、任曹爽爲大將軍、同司馬懿輔政。此時曹爽驕奢、司馬狡橫、爲之君者、曾無防微杜漸之意、反對陳矯稱司馬公忠貞、其擁虛器可知。邵陵公芳係叡養子、亦猶後唐之明宗、後周之世宗、原非嫡裔。司馬師廢而迎立高貴鄉公髦、揆之大宗之義、猶不失正、乃又弒髦而立璜、迫至于炎、遂致廢璜而自立。曹之不忠於漢、與司馬之不忠於曹、同一轍也。由今觀之、成濟之刺曹髦、猶華歆之弒伏后也。廢曹奐爲陳留王、猶廢劉協爲山陽公也。魏建國四十

一年其君一見弑二見廢反不如山陽公相傳四葉八十餘年猶然用漢禮樂也然則欺人者人亦欺之擄人者人亦擄之又安在曹公多智也乎且士風者國之基節義者士之本東漢末李杜諸人相尚節義遂令曹瞞終身不敢稱帝魏末稽阮諸人曠達成風遂令司馬氏三弑其主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可不於國之基本加之意哉

顧尚儀曰天道之倚伏忠佞之循環說得痛切末又將探源之論示人

扞音汗衛也　賺名音暫詐　綝音林　濬音俊

三國吳

權之父兄乃心在漢討卓襲許謀存匡亂孫權吳郡富春人父堅爲破虜將軍兄策爲討逆將軍俱忠漢室嘗欲襲許迎還獻帝權有吳界用之自扞陽親玄德惟操是懼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操又以妹妻之意實憚操寛臣於賊與蜀爲難權襲公安勝蜀操表權爲南昌侯權稱臣於魏死稱大帝爲名所賺權稱帝都建業在位十五年壽七十一謚大帝亮亦能君廢因不剛太子亮立孫綝專其明年廢之在位七年休世其苛誅綝能斷琅琊王休亮庶兄也性多嫌忌果於殺戮見綝無禮誅之謚景皇帝在位七年皓也奇虐吳民塗炭爲程侯皓休兄和之子也或鑿人之面或鑿人

之眼民益不堪在位十七年西陵既克謂得天贊初都武昌遷建業詠西都督步闡自謂天助志吞宗大晉取天下武臣多算晉山濤羊祜杜預多算王濬渡江錐拔鎖燬晉王濬作大筏江南鐵錐丈餘著筏飆去又作火炬數十圍燃燒江鐵鎖須臾融絕青蓋洛陽讖言非謾皓降晉至洛陽封歸命侯先有術士尚廣筮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至是果驗

右吳自權至皓凡四世共五十二年

改稽仲氏曰漢末三國猶周末之六國也獻帝之寄空名于漢者三十年猶赧王之寄空名於周者四十年也然則蜀猶同姓之燕趙魏猶虎狼

秦也吳猶田齊梁楚也六國不能併力以拒秦猶吳蜀不能併力以拒魏也但六國相兢於周未亡之前三國則鼎足於漢旣亡之後讀書論世固有分別焉孫堅舉兵荆州同時揉起義誅卓獨能爲漢修諸陵不塞卓所發掘功最高子策年十歲已結交知名士十七渡江慨然爲父復仇袁術表爲懷義校尉所向皆破建術稱帝則爲書絕之又欲乘虛襲許昌迎天子觀其父子所爲樹義旗於板蕩念乘輿之播遷不儼然

漢室藎臣哉孫權能用周瑜魯肅英分多有過人但不念父兄之志不能戮力以除漢賊乃聽呂蒙之計襲殺關羽又敗昭烈于猇亭以遂魏氏之篡及昭烈問罪江陵則又稱臣於魏以與一時免禍權者雖雄按諸忠孝兩虧其大劉[illegible]升兒子未爲大逆也昭烈旣崩曹丕已死乃始卽位改元則其審時度勢久而後正名號何如合蜀以除魏之全忠孝也哉子亮繼立孫峻擅權峻死孫綝爲大將軍專恣尤甚于是廢亮立

休威權益倍人主休於臘日百官朝賀詔武士縛綝而誅之制猛獸而出林不驚執元兇而斬色不動可謂斷有機整不意子霸幼弱張布濮陽興等贊立休兒子皓爲嗣而皓淫狂無檢酷烈無人君度恣肆十七年晉遂併而有之孫氏之祀遂絕噫六國之時沿周封建其勢分三國之時仍秦郡縣其勢合分則列國各相持久故共主尚得寄空名合則三國急欲併吞故吳蜀不得延竊土其勢然爾卒之合者復分分者又合惟忠惟孝可與久長焉亦返其本歟

西晉紀

曹瞞纂謀於懿有勸。司馬懿河內溫縣人曹操纂漢懿爲謀主於子。於孫。後。先。一。槊。司馬炎諡武帝昭之子懿之孫魏封晉王威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始與操子曹丕稱帝同一轍焉武。察而寬慈直能貸。武帝承魏者刻之後矯以仁儉初置諫官以傳咸等爲之能容其直言御牛絹斷。緤以麻代。有司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焚雉頭裘華靡悉汰。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黎民殷富外閭不閉。閭閉也平吳志滿羊車荒內。帝平吳選宮人五千嘗乘羊車遊宴於內宮人戶插竹以引帝車州郡撤兵。曰安平泰。詔罷州郡兵山濤諫不聽雜羗不徙以示無外。諸羗雜胡

多處塞內郭欽奏遣不聽江統著徙戎論以諷之寵任后黨。官非已賢。楊后父楊駿弟珧濟三楊勢傾中外並預政貴官竹林放達。清談荒怠。稽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謂竹林七賢悅爲曠達王衍樂廣王澄阮修謝鯤畢卓輩俱尚清談上。下相染官邪俗壞。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祖遠老莊天下以清虛爲尚王愷石崇又以奢侈爲高風俗頹壞四維不張。其勢必敗。禮法無章大亂間作惠帝騃昏賈后凶狡。惠帝名衷武帝太子昏痴不辯蝦蟆在位十七年受制賈后賈充女也殺太子遹及於耆艾。賈后欲干政事誣太尉楊駿謀反并殺太后倫秀起兵后死帝殆。后害殺太子遹趙王倫孫秀勒兵殺后并族張華裴頠解結等[illegible]齊冏討平。乘輿猶在。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兵討倫帝復辟之顒穎舉兵張方肆害。[illegible]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張方遷帝於長安侍中嵇紹。忠貞攸賴。帝討穎敗於蕩陰面中三矢嵇紹以身蔽之越起除殘惠崩可駭。東海王越起兵討太帝還京食餅中毒崩太弟懷立傳餐匪懈。懷帝名熾先爲太弟在位六年天資清儉傳餐親政漢將執之。撫卷興嗟。漢主劉聰將呼延晏執帝遷平陽蓋諸陵殺皇太子愍亦被擄行酒執蓋。愍帝名業武帝孫初封秦王在位四年又爲漢將執去令前導執蓋皇青衣行酒聰本殘以此爲快。聰左賢王劉淵之子即帝位都灘石縣天后土豈容覆載其子粲嗣靳準加殺劉聰子粲立臣靳準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併戮聰骨。廟焚族碎。準發掘淵聰冢焚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又發斯堂焚焚死聰子二十二人嗟嗟。亂人萬一知戒。造亂滅宗亦可戒也

右西晉自武帝惠懷愍帝凡四世共五十二年

改菴仲氏曰宣尼作春秋口誅筆罰所以防亂臣賊子至矣及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天子不能問反賜爲列侯於是綱目繼作以存春秋之意亦所以防亂賊也晉司馬懿受曹操特達之知辟爲文學掾漸至進用魏文帝疾篤懿受顧命輔政君臣交孚可謂至矣及齊王叡仰帝位遷侍

司馬昭　司馬師

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又可謂任且專矣此而國家有事自當報豫讓國士之知矣諸葛誕舉之節固其所也乃處心積慮欲移魏鼎六卿田氏何相肖合乎予昭嗣爵雖有風采與夏侯玄何晏齊名阿衡謝事而尹陟嗣徽身賢歸第而玄成繼相可謂盛矣乃諷帝廢后張氏又諷永寧太后下令廢其主芳則何也弟師繼立跋扈尤甚自為大將軍自為晉公加九錫自為晉王矣乃又弑帝髦而立常道鄉公奂六卿田氏之為祝其父與兄更有加焉所謂亂臣賊子春秋必誅者也予炎篡魏國號晉寰宇雖大敵國雖除而身驕志滿昧於立儲一傳遂替天道有知曷足怪乎且背殺人君之所忌也司馬懿平公孫淵男子十五以上七千人皆殺之殺僞公卿等二千餘人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三族姑姊妹之適人者皆殺之司馬師誅李豐等亦皆夷三族好殺如此欲子孫長有國家必不可得是以惠帝甫立八王擾亂骨肉紛爭皇后太子

增定史韻　卷二　十三

至於四廢而五復初受制於賈后繼受制於羊后以不慧之資際紛爭之會瀕死者數焉懷帝雖清贍好學然受制於東海王越用王衍為司徒是豈撥亂之才乎降封陽阿青衣行酒恥孰甚焉愍帝時當喪亂乃倚麴允索綝為將卒之羊車肉袒就封懷安終皆不免於被弑嗚呼武帝二十五子互相殘殺靡有孑遺傳位五十餘年司馬氏暗移牛氏孰非懿貽父子好殺之所致乎春秋之義尊王與大篡逆之罪不得王者以征之則必稱大道以儆之司馬氏其殷鑒矣

任爾修曰義凜秋霜使後世為奸雄篡忍者俱為之膽慄

增定史韻　卷二　十四

敦憂憤成疾抑鬱而崩殆亦習俗致然乎明帝
英武用庾亮陶侃得平敦黨然享國不永流風
尙在成帝以五齡踐祚主幼時艱尙能延至十
七年傳于母弟不可謂非諸人夾輔之力然庾
亮矯拂衆情輕微蘇峻激而生變遷帝石頭幾
至失國幸卞壼桓彝慷慨赴難陶侃溫嶠攻斬
賊臣晉室猶延一綫而殷浩杜乂等仍務虛名
曾無經世之學足以範俗化民此亂臣因而接
踵也康帝崩穆帝立蘇峻死桓溫興當溫敗秦

兵於藍田自江陵而北伐謁洛陽諸陵起謝安
司馬使哀帝承統可以有爲亦未必希心伊霍
乃又以餌藥得疾太后臨朝強臣如溫復何顧
忌哉於是帝奕繼統桓溫欲雪枋頭兵敗之恥
行廢立以立威爾時舉朝震駭溫亦不知所爲
王彪之獨出霍光傳定議宣詔驅帝犢車還第
彪雖爲衣世胄殆即五代馮道輩之師乎簡文
不能討賊因循正位二年遽崩固不足爲重
輕若武帝則際可爲之日也桓溫既卒符融既

斬此時倘任謝安河南青州舉足可定而道子
國寶日導荒淫於是委庠序於不省勸杯酒于
長星房幃戲語變出非常嗟嗟武帝之不悲匪
同於惠帝而張貴人之弑逆則更慘于賈南風
良可惜也安帝纘緒孫恩盧循作亂孫盧乍平
桓玄又舉兵稱帝致劉裕滅燕破秦削平亂略
歸而篡位弑安及恭皆浮華之習漸積成風所
以臣節掃地也范甯曰王弼何晏禍世之罪甚
于桀紂不信然耶試觀趙宋雖有蔡檜蔡京韓

侂冑賈似道輩接踵亂法然其亡也死節之臣
不可勝數不似東晉之亡僅有涕泣之徐廣自
鳴之張偉而已然則關閩濂洛道學之有功於
世觀諸晉而益信

邪華卷曰東晉之不如南宋兩兩分
形足使虎洞飛瀾諸賢爲之增色

關澠及洮隴。大公寵任鮮卑垂萇飛翰。時丁零翟斌叛，疑爲晉兵。斌哀。堅遣慕容垂征之。垂與斌連。又遣姚萇征垂。萇亦叛去。二人皆鮮卑類，如飛翰之疾去也。盡於五將不登迺竄。慕容沖逼長安，堅走五將山。姚萇使吳忠執之，縊于佛寺。子丕走晉陽，襲尊號，爲慕容永所殺。苻登立，姚萇又滅之。凡六主，共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父兄才彥。萇歸苻生爲秦仕宦。故主伊何。背馳反面。羌人。父弋仲，征西將軍。子四十四人。長子襄有才畧，爲秦所殺。萇第二十四子也。率諸弟降于苻生。迨苻堅代晉，以萇爲司馬。及堅爲慕容沖所逼，萇圍殺之。遂據長安。興衰遷轉。人夢鬼兵。血流漫漶。萇臨終夢苻堅率鬼兵刺之，出血數斗而卒。姚興滅登。知兵善斷。子興有才膽，滅苻登，敗乞伏還與傑。稱帝二十三年。敬奉鳩摩。廣宣佛讚。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翻譯經咒。泓立二年。降同閻閭。晉遣劉裕下長安，降，敕道送歸建康，同於百姓。凡三主三十四年。

(西)(秦)乞伏亦秦勍。猗國仁乘敗垂萇無辨。司繁，鮮卑人，臣于苻堅，鎭勇士川。繁死，國仁代鎭。及堅敗，遂據金城，襲尊號。慕容垂、姚萇同類。傳弟乾歸。姚興欺玩。晉隆安中，乞伏乾歸因於姚興，奔附南涼，以子熾盤爲質。後熾盤逃歸。舍侄立子。蕭牆起變。初國仁在位四年，子公府幼，立弟乾歸。後乾歸病，舍公府而自立其子。公府弑之，并殺諸弟。乾子熾盤報仇雪怨。熾盤殺公府，復父仇。滅南涼。威行秦何。滅南涼禿髮氏，廟號文宣。迨乎暮末。與涼氷炭。越境南安亡焉。暮末，熾盤世子。歲與涼戰，乃請迎於魏，遷保南安。赫連定圍之急，出降，遇誅。凡四主，共四

十年。

(天)(夏)勃勃居秦統萬。何奴人，晉安帝時事姚興，居朔方統萬之地。王沈交爭。乘機奪攘。聽謀買德。長安是瞰。劉裕滅後秦，王鎭惡、沈田子交殺。勃勃用王買德計，遂據長安。淫刑以逞。民心離散。置刀鑿之刑，皆殺無厭。子昌繼緒。三年未展。魏武舉兵。赫連席捲。勃勃死，子昌立三年，魏太武襲昌統萬，赫連昌棄城被擒。定頗能君。平涼自勉。繼亦三年。魏俘魚貫。定，昌之弟，即位亦三年，滅後秦，就平涼，仍爲魏擄，與吕光後若魚貫。三十共二十二年。

以上賦得成漢後趙前秦後秦西秦夏凡七僭國

吹萫仲氏曰。國家外禦之來。未有不乘于內變者也。西晉之李特、劉淵、石勒、苻堅、姚弋仲輩，雖有命世之才。使司馬氏無賈后之亂。諸王骨肉不致相殘。則此數人或以牧伯。或以部帥。或以將軍。極則爲呼韓邪單于老矣。奈之何驪姬肆虐。鄭衛無依。趙廞以賈后姻親。領益州。陰圖據蜀。結李特兄弟爲爪牙。特爲羅尚所殺。子雄遂集衆成都。僭稱尊號。四傳至穆帝時。乃絕。寔晉有以啟之。劉淵爲左賢豹子。英資博學。嘗斷隨嵳

漶音幻　鳩摩姓 羅什名　熾音侈

無武絲消無文迹其初志得爲封侯足矣王浰薦于晉武始階進用乘惠帝昏亂劉宣等推淵爲大單于都左國城帥漢王位旋略平陽稱帝覦劉宣之言曰晉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非晉有以召之乎劉聰亦懷異才子粲荒淫靳準作亂惡極覆宗天心有在然是時準遣使稱藩於晉使晉倘有人當有可乘之機而元帝方受制王敦僅爲不能自保遂使劉曜中興更稱前趙石勒梟雄得不寬伺瑕勒敗

增定史韻　卷二　三五

劉曜長驅至鄴將王浚劉琨已死祖逖又亡秦隴之間惟勒所向然骨肉相殘石氏之禍慘于晉室石虎殺勒子石弘又殺其親子石邃石宣石韜虎子石遵又殺其弟石世石鑒又殺石遵并殺其太子石衍甚至虎子十三人虎孫三十八人靡有孑遺成帝咸康中庾亮請師北伐正值其時而郗鑒一挫亮謀遂息雖靳準滅劉冉閔滅石天若爲晉報之晉寔未有以報之也蒲洪以草付之讖改姓苻氏健子苻生暴虐不仁苻堅弑而代之舉王猛于布衣而任之國政半燕定蜀擒代滅涼有天下十分之九取威定霸雄長無敵而淝水之敗變生肘腋晉若有人抑亦可乘之會也而謝安桓冲不能于此時經略中原致慕容氏復國而外姚萇則稱後秦矣伏乞歸仁則稱西秦矣皆在孝武之世迨乎安帝時則赫連勃勃又稱大夏天王矣此時桓玄不軌漸肆無將劉裕起而滅之晉室愈殆於是姚萇據長安傳興泓三世乞伏國仁據金城傳乾

增定史韻　卷二　三六

歸熾磐而伏乞暮末滅于勃勃赫連定滅于魏太武終晉之世未嘗有恢復中原尺寸之功假使當時無賈氏之橫則諸王不亂諸王不亂則漢趙不起漢趙不起則三秦燕夏不致狡焉啟疆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君子是以始終憾夫賈也

李元龍曰論列十六國段段歸源晉室如黃河發源葱嶺收汲瀾浩瀚乃關

莫詭狼犺紛婚于魏書武城公主私至魏酋 惟茲
列臣末後賜死二主共三十九年
五涼順治 各興梗概具陳為後世示
以上賦 得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共五僭國
改稱仲氏曰從來建國立號或以氏族或以封爵
或以絡承本以其國相仍因循國號者也涼除
張氏創業呂氏繼其後禿髮沮渠李氏俱係
呂光之臣第以地本涼州枝分一派不必瓜瓞
之天潢自足蟬聯於奕葉三秦兩趙事有同然
乎要其 蓋忠晉室翼戴天朝則無如張士彥其

人也張軌家世孝廉隱宜陽女几山以儒學顯
張華與之論經義甚相器重比晉多故據有涼
州自惠帝以至懷愍之世匡晉圖霸功同齊仲
事類先修綱目所由書卒書爵大書特書也子
實克紹忠勳入援獻璽弟茂繼之亦不 替前
人之志立國數年又復傳國于兄子駿夫李雄
立班而蜀亂慕容德立超而燕亡張茂有立姪
之義而無燕蜀之禍豈非忠孝之心有以格之
乎迨駿 勤修庶政納李雄同尊晉朝重華嗣位

任用謝 艾復大破趙師其祖孫四世恒如一
日所可 者張 祚誅首奠耀靈張瓘誅祚乃
立玄靚駿少子八錫又弒姪玄靚自立卒至櫬
縛歸秦秦亡入晉忠孝之裔一變而為弒逆良
可惆也後涼呂光呂婆樓之子有功苻秦甚著
光叛秦 姑臧自稱三河王奄有涼境乃在位
十年頓稱太上呂紹纂隆轉展亂亡忠孝俱虧
亡如朝露若西涼李暠好學能文與張軌無異
其上表晉朝亦與張寔父子相同乃一傳子歆

北涼

國亡家破考其曆數遠不如張氏者蓋其時禿
髮傉檀既盛于廣武沮渠蒙遜又熾于張掖李
氏數郡夾處其中詎能長久至今讀其賦誅諸
孫未嘗不悲其大業未成齎志而沒也然南涼
禿髮歷 烏孤利鹿孤傉檀兄終弟及止十有九
年而滅 熾盤其曆數更不如李氏北涼沮渠
歷子牧 犍而滅于元魏雖長于李氏數年亦不
過三十九載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終不如張氏
祖孫忠順數傳至七十六年也忠孝之報不爽

篡逆天心耿耿覘五凉不較然哉至李暠子孫肇興唐室彼蒼可問益信忠孝之爲佑大矣

尹樹百日保出忠孝二義以見立國之本在此不在彼可謂微顯闡幽

十六國紀

（廆音回 上声 皝音黃 儁音俊 暐音偉）

前燕維何。與於慕容。廆具偉略。尊晉益恭。（廆鮮卑人居遼西自稱鮮卑單于張華見之嘆爲命世器晉封遼東公元帝時遣使詣建康勸進）皝立稱帝。與趙爭雄。（皝廆長子背敗石虎于汲獻捷于晉朝）儁才克紹。倡義立功。（儁立遣弟慕容恪擒冉閔殲誅又誅段龕定齊地）徙燕都鄴。一代允宗。（儁大啟土宇廆業復光）暐也幼弱。輔政周公。（儁寢疾欲致位于弟恪恪懇補少主儁曰汝爲周公我何憂）恪扶社稷。垂以即戎。垂奔恪死。國適困窮。（恪卒垂攻破桓溫軍後恪死慕容垂奔秦燕爲苻堅所滅凡四主共八十五年稱帝止五十二年）

後燕吳王。周召本同。（吳王垂皝第五子封吳王與恪輔政）

（跽音肥）

可稱周召。慕容評忌之譖于暐垂出奔秦出奔敵國。冠軍就封。（奔秦苻堅執手大悅封冠軍將軍）堅敗淝水。計脫牢籠。（堅兵散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赴之垂納之因請赴鄴展拜陵墓遂脫身至鄴舉兵反）興復舊物。師師而東。（垂至河內引師東至滎陽定都中山即位改元）子寶不類。后言如聾。（垂欲立寶爲太子段后言其才弱恐麟爲忠不聽）弒母洩忿。龍城喪躬。（寶即位弒段太后慕容麟舉兵討逆寶奔龍城爲蘭汗所殺）盛能討賊。頗展英風。（慕容盛寶之庶長子討誅蘭汗即位龍城號北燕）三年遭弒。召熙升庸。（盛峻刑威爲段璣所弒盛帶傷升殿召叔父熙至屬以後事熙遂自立爲帝）熙因送葬。徒跣被攻。（跣音選）（苻后死葬于平陵熙徒步跣足送葬爲叛與素弗萬泥等閉城拒而弒之）高雲竊位。致

國於馮高雲慕容寶養子賜姓封公跋弒熙推雲為主雲立三年離班桃仁又弒雲國歸馮氏凡四主二十五年北燕馮跋仕燕亮工。跋信都夷人仕燕位將軍弒君奪國。逆類逢蒙跋弒高雲讓位素弗素弗不受跋乃即位與逢蒙殺羿同弟弘肆戮。報出蒼穹馮弘跋之少弟弘殺跋子百餘人篡位稱藩宋魏命盡遼宮既臣宋又臣魏後魏討弘弘奔遼死于高麗二主凡二十八年統附後燕不在四燕之列西燕創業慕容者沖。沖亦垂弟少降苻堅得寵堅敗沖叛攻長安復國平陽自立韓延胥鋒沖立將軍韓延畏垂之逼乃因眾怨弒沖立段隨為燕王永為討逆去秦立忠慕容永廆弟之孫也討段隨而殺之棄長安東遷立慕容忠為帝旋立旋篡天祿永終忠沖兒之子序當立慕容永立忠而又篡之慕容垂遣慕容德討永殺之國亡凡三主共十年南燕之主惟德勳隆。德亦垂弟多藝討慕容永有功封范陽王垂遣命子寶以鄴城委之乘寶喪亂廣固是營後燕奔于德遂據廣固稱帝徐兗豫順瑯琊境通德引兵南下兗州北部諸郡盡降閩道據瑯琊從之者甚眾任超繼統遊畋逝衷德子俱喪立兄北海王納之子超為嗣遊畋是好百姓苦之縱師入蜆佞諛是從滅于劉裕燕祚乃空時五樓用事劉裕師來獄入大蜆而超死建康凡二主共十一年四家一本枝葉初盟強吞弱并變亂乃叢返而成睦應幾雍雍。

以上賦得四燕國連前共十六國計一百七十八年共六十七人善終者止二十八人起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冒漢李特號成以後諸國相繼而起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太武滅沮渠牧犍十六國始盡其間為晉桓溫滅者一劉裕滅者二魏太武滅者三其餘俱自相屠戮

畋菴仲氏曰慕容氏之興始於廆昌于皝其後三慕容氏彼此代王宪皆皝子雖前燕滅于苻堅後燕滅于馮跋北燕滅于魏武西燕滅于慕容垂南燕滅于劉裕其間斷而復續廢而復存者三國不啻羿羿拒河而一旅重興綸秀卒兵而卯金再振也若高雲以養子竊國其猶後唐之潞王乎馮氏以輔政篡奪其猶孺子嬰之王莽乎然觀廆之奮迹鮮卑志匡晉室皝之多男終祚雄長西鄙不可謂非一代之豪也但前燕有太原王恪之賢不立而立暐後燕有高陽王隆遼西王農之賢不立而立寶雖愛少子猶屬人情慕容盛享年不永亦不必言至于西燕慕容沖則閱歷艱危之中爭甚亟因身同勾踐復國

之後自亘含疵忍垢圖于久安而乃刑罰失中頓遭段隨之弒悕矣慕容永誅隨立忠又復弒忠自立慕容垂遣兵克之可謂爲弟報仇也南燕慕容德之佐垂復燕垂子慕容寶卽位以德爲冀州牧鎭鄴爾時德以叔父之尊膺分陝之任休戚所關榮辱與共所謂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耳乃至寶奔龍城而德坐視不救遂致國分子盡傳姪遽亡抑何悖也此二國者冲則失于庸德則失于貪兩人均爲號了並屆

垂弟雖有復國之功而無保國之略其國祚短均止十年其不及父兄遠矣凡茲四燕系屬一家親猶一本與五凉三秦紛紛各姓者自別若馮跋則裔出中州爲燕上將當其殖雲弒熙希爲佐命之臣跋願已足竟乃逼燕主宮踐燕主位且享國二十八年較之西南二燕曆數久遠豈天不祚燕故使奸人竊位乎不然何一姓之燕忽變而爲異姓之燕也讀史至此知建儲敦睦之道不可苟焉者矣

南朝宋紀

裕祖漢高。擊蛇自珍。丕誕大物。光華禪文。雖僅識字。至性過人。貨色遊宴。俱非所欣。遺詔母后，朝政勿關。少繼而肆，禍由亡親。文蚤有聲。仁厚儉勤。

守宰久任。薄稅安民。戶有弦歌。士雅風淳。元嘉之政。可裕後昆。苦欲伐魏。羣衆紛紜。拒沈慶之。橫挑強敵。致破中原。要兒貫矟。燕子巢林。方悔殺檀將軍。姑息逆子。不免其身。

弑父而自立。武有文采，宮室嶙峋（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起兵誅劭，在位十一年。殄務奢淫，繁興土木，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以諷之，不聽）。懲劭之患，骨肉絕恩（殺南平王鑠、武昌王渾、建安王休仁、巴陵王休若等）。廢亦樂哀，暴戾相因（廢帝名子業，武帝太子，居喪無禮，淫穢滅倫）。宋人弑之，謂其不仁（在位一年，不得諡）。明帝入纘，取勝臺軍（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時子勛爭立，明帝發臺軍克之，在位七年崩）。恐昱不立，諸弟皆泯（明帝無子，昱實嬖人李道兒子，明帝子之。惟恐不立，殺諸王十五六人，惟休範以凡劣不為所疑得免）。道成功高，秉鉞淮陰，入掌機事，褚淵同心（蕭道成、袁粲、褚淵、劉秉更相決事，號為四貴）。後廢驕恣，血流其魂（後廢帝即昱也，在位四年，驕恣嗜殺。道成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不可，乃結左右楊玉夫，會昱夜偷狗酒醉，弑之）。順禪於齊，誓勿再生（順帝名準，桂陽王休範子也，明帝子之，在位二年。道成使王敬則勒令出宮，泣曰：願世世勿生入王家）。彼蕭道成，乃亦為君（言其躬為篡逆，不可以為君也）。

宋自高祖至是，凡八世，共五十七年。

改蒼仲氏曰：劉裕以匹夫崛起下邳，與漢高崛起豐沛者，事相類。裕射蛇而得王者之祥，與漢高斬蛇而得赤帝之兆，其符又相類。當其滅桓氏，反乘輿，虜盧循，慕容超、譙縱、姚泓等以次削平，使其功高不伐，為司馬氏社稷之臣，則共和可再見，汾陽不足二也。無何，克秦之後，歸篡其志，如崔浩所料，豈晉魏而下，終鮮純臣耶？雖清[illegible]寡欲，孝於後母，為史氏所稱，而躬開首惡，詎能善後。少帝即位一年，即為徐羨之、傅亮所廢，固其宜也。文帝恭儉愛民，元嘉之治，甲於江左，而輕舉伐魏，以致六州赤地，閭閻蕭條，非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歟？更且子劭不仁，蚤宜裁決，乃身無石碏滅親之義，致逆子肆而臣弑篡之謀。三十年宵旰，竟為賊臣張超所弑，抑又憯矣。武帝與沈慶之起義潯陽，誅兇纘緒，正宜砥飭躬修，以為垂裕後昆之計，而滔淫恣肆，待弟如仇。語云：其父殺人，其子必行劫，又安禁子業之不為兇悖，以致喪身乎？明帝為湘東王時，畏子業見誅，求緩須臾之死以為幸，一旦大臣迎立，又有晉安王子勛起而攘奪，豫、青等州皆舉兵嚮之，天下岌岌矣。幸臺軍得勝，晉安被收，正位改元，可稱望外，顧乃剪落本支，恣行淫戮，文帝孝武諸子孫，殺戮殆盡，甚至撫李道兒之

子以爲子既非柴守禮之内戚又非徐知誥之承嗣直欲以牛易馬以呂代嬴噫亦拙矣蒼梧王子昱出入無度常自稱李將軍被楊玉夫手刃是誰使然耶亦明帝爲之也順帝爲桂陽王子孫可稱一陽頑果奈道成當國宋統垂絶沈攸之舉兵而不克袁粲劉秉等謀舉兵而被收卒之二主被弑劉氏族誅玄黃龍戰疑于無陽及觀王敬則勒順帝出宮告之曰宋取司馬家亦如此然後知出爾反爾倚伏之速自古已然無足異也

攸莘卓曰波瀾頓挫過盡腐態

增定史觀 卷二 三十九

南朝齊紀

齊高之先蕭何其祖 高帝姓蕭氏名道成蘭陵人蕭何之後宋封齊王篡宋在位四年 謀篡人位手刃二主 道成廢昱而弑之立安成王準後又弑之 守以清儉欲金如土 帝性清儉嘗曰使我治天下當使黃金如土價 武好遊學剛明著譽 武帝名賾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 習事而嚴長吏奉矩 詔改齊政以治民之官三年爲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 盜賊屏息民樂得所 晚任蕭鸞自衛以虎 鸞高帝兄始安王之子賦性不仁帝寵任之猶獨立空山放虎自衛也 鬱林海陵明弑而取 明帝卽鸞也鬱林名昭業以太孫立在位半年海陵昭業之弟名昭文立未周鸞皆弑之而自立在位五年 復喙長懋殄

增定史觀 卷二 四十

絶高武 高帝愛鸞過于己子而武帝之太子長懋最惡之及得志盡殺高武子孫 乃生東昏嬖倖爲侶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太子初在東宮好戲無度及卽位專信左右羣衍曰六貴同朝亂將作矣在位二年 金蓮布地潘妃爲蠱 帝大起宮殿以金爲蓮花貼地使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屢誅大臣衍以兄怨 蕭懿爲尚書令其弟衍爲雍州刺史衍勸之行伊霍事懿不能用竟賜死衍起兵圍建康齊人弑東昏而迎衍 和死姑熟梁承天序 和帝名寶融明帝第八子東昏末起兵江陵而稱帝未及東下蕭衍篡位貶爲巴陵王復使人弑于姑熟在位一年

齊自高帝至是凡七世共二十三年

文樵仲氏曰蕭道成非劉裕比也裕再造晉室受

齊高帝

禪之際恭帝自爲禪文謂晉氏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雖一時勉強之言然亦事由其實耳至道成則自新亭一戰而外無大功於宋自淮陰入朝因而用事潛蓄異謀雖蒼梧王忌帝威名引滿射腹或亦俱死使然然廢昏立明躬爲伊霍天下其誰不與何至手刃二主必滅劉氏之族而後已也忍則不仁不仁者天不佑雖欲使黃金與糞土同價必不可得矣

武帝

武帝守文留心政事永明之治人比元嘉不

意太子番嬰太孫昭業天性披猖無人君度明

鬱林

帝以蕭道生之子高帝姪也起而廢昭業爲鬱林王迎新安王昭文而立之旋又廢昭文爲海陵王因而自立寔管蔡之稱戈莪陳篟之纘緒可爲厚幸何至將高武子孫如番陽王鏘衡陽王鈞等夷戮殆盡比高祖滅劉氏子孫慘更甚焉如此而欲生子令善天寧佑之乎

東昏侯

東昏侯荒淫兇暴六貴用事於外茹法珍徐世標等荷寵于內且奉明帝貽訓謂作事不可在人後於是益肆誅戮使大臣人人自危雖欲不亡何可得也寶融起兵江陵廢寶卷爲涪陵王討圖反正然國勢已去人心已歸於蕭衍寶融寄食強臣譬如釜內遊魚詎能久活生企之進蕭氏倏焉論者因咎關創之不仁所以致後嗣之不永也更可取而鑒戒者劉裕取司馬氏之天下連弒二主今蕭道成取劉氏之天下亦連弒二主蕭道成得劉氏之天下弒劉氏子孫殆盡今蕭鸞得道成之天下亦殺道成之子孫殆盡天道恢恢疎而不漏信夫

范伯子曰前言人事之非後明天道之報洵足垂戒千古

南朝梁紀

梁武篡齊而欲成佛。（武帝亦蕭氏，名衍，蘭陵人，齊之疏族，代齊在位四十八年。信奉佛法，詔文錦不得為人獸形，宗廟以麵為犧牲。）貪頑有餘，智慧不足。（釋氏戒貪嗔痴而長智慧，帝皆反此。）捨身同泰，臣以錢贖。（帝捨身同泰寺，群臣以錢億萬贖帝還宮。）慈悲廢法，好宄嗜獄。（死刑大獄，泣而宥遣。）宥及元惡。為世荼毒。（梁主敦尚文雅，疏簡刑法，謀反事覺亦宥，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于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上溺于慈愛，不能禁止。）侯景叛魏，竊地求服。（東魏大行臺侯景荷高歡厚恩，後以河南降魏，復請舉十三州附于梁。）與寇逆為伍，先利盜之有，偽降之賍。（梁主以為得景則北塞可清，機會難得，遂以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甘蹈亂階，朝議共咈。（謝舉等言與魏連和，不宜納叛。周弘正等言納侯景，亂階在此矣。帝皆違之。）朱异奸邪，逢主之欲。（朱异揣知上意，以為可納，從之。）未幾稱亂，斃于窘辱。（侯景攻陷臺城，蔬茹皆絕，憂憤而崩，年八十有六。）簡文受制，加刃其腹。（簡文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初，太子統五歲遍誦五經，仁孝恭儉，在東宮三十年而終。武帝舍嫡孫而立綱，在東宮十八年，而遇侯景之亂，為景所弒。）暫立豫章，郎藏黃屋。（豫章王名棟，昭明太子長孫。侯景立而廢之，自稱漢帝。）元立江陵，實惟一日。（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自簡文被弒，即位江陵，在位二年，會西魏入寇被弒。）初借霸先，討景獲戮。（元帝遣陳霸先、王僧辯擊侯景誅之，仍駐揚州，不肯回建康。）乃捨丝典而悅道籙。（帝依沙門，好談玄，講老子于龍光殿。）講五千

言。魏兵望局。（魏將于謹兵至，官戎服聽講，局近也。）停講復開，魏兵來突。（因魏兵停講一日，王琛報曰：臣至石梵境上帖然。乃復開講，無何兵至，反者斷城門納之。）白馬素衣，可笑可哭。（帝焚圖書十四萬卷，嘆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遂出降被弒。）敬立建康，匪承天祿。（敬帝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在位二年，禪于陳。）王琳忠節，奔齊自顯。（梁丞相王琳起兵討逆，後敗，奉梁主莊奔齊，戰敗死。）

（後梁）附庸三傳亦促。（後梁主詧，魏立江陵，傳子巋，又傳琮，至隋入朝始廢，三傳三十三年。）

梁自武帝至是凡四世共五十六年

改菴仲氏曰：武帝在齊，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謝朓、沈約、陸倕同為竟陵王子良賓客，號曰八友，以文學起家，與齊宋之主起家行伍者異，且與齊天潢一派，同屬漢蕭何二十四代，償兄蕭懿以功見殺，勢不得已，起兵襄陽，然則紂惡竣而箕子奔，伍奢收而伍員走，又與宋齊之主純任智力者有別，但東昏罪惡山積，廢黜允宜，巴陵王與帝同時起兵，共扶義旗，帝承齊禪，何難將巴陵一派，比封三恪，俾存齊祀，以詠灌將而鄭伯禽之弒，何急急然甚其建學幸雍泣，因定禮，倚任徐勉、范雲、孔休源等，又求魏息兵，以蘇民困

固為遊戲順守之計奈何晚昧治平之道歸心釋典親講涅槃經甚至捨身同泰寺至再至三以邀求冥福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天子一身為天下之身與士庶不侔若捨身即以捨天下不祥孰甚焉所以偏聽朱异之言納侯景為內附旋又許和東魏以攜叛臣之心雖自謂我天下如金甌無缺而詎知其缺彌甚矣故蕭正德子也而偕侯景以叛蕭詧孫也而引魏兵以叛卒至臺城荷荷抱恨而崩皆其自取爾

簡文帝

文以昭明太子之弟博學能文章著書至六百六十餘卷而侯景在側朝夕受制旋廢而弒之雖所遭不幸亦由文學有餘而機略未嫻也

元帝

湘東王繹亦工書善畫好學能文同陳霸先王僧辯擊斬侯景罪人斯得乃外患未除先與家難如桂陽河東岳陽武陵諸王同氣之間摧刃不暇史且崇尚清虛敵兵臨境優遊講老子于龍光殿何殺懒之相循乎

敬帝

敬帝係元帝之子正位金陵與前晉備齊於魏者不同而貞陽侯淵明齊又奉

歸於梁居然又稱為帝天無二日國有二王陳霸先執殺王僧辯因而復辟不可謂非正獨奈何既放而尋弒也要而論之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共御極之久幾同三宗七制子孫數傳或一二年或三四年三主共六祀而梁之宗社屋于陳氏使反其講涅槃講老子之功講二帝三王之道反其求冥福求清靜之念求二帝三王之心悯祚寧遂至此耶然則維皇有極安可不建也

郭翠巖曰論斷發明抑揚盡致末段歸重建極尤有關係

南朝陳紀

陳武翊梁功在下賢（武帝名霸先，漢陳寔之後，吳興人。起兵討亂，因便篡梁，在位三年。）將相而君爲政不猛（文帝名蒨，由東揚州刺史受禪，在位七年。知民艱苦。）文知民艱政勤節省（臨海王名伯宗，文帝子。）臨海廢位安成秉政（宣帝名頊，始興王第二子。初陷入長安，文帝時還，封安成王。）宣承大統雲龍焚錦（帝使焚雲龍門錦，以示儉。）侈務無厭大喪周境（宣帝將吳明徹爭徐兗，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器械輜重皆沒于周。）後主繼立遊狎幼逞（後主名叔寶，宣帝長子，在位七年，與江總遊狎無度。）詞客麗人長夜酣。（帝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使妃嬪女學士與押客賦詩。）閣有隋兵（孔範曰：長江天塹，豈能飛渡。）孔範慶幸（朱雀既入陳，後主與孔貴人同入井，隋軍以繩引之。）朱雀既入陳主投井

陳自武帝至是凡五世共三十二年

宋齊梁陳俱都金陵爲南朝共一百七十年

改花仲氏曰：陳興國，以疎遜外臣，三年之間，輒代梁祚，寧有殊智巧哉，直以義師討賊，急君父之難，庶幾有慷慨忠烈耳。且誓不殺一人以代梁，故子孫入隋，亦不遭誅戮。但蕭詧江陵三十三年，終陳之世，梁統未絕，論者欲黜陳進梁，以彰存亡繼絕之義，而作史者既以陳並列南朝，我姑無深責焉。但聞之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我不可不監于有殷。梁武者，陳氏之殷夏也。乃改玉未幾，即捨身於大莊嚴寺，又作無遮大會，祝釐蕭爲芳規，昧大經于開創，其謂貽謀燕翼何。文帝繼之，兩心民瘼，夜不寐，因投籤埋案牘，可謂得大君之宜矣。然子伯宗仁弱，不能當國，使當執宋宣公之節，舍子而立弟，乃既聽孔奐之諫，謂太子不可易，則安成王之前，不應曰欲爲泰伯之言，奈之何既以天下許其弟，又立其子，致伯宗以無罪而幽廢，安成以執讓而食言，皆文帝不斷之失也。宣帝焚錦示儉，卻獻示廉，儲埒自守，而悵聽吳明徹徐陵之言，大舉伐齊，雖取江北數郡，得之齊者失之周，曾何封疆之足保耶。且宣帝四十二子，復將文帝之

燕讌數多疏以致後主荒淫無度，臺結臨春，歌名玉樹，狎客江總等爲長夜之飲。遇災變則賣身佛寺爲奴以厭之，迨至國亡入隋，日尚飲酒一石。此皆中人以下者所爲，而後主獨然爲之，則又宣帝不教之失也。嗚呼，文帝之失失在護子，故天下未亡而後嗣已基；宣帝之失失在縱子，故後嗣既竹而天下殉之。書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儲貳之教可不豫乎。

郭筆菴曰宣帝圖家至計漸讀書論世之才

質音致委質　猗音以　犍諸乾

北朝魏紀

魏本鮮卑，晉有子質。 魏姓拓跋，鮮卑人，匈奴種，先是有質子在晉，武帝遣歸，既而力微又遣其子入質，力微死，子悉祿官立，祿官死，猗㐌爲單于。**猗盧代王，道武魏帝。** 晉懷帝時，㐌弟猗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與劉琨結爲兄弟，琨表封代公，愍帝時晉盧爲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盧死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衆復附之。世子寔，寔子孫珪繼立，會秦兵伐代，部衆逃潰，諸人人推珪爲王，改稱魏。時燕秦爭擾，珪都平城，徙六州二十二郡守代，設諡道武。**烏宮稽古，不學好異，** 晉安帝時珪稱帝，置五經博士，令朝野皆束髮加幘，置六謁官，倣古六卿，爲官名者以諸曹之使爲鳧鴨，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倣其。**殺人奪妻，生子遇弑。** 納賀太后之妹而殺其夫，生子紹，弑珪。**明元行孝，**

柔然助祭。 明元名嗣，珪長子，殺清河王紹自立，能行孝道，柔然諸國俱來助祭。**泰武開疆，英猷多智。** 泰武名燾，明元子，字佛貍，有勇好殺，滅涼滅燕，生擒夏主勃，連昌。時檀道濟以功見疑伏誅，故宋將無人，大敗于魏。**宋文來伐，亡將失利。六州之人，殲於鐵騎。** 宋江夏王玄謨伐魏，燾自帥步騎十萬寇汝南，凡攻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丁壯斬截，嬰兒貫于槊上。**奉道惡佛，沙門無類。崔浩不仁，族亦滌地。** 帝信道士寇謙之，勸泰武奉立天師道場，毀佛像佛書，盡誅沙門，久之浩修魏史，暴揚國惡，夷其族，高允賴太子救得免。**主因悼子，宗愛行弑。** 中常侍宗愛譖東宮官屬，太子晃以憂卒，太武追悼不已，宗愛懼，弑之，隴西王率兵誅愛。**文成鎮靜，保國自治。** 文成名濬，太子晃之子，不與師旅，鎮之以安。**好學親賢太平**

遂致用尚充等獻文傳幼志在遺世。獻文名弘成子聰睿剛毅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意傳位于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弘仍總萬幾誅丹所卒。忍爲而制。馮太后所幸李奕獻文殺之太后怨獻文亦密行鴆毒太后臨朝孝

文遷雒改姓元氏。孝文名宏即獻文子宏也以平成地寒欲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以脅衆行至洛陽遂定遷都之計因改姓爲元氏在位二十九年儉約寬慈。

制作明備。詔禁士民胡服胡語封孔子後爲崇聖侯制禮作樂人稱聖主宣武好

佛萬三千寺。宣武名恪孝文子幸咸高帝等用事好佛教作永明寺親講佛書沿及州縣立萬三千餘寺在位十六年而殂國家漸此亂矣孝明之立六歲而稱。孝明名詡宣武子以幼胡太后臨朝長好遊騁姦邪用事。于忠用事裴植郭祚無罪

增定史韻　卷二　五

死元義用事清河王懌以謀叛誅胡后淫亂。彝死宿衛。胡后既廢又復臨朝殺元義寵徐紇等將軍張彝之子張仲瑀上封事排抑武士于是羽林虎賁焚璩舍殺彝胡后惧斬八人赦其餘乃定六鎮皆叛。爾朱兵至。葛榮杜周等六鎮皆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興兵討君側之奸明遘后鴆后沉水次爾朱橫行高歡胡后鴆子孝明而立臨洮王世子釗止三歲爾朱榮兵入沉胡后及子釗于河水于是高歡

乘微。欲結名何堂孝莊節閔朝升夕替。孝莊名子攸孝文姪刺殺爾朱榮榮弟爾朱兆弑帝而立長廣王曄又以疎遠廢之節閔名恭亦孝文姪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廢而鴆之而立平陽王之孫脩修諡孝武榮兆世隆隨手時刈。爾朱兆爾朱世隆俱榮弟高歡兵至皆正法伏誅孝武畏歡奔秦而避。孝武名脩孝文姪孫高歡

帝恣修衆圖之歡遂以兵至修棋奔長安依關西都督宇文泰歡立孝靜遷鄴以聘。歡追修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是爲孝靜又遷于鄴以爲其計(西)秦(東)鄴魏始爲二。孝靜在鄴謂東魏孝武在秦謂西魏泰毒孝武而立。

文皇恭篡於覺西魏以亡。文皇名寶炬孝文孫孝武至長安半年與宇文泰有隙泰鴆而立之恭帝名廓文皇子泰先立其兄欽廢而立之泰子覺自稱周天王遂篡西魏

孝靜東亡幽於含堂高澄作僞而滅於洋。孝靜在位十七年歡子高澄幽于含章堂澄弟高洋遂篡東魏

右北魏自道武至孝武爲北朝共一百四十九年而分東西東魏一世十有七年西魏三世二

增定史韻　卷二　五

十四年起晉安帝隆安二年拓跋珪稱帝歷宋齊梁之世凡一十六主統共一百七十三年至隋文帝開皇元年併周滅陳北朝始盡

改蓄仲氏曰拓跋氏係何奴種類相傳其先漢將李陵之後自曹魏景元中有索頭沙漠汗入貢至晉咸寧中復來衛瓘奏間并州於是始內附晉懷帝時有猗盧者與劉琨結爲兄弟表封代公猶未稱王愍帝時進爵爲王猶未稱帝安帝時拓跋珪據中州始建國號曰魏都平城稱帝

明元　太武　文成　獻文　孝文

故北朝始於道武帝傳十六主享國百七十餘年嗚呼南朝五代聲華文物之區而帝座頻移紛紛易姓以視北朝一姓相承不圖於磐石哉此無他良由道武天資高妙果斷英明同時十六國中稱為出類超乎明元追崇道武舉用人公據秦宋之境展國金墉亦稱英主至泰武則滅北燕北涼平夏拓宋高車入臣蠕蠕遠遁武烈赫然更為豪傑弟誅逼六州嬰兒汪禦則殘酷太甚所以被弑宗愛其報然耳文成保泰武

長孫察誣言誅有罪境宇晏然傳子獻文勤于為政賞罰嚴明有高世絕俗之意禪位孝文未為大失孝文則行三年喪修堯舜文武孔子之祀從善如流愛民若子因而遷都洛陽改姓元氏禮樂文章凌前爍後為北朝令主以此觀之魏凡百二十年之內無東昏子業之荒淫亦無蒼梧鄱海之不道享國綿遠豈南朝可比此王通元經所以進魏而亞晉也自此魏多不競非前之魏一天下而後之魏又一天下也魏制

宣武　明帝　長樂王　孝莊　東魏孝

冬官主太子者先賜之死故孝文宏三歲獻文即賜死其母漢武帝待鉤弋夫人之法魏若世守之矣惟宣武懦弱不遵遺訓靈后胡氏得全豈知魏氏之亂竟基胡氏乎當其聰明特達射能中針孔試士賜燕居然男主明帝沖年任其玩弄以致忍于鴆弑以肆其毒爾朱榮兆而況諸河宜也但忠臣舉事操持一正以此始者即以此終奸臣則不然如爾朱榮正名討逆驟臨兆王釗立長樂王攸桓文之功在此一舉乃聰

信費穆之言大加誅戮高陽王以下衣冠二千人皆死非命以桓文始而以操卓終不亦悖乎此時孝莊受制于榮不啻子嬰孤立故子嬰族趙高而天下快子攸殺爾朱榮而天下亦快也不料榮弟爾朱世隆爾朱兆輒稱兵犯順直抵洛陽孝莊無備縊于佛寺良可哀也高歡起義問罪爾朱桓文之功又在此舉及爾朱榮斬東序葛榮斬都市天下拭目更新而歡復廢恭立修叛逼逐制去狼易虎孝武何堪于是依宇文

秦而稱西魏高歡立靜帝而號東魏非姬周之卜曆契木龜之東西元氏一百七十年之祀至此倏滅推厥亂階在于靈后可知女戎之禍流毒無極大易之姤所以勿用女壯而家人之吉所以必利女貞也

劉前村曰以晉之義斷其興以易之義斷其替可謂簡而法正而嚴矣

北齊紀

篡魏亦族忿哉文宣。文宣名洋高歡子也歡字賀六渾祖謐坐法徙居懷朔鎮世居北邊故其族遂同鮮卑魏明列爾朱氏廢立歡起兵誅之遂建府晉陽長子澄為膳奴蘭京所殺洋遂為丞相封齊王徐之才等勸受魏禪弑魏主而滅其族淫酗發暴其死也適。洋以功業自矜留情沉湎肆行淫暴躬親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奇三十一歲而殂厥子殷立。毋弟奪焉。殷文宣太子毋弟名演廢殷而自立孝昭敏達為政顯賢。報施不遠弟殺百年。孝昭即演也在位一年頗有善政立百年為世子弟湛亦廢而殺之武成淫縱子緯蛋傳。武成名湛孝昭弟也初為長廣王入繼大緯淫縱無度乃自稱太上傳位于太子緯皆狂

彌甚百姓嗸然。後主緯任用韓長鸞劉桃枝等宦以賄進獄以賂成好彈琵琶民號無愁天子周亦其族天道好還。周武帝伐齊執緯父子以歸夷其族

北齊自文宣至後主凡五世共二十七年起于梁簡文大寶元年訖于陳宣帝大建九年

改菴仲氏曰高歡婁后生六男三子並得為帝且並得壽終豈天佑其暴乎非然也天之報惡人也報其身不若報其所愛之身為尤痛高洋殺弟浚渙殺魏宗室五十四家又滅元氏之族兇皆淫暴死有餘報惟太子殷其所愛也以天下

殺主　武成

傳之殷尤其所至愛也又若曰厥子令終何以示勸于是有常山王演廢殷爲濟南王而又弒之演在位頗有善政然弒逆大罪亦死有餘報惟太子百年其所愛也奪兒之天下以子子尤其所至愛也天若曰厥子令終又何以示勸于是有長廣王湛廢百年爲樂陵王而又殺之天道報施抑何巧合歟抑更有巧者高湛賛洋殺弟悉矣其母婁太后喪次緋衣歌舞逼淫李后則其狂虐更甚于洋即厥子不令其終尤未足

以云報也是以其太子緯生而啞喑盡性驕淫好彈琵琶自號無愁天子周師臨境則禪位于幼子恒遂以八歲之兒同供刀俎周亦盡滅其族而後已嗚呼使高洋克敦臣節演湛克敦友于縱厯數有終齊之一綫恒猶在也今乃以三十年之驕淫恌于百年之血食誰爲爲之何非吾爲辯之也哉

[illegible]

北周紀

孝閔之殂以護之賊孝閔名覺宇文泰第三子泰爲西魏大丞相卒時覺年十五從兄宇文護輔之篡西魏未及一年護惡其明弒之明亦中毒憚其有識明帝名毓泰長子在位四年護憚其明鋭有識進毒弒之武也誅護政復明辟孝武名邕毓之弟即位十年誅護始親萬機釋道二教兩除不立初定三教以儒道爲先至是遂廢道佛教毁淫祠智勇兼備土宇大闢邕克巳勵精覺不息十四年伐齊圍鄴州鎮悉降明年遂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吳明徹周土宇漸海被江道于元魏在位十稔升遐何亟被齊之後欲平突厥定江南十年而崩人稱賢主宣樂在殯昏恭滅德宣帝名贇邕子荒暴恃人至一自用小漏之天伏樂選與

闡陳帝入失不聰自稱天元皇帝在位一年丕傳子闡天元尊極后父堅篡宇文族赤楊堅天元后父也闡謚靜帝在位二年楊堅弒之而篡其位堅欲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不聽乃赤其族周自孝閔至靜帝凡五主共二十六年起于陳高祖永定元年亡于隋文帝開皇元年

改菴仲氏曰東魏之高歡西魏之宇文泰皆奸雄皆操類也歡不爲天子而子洋爲之泰不爲天子而子覺爲之亦曹操之故智也歟三子皆爲帝泰三子亦皆爲帝齊五主共二十七年周五

主共二十五年其篡魏同其遷帝同其國祚長短又同天生二寃人抑何始終相符歟然予以爲國祚延促視人主之仁暴以爲準今高齊之諸主洋最惡湛次之演頗賢于兄亦無大善其祚短固宜若宇文周則覺寬慈非洋比毓明敏非湛比邕則親賢養老定制終喪亦非演比而祚之短促反遜於齊則何也蓋高歡終事魏文不失臣節泰則初鴆靜帝又弑文帝子欽而立廓是二國者一則父之小善不足以庇洋湛之奇兇一則子之良順不足以蓋宇文泰之弑逆此其所以同歸于短也況周宜贊傳位于子闡自稱天元齊武成傳位於子緯自稱太上其悖相等齊盡滅元氏族周亦盡滅高氏族其毒又相等夫悖相等毒相等其亡何弗相等乎雖然宇文護爲宇文泰之姪養于泰猶蕭鸞爲蕭道成之姪養于道成二人叔養其身卽殺叔之子豺狼成性反噬相同而宇文護則旣弑魏主寶炬又弑周主覺又弑周主毓一人之身歷弑三君窮奇檮杌罪浮於蕭鸞雖父子駢戮子猶謂其未足蔽辜也

評鄭菴曰兩國相形而論倚伏報施的的不爽老吏斷獄手也

檇李後學仲弘道㧑甫纂輯
古鄞忠毅公趙南星夢白父原編
襄平後學郭金湯子堅父校訂

隋紀

隋文震後。夜長四知。文帝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代周稱帝。漢太尉楊震清廉，嘗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堅其後也。以周后父。篡而弑之。堅女為周主后，靜帝立，堅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一統十六年。舞智嚴刑。盜一錢誅。帝患所史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民畏財豐。術愧驪虛。民畏法而財豐，亦免而無恥也。廢勇立廣。獨孤售欺。帝信獨孤皇后言，廢太子勇，立晉王廣。其欺敵。父子讒禍，天之報施。廣弒父又殺其兄，身假天所以報文帝之欺周也。

煬帝御極。暴以促期。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在位十二年，為宇文化及所弒。淫樂極欲。遊幸窮馳。築西苑，剪綵為花，縱宮人遊，又幸江都。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乃好遠略。裴矩獻奇。西域諸國多至張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商人至，輒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遠通西域，諸國往來相繼，郡縣疲於送迎。既通西域。悉力高麗。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當今之時，安可不取。遂下詔討高麗。渡遼無功。萬姓瘡痍。帝至遼東，渡遼水，與麗戰皆不利，麗擊之，諸軍俱潰。初度遼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二千七百人已。裴矩之姦。已隋有餘。彼知事耶。亦用為蝕。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亦數萬人，郡不能制。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盜賊充斥。蔽於世基。世基諂。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有告敗求救者，不以實聞。順咈於德。彝命諂。封德彝諂附世基，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事日去。淫驕日甚。亂惡歸。楊玄感之亂，凡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又欲起宮丹陽，將徙都之。帝至江都，荒湎酒色也。江都遇害。宗室虐道。虎賁郎將元禮等謀弒之，併及其宗室。

增定史韻　卷三　二

唐高立恭。草命非私。恭帝名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李淵立之，在位一年，禪於唐。

隋自高祖至恭帝凡三世共三十七年自除陳一統止二十九年

改菴仲氏曰：南朝五代，皆人君開國，咸倚詐力，但宋齊梁陳取天下於人主，其事勞；隋取天下於外孫，其事逸。勞則偏安江左，其勢小；逸則滅周平陳，其勢大。小則一方之人才，檀道濟、袁粲、劉秉、徐勉、范雲等為數少；大則九州之豪傑，牛弘、

楊素賀若弼韓擒虎高熲蘇威等爲數多故一
統之後綱紀粗張制度粗舉俾六合之內尺土
俱王一民皆子亦三百年中華破碎以來可謂
一時之盛會也惜乎太子勇本無大過特以內
多寵雙爲獨孤后所妒因而譖廢以致元良之
任付之元兇楊廣於是侍疾以弑其父矯詔以
弑其兄嗚呼隋文惡逆全忠子禍竟作瀾腹豈
天以其詐力篡周滅宇文之族故假手其子耶
當其與獨孤后相愛重五子同母自以爲無前
代嫡庶相爭之患豈知勇秀廢死諒俊稱兵五

子愈滋猜忌則安在其同母者無患也放開皇
仁壽之日天下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
戶八百九十餘萬口四千六百餘萬幅幀廣大
倉庫豐盈得中主如太子勇者以繼體守文則
隋之統乎可稱極盛而太子勇死矣煬帝矯情
儉朴挾詐奪嗣即位之後則窮千古之豪華極
一時之珍異而且西域高麗吐谷渾匈奴諸處
徵兵肆調歲無虛日雖使呼韓稽首者屠接踵

爲漢武所未及乎然叛亂者三十六處建元名
號者一十二家燕秦齊楚處處興兵交廣江淮
在在多盜太原真人又以十八齡招賢納士眈
眈虎視煬帝顧影自知好頸必爲人殺江都遇
弑殆出意中者耶若恭帝立自李淵暫支旦夕
則亦皆之恭帝宋之順帝齊之和帝而已求其
克守舊物何可得也夫隋之亡大類於秦煬帝
之奢侈好大亦類秦政但始皇無弑逆之罪故
保首領于沙丘煬帝則躬弑逆之條故加手刃

於化及天之報施不訛絲粟又按隋之法盜一
錢秦之法及棄灰其心俱以爲如此則可以絕
盜賊而二國之亡實皆亡于盜賊然則有國家
者不正其本而矯其末將見法令滋苛犯法愈
衆何如道德齊禮爲無弊也哉

郭箒菴曰發明德禮之根源以示
富強爲不足恃可亞丹扆諸銘

武后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天下竟爲周有則何也且武后有賈南風之淫而多其文藻有呂雉之悍而勝其奸謀驅策羣材芟夷宗室攘竊神器至二十一年自生民以來所未之有也中宗身膺其禍目覩傾危宜如季孫之去姜氏始皇之誅嫪毒庶幾閑幃幄清克復舊物乃優游房州任其廢置迨敬暉桓彥範等反周爲唐又不能痛滌前愆以幹父蠱而乃尤效前人茂度敗德所以韋后淫亂姊姑無異神龍殿之弒皆其自取也隆基奮武睿宗升庸旋乾轉坤在此一舉而最可駭者玄宗一身親平韋氏之亂正位于其父又親遭太平公主之譖幾搖儲位奈何前溺愛武惠妃同日而殺三子後又奪子婦楊玉環柄用李林甫十九年海內已潰而不察其奸既又柄用楊國忠之奸邪令其領四十餘使以致開元之善政無幾天寶之淫荒彌甚遂使祿山反叛宗社傾危武韋楊妃之禍蟬聯相繼豈知之未詳抑穢德世濟習而不覺耶吁可嘆也肅宗仰仗靈武賴李郭

之力克復兩京乃復寵后良娣任其挾持父子天恩一朝頓絕于是立觀軍容使而宦官盛聽裨將殺節度使而藩鎮猖史韻至此分裂以兄女戎之害至肅宗而終宦官藩鎮之禍又自肅宗而始也有心世教者能無履霜堅冰之戒歟

張炎貞曰有唐一代大關節無不聚頂詳造可爲有土之君龜鑑

糅音柔上声雜也　狽音貝　綰音管　陰音闇居喪之名

代之初服。大義滋然。代宗名豫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初服初年也輔國親讐。顯戮宜先。玄肅之崩皆張后與李輔國通還西內之故是親之讐也宜顯戮也糅以私感。使盜刺焉。上爲太子時后謀廢立輔國立之今感其私恩但使盜刺之投首溷廁。猶有餘憐。盜殺輔國投其首於廁猶遣中使存問其家大端卯此宜其信元載寵宦官費沙門権酒酤而亂亡相繼叛將分鎮。姑息相沿。自安史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之地付授叛將代宗仍以賊將張忠志等分授諸鎮與薛嵩用承嗣李懷仙等自爲黨援以土地傳之子孫謂之藩鎮河朔敢抗朝命始此狼狽奔陝。迺於吐番。子儀擊去。元振乃遂。宦官程元振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及吐番入寇振蔽不言以故上出奔陝州郭子儀擊退之博士柳伉請斬元振乃罷流於溱州忠。

哉。令公車駕復還。令公郭子儀克復州京乘輿返正安樂則棄。惜綰不延。帝無事則置子儀於閒有事則召之不俟駕後以楊綰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減弊樂五分之一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而卒上曰天不欲吾致太平也德在諒陰。式禮無愆。德宗名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五年居喪有禮初用祐甫。人擬貞觀。崔祐甫爲相引薦時望八百人政尚寬大禁奏祥瑞宦官監給軍放梨園出宮女人以爲有貞觀之風忌刻自用。安能任賢。盧杞鬼面。獨喜其讒。帝性猜刻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杞貌陋有才辯郭子儀曰盧杞貌陋而心險欲平海內。橫斂民錢。括富商稅間架增諸道稅及除陌錢等法欲爲攻戰之形

餤音啖　瀾音闌　紿同台欺誑也　涫音官沸也　播音布遷也　戡音堪克也

希烈入寇。徵兵桓桓。李希烈反盧杞惡顏真卿直爲上書奏出顏真卿宣慰使節下卿朝失所辛爲李希烈所宗犒薄致亂。出奔奉天。李希烈寇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救之過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餤大怒作亂帝奔奉天朱泚僭號。秀實揮拳。懷光再反。蒙塵更南。亂兵奉朱泚爲主僭號大秦司農卿段秀實以笏擊朱泚伏節而死河北節度使李晟晝夜兼行至代州李懷光與晟收泚兵於醴泉泚道懷光欲見帝言盧杞之姦安不得入見懷光怨望亦反上奔梁州晟能匡復。義膽忠肝。李晟合渾瑊擊朱泚斬之幷殺姚令言收復京城陸贄陳悃。言皆可傳。草詔罪己。悍卒沉瀾。贄請下詔罪己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感泣上表謝罪沉瀾泣貌延齡言利。欺紿爲奸。裴延齡以左藏正物從置別庫盧張

名數以惑上上信之直數其惡。贄以貶官。贄陳延齡姦慝國城貶忠州別駕倡衆救上。怒涫涫。萬福稱賀。名重如山。贄貶無敢救者諫議陽城與王仲舒等守延英門救贄言延齡姦使上大怒欲重罪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趨至延英門賀日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遂遍拜陽城等自此名重天下趙憬負德。能無赧顏。趙憬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議薦事告延齡故延齡得以爲計以陽城。遠播薛約。徙連。陽城左遷道州刺史大學生薛約送陽城徙連州順立八月。寢疾纏綿。順宗名誦德宗太子有疾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王叔文王伾皆貶去憲乃旋立。能攬君權。憲宗名純順宗太子順宗稱太上皇上即位在位十五年劉闢首叛。崇文克戡。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

□音忌　殲音先殺盡　捲音拳言大勇　熸音尖火滅　□音遄山非言　□多也　鎛音博　悛音千改也　□□同

則□要之勿置路軍竟擒闢、蜀平。黃裳倡議。國威稍宣。杜黃裳請振舉朝綱

裁制藩鎮。吉甫斆傚。訪垍無嫌。李吉甫爲相，欲進賢報恩，訪之裴垍，垍疏二十

餘人，數日之間，選用略盡。垍亦入相。無敢私干。三年，以裴垍同平章事，獨賞諫

官，不爲故人私，薦李藩宰相器。李絳崔羣。其直如絃。二人先爲諫官，繼而入相

忠直如一。元濟跋扈。度云可殲。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

務，中丞裴度言淮西必可取之狀，請討之。刺殺元衡。上意彌堅。李師道使人刺

殺宰相武元衡，又擊裴度傷首，以爲他人不敢言討，上怒曰，賊用裴度一人可了二賊，謂王承宗李

師道也。度請自往。愬智且捲。唐鄧節度使李愬夜半乘雪入蔡州，擒吳元濟

檻送京師。往亡。戰勝。夜雪。賊熸。先此攻星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我往彼亡

增定史韻　卷三　廿五

正宜克之。上寢驕侈。墨斂。截截。上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大興土木，貪墨科斂之

風與。復鎛异進用。度求退閑。戶部侍郎皇甫鎛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

並入相，裴度求退。疑其朋黨。厥心罔悛。上疑外間朋黨，李絳曰，此羣小敗類

之言驗察之。諫迎佛骨。愈流瀕遊。上好神仙，又遣使迎佛骨至禁中，韓愈切

諫，貶潮州刺史。妄怒見弒。云服金丹。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煉金丹，以泌權知

台州刺史，采藥草服之，躁怒，左右多得罪者，陳弘志弒之，但謂藥發。穆不討賊。德裕

頗偏。穆宗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李德裕，吉甫之子，爲相，以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各分朋

黨。俛奏銷兵。河朔永斷。蕭俛段文昌密奏，有兵處歲百人限八人逃死，兵减

既弱，再失河朔，遂於唐云。又餌金石。以促其年。初柳泌既誅，方上稍復進用，上

孱音棧不声懦也　潞音路澤潞地名　阽音店　□音□

餌策致疾，壽三十崩。敬方在戚。鼓吹喧闐。敬宗名湛，穆宗太子，居喪作樂惡聲

遐布，在位二年，喧闐盛也。亦以妄怒。與寇同凶。上遊戲無度，擊毬手博，惟復禍

急，宦官劉克明弒之。文弱少斷。去朋黨難。文宗名涵，穆宗第二子，在位十四年

時牛僧孺李德裕兩各樹黨，方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劉蕡下第。典試之

孱。時宦官橫，舉人劉蕡對策直言，考官爲宦畏忌不敢收。訓注用事。維州致

嫌。上悅李訓鄭注，以用事。維州悉但謀以城降，李德裕受之，牛僧孺不可，牛李之怨益深。甘

露之變。惟日沈酣。上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欲僞令仇士良等觀甘露，謀洩，反爲

所制，號曰北司，其宰相奉行文書而已，帝但飲醇求醉以自解。武稱英敏。澤潞凱

旋。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宦官廢太子立之，在位六年，斬劉稹郭誼以平澤潞，爵廢寺四

增定史韻　卷三　廿六

千餘所，省僧二十六萬餘人。宣有隱德。明察威嚴。宣宗名怡，幼時宮中皆以爲

爲不慧，太和以後，益以韜晦，文宗好誘其言以爲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武宗疾篤，子幼，立爲皇太

叔，更名忱，軍國事皆決，咸允在位十三年。號小太宗。惜乎不寬。上書貞觀政要

於屏風，每正色拱手相對，恭謹節儉，惡愛民物，故大中之政，比太宗云。懿重佛法。韋

路肆貪。懿宗名漼，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信佛法，用韋保衡路岩，貪賤納賂。盜賊羣

起。赤心以譽。咸通九年，朱邪赤心，沙陀人也，徐州賊龐勛起，赤心敗之，賜姓名國昌

僖好游戲。阽危而歡。僖宗名儇，懿宗太子，遊戲無度，任宦官田令孜，在位十五

年，盜賊羣起。鴉軍破巢。蜀駕回鑾。巢入長安，僖宗奔興元，幸成都，李克用，國

昌之子，擊賊黃巢，斬之，復長安，號鴉軍，皆服黑，人謂李鴉兒。朱溫構隙。再播於

朋音滿 怒觀也 刊音堪 削也

閹巢將朱温以華州降賜名全忠與克用飲酒成隙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克用進逼京城宦官田令孜奉上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因請誅令孜令孜劫上幸寶雞朱温引兵追逼乘輿令孜官爵還長安

上。昭有英氣。遭時孔艱。昭宗名曄懿宗第七子宦官楊復恭立之在位十九年為朱全忠所弒朱。三。肆。惡。鄭。五。懷。愿。全忠行三時專制帝以鄭綮為相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上以為相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溫。劫。遷。洛。凍。雀。興。嘆。帝奔華州奔漢中奔鳳翔至是全忠促上遷東京上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又遭遣弒。為絶禍端。遣判官李振弒帝於椒殿懸祐立。哀。九人皆殘。哀帝名柷昭宗第九子又謚昭宣在位二年全忠立而篡之初裕宗慶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哀以幼得立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昭。清。流。白。馬。士。類。悲。酸。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深疾縉紳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從之然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弒逆。曰禪。萬。衆徒。朋。全忠逼昭宣帝禪位乃奉冊寶如梁封為濟陰王班彪之論。未為不刊。漢班彪作王命論言天位不可闇干惜其為空言也

右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哀帝凡十三

主共一百四十二年唐自高祖至是凡二十世

統共二百八十七年

吹菴仲氏曰漢亡于宦官。五代亡于藩鎮。兼之者。唐也。蕭梁惑于佛氏。秦皇漢武惑于方士。兼之者亦唐也。漢之朋黨以錮君子。朱之朋黨以殲小人。兼之者又唐也。試言之。代宗寵程元振。至不以聞。子儀來不以見。以致乘輿播遷。又任魚朝恩總兵柄。而李懷玉朱泚等倡亂。是宦官藩鎮之禍。俱從代始。且設十高座。以僧不空為司空。又踵蕭梁故轍。德宗即位。厲精求治。勅政可觀。淄青將士。胥然懾服。且杖寺人邵光敵。似乎宦官藩鎮。或俱可以勅糾。乃柄用盧杞。多行聚斂。究也姑息藩方。愛猜閹寺。仍前一轍。順宗不久傳位。八司馬之徒。未至稽。唐人咸望憲宗發憤為散。其討成德。討淄青。平淮蔡。有裁制藩鎮之意。一時翕然頌之。乃迎佛骨于內宁。採長生藥于天台。卒罹陳弘志之弒。托言藥發。亦獨何哉。自此天王廢立。悉由宦官。穆宗則梁守謙。敬宗則王守澄。文宗則仇士良。朝廷之政。央于北司。南衙奉行文書。不敢問。其閒牛李朋黨。彼傾此覆。歷穆宗以至文武懿宣五六朝。人上盡為黨人報復。宦寺衛衛為助。雖宣宗克復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河湟愛民察吏大中之政人稱爲小太宗而不終武宗之築仙臺復蹈穆宗之服丹藥以致疽發殂焉祀秦皇之按盧生漢武之誅欒大不及遠矣懿宗立由中貴肆志荒淫龐勛之變賴朱邪赤心討平辛戌乃復拜迎佛骨自云至死甘心其與捨身同泰相去幾何僖宗倚任北司至呼田令孜爲阿父王仙芝黃巢秦宗權紛紛四起遂致帝室流離幸興元幸寶雞天子奔走不暇而大事去矣昭宗仍爲宦官擁立閹勢益張

藩鎮之中惟李克用乃心王室昭宗惧聽張濬之言興兵伐之若非原復爵職三鎮犯闕之日伊誰扞清乎逮宦官劉季述幽帝于少陽宮崔胤乃召朱全忠以誅閹寺殊不知董卓召外兵而漢亡崔胤召外兵而唐絕後先一轍也哀帝立十全忠天命已去而白馬清流之禍猶然則黨禍嘗然則歷代興隆之政唐未必兼有而歷代敗亡之政唐無不兼而有之能無尤於作法者

六科並日總握有情應帶有法

五代梁紀

黃巢賊將。太祖於梁。太祖姓朱名溫碭山人初從黃巢爲盜以華州降唐賜名全忠篡唐都汴遷雒陽在位六年以賊將而爲太祖

黃流善類。白刃侯王。裴樞等投之黃河以爲濁流王殷等加之白刃

久攻上黨。亞子兵強。梁攻上黨不下晉王卒子師直抵夾寨大破梁兵梁主曰生子當如李亞子

梁寶無官不就。季昌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封南平王歷仕梁唐進士梁震爲參謀震不受辟署終身稱前進士退居土洲被崔氅自稱荊南處士

淫遭子禍。弒起閨房。全忠愛假子友文之妻王氏欲立友文爲嗣其子友珪遂弒之

均王末帝。任寵趙張。末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誅友珪而自立在位十年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張漢傑兄弟

政事日紊

以至於亡。末帝使劉鄩禦晉兵敗同州又遣王彥章拒救之復敗及唐兵至帝自殺

全忠。王彥章正言可垂。縲囚作賊天子作全忠之兄全昱罵之日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賊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社稷行當赤族矣梁如其言

鐵槍名將。節儼稱彥章。進退無義。時有敬翔。王彥章善用鐵槍忠節于梁死常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敬翔佐溫篡唐至此不能引身退因亡身死一無所言亦見譏伏誅

梁自太祖至是凡二世共十六年

改卷仲氏曰從來盜賊而欲爲天子者衆矣未有以盜賊而即爲天子者也朱溫無賴肆其殘忍之資

亦借黃巢德司馬仲達之謀特以黃巢賊將幼

竊投順材器遠出錢鏐王建下其時主暗國危律亂應宦官肘腋之變乃致書兵迎車駕遂與李茂貞劫遷帝於鳳翔溫攻鳳翔與茂貞和奉帝還長安及宦官既除溫又遷帝於洛陽被弒迹其所爲依然擔囊之故智胠篋之詭謀得天下而成帝業倖也考此時昭宜雖弒岐蜀等鎮猶稱天祐年號唐之不絕如綫讀書論世者謂宜革黜梁代直接後唐比於前五代黜陳霸先而進後梁之義所以惡其無君也奈之何淫荒

無度當妻張氏既歿遂徵子婦入侍以致友珪行弒刃洞於背昔祿山稱帝而慶緒弒祿山思明稱帝而朝義弒思明盜賊子禍從古有然獨是溫弒昭宜遶殿三匝柱帶刀痕友珪弒溫亦遶殿三匝柱帶刀痕報應又何速也均王友貞正辭討逆得令公楊師厚與袁象先誅弒禁兵罪人授首踐祚大梁不可謂非正而即位之後任用匪人張漢傑等敬翔李振雖爲執政言皆不用及唐兵將逼則大寶未移左右先竊傳國

璽以迎唐主梁之亡也何有討此時土宇分裂最大次則淮南其他閩廣吳越稱帝於海濱馬殷王建稱王於楚蜀其他荆南燕岐凡十一處其爲朱氏之所有者亦一方耳以一方之土宇支吾十五六年間遂身弒國亡爲萬世笑倘不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富貴未必不較此久長也噫

洙洙源門口誅筆罰嚴于斧鉞深得麟經誅亂賊之意

五代後唐紀

存勗襲梁，改晉爲唐。莊宗名存勗，姓朱邪氏，沙陀人，先世忠唐，賜姓李，父克用，以救黃巢功封晉王。存勗與朱溫爲仇，滅梁，稱帝都洛陽，在位三年，改晉爲唐，以奉唐祀。承業慟哭，猶主不忘。志氣驕溢，信用伶倌。將卒離心，魏博搶攘，共推嗣源。汴州竊據，唐主身亡。唐主幸關東，郭從謙作亂，帝中流矢殂。伶人火之，而謚曰莊。

明宗即嗣源，明帝不知書，賦政多良。道勸無逸，農家可傷。九經鐫刻，克致小康。願天生聖，每夕焚香。

閔帝數月，鴆于路王。

廢帝篡挾平章。

唐自莊宗至是三世，凡三姓，共十三年。

改姓仲氏，曰李國昌，克用世守忠貞，再造唐室，功勲高于李光弼，進退不異郭子儀。莊宗嗣位，誓此生靡敢失節，遇上黨救鎮定，滅燕克魏，卓然能繩其祖父，使聽張承業忠言，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則田單申包胥復見今日，真所謂讓之愈久，得之愈堅也。奈之何急于稱帝，張承業悒悒而死，曹太后欷歔而終，迹其少年告廟，錦囊盛矢，組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以告成功，其英風雄槩，雖光武、唐太宗何以過？正位三年，忽耽情于聲色，以致萬乘之尊，殉于樂器之外，不保儲嗣，可不哀夫？明宗嗣源，本非嫡枝，然自十三歲事國昌，閱五十年，克用視同已子，玆迫于軍士擁喙，意在歸朝，自明乃一日貫奏

遂廢閔帝而自立，在位二年。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于瑠璃瓶內，以箸挾之，乃得盧文紀爲相。斯人忝位，安得久長。石敬瑭表唐主養子，不宜承嗣，借兵契丹入寇，唐主親征，軍驕不爲用，敬瑭入洛陽，從珂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

數輩皆阻於李紹榮不得通達自是始懷疑懼
又値莊宗爲郭從謙所弒世子從岌爲劉后遣
殺郭崇韜在蜀上下無人不得已即位柩前蓋
不期亂而竟亂不期篡而似篡非虛心積慮成
乎此也所以即眞之後善政多端頗爲民賴閔
帝初立任朱弘昭馮贇等從珂起兵謂除君側
之奸使知名義之臣有宋令詢盧道輩數人或
可主持國是以延國命乃天子在外馮道輩遽
以大位勸人擧教不明廉恥道喪一至于此廢
帝以王氏之子攘竊君位處非其正負乘致寇
故民攜軍散聞石郎兵來頓云心膽墮地不足
惜也所可惜者莊宗定天下於十指無與漢高
得天下于馬上乃梁之三年覆屋與漢之傳祀
四百成敗天淵者何也得非賈生所云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哉

此茂倫曰不抹倒莊宗而婉轉痛惜以其世忠唐也筆力直追兩漢

增定史編　卷三　三十五

五代晉紀

敬瑭唐婿從珂見忌。敬瑭姓石氏沙陀人明宗婿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闘事明宗有功內相忌從珂又向宮主言速歸欲從石郎反耶主是欲移敬瑭爲天平軍節度使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敬瑭借兵契丹滅唐都汴在位七年父事契丹。藉兵犯順。請以父禮事契丹又許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桑維翰草表稱臣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氣識見稱。冊命於晉。契丹主謂敬瑭氣識度量眞中原主封爲天子綱目書死。導廢嫡亂。帝崩綱目惡之特書曰死馮導不奉帝命不立重睿出聽延廣致書不遜。出帝名重貴高祖兄之子馮道等立之在位四年契丹執去初高祖事契丹甚謹至是景延廣主議告哀不稱臣契丹主怒又囚其回圖使大言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横

羓音巴乾肉曰羓

增定史編　卷三　三十六

磨劒遂挽以歸。帝羓流恨。契丹建國號曰遼遼主耶律德光入大梁杜威相徐李守貞等俱降殺桑維翰囚景延廣執重貴以歸行至殺胡林而死遼人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羓

晉自高祖至是再世共十一年

改菴仲氏曰唐明宗有二婿其一趙延壽先沒於遼其一則石敬瑭。爲梁方鎭二人皆欲契丹冊送爲帝。而敬瑭歲幣之外。許賂十六州之地遂得傾國伐唐果得冊立。論者謂明宗之天下。卓以養子不如其子愛婿。敬瑭取天下于路王

不取天下于明宗其事類正然明宗有四子從
帝特許王從益尚在梁以潞王異姓不應承大
統則宜表請許王立爲天子九廟依然鐘簴無
恙天下後世誰不曰義而乃天平軍之移鎮甫
聞桑維翰之狡謀遂建以致幽燕十六州四百
餘年不見天日是誰作之俑歟敬塘疾篤召馮
道于臥内令幼子重睿拜之囑其輔立及帝崩
道則與景延廣背帝遺言矯立帝姪齊王重貴
晉廣驕恣淫逸敗倫遂使延廣專制橫挑遼釁

因有杜威王緒馮玉等乘勢弄權國亡家覆然
後知馮道賣國奸臣與以托孤寄命難矣難矣
獨是杜重威妻係敬塘女弟尊威無二督十三
節度師以拒契丹乃望風解甲率衆投降遂使
遼兵入大梁俘獲重貴而去則敬塘爲李氏之
婿而亡唐杜重威爲石氏之婿而亡晉前後正
相符也可見五倫之内兄弟之禍見于司馬晉
子禍見于劉宋朱梁隋外戚之禍見于西漢北
周后妃宦主之禍見于李唐前漢獨未聞以婿
禍亡其國者今乃見之于後唐石晉孰謂婿姻
匹配可漫然哉此帝堯釐降觀厥刑于夫子妻
其子與妻其兄之子必擇公冶長南容而後許
爲婚聖人立極爲萬世法有以也夫

郭肇菴曰溯源竟
委末段尤足解頤

五代漢紀

知遠功多疏遂懷怨。知遠姓劉更名暠其先北沙陀人晉祖以知遠鎮河東祖時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臣之知遠怨望寇入坐觀位號擬漢。契丹建人寇以知遠為行營都統不行及契丹滅晉稱帝于晉陽契丹去乃入汴即位國號漢天祿朞年崩于一旦。在位止一年仍稱天福云不忍忘晉隱立幼冲、大臣主斷。隱帝名承祐高祖太子在位三年時十七歲大臣楊邠史弘肇王章郭威專政蘇逢吉用事邠等每裁抑之壯不能平。近習儔玩。弘肇嘗議事于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憤不能平左右因譖之遂殺邠弘肇章等于朝聽譖行誅死於兵亂。密謀欲殺郭威于鄴將伍勳威入朝自訴威引大兵王漢主遣兵拒之因出勞軍為亂軍所害威請迎

贇似非決叛。威自太后請立嗣迎隱帝弟劉崇子贇未至而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初非決于叛也將士擁立惟主之悞。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身共扶冕之權威南行遂上太后牋代漢事太后為冊廢贇為湘陰公崇殺李驍徒違忠諫。隱帝遇弒李驍勸贇父劉崇引兵以伺釁崇不聽殺之後悔無及

漢自高祖至是凡二世共四年

改菴仲氏曰國命之延蹙。必由祖功宗德。或紀綱法度維持不墜。故久而後失之也。五季之得天下。俱因勢乘便竊而據之。故易姓改物。如同傳舍。然國祚之短促。二主止共四年。則自古以來未有甚于後漢者。當劉知遠欲召敬瑭借兵契丹時。嘗諫瑭曰。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地。恐異日為中國之禍。其言甚正。及出帝至澶州。引兵北上。則聞之而嘆曰。中國疲敝。自守恐不足。奈何橫挑強敵乎。其審勢甚明。夫立言正。審勢明。躬為大臣。自當精疏極諫。以救顛危于萬一。卽不爾。契丹入汴時。知遠倘振一旅之師。邀其歸路。晉之為晉。猶未可知也。乃擁兵自衛。聽其淪亡。致國家遭板蕩之悲。故主受穹廬之辱。然

後南面稱孤。晏然玉食。是使遼晉為蟜蚌之持。漢室收漁翁之利。揆諸晉趙盾出境。許世子不嘗藥。實又甚焉。雖曰非篡。其罪倍之。況蒞宇日淺。紀綱未立于國。德澤未孚于人。隱帝嗣位。冲齡顛倒。始則蘇逢吉王章史弘肇楊邠大臣如同水火。旣則誅戮大臣。激而生變。封丘之役。為亂兵所弒。四載天位。轉盼斬干。嗟乎閉覩警蹕之榮。旋受刀兵之痛。隙駒石火。不猶然愧柯一夢哉。帝弟劉崇摩立太原。稱臣契丹。名曰北漢。

北漢

猶之蕭詧建國江陵稱藩元魏號為後梁然崇子劉鈞人呼為兒皇帝則又不及蕭詧遠矣

漢耕烟曰兩世卅戾四年黃屋請至除駒石大一段感慨係之矣

[illegible]

五代周紀

太祖微時柴后擇述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使唐莊宗崩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婿對一日窺于門見有兵走卒過者大驚問何人告曰郭雀兒也以威微時刺項為雀故云柴氏欲嫁之竟歸威云號叔後建國為周自以為貴叔之後改國號周在位三年首用李穀范匪俗倖初周上為人望所歸李穀時為轉運使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其他絕貢獻毀寶器嗣孔裔俱與俗殊王峻范敏敷政咸休時新造多故王峻夙夜盡心軍旅之事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劉崇入寇幸同有憂漢主弟崇因予貲遂自立十二州易用乾祐年號問別于楊為入寇世宗新立銳志珍讎世宗名榮太祖后兄柴守

禮之子太祖無嗣乃承大統在位五年介胄臨陣樊何北投北漢以遂攻周周主自將禦之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降于北漢惟趙匡胤力救得捷力戰大捷二將俱收後世宗大敗漢兵責愛能等貴陣斬之誅數十人將卒拔尤周主自高平戰後乃命大簡諸軍寬謀有罪舉有功由是士卒精強道事五朝寵遇極優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三公之位稱長樂老至是乃譏道為人能儉克引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周上素之不運用士知廉恥如出於幽自是人知馮道以為無恥豈惟英雄動合大猷周主戰高平伐淮南伐契丹擊南唐俱躬親矢石其他舉合銖法立二稅法定境內田租作律準定文學與經國大猷也仁心仁政解澤滂流如貨准南縱郊

鼎州貢之劍。享國六載播美千秋。登遐之日遠近哀慕。恭立童稚。孤寡愀惕。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時方七歲在位半年禪位于宋。宋祖黃袍。入鬼同謀。趙祖爲歸德節度使從世宗征伐累立大功鎮定驛告劉鈞結遼兵入寇恭帝命之北征至陳橋驛諸軍露刃曰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對黃袍已加身擁逼南歸遂受周禪

周自太祖至是凡三世二姓共九年合五代十三主共五十三年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共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

改菴仲氏曰說者謂石晉稱兵唐主欲收其兵柄激之使然然爾時晉鄙之符未合雲夢之狩未

遊敬塘頓起異謀挺而走險罪無可貰郭威則不然隱帝聽信左右無故而殺楊邠史弘肇王章等復遣孟業賚密詔賜郭威死夫重兵在握將校協心郭威人非蒙恬勢殊道濟欲其延頸就戮其誰能之雖廢濟陰而自立威亦不免于篡然當時隱帝不出督師亂兵不弒隱帝威亦未遽逼天子宮踐天子位也即真之後愛民禮士善政班班可紀在五代時如喬木出于蓁莽可稱翹楚者矣世宗以帝室螟蛉繼統御極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四海爲憂觀其破北漢定淮南取隴右復三關英謀武略不異今存易其制度文爲則又與貞觀政要多相合焉登遐之日遠近如喪考妣非甚盛德孰能如此哉雖眞人既出天命攸歸恭宗半年禪位于宋柴郭子孫不克一再傳以承天祿固運數然乎然世宗此時民若焚則濟之以慈民若脅則濟之以儉民若隘狹則濟之以寬和沛雷雨于芃苗解倒懸于憔悴雖有一二事之微疵不足以掩六年之愷澤于於五季諸人主惟世宗獨有餘慕焉

劉南村曰周世三傳人有餘論獨深爲慕嘆可謂發潛德之幽光

潤音冒 俳音半 許也 應音王 將病 退音暢 利音梳 鼾音翩 睡声

守文𡚁政于旁〔溥弟渭宜王改元武義政出羣臣以徐知誥為齊王〕楊溥
絡兒徐氏方猖奪其國土虛謚讓皇〔溥濵之弟後唐明宗時稱帝徐溫父子專國後晉隱帝時吳主禪位于徐知誥謚溥為讓皇四主共三十六年〕
南唐 李氏知誥發跡〔知誥李榮子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收養之賜徐溫為子因姓徐氏鎮金陵〕
〔集註〕剪除徐氏積漸飛颺〔知誥代溫執政盈子知訓鑑兵上流知誥徵還江都金陵置藩而稱之〕
更名復姓矯飾多偽〔更名昪復姓李氏結好吳越親三十五郡尊徐溫為義祖遙陽溥讓皇為高皇帝〕
金陵建國譜牒稱詳〔建都金陵自言唐憲宗之後建王恪生超超生志志生榮榮生昪甚詳〕
齊丘輔導密計爐香〔專任宋齊丘凡有商確以石香爐對壺字為謎〕青陽錫爵九華翱翔〔昪以宋齊丘為尚書省封青陽公璟立復相後遣歸九華山〕

定儲能斷丹藥身殂〔昪嘗怒責太子有妃种氏乘間欲立其幼子景遂唐主怒立命嫁妃後多服金丹而卒〕景通嗣立五鬼披猖〔景通昪長子更名璟查文徽魏岑等用事號五鬼〕周師問罪旗偃風行〔周世宗征南唐連捷璟懼請去尊號割六州求罷兵周弗許乃盡獻江北地〕
江北鍾謨入告重整城隍〔世宗語鍾謨令唐時修城隍治要害〕
及後主信佛希窕徵萊〔後主名煜好浮屠宋太祖遣人與談性命煜曰一佛出世〕
賦詩好學貶號奉璋不容鼾睡爲宋灌將〔煜善詞賦貶國號曰江南遣徐鉉請罪于宋太祖曰江南亦有何罪但臥榻之所豈容他人鼾睡耶命曹彬率兵歡江後主白衣冠待罪後二年卒凡三主共三十九年〕

閩

以上賦得吳越閩吳南唐四國

改菴仲氏曰閩嘗讀蘇軾表忠觀碑記其言錢氏有功德于民亦旣詳矣閩鏐微時有隊章術者謂錢鏐有王氣見鏐驚曰此其人矣然則偏方雜霸抑皆有數存乎于元瓘敘次非長戰功最高後議立國兄弟咸推瓘瓘立以友愛終然則元瓘居然泰伯元球等竊比仲雍鏐有唐高祖立秦王之公而無唐文皇待建成元吉之慘父子兄弟之間何無間也且元瓘年三十餘無子

夫人馬氏請置媵妾遂生十子撫愛如一後弘佐弘倧弘俶俱得以有國終是與漢明帝以光武明德爲父母以馬氏爲后東海王爲兄無以異故十一國主半遭鋒刃惟吳越五王並以壽終其人倫式叙之效乎王潮據閩在唐僖宗時與錢氏同雖起家微賤舍子不立而立審知知又讓于兄審邽邽不受一堂之中似有元瓘弟兄之意使子孫守此義以終則骨肉無殘宮幃無亂足以比美吳越矣乃傳及延翰禍患卽生

于是鏻弑翰昶弑鏻曦弑昶連重遇弑曦曰春
秋亂倫李氏關逆一二傳之間臣弑君子弑父
無不畢見是皆懿倫攸斁所致然則倫理之不
可不敘無論帝王偏隅莫不皆然若吳之楊行
密亦與鏐同起唐末鏐攻董昌昌尚借兵行密
其爲勢均力敵可知奈何劉威陶雅之徒號三
十六英雄最強者如田頵安仁義朱延壽等行
密皆先自誅戮臨終之日獨任徐溫爲顧命以
致溫同張顥弑楊渥反卸罪于顥而誅之司馬

昭弑高貴鄉公而殺成濟朱全忠弑唐昭宗而
殺朱友恭奸謀詭秘如出一手隆演與溥詎能
脫巨奸之牢籠哉知誥爲徐溫養子倚任過于
己子然徐溫爲楊氏股肱即以負楊知誥爲徐
氏心膂即以負徐其中似有天器所惜者知誥
爲大唐苗裔不能出曹孟德王巨君故智耳當
其任用宋齊丘不啻先主之於諸葛亮統有南
州改元稱帝亦如先主之據益州然先主以正
知誥以譎諸葛亮之輔先主以忠宋齊丘之輔

唐主以詐所以蜀漢得紹統獻椒南唐不得繼
承祚昭也要之李景優柔李煜文弱三傳歸宋
終如劉禪歸晉並大漢將亡一蜀不能救大唐
將亡一江南不能支又焉有數存耶然吾終漢
吳越之克致倫理也

宋以始目通篇以吳越爲主以後逆
提又申遂股器應子長得意之筆

侁王建能除川令孜馬殷能尊奉唐朝故各雄據一方奄有大國所謂盜亦有道殆洵然哉殷從孫儒爲盜勇而有謀湖南劉建鋒死遂爲酋後數邀帶礪之封克遂錦衣之願幸矣乃舍希振不立以袁夫人之寵越次而立希聲爲之倫者已非令典而乃遺命兄終弟及欲後世之不紊叙能乎于是希範之後越次而立希度遂使希蕚相爭漸致亡國皆由殷一言之悞也若夫高季興朱溫養子微賤去馬殷不遠計其功名

令終年臻壽考亦與馬殷相類然梁滅歸唐人復背唐歸吳以致楚殷出師連歲構鬬于從誨效之稱臣無定父子同執艮足懼矣保融保勗幸無馬氏之禍傳子繼沖國歸于宋亦其勢使然王建亦身本盜而與殷同而爲田令孜養子則又與高季興無異乃季興不能除朱溫復唐社稷王建獨能殺令孜勦除國寇賢愚固已不同又能與李繼岌繼貞合兵討梁君臣之義何炳如也但有長元膺無故爲唐襲構誣死

于蹈龍池少子衍次當立又以徐賢妃之冒立之遂使中官用事荒色蕪心存勗兵來出降軹道宜也若孟知祥則非馬殷王建高季興比也戚則王朝貴婿尊則西土屏藩乃享有全蜀晏然稱王子昶驕淫二傳即滅前後蜀殆有同悲者乎劉仁恭以藩鎮叛將霸起幽燕守光囚父因而僭號殊不知李克用臨終三矢守光父子蚤在其計算中矣兵至被擒天報兇人固不爽也廣州劉隱亦藩鎮叛將傳弟劉龑自知子

孫不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龑肉未寒果子劉洪熙弑兄洪度併殺諸弟無遺龑子十九人漸次就盡熙子劉倀遂降大宋將所謂南宮白龍瑞應安在哉惟北漢劉崇則權如王建之專城威勝孟知祥之貴婿數無馬氏罪非守光反覆不若季興酷虐不同劉龑深以父兄之仇重以愛子之慘不得已而稱藩契丹即位晉陽以圖恢復而一傳頓絕甥嗣舅宗良可哀也豈天欲絕漢故令其外姓承祧抑劉爲德薄不足以

於旄後人耶夫十一國之中吳越與北漢始基近正然北漢猶然如此況始基不正者乎

錢登明曰統論七國之事而筆陣縱橫處處映合行文之妙不啻五花八陣之奇

宋紀

畏肖翼宋也

世宗亮皇子不獲嗣。言周世宗有君德而嗣不永也宋祖之興運。由天眞。宋祖名匡胤涿郡人相傳爲漢趙廣漢之後初爲周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苗訓言天文日天道也遂代周有天下在位十六年正義與普。不無窺伺。次陳橋驛押衙自都知拒掌書記趙普云將士欲立檢點爲天子世宗若邪分都將環立待兵生民有幸仁人在位。華山隱士陳摶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五星聚奎天開文治。周顯德中寶儀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卒如其言自贊孔顏復封聖裔。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此語見國子監屢幸明於聖學允廸仁義。因上幸國子監心聖學欲武臣盡

令讀書使知爲治之道陶穀禪詔遇之無與。兵變時陶穀袖中出禪詔至殺子郵登第帝仍命覆試販僞擅殺。詔嚴覆視。王彥昇擅殺韓通終身不得節鉞雪夜紫貂全斌遠賜。會汴京大雪帝御紫貂裘帽解賜王全斌於蜀一軍感擢用義倫人知砥勵。給事中沈義倫隨軍入蜀囊中惟圖書數卷曹彬薦之以爲樞密副使紫雲黑龍釋怨罪使。董遵誨父宗本仕漢太祖微時往依之爲遵誨所侮一日謂太祖曰每見紫雲如蓋又夢黑蛇俄化龍飛騰此何祥也太祖不荅至是遵誨謁罪帝赦之斥通遠軍使厚遣宮人憐其幽閉。放宮人三百八十餘人戰恐傷人念之隕涕。江南捷王帝泣曰兵凡有攻城必有鋒刃者實可憐也出兵十萬曹彬不殺伐唐專寄遣彬將兵伐江南戒以不殺在賑卹之借

羅屍存　貂戶　貂音刁　樞密　徵音　滋　泛用

零八年

改蒼仲氏曰太祖當主少國疑之際黃袍卒爾加身既無逐鹿之勞又乏誓師之迹受命之易覲漢唐咸爲過之雖倉皇之中禪詔出陶穀之袖大志愜杜太后之心似覬覦天位已非一日然五季之時胡唐暮晉當時藩鎭統重兵抱偉略者莫不有蒯通說韓信之謀王儉許蕭衍之說在其意中則劉季覩秦始皇而思代李密讀項羽傳而奮興不足爲太祖諱也登極之後盡釋

五代秕政苟者矯之以寬諭者矯之以正偏者矯之使中墮者矯之使衆敦倫盡孝閨閫潔清賢于唐之高祖太宗遠矣太宗英賢睿斷虛已用賢呂蒙正張齊賢寇準呂端李沆田錫諸人一時登進其爲太平有道之象固足以啟燕長之庥而不爲旦夕之謀矣乃李順陷成都遂以宦者王繼恩爲招討使是使五代之風幾乎復蹈而且德昭廷美死非其罪宋后崩喪不成服是以燭影斧聲之嫌不免爲世詬耳眞宗優禮

呂端信任李沆崇儒好學足稱令主澶淵之役不聽大寶播遷賴寇萊公之力乃忽用丁謂王欽若輩以天書自誣于是封泰山禪社首祀汾陰紛紛附僞甚至劉德妃一正中宮浸于外政帝崩遂以軍國聽其處分幾立劉氏七廟若非后德素號柔嘉大臣人皆持正唐室之禍不再見于宋哉仁宗際中天之會値韓范歐富蔡賢萃聚之時使朋黨之議不與郭后之賢不廢可以駕漢唐而比隆刑措矣惜純駁並用未能

登三蹐五然慶曆皇祐之間廷稱師濟野號又安三百年深仁厚澤固其培本而植基者乎英宗抱病登朝享國不永觀其親政後愛民若渴裁斷如流四年臨蒞四海晏如倘天假之年亦有宋之誼辟也史韻分章止此想見太祖開基爲治之始英宗守文爲治之終後之讀史者可以知治不自治必有所由治亂不自亂必有所由亂杜太后告太祖曰吾聞爲君難苟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否則求爲庶人不可得至哉言

平可爲有國家者龜鑑也

張耕洲曰詳處能詳畧處能畧想出忠毅公之意所以示後人深矣

宋紀

邵音劭 否音鄙

杜鵑南鳥忽焉北徙邵子聞聲知運將否英宗治平中邵雍至洛陽聞杜鵑啼愀然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鳥至此不出二年亂矣

神熙寧初安石升陛神宗名頊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熙寧元年翰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連月地震警戒自遹是年八九十月京師地震一言稱堯舜利而已矣意在強兵從富國始安石言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雖竭四海之財以奉乘輿不爲過勤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議行新法小人是倚行青苗手實市易保馬方田均稅保甲募役免役諸新法引用陳升之呂惠卿曾布等在要地

朘音浚 骯

官爲商賈百司爲市吏胥傳奸朘民及骯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提舉司等官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曆日官鬻祠廟皆毀微至曆日官自鬻賣又司農祠廟泰伯微子廟俱在鬻中算及果蔬細碎可鄙市易之法以內庫錢帛與吏易下至果實亦官監賣民爭之不得唐

疽音雎

介疽死唐介數與安石抗辨新法不勝其憤疽發死四海怨咨舉賢力

詆音邸毀言 鴂音決鳥名

詆帝知民苦新法安石曰此小民新寒暑雨之怨不足恤也時司馬光范鎮呂誨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俱力陳不可並爲詆斥帝信鴂舌冠冕皆呂惠卿閩人衞上蔡不臨江人人俱鴂舌類也萬物失所小人贊美時王廣淵公行青苗李定言民便青苗法韓絳亦附會之好官自矜干進無恥鄧綰附會新法得爲御史四日笑罵由他好官自我爲之閭閻一空邊釁四起青苗免役誅於交趾

交趾外內闕行新法大習安石遼人爭地喪七百里。遼使請議疆事安石曰將

欲取之必姑予之論分水嶺以爲界屢辭乃去奸邪未迥安石見鄭俠等疏論

屢辭相位乃致仕薦韓絳呂惠卿自代天下將亂哲宗繼體。哲宗名煦神宗

第六子在位十五年太后垂簾堯舜爲擬。時哲宗十歲宣仁高太后垂簾

聽政九年朝野清明人號女中堯舜邪黨多黜正人復起蔡確章惇俱有罪免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新法都罷四海欣喜。保甲

方田保馬市易助役青苗諸新法次第報罷太后既崩羣小妄訾。李清臣等

力排太后時事親恩可忘臣民何恃。追議蔡確爲忠懷公以王安石配享神宗

力更宣仁之善政畏叛大防邪說爲趯。初呂大防稱揚畏敢言起爲己助乃

若叛之上書言紹述帝聞當臣可用者仰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用舍顛倒日

食雲霧改元紹聖以中書用李清臣鄧潤甫罷范純仁蘇轍等時日食不辨雲霧

章惇致儔惡非昔比惇專以紹述爲國是引其黨蟠據要地京卞希。

布長蛇封豕蔡京蔡卞林希曾布俱大奸也元祐朋黨正人爲朋

元祐末有蜀黨洛黨朔黨之分正人自相矛盾至此盡爲錮內假君實等腐心切

齒沒者追貶存者俱圮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贈諡貶文彥

博程頤呂大防劉摯梁燾等官張商英等交章論司馬光變易先朝之法君定光名欲戮諸

賢辛而旋已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墳惇摹卞許將言之帝乃止以將之

言將亦被抱惇卞羅織元祐諸臣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許將言祖宗以來未之有此

帝然之八百餘家冤於訴理蠲同文獄又置看詳元祐訴理局由是重得罪

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咸下獄會逮欲廢宣仁其奏偶抵章惇蔡卞誣太后欲危帝

請追廢爲人皇太后向氏泣白事寢竟附劉妃廢后孟氏時劉婕妤恃寵不禮

於后章惇遂附劉氏廢孟后爲仙師賊在君側火入輿鬼。火星入輿鬼分太史

奏賊在君側徽宗繼兄端王浪子。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

無嗣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章惇稱爲浪子即位元旦流星如矢夜

有妖氣其赤如焜。興國元年正月朔有赤氣亘天任伯雨以爲宮禁陰謀外國竊發之

象紹述爲名元祐法燬。奸黨競以紹述勸帝當焚元祐法於都省伯

雨移。官蔡京承旨任伯雨爲右正言核罷章惇半年上百八疏徵布畏之徙雨渡

支貝外以京爲學士承旨子婦入宮爲取金紫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爲三

熙寧間學士驟陟宰衛樹碑端禮京執政籍元祐宰執司馬光侍從蘇軾文臣程

頤武臣王獻可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爲奸黨請禦書刻石於端禮門既而增至三百零九人頒

行郡邑安民流涕。石工安民當鐫字見司馬光等姓名而流下尊婦翁

孔庭從祀蔡京之弟卞王安石乃其婿請以荊公配享孔廟位次孟子下步復入

豆登泥滓政和三年追封安石爲舒王子雱爲臨川伯配享孔廟豆登泥滓

也滓汙貫虹奇巧艮嶽華侈萬歲山成更名艮嶽與物畢萃窮

山極水童貫爲朱勔盛采內苑花綱于蘇州奇花名木珍禽異獸莫不克

物戲蕩迷鬼遂欲飛衆自謂天嗣天神至止。帝言天神

孫於坤寧殿、冊立道君。受命道士。帝謂林靈素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登顛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可冊朕爲道君皇帝、攸導徽行。樂生無幾。王黼蔡攸諂帝娛樂、以爲日月幾何、徒自勞苦、旗亭妓館。無處不跳。也、跳、王

小輦輕車七幸京邸。七至蔡京邸宅、謝表云、然童貫闔燕登來

路啟約金攻遼。白溝披靡。童貫誑燕之衆、請自登來入海結好女眞、相約

攻遼敗於白溝地矣、禱求金助。燕乃降彼。金主旻陷遼燕京、遼主淳死、妻蕭氏

奔天德、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於金、遼亡、得六空城。其費倍徙。金只汲易

權順燕薊六州來歸宋、許以歲輸幣四十萬之外、每歲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貫纔封

王。童貫爲廣陽郡王、王黼蔡攸封公、金旗南指。金人責宋納叛臣張瑴、分道南侵、狐

坐御榻。亂云可俟。宣和七年、狐升御榻而坐、欽承內禪。九州破

碎。欽宗名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虜求直言。城開輒砲。時有詔言、城門開者

路開城門、開言路開、戎馬渡河。何梁棄壘。靖康元年、金人克渡河、笑曰、南朝可

謂無人矣、何濟梁方半燒走、質子割地。計出無以。金軍抵汴、帝以三鎮地請盟

稱臣輸幣、質康王以求成、李种主戰。衆皆神。李綱种師道請死戰、衆不從

竟用郭京。悔寧及臍。唐恪耿南仲等專主和議、乃止各道勤王師、汴京受圍、

中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神兵、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欲取金兵、詔衆門須自下城

作法、因引餘兵南遁、城陷、帝哭曰、朕悔不用种師道言、二帝俱北。永辭玉几。

從三千人。城空如洗。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妃主名、及六宮有位號者、凡三千

朕音几　靡音米　碎音碎也　种音充　臍音齊　几音几

餘人皆從、子女金帛括索無遺、廢爲庶人。敝冠苴履。金廢二帝爲庶人、逼帝易服、

白草黃沙。泣血相視。二帝至會寧、金主廢太上爲昏德公、淵聖爲重昏侯、給田自種、後又遷于五國城、

君之不明。臣則咸佞。安石之黨。泯絕天紀。章惇蔡京蔡卞曾布等、皆安石黨也、徽宗跳踉。禍必至此。徽宗之蔡京、猶神宗之安石也、有國家者。覽觀前史。

右自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主共六十一年北

宋自太祖至是凡九帝統共一百六十九年

改菴仲氏曰、甚矣。言利之臣之不可近也。神宗聰

明傑出。不好嬉遊。不貪酒色。而又仁宗爲之父。

以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趙抃、文彥博、程顥諸

賢爲之臣。使無安石、惠卿、惇、卞、以利誘之、而錮其

初心、則躋天下、於三代之隆不難。不意王安石

以博學文其奸、以樸鄙飾其貌、以排拗任其性、

遂使固結君心、牢不可解。于是新法之行、司馬

光富弼爭之不聽、唐介呂誨范純仁蘇轍爭之

不聽、祖無擇張方平范鎮呂公著爭之不聽、下

韓琦鄭俠之疏入、帝已爲之動心。新法與其停

嘅、一旦安石復出、又復熾然、則神宗變民之心

宣仁太后 哲宗 徽宗

不勝其愛利之心而愛言義之臣不勝其愛言利之臣也宣仁太后有后妃之賢而多才有女師之德而在位以毋改子庶幾言利之臣息乃哲宗親政又復進而用之于是小人欲去君子遂以朋黨爲名君子不能爲小人辯亦卽𢚩于朋黨之迹以致章惇蔡卞等奸黨滿朝正人絕迹此將天下如一人之身神宗既以多慾耗其元氣哲宗又從而斲喪之雖欲稍延且暮其勢可得徽宗以弟承兄不思爲神宗幹蠱乃追敗

元祐相臣司馬光等刻黨籍于端禮門役紹聖方田三舍諸弊而童貫王黼蔡京諸人又以利進于是利財賦則復新法利土地則思伐遼利長生則崇道教利逍遙逸樂則尚園囿微行種種僻性民不堪命故方臘作亂青溪宋江作亂淮南金則五道來侵是猶病人待用參苓而反益之巴豆大戟也雖禪位欽宗勢難挽救況欽宗昏庸無異于徽宗不信李綱种師道宗澤岳飛等之忠言而信耿南仲秦檜唐恪之邪說于是舉族北轅數天左衽膏肓之病一蹶不振矣嗚呼悞天下者章惇蔡卞諸人也而開其先者安石云天下者徽宗欽宗也而開其先者神宗然則敗國亡家寧必不在聰明傑出者哉甚矣言利之臣之不可近也

鈇臣吉門北宋之亡基于神宗之偏信王安石寔則利之一字悞之也論究極徧本深合大學治平章義

增定二十一史韻卷四

構李後學仲弘道[illegible]增補

古鄗忠毅公趙南星夢白父原編

襄平後學郭金湯子堅父參訂

南宋紀

胥人報復。正直胥戕。誣后之賢。再去椒房。宣仁太后以新法哲宗孟后遂事宣仁誣以厭魅之事廢之徽宗初立復元祐黨人后孟后還居禁中既而蔡京請再廢后于瑤華宮于是得居于外宮中以傚塗燬故云椒房金疑質子。以肅易康。康王質于金金主見其與太子射三矢皆中疑其爲將家子道歸以肅王易之爲金所

留。宮闕既犯。共免流亾。金陷京師妃主俱北去康王以遺躅得立孟后以廢在外免于拘也康爲高宗。后稱太皇。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都金陵遷臨安在位三十六年后即哲宗孟后也宣仁謗史。昭洒顯揚。詔修正宣仁事迹追貶蔡卞蔡確等初念猶明。相用李綱。所陳十事。亟戮邦昌。金人立張邦昌爲帝綱上十事畧見施行其議僭逆僞命二者留中其經恢復之意可知首膺宗澤。恢復舊疆。澤請還京。於意無當。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不報同心共濟。惟有黃汪。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主和無復經制兩河之志岳飛奔官。所用爲郎。飛言二人不能承聖意恢復坐越職奪官張所用爲河北西路招撫使飛隸之補武德郎詔幸襄鄧。乃如維揚。李綱請幸南陽帝殿

請襄鄧汪黃力議乃如揚州郤醫信巫。病入膏肓。言帝不信忠言而信汪黃亦猶病入膏肓也父衣妃環。有淚浪浪。上皇出所衣半臂背領中有書令帝即來救父母韋后亦付金環使人見帝思歸之意邢綱誣於浚。氏亦帝所佩綱州七十七日潛善伯彥力排之言其私意殺侍從等事罪之不足張浚以張浚七旬退藏。言綱長于兵略曲端立大功張浚以其復殺曲端。一何不臧。浚與飛不合張浚可惜也娟疾武穆。聽其終喪。飛丁母喪終喪歸解戎行。留平之賦淮西之變皆浚之不善將兵也東滅皆誅。翰辭廟廊。李綱罷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上書救之帝皆斬于市許翰爲二人著哀辭南幸二人。曰狂曰憂。憤而殁。都人盡傷。帝如揚州宗澤言京師天

增定史韻　卷四　二

下腹心不可棄汪黃以爲狂澤憂憤疽發而死二十金兵奄至。帝倉皇渡江。談禪南畢。策馬孝黃。金兵至天長帝騎甲乘馬至鎮江帝方與黃潛善汪伯彥聽浮圖克勤說法聞之策馬南馳孝黃罷亂大赦。綱否如斯。赦惟綱不赦以悅金人道書没踨。順列藩方。書與沒踨指罪不赦帝如杭州大赦惟綱稱黃汪得。幸秦檜還。鄉。秦檜從京至燕金以撻懶及南征以爲參謀至是與妻王氏還朝倡言臣寶國于金。和議力倡。時胡士和議于是專主息兵一作如淵獻策。與已者僵。爲金用帝喜曰得士逐以檜爲參知政事仰議如帝意已央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能如淵曰宰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乞斬。檜事理昭彰。童子猶知。帝反兹兹。胡銓上疏言童子

勳皆前功狀能著于好背逆謀後爲尊岳飛劉光世爲鄂王追奪秦檜等爵謚天下伏

金。北伐諸軍白骨支撐遣。使祖謝侂胄賜陽。金兵分道

來復州郡復陷帝復和謝議和胄洋洋得意。吳曦叛蜀安丙忠賜。吳曦降金

稱蜀王時還使安丙誅之。彌遠誅胄中宮密擬。金人欲罪首謀史彌遠請誅胄

以安邦爾楊后知者史彌遠與爲表裏一日侂胄入朝以兵遮之金堤至玉津園椎殺之。權歸

彌遠忌竑之剛。皇子竑忌楊后專政彌遠權勢欲剪除彌遠知之遂與楊后矯詔

廢竑爲濟王。廢立在掌禍因敝障。帝有疾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爲皇太

子更名昀爲寧發故。國之將興群上棡棡信盜讐賢其朝必

荒。寧宗棄賢用奸慶元六年蒙古主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遂基代宋。秦檜諸人史

刪頗詳浚多慚羨有愧子長。張浚暗于知人曾薦秦檜殺岳飛擯趙鼎其美不足稱也

于長史遷字

右自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凡四主共八十八年

攻廱仲氏曰。南宋之天下。有可以爲而不爲者高宗也。不可以爲而欲爲者寧宗也。二者爲亡宋之本。請先言其可爲者。康王既質于金而縱之得回。元祐皇后因廢于外而免于北去。則天心可爲。兩河三鎮猶入版圖。兩京陝洛尚居要害。則地勢可爲。三河豪傑。各守封疆。中原義旗在在響應。則人心可爲。且有趙鼎李綱張九成諸人爲之相。劉錡岳飛宗澤吳玠韓世忠諸人爲之將。因而與問罪之師。復祖宗之宇。非少康之依附戾封。與光武之借兵同姓也。而乃信任汪伯彥黃潛善。退保臨安。倚恃秦檜之奸。一主和議。以致兩京不可復。梓宮不可歸。豈非有可爲而不爲者哉。若夫孝宗但術文王世子之情。而忽勾踐卧薪之意。雖有陳康伯胡銓王十朋虞允文等。不能任用。究且以道學爲禁。使正心誠

意之學。不得見用于世。是又一高宗而已。至于光宗。則受制于悍后。雖父子之親。不能保其間。疾視安之禮。況祖宗國土乎。其時趙汝愚以宗室之重。奉太后旨。擁戴寧宗即位。可謂扼疑底定矣。乃不能飽侂胄之欲。令其遠去。致侂胄擅政植黨敵盛。寧宗益申僞學之禁。將呂祖謙彭龜年楊簡蔡元定諸君子。一槩斥。獨封侂胄爲王。而任其恢復。顛倒孰甚焉。于是北伐諸軍。所向敗績。及金人欲罪首謀。則戮韓侂胄櫝師

旦之首送諸金以乞罷兵嗚呼此時天下女直雖衰蒙古方熾眞不可有爲之時也寧宗一悞於韓侂冑再悞于史彌遠遂致南宋之天下不可復振豈非不可爲而欲爲者哉故曰二者爲亾宋之本

郭肇慶曰先將南宋岡勞二語判定以後兩兩分應彩古文中之立局者也

憸音暹小人也　竄音…縊音…　勇也　暱音抑既外　珙音拱玉也　檝音楫　憝音仝怨也

南宋紀二

理宗不幸、立於憸壬。（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孫寧宗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濟王冤死、彌遠日親。（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不從自討平之後彌遠忌竑使人縊殺之）夢昱一言、竄管立懂。（胡夢昱直言濟王不當廢彌遠使御史劾之竄管象州立懂讚人與無敢犯）搏擊正人、鷹犬成群。（御史李知孝梁成大莫澤宋端常等劾眞德秀魏了翁皆去）追崇先哲、徒爲靡文。（贈朱熹信國公追封張九成錄程頤後贈謚陸九齡九淵錄呂祖謙張栻等子孫）想慕朱熹、（臨帝謂熹子工部侍郎朱在曰恨不與先卿同時日頂之言非眞心也）言非眞。酷吏放手、鬻獄虐民。（酷吏梁成大等人目爲三商又有薛極相等爲四木）二趙誅全。

楚州乃平。（趙范趙葵敗李全于揚州克復淮安）天誅彌遠、端平有君。（彌遠病相二十六年權傾中外至是卜始親政改元端平）在位九載、乃詔更新。（其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更新之政、與元伐金。金實將亾、宋已不振。（孟珙入蔡州蒙古從之金主守緒自縊死忽斜）（虎斃從死金亾面宋已弱矣）因人成事、乃欲併吞。岳言易曉、帝聽無聞。（蒙古使王檝來議共力伐金群臣請乘此復三京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趙范亦力爭之帝不聽）入洛師潰、趙師雲奔。（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師大潰蒙古敗盟自是江淮之間無寧歲）眞魏再用、朝有彝倫。（時召眞德秀魏了翁爲學士秀參知政事止學復明）眞[illegible]爲

仆音赴 仆也　瘽音芹 瘽病　理宗

鼓聲已死旗仆天昏君臣俱溺免辱爲欣（洪範以舟師據海山張世傑且以大戰力敗陸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卽負帝同溺）太后躬殉世傑隨淪（楫咨副使張世傑選崖山遇颶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立之太后聞帝崩哭赴海死舟覆世傑亦死越七日浮屍海上者十餘萬）醜亂者誰君子不辰鮫人潛泣精衛徒瘽（鮫人人似魚而居海濱者以喻太后精衛鳥也啣土塡海言其徒勤以喻張陸文華也）海水禾田此恨不泯（言小人攪亂千古猶恨也）

右自理宗度宗恭宗端宗帝昺凡五主共五十八年南宋自高宗至是凡八帝共一百四十六年自太祖至帝昺統共三百一十八年而亾

攺厲仲氏日國祚之興亾係在內治不在外攘也南宋理宗初立蒙古方強不信金人脣齒之喩而成蒙古假道之謀似其失在滅金而不知其本不在是也理宗以太祖之裔享國永久與仁宗相似使其任用魏了翁眞德秀諸人先治內而後攘外則蒙古雖強詎能遽成混一乃史彌遠方卒史嵩之繼與史嵩之方罷賈似道又起四十年之中日以小人爲心膂不用君子爲股肱致似道外旣稱臣蒙古內則報捷朝廷竊留

度宗　恭宗　端宗　帝昺

使臣激怒敵國以基亾宋雖欽崇儒道褒顯程朱是猶齊景公欲用孔子而曰吾老矣惠王欲用孟子而曰吾僻於齊梁國祚奚濟乎度宗卽位加似道太師封魏國公稱曰師臣才非夷吾而尊同仲父德非公旦而崇並鳥几鼎台折足覆餗貽譏宜其敗也于是襄陽旣降樊城遂陷鄂州旣破伯顏渡江天下之勢危如纍卵乃又以四歲之恭宗虛擁尊位仍加似道以督府之權望其退敵何異蒙羊掎以文豹驅而鬭虎鬭

孟賁之眉目懸以嚇人足見其愚而已矣迨元師次皋亭太后出降伯顏以帝北去宋亾矣至於端宗支吾顚海之閒帝昺流離厓山之際亦忠臣義士不忍宋室之亾婉轉圖存于萬一之事又曷有瘳焉總由夫理宗不能安內以攘外故至此可與者建隆元年以日光摩盪而宋興德祐三年又以日光摩盪而宋滅何興亾之兆一也元師次江濱則江潮三日不至宋師次厓山則颶風驟覆其舟又何天心之不可回也讀史

至此不能不爲文謝張陸諸臣浩嘆矣（盛宣山曰不能安內復欲攘外是理宗以下痛恨陸論漢切擊致非禍令人扼腕不置）

契音器　又音竹　鞨鞈音　秣襪　窗竹律　妒

遼金夏紀

契丹之先。始於鮮卑。與奚同種。東距高麗。（契丹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同種姓耶律氏至元魏自號契丹其地東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隋時臣于突厥唐太宗時窟哥內附賜姓李氏）保機創業。謀主延徽。（唐末阿保機乘上四國建國黃龍并中原河東九郡自稱天皇太祖以故幽州參軍韓延徽爲謀主徽與馮道同事劉守光後歸契丹曾以母托唐莊宗許不南牧）述律爲后。名震諸夷。（妻述律氏勇而雄變嘗勸兵破黃頭室韋名震諸夷）殺諸酋長。子纘丕基。（保機卒后因召舊長之難制者問曰汝思先帝乎咸曰安得不思后曰思宜往見之遂盡殺之立中子德光爲帝）太宗德光。石晉是資。（太宗名德光石敬瑭許割幽燕十六州乃興師滅唐）

瑭音唐　羓音巴　欲約　嘶音西　軋音[illegible]　樽音尊　俎音阻

（晉立敬瑭爲晉帝）重貴被執。帝羓見誚。（滅晉執石重貴歸卒於途腊其屍號曰遼）世宗自立。祖母受羈。（世宗名兀欲初封永康王聞德光死乃執趙王延壽自立爲天授皇帝將祖母木葉山囚之）麻荅暴虐。戰馬不嘶。（羅任麻荅恣行暴虐戰士俱不服從）燕王述軋。神器竊窺。（述軋初封燕王弒世宗而自立）穆宗討罪。九鼎復移。（穆宗名述律景誅述軋而自立）援兵北漢。敗於周師。（北漢劉崇借兵伐周周主郭威自將敗之）庖人肆毒。命殞樽俎。（穆宗好殺飲督責庖人因遇弒）景宗嬰疾。政由宮幃。（景宗名賢世宗次子素有風疾事決中宮）宋兵相援。休哥出奇。（宋太宗使潘美伐北漢遼發兵救之師敗遂將耶律休哥等戰高梁河勝之）蕭后當國。聖宗南馳。（聖宗名隆緒景宗子年十

納之翁分爾劓昊鼻而死英宗諒祚分國而治。英宗名諒祚與宗子寄養于母
族訛龐與三將分國而治大敗於賀蘭母被擒追。與契丹交兵敗于賀蘭山
母為遼擒惠宗秉常梁后幽之。惠宗名秉常英宗子夏將李清說以河南地歸
宋母梁氏知之遂幽焉敗宋五路。耀兵米脂。宋李憲以五路之兵伐夏夏以
三十萬衆敗之耀兵米脂城而還崇宗納欵與遼結禍。崇宗名乾順惠宗子
宋哲宗時納欵求援于遼遼遣蕭德崇議和結婚于遼遼亾和宋却與金昵。
遼亾又入貢于金仁宗多難。衆叛臣訟。仁宗名仁孝上地瓜分桓宗
遭廢安金乖離。桓宗名純祐仁宗子立十二年李安全篡立自號襄宗請降于蒙古
興州失守神宗憂懼。元太祖圍興州神宗西遁遂稱太上皇禪位獻宗獻

增定史韻　卷四　十九

宗不祿四載長吟。獻宗名德旺神宗子在位四載南平歸元。伐厥
羈縻南平王名睍末理宗寶慶三年降于元旻亾是年元主鐵木眞殂于六盤山遼金
西夏宗興切肌。
右夏起於北宋仁宗時元昊稱帝至南宋理宗
時爲元所滅凡十主共二百二十年合南北宋
三百年與四國相爲終始
毀廬仲氏曰一代之興始必有英雄爲之艸創中
必有能臣爲之夾輔後必有賢主爲之繼文然
後其國可大而可久。朱溫石敬塘劉暠諸人删

剛告不知有此故國祚封疆反出遼金夏下耳
試觀遼本契丹阿保機値五代同光之世北併
室韋等三十六蕃。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
稱天皇王。此時內則述律后之權勇外則有韓
延徽之謀畧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安集
漢人故能雄長北邊德光繼之又能滅唐立晉
以擴十六州之地故傳世久遠至宋徽宗時天
祚失國固已二百餘年矣視梁唐晉漢周朝更
夕換不啻霄壤。若金之阿骨打其英雄則猶阿

增定史韻　卷四　二十

保機也當遼主至混同江鈞魚故事千里內酋
長皆來會宴次第命舞至阿骨打終不肯舞但
端視直立。居然項羽見始皇帝有取而代之之
意及其勢兩慟哭。告戒諸軍。則又不啻勾踐渡
江誓師沼吳英雄草創夫豈偶然是以滅遼敗
宋建國大金又有婁室粘沒喝幹離不諸人爲
將太宗吳乞買繼之制度文爲卓越諸國故雖
至海陵淫暴不致殞國至於世宗雍則誠賢主
也下令撤商徵之聚討古論今讀書不輟大定

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帶非真玉雍門國小無能辨識僕以為玉耳又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念伉儷之情殺要荒之國末之榮唐晉漢中詎能數見逮守緒失國亦一百二十年曆數雖不及遼不可謂非繼體守文效也夏則拓跋之後自党項于唐貞觀中入居銀夏歷唐及宋祚更長于女直自李繼遷啟立宮闈創立文字以張元吳昊為佐英風雄桀足令韓琦敗績何況其他雖其後倚遼附金得失

互見亦代有其人故至此決豈五代之君所可及哉若西遼大石以進士上第歷拔翰林學士尤善騎射可謂文武兼才以此衍緒契丹似劉曜之中興無前趙之暴虐故蕭后塔不烟稱感天皇后耶律普速完稱承天皇后兩朝女主僭擬武氏則天尚傳位七十年而滅于南部猶非五代主之十年二十年比也凡茲數國果能戒殺戒淫愛民愛士則遼之天祚可以不擒應州金之守緒可以不死社稷夏之李睍可以不作元俘西遼之古魯可以不為蠻觸何至前軌既傾後轍復繼遼之滅奚無與于金之滅遼金之滅遼無與于元之滅金也歟

項炯雪臣總論四國之事頭緒甚多文却如一綫懸承而低昂自見總起總收尤徵筆力高古

元紀

奇渥溫氏。蒙古苗裔。元祖奇渥溫氏蒙古國之後也先阿闌果火生白溫又兒後子孫蕃衍世奉貢于遼金而總于韃靼至也速該生鉄木真滅四十國遂滅夏即位日成吉思皇帝。自太及憲。宋室珍瘁。宋寧宗開禧二年鉄木真即位于幹難河理宗寶慶三年卒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傳子太宗窩闊台傳子定宗貴由傳位於雷之子蒙哥是爲憲宗宋室遂亡萬國奄收於世祖。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弟即位是爲世祖混一南北建都於燕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王統十六年壽八十歲雄才大度。窮兵好利。窮河源海運其他如下文是也許衡仕元。死言名累。衡自具官能辭官死後必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衆一日本莫知其麗。世祖征日本甸古

增定史韻　卷四　三十

城交趾瓜哇八百媳婦等國以來殊貝至此擊日本兵十餘萬三人未還大敗有者數人而已焚毀道書。釋典爲貴。從福密使張言惟存道德經書悉除恐殺天祥。成其仁義。文天祥留燕上臥小樓足不履地詔有司役之有詔止之不及來帶中贊有成仁取義讚枋得餓死激於子惠。元參政魏天祐道謝枋得北行友人張子惠作詩云北去好惡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枋得甚稱之黠僧禍陵。九原怨厲。從西僧嗣古妙高之請發會稽宋室諸陵及大臣冢一百一處有林珏秘自稅義士夜移陵骨葬蘭亭山植冬青爲記因識許衡。貶宋何意。劉因保定人性不妄交與家鉉翁俱辭官因以許衡爲老氏之術蓋以其仕元也乃作渡江賦幸宋之亡則悖矣毀天貶孔。帝師如靦。元起朔方崇尚佛教帝師命與詔勅並行帝后妃玉皆膜拜受戒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于坐隅又聽妖僧祥週之言書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爲中賢成知崇儒。守法而治。成宗名鉄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在位十三年先是京師未有孔廟而國子寄于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乃奏建之痿疾失權。內侵外替。帝末年患病內則決于宮闈外則決于大臣以致盜賊作反武尊孔子。孝經頒賜。武宗名海山順宗長子亦世祖孫成宗崩諸王立之在位五年加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命刊孝經賜諸王定十二章。重懲貪吏。所詔以世祖行條格枝議遵而行之獨嚴貪吏但頗紛更。酒色是嗜。阿沙不花諫帝麴蘗是娛妃嬪是號諸伶沙的爲平章官者李邦彥爲左丞相仁性至孝。親賢篤摯。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自武宗即位立帝爲皇太子後在位十年事皇太后終

增定史韻　卷四　三十一

身不違顏色待宗親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賜貴近愼重國史。足。知其志。論中書省臣曰人言御史臺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李孟賢相。命坐呼字。孟在政府多所裨益御書秋谷二字以賜又賜鈔十萬貫爲治第辭不受聰明恭儉。盛德罕儷。如孝事太后敦睦宗藩開科舉例罷白雲宗擢學校政歸中書禁遊畋止征伐及始服袞冕享太廟之類英復克孝。似儒而毅。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子在位四年太后弘吉剌氏以周王和世㻋有英氣而帝稍弱懦遂立之及即位太后見其有毅然之色退而悔曰不擬養此兒僻抑成病遂崩果于誅鉏。群奸謀弑。帝自上都還御史大夫鐵失等殺丞相拜住併弒帝泰定守舊。天下無事。泰定名也孫帖木耳顯宗長子英宗叔也初封晉王英宗遇弒以支

㻋音謙　璘音林　温音穩　厥也　揲音捨

又繼在位五年。文宗草其廟諡。明立半年暴崩有議。（明宗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大臣舉義兵立之，在位半年，或曰文宗弒其兄。）文謀太淺廟主竟廢。（文宗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初封懷王，大臣以明宗遠在漠北，故先立文宗為居攝，及明宗即位，乃立文宗為皇太子，明宗暴崩，遂即位，在位五年。順帝時，撤文宗廟主，遷其后，放其子，詔以文宗謀為不軌，致明宗飲恨而終也。）遺命傳寧二月而逝。（寧宗文宗姪，名懿璘質班，帝遺命立之，即明宗次子也，在位二月。）安歡昏弱政紛盜熾。（順帝名安歡帖木兒，明宗長子，寧宗之兄，文宗后以子列而立之，委政于伯顏撒敦，事皆廢弛，在位三十六年而亾。）女舞天魔僧傳運氣。（哈麻陰進西北僧，導帝房中運氣之術，號衍揲兒法，又進善秘密法，帝皆習之，又以宮女十六人，名摩天舞。）又御製龍舟兼精他藝。

（製龍船，預壺滴漏諸法。）大兵赫臨望風而避。（明兵至通州，帝作后妃等走上都，遁，明年元帝如應昌府，又明年殂于應昌，追諡順帝。）哀而不追諡為順帝。奠主御宇再造天地。

右元自太祖至是凡一十四帝共一百六十二年（僭一十九　十二年）

唐堯帝甲辰至元順帝丁未計三千七百二十八年

改庵仲氏曰論元開創之基則始于太祖聖武元年論元正統之承則始於世祖至元十六年而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世祖則秦皇漢武之亞也秦皇承非裒富強之後故有長城阿房之役漢武承文景富強之後故有匈奴西域之征元世祖則承太祖太宗富強之後以為秦皇不足與漢武不足奇故有高麗日本占城八百媳婦之兵其雄才大略相似也觀其制禮作樂設官分職彬然一代令主惜乎一統之後好殺虓淫崇僧黷正有廉希憲之賢劉秉忠之智伯顏董文炳之勇不能將混一之區宇使漸仁摩義以致成宗末變者數起武

宗時變亂者數端且大統嗣續多有變更詎非貽謀之未盡善也蓋仁宗以武宗母弟立為太子繼而登極觀其天性溫淳尊儒禮士彬彬乎幾與宋之仁宗明之仁宗絜隆比美而十載升遐施澤未久以視重熙累洽詎不有間邪英宗係仁宗嫡子即位大都以張養浩為中書省以拜住為丞相以吳澄為學士觀其英毅果斷可以成仁宗未竟之業嗣世祖恢擴之規而果于殺戮近侍潛謀萬乘之尊亦于行幄誠古今之

明宗　文宗　寧宗　順帝

興變也泰定帝以太宗支系龍居即位誅討元凶身殂子繼亦屬人情而大臣燕帖木耳等必倡言武宗三子當迎立之不許其子阿速吉八入嗣大統又不能遠迎周王登極而乃先立懷王嗚呼以帝王大寶使其弟暫為守攝則世遠胥庭人非臧札建成元吉既見于唐燭影斧聲又聞于宋明宗於此雖欲不暴崩于文宗入見之時似不可得然其事尚多疑案未可遽信也至文宗既遂兄終弟及之意加封聖門纂輯大

典似亦可以有為而享祚不永僅以五年又不立子而立姪寧宗寧宗天祿不永文宗后又立寧宗庶兄妥歡帖木耳坐使二祖百戰之天下付之荒逸無度之主以致伯顏擅權唐其勢謀逆天變地震史不勝書中原則據于韓林兒楚則據于陳友諒閩則據于陳友定其他方國珍張士誠擾亂于浙蘇何真方玉珍擁衆于粵蜀又有劉益田豐輩紛紛雀起以待真主之驅除此皆由順帝二十年來人事之不臧豈得尤天

眞金卒孫爲帝長子追諡顯宗中子追諡順宗三人俱非身有天下

命之不祚也哉且承統國之大本也世祖以弟承兄自可嬋聯繼緒乃太子眞金既卒眞金之長子次子又卒三子成宗承統以孫繼祖可謂正矣及成宗崩不立其子而立眞金次子之子爲武宗是以姪承叔武宗崩又不立其子而立其弟爲仁宗而以弟嗣兄及仁宗始傳其子英宗英宗崩又不立英宗之子而以眞金長子之子爲泰定而以支庶入繼是眞金之後三支迭相爲帝其間以父傳子者止有英宗一代以致

轉展承襲至於順帝亾元然則繼承之際可不愼諸

陳石耆曰韻所未該論既補出至承統一段則揆測根原尤關國計

奮鑣。聽道衍舉兵以誅齊黃爲名。帝修文治周官

呶呶。上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畀隆敗績。齊黃罷朝。李景隆李善長子，兵拒德州，上罷齊泰子澄二人官，寔主謀畫。鐵高誓死，濟南拔橋。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謀詐降，迎燕王入城，欲下鐵板，撥橋陷之，會易馬脫去。師稱靖難，長

驅江皐。文皇至揚州，朝中大臣多有獻渡江策者，陳瑄具舟來迎。金川門陷，逆

國滑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開門降。上闔諸后妃宮內，縱火焚之，遁罵而去，在位五年。寄封貯匣，神樂停橈。闔內有度牒三張、袈裟、剃刀俱備。帝曰數也。祝髮出鬼門，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云高帝見夢，令臣在此候。

楊披荊程，濟乖豁。集希賢、楊應能爲比丘，程濟留髮稱道人。應援飲食。

增定史韻 卷四

六臣均調。時齊滇、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元六人俱改易名姓，往來資給，前三八長隨左右。往來名勝，七姓昏宵。廖平、王良、鄭洽、郭節、史彬、梁良玉，帝更主七家。

滇黔川廣，處處僧寮。隨所至，俱結茅而居。文皇稽統，濫殺忠

僚。文皇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于燕，靖難兵起，臣黜進，節皇帝傳榜文臣二十九人，指爲奸黨，又榜五十八人，俱令人擒，獲者得官，凡忠進文盡戮之。孝孺哭，罟景清佩刀。方孝孺哀經號慟闕下，令草詔，遂擲筆大罵。景清佯歸附，懷刃於朝中，一日衣緋袍奔躍，不中而死。

子寧血字，鐵鉉背奏。練子寧不屈，命斷其舌，子寧手探其血，書成王安在四字。鐵鉉背罵不肯上向，命油鍋內烊，仍背立，復使夾轉北向，油忽然沸起，屍仍背立。瓜連蔓結。時殉難諸臣俱赤族，籍鄉又

破卵及巢。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貴州關設

三衛分標。貴州向止衛司，未置郡縣，永樂元年始置流官，徐改省會。大寧地方，故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奉北，永樂分爲三衛，曰朵顏，曰泰寧，曰福餘，約三千里。親征漠北，南安

論招。八年，親征本雅失里；十二年，親征瓦剌；十九年，詔征阿魯台；二十二年，又親征阿魯台。永樂元年，封黎蒼爲安南王，復拔去，又擒而赦之。盜平雌孽，山左無剽。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捕繫，俄遁去，餘黨削平。水治江南，糧運河漕。元年命夏元吉治江南水患，十三年罷海運，命陳瑄治淮安、瓜儀之水以通淮，命宋禮治濟寧諸源以抵通州，而漕渠遂告成功矣。太子監國，俯採芻蕘。上巡北京，命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太子好學納諫，無不盡言。趙王謀逆，彭孟爲妖。趙王護衛孟賢、彭旭謀逆，欲推高燧爲主，太子皆救，王得不坐。燕都遷幸，兵輯民饒。十八年北京宮殿告成，明年幸

增定史韻 卷四

太子俱御新殿。北征不返，沙漠魂飄。駕發京師，七月崩於榆木川，在位二十二年。非刑誅戮，恐網群驚，末流報應，鳳毒爲梟。言文王殺戮忠臣，甚于擊剝，上千人怨，傳至憲宗，有若無兒，未必不因此也。前王作法，奈何

不料。

右自高祖建文帝成祖三主共五十七年

霖蒼谷氏曰：太祖以淮右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間，手不釋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觀

其懲寺宦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
械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
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微慮
盡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孫侈功杯
酒乃斯爲軼風斯陋矣尤有異者徐達湯和耿
于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自戚屬李善長馮國
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郎在虹縣常遇春懷
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人如碁布地皆錯壤
豈高祖從龍近出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

生眞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高帝賓天太
孫郎位昇平繼體海宇宴淸令帝開誠布公杜
絶修睦几杖之賜頻及智囊之計不行獄詞旒
假曲庇梁王朝士留章封還錢儆羈縻之道亟
行柴章之謀未決也奈建文仁柔類元帝舉事
則學景宜齊黃廷議類王陵進謀則效晁錯先
主已去操乃追擊當陽劉豫辭歸玄乃悔使京
口爲燕王者將散甲歸兵縛見天子乎抑求于
燕策閹門自焚也燕王起兵非帝殺王郎王弑

帝其傳檄天下自比周公上書帝闕欲淸君側
天生兩人聚於一宮自無兩全之理也當其大
內灰飛纓衣背遁爲文皇者急宜降德音下明
詔咸與維新討安友側而乃懸賞討奸淸宮戮
御斬祛之怨戮及五宗射鉤之嫌蔓延婦子圖
君含垢果如是乎莘而郎位之後山東首給農
器雲南不輕用兵省親早疆周咨郡縣勅吏部
以拔幽隱顯擧士以求直言而且耀武邊陲奪
梁先鋒數籌之貢翔班班可考藹然以斗論之

梁皇賦末歸右遊襄衛賦霸泥濱造好學重曲
終弄雅盤欲順守亦脫躡之常規非皆王之天
性也

瘳音抽 覘音宜

儲立子天命不猶（景帝廢皇太子見深，立己子見濟，未幾濟卒）七年背肝

厥疾不瘳（景泰七年不豫）覘亨聚議有貞進籌（石亨見帝疾不起，與覘就計于徐有貞復辟）奪門升座正笏垂旒（毀垣奪門，迎英宗至奉天殿升座登極）

改元天順王于若侁（即位戮王文于謙于東市）忠而見戮

四海酸聆（謙嘗以一腔熱血竟灑何處，聞者莫不酸鼻）曹石僉險有貞

槃頭（初有貞勸帝誅謙，至是曹吉祥石亨訴有貞于帝，有貞亦下獄，槃頭異囚也）好還

天道曹石虔劉（石亨曹吉祥俱先後謀反伏誅）加恩遜國建庶自

由（初建文子入高牆，至此詔建庶人出居鳳陽，任其婚娶）貪廉頓異乃辨薰

猶（上籍其部陳汝言多贓，乃曰景泰間于謙久任，籍沒時無餘物，汝言未期乃爾，自是悟謙冤矣）

增定史韻 〔六〕卷四 壹

李賢進說從諫如流（曹石既誅，李賢勸開言路，從之）八年大漸其

抑何求（復辟後又八年崩，前後共十五年）憲宗察枉少保無訧（憲宗名見深，英宗太子，年號成化，即位二年，遣行人致祭于謙，復于見文職）奪門功革從

祀升侯（革奪門功，追封董仲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為侯伯）鄖陽隸楚藤峽

歸既（韓雍項忠平鄖陽盜，開設府縣以隸湖廣；韓雍平大藤峽盜，設武靖州隸廣西）興復哈

密亨士權斗（馬文升征哈密，馬黑等書廟內附，哈密西域地）上覆轍不戒

汪直權褻（太監汪直，種年少黠，請上寵之，褻聚也）置立西廠官校羅

搜（西廠令汪直選錦衣衛官吏，善刺奸者偵拔一切）韋瑛黨惡廠獄山丘（韋瑛為錦衣衛，大臣各官俱被羅織，數起大獄）

商輅執奏瑠烱暫休（商輅奏罷）

西廠發革瑛皮逸 縉億復廠莠言如油（戴縉王億奏復西廠，謂汪直可為世法）

武科創舉金鑰瀛州（設立武科，會試與文科同）陳吳徵聘

美軒輔（陳獻章吳與弼俱徵聘來京）說言諷諫功出俳優（帝感寅吳取言，中官阿丑諸演劇諷上，乃得罷汪直）

威寧縱鉞如泡斯漏（汪直有寵，羅奇王越威寧伯陳鉞等俱除名）

占竹孜省妖黨綢繆（李孜省僧繼曉占竹等）九重晏鄙莫之與麻（憲宗在位二十三年，作孝宗登極，妖人李孜省等外道最上）

中官用事兩世綱例（李孜省僧繼曉等俱伏誅，占竹等俱革職盛庇也；正統用王振，成化用汪直，父子一轍，云儒孝敬也）

右自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凡五主共六十

增定史韻 〔六〕卷四 叒

三年

霖蒼谷氏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採買，乎及宛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於當朝，書外史於西序，凡此皆善政也。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事則車駕待邊，又且却騶虞之祥，禁白鳥之瑞，幽閨織婦，訓誡同風，招隱倚蘭，四詩比美，凡此皆善政也。故仁宣之治，非商成不開，商成之

政非仁宣不粹常致仁宗一紀不永而繼以宣
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淵于仁
之臨國則重熙累洽王道無旦夕之效禮樂必
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英宗初立年僅九齡
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
至呼王振爲先生大宴不豫惧振懟憤乃開東
華中門令其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
讓天下倚呼阿父遂作門生者歟土木之變六
師敗績九廟震驚馬鬼擁遷應恩林甫之奸囘

紀稱戈當悟元戎之罪乃招魂榆柴刻木浮居
何其謬哉時當北狩乜先者方且挾此奇貨羈
制中原輸將不還進之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
臣幸郕王膺統喪君有君然則挾天子者挾一
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義之心萌英皇仁此
可以生入玉門矣若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輿安
狡寇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不乏江黃建炎
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崇誠英主而乃初聞
返蹕不欲赴迎旋入南宮徊止朝賀繼乃授宥

廷臣廢儲立濟忘餘祭傳札之言貽德昭憂死
之嘶君子論奪門之變躬寇召禍然上皇此時
使景帝獲天群臣力爭亦宜開諭至誠明予懋
德而乃轉夜會皇輿車踐位邇景帝於彌留假
關弁於興輿授受之際兄弟交失而况升遐日
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華除帝
號加戮于謙始抑曹石所謀不臧小人貽禍人
國刻薄寡恩如是哉憲宗躬法柜纛養奸汪直
鄉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檻車

逮治南若空曹緹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
多竊寵靈亦未有斯揭利器受人斷割如憲宗
者彼汪直以太藤猺賊蚤畜禁中不思日釋寶
惡之患妄有麻山赤心之詐酷好用兵輒開邊
釁游西一獄幾激降人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
夏安南焚冊大臣之委蛇人國罔如足也阿丑
談笑除奸卑懷乃心王室夫亦寺人孟子之流
亞于優孟之智也歟談言微中說人主者又何
可不察也

明紀三

孝宗儆亂。妖黨悉除。孝宗名佑堂成化太子年號弘治即位誅妖僧繼曉妖黨趙玉光等

退除萬尹。進用升恕。上知大學士萬安尹直讒佞王恕馬文升剛方故罷彼擢此

天變求言。經筵屢御。因星變令彭韶等極言得失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賓

牛角七。升綿花成架。劉吉疾湯鼐直言乃擠除其黨提牛七負為誹謗下獄至是出獄劉吉嘲之劉綿花以其愈彈而愈起也

獅貢。發還生典。停例。西域貢獅子倪岳奏還之生員吏典闕納何王恕奏停以重名器

齊熊既稱。亦罷遊處。中官李廣以左道被寵劉健謝遷力言阻之屢遊後死于營建講文王不盤遊田竟罷之

六卿得人。閣臣漸去。特丘濬周經馬文升屠鏞王恕倪岳俱一時人

增定史韻　卷四　罡

望咸在政秋故李廣伏誅

兵民疾苦。大夏條著。召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奏省尤麻錢八千萬大夏又陳兵民困苦條上十事帝皆嘉納焉

白金。旌廉。戴劉。遷寓。上手白金各一錠賜大夏珊曰稍佐膳廉二人各求去帝留之各還署理事

朝宁。清明。都。俞。延譽。明室賢君。此其選矣。在位十八年崩

武宗不道。漫遊是預。武宗名厚照孝宗太子年號正德性好遊樂

寵任劉瑾。惟其語語。內官劉瑾陝西人故姓淡弘治時瑾以俳弄為太子所悅故聽信之

八黨為朋。要津盤踞。馬永成高鳳魏彬羅祥丘聚谷大用張永七人各踞廠衛掌司禮監事

韓文執奏。徘徊聖慮。尚書韓文率六卿核瑾不法上為之驚泣不食

忠告。如臚。券。言。是真。六科戴銑等十三道薄彥徽等引以……

一委於瑾。戮及千官。竄流九牛。錄文王岳秦……欽以等無不受累又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其他增兵稅刻軍需海內騷然

河北群寇。綿延兗豫。河北群盜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擾霸州趙遂等入山東河南境自淮以北皆流出沒

川陝藍劉。驟然滉瀁。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蜀郡邑劉烈僭

擄陝安化寘鐇。誅瑾稱據。安化王寘鐇舉兵反以誅劉瑾為名

逆闖西、下除。錢寧納侶。楊一清平寘鐇遂與張永畫策帝誅劉瑾臨有錢寧者本內官家人奴姓為義兒有私寵于上

引用。江彬。豹房。家裡。彬宣府人機警善迎上意府客見上于豹房上時稱為家裡

遊獵馳驅。幾危疆圉。彬誘帝幸榆林黃花大同適寇犯邪陽幾如土木之變

貶號稱公。梁儲不署。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勑梁儲草詔儲流涕不肯

增定史韻　卷四　罡

邊軍內操。戎服為娛。彬與帝言兵取各邊軍士赴內操練帝戎服以臨

贛南湘頭。伏莽嘯聚。贛南賊王浩八湘頭賊池大鬢等所在竊發王守仁討平之

江賊甫鋤。寧王覬覦。寧王宸濠反南昌九江俱陷江西布按

孫燧。許逵。仗節不懾。守仁。秉戈義旗。雲舉。孫燧許逵等俱不屈死提督南贛王守仁移檄遠近起兵討濠知府伍文定戴德孺等皆至

車。就擒。不驚。鐘鎛。宸濠王守仁設計擒濠檻送行在

彬誘親征。六師旋旅。江彬誘帝親征至南京始赴捷獻俘

奏凱。回鑾。帝崩也。遠明之。中。替。始。基。堪。嫌。一梁儲蔣冕勸帝回京未逾月疾崩在位十六年

遊龍不育。世宗入繼。世宗名厚熜興獻王子憲宗之孫武宗從弟入繼大統年號嘉靖

議

縈音保　謡音宅 誅列　廻音山

禮。孫廷璁萼柰序。楊廷和等依宋英宗稱濮議王之議以孝宗為考張璁桂萼獨倡異議雖曰孝思。寧無宗系。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禮也萼謂繼統不繼嗣則大宗絕矣謬哉謬哉章聖則尊昭聖則廢厚薄雲泥能無詑異興國太后聖壽宴賚有加昭聖太后千秋傳免朝賀朱淛馬明衡等以言論下獄

豐嚴千進邪說如沸進號配天君臣私意豐坊請議嚴嵩主之加興獻為睿宗秋祭配上帝祀典更定併黜從祀孔子諸賢與去爵號睿稱于撤象立主進韓愈歐陽修等十三人去楊雄荀卿王弼等從祀汪珊十漸指言觀寺。初設不處淵祠至此復與觀寺故珊言及之去釋崇玄遂勤禱祀。去宮中佛像佛骨佛牙毀之當途太監崔文勸帝設齋醮致一真人宣教高

增定史韻　卷四　四

書音志　仇音尤　剸制音 斤忍

士。以道士邵元節為致一真人以陶仲文為官教高官因決災封由得嗣上南巡至衛輝仲文決有火災果驗因給仲文誥印先此皇嗣生封為禮部尚書道號追崇長生聖智肅宗及太后俱追崇道號上自號長生聖智帝君汪直金英誅云天賜。妖人汪直引秀剌探胡宗憲討平之宮人張金英謀弒伏誅上皆以為天賜醮所西苑倦勤。嚴嵩勢熾。事上退居西內凡專決于嚴嵩濟惡世蕃擅權縱恣。嵩子嚴世蕃復擅權納賂計除夏言趙鄂助勢諸嵩殺首輔夏言進義子趙文華鄒懋卿顯秩拔用仇鸞兵權倒置世蕃受仇鸞賄使總兵官大肆與俺荅盟叛覆京師枉殺曾銑河套失事列總督曾銑主復河套嵩受仇鸞譖殺之徐沈王楊盡遭剸刺徐學詩沈鍊王忬楊繼盛等相

覺音致　翅音試　垕音后

沈楊下獄死。南倭北敵咸惟招致。嵩僕羅龍文與汪直姻親勾倭作亂俺荅入寇亦由仇鸞嵩所致龍潤建言徐階展志嵩擅權二十餘年鄒應龍林潤疏科嚴氏徐階從上前主之嚴勢彌天一朝而蹶世蕃與龍文等斬于市籍嵩家資數百餘萬瑞應紛呈丹房白翅四方獻瑞芝者至七百餘本胡宗憲亦進白鹿白鳥仙藥靈丸惑於詭秘治少亂多為世訾議方士王金等各進丹藥服之燥熱海瑞上言譏刺命逮理遂至大漸在位四十五年穆宗幹蠱釋諸逮繫。穆宗名載垕世宗太子年號隆慶出海瑞等于獄方士力誅加恩舊侍誅方士王金劉倣等以張居正為東宮舊臣令入閣廢置遼王居正佔第。居正與遼王同在荊州王被人告廢居正即佔其府為私第災異頻仍

增定史韻　卷四　四

孝宗

聚生桃李泉變醴漿丁男化女。災異多端陝西人李良忽變為婦北鄙兵強成梁捍禦時北兵投遐李成梁禦之崇古撫綏俺荅受吏。俺荅素為邊患王崇古撫其孫把漢那吉內附俺荅感遂縛叛人趙全來歸封順義王六載升遐澤未廣覃。在位六年崩

右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凡四主共八十五年

霖蒼谷氏曰三代而上成康啟甲尚矣降是其漢文宋仁乎乃予所闕于明之孝宗近是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餘年矣海內乂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而孝宗恭儉

神明勤求治理置弼亮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却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臺煖閣無不訪問疾苦旁求治安流連諸譙比迹成周咨詠太平擬踪虞德者也闇帝與張后情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琴瑟專一出自掖庭玄烏呈祥乃在中宮尤古今僅事云武宗之世則劉瑾之變十常侍廿甯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黃巾黃巢之亂也宸濠之變七國八王之孽也江彬之奸董卓祿山

之孽也然而陰瘧甫合旭日旋升大廈欲傾漂搓不入者則以構禍諸人類皆乳臭孤愁草竊更無英雄至于在內如六給事十三道編修舒芬等百有七人在外如楊一清王守仁林俊彭澤莫不痛哭斬奸呼號阻駕桃戈流涕投袂登舟覩于水溢宮門明星夜隕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抑或祖宗在天之祐歟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普天臣民誰恐孝宗之嗣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故考興獻則疑于無

孝宗皇與獻則疑於躋武宗憑几彌留奉迓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又欲召與獻而亂其統此百官之所以號泣而舉朝之所以沸騰也乃豐坊創議嚴嵩附和嚴父之說與睿宗之號進孝宗幾疑逼宮武廟嫌躋新鬼恭豐坊固子政之劉歆分宜實議禮之林甫也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道不御萬幾奸嵩擅權二十餘載二帝居凌官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弄政陰行蠱蜮孖無貴骨至於周琊鄭一鵬諫於

前楊爵海瑞爭於後而永加再相同遊與詩背州典禮充猶臨熊岩玉且附會祥符寵準依阿乾祐爲國大臣謨恐宜衛琊獨惜世宗自負非常而明殺輔臣始於夏言明殺諫臣始於繼盛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爲其太甚夏楊之誅乃以會壬之相爲其戕首萊朱貽戚於自用伸尾致恨於鄙夫其所由來也久矣前車既覆後軫方遒穆宗甫立即念舊藩侍從遂以張江陵入閣權勢兆端豈不又基此哉

明紀四

神宗初政敬事居正（神宗名翊鈞穆宗太子年號萬曆高拱張居正受遺輔政而帝獨敬居正）冬暄夏扇先生不名（居正直廬日寒帝親則設毡于地夏令內官揮扇調帳湯賜之進講冬）謀誣高相乾清發驚（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超走禁宮假刀居正令誣高拱指使）楊爲力救獄始得平（家宰楊博總憲葛守禮力救居正且風嶽若藥乃不得誣）兩宮孝事賞花傳航（上傳聖母賞花）居正奏仁壽宮敘真上御過其之虞書祖訓朝夕發明（居正以大學虞書進鑑進講又錄亂謂陵碑進呈）因事納牖不愧調羹（居正勸上勤政節用規益甚多帝皆嘉納）其如戀位諷帝奪情（居正父喪李幼孜創奪情起用上慰留之）

沈吳鄒趙抗疏爲氓（沈思孝吳中行鄒元標趙用賢疏論居正奪爲氓）劉顯秉鉞李戚專征（四川洞蠻反使劉顯平之南及北邊則使李成梁戚繼光爲將軍）平猺雲翼防河季馴（羅旁猺叛凌雲翼平之兩河潰潘季馴治之）十年政府庶政風行（居正柄政勸賑貸嚴考課清郵傳核田畝井井風行）功過不掩庶幾曰能（居正雖有過定多功竟籍其家）帝心好貨開礦縱橫（燕豫齊魯處處勅內臣開礦罷富民爲礦頭民不堪擾）內官四遣采辦取盜（四川采木蘇杭織造廣福花梨雲南采石廣東采珠分遣二十處）店租市舶民不聊生（遣內官天津臨清徵店租浙江增市舶湖口船稅）朝鮮援勦哱拜投誠（關白平秀吉奪朝鮮國命師援勦哱拜亂寧夏李如松討之）應龍正法黔

蜀分坡（播州楊應龍叛劉綎平之分播州爲二蜀曰遵義府黔爲平越府）東林講學群趨憲成（顧憲成講學于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咸附之沈一貫遂分浙黨）國本爭立疏輔同聲（上未立儲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等及科道等臣交請之）冊儲甫定妖書紛呈（長子既冊東宮忽有妖書名續憂危竑議）張差挺擊審駁紛爭（有薊民張差手持棗梃悞入慈慶宮中刑部審係風顛臺省交駁）論無滋蔓慈孝始盛（太子諭無株連獄始得定）蝗蝻水旱一望殍塍（時天下荒災水旱交逸）享祚雖久禍患難更（在位四十七年崩）光宗祚短進藥而薨（光宗名常洛神宗太子年號泰昌踐祚止彌月李可灼進紅丸未幾崩）選侍擬后與聽簾晶（上寵李選侍命封貴妃侍疾同太子居乾清宮）

楊周排闥其仰前星嵩呼萬歲扶掖升輦（時門嚴閉楊漣周嘉謨排闥入見太子即呼萬歲其扶登輿御文華殿朝見百官）熹宗御極宣諭公卿（熹宗名由校光宗太子年號天啟宣諭移宮始末於朝）移宮三案群喙齊鳴（帝立即請選侍移宮仁壽殿于是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紛紛聚訟矣）忠賢進用客氏逢迎（魏忠賢河間人賭負自宮熹宗爲太孫忠賢事之甚謹客氏熹宗乳媼與忠賢表裏封奉聖夫人）廠衛若虎內操如轟（凡事藉伺廠衛書邊軍士于大內操練）楊漣莫濟應昇徒訐（楊漣參忠賢二十四罪李應昇等疏參首）嬪妃枉死中宮目瞠（選侍趙氏裕妃張氏及成妃李氏俱以不附忠賢譖死中宮有娠客氏令宮人墮之）朝多闔黨野泣忠貞（起阮大鋮等逮趙南

賊索金帛梏桎　拷掠文武官索金帛　平民代
罪雲霓
大清平西兵至如湯沃氷　自成在京十八日吳三桂請師本朝自成西遁
三桂進勦之自成望風奔潰自晴驢梭首誅正討中陽村落以下自成敗走黔
知爲自成殺獻首于何云于葵子藹許與許臨本朝
騰蛟鑒其左眼鏃傷云
葵崇楨于皇陵語懷
宗許人奠哭不罪
加恩勝國浩蕩寬宏豐碑
御賜千古不泯
右神宗光宗熹宗懷宗凡四帝共七十一年自
高帝至此凡一十八帝共二百六十七年

增定史韻　卷四　至

森巻谷氏曰神宗奕葉昇平遼海封貢海內又安
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變不繫於慮日中之昃
弗虞于懷初居正爲相進四書經解而理學修
明進陵碑帝鑑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清
讌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任督省吾劉
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鄙坐折
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余神宗陰性吝嗇學
所談利之所萌耳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税
始起於是大璫礦出諸道紛然礦稅之外又有
店稅餘鹽珠榷鹽茶船稅房稅門攤商稅油布
襍稅莫不設璫分職横肆誅求有司得罪立斃
檻車百姓奔行若驅駝馬雖漢宋之末分燕豐乎
實曾未若斯之酷也且朝宁之局凡經三變倪
元璐謂其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
者勝凡明主所藉以絶貪人者宵人皆借之
以窜正人東林黨議豈其然乎光宗本恭妃所
產神皇之元子也恭妃無寵擅寵者鄭妃耳乃
自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以建儲爲請至

增定史韻　卷四　至

二十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
命若斯之難也熹宗初御忠賢輒伺嚬笑欲擯
太阿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冶毀政之資爲洽比
對食之親於是勢同覆附情昵燕私主聖寵而
京闈嬪嬖趙媸尊而甫飾搆禍女子小人則涂
于國家懷宗以漢昭嗣服之年爲唐堯繼元之
曆手剪貂璫人咸玉燭而無如神祖倦勤王綱
解紐熹宗拱手黼柄潛移釁之所遺累帝以逍
周自服王而後斯其儲流淤而指陳聖哲驗

而不足也是以懷宗之卹慮竭精勤求民瘼矣察類漢明猜忌則優于唐德綜核近孝宣偏聽則與于宋神斯固治世足以啇烈亂世足以救亾者獨柰何皇輿播遷天祿隕墜相報若斯之酷耶豈炎精害氣必難返于寅庚抑榮公晰風定欲推其傾軫也而議者欲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則皆吠聲之論予無取焉

趙忠毅公小傳

趙忠毅公諱南星字夢白世爲眞定府之高邑人庚午鄉闈揣務井陘令鍾遐齡夢一大鶴垂翼歛天次日得公卷公遂以是號儕鶴萬曆甲戌成進士筮仕汝寧推官以廉平著時爲要人所齕纔得戸部江陵相卧病朝士皆手湯口藥惟公勿往仍以詩諷時人因二監能憂國千官爲祝年迄今人有能誦之者江陵歿公因以輿望入銓司陳太宰恭介公重公名嘗折節問寡過之方公告以人能

清靜安得有過尋丁內艱歸服闋除副郎踵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直陳時務一疏內指擊數人與給諫不合復引疾去後陸莊簡公特起公用爲司考功時當大計一以旌賢斥奸爲己任省臺之長頁預計事公揣其多所庇恐爲盛典累凡所諮諏不盡使知榜出諸失職喪朋者思構隙而省臺又以不得預聞爲恥令職方楊于庭公惜其才而究之給諫疏入公外謫矣閣公王計時扃戸獨坐夜半箸如諸生研席狀甚至蝨巢于耳簡成而不自

覺時過一權要姓名稽訐証考不少貸旬㕘筆乙
之輙浮一大白曰非我趙某誰敢去此人公竟以
是削籍行居家二十八年會光宗登極擢太常少
卿尋晉正卿未赴明年工部侍郎闕當事留以待
公諸賢貽書勸駕公勉爲一出總憲西臺又明年
癸亥協王京察去癸巳閏五察矣所鋤去者與癸
巳等以何代洴陽爲冢宰㕘力以天下爲仔肩至
再削良心疏與三十年前疏前後自相嗎答時魏
忠賢用事目公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宗建李

增定史韻　卷四　十五

應昇帯爲邪人有一給事唉重賄代賞郎求謚可
公卿以賞郎茁朱邸旋出給事外滯公之不附璫
焰類如此故事銓曹重行推序若貫魚若以副郎
入蹤王政上轍貲周旋公從人望用鄒新昌山兵
部郎調一省兩銓似爲郴格了是大學士魏廣微
戶部尚書周應秋力排之而難端大作矣公見閹
勢日橫魏大中夏嘉遇等俱得罪遂與左都御史
葉向高同乞骸行公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廷代署
西臺以楊漣代署銓留中及會推冢宰馮從吾汪

應蛟上仍以公私人責之同志者璉見逐不踰年
而國速空後工部主事曹欽程核公等受熊廷弼
賄詔獄又巡撫山西郭尚友以賍誣公崔呈秀造
天鑒錄首列東林党人公與葉向高爲首遂至坐
一萬四千兩盤六世之業不足充十之一非親知
故人醵金爲助予清衛且敲樸死矣獄上公以髦
年得收贖中旨弗許謫戍代州至代就居一小樓
顔之曰吉祥又埽除土室額之曰味檗齋日夕閉
卷弄筆爲遣所著甚多而史韻其絕筆也閱三年

增定史韻　卷四　十六

崇禎乙巳忠賢客氏黨以六等定罪廷臣請復公
官謚忠毅公蔭子祭塟有加
吾友雷臣視嵯來謝以公史韻授梓而以讐校付
不敏經且曰爲之序及展讀三如先生序至詩亾
春秋作春秋者所以繼詩也春秋亾史韻作史韻
者所以返詩也只此二語可作忠毅公於九原矣
再展雷臣序至爲去秦曰存周爲黜魏曰存漢爲
餉亢曰存晉只此三語可翼史韻而百千萬禩矣
予佩深入乎亦無能於二序外再贊一詞嘗讀論

孟諸序只述孔孟所歷地及紀所歷年是皆知其人而後論其詩讀其書之意也予有感于雪田買書返棹之舉因歸而博搜遺編不謂積末千卷而儕鶴先生行狀儼然在內念兵燹之餘藏書多散郎江南書載存僅斷殘今雷臣欲為忠毅表章而忠毅行狀即應時忽見豈其顯晦通塞亦有時候丙緣耶爰削去浮華單存實事自儕鶴筮仕以及易名忠毅燦若指掌夫亦將藉是以寒雷臣之命云

丁亥秋九月後學唐九經斂一父

桐谿仲弘道毅文著
襄平郭金湯子堅父訂

讀史小論

黃帝

耕出兵戰並用

古者耕戰互用然必先耕而後戰未有任戰而廢耕者也史載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穀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夫世傳黃帝為兵法之祖若無修德等事則教熊羆貔貅貙虎與後世巨

無霸田單一流何異惟其先在于治五氣蓺五穀然後知安內攘外古帝王自有次第即史謂神農氏弗能征豈弗能教熊羆諸猛獸哉亦其先弗能治五氣蓺五穀爾後世用兵者駕語險詐尚不之女根本未立徒事戰爭合之黃帝兵法去之遠遠不但此也後世之事俱上古剏為之人但見後世之事不知上古之事遂謂上古渾穆已耳今觀史稱諸侯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此在揖讓之

巳有征誅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此在隨刋之先巳
通山澤邑于涿鹿之野遷徙往來無常處雖古帝
習于勤勞無後宮宮殿之繁可以隨地爲家此在
巡狩述職之先巳稱行在諸如此類上古何事不
有奈何得流而忘其本

史韻評敘或每朝一論或一朝兩論惟帝王世
紀則畧存大槩未暇細評得此諸篇補其缺畧
三古而上不爱虚邈矣　爻棐甥周焯識

帝堯

古人舉事未有矯拂人情而可以成功者觀堯咨
信飭百官衆工皆興必曰誰能順此事夫順之云
者通德類情絕無矯強拂逆之意方謂之順可見
則天無名在此成功文章亦在此舜之恭巳無爲
在此禹之行所無事亦在此人心道心俱從此出
順之時義大矣哉若夫陰符諸書則隱言夫逆蓋
逆則所以治身順則所以治天下治身不逆則恡
淫縱恣無以自持治天下不順則與衆勿施何出
順訓修巳以安百姓此欽明之主所以爲萬世法
也至于四岳薦鯀曰試不可用而後巳夫知其可
而薦之知其不可而不薦治洪水何職乃可輕于
一試殊不知上古君臣一德猜忌不生惟是愛惜
人才不忍遽棄亦順意也假令後世有異及衆主
之條則四岳且有舉鯀之過安得有衆舜之功都
俞景運此可想見漢汲黯諫武帝殺士曰有才
而不用與無才何不殺何施嗚呼頑讒倘欲並生
況有才者乎均取古帝愛惜人才之意一爲出繹

也

京浙途遙山河睽隔不獲親函丈者十數年於茲矣歲戊辰世兄侶元投牒來京相晤於詩亭旅祠邸寒温之外得誦先生讀史小論數則雖未得窺全豹大約如元常書法多有意外之妙洵後學模楷也　京江受業裴選少識

帝舜

君親一也親有許瞍猶君有桀紂也攖其鋒者鮮不之死乃史之紀舜則曰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夫瞍心既遂何所不至使舜稍有不順瞽瞍便得而殺之惟至無一說之可持無一隙之可覓不得已而使浚井使廷廩是所謂欲殺不可得也及掩蓋而舜在揖階而舜又在豈非欲求常在側乎荀移此道事君將關龍逄比干或可不見于世而何懼拳兵諫已焦解衣爲哉易曰履虎尾不咥入亨臣則文至有之子則帝舜存焉

從舜看出文王從文王與舜看出無不可事之君父論足扶經　受業周家楨識

有十之爲方命四族之衆

禹論又稱從未所未

夏禹

人知鯀爲方命圯族似羽山之慘乃其自致然當時四岳薦鯀皆曰等之未有賢于鯀者觀此語則洪水甚難治鯀之才亦甚難及迨其績用弗成亦由恃才之過使天不生禹未必甚形其不肖也至若玄圭載錫而後不傳賢而傳子人竊以爲陽城之避無殊于南河之避乃一則避而天位仍來一則避而北面如故有幸不幸事出其常然者帝位禹而求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則當時薦

之十夫先有庭堅後及伯益使皋陶而壽考則揖讓之事亦未必遽絶于禹抑天方與子雖薦皋陶吾知謳歌訟獄者不之皋陶而之啟也然則禹之爲孝子而幹蠱配天爲慈父而本支百世俱似有不容自已者在寧容私意于其間乎

看得正統幹蠱俱非私意方可倘論聖賢是釋門人

雷首坤識 壬申冬月楊飛伯歸得讀老師近稿知虞卿著述老而益富目年逾七十目耳聰明筋骸強固所得不更多乎喜喜 章坤又識

劇 呂

殷湯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然則法網雖疎猶難免其入網此先王用刑本意亦不得已而用之後世以刀俎爲快心以桁楊爲樂事如申不害之刑名韓非之法術以及孫吳之兵律猶三面也至衛鞅之刑及秦灰李斯之刑及偶語真四面之矣讀嘻盡之矣一語憫然驚惻然惕衆一腔慈愛之意見于言表彼商君決獄渭水盡赤王溫

舒爲河内太守夷族千餘家流血十餘里義縱爲定襄太守掩獄將輕繫二百餘人及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盡殺之使若輩蚤能讀此倘忍下此毒手乎然後知商家六百祀之靈長皆基于一念之慈愛東漢奸閹設鈎黨以捕諸賢宋之奸相立黨人碑以禁錮忠義小人之欲害君子必使一網俱盡讀嘻盡之矣一語更堪長嘆息也

國祚之長短在於一念之慈忍從至微中看出

至于惜蓊鷹乳虎輩未曾讀斯快論耶 受業甥別甲識

高宗三年不言夫子以爲𢗅喪之禮固也太史公則云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由此觀之可見興復不在於紛更不在於修飾恭默之中具許大作用若不恭則玩肆玩肆則怠忽怠忽則神明散亂不默則多言多言則泄泄泄則用志不專豈能遂成大事宋儒謂心純則賢才輔正此謂也史又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武丁曰是也得之與語果聖人舉以爲相當時武丁與傅說俱在恍惚之中定俱在意想之內一則似岩羅澈上忽瞻佳人一則似孔雀屏中適逢奇傑豈外之獸望中之獲君臣感遇之奇千載猶爲神起若齊桓公聞食牛之歌而用甯戚秦穆公見五羊之皮而用百里奚正未可以比隆昔王者也昔黃帝於風后力牧文王於呂尙俱由夢得則夢而得人夢亦奇矣哉若後世趙王文夢鼓瑟而得孟姚漢文帝夢升天而得鄧通則又不如勿夢

探兄至益

奇在何遇合之字飛舞

論高宗致治之本及臣主遇合之奇紙上奕奕生動　高邑受業李皋原識

周文王

史稱西伯歸乃陰行善修德陰字竟作不好字看陰者是妙用不是私心譬如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率殷叛國以事紂夫除刑行善也獻洛西之地則陰矣事紂行善也率殷叛國則又陰矣諸如此類恐蹈九侯鄂侯之轍身且不保何有於善所以不得不出于陰陰也者明夷所謂晦也陰行善者明夷所謂用晦而明也聖人妙用正在于此若後世晉六卿齊田氏厚施于民以私竊權位

更如王臣君僞爲恭儉致頌功德者數十萬家是皆陰行其惡非陰行其善也故爲人臣者能知其爲陰更不悞用其爲陰庶柔嘉維則去仁德不遠矣若史稱散宜生輩求美女因費仲進紂以釋西伯之囚此雖有合於陰者所爲然閎散聖賢之徒在當日必不爲此此蓋好事者爲之未可信爲實也

後世因悞認陰字遂造出獻美女以釋西伯之因等語得此如暗室一燈 嶧縣受業李公門識

虞芮

文王時國人耕者讓畔行者讓長此固漸陶於聖德相化而不自知也若夫虞芮爭田則彼一是非此一曲直兩爭未決周人之禮讓與彼何與奚以入境之後遂皆愧悔且曰我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焉二語覺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一時俱現惻隱亦躍然矣四端並發是豈舜常易得者乎可見良知本心人人各具向爲私欲所錮夫之益蔽遂不知禮讓爲何物今一切動其羞惡之心

如遊子歸家橫流赴壑翻然沛然盡得故我矣李延平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此真冰解凍釋也後世王彥方之鄉人寧受官法而不敢爲彥方所非司馬溫公之里人寧使史覺而不欲爲司馬公所知良心不昧古今一也雖然虞芮不易得也若在近世則洸湊成習且將笑讓畔者爲矯嗤讓長者爲迂安能有觀感而興如虞芮者乎故虞芮者亦聖賢之徒也

喚醒良心推見至隱有功道學之言 世姪宋允□識

將大義昭天地

飛廉

人臣事君如婦之從夫婦不以夫之不肖而異其心臣不以君之無道而渝其志古今之正則也嘗讀孟子驅飛廉海隅而戮之是飛廉固不容於聖世者讀史飛廉惡來父子俱以才力事紂其時君臣相遇之殷豈不謂一堂喜起迨武王伐紂乃殺惡來時飛廉爲紂求石棺北方身不在殷紂死之後還無所報廉乃爲壇於霍太山而報得石棺居然與節概之臣受命不辱者何異夫武王當文王之死載木主以示不背父飛廉當紂之死祭太山以示不背君當時事有邪正心無異同也夫飛廉助紂爲虐負不可以對天之事而究則有欲可以對天之心上世惡人尚有一長之可取如此以故飛廉之玄孫曰造父得幸於周穆王而封於趙廉子惡來五世曰非子得幸於周孝王而封於秦厥後秦竟代周謂非能忠於紂而能若是漢高誅彭越梟其首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于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事與飛廉之報石棺相似此豈聞風而起者耶且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由此觀之飛廉不能保紂生前之樂尚欲致紂死後之華二世階煬其淫暴不過如紂而亡國之臣未聞有如飛廉者至五代緒淵馮道之輩則乘舊國以階榮貢故君而納寵忍容靦面又安有如飛廉者乎我故表而出之以愧人臣之首鼠兩端者

以奇論發正理是以旌忠而誅佞矣 門人王蓁原識

榮夷公

敘利害一篇之要

趨利避害人之恒情利害倚伏天之大數然其中有最微者害不在利之外利即害也能遠利即能遠害靡有二也厲王時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由今思之天下豈有大難知而好專利抑豈有好專利而知大難乎明於此則暗於彼故入叢棘者不自謂刺身履春氷者不自知濡首由來然也昔一人夜行有蚍橫于路側人以爲錢也俯而拾之遂爲所嚙身死嗚呼

使其蚤慮爲蚍則去之惟恐不遠何至螫而身死耶惟其心但知錢之利不知蚍之害故乃遽蒙其難然則知利而不知害者寧獨一榮夷公已哉

天下營營盡知有利罔知有害此論闡明利害關頭足使貪夫醒悟　夏邑門人程昆玹識

智伯瑤

項門一針

喻極贍

智氏亦當首肯

夫人之才與德不可無辯譬如蚩尤防風氏長狄僑如形非不偉求其保首領以沒則不能與侏儒並智石崇王愷王戎積非不裕求其聚宗家而享則不可與窶士爭能夫不能與侏儒並智則形小於侏儒矣不能與窶士爭能則積貧于窶士矣當論其終不當論其始也如智伯瑤爭雄于韓趙魏之間而卒貽滅族之慘此瑤之不才非才也自智果告其父曰瑤有五賢而不及其一後世遂謂瑤

才有餘而德不足嗚呼才豈可泛加乎當其欲攻趙則必不應求地韓魏欲求地韓魏則必結趙欲求地於韓魏以攻趙則必許段規任章封地此庸人能料之瑤獨不然是聚仇冦于一堂而不能料其連結曾有才者如是乎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至今欲舉元愷之所以爲才者不可得至鯀與其驩等則四岳薦之帝堯用之其才固千百於瑤也而史傳稱曰不才子夫千百於瑤者謂之不

士聞之…开淡

才乃千百不如不才了者反得謂之才乎故無德之才謂之不才後世小長小辯沾沾自詡曰予才也嗚呼其亦不知才德之辨者矣

人不知才德之辨遂使學者悞用其聰明得罪於名教今直示以無德之才謂之不才後之為智伯者亦可猛然傷矣　門人沈之栴識

原片附人交隨爲千古朋友中一奇色

鮑叔若子亦當求能蹇叔二叔者胸子古節人也

蹇叔由余

朋友相知之深莫如管鮑然吾以為不如蹇叔之於百里奚也奚嘗謂秦穆公曰臣游困于齊乞食於銍人蹇叔收臣則足窮遂識拔儼然贖石父於車中識梁鴻于廡下不但如管鮑之同為齊臣也又曰臣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欲用臣蹇叔又止臣臣去得不誅此時見幾明决不俟終日百里奚之保全身世無不賴蹇叔為蓍蔡死生骨肉又何啻

如管鮑之分金已乎又曰事虞君蹇叔止臣臣誠私爵祿且再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君難然則管仲三戰三北謀數在鮑叔知其時不利今百里奚自齊至周至虞謀亦數在蹇叔不但知其時不利其數代為謀皆中朋友之間真有在于意言形迹之外者是以齊得管仲而霸功由鮑叔秦得百里奚而霸功由蹇叔信友得君若合符節未可誣也雖然秦穆公尤不可及也由余與百里奚同將僇臣于戎為戎使于秦未嘗有蹇叔之薦也穆

公知其足任嚭而不遣遂令委質爲臣奈遂因以強大楚材晉用乃如是哉若元使郝經至宋賈似道留之數年然宋不能使郝經歸宋而秦能使由余歸秦此秦之所以興而宋之所以亡也

借管鮑以形出蹇叔借郝經以反証由余論有根源文多色澤 門人沈尙瑛識

田單

兩兩相形之筆細細

田單即墨之奔無異勾踐會稽之保即墨登埤楔鍤之衆亦似會稽甲楯三千之師然勾踐於會稽則棄城以行成甲与而作牧田單則不然當其即墨之守幾乎同晉陽之不沒三版睢陽之百萬日滋矣田單無晉陽內應之援而卒無睢陽之收有睢陽死守之節而兼成晉陽之功是果何道至此哉大約勾踐君也君則分專專則人心易傷而亦易鼓此其道利用忍單臣也臣則義重重則人心易鼓而亦不易傷此其道利用憤故人謀不足則托其師于神神師無驗則出其奇于獸於是宣言劓捜以側其念揚言掘骨以怒其心無非用民之憤也且田單即墨之保始事五百餘人其患在于弱而其妙即在善用其弱弱則不得不迂詭其事以愚人善用其弱不得不逞其鋒於一用後世李愬之解鞍道濟之量沙諸葛武侯之撫絃俱用弱也孫臏之於馬陵漢高之於滎陽虞詡之于武都俱因弱而善用其弱也若宋襄之于泓陳餘之於

霧前虛分立法跌透

快論解頤

一結又警見本原

魏功羽之於陰陵則不善用其弱者矣或曰句踐以已殘之越滅方盛之吳庶幾善用其弱乎而吾謂不然越自生聚十年教訓十年不復弱矣且吳當勝齊之後力罷心弛則以方弱之吳加方強之越是善用其強非善用其弱也以善用其強較善用其弱其難易不又較然耶雖然吳不殺子胥燕不易樂毅即勾踐田單又安所用其強弱哉甚矣信讒聽間尤有國者之所忌也

借箸形王筆力直逼劉山　姬治芟議

陳平間楚始祖實賢與

觀人其法切著兩不誣也

尉繚

始皇九年李斯請先取韓以恐他國謀未用也大梁人尉繚說賂六國之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始皇從之卒用李斯併天下吾謂尉繚子之書多言兵法所言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什三其次殺其什一等語俱刻覈不可爲訓至其于功名進退之際亦張良魯仲連之流也當時始皇勢方盛見繚布衣常身下之繚如不遇則殺身滅族爲李斯蒙恬續耳繚乃曰

始皇蜂準長目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久遊乃亡去夫君子所性不陵不援常守素位若奸深詭譎易出人下者自然亦輕食人不必俟食人之時而後決也范蠡不從勾踐卅汎五湖亦就其常機覺焉時看出非真因其長頸烏喙不可與共安樂也雖始皇嘗固止之以爲秦國尉然終始皇之世未聞繚更建一謀更開一職以與秦諸臣爭權位者是可以想見其潛身遠引不爲禍攖在縱橫捭闔之中其亦知幾者歟

別緣子有機謀有權略又能恬退韓信等大其
愧此矣卓論足以藥貪姪坤謙識

其處轉開殺發

屑情形勞化令世脈

章邯

凡決大事必酌機宜機宜所中其間不容毫髮秦始皇時周章兵至章邯曰盜已至衆强今發鄰縣不及矣酈山徒衆請赦之授兵以擊之此時權宜妙用不須時不召募而鼓行可前且以梁揭竿斬木之徒正不必素能訓練者出而勝任也脫此時不赦無論發近縣兵不及即及矣而徒卒變亂秦將不支吾恐咸陽之火不必待重瞳之人而始燄也識見旣高轉機亦捷所以能破周章項梁殺陳勝魏咎章邯將略自不可及迨後軍於棘原之時二世旣行責讓趙高又行疾妬長史欣請事咸陽又阻抑不得陳奏此時爲章邯者受欒羊中山之謗無甘茂息壤之盟進難保其必勝退又無以自全萬不獲已陳餘說其連和盟于洹水以致二十萬之師爲項羽所坑是豈邯之罪也哉

原功宥過如斷獄然所謂得情弗喜也世姪聲費濂識

一語斷案

[illegible]

秦論

漢唐宦官廢立之禍。自趙高始之。而實自孝公啟之也。何也。秦得天下之基。盡由孝公。而孝公得天下之基。盡由商鞅。及考商鞅進說之初。則因宦官景監始能進用。則秦之尊寵宦官。非一日矣。是以國勢日強日大。而宦官之勢。亦日強日大。及至始皇已併天下。而趙高遂專廢立。易曰。履霜堅冰至。豈非馴致之勢乎。不然者。當高指鹿爲馬之時。使秦庭尚或有人。必且前致詞曰。鹿之與馬。此如恒

增定史韻　宋末卷　吉

俗之異形。東西之殊。向也今丞相以鹿爲馬。是猶使高下移方。而彼此易面。毋乃欺陛下。而誣萬世乎。臣請出示外庭。以究奸詐。則趙高雖黠。無自掩之地矣。二世雖愚。無望夷之弒矣。而乃或默或言馬。或言鹿。青天白日之中。數十百有耳有目之人。皆化爲如聾如瞶之侶。是豈一朝一夕之故。昔冒頓欲弒父。令軍中鳴鏑所至。萬矢皆發。先試以愛馬。又試以愛妻。其有不發矢者殺之。於是因而弒父。今趙高欲弒其君。先試于指鹿爲馬。或言馬。或言鹿。按言鹿者殺之。於是因而弒君。亂臣賊子。循同一轍。嗟夫。子嬰之除趙高。聲色不動。而機權自密。兵革不勞。而元惡已誅。使漢獻帝唐文宗稍得其術。又豈有伏后之慘。甘露之變哉。迨嬰立四十六日。而素車白馬。降漢于枳道。閱月而項羽殺之此乃天之所以報秦。非所以報子嬰也。賈生與司馬遷俱咎嬰無中主之資。嗚呼。無中主之資。安能爲國除凶。有若是之機神。而用捷乎。若漢之桓靈唐之懿僖。謂之無中主之資則可。若子嬰則土崩

增定史韻　宋末卷　圭

瓦解。雖有中主之資。亦無如之何耳。且當其枳道之降。又安知非養身有待。奈之何秦政弊極。一木難支。咎在創業者貽謀之不臧。咎不在子嬰也

竟子嬰所以甚趙高也甚趙高所以咎秦法也

論極深透　荊璋識

項羽

成大事當知其所恃項羽之所恃恃能戰也而卒由戰敗惜哉然吾觀其釋田假斬宋義降章邯歸太公諸事非惟有膽而且有識帝王規模似不相遠即其初志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具此智畧在劉裕蕭道成輩詎能及其萬一所可怪者鴻門一跌而後種種喪氣至瞋目叱樓煩使其目不敢視手不能發則無識之騶不如兵無勝矣至願爲諸侯決戰必三勝之爲

諸侯潰圍斬將刈旗則匹夫之勇仍作一人敵伎倆膽與識俱難言矣且曰以明天之亡我非戰之罪嗚呼非戰之罪將謂戰之功乎如高祖方可謂非戰之罪而項羽一生受病只在於戰耳雖然李密與唐祖並亡隋張士誠陳友諒與明祖並亡元其與項羽與漢祖並亡秦均也乃太史公作史記將羽不入列傳而作本紀公然與漢高爲等量齊觀然則羽之爲羽抑豈尋常易及也哉且羽初封魯公暨死楚兵皆降　漢獨魯爲羽守義不肯下

斷羽宜
爲虜合
羽亦心
九

田橫死而滿爲不降全齊破而即墨不下項羽一世英雄至此更可想見矣然高帝斂項羽亦不能得天下葬以魯公禮項氏枝屬皆不誅怨不忘恩非高帝長者不能及此後世取人之天下而必戮其子孫視漢高之待項羽相去遠矣

妒嫉不掩抑揚盡致　周家愼識

使善
節使英
雖世氣

陳嬰母

古來賢母不一。若戰國王孫賈之母。激其子報君。趙括之母。阻其子僨國。其識見卓越。固非男子所及。在漢則王陵之母。勉子事漢。母二心難矣。而最難者。則爲陳嬰之母。當東陽少年欲立陳嬰爲王。婦人之見。誰不欲其子之及時榮貴。而嬰母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先世之有貴者。即此一言。婦人胸中洞如。禹稷契諸人子孫。所以得天下之故。開口便消說。觀武王丕鉞而邑姜在內。母訴敗妄擬乎。且曰。今暴得大名不祥。夫暴得名人皆以爲祥。而母見爲不祥。則孤祥叢禍。分明自作。禍皆行險僥倖。尚得入此母胸中哉。又曰。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此又于萬不得已之中。看出一段穩着。可以退可以進。所謂脚踏實地者能之。昔高熲平哭還。其母曰。汝富貴已極。但少砍頭耳。噫嘻。此豈怪其子之榮貴哉。蓋功成不退。必有後災。一則始事慮其不祥。一則終事慮其不祥。定與嬰母。異世同心也。若宋祖之母。聞高祖已得尉稱。乃曰。我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此則先世已貴。又非暴得名。天與人歸。不必自居退步。較之高陳二母。見地皆同。班孟堅曰。百身何贖。贖不如一緹縈。吾欲移贈諸母矣。

陵陵在出陳母高識見二月男卞所及

一本撓應文如本點

集衆賢母比長挈短愈覺波瀾老成　金陵受業胡孝廷識

奇論又宏論

漢高祖一

論開創之君。三代其中行也。漢高祖其狂狷也哉。試觀其做時。落拓不羈之槩。惟有足爲天子耳。其他則古之逸民。或有放言高行如此者。若夫將相之中。竟無其人。然匹夫欲爲天子。寧弟如夢。并高祖則皆取族之道矣。天恐漢高欲爲天子之心不堅。則儲天子之器不厚。因托示于斬蛇。雲氣。諸怪異。使其立錐無地之日。嘗自有天下爲家之想。天之造就眞主。與眞主之默契天心。豈尋常所測若

妙議快議讀者有取

大鴻門之會。其神通關目。節節快心。事事奇妙。故可異者。天於項王至親中生一項伯。掩漢王之身。又于漢王至親中生一樊噲。懾項王之怒。讀至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令人心膽俱張。此時宜張良則有張良。宜樊噲則有樊噲。晏子曰和如調羹。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其此日之君臣乎。

以犀利之筆。寫驚人之論。令閱者擊節嘆賞

漢高祖二

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寬大爲本。昔漢王西入關。懷王以爲長者。酈生以爲長者。下陵之毋以爲長者。秦民以爲長者。長者之稱。仰寬大之謂也。項羽。雖百戰百勝。其能得此推許乎。不能得此。則天下亦不可得矣。試觀漢王東略地。則將故秦苑囿。令人田之。擄雍王弟章平。則大赦罪人。出關至陝。則撫關外父老。無非以長者之心爲心。得天下之本。寧不在是。祇是楚羽僞名恐天下不以

爲長者。適董公遮說以義帝死故。帝遂袒而大哭爲義帝發喪。遣使告諸侯。民心倚爲長者。至此已大慊矣。應機合節。與偏霸不同。雖有雎水之敗。何足妨其帝業哉。獨異項伯之罪浮於丁公。斬丁公而不及項伯。紀信之功百于雍齒。封雍齒而不及紀信。此漢高兩疑案也。

漢高得天下大關節。明眼達識。一一覷破天地間有數文字　鄴城門人劉之良識

劉生叔孫通

裂不可禦冬裘不可禦夏時爲之也漢高崛起一介于定天物而辱儒慢士如酈生叔孫通深謀大計能佐漢業而其初竟不以禮貌相接豈真豁達大度宜爾哉吾思周公之吐握無論矣春秋時諸大夫聘于齊蕭同叔子倚樓笑之非必加溺冠之慘嫚罵之辱也然兵敗于晉幾至喪國使漢高而在此日則中胸之射不待滎陽而亦帝子已隨白帝子去矣卒之二人相從于定天物則何以故方

秦焚書之時以儒爲諱矣儒去其名而質倨傲服之風成儒改其行而高陽酒徒之事斯足以酈生叔孫通之辱之而仍歸罵之而不去俯於時之不得已亦猶裘之宜于冬裂之宜于夏亦儻不然者使漢高處唐高宋高之日二子能爲之下乎且不必在唐宋時也即漢當禮制既定之後儒亦不得辱矣士一莽庸心下士天下遂靡然從之使辱儒慢士將恣驁逆不可得其得爲開國乎善乎宋蘇洵之言曰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也

權在士由此觀之士之爲士果何如者明太祖創自匹夫與漢高同而陶安李習之徒競以招賢禮士爲勸四先生之外如貝瓊四助教之流供待以不次之禮豈不知漢高豁達之概乎恐非其時而一概施之得罪于儒正得罪於漢高焉耳太史公謂叔孫通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其亦有見於此哉

指出一時宇使後世人主不得借口漢高以辱儒嫚士有功世教之言 李公門識

一語斷定當時誠有然也

引用舊事

呂后爲人剛毅。佐漢高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愚以爲后之敢。于肆。毒。齊趙諸王。社稷幾危者。俱誅大臣一事。慎之。也。宋代母后皆賢淑。豈盡天性使然。蓋當時大臣。俱有以正之。雖欲効呂雉而不可得。試觀太宗時。李太后與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宰相呂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謀遂寢。仁宗時。后欲立劉氏七廟。魯宗道曰。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又后與帝同幸慈孝寺。欲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令後乘輿。諸如此類。代不乏人。若漢則高祖死後。但有平勃諸人。而平勃諸人。方且以爲不拜呂祿爲將則禍且不可脫。又安望其救正乎。所以太后欲王諸呂。王陵引高帝刑白馬而盟數語。竟爲后廢。使非高帝所托。后亦得而誅之。寧廢之已耶。故畜犬以輔鷹。迫至犬噬人而鷹不敢近。畜敵國以除內難。迫至敵國觸圖而內廷不敢。則與高帝畜呂后以誅大臣。迫至呂后專恣而大臣不敢誅其道似均也。夫當時高帝能托平勃于呂后。又何如托呂后于平勃。知平勃輩之必能制呂后。又何如使呂后之不待平勃輩而自制也哉。

高祖一代英雄[illegible]

閻閣之論莫如趙宋引証至當持論極醇　周琯識

惠帝

呂后之待惠帝勝于武后之待中宗而惠帝之友于兄弟亦非中宗睿宗可及觀呂后使人召趙王未至惠帝知后怒自迎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此等處置不忤親顏不傷弟命雖聖人居此地無以易也又齊悼王朝后令酌兩巵爲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巵太后乃恐自起泛巵齊王怪之佯醉去皆以身翼蔽同氣似乎頑鈍而靈變出其中似乎直遂而委曲深其際

治國從家庭看出元有識

家庭甲經緯如此何有于治天下哉故即位未幾除挾書之禁舉孝弟力田之科墮出遊之道省妨民之法清靜無擾爲承平扁使高祖在日愼選天下有道之士與之朝夕開論以端元良之本則此時內有淸明強固之主垂裳于上外有平勃王陵之徒正笏于下君臣一德雖呂后亦何能爲惜其初但有四皓而四皓已老帝見戚姬母子之慘惟有自沈於酒色與一死以減悟太后而呂后終不可感遂禍天下而歸之嗟嗟孝惠之天資孝友擴而充之上可以嗣高帝之業下可以開文景之風柰之何受制悍妒鬱抑不展徒與衛伋壽詒中生之輩同類而並惜之也雖然惠帝不死則文帝不從代來文帝不從代來則西漢刑措之治不能自致亦或有天意爲之也耶

惠帝不失令主意極公而論極正　成武受業劉肖衡識

參非嗜酒借酒以出

[illegible]衷如[illegible]

許大識見藏于懷中

曹參

曹參以中涓之微，能數十戰定漢天下，此非嗜酒之徒明甚。惠帝元年，相齊。齊一歸清靜，殆與太公治齊所謂因其俗簡其禮者歟。二年，蕭何卒，參即曰趨治舍，我將入相，此又測料如神，更非嗜酒者所能爲也。及既入相，而飲酒之外，竟無餘事，豈功高而好逸耶。其心以爲事變已極，民力已竭，不於此時休息天下，則數十年之後，國家有事，殆爲秦續。是以一遵蕭何約束，以爲休息計，而又不可使人明其意也。一托於飲醇而事已畢。惜乎卿大夫賓客不知，而欲進言，從吏不知，而欲治醉吏，至惠帝亦不知，而告參之子，子又不知，而告其父，夫孰知漢家數百年之國祚，高后撓之而不能搖，武帝震撼之而不能動，皆是曹參醇酒之所流貽乎。不然，生事於邊，而邊事起，生事于民，而民事煩，將法度紛更，高后呂巳之間，漢祚可慮，何必待哀平之季哉。惟其能見商周之所以長，秦之所以短，故曰，高祖與蕭何定天下，約束既明，陛下端拱，參等守職，不亦休乎。即此數言，參之底裏已告於惠帝矣。豈眞守蓋公之敎而然乎。雖然，蕭何既卒，薦可相者，惟參，則參能守法，蚤爲蕭何見矣。更可異者，蕭何未卒之前，高祖對高后，已定先後作相之次，高祖尤不可及也哉。

曹參之時宜靜不宜動，大易曰，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醇之謂也，論中闡發人微 姪孫標謹識

灌嬰

齊王發兵討呂氏猶唐徐敬業之討武氏也呂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亦猶則天遣大將李孝逸擊之也此時爲灌嬰則漢存爲孝逸則唐亡所關豈輕而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待之云者卽太尉左右袒意也機關則益深氣力則益省胸中眼下卓有定衡呂氏之命在嬰掌中

矣使唐亦有此人劣州安置何至如此之久哉故綱目特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嬰與齊連和謂灌嬰始承呂氏之遣終成復劉之功嬰於是可爲能權矣嗟乎此時或左或右或縣或遲眞毫釐千里權豈易言哉

復漢之功嬰爲第一權也而合乎經矣（門人徐幼鳳識）

周勃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非所以覘人心之從違也又按說苑善說篇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國人皆左遂復荆繹侯入北軍豈尤而效之耶然閭戰國時淖齒殺齊湣王王孫賈失王所處其母以義責之賈

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似古人尙右故以右諷國人勃與陳懷公用左袒則又何也大約行軍有令欲左者左欲右者右聊以示人心之從悅當時固無常格耳然要之呂祿呂產俱庸人故酈寄說以兵屬太尉得濟大事若呂嬃見產祿去兵遂出金寶自棄曰無爲他人守也此等氣累呂氏男子中有此一人辟疆之請悞大事矣然勃足以

濟大事者漢高蚤已知之當其臨終謂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必勃今觀左袒之後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兩云恐者豈有惶戰哉正高祖所謂厚重處也乾以夕惕若無咎震以恐懼致福皆此志也反積重之勢除腹心之害輕捷人豈能辨此若黨錮諸賢欲除宦官而反爲宦所殺正少此一番遲重耳

左右袒之說辨之極明証之極確可以釋千古之疑後段發揮厚重安劉尤爲特識　姪孫楓謹識

增定史韻　末卷

宋昌

事有宜於緩者速之則悔事有宜於速者緩之則又悔當機之介宜速而速宜緩而緩大易所謂知幾其神也文帝迎代之時張武以漢臣習兵多詐勸帝稱疾以觀其變似亦老成持重之計但此時諸呂初平少帝稱爲惠帝子者猶在倘遲回觀變天下事不可知宋昌獨條陳三議決策勸行果斷剛決其識見之高遠爲何如迨勃渭橋請間昌又以數言折之奪重臣之氣尊朝廷之權紀綱名分

增定史韻　末卷

一時頓立昌真可爲知幾也哉雖然尤難文帝之信之也後漢劉崇爲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害太原少尹李驤勸崇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其立湘陰公而後去崇怒曰腐儒欲離間我父子耶命殺之湘陰公果爲郭威所弒崇悔無及今文帝於代來之初不罪張武之言獨納宋昌之議其可俯之風府斷之捷亦可見矣易曰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

見幾固難聽言尤難篇中將劉崇反照愈覺[illegible]之[illegible]是則良嘉會　陸貴篪識

生意

說得平心

矯偽之心先為婦人看破

心之

朱買臣

富貴無增貧賤無減我作如是觀則妻子亦作如是觀矣朱買臣擬富貴太高擬貧賤太賤宜乎不能安妻子而令其求去也何則勢地之分自有天淵以來古今人皆所不免而況婦人女子能為黔婁柳下季之妻者古今幾人買臣不知此意而負柴行吟妻子止之而益疾歌其心以為吾不以貧賤介意也噫矯矣使果不以貧賤介意亦必不以富貴介意問會稽太守時肯行吟乎不能也肯疾

增定史韻　末卷

歌乎不能也不能則是行吟與疾歌乃純以貧賤介意也已純以貧賤介意而欲令妻子之不以彼貧賤介意何可得哉故惡貧賤則自將求去求去則不勝其忿而絕之罪不止在妻也古今來處於貧而不能安貧處于賤而不能安賤二者皆為禍始春秋時鄭息有違言息以鄭為淩已不勝其憤而伐之以致喪師辱國嗚呼獨鄭息也乎哉

古來勢利之徒如蘇秦朱買臣者指不勝屈此皆不能自安素位以致妻子之勝論特示人以反己之學　周璋識

一段筆勢精

論元帝極深確

漢元帝

元帝信任恭顯下蕭望之周堪獄論者謂胡亥任趙高而天下亂元帝任石顯而直臣死柔姦同譏降而東漢桓靈猶元曹節王甫張讓趙忠猶顯漢竟以亡雖即位而用貢禹庸愈乎不知極暴之主必有一二事不暴者積成之仁逾堯禹極柔之主必有一二事不柔者積成之斷齊湯武惟漸漬漸滋以致仁斷之遂遂槩謂其君不可與仁不可與斷是何異見螟螣而尤稻稷之不嘉覩沆瀣而尤

增定史韻　末卷

衣裳之本潔乎元帝積柔之主也其用貢禹此一事之不柔者也使以徵貢禹者徵朱雲輩則闒茸之患去以聽貢禹者聽劉更生輩則外戚之患除以諫大夫授貢禹者授陳湯輩則四夷之功立以納貢禹言除粟馬圍囿者除五鹿宗充輩則宦官之禍弭惜乎貢可以駕昭宣而乃為唐之文穆事不必如成哀而乃為周之赧盭則不能養成之過也且諫大夫何如官乎昔人以言行道亦行其權作于宰相今元帝初登大位即以諫員優禹誰謂

恭儉不足多而君身不足治哉或曰壯猛下獄誰克與養成之耶夫八君、身始養成于師傅中養成于諫臣終養成于書史雖有邪諂不得而入使宣帝蚤訓敎於儲宮抑奸豎於未起則元帝此舉方且如嘉穀始播行見其榮龍衰始被日增其炫而何不可與斷之有乃禹之所陳治其外而不治其內攻其末而不攻其本是又禹之負帝非帝之負禹也

崇論宏議筆有餘酣是寝食於國策中得來 門嶧

張人齡譏斂

鄭衆

史至東漢末未嘗不切齒宦官横云，然自和帝至桓靈六七主間其宦官亦互有得失焉譬之壽衆有殺人者有起疾者有始以之起疾而卒歸于殺人者建寧之初陳蕃竇武戮力王室竟爲曹節王甫矯殺壽流縉紳故夫曹節王甫者殺人者也延熹中梁冀專政幾成錮疾矣翦單超徐璜者有瘳後卒恣行貪縱殃及士類故單超徐璜者始攻疾而終殺人者也永元間竇氏謀逆朝臣振慴無敢進身息帝時年十四察朝臣無足與當機者獨鄭衆謹斂遂與密謀誅憲中外色起永建時十九人亦咎近之然而不若衆之善居功也論功鄭衆難於十九人論居功十九人遠遜於衆辭多受少蓋當年韓彭所未易及故夫鄭衆者起死回生者也曹節王甫單徐之罪人單超徐璜又鄭衆之罪人也世俗略單超諸人末年之禍遂並而移于衆曰是拒虎進狼也果爾則抱病不痊者良醫有束手睨其斃彌尚復有投劑活人者哉如鄭衆者即與雲臺麟閣諸臣比烈可也

可作東漢宦官論讀

羊祜

（爲羊公想出一段遺謀）

湯武以降世無仁義之師久矣樂毅諸葛亮有賢將風其次莫若羊叔子然叔子之與陸抗對壘也一眾一隊無不相酬甚者借藥遺酒情抑家人湯武師稱仁義亦不聞其高舉乃斷云何陸生沒孫皓淫虐叔子議不再計兵不旋踵此其意固可知已蓋當陸抗之時吳主能世其業而邊疆之臣謀畧相同急於一戰是無益而損威也善用兵者計出萬全莫如陰收人心而徐圖之昔晉伐狄諸大

增定史韻　末卷　梁

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又石勒亂晉知祖逖之難與爭鋒也存問惟謹逖死而兵不留行叔子之於吳主則伯宗也其於陸生則石勒也知者以爲守如處女疾若脫兎不知者則以爲仁義而已矣雖然羊陸兩賢對壘各保疆界爲宜祖生號召中原掃除僭亂石勒即勁敵其臣下誰爲我對手者即奉之踰勤攻之愈急此則非勝算哉叔子有知當爲祖生頓足（是九永）

（深得兵法之要）

後梁

（一段精天道便可想見）

蕭詧以昭明太子之子元帝三年入魏魏立爲梁主魏遂破江陵殺元帝是詧雖不殺叔迹不異殺敬帝元年詧即位江陵賞罰制度並同王者是詧雖不篡梁迹不殊篡姚思廉作梁史詧不載于梁紀所以誅亂賊也然余考後五代之時如梁唐晉漢周曆數甚促後梁猶傳三十三年豈天獨佑之歟蓋梁武得國不同于宋齊陳隋之詐其開國之政亦皆有以勝乎諸國之君及其後主如衛文元

增定史韻　末卷　兇

帝又撫子業東昏長城之淫暴故其祀天不欲令其頓絕且昭明太子好學而孝親其嗣既不得正九五之尊令其得綿土者之祀庶幾所以勸善故後梁之祚傳致及琮至唐初蕭銑乃爲李世民所滅其所以相延一綫者皆武帝與昭明之留貽不關詧也試觀劉禪德薄北漢劉崇一傳遂絕誰謂附庸一國不由積累哉

（一語斷盡）

推測天心發明昭戒有關世道人心之文（文業　陳謨）

帝王學問與事功別

著十止太宗博洛全爲[illegible]用

唐太宗

太宗天資英武惜未嘗學問學問者何正心術別公私辨義利是也當隋之末煬帝之惡浮于桀紂此而勸其父爲湯武是矣乃功之以宮人懼之以死罪令太祖進則中於危法退則無以自保故不得不起兵自全湯武誓師豈如是乎迨功成者定天人之意神器宜歸太宗太祖處置乖方故有喋血禁門之變然太宗不失其爲周公建成元吉不成其爲管蔡破斧缺斨古聖亦有行之者於太宗

增定史斷　末卷　辛

何尤獨是躬爲六合之主美色詎少巢刺王妃乎納而生子使之繼元吉後更何爲乎其心以爲二王不死則我之命必死于二王之手納其妃而寵之所以鳴豫快也嗚呼帝王開創義利公私之介即爲治亂修促之原太宗舉事如此又何尤于武后惕妃之禍哉良以太宗之學問徒勞心于典墳馳騖于章句而二帝三王之道未之深究故不能作法以示後昆使子孫率由而罔愆也

指點出學問根原庶人主不致悮用其聰明蕩軼其坊　姪溥識

[illegible]人皆

駱賓王　附裴行儉　　以下讀唐詩十則

唐初有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並以文章有盛名獨裴行儉有知人之哲當武氏之立知其爲國家憂其在吏部以器識知蘇頲等爲將帥以才畧知李多祚等品藻人羣無不曲中嘗曰士之致遠者先器識而後文學勃等雖有文章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後俱如其言由此觀之則才藻有餘而器識不足四人均耳予竊以爲楊盧三人皆以文顯人所易窺也若駱賓王當偽周革命之日能

增定史斷　東萊　圭

聲大義于天下其討則天一檄令武曌爲之心折不幸孫敬業舉義無成賓王亦以不顯然人節如此寧得與三人並擬其汪童錡戰沒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無殤可也彼一介儒子能知名義尚可與殉節諸臣並垂不朽而況宣揚忠憤揭君臣大義于天地之間豈得以成敗論之乎故夫駱賓王者其人品當在文章之上也

賓王忠義之氣不以文掩可爲微顯闡幽　姪孫果捷

李白

李太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讀其蜀道難一篇輒曰天上謫仙人及見樂府烏夜啼則又曰此詩可泣鬼神其見重於當時如此厥後聲動至尊白蓮池作序沉香亭作詞甚至使高力士脫靴殿上其才氣之顯榮真可以前無古人矣乃見崔灝黃鶴樓一作則嘆賞閣筆甚至擬鳳凰臺詩欲求彷彿何其虛心服善一至此乎蓋古人心不虛則不能論精造極善不服則無以衡別是非故推人者適以

自推服人者即為人服自古英賢大約類此若其後羅示王犇之事淪落以終則我嫌其心猶未盡虛善猶未盡服也果能存作詩之心以處世寧遂至此哉令人才未能如太白動詡詡自矜前無古人則又太白之罪人矣

文人驕傲即係無才觀太白之始終可以憬然動矣 嶧邑門人武靖周識

張南史高適

上君子學業習之童年行之壯歲常也或境遇艱虞少失怙恃之恩長無師友之訓以致碌碌鮮成亦常也乃有立志矯然發憤自命崛起而為桑榆之收則真豪傑之士矣試觀張南史高適俱晚歲為詩一經工苦遂成絕調稽二公敦勵之時年已及艾矣誰肯咿唔吟咏作少年小子事耶卒至行成名立為有唐一代詩人是其晚年學問之力也倘當時以遲暮自棄立志不堅千秋百世後又何

以知二公哉然詩文特一藝耳果能砥礪倫常究心理道如周處之晚節忠貞茅容之晚年入道則不難臻於忠孝名臣又寧僅一代文人而已哉

學問無驗不以年限二公可為榜樣 姪侍[illegible]識

古人不朽之業曰德言功三者之中立言爲易然立功固難若其人德不足重雖立言無益也試觀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長公稱之益以其爲裴度行軍司馬則協謀討淮蔡擒吳元濟當其宜慰成德軍則正言服王庭湊而出牛元翼至今佛骨一表雖孺婦誦之猶能立懦是以其文如泰山北斗久而愈重今杜少陵詩人皆知爲作詩而不知其詩中所詠雖流離山藪之間奔走間關之際無

增定史韻 末卷

一刻不在朝廷無一言不依君父所以其詩爲不朽也若大節有虧則楊雄馬融賈逵王弼之流其書其在有補翼六經之功究之不得濫列宮牆以與呂祭等並庶祀典而況其他哉因而論之有唐一代能書之家豈止虞褚顏柳然而褚遂良虞世南顏眞卿柳公權四人特著則以忠清亮節有功社稷昔以人重非書之能重人也則甚矣立德之爲要矣

以文公作詩可以見其德

崇本之論可以起靡 姪孫鳴鶴謹識

劉廷芝宋之問

詩詞賈禍附煬帝曾以空梁落燕泥句妬害薛道衡猶曰君臣之分可以生殺也詩話載劉希夷作白頭吟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此二語宋延清欲奪之不予遂以土囊壓殺之予考延清與希夷甥舅也延清詩才清麗落花句自能爲之何至詐而不予遂成厲階可見文人妬名與女子妬能皆爲不可解之事士君子懷瑾握瑜處末流之世將何以自全乎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

增定史韻 末卷

儉名有而不用之義金人銘曰執雌持下雌者伏而鮮隔之稱操此心以往則韜光晦鍔自不炫名不嬰妬雖煬帝可以不逢其害況甥舅乎

退一步法令人浮燥俱消 張逸少識

韓翃

文字相知雖在上師生之識拔朋友之吹噓倘思感激奮興況動九重之鑒賞者乎昔漢武帝讀司馬長卿賦則嘆曰飄飄有凌雲之致宋神宗讀蘇子瞻文則贊曰奇才奇才此二事人皆知之若唐大曆中內除韓翃駕部侍郎知制誥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中書兩請之御書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一詩批曰與此韓翃觀此則寒窗雪案之孤吟蛩以動至尊之槩悅文章聲價

何其幸也然則賦患不如長卿文患不如子瞻詩患不如駕部在我果有出人之具則在世自有特達之知故陶隱居白雲之篇孟襄陽潮水之句俱身在草萊名徹九五何可勝數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觀於此而益信

化怨尤之念杜僥倖之思此等文章有功後學

周家楨識

賈島周賀

途就人才望昇人任

漢郭林宗李膺輩好獎誘人才史評載之矣唐賈閬仙初名無本已爲僧遊東都遇韓退之教以文卒中進士周賀亦少從浮屠法名清寒遇少監姚合加以冠巾得成儒業然則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悞趨旁徑寧無有若二人者遇二公之成就則異教可祇于中道無二公之成就則中道或入於歧途培植人才之事凡爲先輩當急講也

引進後學之事凡爲先達俱宜書一通座右 琛甥

周玢識

唐球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詩皆言之故我之精神足以自信於古人則古人之精神遂可自信於天下雖百年之事皆可定于一日雖冥漠之數皆可決于現前不但文章一事而文章爲甚昔唐球居蜀山中所爲詩撚稿作團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之者方知苦心耳流至新渠果有人識唐山人瓢者至今其詩遂傳嗟乎大江中驚濤怒浪可以排山倒海何有于

增定史韻　末卷　四十七

一瓢仰山人一生辛苦亦寧不慮爲蛟龍所攫乃輕擲之於浮沉波浪之中以與倖于萬一使非自信者深何能及此故忠孝節烈之事往往一念所發遂足以動大地格鬼神非信之于天地鬼神信之於心也近世學者甫學搖觚便欲自鳴不朽嗚呼使其自問果能如唐山人否

勸人立志此其一斑　姪孫揆謹識

伍喬

意外之獲儒者所弗道仰因果之說儒者往往諱之然而天心仁愛人有陰善必曲爲之成就不令其終老牖下唐伍喬是也當其困之時常貧不能應舉忽有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一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舉之使入金陵成進士後爲考功員外郎向非僧人一夢不幾失此機會歟然後知人生際遇寔非意計所及亦非偶然爲之王勃之風送滕王王君瑀

增定史韻　末卷　四十八

之夢持一竹事俱類此故士人在于自立有其具天必相之若自顧無寸長片善而徼與天之成就又不可得之數也

恐學者輕於自棄故又借伍喬以勸之知先生之婆心切矣　世姪[illegible]謹識

說得者
學分

人定出
一任為
書之路

邵謁

古今遇合有人定勝天者有天定勝人者昔邵謁為翁源縣聽吏客至令怒不持冰遂截髻着縣門披髮發憤讀書尋抵京師時溫廷筠主試憫振寒苦勝其文於朝以振公道乃釋褐夫邵胥吏之賤役登朝廷之甲科英雄發憤崛起污泥之中奮迅青雲之表可謂人定勝天矣奈之何釋褐而後仕途淹蹇赴官不知所終及至死後縣門降巫乃云邵先輩至其詩曰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當時別故鄉歲久不知人換世隔溪遥見讀書堂詞旨悲切令人讀之感嘆又豈非天定勝人有冥數為之限哉雖然命由天定福待人為邵謁但知讀書罔知造命是以中途貧折倘砥礪躬修以發憤詩文之志反而為敦敏定踐之功則善行回大自然有文有命非冥數之足拘矣

讀書為善二事未可分析論中詳切示人 胡孝廷識

比例處
千字不
傷

黴下以
不全史

袁樊在
宋予其
評此

後五代

梁之得為正統以其承乎唐也亦猶魏之得進于正統以其承乎漢也襲其都據其位則儼然繼緒此五代史之所以不黜梁亦猶三國史之所以不黜魏也雖然朱溫之篡唐猶王莽之篡漢桓玄之篡晉也李存勗之為後唐雖非李氏嫡系亦猶明宗之繼後唐柴世宗之繼後周何繼恩之繼北漢也況晉王未稱帝之先吳蜀岐與晉並用唐曆則天佑之正朔原未改也頓眾唐而絕之忍乎且莊宗滅梁定為唐室報仇及其即位按祀唐室諸陵不敢後雖兩傳頓滅僅十四年當亦同于周之東周君漢之孺子嬰淮陽王之列不同于當時石晉之十一年劉漢之四年郭周之十年也自宋太祖命修撰正以梁晉漢周與後唐為五代史歐陽文忠公遂因為五代新史司馬溫公修通鑑卯取二史以成之並稱五代又何以懲篡逆哉李伊璜纂輯通鑑竟以後唐直接南唐並去梁晉漢周附于[illegible]閏其亦綱目黜魏進蜀之義也哉不然者有窮

后羿僭位三十九年較朱梁之十四年遼甚然史未嘗紀及又寧弟王莽之不得為新桓玄之不得為楚而已也

欲明大一統之義於天下故前卷據一統圖而為之說此又拊五代而著之論也 竹林灌識

宋真宗

記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故堯舜性之尚不能槩於湯武況三代以下諸君今觀唐玄宗宋真宗其事可想見矣真宗承太宗之後覩見創業之難與夫致治保邦之匪易宜乎緝熙繼述媲美喆王乃景德之前政鮮乖忒與元宗開元前相似祥符以後事戾舊章又與元宗天寶後相同一人之身而前後懸殊昏明各異者何也蓋景德初年羣賢在位如李沆之對使焚詔四方水旱必聞

竹房未取之論

陳恕之不進計簿恐開少主侈心畢士安之立薦寇準以弭西北之變固已止慝未形防患未然所謂格君心者有人矣其他又有張齊賢之慷慨田錫之直諫呂端之雅度冢正之寬和楊億之耿亮莫不彬彬式序左勔而右弼之故能輔成主德幾致太平若祥符而後老成凋謝王欽若丁謂陳堯叟之徒俱小人真宗所敬者惟王旦一人而旦復依阿固寵又何怪東封西禪用邪黜正乎所幸者天之禮法嚴明閨闈維肅且尚有孫奭等曾出表

節諸臣爲之彌縫其缺而匡救其失故不似唐元
宗流離播遷爲世唾笑耳不然真宗晏駕之日無
正人調護倘令丁謂雷允恭兩宮搆扇豈能晏如
磐石致仁宗之盛美乎故三代而下中心安仁者
不可槩見君德之純疵功在啟沃也書曰在知人
知人則哲益可忽乎哉

發人致理今古同然箱中將玄宗作配議論更
爲警切 [illegible]評識

王曾宋庠馮京

宋之王曾宋庠馮京史謂其不愧科名吾思三代
以前言揚行舉秦則納粟拜爵皆無科名漢惠制
孝弟力田科而科之名乃始然武帝舉孝廉宣帝
制射策甲乙質帝詔舉明經則科名猶未有定及
隋設進士科而唐太宗賜及第傳臚以爲科名之
式乃武后則定詮注法玄宗則試詩賦雜文帖經
爲三場科名猶出入也惟宋太宗定進士爲三甲
仁宗詔與殿試者勿黜落英宗令禮部三歲一貢

舉神宗以經義試士諸宗室亦應舉于是士人皆
以讀書力學爲進身之地朝廷制科以升讀書力
學之士弗與上升此科目所由重也而論者曰宋
之弱也自科名誤人而不知朝廷制科原以儲天
下之才而應是科進者或不能副朝廷之雅意則
人之自愧乎科名非科名之愧人也試觀王曾之
調治兩宮抑阻外戚宋庠之鎮靜爲治歷事兩朝
馮京之斥論新法不附王安石呂惠卿始終與節
若此然則科名何嘗愧人人亦何得不重科名乎

有宋代科名之傑出者約畧表彰

抑又論之韓范文富俱科名中人歐陽修自監試省試御試俱第一爲三元李綱則內試上舍又皆第一時號五元而歐陽公之文章德業高出百世李伯紀之相業關繫江南其不愧科名不又愈于三人耶若宋狀元之中張九成之介節文天祥之忠貞誠足增重科名不但不愧科名已也世之僥倖科名者無自負以負朝廷則幾矣

借題發論爲科名人痛下一針 文炎文變勘義

宋高宗

[illegible]

此一篇何爲定案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氏言之矣然而官之邪由君之邪君之邪由心之邪也宋高宗以滿上踐祚其志已滿使金不南使彼願已足不得已而紛紛遣命其志在于拒金而不在于復宋迫李綱宗澤日以恢復爲議心方以爲安得有作予同志者乎而汪伯彥黃潛善至矣既而棲息臨安國勢稍振其心以爲如是足畢願矣而張趙韓岳諸賢又以恢復爲議心復以爲安得有劃謀息戰者乎而秦

檜又至矣然則悞未渡江之高宗者汪伯彥黃潛善也而悞未安置之汪伯彥黃潛善者高宗也悞已渡江之高宗者秦檜也而悞未陰踐之秦檜者高宗也高宗悞此二三人二三人何悞于高宗哉不然未渡江之時李綱宗澤而外有許景衡楊時胡安國等朝夕規諫既渡江之後趙鼎韓世忠張浚岳飛而外又有尹焞曾開晏敦復胡銓等正論不磨甚至趙士㒟張燾陶䜣陵寢述其發掘不忍言之狀帝亦黯然欲泣何至信汪黃秦檜之言乎

不敢不從一至此耶向非物從其類自有所以聲應氣求者在寧遂若是然則高宗之心先有貪怯之邪於以兆百官之邪官既邪矣欲國家之不敗何可得也

擒定心字婉轉推駁能使高宗亦無以自解不愧春秋誅意之文 評門人翁思濟識

推勘天理入微入妙

全發垂戒

斷獄片言妙極

岳武穆

善惡報應天道王法當然然善有時不報罰惡所以報善也惡有時不罰福善所以罰惡也岳武穆才德忠孝備具一身卒死于秦檜之手秦檜拱賢慢國而卒保首領以沒王法不必言天果有不報乎哉乃為之說曰檜之逃罰僅免及身死後追貶爵位已罰惡矣武穆卹死一日追贈爵謚未嘗逾時非報善乎我則以為未盡其理也蓋人之惡有大小則天之罰惡有重輕人之善有偏全則天之

罰惡以揚善亦有大小故人君之用宰輔猶家之用僕御僕御有小罪則罰及其身僕御有大罪則并累其主秦檜之惡惡之最大者也罰秦檜之惡罪累其主之法也是以秦檜之奸舉朝無人不知獨高宗不悟及孝宗稍悟則天又生金之賢主以固其疆圉是天亡宋朝一半之天下以彰高宗用秦檜之失豈非罰之最重者乎若不然使武穆雖死高宗任趙李為相任韓張劉吳為將于以復兩京返二帝還梓宮是世將不以武穆之死為重輕

也。亦不然。當考宗勵精圖治，亦得有事于中原。是世又不以武穆之死為輕重也。世不以武穆之死為輕重，則是僕御有滔天之罪，而不以累及家長。天暫執法不若是也。惟武穆一死，而宋之天下竟無可挽回，而天下後世怒高宗、先王先公怒高宗甚。其故皆秦檜之惡之所致，豈非天罰秦檜之惡以報武穆哉。且夫名者造物之所靳也，故皇甫規之勞，惟恐其子之名不與黨錮；聶政之姊，寧殺身以成弟之名。名之不易歸如此。使武穆得志當時，

成中興之業，其名不過如雲臺諸將及諸葛武侯、郭子儀而止，安能千秋萬禩俎豆不絕乎。是亦可以慰武穆矣。

論曲折深透，理正直而公平，千載下能使忠魂氣吐。姪溥識

元文宗

文宗弒兄之說，史無明徵，惟故老傳云：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其迹可疑耳。迨順帝放皇太后，廢文宗廟主，逐燕帖古思，詔云謀為不軌，致明宗飲恨而終。於是天下後世咸以文宗為真弒兄矣，而予以為非定案也。考泰定崩時，燕帖木兒謀舉義曰：武宗二子正統宜歸之，以明宗在沙漠遠未能至，乃于江陵迎文宗即位。文宗以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固辭，

羣臣固請，乃布告以攝位之意，然後登極，遂遣使迎明宗於沙漠。未幾又遣丞相奉皇帝璽赴漠北勸進，其迹甚明也。及明宗命使還京，諭以朕弟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未幾遣使立文宗為皇太子，其友于之愛亦無間也。且成宗之末，仁宗誅安西王黨，迎立兄武宗，武宗即立仁宗為太子，卒傳以位，其芳規未遠也。乃明宗次旺忽都察，皇太子入見，踰日明宗暴殂，所謂弒兄者果何據乎。且既稱其兄，必將以天位傳之子孫，則懿璘

獨其兄者仍還其子無此想人

臨講求刊

質班爰歎帖睢耳猶宋之趙德昭廷
美俱不得其死文宗則勝慈璘貴班爲鄭王愛
甚篤祖則遺命立之弑足何爲及愍宗夭折文宗
之后又不立其子仍以先與之吉孝敬帖木耳
爲帝俱明宗子弑史何爲而問罪於燕王馬裕
弁倉卒之際安知不防他變負由順帝亦樂昏
迷甕世及之登庸背傳禪之德約于是欲殺古思
則不得不放亡而欲放太后則不得不撤廟主欲
撤廟主則不得不云文宗謀爲不軌皆如以粉飾

增定史韻　卷末卷　老

所爲豈當年實錄乎試觀殺燕帖古思之後即命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此其意可
想見矣若宋之太宗則改元亟毀德昭廷美遂種
可駭故亦形於聲之疑之無是也請以此爲
分別焉

順帝得皇心世及不死文致文宗之罪得此
反覆可以雪其枉矣　周章識

千古熱腸一抄不泯

無愧忠孝大節所以勸世也

介關

昔嘗怪張齊賢困時賊饒餉以金帛且曰他日爲
宰相應意吾曹大齊賢之爲宰相無論君相不知
即齊賢之父母親戚亦不知而盜賊先知之豈世
之庸收相英雄者果皆若綦弗如耶非然也孟子
言四端人皆有之初不分貴賤也赤子入井救之
初非有勉強也觀余忠愍幼子事可知矣方忠愍
死時其子甫晬棄水濱有僞萬戶杜某呼曰此必
余恭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指所抄諸物恢之

增定史韻　卷末卷　圭

以去與齊賢所遇之盜義又有加焉嗚呼此豪傑
之所不能爲者而盜賊爲之豈天以不世之節授
之英雄義士而顧以不世之俠授之英雄義士所
遇之人乎蓋齊賢所遇之盜辭讓之心也余忠愍
幼子所遇之僞百戶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皆是
非之心羞惡之心而俱出良心在人微諸此而益
見矣再觀明太宗之於方孝孺戮及十族顧有子
三歲已爲門生王某挾之潛遁是豈盜賊之故乎
天心佑忠愈見良心之不泯也

明成祖

極一仁字作一篇之主

大凡一代之興有開創之太祖以啟肇造之功則必有繼統之太宗以擴守成之烈三代而後如漢如唐如宋莫不皆然則明之成祖亦其人也雖然保天下以仁不忍之心仁之發也今觀建文遜國之時靖難力成之日成祖之殺害忠良株連無罪即何忍也夫成祖之于太祖父子也於建文叔姪也建文之臣即太祖之臣也非仇也諸臣之盡忠于建文猶盡忠于太祖也正也斬祛之恨射鈎之怨原而宥之可也殺之可也殺其身而赦其孥可也何至剔齒抉舌檑肉油熬剝皮蹀市極千古之非刑窮一時之奇慘以自快乎昔宋仁宗初欲誅丁謂[illegible]曰帝新即位誅大臣懸駭天下[illegible]時欲斬一滑官蔡確曰祖宗來未嘗殺士人不可開自陛下故宋三百年士大夫無誅死者今靖難諸臣俱士大夫也大臣也即曰罪大吠堯古人亦有宥而宥之者而乃籍墓揚灰辱女辱之教坊甚人配于象奴方孝孺之案坐死者八百餘人鄒瑾之案連累者四百四十其他陳迪胡閏鍾鏞之案波及者俱不下二三百家昔武氏濫誅不過鉗羅吉網嬴秦暴虐不過三族並夷未聞將皇父之臣殺及閭黨忠孝之士戮及姻朋如成祖者吁不忍之仁安在哉又何能保世以滋大也幸即位而後善政多端共熙嗣位仁恩淪浹故明之為明不致中墜不然成祖之暴幾與曹操司馬懿高洋孫皓諸人同類而並觀又安得比隆于漢文帝唐太宗宋太宗也

成祖此[illegible]

成祖枉殺忠良流及懷宗遂至有君無臣以天下天道亦可畏哉　[illegible]識

增定史論　卷叁

明神宗

明之神宗與宋之神宗大畧相似。明之神宗黷貨而礦稅浚民。猶宋之神宗好財而新法滋害也。明神宗搜括天下之財。二傳而亡天下。猶宋神宗征求民間之賦。二傳而亡北宋也。然以余觀之。則明神宗爲尤甚焉。何則。宋之新法。初猶取便于民。明神宗之礦稅。實惟聚斂于已。熙寧用奸人。尚多正人議論。萬曆用奸閹。雖有正人。無所用之。且宋神宗踐祚止十八載。四海元氣。尚有未盡之藏。明神宗御

增定史韻　末卷　葉

極至四十八年。九宇脂膏。並無有餘之蓄。故高淮監遼東稅。遼東告變。梁永監陝西稅。陝西衆譁。楊榮監雲南稅。雲南縱火。李鳳監新會稅。新會稱戈。他如孫隆方蘇州。陳奉于江夏。劉成于常鎮。潘相于江西。莫非巨璫激變。毒流地方。元豐新法。未聞有若是也。嗚呼。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聖賢言之甚詳。而神宗初政。惟信任張居正。未至蕩閑踰檢。十二年以後。中涓四出。弊政亟行。雖有善者。莫之能救。而況重以光宗之短祚。熹宗之昏謬乎。故明室[illegible]

相提並論神宗究不如宋

閹寺之禍積漸而來

[illegible]

費宮人

昔明室之亡。懷宗慷慨死社稷。后妃宮主殉難。自古亡國之君。未有能若是者也。而其間有宮人費氏。則尤足異焉。當李自成入宮之日。宮人十六歲。倉卒投眢井。賊鈎起之。見其姿容殊艷。欲收之。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賊見汝主。益其心以爲得近自成。便可奮荆軻之匕。博浪之椎。藉以報君父於[illegible]丁。乃自成審非公主。賜一賊校羅姓。費氏復紿曰。我實金枝玉葉。自難苟合。願擇吉成禮。惟將軍

增定史韻　末卷　著

是命。羅諾。乃置酒盡歡。費氏伺其醉。挾利刃斷其喉。遂自刎。嗚呼。古來破人之國。仰取其國之尤物。如褒姒驪姬及姬甄后之類。比比皆然。倘自成得隨計中。伊等八乘間伺隙。斷自成之喉於一劍。是則千百戰蒲斬之鯨梟。殲於一旦。明室三百年之仇寇。報於片時。豈不千古奇快也哉。奈之何妙算雖孵。英猷莫展。一腔忠憫。僅得試於一校。不大可哀耶。吾思古來奇女子多矣。玉京巴淸之類死於[illegible]。虞姬綠珠之類死於烈。曹娥緹縈之類死於孝

不甚烈而自智

宋費女而引勇

蘆中江上之類死於俠俱足垂名青史著矣若[illegible]然一死之後則心願已畢未有如費宮人之爲國報仇捐軀殺賊如此之烈者也推此志也卽[illegible]家議中包孕諸烈丈夫比儗可也

紆青帶紫儼然稱丈夫者未免壯死偷生甘外名義安得如紅顏峨嬪烈烈如此乎表之爲後之稱丈夫者砥礪可也男證百拜識

增定史韻四卷附讀史小論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仲宏道撰宏道字開一嘉興人是書成於康熙辛未以趙南星史韻前載年號浮文妨要註又寥寥不詳所以不行於世乃刪其繁冗補其闕畧以成是編復上續自羲軒至秦下續以明代之事其他若之十六國五代之十國以及遼金西夏亦各爲韻語以補之紛紀之末宏道各爲總論明紀評語則採谷應泰紀事本末之文

石溪史話八卷補遺四卷

〔清〕劉風起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溪史話八卷》提要

凡可以文辭

故自魏晉唐以下，百家稗官

詞話以至評書品畫，皆有諸家

說之流也。故雖爲詩文，皆其說之

可行於世者。第微物細故，盡收入話

精小說焉爾。苟大其說，則說經說

石溪史話序　一

史夫豈詹詹爲余邑劉蘭郁先

生諱風起，英年博學，早出汪棣

園先生門，爲名諸生數十年。遠業

晚始蘇選拔，入成均，至京師不肯折

節於當時公卿，華居歲餘，卒乃

所遇，亟返故里，閉戶著書以老。隱居

邑北安寓石溪村自號石溪逸叟枕流漱石意常訢如也所著幾種石溪史話其一焉經年不入城市壬申歲年七十八猶過余舍簑袖龍鍾出史話屬余序凡五十餘卷開緘快讀者十晝夜始竟其帙而上下千百年

中華天地古今帝王卿相興代統紀政治文為賢愚臧否是非得失之故悉歷歷如話其曠情遠識迥出史評史略史述史論之上真可謂博學而詳說之者也余因為之序曰自古名公鉅卿與山林隱逸之士類無不欲著書立說以期傳世不朽往往未久書廢遂湮沒不傳然並不傳其書實其書不足傳而存之傳之書皆一般不容磨滅之處然後乃書傳至說史事尤必取萬世公心駢驪二十一家以合春秋筆削微旨無悖通

鑑綱目大義庶幾其說可行於後而等諸說一事一物皆可意作手録佳話也先生此書上自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暨兩漢魏晉唐宋元明論斷精確或論一事而引數事以明或斷一代而綜數代以証之旁搜遠

稽參伍錯綜意溯而正解創為真尤兢兢於亂賊篡弒之防忠奸義利之辨字挾風霜足以維世道正人心雖有時談笑而道之皆寓華衮鈇鉞之意寧小說家閒情餘話比哉余以此決是書之必傳無疑要其曠情遠識發前人所未發無一語盜襲亦無一語剌謬則知石溪歲月津真優游所自得者深非一朝夕之故矣意此中必有天全之者殆未可以人之文辭求諸區區之說話間也況史話之外可傳者尚夥余擬望石溪之堂以盡閱其說先生幸許我乎

乾隆十有七年孟冬朔同學弟亭

徐時作序

石溪史話卷二

濰江劉鳳起蘭村甫著
徐峙作筠亭氏訂

三皇五帝

天地人三皇之稱斷以三才始開始闢始生之時言之爲是天開於子爲天皇地闢於丑爲地皇人生於寅爲人皇其時混沌草昧人物未生陰陽二氣方在絪縕結聚之候未必有品彙馮生首出一聖人爲之長也後世分三皇爲三氏則是未生人之前已有人矣二儀未判之初已有御世之君矣豈理之可信者哉五帝之號蔡氏據羲農黃帝堯舜爲斷定論也至云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合四萬六千

年則時無干支誰爲紀歷時無文字孰爲記年孟子所謂盡信不如無也聖人刪書斷自唐虞孟子論述止稱堯舜春秋以闕疑爲慎有以哉

夏禹

胡五峯以左傳謂禹鑄鼎象物爲誣予謂發賊凶惡之害人王法可得而治也魑魅魍魎之害人非法所得而治也則唯寫其形貌使民習其狀而知所避不至於逢不若而民可安於法所不能治者矣此大禹鑄鼎象物之意也是亦消害安民之要務安得謂古不以爲患而疑左氏之誣歟若九州方野之品式井田封建[illegible]之經界則自有典謨禹貢及史藏在焉何用鑄之於鼎如衰世銘功伐德哉

夏桀

嗚呼此殺諫臣之始也龍逢志安社稷不惜逆耳批鱗寧有絲毫顧恤身家之私繫其念哉真可與三仁同躍矣雖然臣之諫君與於犯顏尤須善於納誨後亡之語雖施之英明之主尚難望其降心以聽況於殺人若不勝者乎故愚謂逢之諫忠矣而所以進諫之術則未善也夫暴君未有不好殺者而殺忠諫之臣亦鮮有不亡者也桀紂特殺諫臣之首惡耳孔子曰數斯辱辱且宜避況見殺乎進諫者事期有濟毋徒以逆耳批鱗爲能但箝口不言則不可

武乙

人而爲善人安得有惡氣與雷合必惡氣與雷合而後雷得震死之此震而誅之所以專在惡人也然天子諸侯殘暴者多而不皆震于雷者以發虐篡弒之殃其屠戮之報皆以人代天者也若武乙宋偃獨顯震以雷唯二人並有囊血射天之惡不可不明用天誅以示昭戒吁誰謂天聽天聽之遠而可肆傲妄爲也夫

武王

太公佐武王伐紂取商之天下伯夷叩馬而諫恥食周粟而死二老之用心懸絕冰炭而孔子屢表伯夷而褒泰伯

未嘗一噴噴於太公二老之優劣孔子之微意可見矣觀孔子之亟稱伯夷則湯武之事孔子諱焉而不滿蓋可知矣嗟夫湯武懼天下之無君而爲見不得已之爲固不惜以一身冒天下之不韙救生民于湯火然使誅暴紂而别立商宗之賢者如微子之儔而佐以箕子之類俾商祚不斬退就臣位如文王之率殷畔國以事君不更光明正大與堯舜至公無私之心迹同粹乎

周公

周公居東之事唯晦翁說得聖人心迹皎如白日當與昌黎天王聖明意並垂不朽愚嘗謂人臣於危疑之際此爲

難處非聖人不能善其道聖人處變忠之心最爲難窺非大儒不能究其隱此類是也

康王

成康之際天下大平刑措四十餘年非謂一刑不用也無大辟之刑耳古者必大辟之罪然後禁之囹圄囹圄之空無大惡罪人也故畫地爲牢刑措之風可想維天生民有欲豈能盡平亦作教刑雖盛世亦所不措

幽王

褒姒不笑幽王戲諸侯以求其笑猶同叔子善笑齊侮四鄰以供其笑卒致幽以天子而滅亡於一婦之笑齊以大國而喪師於一婦之笑孰謂一笑可忽天子可恃強大可肆乎此郭汾陽所以屛侍妾而後見盧杞誠高識遠慮也

秦襄公

秦本周之初即伏亡周之幾矣借使幽王無犬戎之患平王可以不東而西周之地不棄秦不過一西陲小弱國耳何能盡得周之遺壤以大其國據殽函抗中國霸西戎併六國使周爲陽人聚之遷哉然則周初定鼎于洛以卜世平王東徙以圖存而秦後遷鼎之兆已由此伏矣

平王

洛陽居天下之中唐虞漢宋未嘗不都之以興亦顧其君

之賢不肖何如耳有堯舜三王則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而況中夏諸侯孰非磐石之屛藩乎有桀紂幽厲之暴雖關中百二之雄而秦政未嘗不以速亡雖匹夫得以滅之況諸侯戎狄乎故國祚之存亡久暫在君之仁不仁不在地之險不險也有賢君則中原亦可以王無賢君則幽冀亦足以亡蓋天命人心之得失在德不在地也德隆則王業可興於百里德衰則篡弑禍起於蕭墻世俗動指周之微弱失在東遷而不救其所以失政教號令之本在無中興之賢主賢臣如武丁傅說宣王吉甫其人乎東遷之後委仁政而不修安積弱而不振陵夷至五霸爭主要盟七雄

橫相吞併始猶僅守祭器終且臣僕朝秦詎由伊洛不若豐鎬之故哉夫子曰吾其為東周乎使果有能用夫子如高宗之任傅說宣王之任吉甫則已可有成之效將立奏于成周安在洛之必卽於微而不可躋岐陽之武哉甚矣世儒論國事徒拘叔季利害之形勢而失其本也

秦文公

秦得西周之地於東遷之初而黃蛇暮為代周之兆基於此矣鹿畤之作吞併之心萌於此矣然吾觀春秋時有功於周而無罪者獨一秦將兵平戎一也佐晉定襄二也而取禾問鼎摟伐之惡以開為至戰國三晉分九鼎震肝膈

開從衡起而後滅周之志狡焉啟矣亦諸侯無復尊攘之霸而皆有自帝之圖有以致之向使戰國無秦則東帝西帝之稱以在齊楚趙魏諸國而報王獻地不待東西周分之年陽人聚之遷不待莊襄王生子之歲不然東周既滅之後六雄方盛曾無一人叩關而問亡周之罪者何也蓋其心皆以欲帝制自為無復有共主在其意中而視若贅疣焉故也

齊桓

王者服天下以仁義不以智力制天下以禮教不以術數觀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官山府海之為纖悉便狹而不弘去王者制田里教樹畜設庠序明禮樂修政刑之規模遠矣故觀其制度卽知其治效僅可以富強一國而成霸業欲如三代之王德敷萬方威加四海大畏小懷不可得也夫能濟天下者斯可謂之天下才如伊周之佐湯武是也仲之術奚望焉而以天下才許之非其倫矣雖然使春秋無仲則尊周攘狄之績曠起任之而借王猾夏之雄取禾射肩之逆將浸尋昌熾干戈靡已弑奪相尋而周之為周不待至戰國之末而後亡也迨至傷天下之無霸則王綱墜後不得不推齊桓為功首也

管仲

從古非成功之難居功之難也成功可以智畧得居功非禮讓不能也然禮讓唯聞道者能持之管仲非聞道之人也而能降心崇讓辭上卿之饗不敢自比於高國此所以專政於齊而二卿不疑其偪也當是時高國者天子之命卿而實齊之世臣也雖桓之信任仲父非他人所能奪然使世卿大臣不與仲亦不無所制也制則撓焉必多扞格其何以和衷協志共成厥功哉世但知桓能專任仲故仲得展其才以成霸業孰知仲之克有成功者由仲能持身以禮讓不矜功不伐能上下和睦嫌隙不生所以居乎功名之際者非一切獨任智能之士所得而跂及耶聖人表

孟之反爲居功者法愚於仲叟亦然

晉文公

齊桓之霸止於其身晉文之霸奕世相傳金仁山謂桓之家不治文之家治也愚以爲不然桓五子之爭立非家不治用亂人故也晉文無三孽之亂人而有群才之輔佐故內無嬖亂之姦外有翊贊之傑所以世執牛耳於盟會趙魏韓范欒知六氏雖無管仲之才而過於高國之治迭起戮力以爭諸侯宮庭之變世不聞有牙刁而厲公一失旋得悼以興之霸業之久所由來也若桓者一仲之外無復有如狐趙者佐孝公以繼其緒而重之以三孽之傷爲得

而能復振哉故知大業之興替必以賢才之得失爲蓍蔡也用人得則家國皆治不得則國非其國而家亦無能治之家矣

賦詩言志

詩之教温柔敦厚雝懌和平不亢不卑故曰可以言言者心之聲而詩者言之章也垂隴之饗趙武請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印段公孫段七子賦詩以言志而伯有獨賦鶉奔以誣其上是以怨懟之辭戕君固已無君矣夫君者臣之綱也臣而無君是自壞其綱而失其統統失則目亂亂生於已猶木之灼火以自焚安得而不爲戮觀武

之定七子禍福于七子所賦之詩不啻燭照而數計之然後知言之得失伏一身休咎之兆如影隨形而效應桴也其可以不愼乎而欲愼乎言者其可以不學詩乎

趙襄子

傳稱趙襄子下二城而憂孔子以爲善持勝不知此事出於周貞定王之二十四年是時孔子下世已二十餘年安得而有是語況趙氏之惡敢於遷君分晉又何有於左人中人之二邑滅晉之不憂而憂兩城之下不恤稱兵戕人之邑而反以無所積而得邑爲憂是又何異類人取貨而又以非分得貨爲憂夫豈由中之言哉果爾則襄子不唯

不仁抑尤不智徒取笑於識者耳而謂孔子許之乎

亂政

歸諸亂政荆軻郭解之流皆衰世之亂人也而世俗尚之以爲任俠予謂鄉愿柔惡也任俠剛惡也鄉原竊忠信廉絜之似任俠竊信義氣節之粗鄉原賊德任俠亂法皆王法所必誅也三代之盛無是焉自井田廢而游手衆學校弛而禮教衰此輩之風始熾更極於戰國三公子招致游民以爲食客其流毒遂蔓延於秦漢以下而不可遏不曰不侵然諾即曰急人患厄不曰排紛解難即曰平原不平而實則假豪壯之名逞凶暴之勇結黨亂之黨傷禮義之

周大點世道之憂較賊德之鄉原尤爲無狀其敗俗傷化
亦更甚也史遷爲之立傳若有欣慕於其行者嗜此遷之
學所以與聖賢遠也然而遷之意實以腐刑之難有所激
而云爾

藺相如

自戰國遊士矢口皆功利詐僞之機鮮鮮有侃侃然者惟
藺相如之論乃眞能以理御氣以義自勝雖古大臣之粹
養何以加之凶人鬪此猶將折暴而爲馴況頗固趙之良
將乎肉袒負荊以請罪血氣之剛頓爲理勝者所絀矣書
曰禹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氏曰大勇不勇相如

殆見及此歟

范雎

秦之所以能併六國者人以爲白起王翦之功非也起翦
雖老將然祇著於用兵非工於謀國者也秦之併吞在於
謀勝豈僅以戰勝哉一則商君闢阡陌而秦遂以富尚首
功嚴刑賞民皆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而秦之甲兵遂以強
故兵皆精而糧無不足此其本也一則范雎遠交近攻之
策而六國不得合從合從之術破而三晉始困三晉困則
益割地予秦秦益得志於山東韓趙殘而魏亦隨之齊楚
之勢益孤齊恃與秦講坐視楚之受師而不救楚滅而齊
益孤秦之舉齊但隨手得之皆范雎之策有以[illegible]而
斃三晉者然也故曰秦之能併六國鞅強其[illegible]其外
二人之謀勝非僅起翦善戰之功也然鞅雎眞[illegible]之士
哉夫雎魏臣也鞅衛人也二國皆不能用而故迫之入秦
爲秦謀主以亡六國是故亡六國者六國之人非秦也爲
人君者國有智謀之士可弗珍而重之而顧令姦殘之臣
驅之以資強敵而遺已國之患何異借人以火以自焚畀
人以劍以自殺哉

魯仲連

戰國之時士尙功利人喜詭詐志名實者溺富貴而安爲

妾婦爲任俠者蕩閑檢而輕視死生昏昏擾擾不復知禮
義之爲正氣節之爲重人欲熾而民貴亡道心泯而廉耻
喪自孟子既沒舉天下之大所謂大丈夫者無一人得庶
幾乎近似獨仲連辨遊儀秦而從衡之利不入於心功辨
紛難而爵賞之榮不役於志存君臣之大倫則寧蹈海以
死義不帝秦高不仕之節則却五城之封風清節亮卓然
視儀衍之徒何啻狗彘之污與隸之賤乎此耐不爲天下
士誰爲天下士者信陵以監門屠者爲上客孟嘗以雞鳴
狗盜爲功臣若仲連者雖什伯信陵孟嘗者一過其門乎
蓋以彼浩然之氣不易之介直天乎不得而臣諸侯不得

而友者也藉令得及孔孟之門沐其教澤而薰陶之其所詣寧可量哉

呂不韋

秦之強暴人不能滅而天滅之不韋計行而子政生政生而秦宗社之血食斬嬴易而呂不煩一矢而陰奪之天之厭秦久矣天所欲絕秦雖百計豈能知其滅亡之出於不測亦可為恃強兼併絕人廟祀荼毒生民者戒矣蘇子曰六國未亡而秦先亡亡於不韋也吾計東周之亡於秦者纔二年耳而秦遂易於呂政是秦與周並亡祗旋踵爭天其肯以周之正統予暴秦哉夫秦之圖併天下已數世矣

彼苐知席富憑強可以人力自逞庸知夫殺人盈城盈野早為好生之天所棄而禍出於智所不及料力所不及援哉吁恃強力以陵人者亦宜鑒嬴秦而寒心矣　秦孝文立僅三月而卒莊襄嗣之僅三年而卒說者謂呂不韋欲速立已子陰謀弒之故亡之速予謂弒之事不可知然以天道論之周以忠厚開基立三恪以存先朝之祀何其仁也秦乘諸侯不能宗周而儵然滅之豈天道所與乎故使不韋進妾之事成而秦已巧滅於不韋之手東周之亡於秦莊襄之元年也以不韋為相國帥師滅之不二年而子政立是滅周之不韋即滅秦之不韋也周與秦之亡祗反覆掌間耳烏得以莊襄紹周綱目於秦政之立別之曰後秦明乎嬴秦已滅也其義嚴矣

扶蘇

扶蘇能諫阬儒而知誦法孔子為正則固知尊孔子之道矣且曰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則知所以安天下之道矣使留咸陽而父子無左不失為守文令主也秦雖無道何至遽亡乃以阬儒之諫斥監蒙恬于萬里之外固天厭秦政亟欲剪之默奪其聚而使然耳故愚謂秦之亡亡於阬儒後之過秦者不知論及於此則亦未為探本之論何者扶蘇賢世子也使秦不阬儒則扶蘇不諫扶蘇不諫則

必無出監之命而斯高之姦不得妄作于沙邱而扶蘇立矣立則必能信用賢能改革苛政罷驪山之役必罷閭左之徒不徵反前非安勞困揭竿之事何由致哉是秦道當亡非止一端而阬儒實亡秦之首事也

李斯

李斯師事荀卿而啟秦政以阬儒焚書使經籍殘缺後世不獲見其全斯之罪浮於車裂矣沙邱之謀甘心黨邪害正使秦祚不長則滅秦者斯也非聖者無法罪當誅況於滅其法乎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於甘心黨姦以促國祚乎具刑赤族不足以塞其大之罪而丁氏以為太甚愚以

爲禍秦者斯也非秦也族斯者斯也非高也自作之孽理無可活法無可輕唯何甚

秦始皇

始皇屠毒之罪無一不足以亡天下而尤莫大於焚書阬儒秦之所以速亡亦即肇於阬儒向使扶蘇不出則斯高之姦不行扶蘇立必能改政用賢趙高必在所擯李斯亦無與爲惡豈不足與守成何至二世而遽替哉今觀扶蘇之出以諫阬儒之故秦之遽亡即以出扶蘇立昏庸二世之故故曰秦亡於阬儒　天之亡秦當莊襄之世以呂易嬴秦祚已不祀矣呂政者祇周漢之過渡而項羽者劉季之驅除也

沛公

沛公聽陬生言守闗拒楚失策甚矣爲沛公計入咸陽降子嬰即馳檄迎諸侯兵封府庫財粟以待之不以先王自劝而讓績於羽與諸侯退然自下則羽必心悅沛公之謙讓而服其勳勞無所藉以爲背約話柄雖欲背之陰懼諸侯不服得有辭以讓羽叛羽而附沛公羽必不爲也此以弱事強亦即以柔制剛之法可以無鴻門之謝而安然王秦無虞矣失此一著遂致貽羽叛約口實借使當時無項伯沛公危若纍卵矣故沛公之有天下第得天命之歸耳人謀殊多拙也　沛公入秦無多善舉而有危機可取者祇除秦苛法與不殺子嬰二事便得順天應人之本王者之事其後還定三秦不消費力實由此得秦民之心耳項羽阬秦卒殺子嬰焚咸陽著者反之天人失墜興亡之局判然此時奚待垓下之師哉

戚姬

高祖帝業既成欲保安全唯忌入王耳既皆手誅之則外患無復足慮所汲汲欲庇以無事者唯戚夫人母子耳而呂后惠帝起自側微義不容廢置又皆廷臣所衆歸心勢亦不易撼也故輾轉躊躇而無其策豈不知一偏強之相

不足以制悍毒之后顧於無可奈何中姑爲是無聊之計耳曾不知教戚氏以禮法事后持謙抑之衷以銷其忌蓋敬恭之誠以格其心不過寵意如以釋其妬后雖悍未始不可以挽回人彘之禍何自來哉不知以大道相全而陋策是從則秦火之後上下皆失學之過也

殺淮陰侯

春秋之法嚴於誅意况實有其謀乎使信果有反謀則綱目必有所不恕今但曰后殺淮陰侯信不言其罪而又不去其爵則綱目亦明以信爲無罪而告反者乃呂后甚之也夫以信之奇謀善筭當王齊之時其勢足以叛而不忍

叛至於漢業已成大勢決不容叛雖愚人能知之而謂以信之才猶不能審時勢之不可識天命之有歸而冒昧妄舉乎且信明知漢王天授非人力能為寧肯逆天逆人甘為不道以取殄滅哉此教陳豨以區區之趙代反全盛之漢廷乃呂后矯誣之誅而非其實明矣故綱目之意有以深窺乎此而書之得其平也

叔孫通

叔孫諫帝欲易太子數語辭簡意到所謂理論義曉勢[illegible]具備可謂要言不煩漢初諫疏中第一篇文字也無忝為漢儒鼻祖後來司馬楊雄華藻無實直糠粃耳烏足同日

語哉

漢文帝

文帝除收奴相坐律恤刑也定賑窮養老之令惠民也二者王政之大端文帝踐祚之初即留心於此宜乎下歷景帝皆幾刑措稱上理焉惜乎武帝之專用酷吏勞民黷武朘削商財算及舟車以傷漢治而高惠文景休息元元之澤蕩然矣故文景者漢之成康而武帝者周之幽厲也

薄昭

文帝恤刑之主也而不恕薄昭之誅諸儒持論不一愚謂以帝為少恩者推秦康渭陽之情也以帝為不孝者以傷太后寵弟之心也是皆不然之論法者天下之公器非天子得而私之故瞽瞍殺人皋陶有執之而已矣夫殺人抵罪執之無赦況亢法逆命殺天子之使乎敢於殺天子之使是無天子也不臣孰大焉罪有甚瞽瞍殺人者瞍為帝父尚不得恕殺人之刑況於舅乎況於殺天子命使乎以父之尊比舅之親以殺常人比殺天子命使輕重不啻天淵在舜尚不得而私其父文帝又安得而私薄昭哉唯綱目深得此意故不曰殺將軍薄昭而曰將軍昭有罪自殺明乎罪之在昭也昭有罪而殺之則殺昭者國法也非帝也焉得而議帝也夫

董仲舒

仲舒生秦焚書之後漢治雜霸之餘而所學能尊崇孔孟黜霸明王議論一本於六經義理粹精豈唯荀楊馬鄭不足與班凡匡劉以下櫛比其匹也至如正誼明道之說扶聖賢之心源析義利之疑似雖宋儒窮極理學未數數辦也三策奏對剴切可以輔翼政教則唯唐陸宣公奏議足以伯仲爾

申公

漢武雅好儒術一時詞學之英蒸然蝟起然所致者不過相如枚皋之徒摛華拾藻於聖賢經世制治之道概乎未

闡而一代醇儒如董仲舒者又僅置之侯國此正尚浮文而不尚實學之弊也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與汲長孺內多慾而外施仁義皆切中武帝膏肓使帝能再問所以力行之要當必更有所陳發顧翅黙怒不稱者其無足與有爲可知爲申公者退身高蹈可也而栖栖以入十餘之衰年從事於明堂巡狩之議奚爲哉

公孫弘

弃富貴行乎富貴大丈夫第不當富貴而淫耳身爲宰相而爲布被食不重肉誠不免於飾詐釣名爲相而殫心厥職擇賢任能上忠人主下利民生勲垂竹帛雖衮衣繡裳五鼎備具亦非踰分苟縲曠所事致澤無聞雖既食亦素餐矣何取焉弘故人高賀曰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穀豈可以示天下此或出於怨懟之說然汲長孺漢廷直臣也亦謂弘位三公祿賜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豈無所以窺弘之微者而肯漫爲苛論乎

大初曆

周正建子一陽後也商正建丑二陽升也皆有陽升陰降之義而總莫如夏正建寅唯秦謬用十月十者數之窮亥者支之窮於卦爲剝之極宜秦祚之不永也漢興於書焚儒阬之後挾書禁重聖學不闡諸大臣崛起刀筆槪無文

學故承秦之弊而莫知改正至武帝選用儒臣大興經術於是始知改用夏正而孔子之折衷三代時令者乃不託諸空言而見於行事自是歷世因之而後律曆槪協時令交符則漢武首事之功爲不可沒矣學者不可以其紛更祖法掩其可取之善抑而同諸悖道棄正之始皇也

雋不疑

雋不疑語暴勝之曰凡爲吏大剛則折大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予味其意蓋即國氏寬猛相濟之說也凡大吏爲國整風飭俗激濁揚清之道盡斯矣能如是則上不至柔懦和同以廢法下不至恣行威福以殘民仁育義正兼而有之否則不爲官途之鄉愿則爲殘賊之獨夫可不取雋子之言深長思之

戾太子

通賓客而不親正人則必有異端邪說之惑好異端而不務正學則宜有巫覡詛咒之讒二者皆取禍之道雖匹夫猶不能免況青宮儲貳乎雖仁慈之父子尚有可危況猜忌多慾忍於殺僇之武帝乎故據之所爲皆足以自殺其軀罪不獨在賊充也書曰殺使者曰發兵反綱目正其罪於據罪雖出於廹不得已實亦平日不親正人而比邪用之咎也抑亦帝不蚤令親正遠邪而聽其惑於異端之過

也且武帝求神仙好方士採藥煉金候神祀竈文成五利之爲無所不至而天下妖妄之徒莫不干進而集京師以致女巫往來扇惑宮嬪而巫蠱之事起矣有巫蠱之事而後有帶劍龍華之魔晝殺杖擊之變神仙未至而鬼祟來矣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顧爲知禍也成於父子哉此亦足爲人君好異端惑方士者之殷鑑矣

雋不疑母

雋不疑母與嚴延年之母異轍而同揆者也延年論囚過當母即斥其必敗去之而歸不疑多所平反則母喜笑異於他時否則慍怒不食二母皆能以尚德緩刑爲心智而

賢者也不智不足以明德刑得失之理不賢不能具好仁惡暴之心如二母者足以形張湯溫舒輩之柸爲冠帶男子矣若湯之母平日不能訓子以德義及敗事罪誅又徒以忿怨要上以洩臧跡其狠毒不平不克自反厥子致禍之由特一強悍媼耳視二母何啻鳳鴞之殊

杜延年

伯鯀殛四凶之列而得神禹爲之子卒令蔽裂百世張湯杜周皆漢廷酷吏其不忠足以禍其國不仁足以凶其家皆得賢子以幹其蠱頻令世業克昌反殃爲慶然則爲人子不幸而值其父如湯周可不以張安世杜延年爲法乎如二子皆始不愧爲國之良臣家之孝子也乎

韋賢

漢世之相以霍子孟之忠著勳隆唯不能知功成名遂身退之義後遂至於族滅其他又何責焉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物盛則殺盈滿爲衰零之胎天道循環之理所必然也故自古處富貴而不令其終者貪勢戀榮之過也聖人善子荊老氏戒知足若漢相韋賢者其庶幾乎繼此二疏亦循賢之轍躡跡高蹈遂成千古美談則賢爲之倡也故丞相致仕自漢始漢又自韋賢始

趙充國

充國罷兵屯田之說卒不待戰一士而諸羌悉束手伏降振旅而還較武帝時黷武窮兵士喪財匱始恢尺寸荒遠之域勳勞賢於衛霍矣然充國之功誠美而吾所嘉尤在中宗君相能專聽所議每奏下議輒即報可不從中阻而後充國得展其方畧以成厥功不然使朝議掣肘則逆兵壓境已有挠格之危安知不有以括代頗之疑乎故是役也吾以爲君臣皆有績而可爲後世法矣

一卷終

石溪史話卷二

濰江劉鳳起蘭村甫著
徐時作鈞亭氏訂

元帝

恭足以下賢儉足以節用皆養民之本也較驕奢之昏主遠矣第元帝之恭乃柔懦不振非文帝之謙讓卑牧也元帝之儉第嗇於自費非文帝之慎於用兵而朝無權宦倖幸之侈耗也則均一恭儉而文景以致盛治者元帝適以養禍根而已其與驕奢昏主之害政祗彼善於此耳何足以興哉

谷永

杜欽谷永皆黨王氏以罔寵祿誠小人儒也然其所言多切中人主之病而合於大道之正明主用之足以經綸治道而利民生如小弁寒心之論使當時採用而預籌之則禍水之源塞矣如君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皆千古民心得失之龜鑑至於所謂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其識更遠出匡劉之上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吾於二子亦云然

劉向

世以匡劉並稱不知衡以許史援引致用未若向以宗室之賢選舉為正也衡之末以盗金奪職為君子所薄則經術遜向多矣向於成帝朝明見谷永之徒黨附王氏置身通顯而向乃心雖憂漢室之危奏抑五侯恩寵立言切至致帝歎息悲傷向使向之言見用則新莽之萌芽早剗漢何至變西而東乎故劉向者西漢之屈平也屈平廢而楚旋亡劉向絀而漢中斬二子惓惓宗室之忠前後一心而楚漢廢絀二子之禍亦前後一轍蓋皆宗室之賢臣道之純無容高下者也若楊雄皆挾儒術以事漢至欲以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無聖賢之實而竊孔孟之名妄尤甚矣顧身為漢臣而辱節事莽此漢室之賊臣而子政之罪人也先儒謂向優於雄詎惟優哉蓋直玉石之分矣余謂向優於屈平則非愚所敢上下於其間也

莽弑帝

朱子於漢事兩變前史絕大文字皆正名定分誅姦鋤逆之要典前史於孝平之死止書帝崩而置毒臘酒之惡掩矣綱目直更之曰安漢公莽弑帝前史於昭烈帝蜀不以正統歸之而以伐魏為寇綱目特書之曰漢中王即帝位曰丞相亮伐魏皆深得春秋筆削大義足以正前史之謬雖涑水通鑑不免失諸陋矣故春秋者萬世之王法而綱目者聖筆之心法也

昆陽之戰

郭邑王氏之魁而葬之死黨也二人既誅而葬之魄藏矣故西漢之業成于垓下而東漢之業始於昆陽勝而天下豪傑之心乃明知天意之欲延漢而堅於附義矣震風雷以逐虎豹天亦明示人以戴漢之心而使天下之歸所歸也曉神矣哉

卓茂

賢人者天下所歸心也行如卓茂其爲天下所仰慕久矣世祖甫即尊位即首拔之以冠群像一則俾天下之英雄識所歸向一則俾天下之黔首聞風咸悅英雄歸心四海悅服天下不足定矣此世祖所以得鼓舞天下之先務也

不然肘腋之間爲我出死力以定天下者尚未封爵而汲汲用一小令不已迂乎

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

雖天子必有師師與君親並尊故曰大節在三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帝不尊其道不足以帝王不尊其道不足以王得其道者昌失其道者亡自三代以來歷歷可鑒運會有殊道不容變既用其道必師其人既師其人必崇其禮雖帝王猶弟子也以弟子趨師函丈但可謂之謁即曰臨曰視於分猶爲自大非尊師重道之義稱而況以幸稱乎君降臣第不敢望其至而至則不勝喜幸其至斯謂之幸可也孔子之道不以天子之至而加榮亦不以天子之不至而少貶何所欣幸於其至乎故凡言幸者欲以尊天子而適令天子失尊師重道之禮而已豈所以尊天子哉世祖初起太學以祀孔子創前漢未有之爲後世因之聖道自是乃益隆聖學自是而不替則世祖重道之功遠矣哉唯幸之一字竊不謂然至今猶仍之蓋習用漢史之陋也

馮異

淮陰以兵護衛出入未有反狀高祖因人告反而遽擒之馮異威震關中至有咸陽王之號若出高祖有不因人所上章而爲雲夢之遊乎世祖乃即以章示異以明豁然無

疑之意何君臣相信之篤也噫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之豪傑而爲効死力也

蜀高士

善夫司馬德操之言曰識時務者方爲豪傑當群雄角逐之際莫不帝制自爲而其興亡成敗之勢隱然見於事機之間者務功名汨富貴之流莫能知也唯草茅樂天默觀時變者能洞悉於早毅然持之而不疑如新莽時李業譙玄王皓嘉費貽任永馮信諸君子其隱見之節非真有得於易道潛躍之微安能不以生死易其志如是殆水鏡所謂識時務班叔皮所謂知廢興者蓋一轍也非豪傑之士

何以幾之

宣布圖讖

世祖篤信圖讖蓋以劉秀爲天子自微時聞之於耳其後果膺大命而又問關戰陣如昆陽風雷之助滹沱流冰之合皆有天幸於是愈信大物之受其中眞有揭而畀之者當有一定數命非人力之所與故諸凡邪說不得而蔽而但言讖文則信之而無疑也然此皆歉於學問故正道未嘗徹底了了邪說乃得中其膏肓而不可藥石治也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務學也

毛義

毛義前後異致迹不同而心則一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於親不孝而於君能忠者振靡俗必需高潔之脩未有心懷勢利而可使頑廉懦立者家貧親老甘旨莫供反仁孝子所戚者謂一時之節沾微祿之養所謂有時乎爲貧者孔子所以爲乘田委吏也義之捧檄色喜爲親祿喜與乎拘於墟而愁於親者通方達節何害其高及親既逝歷辭徵聘身可長貧以終老節不容少貶以瑤躬義之辭辟肥遯節之堅非情之矯風之清非名之好也無前此之過不足以顯後之介無後此之介不足以驗前之孝若義者其至性有大過人者非獨貞操敦志之炳炳也

黃憲

叔度嘉言史不概載然所與交者皆東漢名德之士以荀淑之老成而歎爲吾之師表國之顏回知人之郭泰以爲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淸淆之不濁卽極矜卑之戴良於他名士舉無所屈而獨心折於憲以爲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可得而測量而皆未嘗專指一善則殆穆穆不顯近其雅度舉若時雨之被萬物當之者卽生意浡然宜范史推爲道備性全無德而稱非一言一事之善可得指而數也百世下但合諸公深嘉樂慕之意視令人想見其器識而神遊於祥麟瑞鳳間也嗚呼曾顏冉閔遊聖人之門磨

德休光多所陶鑄叔度生衰亂之朝無所師承不繩而直而先儒但以爲姿禀之優意須充以學而更進也是以孔子所謂善人者語叔度夫叔度者三代以下之絶德純儒也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區區善人云乎哉叔度生明章二帝之季表彰儒術經學燦然史雖未傳其所授受然非浸淫典籍何至所蘊之粹所詣之高如是吾必謂之學矣其唯叔度爲然歟故是時高行之士雖多欲求叔度之匹未易得也意惟南州高士庶幾伯仲間乎

處士周燮

壹於岩棲者果壹於仕進者猶司馬德操曰識時務者方

爲豪傑故處家庭接賓客猶以好好遠禍兄朝廷乎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者矣眞識時之君子也周燮曰修道者度時而動則非硜硜守東岡之陂可知第時哉時哉者也此其見道之明雖聖人不得易其說也與德操語皆有味乎其言之不然是時袁邵公楊伯起孜孜効忠砥節猶不能挽安帝之昏憒孽幸之讒無與於治徒皆賫志飲恨而卒燮等又何望焉綱目書曰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嘉之也

張綱

東漢至順帝而德業衰矣宦官戚族內權相橫於外政亂已極而天下不至於亡者[illegible]州郡之吏循職自愛清德偏布而貪污絶少即有一二不肖朝廷又不時遣方正大吏巡行而廉察之故賢者益知自勉而不肖亦咸有所忌所以內政雖失而四方之民心猶各有所維繫奸宄不得而逞也迨於桓靈內亂益甚一時名賢循吏又多爲黨禍殄滅向之所以維繫斯民者適足以增民心之忿恨耳黃巾一呼天下瓦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公埋輪返聲元凶益亦深窺內外本末之輕重歟

茅容

茅容不損母膳以供客母老家貧懽肉不繼亦知恭之賢央不以口腹取舍淸士若侃母剪髮爲饌出於母意且髮可剪則年齒之少於容母可知容母年高力憊不能外窺容之爲誰侃母齒未及衰故能窺客之賢否而喜子之得與名士交游故喜而待之豐儉各視母年之老壯與母氏意況爲分別何必謂容母之不賢於侃母而爲拘墟之俗論耶且郭有道嘗春夜冒雨剪韭作餠以待客遂成千古佳話至今猶令人想見名流雅致容早心知其高異於流俗之士以口腹滋味之豐嗇爲愛憎也是容不以俗客待泰乃所以重泰之不俗泰不以草蔬慍容而反賢之亦深重乎容之不俗而能不俗客我也如袁氏之論不免世俗口腹鄙見而視泰爲公孫弘之惡客矣豈不陋哉

復治鉤黨

元禮諸公始以直節抗俗致群小鉤連黨禍名流幾殄旣蒙赦宥歸鋤理應閉門掃軌遵養時晦括囊遠咎斯爲得色舉翔集之時乃孟博始釋南歸士大夫迎者車轂千輛膺等復聚徒黨自相標榜汙穢朝廷使小人畏其口而無以自解積怨欲恨復燃熄灰舉善類一網裁之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諸公之於此義寧有當乎且夫小人之戕君子亦知非公論所許而有不得已然者君子之立身不以中正和平而好爲名高邀時

迕俗自取之也史稱郭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嗚呼此得其平之論也觀此則元禮孟博諸公之不令其終何得專歸咎于宦豎之橫哉

陳寔

太邱之弔讓父或譏其貶節枉道雖善類多賴以全如孱已何予以為不然君子之持已不可不峻待人則不必過峻況衰亂之世小人用事時乎孔子見南子要在無所否而已見陽貨要在不惡而嚴而已孟子之於王驩亦然仲弓不愠自詣黨獄而肯媚讓以自枉乎亦懸知諸君子名

高召禍熄厥必燃不惜一屈以厭小人之心使知君子無已甚之行與彼亦或悔禍以救世耳夫豈有所要結於其閹哉和聖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而莫浼何妨由由與偕乎故士君子自待不可不為伯夷而待世則不可不為柳下仲弓不失為仲弓又何害於往弔之仲弓哉故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公山佛肸可往而謂丁弔之不可何所見之狹哉明武宗時康對山不惜一見劉瑾以救獻吉亦深得仲弓弔讓之微意也夫

雌雞化雄

閹宦人之男而女者也雌雞化雄物之陰而陽者也人以陽亂陰則物以陰變陽桓靈之時閹奴用事外變亂政前此所無故積氣鬱蒸醞成變異有如此者雖反常之甚亦氣魄氤氳自然之類應也

虹見玉堂

靈帝之時非有母后干政之事止嬖乳母趙嬈而已而伯喈以虹見雞化為婦人干政所致是時干政亂權孰有如中官曹節輩乎此輩恬色胃寵濁亂氣化故虹陰物也而見於殿雞雌奮也而化為雄皆氣類之感召而然故中官卽男中之婦人豈必簪叙衣裙而後為內家哉

管寧華歆

德充則勢利之見化義明則百念之私消幼安視金與瓦石無異不見其為金也天下最溺人心者莫如利爲善而出於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舉富貴貧賤隨所遇而安之若固有者但知義之當為而不知利之為可欲耳故君子觀人第卽一事之微可以定人平生大節立心誠偽之分蓋節義之高君子小人所共慕然矯持於千乘者易而渾忘於簞豆者難幼安之不顧鉏金卽其置富貴於度外安貧賤於終身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之心也何者忘其為可欲也華子魚之捉而擲之卽其黨姦附逆發壁弒

后知有勢利而不知有名義之心也何者見可欲而不忘之心充積而然也是故寧自避遠至歸貞介炳然若玉之不可得瑕猷後竟惡爲人所不忍爲之小人孰謂善惡誠僞之判不可微於一念細微間哉

曹操西迎天子

此是當時第一着棋子或謀之操從之後來孫劉竭力爭衡而終不敵者爲差此一着耳又曰操此謀一發於毛玠再成于荀彧皆碩畫也史稱文若王佐才於此見一班焉又曰董昭勸操遷駕幸許自是天下英俊之士歸心曹氏操得挾天子而令諸侯駸駸乎漢之爲魏基於此矣

孟德論英雄

魏武奮蹟於尺寸之階與天下爭衡播袁滅呂挾天子以令諸侯眞一世之雄也先主備時孤立閭闔雖名在天下而業無所據魏武敬而奉之以爲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操父子文才武畧千古所罕而傾心紬服昭烈則昭烈之不凡可知而袁術獨謂生平不聞有劉備其智識與呼東家丘之愚人何異曹袁相去即此判若萬里而興亡之局亦由是炳著不待著蔡而決矣

孫策卒

伯符用兵如神此時曹袁攜難於外使天不殀其年舉兵襲許必得其志而曹氏之業敗矣惜乎所圖不遂殆天亡讖爲鼎足地耶

周瑜

公瑾一阻質子之入而孫氏卒自強於江左再阻迎降之謀而孫氏卒成功於赤壁英雄遠識巨畧非白面書生所逮張子布陋儒烏能爲之役

袁氏

袁氏累世三公盡忠漢室積善餘慶所以盛也洎及紹術不能精忠輔漢而資漢茅土希圖神器術妄稱帝自速其滅紹亦不能以王室爲念日逞干戈與操較逐非以操爲國賊當除徒欲滅操以自遂耳使紹果滅操其能不爲操

所爲乎而又剛愎自滿短於從善薄嫡寵庶自貽伊戚盛滿必傾所以亡也君子鑒於廢興之故可以省爾

周瑜薦魯肅

孫氏割據江東堅死王事策恢基宇權善守成父子兄弟繼武揚休鼎足之業宜其成也然權能屈躬禮士士樂爲用顧赤壁之役諸臣勸降向非公瑾子敬力排衆議殫忠破敵則青蓋入洛不待虐皓矣魏自赤壁之後不敢復窺江左而孫氏得數世稱孤南面者公瑾子敬之力也故江左雖號多士不過弄筆掉舌書生無足與有爲者非大業

典亡所由係也若瑜肅之謀其得力於孫氏大業不淺矣
可多得哉然則二人於前誰比曰周即禹弁之儔子敬異
恂之匹也

劉備據涪城

綱目於昭烈多恕辭欲全昭烈以異於孫曹也其欲全之
使異者何昭烈漢胄也操與權皆漢賊也操之所為皆昭
烈之所恥為獻帝密詔董承使備討操亦心知昭烈之志
存王室異於國賊故綱目特筆全之至涪城之據則所為
與如鬼之操無異矣綱目亦不復得而曲護之辭亦與操
之人充等同大書曰據惡之也亦惜之也

孫權稱臣于魏

曹氏父子之於漢雖婦孺知其為國賊其受禪于獻不過
狐媚狗偷而得耳權以皇皇江潢之雄當赤壁功成之後
何所忌於操而屈躬稱臣於老賊且稱天命阿意逢惡莫
其疾為篡逆以竣已身不思曹賊之心方且上不有其君
下何有於稱臣之降主且即使操能助吳以傾蜀而他日
臥榻之側獨肯容孫氏之鼾睡乎欲僥倖圖存於一時而
致干不臣之罪取千古狗賊之羞此可謂江東無人矣使
公瑾子敬而在肯為此乎宜孫氏自是而後奄奄江左如
病痼者之日瘠而莫起也

先主

昭烈起自側微名聞四海雖以世胄之袁紹冠軍之呂布
英武之孟德目空一代之孔北海莫不慕而服之孔明以
王佐之才於當世群雄藐若螻蟻而獨惓惓然于昭烈非其
名德高致有過絕於一世者何以得此偕乎當漢祚告終
之運無尺寸憑藉之階群材各為其主人心不復思漢基
業纔得畧就旋為孫氏所敗天人蹶踢勢力單微故雖有
高祖之大度世祖之雄姿亦不克噓冷泉而熱之如高光
之時天厭秦莽而棄之人心思漢而附之也故昭烈之不
得為二祖非才德之不若時勢使然也齊人曰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勢不然雖文王之德有
所難為而何疑於昭烈善夫崔州平之言曰孔明雖遇其
主未遇其時此兩言足以定昭烈君臣矣

魏文帝

曹丕英畧雖不逮父然繼操承統篡漢廢獻能不使獻為
弘農之弒則與董卓劉聰諸亂賊異矣威加海內以孫權
之雄姿俛首稱臣而不敢與角則丕為操子固更勝於仲
謀而多文博學議論在曹氏父子兄弟間卓然自成
一家可謂文武兼備非楊廣陳叔寶之徒所得而望其項
背也至於壽陵一節禁用金銀珠玉封樹寢殿尤足為後

世師法

徵處士管寧不至

管幼安在漢末高蹈潔行玉節氷心眞有鳳翔千仞之概良可謂守死善道者殆黃叔度徐孺子流亞也若伯喈子魚文若之徒直當糞土視之孔文舉高命顏冏夸矣若叔度孺子幼安三子者庶足步顏閔後塵歟

丞相亮卒于軍

武侯相蜀二世才畧不世而弗矜明識過人而不傲名位尊隆而不恃信任專一而不亢天下謀臣智將從無出其右者而能諴敬事上虛衷集益退抑以自下好謀以成功

信賞嚴罰以勵衆因時制變以應機非管樂所能望也必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斯定論矣而陳壽以爲將畧非侯所長是以成敗論人之陋見也烏足與語侯哉

昭以子炎爲副相國

司馬氏之肆毒戕魏與姦瞞之肆毒害漢每如印版刷書點畫無差斯亦天之顯示姦回以反爾之報也後之讀史者明明見前代禍福興亡若宛鑿昱然而猶謂天道渺茫不可知人事機會不可失嗚呼其誣天耶亦自禍而已矣綱目於操書以其子丕爲丞相副至此於昭亦書以其子炎爲副相國曾無二轍然者天理人事反覆報應之機不亦深切而著明耶

青麻代絲

晉武滅吳之後後宮至於萬人羊車遊宴色淫酒荒志氣盈滿侈靡日甚儉何有焉區區惜一絲剿之費與以矯飾矜恪是猶持抔土以塞決河也雖然人君之煩刑厚斂其原始於忽用之不足用之不足其原始於用之不節使能充節約之心事如青麻代絲以恤物力之艱則無益之費一切報罷而度支可恒足矣何莫非惠民安國長久之道而惜乎三代以下務儉之主第於一事一物惜其小費而

不克充其心於事事物物也苟能充之則毋謂青麻代絲非人君之美德也

王裒嵇紹

父死而當其罪子不得而仇之父死而不當其罪子復仇可也司馬昭殺嵇康王儀一以鍾會之譖一以委罪之忿皆殺非其罪紹與裒之視昭皆不共戴者也爲二子者度力足以報則爲伍子胥可也力不足以報則唯飲恨守墓遯而絕之終身不向西坐如元偉所處得之矣若嵇延祖不免惑於山公之言而忘大義之不可矣故血濺御衣之忠何如涕沾樹枯之孝爲更得此心之安於吾親乎夫元

偉至性篤於孝故念念不忘親仇雖三徵七聘皆不就

祖至性篤於忠故臨難不奪臣節寧舍生取義而不辭二

者吾何間焉然而君子不幸而處此寧爲元偉可也

誅賈氏

賊后賈氏之罪浮於呂雉武曌雉曌殺妃戕子未有弑姑之惡而賈后𠛳於父充弑君之事以爲父爲人臣可以弑君則婦亦何妨於弑姑所謂世濟其惡者也賈逵爲漢末名儒而其子孫乃至世爲凶逆如此其教家素無義方之垂可知將所謂明經者亦徒訓詁之末耶

東晉

司馬睿初鎭建業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石溪叟曰嗚呼此晉所以延祚於東者導之力也夫能謙以接士則賢俊樂附儉以足用則國儲不詘加以清靜爲政則人心不擾雖清靜開放誕風流之漸此時以無動爲大則亦取濟於一時耳

衛玠

晉世士尚清談無一語當於聖賢正學獨叔寶朔無嘗言其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數語名理粹然雖聖人何以易之不幸短命當時不以爲斯文之喪而止嘆玄風已絶可以知一世之所尚矣

誅學申鞱

庾元規負當世重名碌碌無所建明甚且召禍貽戚爲帝室害不自愧悔而希聲風雅適興嘯歌可謂謬矣第申鞱之學自晉以前鮮有能知其非而斥之者亮獨能排爲刻薄傷化言約義弘一端學術邪正之分元規豈盡塵氛撲人耶

漢鑫斯則百堂災

嗚呼聰曜父子受晉任用之恩養成毛羽一旦北歸反戈相向父戕懷子害愍舉馬晉之祚而滅之罪不容逭矣甚且以中原皇皇天子辱令行酒執蓋千天怒積人憤人力無可奈何而天代滅之鑫斯則百堂災聰子二十一人悉殲于火而聰祀絶矣天道之赫赫可畏也哉

吾人當惜分陰

晉人祖尚虛無清談養望敗俗誤國甚矣如祖劉之聞雞起舞陶公之運甓習勤惜及分陰與王夷甫一流異氷炭矣卒也諸公光昭偉績芳垂千古視彼碌碌死墻下者何如哉

太尉侃討郭默

陶士行斬郭默未有朝命綱目特書爵書討深予之也予在侃則責在導矣導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

咸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討黙斬之愚攷導之相業了無他長止善於包含容忍養姦成亂耳敦峻之叛優游從事藉非明帝親征溫陶奮義晉之爲晉未可知矣脫令敦得其志導不將爲司馬孚乎故愚謂導之清流類王衍善柔類胡廣亦非妄訾古人也

胡奴王安

祖逖有胡奴王安甚愛之謂曰石勒是爾種類厚資遣之安在趙爲左衛將軍及趙誅祖約夷其族安歎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童匿之及石氏

亡亦厚資遣歸江南石溪叟曰士雅志清中原盡忠晉室而約不能繼志與逆峻同叛其族誅滅祀宜矣然非天之所以報士雅也故默伏一義士王安於冥漠之中以存士雅血食噫天之報善懲惡豁然不爽如此神矣哉

丞相始與公王導卒

東晉之興王導誠爲首功當時無導則國弱睿柔不足與有爲也故晉得僅延一綫之祚於江左者導之力也而其後歷相三世時獻微益功亦不少然殊無碩畫奇效唯首勸睿舉榮循以收名流之心繼止遷都之議以決紛紜之局二事不愧名臣經濟餘皆夫人能爲其所爲且有爲仁人所不屑爲者夷吾之稱非所當也夫夷吾天下才一匡九合戮力尊攘故戒桓公懷安敗名而導躭于淸談以靜默爲風流精勤爲俗據正與夷吾相反桓彝之說不過欺世之虛聲烏足爲定論哉

答書達空函

談天下事者十九由於虛聲之士殷浩本無經世實用徒以小智曲學自矜矯竊流俗之譽耳時値無識之昱起而用之以爲足以抗跋扈之溫而不知溫之視浩猶腐鼠也溫之經營南北如博之不得則不下浩逆衆論冒進取敗廢不自安智迷神亂空函召怨終身擯絕苟賤忿恚如是

陋劣甚矣故以淫嬌正遇色卽壞以貪詐廉見利卽敗不有空函之達誰能知浩之鄙劣不堪至斯極哉

灘江劉鳳起蘭村甫著
徐時作筠亭氏訂

王猛

王景畧不世才也當在管夷吾劉穆之之間桓溫未之逮也故當被褐見溫時捫虱而談其目中尚有溫在耶㳟溫入關而不能渡灞猛已測其功之不成使溫於此時能虛心問所以取秦之策則猛必有佐溫之方畧而秦不難下矣而溫不然故無成功此猛所以不欲爲溫用也且猛策溫有不臣之心不欲附之以害晉事溫而不盡所用非所以事人之道也盡之而黨惡爲賊更非事之之心也況溫以雄才自命如拜表即行事多專擅必不能如苻堅之專任親信一聽猛之所爲而無所掣則猛不得逍遥以展摩空之翼皆猛所以處之詳審之決而舍溫不從之故也故予謂猛雖爲秦用而心則翼戴晉室不爲溫用知溫非晉純臣雖與共功名也而其佐堅以興者皆爲堅權強勦逆以成秦業至於孱弱之晉雖死亦囑堅以正朔所奉無相侵伐假使天畀之年猛得爲堅掃蕩鮮卑除秦內患則中原就平復將必更有以處此矣何至有淝水之事哉惜乎堅於猛之遺言交違其意不除其所欲除而妄伐其所不欲伐卒致一敗塗地可哀也哉

王羲之

逸少曠世逸才廼出蔡中郎上而忠君愛國之心篤於衷款每當國事安危所係嘉謨遠慮切切救正動合機宜可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矣使當日秉政高位諸公能虛懷聽之則有稗于帝室者不淺矣中郎何能望之愚嘗謂晉代只兩人物羲之淵明而已只兩文章蘭亭序歸去來辭而已

苻堅不殺慕容垂

禍福倚伏之機皆出天意非人力之所能料慕容垂不死於王猛之說安祿山不死於九齡之疏皆符秦之亡天寶之亂興替所由兆實有主之於冥冥者雖十百智士見幾於先不能破一昬主之迷惑有奪之鑒者在也不然堅之於猛如桓公之於管仲先主之於武侯言無弗從謀無弗用而於殺垂除患之說利害犁然獨不見允嗚呼天耶人耶可以省矣

王謝

世稱風流宰相必曰王謝愚謂導雖首興東晉佐命之功不少然才非安匹也桓溫入覲人情恟恟皆謂將害王謝以圖禪讓坦之流汗沾衣而安從容談笑坐沮邪謀可謂處變如常胸中不橫一生死二字自中安得有溫之凶威

哉至於淝水之捷不動聲色而坐敗投鞭塞流之師措弱晉於磐石之固又豈徒揮塵清談之導所能望其後塵哉

郗超

郗超爲桓氏入幕之賓王謝久已知之而方回乃坐於不聞諺云知子莫若父然則愔但可謂莫知其子之惡者雖乃心王室父子異趣而知人之明較之安石於玄不亦遠乎雖然愔於超是遺函卽怒絶哀念此非愛君至性篤於愛子孰克如是愔可謂純臣矣乎

五官並用

五官四體聽命於心然心用於一卽不能兼及於二此理也亦勢也雖天縱聖神亦然矣故自三皇五帝以來不乏天授神奇但聞聰明睿智本於生安之異資未聞有一心而五官並運者也夫心之所注猶水也流西則勢無東向之理流東則勢無西入之理故一有所向則在此者央不能兼用于彼是以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知用於一者理不能旁及于二史謂劉穆之能五官並運何其說之妄邪不然則穆之殆鬼物耶

劉裕破秦

嗚呼姚泓非萇之裔耶萇受符堅卵翼之恩不能以德報德乃乘其衰敗殺之五將佛寺而奪其土地犬馬猶知報主萇之悖逆曾狗馬之不若罪又浮於垂矣故不三世而族於劉裕此之於垂祚又促焉天道哉

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將才宋之頗牧也其生平致主疑忌者不過以勇略自負如周亞夫之鞅鞅耳則不學之過也而宋史以廢營陽事歸獄道濟吾觀元嘉詔暴羨之亮晦三人之罪而不及道濟則罪與道濟無涉明矣綱目於廢還弑三事亦無一字及道濟非曲而恕之必深有所據也而史專言道濟廢營陽王安知非羡之等三家子孫爲矯誣之說以鄣其先人之罪哉然道濟之死魏人喜曰吳子輩不足復慮非幸其長城之自壞也哉卽此可知道濟係宋社稷安危之臣矣

國書刊石

修史之道固宜直筆以彰其實不容狥世主以欺後世然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定哀之間多微辭所以婉爲護蔽以全尊尊親親賢賢之體以盡臣子敬事君親之道何至視同貊路暑無假借乎而況刻石立壇沽一已之直聲揚國家之諱忌以此待常人在忠厚爲心者猶無所取而詔爲人臣子恐出此乎崔浩智略過人而惑於佞人之說爲此不道擧動以干夷族之殃所稱胸

中所懷過於兵甲者謂之何哉

顏延之

處仕宦之塗而能清心寡慾布素自好非見高識遠超出流輩萬仞之上者不能也晉宋間詩人顏謝並稱然延之才思實遜康樂而意趣清妙無復勢利之垢得柴不似康樂心緒雜擾浮動不檢如孟子所云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是乃遠公之所以益相杜於蓮社之外也噫顏謝皆一代名士如顏之清趣雅節雖亂世亦免刑僇如謝之蕩闒踰檢雖治朝亦有憂虞況晚近世乎甚矣人之貴以學治心也心清則神曠神曠則趣高趣高則識遠識遠則理洽理

洽則天全視不義富貴如惡臭之恐逅矣觀延之之斥子峻及五君詠之黜山王其風味豈在夷齊下耶

史官

魏孝文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官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嗚呼孝文之言深得聖人作春秋之意可謂曠世篤論矣雖貞觀君臣無能見及此者況外此之憒憒者乎

吉翂請代父死

吉生可謂聞道矣愛親之仁結於至性知有親不知有身初無絲毫矯強於其間蓋其心祗以父之生爲安不知已之死爲可懼非聞至孝之道者不能也然猶古來仁者所聞有若其不欲因父取名則尤見其心之粹然不雜於名利之私所謂明道而不計功正誼而不謀利者在學問成人猶或難之而翂以弱冠童子了了於此其高風純詣視世盜名僞士有所爲而爲善者奚啻荆玉碔砆之懸耶梁吉翂而不謂聞道孰可謂之聞道乎

封禪議

梁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

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帝封泰山孫皓常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主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愚按盛世聖王從無封禪之文見於經史者自秦始漢武始有之當時佞臣浮士阿上取寵掇拾經文影似穿鑿成文閎誕聖帝附會時君其說概同割烹養牲尭聰舜朔之類荒唐誇誕妖謟不根一時無有能指數其妄如孟子之斥爲齊東野語者入綱目以來獨得一許懋之議如青天白日之足破昏霾雷轟電閃之足震聾聵一呼千古之迷夢而覺之真可謂讜言微中雖聖人無以易矣

詩家有微於聖學者何以辨此

徐摛

徐摛少子在六朝間皆以文章名世與庾鮑並推傑手然其詩文好爲新聲一變魏晉之格時人謂之宮體者宮體者以摛爲東宮家令兼管記室而文體獨尚輕麗故云然也格調綦墮卑靡去建安七子遠矣第摛當侯景入見百官驚避而摛獨侍梁主於臺城不動斥景下拜沮其凶威則其骨鯁又與文體懸矣或謂文品卽人品所見覿徐家令宋廣平非定論矣

竇毅女

毅女年甫十歲聞周主禪位於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禍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勿妄言滅吾族愚按當時依阿取容歷仕三朝如馮道范質諸人愧此女多矣他日女配唐公篤生太宗卒平亂隋而代其位卽天使報舅氏矣豈偶然哉

隋立義倉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核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予按隋義倉儲之當社民自輸之民自主之故歉歲各社之民得以均霑多寡徧給普受其法最良後世積倉民輸而官主之荒時待食嗷嗷不肯有司坐視不告卽勉強賑發亦止利於城郭附近不能偏濟遠村僻落而又加以姦吏豪民狠猾爲弊則有積與無積一耳何者利邑市而不利郊鄙利豪猾而不利貧民乃所以飽刁惡而非以惠饑民也何貴乎竭民脂以充官廩也哉愚所以深有取於隋之義倉厥後朱子社倉之法蓋亦本此爲權輿爾

薛道衡論陳

道衡論陳成敗之局與荀彧之論曹袁俱瞭若指掌可知國家得失所在其君相蒞昧不見而旁觀之國士敵國之謀臣早有以窺之詳而度之審者殆所謂當局迷而局外

朗耶借使謀國之君若臣盡如局外之朗又何致有傾亡之國哉

隋廢太子勇

天之巧於弭亂速於成治每有非人意計所及料而實則前後若出一轍者六國之亂非假手於強暴之秦無以息干戈六朝之裂非假手於逆堅之篡無以定禍難故秦隋之糾分而合者所以爲漢唐驅除也而秦以黜世子扶蘇亡隋以廢太子勇亡向使而儲無恙何至皆不再傳而宗祀不血食哉故曰秦隋之統一也同科而其亡也亦若合符節後之輕於廢國本者可不以秦隋爲殷監哉

王通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聖人雖不安於藏亦不衒玉以求售也通誠有道之士歟則於出處之義宜闇之熟矣楊堅無功德於世而篡周自立此義士之所深恥而高士之所深惡而去之若浼者也卽使安車玄纁三徵九聘吾知魯仲連管幼安有避首陽以自潔耳況肯挾策干榮枉己以仕惡人哉通所獻十二策吾誠未覩其說之何如然觀其辨諸息謗之說不過黃老之陳談非聖賢中正之道足以垂訓萬世而無弊也旣已呈身于進如處子之抱媒則顯然汲汲於富貴矣而猶曰先人敝廬足蔽

風雨薄田足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爲脩然高蹈壁立千仞之語以欺當世何其謬哉綱目大書獻策明其昧於不見諸侯之義也曰不報明其徒以枉己者辱己也所以深病乎通也

營汾陽宮

六國之併於秦以六朝之併於隋一也秦築阿房隋築顯仁營汾陽一也秦築長城隋亦兩築之秦政東遊而道亡於沙邱隋廣南狩而外死於江都一也亡國昏君敗轍之無二致如此

立世民爲皇太子

立儲之法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讓太子寧王憲之言也先儒以爲萬古不易之論唐之天下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世民之功高祖無世民猶欲遠適而無王良之御涉獵禽而無由基之射統業何從集建儲之初惟有效太王捨泰伯立季歷效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之義爲當何乃不辨賢愚不論勳勞不覘天命人心之去就硜硜拘立長之說而不知變也孫甫曰堯舜之時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賢乎安得局於常法斯言得之矣向使世民卽無玄武門之變舉朝名臣大將久已屬心秦王其肯爲碌碌無能絕無功德可紀之建成下

乎故唐不早立秦王而拘於立長之說始有玄武門之禍明不早立燕王而拘於立孫之說始有靖難之師執一例而不通輒成莫大之患而後知非聖人不可與權而堯舜禹湯文武之不可幾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堯舜周孔之道

太宗曰梁武唯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魏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唯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愚謂太宗於人倫之際不少慚德豈足與語堯舜周孔之道然其指陳蕭梁父子祟尚釋老病痛表揚堯

舜周孔之學明切確當足爲萬世闢異端尊正學之典訓豈惟可發衍繹父子之甦殰於泉下乎

聖德論

中材以下之君鮮不喜人之頌美而惡人之匡咈太宗之世華夏治安蠻夷臣服天下一家由漢以來未之及也而每聞贊盛之言則惕以危亡而思愼其終聞諫諍之說樂受不厭而賜賚旌其直非聖明何以辨此卽如虞世南獻聖德論歉然不敢自任而又曰使朕能愼終如此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此由中確述之論非矯飾以自謙也人主能因人頌己歉然自下加意以勵其終則聖

不自聖治益求治又安有敗德而尠終哉漢文謙讓所以刑措煬帝自矜所以覆祚若太宗者可謂汲汲勵精者矣

傅奕

貞觀間太史公傅奕精究術數之學而終不之信夫唯精究而不之信乃眞知其不足信也况人之僭立敗其術於帝前蕭瑀之辯直斥爲無父而不孝戒子弟勿學佛書集魏晋來駁佛敎者爲高識傳十卷行世嗚呼若奕者乃可謂眞知吾道之正而不惑於異端者也

圖功臣於凌煙閣

光武圖功臣於雲臺而馬伏波以椒房之戚不預唐太宗圖功臣於凌煙閣而長孫無忌以椒房冠其首明帝避嫌於房帷之私唐太宗不避親爲得之曰太宗得之旣曰圖功臣則但論其功之有不有有功則椒房之戚亦公無功則非椒房之戚亦私公私以功判不以戚判也太宗不避小嫌彌見其至公明帝拘方故抑有功之臣以示公反覺其褊而不弘矣

大臣不可無學

所謂學者明理義謹節操識事君親治民物之道置身於聖賢之禮門義路也敬宗唐之賊臣也所學徒口耳記誦

瀧博典故適足以資其姦險刻薄耳於立身之大閑事君之臣分闇若暗室乃以帝邱一對自負學問以傲寳德玄曰大臣不可以無學不知其所學者何事也夫能盡孝道於親者始可謂識一孝字能盡忠道於君者始可謂識一忠字敬宗負君恩諂武后譖忠良是不知廉耻爲何物節義爲何事名教爲何用者直謂之不識一字可也而靦然以學自負豈非學塗罪首哉

不書光宅年號

武氏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豫王旦是爲睿宗居於別殿不得豫政政皆決於太后一時三主綱目但主中宗石溪

吏曰綱目於武氏革命之後第紀中宗嗣聖年號而辨武
氏光宅年號終僞周之世不書祗同睿宗文明年號分註
嗣聖之下所以垂大法正大統明大倫也其義本於公在
乾侯之旨通鑑不識此義槪以光宅紀周年號是予武氏
之篡而與曌之得厤中宗也以涑水之高明於三國則不
知以蜀爲正統而主魏於唐則不知以中宗爲正統而主
僞周皆於春秋予正奪邪正名定分之義全未瑩然又何
責於碌碌者之弄筆乎噫聖筆之後不有綱目讀史者蔿
若如長夜矣吾能不注望於法朱子者一如朱子之法春
秋乎

不願知譖者名

人之福澤以德量爲準無大德者必不能有大量無大量
者必不能載大福狄梁公不願聞譖巳者名與呂聖功不
欲知朝士姓名皆具宰相之度也誰謂士可不弘其器識
也夫

帝還東都

纔書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中間止隔三四月卽接書曰帝
還東都明乎仁傑不相帝不可得而還帝之得還賴有仁
傑之相也唯狄公道義自嚴足以格太后之非心精忠日
篤足以挽天心而後見故其效有如此之速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狄梁公望雲思親則仁孝之心藹然矣德政碑下之哭則
慈惠之政炳然矣然此亦賢之所能爲未足推唐代相臣
中第一人也公一身用舍關係唐室存亡爲相不數月而
廬陵王還爲更不數年而五王次第大用天下桃李盡在
公門爲廬陵還而諸武之姦圖沮唐祚之復始有其基五
王用而成公志者始有其人挽二十一年旣傾之唐祉於
不動聲色之中而公始可快心於一死公生平忠誠篤眷
唯在唐祚之復其所以致唐祚之復者亦唯此二事爲唐
祚存亡之關係故廬陵召而復唐之計始得五王用而復

唐之謀始周至是而公眷唐之心始可自慊於必復由是
上賓於天可逍遙於白雲之鄕覲先帝而無憾矣此二事
若少一着其事卽斷無成局而公皆處置咸當古所謂社
稷臣必如公乃無忝厥稱哉然則以公爲唐相中第一人
知言者當不以爲妄也　又曰梁公寓旋乾轉坤之力於
聲色不動之中較平勃之除諸呂以安劉氏其功績同而
忠誠異矣又曰武后女主而又淫亂忌酷豈狄公所樂事
者而降志辱身委蛇其朝紲美玉於汙泥之濊立祥鸞於
鷄鶩之列蓋志在復唐不得不勉與共事事武氏所以全
唐宗也故綱目不以周臣目之原其心也與書婁師德諸

公之卒者懸矣

武后保護賢臣

武后雖淫汙無恥然心知所與狎者皆小人雖猜忌殘忍然心知所選用者皆君子故請僉人酷吏或信任於前而一朝得罪立誅不赦諸賢能君子雖屢遭譖害而邪正豎然力爲保護蓋昵小人者濟一時之用而知其事非君子所肯爲如謂蘇珦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護君子者爲社稷生民計而知非其人無可以安全國家也如周來之誅不恤極刑有功日知始終顯用梁公德昌宗之裴廣平斥五郎之媚羣小交歆甘心終不

用小人之讒中傷諸賢此唐時諸帝中所罕覯而后以一女主乃爾宜其僭位二十一年而四海寧靜衆賢樂附而壽臻九九以令終也

五王帳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玄宗設五幄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世多傳爲美談石溪叟曰凡有所爲而爲者雖所爲皆善終非其本心之眞發於至性之不能已不過以有所利而爲之雖天理亦人欲也雜人欲之私以從天理之善恐唯不能擴而充之他事之善卽其本事之善已大不可恃矣玄宗設五幄長枕大被兄弟同寢殿中爲薛王烹藥火爇帝鬚與其樓曰花萼相輝雖王季則友之誼何以加之然不過利於帝位之得寄宋王成器之能讓而併友愛于諸王耳向使兄非成器而爲建成弟非岐薛而爲元吉帝其能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者恩莫切於父子情莫篤於夫婦帝不難於殺子廢后故知其兄弟之愛非其本心之良動於利而已矣恐嘗喜誦義山薛王沉醉壽王醒之句辭雖過於纖巧然可以卽玄宗父子之情驗其所以爲兄弟者矣

盧懷愼卒

懷愼淸德皎若氷雪旣卒家無餘蓄唯老蒼頭願自鬻以辦喪事則玄宗不能優恤淸節大臣可知而舉朝亦無能爲請䘏者姚元之同秉鈞軸亦默置而不爲言嗚呼淸白吏之難爲如此其何以勵廉愧貪乎然非鬻僕辦喪亦無以見盧相之純操非布被矯飾所得同日語也

宋璟罷

姚崇登台絶少善政可觀而兩賀表之諂佞幾無異於敬宗義府若魏知古之罷尤見其立心狡猾與碑文算張說之術同謂非端人也廣平作相以後則貞觀美政漸次脩復神龍後弊政漸次揃除向使得久於其位其所建明當

必有軼於房杜者豈區區之崇所得班耶惜乎在位未久而遽罷一罷而更不復也甚矣正人之難合而玄宗之好佞而厭正如此也然補偏救弊璟不如崇形端表正崇不如璟

陸象先

陸象先其見道者乎其言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此語不特國政之治亂恒由之卽匹夫一身一家之得失禍福莫不由之此所以曹參恪守何法而民戴其淸靜安不紛更祖制而怨讟盈於天下也卽如開元之初民承貞觀永徽之政休養生息戸口未有升降亦可謂富庶無事

自宇文融獻撿括之說天下紛然若之君以是益其侈心民以是不勝悉索而天寶之亂萌矣迨夫安史之際兵戈擾攘雖得田戸八十餘萬曾何益於失位西奔之玄宗乎由是觀之豈非所謂無事而自擾也哉善乎李文靖公之言曰吾爲相不能他有所補惟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差足有益於國噫安石輩烏足以知此祇爲庸人自擾耳

張九齡爲中書令

九齡剛正之槪足與宋璟爲匹惜其居喪在家當表辭廷召堅請終喪乃自詔入見何爲哉是時非有國難兵革之事恐於奪情忌親又甘與李林甫同事雖相業不無可取然蓼莪之哀何在鄙夫事君之戒茫然殆宋璟韓休所不爲也夫以九齡之賢而不恥奪情薄親不羞小人共事又何責於憒憒者乎惜哉

米斛直錢不滿二百

貞觀之末海內富庶而武才人入侍矣開元之末斛絹匹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兵而安祿山爲營州都督矣皆盛極而衰伏也君人者當治安豐饒之際能不以爲可樂而生侈泰之心孜孜然益密憂勤之志政必求可相必擇人如唐虞君臣際時雍而不忘吁咈歌喜起而旋警叢

脞則治益求治衰亂何由萌乎故觀貞觀開元之末可以知二帝三王憂勤無已之心非徒然也

李邕

李北海天授不凡聰明絶世讀秘書而一覽了辨文章名擅天下天下之人爭求之如精金美玉惟恐其不卽得眞一代詞人之雄也在朝彈劾不避權倖折二張挫韋氏斥普思皆爲人之所不敢爲者氣節激昂寒芒倜斗洵如盧藏用所云君如干將鏌邪難與爭鋒者也惜太負才矜氣一於剛烈不能加以學養而又不謹細行致爲林甫所害不以令終則藏用所謂終虞缺折者早有以見其機也

樂工雷海清

祿山旣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舞象詣洛陽一日燕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欷歔泣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痛哭祿山怒支解之石溪叟曰人性皆善而氣有不同忠孝節義之人皆得天地之正氣非死生威武之所得撓富貴勢利之所得誘宦官中之有呂彊張承業優伶中之有安金藏雷海清石工中之有安民皆忠節炳然爲當世士大夫之所不及即禽獸之類如王生之狗符堅之馬明皇之舞馬舞象昭宗之猴帝昺之白鷴皆知感恩報德舍生取義

視居人類而保軀降賊者不亦羽毛族類之不若乎夫國伶之賤狗馬之蠢豈解學問而節義有爲士夫所不能爲夫非所稟獨得天地之正氣而與一切清濁混淆者判然分殊耶吾讀唐史至雷海清事眞覺張垍兄弟並狗彘不食其餘

楊綰同平章事

伯夷之清能令百世之下聞風者頑廉懦立而況於親炙者乎楊公操清儉素著貴賤仰慕大拜日白麻甫下而一時朝貴莫不爲之革奢從儉苟非平日潔清雅淡有篤誠之守安能俾舉朝勳德名臣及京尹中丞大臣倏爲撤樂減從如是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此之謂與

改劉禹錫連州刺史

晋公爲禹錫請改近地曰陛下方侍太后禹錫母老恐在所宜矜一言之善能使憲宗之心油然動老吾老以及人老之仁回怒爲愛其妙與魏文貞獻陵之對俱足以發人良善之性所謂仁人之言藹如此其是也

玄宗先理後亂之由

憲宗問宰相崔群曰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匪輕人皆以天寶十

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分也善乎崔公之言可謂深明理亂之源洞究興亡之要語不煩而情理切中豈特規諷一時實足龜鑑千古後之讀史者得其意以觀前代之得失斯可以論世矣范氏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洵哉

濰江劉鳳起蘭村甫著
徐晰作爲亭氏訂

心正則筆正

柳公綽公權兄弟皆唐之賢臣穆宗以公權爲翰林學士則亦能知其賢而用之矣乃不能問於治道訪以民事而但以卿書何能如是之善爲問是第以書書用非以賢用也故公權即以書之道諷之於治道曰心正則筆正蓋因穆宗荒喪陳侵雜戲狎小人而溺聲色帝亦知其以筆諫顧如其說而不繹何

終身止稱前進士

梁既代唐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留之欲奏爲判官震耻受高氏辟署欲去又恐及禍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鏐舉兵討梁曰雖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貽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恐按唐社既傾一時公卿大吏如蘇循薛貽矩輩皆稱功頌德於賊廷曾無能念其君父者其眷眷故主而不忘反在山林高隱之士遺逸未用之臣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然震猶爲進士若昭諫以詩名世而不獲一第忠憫勃著於言

表尤爲難得以視忘君事賊者奚啻雲鶴泥蚓之懸哉

唐滅蜀蜀主衍降

自古以劍閣棧道之雄爲極險隘然乎觀前後滅蜀者皆不煩曠日持久而郭崇韜自出師至克蜀僅七十日則尤易於晉之取蜀矣險可徒恃乎哉第後主降於鄧艾王衍降於崇韜論功無出二子右者而皆入蜀而不能出豈非不善持勝因功而驕招怨興讒艾以辱羊獲死崇韜以傲宦官何延嗣死古人云衰至而驕不誠然哉嗚呼爲將之道制勝非難持勝爲難不獨爲將然也雖人主亦然晉厲公唐莊宗皆千古明鑑矣

張允駁赦論

石晉詔求直言左散常侍張允上駁赦論曰人主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啣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噫斯言可謂知治術矣夫赦者偏枯之物衰世之用也徒使惡人漏網下冤莫伸是縱噬人之柙虎而戕弱民以飽貪即無天災告儆而欲求民不爲惡禍亂不生其可得乎有國者於張允之言可不深長思耶

一軍慟哭

杜威謀降契丹虜給以帝中國威喜命軍士釋甲一軍慟

哭聲震原野石溪叟曰此可以知君臣之義雖行伍之賤猶能知之孰謂人性之不皆善乎而借乎爲大吏主將者反不若也則利祿陷溺而本心淪喪故爾

劉崇殺李驤

劉崇聞隱帝遇害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贇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李驤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湘陰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曰腐儒欲間吾父子命斬之及威弑贇崇哭曰吾悔不用忠臣之言兮按李驤之謀絶大見識雖古名將之畧無以加之而惜乎崇之闇而

不能聽也故知亡國之君不無智謀之士傾危之際亦有可挽之機特視乎聽與不聽耳誰謂亂國無良策哉吾觀梁蕭詧之於尹德義漢劉崇之於李驤不勝慨歎無已焉

周主謁拜孔子祠墓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人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致敬遂拜又拜墓命禁樵採恩按後世統一天下者有不克盡禮致敬于先師者多矣即臨雍釋菜草草具文未有能如周祖者則皆橫一左右之見于胸中而無能灼見爲百世帝王師爾嗟夫如周祖者奮跡行伍所謂得國於馬上者也乃甫膺天位即臨聖師必拜以致虔不惑於左右之說豈不可爲後世法哉

王朴獻策

王朴爲周世宗畫統一之策眞如畫沙印泥坐而言即可起而行非同書生畫餅之談世宗遵其說削平之功卒本諸此雖未身竟其事然宋承周統混一區宇莫不由是嗚呼朴眞五季之良平也歟

袖中出詔

陶學士袖中之詔意在逢迎新主縣圖大用耳不知大祖之心與後唐明宗之悅馮道惡李驤者特異穀也附新忘

舊唯勢利是趨凡勢利在我而附者即勢利既失而忍於背之者也此小人不厚之心所以見薄於君子也穀之見薄于大祖終身不獲大用徒枉自爲小人也歟

宋主視學

宋藝祖生於兵戈擾攘之際少長於戰馬攻戰之場其不知文學與後唐明宗埒耳乃大位甫膺首崇聖學尊禮孔孟視學修祠并欲令武臣讀書以知治道眞可謂以武得而能文守矣宜乎宋世儒道昌明理學名流迭起丕振超軼前代惠我來茲其運脉咸自此啟也

宋度民田遣使監輸民租

天心厭亂篤生聖哲以爲之牧者所以爲蘇民困計也殘唐以來生民悴於藩鎮之朘削久矣宋祖首政留心於此度田而豪併之患免監輸而虐增之害息此皆反凋敝而爲滋息之仁政所以肇造太平培養運祚之根本也綱目特揭以予之其視後世法者深矣

宋求遺書

漢祖以血戰得天下曰乃翁以馬上得之何用書爲此漢治之所以終於雜伯而三代之制度文章掃地六代之樂由是失其官守至今不復可得而聞使能如宋祖之好詩書求遺編於擾攘之際則雖秦火之餘不無殘編尚可存

什一於千百之中顧一時君臣鹵莽苟且以就時政蕭何以刀筆吏相曹參以行伍人相叔孫通以膚末之學任典禮之制此三代之制作經書所以日就於泯者不知幾何許也故知宋祖之智畧迥出漢高之上宜文物理學之盛超絶前代也

治世養身之術

藝祖問處士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慾石溪叟曰昭素之對可謂要言不煩矣之二言者實括五經之肯綮而備四子之菁華者也蓋寡慾非誠意正心不能愛民非以仁心行仁政不能舉經書一言以蔽之宜帝愛其言而書於屏几也

徐鉉忠臣

江南平李煜入見帝帝責徐鉉不早勸煜降鉉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愚按鉉江南名下士五代詞人之雄也雖不能若陳喬鍾倩之殉節社稷然其主既舉國以降則鉉爲蜀郤正可也不得與馮道范質輩同例而罪之況鉉對宋祖之言辭氣凜然設宋祖怒而殺之吾知非鉉所懼而避也豈質等所能望其下風哉然則忠臣之目鉉何愧焉

十二月改元興國

太祖甍纔閱月即亟亟改元其急於得位唯恐太祖久世而已不及據之隱念於是乎不及掩矣燭影斧聲之疑雖莫須有而光美德芳之不得其死厥幾兆矣此湘山野録之所由作也蓋陳橋之事實出光義趙普之陰謀徒以節鉞不在其手姑假太祖之身奪周家寡婦孤兒之天下其心蓋曰此我之力也故內畫杜后以傳弟之命外結趙普爲金匱之約種種詭計與黃袍加身一綫穿來太祖亦心知光義心迹勳勞故灼艾分痛之愛太平天子之言絶不更及於光美而獨光義是隆者有由也何者所以爲他日保全德芳之謀也顧豈知其得位之後頓忘母子之命皆

託於官家之言而不顧哉君子覩於汲汲改名改元而知光美德芳之死不旋踵矣陛下豈容再誤之說不待於姦普之饒舌矣直書曰十二月大赦改元興國隔丁丑正僅一月耳一月而不肯讓天顯之哀何在誠何心哉此愚於杜后之命金匱之約終不免於捏造飾姦掩纂奪位之疑也

趙普論赦

興國辛巳十一月帝享太廟祭天地先是秦再思上疏願勿再赦引諸葛亮不赦事爲言帝以問趙普普曰三年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

赦議遂定愚按宋初承五代之末經學渦敝趙普原不知學以吏才得秉鈞軸不識致治大體論赦一節尤爲荒謬舜典有肆眚而無大赦眚者小罪也小罪肆則中人可遷大罪赦則巨惡漏網矣故春秋譏肆大眚而諸葛武侯王猛諸公皆不取乎此而普且以誣堯舜謂非阿言欺君吾不信也

太宗勤學

宋太宗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宰相宋琪以勞瘁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石溪叟曰讀書以明道也道莫大於倫分倫莫先於君父兄故孝弟者百行之首從兄者大義之實太宗於太祖以國論之君也以家論之兄也急改元殺廷美死德昭於君臣兄弟之倫不恤爲萬世罪人吾不識所云開卷有益者所益何事而問辨經義之際亦曾研究及盡倫之道否吾恐所云有益者皆刺心之矛也他日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所取法言則是矣其如所行之違何

對使引燭焚詔

對使焚詔此明良君臣之盛事與不顧而唾者異也李文靖愛君敬君乎於平日亦惟自度君臣相契之誠在已必當如此而君之明可以如此也蓋眞宗欲以劉美人爲貴

妃事雖無甚大利害而貴色累德之漸自此而開賢相致君明聖不可不防微杜漸帝年方富不慮於始何救於終此卽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使知四海艱難之意孟子曰我非堯舜不敢以陳於王前孰謂沆不敬其君哉

張齊賢免

齊賢以被酒失儀坐免此自出於帝意非李文靖奏免之也雖兩相不相得不過因國事可否之間不肯比而同之豈有一己得失之私參其中哉何得以齊賢之罷爲文靖盛德之累且張公居相位爲百揆之儀表而至沉湎失儀則其他多縱弛不檢可知此卽與文靖不合所由來乎觀

文靖水旱盜賊之細必以奏上正謹小慎微之遠謀也而張則有被酒之過其不自謹夫身安能外謹乎國事而令百度維貞乎此二相之所以齟齬而張之免張自爲之於李公乎何尤

帝次澶淵

靖康之際非無臣實無君也有一李綱而不能用而唯庸步之汪黃是聽烏得而不虜歟景德澶淵之役適會兩相得人寇準和衷堅意親樂強虜奪氣宋救十年無匈奴之禍二相之功亦真宗能用人聽言不爲小人間沮之功也君臣俱可取矣不然景德之欽若堯叟卽靖康之潛善伯彥乃寇準計行而虜不能渡河李綱議沮而二帝遂致北狩嗚呼興邦國須有人而亡國豈屬無臣言之用不用殊耳故澶淵之功吾必歸美於真宗

天何言哉豈有書

天書之事欽若以欺心者欺其君真宗卽以自欺者欺天下乃以王旦之賢亦墮其術而黽勉附會明知其妄而不以爲耻獨龍圖閣待制言於帝曰以臣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乎可謂透宗破的之論

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劉后之立翰林學士李廸言后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士草制使丁謂諭旨楊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illegible][illegible]之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illegible]億可謂惜墨如金而不以富貴動其心者矣視丁謂王欽若之徒蓋麟犬之別也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億其庶幾矣乎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張乖崖智勇天授器識過人有經濟之奇才而鋒芒不露有堅剛之氣節而涵養深沉其才節本於資性而養則學問之功也觀其救寇萊公以讀霍光傳則公之學質兼優者多矣宜其功名炳著善始令終爲一代之偉人哉綱目予其卒具其官以著其忠節良有以也

寇準卒於雷州

準卒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愚按寇忠愍遭丁謂之忌竄死雷陽然其惠政長在人間故公安之路祭竹林之遺祠公論之不泯於黔首者然也厥後追復官爵加以褒贈公論之不泯于朝廷者又然也而丁謂一竄之後朝野快心無復追念而原其罪者於此知人心不違咸天道不終淪君子到底是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人亦強自爲善而已吉凶禍福莫非命也安

足戒心以自擬哉

沂公王曾卒

王沂公科第省試禮部大廷皆第一人而其相業光明俊偉百折不撓亦在宋第一流於臣之列較之呂聖功則多建明之績較之王子明則無天書之瑕擬諸萊公則涵養較優擬諸夷簡則心術較正蓋韓范之下而晏宋之上與

石介聖德詩

石守道聖德詩頌韓范富歐諸公而斥夏竦當時盛傳以為快談今學者猶或激賞之而予獨不取其事蓋韓范諸公賢不待詩而章而斥夏公過當尤失和平忠厚之道徒以聚訟取怨而已何者小人可以法糾而不可以言攻當其罪而治之以法斷然於放流屏僇而不為姑息之愛則百年之害不難一朝而除大舜之誅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是也若無能有蕩除之權力徒使口舌以相詆毀是未能剪虎狼而故暴之使噬人也石君以狂猾為直躁妄為剛聖德一詩上無所濟於朝廷癉惡之刑下無所益於諸賢畢用之美適陷諸公於不測之凶鋒自買吹㕑為蠹之禍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從來激姦邪以禍忠良者大抵皆此類也嗟夫介逞一時訐直之私其後幾致富公櫻赤族之殃已身罹斲棺之慘狂躁者之口舌興戎如此殊可寒心孟子曰小有才而未聞道其介之謂乎

富鄭公撫恤流民

富鄭公知青州值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淄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式石溪叟曰活人至五十餘萬富公之仁可謂溥矣末世俗吏視本部之民困于荒澇且擁廩不卹恝視其死況流民乎是無仁人之心也惡在為民父母乎然有仁人之心而無所以處救患分菑之幹濟則亦徒有仁心而不能實有仁政雖與恝視而無仁心者異亦無濟于事固知牧民者有其德更不可無才也

包拯知開封府

包孝肅剛介峭直疾惡如仇人不敢干幾疑於酷吏一流然婦人孺子皆知畏而愛之而與杜周郅都其人異者蓋其性剛毅而心忠恕惡為苛刻而務為敦厚也夫惟忠恕則剛而不暴嚴而不殘春溫秋肅並行不悖此其所以為孝肅也此孝肅之所以異於杜郅一流也

太后不得辭其責

韓魏公嘗以膽字自許當兩宮隙啟內外洶懼正大臣危

遽失措之頃而敢於疑忿交積時抗然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同列爲之縮首流汗而公侃侃自若此非神勇內藏忘乎批鱗捋虎之爲危孰能然歟則膽之一字洵惟公渾身是矣

呂誨參王安石十事

安石立心偏僻學術迂疎誤國罪狀呂獻可此疏可謂傾囷倒廩揭其底裡而出矣而帝不罷安石者以前此之姦諆邪說有以堅帝意於先也然安石之患此時猶未盡形於政而十事之疏言之於未著其後應驗卒如蓍蔡之灼與老泉辨姦一論並推前知如神豈惟潞公歐公諸人當

羞顏于獻可即涑水亦遠讓公之先覺矣

司馬光貽書安石

安石信用呂惠卿溫公貽以書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其後安石之敗卒如公之所云石溪叟曰憸巧諂諛輩其心唯知有利祿不知有義理天下唯以義合者不以生死盛衰異其操若心乎牟利者利在則附而阿之如蠅之嗜腥羶之不去利失則叛而擠之如餐虎逸柙反噬不顧當王呂方契之時豈肯以公之言爲然而由末段觀之應若蓍蔡其事勢有必然者安石特迷於當局耳蘇明允知安石必害天下涑水知惠卿必害安石皆所謂識微之君子也

曹太后崩

高后稱女中堯舜人皆知之不知曹后之賢即高后之懿範也高后亦祖述之耳丁氏謂曹后有五事爲歷代帝后所難及而吾於五事之中尤取三事爲造福生民而無既其一神宗議伐燕薊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其一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不聽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

而安石遂以罪免其一蘇軾以詩案繫獄群小欲寘之死太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軾由是獲免諫輕用兵安生靈也救安石惡害民也救蘇軾恤賢才也三者皆關係禍福利害之要人心得失之機而諄諄言之親切乃爾豈非仁厚爲心有大過人者乎按太后彬之孫也彬爲將務以仁厚濟武功之殺盛德傳家宜其篤生太后爲千載椒房之聖與高后姑媳並光竹冊歟

以處士陳師道爲徐州教授 元祐初以蘇軾薦始授起官歷遷秘書正字

陳無已家酷貧而高介樂道雖終日不炊晏如也博學善文爲詩平淡雅奥自成一家每枕上覓句或累日不起予嘗慕其人而師其節有不敢自信爲能及者益四事焉傳堯俞懷金以賂覘其顔色竟不敢出口正也章惇顧見而不屑往節也郊祭從祀値大寒衷甚趙挺之假以綿裘惡其爲人寧凍死而不肯服廉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無已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高也每讀黄山谷正字不知温飽味爲之慨然

貶章惇爲雷州司戸參軍

先是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及惇至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石溪叟曰出爾反爾自作自受天道豈不昭然哉商君舍人無驗不得停爲法自斃李符媚趙普譖盧多遜而卒自竄春州丁謂欲用無將不道詆萊公而卒自受其判蘇轍還而章惇謫雷萊李還而似道竄循皆作惡權姦究後報應之左券也唐人詩云山下驛塵南竄路古來冠蓋幾人同然吾觀君子之得還者六七而小人之死貶所者嘗什之九彼竄國殄賢以自快者可弗警哉

李綱种師道請擊金師于河不聽

金師遁汴李綱請待其北歸未渡而擊之而不果用其言种師道請因其退半濟擊之而不肯從其説許翰曰當令金人大創失利則中原可保呂好問曰金人得志秋冬必復來當早爲備此皆制敵謀國挽危爲安之上算不待蹉跎而决其當然者也而一則不聽再則不聽而唯庸劣宰相之沮格是允豈非亡國之君不可與圖存乎宋之南渡金人笑之曰南朝可謂無人非無人也有人而不用而用非其所可用之人耳迫至青城逼降始慟哭曰宰相誤我父子一何夢夢哉

种師中敗績于殺熊嶺死之

熊嶺之戰師中老將持重不肯輕信覘者之報冒昧進兵朝廷趣之責以逗撓不得已約姚古張灝俱進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被攻奔潰師中獨與麾下百人力疾鬭死石溪叟曰金非能敗宋也宋人着着自爲敗局耳始則閧河不守俾敵孤入之軍長驅無阻繼則不聽种師道擊其惰歸之説李綱未渡而擊之説終則以逗撓之詔自趣師中之敗王黼相脩自貽伊戚其何雖敵難圖之有是則女直之所以樂攻而無難也

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爲國莫要於用人用人得則亡國可以復興用人失則興

主亦終敗亡建炎之際使內能專用李綱外能專用宗澤張所傅亮諸人則將相得人文經武緯交資互審和衷相成不一二年間中原可復二聖可還而又加以張韓劉岳迭起振作雖十女直不難旦夕掃蕩何至終宋之世中原淪夷二帝之恥莫能洒哉而乃始敗於汪黃繼壞於秦檜忠定之志不展韓岳之績終灰則用人之得失豈非君國興亡之要機乎

張浚殺曲端

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之言召之還徙閬州將復用之先是端欲斬王庶至是庶從而間之吳玠亦憾端因書曲端

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宇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會浚適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脅之以火端渴求飮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竊惜之軍士有怏怏叛去者嗚呼當端欲殺庶之時朝廷疑端且叛浚以百口保之是端與庶之不相能浚明知之則庶譖端之言浚宜察其爲報復私憾而乃前以讒間而貶端繼又以讒間而殺端絕不討讒者之爲何人與端事之實與否而輕棄朝廷一有用之將材於國步艱難需人之際豈不深可惜哉或謂端性剛愎輕視其上所以多與人結怨而浚於明州之敗抗命不救李彥仙事亦之是端自有致讒致殺之道非浚聽讒而冤殺之也然綱目不曰曲端以罪誅而大書曰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不去其官明乎端之無罪也曰張浚殺明乎浚專殺之也咎之所歸可知矣不然綱目於魏公每多曲護之筆蓋效春秋季友不書奔爲賢者諱之之意而于此事竟與秦檜殺岳少保同例無隱蓋亦公論昭著隱之而無可隱者矣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岳少保忠孝人也母死屢請終制廬墓廬山孝也學射于周同同死輒月朔具牲酒於其冢奠而哭之義也以必取中原滅讎虜爲念志不在淺小功名大也飮酒能至數斗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飮酒遂絕口不飮愼也家無姬侍吳玠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竪却不受高也帝欲爲飛營第辭曰金賊未滅何以家爲壯也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忠也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公也破虔州帝以震驚隆祐太后之故密令屠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仁也善以少擊衆有勝無敗

勇也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無所顧徇信也偉遇敵不動敵
爲之語曰撼岳家軍難嚴也必謀定而後戰能隨機應變
詐曰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智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臣
何功之有讓也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文也蓋自史筴以來一切名將智勇之備勳名冠世者代
有其人而求如武穆者殆難一一與之媲美其惟郭汾陽
乎顧汾陽功高而禍備武穆大志不遂而反罹姦臣枉殺
之冤雖天不祐宋不欲成其恢復之謀然亦公之忠憤有
餘涵養不足長於立功制敵而短於審時度勢見幾遜冥
知進而不知退故也惜哉

樂平水鬬

紹興十四年正月樂平縣河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泳
類似物所吸集爲一直行高平岸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
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
牆毀樓二水鬬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也
愚按自古物怪人妖代或有之從未聞水不假隄岸來鬬
能平地自高數尺而行而鬬者苟非有物以憑之夾無是
也殆龍蛇之妖爲之乎然水陰物也則水之怪亦陰類也
傳曰妖不自作由人心生人積患感結而成沴氣形爲怪
狀如鄭厲公時蛇鬬是也紹興間秦檜之陰險爲患於內
勇之謀詐爲患於外檜臣也金夷也皆陰類也兩陰交
之沴氣流毒南北感而成妖故有不宜鬬而相鬬之變
異亦氣化感應之所宜然然不可謂非奇變也綱目特揭
而書之著前此所　有也

故相趙鼎卒

趙忠簡公不附和議秦檜惡之謫竄於吉陽軍遇赦永不
檢舉且會本軍月具存亡申奏及疾以書語其子汾曰秦
檜□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遂不食而卒
初徙吉陽時謝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
誓九死以不辭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及自書墓中石記

鄉里及除拜歲月書之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
壯本朝其忠烈之性至竄死遐荒而不悔豈非剛大之氣
塞□地而配道義者歟惜張浚引檜復用之始公□知之
與浚曰此人得志吾輩無可措足矣奈何同在鈞軸因檜
巧慝曲順遂自薦檜可大用爲檜所賣致忤和議□自敗
□嘗檜未入政府□□時知其人不可使得志□□遂爲所
之則檜雖奸亦何□爲胡迺知其不可而復與共事以蹈
見不善而不能退之過公亦何以自解於悅阿順以自誤
優容養姦以自禍哉

石溪史話卷五

高宗禪位于皇太子

[illegible]名眘至是禪位 是爲孝宗皇帝

藝祖懲後唐明宗之禱而生削平[illegible]靜解藩鎭之兵權息生民之罷困天下從此太平不得於子而讓祖太宗何太宗聽趙普之姦謀負藝祖之大德致德昭不以壽終德芳相繼殀殁外史傳藝祖曾孫[illegible]有爲陌上飢人者則太宗負約之罪公論所不能貸至是高宗[illegible]藝祖之家法紹堯舜之公心直擇藝祖之胤於宮中立爲皇太子而禪位焉以藝祖之天下還之藝祖之耳孫而後藝祖在天之靈始可以慰太宗負德之過始可以補宜[illegible]尊位于幾亡之餘獲孝宗仁敬之報于德壽[illegible]宮而存殘宋之祚於九帝之綿也

劉珙上恢復本計疏 珙子羽之子韐之孫世傳五忠之一

南北宋臣疏劄多有名論礦盡不亞於唐[illegible]宣公者如李忠定前後諸疏皆深切時務所議皆可坐言起行無一非經濟要典外此爲愚意所尤慥者則莫如胡澹庵和議疏劉忠肅恢復本計疏胡疏直揭金虜賊檜奸謀如見肺肝高宗雖不能用亦可使金虜見之不敢謂南朝無人朱子謂可與日月爭光洵然劉疏論恢復事本末源流傾囷倒廩而出無一不明白洞曉足與忠定諸疏抗行常欲錄之章奏集中以著名臣憂國忠誠之悃俾有心經國者得所資於政事云

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

自孟子沒後戰國曲學之士邪說橫行漢儒門戶各立而聖學晦而不著得宋濂洛諸君子接鄒魯之宗旨發洙泗之淵源而後六經四子之義理始昭揭於世然諸儒之所授受不免復爲其門人所剝亂則有志從事亦末由定其所歸猶之乎晦也迨得朱子經傳集註或問語類性理大全諸書行世而後經書之精義所在與諸儒之說孰是孰非孰醇孰疵各得曉然指其瑜而摘其瑕則朱子之有功聖學不亞孟子 我朝陞配于顏曾之列有以也夫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師事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所得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勳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孝宗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

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窻櫺覿慙手不得下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及卒朱子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又嘗許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也愚按敬夫先生非有所爲而爲之說發前聖之所未發非深有得於精義之學者孰能窺及於此其曰有爲而爲雖能爲善亦屬人欲而非天理只此數語何啻括六經之要而洗其髓集衆子之華而結其實眞可與聖門諭義之旨並垂不朽矣

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紹熙四年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廳卒亮嘗自言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析理于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擴開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子考同甫以博學聚精英才傑氣發爲文辭議論雄駿冠絕一時與同時呂東萊相類皆與諸大儒爲友然不若東萊行誼之純正則以東萊與紫陽交能以紫陽爲砥礪資學問以化其氣質而同甫不然故頗陷于危禍幾不保其首領則其自謂於諸儒有媿者亦實錄也雖然才如同甫使天假之年其經濟必有可觀惜乎甫見知於人主卽遽卒於一命之授君子不能無埋玉之憾焉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初爲青陽令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愚按趙制使此四語辭約義精可以羽翼訓誥而補其闕凡爲守令之有志慈惠以遠於俗吏之爲者皆宜書之座右而力行之可以追古循良之治而無忝於父母斯民矣於此見公爲令時卽精心吏治如此宜其後守邊十年能藩屛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焉

元主滅夏

元滅夏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右溪叟曰此與酇侯之取戶籍律令同科而於學則有道義度數之分與任氏取粟同科而立心則有義利之別寔耶律氏之爲元一代名臣也夫

真德秀以斯文自任諡文忠

朱子纘濂洛之緒窮洙泗之源折衷諸儒表章正學孔孟宗旨得集註章句煥若日星當時遭姦人之忌錮僞學之禁脂韋之士舍道阿時以取科名其甚者且反脣毀正入室操戈真文忠先生當狂瀾懷襄獨卓然自立爲中流砥柱大學衍義一書直以私淑所得接考亭之統自考亭後斯文之緖至今又閱數百年賴以不墜俾學者知理學必以經書爲的而經書之義必以程朱爲的彼半山象山之邪說不得從而聯餙之者則先生與魏了翁之力居多也夫程朱之門親承其教者尚不無異同之說淆其師傳而

先生與了翁孤立於嚴禁僞學俗論波靡之餘獨毅然篤信而堅守之可不謂佼佼錚錚者乎若先生乃真能讀晦翁書者也

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周靜軒曰治鑑目錄司馬公晩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朝嶽未舉要補遺胡文定續書也其事周備不足以示後來鑒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藴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爲人君之當講也愚按晦翁先生綱目一書倣春秋大書以爲之綱則褒貶之義嚴矣褒貶之義嚴而後君臣上下善惡賢愚曲直有所勸懲法三傳分注以爲之目則言行之實迹昭矣言行之實昭而後政教號令脩替治亂是非有所考核較溫公之頭末不備文定之鑒戒不昭誠有過之而大有裨於世教也故愚嘗謂通鑒綱目上接獲麟之絶筆下示史學之心傳卽聖筆以後之春秋也春秋以治當時之亂賊者懼萬世之亂賊綱目以定歷代之是非者垂名教之綱維故曰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理宗詔經筵兼以進講誠知集益於經學之外而篤於學矣吁此其所以爲理歟

余天錫卒

按理宗之立天錫有策立之勳旣立而不伐其功恬然若無與其事然者說者謂有丙吉之風信矣然續綱目但卒之而不書其官意者帝之立彌遠之意也天錫阿之而與成其事濟王之冤彌遠之謀也天錫又無一言諫其非而沮其事以是爲公論所不足歟

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

孟珙王篤志恢復其忠懷壯氣貫乎三辰武畧遊籌威於四海蓋真宗岳韓劉之流亞也其遠色貨絶滋味卽武穆辭吳玠之姬不受高宗賜第之雅懷也唯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蕭然易

學即武穆之習誦左傳雅歌投壺之高致也當蒙古乘方強之勢憂寇宋邊歷出方畧以敗其軍使強敵不得逞志于殘宋以延南渡百年之祚皆璞王之功也設天假之年以成其經畧措置之方克承其戰攻守禦之策則武穆痛飲黃龍之志未始不可自璞王成而惜乎宋日西下公遽告殂可勝悲哉

元太弟忽必烈召姚樞

姚樞生爲元儒與棄宋事元及辱節降佐之人不同何得喚爲出處之非正至其歸隱蘇門乃因馮貞稱制阻事始入正君子所當勇退潔身之時所謂高尚其志者也及忽

必烈興脩禮親賢命世之英也樞知天意有在矣而又首召及樞知遇之際道可行也才可與有爲利見時也於此時不出不幾於荷蕢之果乎若之何以守道不堅議之則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者非與

一 忽必烈召許衡爲京兆提學不至

許魯齋先生生於元土時宋運已衰元業方熾而世祖英明好學崇儒真有爲之主也爲元人遇明主衡無志於道之行則已苟志在行道不仕元而誰仕乎若吳草廬則宋人也生於宋地學於宋儒而覥然不以仕元爲耻雖著述之多吾不知其所講於六經四書之理者果何所執以自律也則所謂春秋說禮記雖謂之茫然無得可也若衡之仕元何可與澄同議而備責歟

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策以法天不息爲對帝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噫末世大魁之選不屬權要子弟即出宮侍因緣或則附會邪說或則阿合時政依樣葫蘆已耳欲求一忠言讜論規時切務有裨於政事之得失君德之勸戒者無論對策者不能言不敢言即有一二敢言者在上則非好主所樂取在下則盲考官不敢取此由來大魁得人之所以鮮也夫臨軒

求言即所以求賢未有對策不能明目張膽以抒忠悃而求他日之能陳善閉邪卓然以道義自任臣節自堅者未之有也文山廷對之策即文山生平所學所志所行之權驗理宗親置第一足以見理宗超凡庸主萬萬矣吾尤異者考官應麟之評不逾十字而文山一生文章氣節字字可爲鐵板註脚唯文山足當此評亦唯文山能不負此評耳噫安得考官之識盡如應麟則得人之慶爲不難矣

一 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邵堯夫雄才高節樂道不仕皇極一書深究天人之蘊闡性理之微有功聖學與周程相爲表裏溫公相業光明雖

未究所施而資治通鑑一書發史學之淵源紹春秋之聖筆俾古今政事得失所由興亡治亂之機瞭若指掌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者不小是二公皆聖門之輔佐而六經之津梁也當得從祀于廟庭理宗進濂洛關閩諸大儒而不及二公亦闕典也度宗甫卽大位而詔從祀一補理宗遺漏之憾可謂善繼其志矣又明年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四賢配享至聖而升顓孫子張于十哲遂爲後代定制則於理宗尊聖重道之緒尤爲善述其事而父子於尊崇道學一事不啻有以軼紹聖以來諸祖之失而直覷漢唐以下諸帝王超然遠矣

治生最爲先務

許魯齋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每說書不用多惟懇款周晰若未必領解則引證曲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者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靜而弛張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人人自得諸生敬業尊師下至童子亦能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尤爲深切著明

元祭酒許衡乞寵許之

衡得濂洛之學於姚樞爲元開理學之風氣洵北方豪傑士也其過人者尤在不以榮爵爲心而專以教育英才作成後學爲志故能隨所處而成教化其在成均也諸生沐其甄陶人人皆能自立足爲世用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則教之化乎國者深矣其居家也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敬如賓則教之化乎家者肅矣凡喪塟

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祗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亦化之也又不惟教之化乎鄉里者正且併異端之流恍然悟其術之非是不待辭而闢之而痛自愧悔不亦偉哉噫若衡者乃不負於學程朱之學也夫

池州通判趙昂發夫婦死節

君爲臣綱夫爲妻綱趙昂發以臣死君妻雍氏以婦殉夫皆重視節義而輕視死生可謂綱常砥柱矣然昂發書几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同縊於從

咨堂國是烈士吾尤取雍氏以一女子留昂發遣其出走時侃然以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斯言也至今猶覺生氣英英口香撲鼻足令劉整呂文煥輩羞赧九泉而自悔狗彘之不若矣宜乎伯顏之心折爲具塟祭之禮而後去也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初襄陽旣失立信移書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有三内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䇿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

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江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擧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一二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用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而廢之及鄂州再失似道不得已受詔督師親征將出師乃召立信信至蕪湖似道撫其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瞎賊今日尚何言乎今江南無一片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旣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爲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及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伯顏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之伯顏歎惜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使家人金明以其喪歸葬丹陽石溪叟曰人謂一成一旅可以中興夫成旅之衆烏足以興亦興以其人耳故有少康而夏甸可復有武丁而商道可振有宣王而

周業可昌有光武而漢祚可續有肅宗而唐社可再宋之自北而南不復中齊者實不用而姦是庸君非其君相非其相故也襄陽雖失使果能用汪立信守江二策而內竄似道改用忠良以収人心外起世傑立信諸豪以嚴守禦練甲兵事舉政修如太王之屈事獯鬻以寧民如勾踐之臥薪嘗膽以圖復則會稽之棲五千之甲尚可以滅讐吳洒夙耻霸中國安在蒙古之得遽遷其鼎哉此則一成一旅可以光復先業之說也不然上無焦心思奮之君下無竭忠爲國之佐而且賢哲播棄良謀不用巨奸逞志民心散離文武降敵士卒潰亡雖桀紂不能以全業庇其身況

區區成旅之過襲哉

鄭虎臣誅賈似道于漳州木棉庵

似道始降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詔徙於建寧翁合又上言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噦況見其面乎乞投荒裔以伸國法遂詔籍其家安置循州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

昭然胡不悟 公田關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俛首謝焉至漳州木棉庵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之子於別室即厠上拉胸殺之殯於庵厠後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殺之石溪叟曰似道肆凶誤國致宋社廟不復血食凡爲人臣者皆得而誅之鄭虎臣殺之乃殺朝廷所不能殺者以快天下後世之心以爲亂臣賊子之懲何足罪焉陳宜中始焉諂事似道以致台輔繼聞似道兵敗奔揚問翁應龍似道所在以不知對遂意似道已死而幸之乃奏

能似道官而詔誅之以正誤國之罪蓋打死虎也他日占城之適不克如秀夫世傑之死忠殉主又偷生鼠竄者也視虎臣之不惜一死而慷慨誅姦其氣概高下不啻龍蛇之判矣而乃以虎臣之誅似道爲罪殺虎臣爲似道報仇是殺無罪之英雄慰有罪之奸鬼也吁若宜中者其亂賊之功臣而名教之罪人也夫

元制江南人爲十等 一官二吏以先之者貴之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以後之者賤之

予按元世祖初立之時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則非不以儒爲重而賤視之也其於趙復姚樞許衡郝經諸儒所講說孔孟濂洛關閩之旨未嘗不數數稱善則非儒道

爲無益於國家者也而十等之制至列儒於娼優之下豈復得爲知儒道者乎豈復成其爲世祖乎故元史不載非爲世祖諱也無其事也無其事則謝疊山又何從得而知之而言之或亦世祖以前之制有是迨世祖知其非而剗之故元史不得載焉不則或宋之遺民欲甚乎元之罪俾後世學者咸唾罵之故爲野錄稗史之說而疊山因而傳訛焉耳抑或好事者爲之而託爲疊山之說焉耳

元皇后弘吉剌氏崩

宋亡幼主擄北入朝后不樂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后一觀而反

問何欲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恐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水土屡奏乞回江南帝不許后退而厚待之又嘗諫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至於左右匡正之力尤多愚按自古開國之君未有不得賢配以爲之助者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由妖悍之婦爲厲之階者三代以下獨宋之宮闈嚴肅賢后相繼以迄於終若元世祖后刺氏不獨漢唐鄧馬之爲有所未逮即如宋之宣仁不是過也

元許衡卒

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

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塟而無碑予按魯齋雖產中原之地然其初生時新鄭已爲金有及其長也元已滅金則衡非宋人而爲元之士明矣爲元之士義不得踰元而仕宋猶爲宋之士義不得舍宋而仕元何者父母之邦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愛父母邱壟之里而敬及桑梓況其君乎

文丞相忠孝所感

文山先生徇義于燕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有張毅甫者負先生骸骨歸葬吉州昇先生母夫人柩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石溪叟曰漢唐以來得士之盛莫如宋而得士之效不負朝廷養士之意亦莫如宋以經濟言則有韓魏公范文正富鄭公寇萊公張乖崖李文靖呂夷簡王文正李忠定司馬溫公文潞公以武畧言則有曹魯公父子狄武襄宗澤韓世忠岳武穆劉琦吳璘吳玠孟珙余玠以理學言則有周濂溪張橫渠邵康節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楊龜山謝上蔡羅豫章李延平蔡西山蔡九峯胡文定張南軒黃勉齋劉因蔡明復諸公不勝指屈以文章言則有楊大年歐陽永叔三蘇父子子固介甫黃山谷秦少游陳同甫陸放翁尤不勝數計也以氣節言則有李芾趙卯發陸秀夫文文山張世傑陳

東徐應鑣諸公皆各就最著者節錄數人嗚呼得士可不謂盛乎然而事功之著卒無以逾於漢唐諸代無他有人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終反令巨姦群小得操其柄以阨之益歷世然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況不信而又加以權姦之沮而壞之黨而逐之耶此宋所以得賢多而事功薄也

劉葉優劣

元世祖嘗問劉夢炎葉李二人優劣于趙孟頫對曰夢炎好謀善斷有大臣器葉李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

國係阿瑕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愚按劉
夢炎爲宋狀元宰相較其人於文天祥何啻鷄犬之於麟
鳳乎孟頫爲趙宋宗室較之汝愚何啻梟鳥之於慈烏禁
李之學術氣節正汝愚文山一輩人宜乎孟頫之臭味不
投而淺視之也蓋鸞鳳悅淸泉鴟鴞甘腐鼠其性固然非
特爲一己掩醜也

以行科舉詔天下取士之有鄕試會試殿試始此

元詔科舉取士以八月興賢於天下州郡次年二月會試
京師中選者天子臨軒親策于廷賜以及第出身有差明
選本而行之實始自元仁皇慶之三年也觀其法則知元

君取才必於儒士矣今考仁宗之語近臣曰朕所願者
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至此設科取士庶得
眞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據此而謂元制十科賤儒豈其
然乎非惟不賤儒且深知賢能之士必出於儒非用儒不
能得賢能非賢能無以圖至治此理豈圖於十等之俗者
所能知耶甚矣其誣也

杖輕罪以存祀養親

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
幸而有此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
絕其祀石溪叟曰此舉最得用法之意聖人舉直錯枉智
以成仁出輕罪養親存祀仁以濟法以不忍之慈祥權當
刑之大辟俾法不弛而恩及民之父母宗祀旣非徒善亦
斟酌法雖堯舜皋陶無以易噫是乃仁宗之所以爲仁與
乃仁宗之所以不愧爲仁與

張養浩諫元夕張燈

仁宗崩英宗哀毁過禮至太廟之享遇仁宗室歔欷流涕
感動左右非實有仁親之心者其能然乎然當居喪之際
卽欲於元夕張燈宴樂又何忘親踰禮如是之甚是則哀
親者一念之感觸而縱欲者乃其素心之發見也假令無
忠諫如張希孟者不幾陷於不孝之罪歟甚矣道心之微

不勝於人心之危如此此君子所以貴存省之功也然終
能悔過而納直臣之言則其道心固未至於牿亡人心猶
未至於炎熾殆易所謂不遠之復也故悔悟一美也聽諫
又一美也賜幣旌直以勸言者又一美也一事而三美備
焉然則人君不必無過第患有過而不能改爾

泰不花與方谷珍戰于澄江死之

至正初權姦伯顏欲罷科舉謂科舉實妨選法而多以贓
收無可任用愚按李黼泰不華李齊三公皆元季廷試大
魁非科舉所選士乎士何負於科舉但患選士者非其人
實妨選法耳如三公者轟轟烈烈之忠備豈能多得於科

陳友諒陷安慶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

余青陽之死節安慶其爲元之張睢陽顏常山無待言矣而或以其仕元爲憾非也許衡生長於元所得於金之地是即元之人非宋之人也與宋人之仕元者大相徑庭吾猶不欲以責吳草廬者同類而斥之況青陽生元混一之後者乎夫謂不當仕元不過責其不能絜身高蹈而溺于功名富貴耳此但可以責吳澄之流非所以論魯齋又烏得以論青陽且其殉國之忠爭光日月豈澄輩區區志在功名利祿者所能望其後塵耶故許魯齋余廷心皆全乎

爲元人者也一則志於明道而富貴非所以爲心一則志於節義而死生不重於廉恥許得孟子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之意余得孟子所惡有甚於死舍生取義之意皆聖賢之徒也陋者譏余之引刀自剄比之結纓之傷勇是謂寄百里之命者不必臨大節而莫奪也不亦謬哉

普顏不花死節

語云死生於人大矣哉夫死一也有死而重於泰山者子死孝臣死忠士死節義是也有死而輕於毛羽者庸庸食粟無德可稱死于疾疫死于非命死于酒色死于刑法是也有死而同於狗彘者敗節偷生者之死於幸免奸臣賊

子之死於誅戮是也是皆失其所以爲生卽愧其所以爲死孰與夫殺身成仁者流芳萬古雖死猶生哉明取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力戰城陷入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爲終養拜母而出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欲降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樞密事已至此何以生爲竟不屈而死妻及子女皆殉節投井溺焉噫人臣如普顏不花可謂知所以生得所以死者矣雖中夏節義之臣何以加之

石溪史話卷六

濰江劉鳳起酌村甫著
徐時作鈞亭氏訂

明太祖卽位建元洪武

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唯漢唐明三朝耳漢明皆崛起草莽漢誅暴秦以救天下之生靈明以至正失道而戡其亂皆有功於三才而比烈於湯武也唐於隋雖有君臣之分然楊堅以臣弑君而篡周楊廣以弟謀兄而弑父皆極惡大罪人人之所得而誅者李淵父子起而討之皆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之師也外此皆不免於篡竊之名惜乎明祖之果於殺戮屠城與獄功臣多不以令終在位三十一

年刑重誅繁猜狎之因雜連百族纍誅不悛非所語於不嗜殺人而尙德緩刑也遜漢唐二祖遠矣

立馬氏爲皇后

后常謂上曰方今豪傑並起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唯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彼嗜殺掠以失人心雖其身亦難保也愚按歷代興業之聖君必有內助之賢后如馬鄧長孫之儔皆流徽史策者也然綜而論之唯文之大姒可稱聖后餘未敢以多許大姒以下其唯宋之宣仁號女中堯舜庶幾近之嗣此得與宣仁匹德者舍明祖之馬后其誰與歸觀其天下未一兵戈擾攘之際卽語太祖以不嗜殺爲得人心之本以得人心爲受天命之本雖武王伊周之訓誥孔子孟子之陳規何以逾此此非漢唐以來諸賢后所能辦也固當與大姒宣仁媲美千禩爾

禁宦官不得與兵預政

漢唐以後敗亡之禍出於女戎者少出於閹宦者多明祖立國之初預爲此禁眞弘識遠慮杜亂長治之要務也使其子孫克守祖法又何至貂璫預政流毒縉紳卒爲亡國之厲階乎然此事皆始於成祖之立廠刺事始弛太祖之禁貽謀不臧後遂世受閹害莫可救挽悲夫　又曰閹豎

素無學術理義不明見利而趨見害而怵苟圖富貴溫飽焉知忠孝廉節又其人多出於娼優無賴之徒狃於市井輕薄之習欲於其中求有好人千百爲群不一二數也若至不察徒以小忠小信小智小才信而用之一旦易灑掃浣汲之役予以重要機密之權甚而至於使之典禁兵又甚而至於使之主關外更甚而至於使之專閫柄尤甚於至於使之置天子何異富兒舉一家產業簿鑰盡付豪奴之手欲其不乘機竊財因緣恣惡以極於貪汙利無所不至不可得也噫有天下者可不鑒漢唐明代之事而知所以處此輩耶

以金陵為南京

關中幅員千里百二雄區河山四塞一面東臨形勢扼天下之吭兵威建高屋之瓴所謂天府之國也主得其人可以久安失策即僅中主不至如二世之相斯者亦未始不可以自守也項羽失之於前以自亡劉裕失之於後而終不克大有為皆為後世所惜有天下而議建都必以此為上矣次則莫如北平又次莫如太原下此則青齊雖得十二之勢已非可恃之險塞況汴梁四面受敵金陵六朝舊都雖曰龍蟠虎踞而東晉梁陳皆無永祚即明初都之曾不二代而靖難之師長驅直搗莫之能禦文皇遂北始延

二百七十餘年洛陽處天下之中四通八達雖差勝于汴亦僅同於南京等遜青齊且遠甚而況關陝燕冀乎故為建都之議者其必以漢婁敬之言為得上策也夫

漢與七國曲直

上問世子七國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論也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聽晁錯輕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言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擾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愚按建文時齊黃祖晁錯削藩之謀遂致靖難師起失國出遜棄親親之道壞屏藩之防釁生滑議禍出蕭牆腐儒不學無術識短才疎貽誤君國明之燕齊即漢之吳楚也太祖論七國曲直而歸罪景帝博局之擊晁錯削支之圖所見灼然於禍本所從來可謂至公之心至當之論矣齊黃無足論乃當日以經術文學自負如方正學者亦附會邪說無所匡正於其間豈其於太祖之言茫然未有聞乎然漢書顯列七國事雖未明著曲直於其間而曲之在漢廷已不待言而見矣即無太祖之說景之失錯之罪無難定也奈何互相黨同以誤建文則方氏之為學術可知矣而謂之正惡乎正哉

論相

致治莫先於論相論相莫要於知人堯舜之治治以此也善乎劉誠意之言曰宰相持心如水以理義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深切簡當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也論相必欲得人非如其言不可得也太祖不能虛心聽從而挾臆見之私僅以小有才之鄙夫當之宜乎用非其人不獲輔弼之益而適得敗事之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三人覆餗罪狀悉如誠意所料無絲毫爽者豈非知人之難論相當求公論之合否無容以己意參其間後之求相者能以誠意之說求之當無不得之賢良能以明太祖之失為戒自無

或折之鳴足雖百世上理可也

封元主皇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賜第宅于龍山

洪武庚戌三年李文忠師師進次開平始知元主於是年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于應昌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元太子愛猷識里達刺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還朔庭遂空按元十四主百六十五年內去世祖庚辰前七十三年為宋順帝丁未後二年為明實九主共八十八年至是文忠遣送買的里八剌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紂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

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獻俘之事不忍加之乃封元皇孫為崇禮侯賜第宅於龍山愚按明太祖之優恤買的里八剌則知順帝之去實豫有咨旨於徐達使逸之也嗚呼國之存亡自有天命祚之修促不盡人謀武王封三恪而卜年八百六朝弑舊主以杜後患而延短於析褫之綫得失興亡果由人事巧拙乎太祖之待亡元庶幾三代盛王之事而其言曰元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尤見藹然仁厚之念本於至誠惻怛之衷初無絲毫矯飾於其閒此真武周合德之心也彼楊憲者大義盲如而妄以元帝子孫同於

草莽剖[illegible]以獻俘耀武為知道不惟心之不仁抑亦不智甚矣

燕王之國北平

北平天下之勁兵處也燕王諸王中智勇出於人也其雄桀之志嘗[illegible]為之鬭風思揚久矣而授以勁兵之地何異縱太阿於[illegible]放鯨鯢於碧海欲其安恬不動得乎明祖不聽葉居昇之言建文不聽卓敬之策致令尾大不掉慈親相殘南北生靈後罹一番塗炭則太祖溺愛之偏所謂無遠慮而有近憂者也建文姑息之仁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故諸王之國不書而特書燕王之國北平為王

室危也

詔選高僧入侍諸王以道衍侍燕王府

明祖貽謀不臧莫此為甚縱使身後無靖難之禍然不選名儒而選高僧是不教以正道而教以邪說非所謂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矣而況靖難之禍實此為厲階乎夫人非大聖道之以正則難從誘之以邪則易入故以賈誼之才輔長沙而不足以道衍之黠亂王室而有餘為父而欲求子以善日納於正猶或難之況使近邪人吾未見有以善其後者也

悔遣蘇女

中山王徐達南征姑蘇時見一絶色女子以重幣結之曰不即納當爲後期既而悔之令人道意使他適其父堅求以女侍巾櫛達不從更遺金助其粧資以謝焉約石谿要曰自古女色嬖人雖英雄賢哲不免如李藥師之夜納紅拂郭汾陽之侍女環座韓魏公之呼轉老兵李西平之挾妓歸第皆以赤心感漢醉於紅顏其他酒色之徒又何責乎徐武寧之悔娶蘇女致命他適其即岳武穆却吳璘歸羨人意乎其始也發於情之不自禁人心也既而止乎禮義之當然道心也惟能力遏人心之萌而制以道心之正君子之不失爲君子與小人之日就陷溺而不可救者其

分塗異轍恃此而已吁武穆武寧可爲百世師哉

藍玉私元主妃

藍玉不學武夫雖征塞功高不過一莽英雄耳言玉私元主妃史雖無的實主名然吾意玉之爲人非無其事而虛被其譏也即令譏者妄誣明祖亦必有以諒之不然徐中山平北平走元主俘妃嬪以獻于京未聞有致乎空爲譏者由中山禮法自閑無從致譏也劉誠意遺胡惟庸淡澤王氣之譖明祖諒其忠愛正大惟庸卒不能害何至如玉之不蒙諒而遽震怒乎由是言之謂言者之無是人非也謂玉功高不賞反以震主危身歸咎于明祖聽讒言殺勳臣尤謬也夫功孰有高於中山者乎讒孰有甚於淡澤王氣者乎就是二者以定玉玉之罪爲不虛矣况苟無是妃必辨之[illegible]聞上怒而即自殺縱妃不能辨玉見上亦必能辨之詞爲情受上之切責而無能措一辭以自白乎

命修錢唐傳及孟子節文

明初以寇讐等語黜孟子配享頼刑部尚書錢唐披胸受箭之諫得不廢祀唐洵勇於犯顏匡過足爲孟子功臣然孔子之道終不可無孟子而孟子之闢邪拒詖崇王黜霸有功聖學者在萬世自有公論非珦君淺見褊量之私所得而蠹蝕之也即使明祖終欲廢黜後世豈無聖君賢相

不忍埋沒微言名義革有明之非而崇孟氏之祀者乎顧孟子之配享得唐之忠諫有以啟明祖之悔悟俾明祖得不與秦始同獲罪於聖門則唐之有裨於君德而無愧于臣道者尤足取也

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

明祖懲于元政之過寬一更之以嚴峻而天資復善於擊斷果於殺僇蓋元末殺運未消民生不幸之時也故大兵大獄迭相起伏自胡藍之黨獄與有僞印之獄有大殺京民怨望之禍有十九家株連之禍罪誅者動浮萬千之數有北伐取遼之謀敵有徐達之師有李文忠之師有傳友

[illegible]之師有監玉之師無歲不蹂躪元驅糜爛者幾萬數千
里民有怕做人材之名儒有固辭顯爵之官官有肯屍求
脫之逃盜去秦之既焚發徒者無幾而遂唐宋初之與民
休息者懸絕萬里矣維時在廷諸臣寂無一言而敢於直
言不諱者乃出於山西之訓導葉正昇出於南豐之典史
馮堅出於山東之監生周敬心在上者不言而在下者言
之大官不言而小官言之非真朝廷任言責者無人也亦
叔於太祖果於誅殺之威慄慄然戒忠讜而爲泄沓耳彼
下位末僚草莽臣工未覩逆鱗之利害而激於忠悃之憂
憤名重身輕拚死犯蹕幸則爲馮堅不幸則爲正昇若敬

心則界於禍福之間然而言已見聽而比征之議由以息
則其言之造福於生民者無窮而不在乎身之用不用也
嗚呼若三君者可謂有志擔當世道之君子矣

杖戍青州縣民江伯兒

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禱于岱嶽祠誓云母愈
則殺子以祀既而母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
曰父子人倫至重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
風敗化遂逮杖一百遣戍海南石溪叟曰凡爲此者皆矯
情害理傷化敗俗之民罪之最爲得當從而旌之則愚民
之務爲詭異以邀名譽炫鄉曲者臥冰不已至於割股割

肝不已至於刲肝刲肝不已至於殺子以祭如伯兒輩恐
心滅倫暴行鈞譽無所不至明祖赫然加罪律以杖戍足
爲補正弭邪之謨名教有賴矣嘗時禮臣議曰自今人子
遇父母有疾醫藥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聽
其所爲不在旌表之列夫不在旌表之列則愚民之炫異
邀名者無所利而爲之是亦不禁之禁也況於無可邀之
名而犯不貲之罪如江伯兒所爲乎

信國公湯和卒

君臣之際欲全始終恩眷之隆莫如爲君者坦懷信任因
材器使不苛責以所短不猜忌以形迹蓋坦懷所以杜讒

器使所以成其長也爲臣者莫如敬恭勿懈勿欺而犯孜
孜盡職不陵不援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然寵
眷久則讒間易興歷事久則疑貳易啟盡開生於新進之
忌而疑積於註誤之端也明祖功臣多以暴卒皆由平日
不擇交而好附權要隨於胡藍二黨形迹明祖以功高不
加顯戮而欲死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如湯信公功高威
赫何嘗不同于諸將獨能全始全終不見忌於明祖由始
則盡部曲之禮終則有乞骸之請也噫若信公者乃所謂
能建功而又善於居功者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
初龍彰諸彥惟信公然爾

卓敬請移封燕王于南昌

建文元年燕王入覲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劲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後文皇登極見其疏嘗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愚按卓侍郎移封之說在當日杜禍于未萌防變於未變計無逾於此者而齊黃諸公何忽而置之不亟勸上用其說奚哉故知亡國未嘗無人危國未嘗無策特不能用耳使敬不死於姚廣孝之譖成祖必重用之其建明必大有可觀非迂談古制款語凋官空空無救時定亂之實用者比也

靖難兵起

建文元年秋七月靖難兵起時朝廷日與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于戈倥偬羽檄紛馳猶以此爲不足慮又諭禦敵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甚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令朕有殺叔父之名石溪叟曰謬哉建文帝之爲君也大祖一抔之土未乾承重之服方期遽聽腐儒妄庸之議蹈漢景弱枝強本之覆轍今日戍周王明日廢岷王梟橚榑栢桂楩等執殺之囚繫而庶人之至湘王栢之舉家焚死尤極慘毒曾不加恤獨於顯然抗兵南下之燕王反詔將士毋令朕有殺叔父之名豈謂南下之師其罪小於湘王之造僞鈔擅殺人耶

都御史練子寧被執不屈

文皇革命之日榜列建文諸臣二十九人而以齊黃方練爲之首復增葛誠鐵鉉劉璟徐輝祖等二十五人諸臣皆死臣節不屈唯齊輝雖始終無推戴意然以元勳國戚止

革其祿米勒歸第方孝孺因建文遜位衰絰哀號闕下上命草詔不肯大書纂字遂誅其九族又以朋友門生李輔杜蕙獻等爲一族并誅爲十族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齊泰黃子澄逃死於外被縛至皆族誅妹發教坊司練子寧被執語不遜斷其舌上曰吾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探舌血書地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連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鐵鉉執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磔之愚按齊黃誤國九族之誅不足以贖其罪方鐵練三君子文章氣節文文山之流亞也

而志大才疎謀畧短淺當干戈倥傯之時社稷瀕危絶無
一人能抒忠讜諫建文爲改圖息兵之策咸泄泄然相與
迋誤國姦人不聽北來奏章得姦卽罷之請葢徒恃甲兵
之衆足以禦燕而不揣元戎之無人也卽使削藩之意出
自建文亦當曉之以九經親親之義諫之以漢廷七國之
利害建文非昏愚者未始不可呼之使覺也況建文當薛
嵓自燕回奏時明曰審如嵓言曲在朝廷齊泰黃子澄誤
我矣及燕師渡江二姦分逃避禍上又太息曰事出爾輩
而今皆棄我去長吁不已則事顯出二姦非由上意審矣
向使方練諸公有心恤國當卽勸上殺二姦以謝燕師復

諸王以定禍亂燕王固曰得姦卽罷安得而不平氣息兵
哉此則愚之所以不慊於方練諸公也或曰齊黃爲謀不
臧誤國有之姦則未也方公誤以齊黃之謀爲是耳謂明
知其非而曲護之則非也竊皆以爲不然削藩之策妄肅
而已不可謂好隱敗不報非奸乎薛嵓曰燕王語直而意
誠此語是也而方先生當上斥嵓爲燕遊說非護乎況景
隆師敗南軍死敵者三十餘萬齊黃畏罪隱而不奏方先
生果忠于爲國卽當奏之何故互爲欺隱非護乎

諸忠臣家貞女紀

鐵鉉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誓不受辱
久之鉉同官以聞上曰彼竟不屈耶乃赦出適士人胡閏
女郡奴鱗教坊樊壘污面二十一年釋歸無恙鄉人競爭
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年五十六卒尚處子鄉
人私謚曰貞姑戴德彝死節時兄在京師嫂項氏家居聞
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避藏德彝二子於山間燬戴氏
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嫂氏㷔灸徧體焦
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石溪叟曰世之具鬚眉而爲男子
者多矣進而服儒服冠儒冠號稱讀聖賢書者亦多矣進
而膺厚祿而立人之朝臨民上而爲封疆大吏郡邑主牧
者又多矣然而嗜富貴而忘名節甚而屈富貴而污名節

常十之八九能不溺不移不屈視廉恥爲重生死爲輕者
盖千萬中不一二數也而裙衩中反有自愛其身堅貞不
玷歷久暫而如一困威刑而不奪史册閒常磊落相望豈
所謂天地英靈之正氣男子得之少而女子得之多耶抑
所謂男子日習於勢利之緣多所陷溺而喪其本心女子
寂處閨幃目不覩人間得喪榮辱利害之故故名利不介
於心而天眞存而弗漓耶予觀鐵鼎石胡松友二公臣節
烈烈所謂鬚眉千萬中僅一二者乃其女之正氣貞操亦
以二公之節義爲節義克光二公之家聲而無玷眞不愧
爲二公之子女而可與二公並芳千古矣至如項氏之舍

死以存戴族臧兒慈諸智慮既已過人其心焚炙堅忍保全以死夫家以成己義尤世希有雖古鬚眉中好漢如程嬰杵臼李燮其人者不是過也噫豈不令人頌之而口香哉

夏原吉判蚌珠妃

湖州慈感寺潮音橋下水清澈有蚌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夏原吉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媪縞衣白裡攜一美女來見訴曰久寓于此歲被鄰家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懾伏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拜領而去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鳴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筆跡抵塞不肯嫁諸吸判公張目視之神遂逐畏避公因悟曰是慈感蚌珠之仇也賺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於錢溪之北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效靈臣何能焉上悦甚楊文貞請錄付史館以事涉怪異不允愚按凡居官端方廉能之臣鄉里行誼剛直公正之士其卓然之品明足以服民人即幽足以服鬼神蓋幽明一理人之所欽即鬼神之所敬也觀夏公收湖音橋下之蚌女誅淞江錢溪之老蛟雖事同諾志亦祇猶風憲循吏正氣公心抗弱抑強耳以水族言之則為怪以人理推之則亦常耳聖人不語怪非謂

而大絕無怪事第其事不可為訓故但語常理之所恆有而不語怪異之所偶形以杜詭僻好異之流假之以惑亂人心敗壞風俗耳蓋天地之氣有陽有陰人物所稟有邪有正得其陽剛之正氣則為常理得其陰柔之沴氣則為妖怪怪者常理之變祇偶有之事非常然之理明於常理之正者怪自不得而惑之夏公當其事而不矜之為奇文皇悦其事而不許傳之史皆深得聖人不語怪之微意也乎

皇后徐氏崩

后嘗諭諸命婦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載之史傳者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吾在宮中朝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為言每承顧問多見信從今皇上所與共圖治理者公卿大臣數韙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后作內訓二十篇至是疾甚上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刑邪正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無驕畜外家上泣后亦泣曰死生有定唯上自愛遂崩愚按明太祖起草萊而有馬后之賢文皇發跡藩邸而有徐后之賢觀二后臨

終之囑皆可著爲謨訓雖古聖后之微言無踰此者美哉
與漢馬宋曹爭輝矣

帝崩於榆木川 甲申二十二年

帝征阿魯台魯台遠遁乃議班師秋七月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庚寅次榆川上大漸辛卯帝崩年六十五愚按成
祖英明神武酷類太祖以建文之庸弱臨之譬則駑駘之
領騏驥雖從容就道猶莫之逮況鞭騏驥而使先乎後之
迂儒多爲方黃左袒疵議文皇乎謂方黃十族之誅不足
以贖誤君喪位之罪況南北生靈百萬肝腦塗地誰實爲
之其使喪亡於鋒鏑者豈止十族乎乎日動談周官制度

豈於文武親親之道曾不記憶而獨於晁錯刻薄寡恩之
術奉爲謨訓乎此愚於明臣中所深惡於齊黃而并不滿
於方先生也何者孝孺者齊黃之保障也

楊溥獄中讀書

楊文定以輔皇太子監國小嫌得罪繫獄十年家人供食
久輒不繼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同繫者笑之曰事已
如此讀書何用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已而得釋晚年遭
遇爲相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人以爲獄中讀書得力處
按此與漢黃霸事同而得效於後之大用日者亦同之可
知讀書之有益于人而人當患難時遂可苟然自廢而無

[illegible]道也夫

仁宗崩 帝年四十八在位一年改號洪熙

仁宗在位止一年而善政班班賢才彙彙進用非濫長爽
者革獘興利唯恐不速英畧雖不及成祖而仁厚過之可
謂盛德之主矣使天假之年其爲天下生民所賴豈長之
祚所倚者豈可更僕數惜乎享位之不久也哀哉

改黃福爲南京戶部尚書

上出尚書黃福贊理漕運時言便民數事示楊士奇且諭
云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大卿中誰比對曰福受
知太祖先太用太宗初建北京命之撫輯凋瘵及得交

阯命掌藩臬二司安新附之衆經畫周詳具有成績其才
德兼備諸卿皆所不及福今年七十年矣諸後進少年高
坐公堂理政非專逸樂與馬騎從揚揚得意福四朝舊人
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
道也上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改福爲南京戶部尚書愚按
瑣日錄謂楊夏爲侯逢縈順此爲呂袁黨羽之謬論也至
謂黃福獨持正不阿其不好觀戲不會閑碁之對似亦不
爲無稽但以年老之故宣宗使就悟發不忍豈煩劇以重
勞先朝老臣俾得優游清簡之高位以逸息旣衰之力永
其天年未始非優老敬賢之仁而論者遂云改福南京戶

尙優閒之實疏遠之則以帝之令德爲不德矣此類皆一切野史誣談殊可惡也讀史者愼無爲所愚哉乃可以讀史矣

宣宗崩

宣宗文武足備用兵智畧動中機宜克類成祖仁厚爲心勤卹民隱克類仁宗詩詞翰墨不亞唐之太宗而信任老成不改父臣掄賢才唯恐不盡斥贓吏唯恐少遲朝野利樊唯恐有所未開開之唯恐有所未悉盆享位十年如一日也如赦蘚玉璽度越高皇遠畧不事迴出漢武求明代之賢君無踰於仁宣父子矣自茲以後中宮駿駿用事則

由英宗之用王振實爲禍首明德之盛極於宣宗以下求如仁廟宣廟之政爲觀美不可得矣楊文貞當英宗卽位之始卽有謹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一疏固已防微於先燭幾于早矣使爾時能聽之土木之變奚自來哉

張太后戒王振 洪熙仁宗后英宗祖母

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尙書胡濙入朝太后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以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則不可行也上受命頃之宣王振至大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皇帝諸臣留爾今後不得再令于預國事故正統初數年間政治淸明天下休息太皇太后之功也石溪叟曰以周邑姜之賢列十亂之數成王幼冲未聞垂簾聽政於內唯外專任周召左右來輔益女后臨朝進坤晷以御陽剛卽不必牝雞之晨亦非佳事雖以漢唐宋之賢后當之猶不無憾於陰乘陽位況雉曌之妖孽歟日乎明初太祖之馬后成祖之徐后皆邑姜之儔也人知之而不知仁宗之張后賢德明睿尤有度越於漢唐宋代諸賢后者當英宗九齡卽位郤群臣臨朝聽政之請不貪權位唯兢兢然恪守祖宗成法專任老成輔臣豈不與戀戀垂簾貪位自用者迴雲壤哉況深知自古閹宦誤人家國斥王振之不法令不得于預國事其先幾燭禍於未形尤有前知之神矣惜不數年而太后崩王振遂大用事弄權亂政無復顧忌英宗聽其蠱惑而土木之變成矣可勝慨哉

石溪史話卷七

灘江劉鳳起蘭村甫著
徐時作鈞亭氏訂

王振殺馬價 土木之變由此

瓦剌也先遣使進馬王振怒其以二千人報三千人減其馬價遂失和好不數月遂有土木之變愚按振自仁宗后崩肆無忌憚以智怒縱陷朝臣不附者貶謫竄戮械頸囚辱而是時三楊皆故舊輔凋零少主孤立逆焰滋熾忠蹇之臣無由進諫小人所以得乘間逞志也予考明世閹奴用事自成祖始設東廠而患在朝廷之縉紳設監軍而患在邊疆之軍民故馬騏肆貪而交南失馬順縱暴而劉球

死顧烏知其禍之烈致有北狩陷虜之變震及宗社危及至尊乎善夫仁宗后之言曰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何其言之信而有徵歟夫東西廠之末事及明中葉以後國脈衰傷迄於鼎遷社稷莫不由於此輩始則剝削忠良不厭其酷終則閉城延敵亦獨爭先可不鑒而戒之

于肅愍却和議

英宗陷虜之初郕王立也先請和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譯指揮岳謙往使財賄方入穹廬而敵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往不得定約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也先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成則彼多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禍此勢不可和也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矣也先請上皇諭下大同守將登陴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也先計窮始決歸上皇意愚按也先之歸上皇以請和為名非真欲和也不過假和以覘朝廷求歸上皇之意為何如耳使急欲得上皇之歸將必亟於許和而彼得以上皇為奇貨無厭之壑亥索無休詐曰歸之而實不可以得速歸也既而喜寧既誅虜失導引援置之人知朝廷已灼其姦難挾上

皇以求所欲而國已有君奇不足恃徒留之以深中國臣民之恨將必有大舉復讐之師非已之利也一則好為名以為中原之主已為我得而我不加害反禮而歸之此盛德事度越劉聰金晟遠矣豈不為中國史書中千古美談此其所以不遽歸之而終歸之也向使朝廷無于肅愍之勝算通權制變如應不測而汲汲以求上皇為事豈能使也先心悔於許窮念決於望失而得上皇之駕遄歸無滯哉若于公者乃所謂可與權者矣

張賜卒

張賜即張軏也與石亨徐有貞皆挾奪門復辟之功恣爲

凶横誣千謙王文范廣諸公廼立襄王世子啗而殺之固
罪人也何以卒之曰著誣良害善之報也景帝時謙劾征
苗失機故力謀殺謙又誣都督范廣同謙叛逆并殺之越
二日軏過廣於途若䂓揖狀僕從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即
發病死故曰著其報也噫田蚡横殺魏其灌夫不踰月而
見魏灌踞牀索命而死郭弘化虐殺李忠徵親見忠徵為
厲自屠出腸死孰謂冤鬼無靈人可枉殺乎即當日與軏
同惡諸姦有貞以罪發金齒為民石彪以謀鎮大同被劾
下獄死亨吉祥以謀反下獄死無一人漏網令終者可畏
也哉

萬祺全寅易卜

圖讖之說後世術士所為蓋有偶而驗者君子弗取也若
卜筮則聖人著之大易以明陰陽剛柔之順逆雖天地鬼
神莫之違矣自聖人繫贊之後無有精習其道如左氏所
載諸良史之說者而其可學而得之象數一定不失之應
驗遂群目為秘旨間有能精其術者世咸駭為神奇焉吾
讀明史而觀萬祺全寅之占與宗後辟事其所解說不過
咸本卦爻一定之休咎而細斷之未嘗有詭異之見恭乎
其中亦古良史氏之流亞也而士大夫輒神其事以為人
世之神仙則亦唯古史世習其事而深得其傳者多三代

以下落落焉術宜其震為希覯之奇則易學不傳而太卜
之儔不如一曾穆婆矣　萬祺江西南昌人研精於卜景
帝召見有言輒驗帝不豫有議召襄世子者石亨以問祺
祺曰皇帝在南宮矣事他求其占復辟日時與全寅合寅
山西安邑人少瞽學京房易正統時客遊大同上皇在北
遣使命大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龍
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決歲而更
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位
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

乎自今歲数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衛午
也故曰大吉上皇復位授寅錦衣百戶祺後官至尚書

設增州縣稀置流民

流民困飢饉災傷無以為生不得已舍桑梓邱墳流徙就
食以求活於道路其情大可哀矣為地方官者正當念彼
民即吾民盡心經畫處置之方以安全之如急吾民之難
焉斯為仁人用心所謂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也若其聚嘯
憑險聽奸宄嘯呼為亂則由地方官坐視不顧流民不獲
安插不免飢寒毆之為落草之盜豈其所欲哉夫何懲於
為亂之盜并未叛之民一概逐之甚且勒兵逐衛何異驅

荆棘而盡刈薙豈仁人所忍如者所爲哉若謂地狭人衆難以安頓則寓鄭公何如人乎項盡臣固一代偉人也而所以諫此者不克逮原卿史傑之萬一非其才有未若病在無安全之心而狃於斯步官情勞偷惰之見耳觀夫原公一番經營頓使流民化爲齊民逋戶戢成稅戶地不必增廣而田益多盜不須勦弭而賊悉靖民無戕逐之慘而國獲戶口稅賦之增豈不法良意美哉豇乎濮南之民尸祝無旣也

大學士商輅致仕

甚哉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其勢有必然者一轍縉入而項公商公無可安立於朝之勢矣項幾不保首領商公爲得不見幾而作乎語曰色斯舉矣時哉時哉商文毅公之謂矣

東宮內官覃吉

東宮內官典璽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持正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所口授動作舉止悉遵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政事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之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言不當受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耳竟辭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瑞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是東宮嘗隨內侍念蕭里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擕吉跪曰幸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石溪叟曰明自成祖開東廠而貂璫散漸用事終至專權害國世爲明害其後流賊入京開城延敵宗社邱墟皆出此輩之手其亂有甚於漢唐者觀其中善類亦間有之如覃吉懷恩田義數輩何必遜於呂強張承業哉然亦是類千百中之一二也考懷恩欲朝臣諫用章瑾之事而無敢應者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嗟乎惟外廷無人此權璫所以益藐外廷而縉紳受毒矣

致仕大學士商輅（公字弘載諡文毅浙江淳安縣人）

商文毅科甲殿試皆第一文字品誼卓然一時既而入閣辦事爲明代狀元宰相名位之隆與宋王沂公後先輝映皆科目士不多覯者矣是時權璫汪直怙寵驕恣舉朝畏之至有以大臣行叩頭禮者公獨疏直十罪値直黨戴縉爲御史諸不附直者皆誣劾之朝臣以誣謫杖者殆無虛日公乃見幾而作告致歸林知小人勢盛不可去而耻與同列殆所謂卷而懷之歟君子哉

大學士邱濬上疏

以言歷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十六年後首在中微凡事日趨於偸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致於不可振起而底於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不歷艱險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好惡失其正用度失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顚倒錯亂而卒致亡之歸也云云愚按自古治亂相循其間由治而亂由盛而衰之機莫不由此此數語中道盡所以然之故爲人子孫承繼先業者能世世以此爲戒而反而觀賢黜佞修政明刑雖千載長治可也又云文莊接朱子綱目修定宋元以來諸史一倣其法筆削襃貶動中繩墨深

得紫陽遺意洵史家良材也此䟽歷言今古成敗之故非上下千古貫通史事者孰能言之

李東陽保全善類

小人之害國殃民荼毒縉紳如火之燎原不擇人物攖其鋒者皆焚之斯時苟人皆以避火自全爲得無一肯留身其旁出力救援者則炎威熾而無已而受焚者靡有極矣明武宗朝權閹之禍八黨中莫如劉瑾之凶殘尤甚其端由於武宗專事嬉戲厭煩國事外廷一切章奏百官陟黜批發悉委瑾爲代手致瑾得專擅威福矯詔評駁憑喜怒爲刑賞而一無所顧忌也當是時刑者刑謫者謫忤之者或攻之者死大臣皆致仕去致小臣箝口而莫敢言瑾益得爲所欲爲盈廷但知有瑾不復知有武宗矣獨李文正公數人婉轉其間保全善類如文正以一言救劉大夏對山以一見救李獻吉濟之以一語救楊一清他如廷杖貶秩謫戍諸公得免死者雖更僕數不以去爲潔身之高而以留爲保護之計不惡而嚴之中然有援良拯忠之用溫語以霽小人之威苦心以出善類之陷而文正於匿名帖一事瑾所亟欲加之極刑置之必死者公以片言解三百餘人之難釋狴犴而慶更生其所全者尤衆不可謂非救患甦危之善術也昔有猛虎傷數人於道徑還嘯入山穴

者已二人値數客過而見之二人避去其二人獨留覩其再來睨搶擊地喊救虎遂舍未噬者而去此數人遂得不死虎口是留身喊救之二客其功德豈不賢于避去者哉故世謂李文正不恥與瑾同事爲捨身救難之佛亦可謂得其苦志婆心矣漢中官張讓母喪名士無一弔者讓恥之而陳太邱獨弔焉其後黨錮之禍讓以太邱之故曲全甚多文正亦猶行太邱之道耳而苛者輒以戀位保祿阿合小人譏之非篤論也吾不可以不辨抑吾觀逆瑾之爲惡無所不至與後之魏忠賢等其罪實浮汪直李廣江彬諸人之上賴當時李文正王文恪一二公小心維持于內

清授策於其黨張永圖之于外文正以術馭虎者也
公以計殺虎者也二公皆武宗朝善類之干城哉
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字季升謚襄毅河南靈寶人
權奸勢力滔天生殺榮辱唯所操縱自秦漢迄明縉紳蒙
殃忠讜怵死辯不畏心宜乎士大夫之全軀保妻子者雖
明知君國之危亡生民之荼毒而不敢啟齒攘臂以攖虎
狠之凶也許襄毅公在明憲宗朝廷直用事則劾廷直至
於廷杖幾死猶曰必後剛方未懲于禍至武宗時劉瑾之
凶惡什倍於直而忤而不阿其與爲難而不顧此豈後有
生殺榮辱之見介於其中耶我儀其人直如精金寶劍愈

煉愈堅愈磨愈瑩者矣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害仁者若許襄毅公之謂哉
王守仁起兵討宸濠
先是福建軍亂朝命守仁往撫將抵豐城宸濠已反寇遣
內官喻才率兵邀之豐城知縣顧佖奔告守仁乃易小舟
還吉安與知府伍文定畫策檄諸路兵討之于是吉安府
兵先集而袁州臨江贛州各知府俱率兵至議所向衆曰
寧王經理旬餘方出南昌城守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
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軍偪之江中與安慶
兵夾攻之必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

昌下與寧王相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出援
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
受敵非計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
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
圍還兵自救首尾牽制此成擒矣遂攻南昌下之宸濠自
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敗之宸濠就擒婁妃及宮人
皆赴水死先是宸濠蓄異志妃每泣諫不聽至是守仁求
妃屍葬之宸濠在囚歎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我不用婦
人言而亡悔恨何及石溪叟曰兵之勝負莫先於謀其所
向漢之七國隋之李密唐之徐敬業皆以失其所向卒爲

擒虜宸濠亦然守仁之議出師諸公欲援安慶吾亦竊謂
可護而守仁獨執先領巢穴之計其料事之明蓋讀之當
着着具得先幾所以不失機也雖周亞夫何以加之然守
仁此策不過師用孫臏搗魏解趙故智偹前人之勝算而
用之由乎日能多讀書而善斟酌之以濟事耳然則謀國
用兵可不須善讀書人哉　三代以下以婦人而喪天下
亡國家者多矣而秦苻堅妻劉氏寧王妃婁氏獨不然使
堅與宸濠能聽二婦之諫秦何至有淝水之敗宸濠何至
有鄱陽之擒二婦之賢迥出謀國不臧之庸臣萬萬嘗讀
婁妃郊外攬轡口占詩云乘春並馬出東郊帶得詩來馬

上敲若意尋春春不見東風吹上海棠梢其幽閑貞靜何
殊周南宮人豈但遠勝於長舌婦耶

改稱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

至聖如孔子所謂功賢堯舜德超百王生民以來所未有
也豈以後世號爵之榮爲加損況所加號如大成文宣之
類皆踈泛無謂乎至於木像之塑尤屬謬妄以爲肖之則
未覩聖躬像貌何據徒憑野史傳聞妄說豈足爲眞肖其
本來少不相肖則何異畫塗人之面貌而祀爲父兄俱不
學之愚人所爲殊可鄙也明世宗朝慨然改稱孔子爲先
師易像爲主最爲合當何也聖人之德蕩蕩而無能名者

一天地之大也加以一字之榮號是尊之適所以狹之今
人於天地從無敢妄加一字爲尊崇以民無得而名之耳
故萬世但稱以天地而天地之大愈見孔子之大亦猶是
也今但稱以先師則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皆在教育之
列而徧沾其德盛化神之澤于無旣豈不偉哉木像之荒
誕而褻慢又不待深辨而明者吾於是歎世宗此舉過漢
唐以來諸創業繼世守文君公遠甚

嚴嵩仇鸞譖殺三邊總制曾銑

此明所以亡之機也蓋受降棄而後河套失河套失而後
延綏寧夏固原諸邊日擾滅矣陝西之患由是靡已而明

乃卒困於西北而莫救也然則曾銑之見殺熊廷弼之枉
戮皆明之昏主姦臣自撤北門之鑰而開門揖盗也嵩之
罪窮凶極惡不可枚數而禍明之甚者尤莫如開邊啟釁
一旣何也不殺曾銑則河套可復河套復而諸邊之藩籬
固矣

殺大學士夏言 字公謹謚文愍貴溪人

明世閣臣之禍未有如夏文愍之慘者然公之見殺雖由
嚴嵩仇鸞交譖曾銑而遂借曾銑開邊釁之罪而并害公
顧亦公之自取也曾銑河套之議未爲不是而公所以主
其議者徒以婦翁蘇綱與銑善因而附成其議耳烏知其

爲禍本哉雖然禍本之釀亦不由是其本於恃貴而驕怙
寵而侈乎言因世宗寵眷過當金銀袍玉珍饌異果時賜
不絕位極柱國以師恣驕玩下嵩事之甚謹而公常氣凌
之所居華多高甍雕題廣池曲榭媵侍及樂部以累百計
俱極海內之選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二人被恭詣
言長跪親奉黃金乃得解遂與嵩合謀構公而公不悟嵩
奏曾銑侔功啟釁而公實主其議謂銑可任遂與銑並得
罪擬斬是公之禍實由怙勢縱欲負氣傲物極貪狠驕侈
招憎斂怨以自取也昔人云衰至而驕驕之取禍雖匹夫
無不然者況鄉大夫之位高勢危者乎且小人知其不足

以禮待則當遠之待以不惡而嚴可也公既不能潔清自守而貪於賄賂後於聲色已不足俾嵩輩起其敬畏而又視之蔑如使彼積怨隱憾乎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公之驕與倦皆盈之甚而謙之反也雖天地鬼神猶不福之況於人乎況於積怨蓄憾之小人乎故曰自取之也

殺前兵部武選司楊繼盛 公字仲芳謚忠愍容城人

椒山先生以諫馬市一疏杖謫狄道典史 在陝西臨洮山中 二年仇鸞敗上思先生之疏皆驗起爲諸城令月餘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在道遷兵部武選司員

外郎揆上之意蓋將以大用先生也使先生少安無躁則孚敬之六年入閣不足難矣先生非不知帝心亦欲得人凡議事稱旨試用有效者皆不次用之然而報國之念急如救焚惡惡之嚴甚於去蝎唯恐一日之不去即貽君國一日之害故杖謫之創痛尚未瘳而劾嵩之疏頃刻難緩武選之調尚不百日而批鱗犯怒虀粉其心豈非浩然之氣百折不撓取義之心威武不屈者乎噫嚴虎反噬公死嵩手而光爭日月耀炳乾坤公之生氣至今猶凜然兩大之間蓋公之爲人仰懿範者人人恨不獲執鞭固千古不死人也而豈以區區百歲爲存亡乎而當日害公者不止身竄家傾轉死亡滅即當殺公之日遺臭自殃生存之年即腐朽之體矣孰與先生不沒之芳貞於金石哉

御史鄒應龍劾奏嚴嵩父子及其黨

應龍劾奏嚴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其子錦衣衞千戶嚴鵠中書舍人嚴鴻家奴嚴年門客羅龍文牛信等諸不法事因言嚴嵩植黨蔽賢上令嵩致仕歸下世蕃于獄鄢懋卿萬家賄法司擬輕罪上請止發雷州衞充軍嚴鵠嚴鴻等遣還衞充軍嚴年錮獄追贓年即士大夫所稱鶴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宥其孫鴻爲民使侍嵩明年嵩疏言臣年八十四歲唯皇上哀憐其無告放還子世蕃孫鵠

以終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足矣乃過望耶竟不許冬巡按御史林潤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假名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伏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林潤逮捕初世蕃充軍未至雷州迄南雄而還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藪匿亡命刺客大言曰要當取鄒應龍徐階頭洩此恨嵩聞之大驚曰兒誤我多矣我幸得善歸汝遣戍猶在枕席上人可望赦若作此舉動如武元衡事吾族赤矣及是林

潤逮世蕃龍文至京下法司訊狀世蕃謂其黨曰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衆通倭之說當囑言官削去惟以楊繼盛沈鍊下獄爲辭上必激怒上怒乃脫也使人言於刑部尚書黄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皆依其言具稿共詣徐階議階屏左右語曰諸公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當殺之乎生之乎曰自楊沈正欲抵死階曰殺楊沈皆上意也上豈肯自引爲過一入上覽謂法司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而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階乃易稿但言其通賄階倭狀及龍文招集汪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

蕃班頭牛信竟自山海衛棄伍逃走擬誘致北虜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死罪非一而脉望詘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奏上世蕃龍文斬于市籍嚴嵩家大理寺卿萬寀副使袁應樞工部侍郎鄢懋卿俱充軍嵩寄食於故舊家而死愚按嵩父子首害其鄉內閣夏言邊督曾銑楊繼盛沈鍊之死雖出上意實嵩日夜謀譖所致加以世蕃之貪賄虐索驕奢殘暴天怒人怨雖赤九族不足以贖前此言官捨死攻劾皆以罪譴殺叅嵩父子益肆無憚非鄒應龍之一劾而罷歸謫軍林巡按之再劾而籍家抵法則天道之縱惡養姦爲真夢夢矣夫以嵩之得君君之眷嵩可謂極矣然至罪惡貫盈之候天地鬼神終亦不恕世蕃何足論嵩以炎炎權相雖幸免一死僅以寄食故舊而終樞楚道旁過者咸指而目之曰此姦臣某某之墓嗚呼孰謂權勢可以長恃而世有漏網之巨姦也哉　或謂盜跖嚴嵩偏享遐壽殊不可解予謂使嵩蚤死十年豈有末路之敗故知嵩之壽殆天欲稔其惡而厚其殃耶

徐階諫犒邊卒

上以邊卒不肯用命勅發銀二萬兩犒之大學士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適以生怨曷若足其糧餉而貯賞銀以待有功從之石溪叟曰士之

用命不用命唯在至將得人不得人非區區刑賞所能勸也徐內閣言不待煩既有以判之復有以處之眞經國灼見也孰謂國事之獄椿不賴相得其人哉

杖內監李芳繫獄待決

芳以數直諫忤旨故也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李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穆宗曰芳無禮第錮之愚按明之內監誤國專權流毒忠良擾害生靈者自王振以下至魏忠賢不可勝紀而明遂由以亡其間之賢者如覃吉懷恩李芳與殉義之王承恩王之俊王德化數人而已芳孜孜以禮法事主

並外廷賢臣無以加之穆宗即位之初即以芳付廷尉悅諛佞而惡正直何以勵內侍使爲好人宜乎明德之衰襄於寵閹豎而明祚之亡亦亡於用閹豎也

張居正誣害致仕閣臣高拱案

高文襄與居正同居臺閣受顧命於穆宗文襄素性正直居正剛愎自用喜於諂諛附同二公所以水火但居正色厲內荏陰險多智面和背忌譎詐人也文襄與之謀去馮保居正陽順文襄而密告馮保其意一則懼禍及己一則欲藉保斥去文襄已得專政台輔耳文襄致仕歸又懼其後用復與保謀殺之此王大臣一案所由來也其事雖馮

保所爲而姦謀實出居正擬置故保以高拱行刺具獄上聞之時般內監當上前直語保曰高鬍子正直人張居正欲殺之我輩內官何用助力此語非無所據而云然是保爲居正用主謀實居正明矣況代保改揭帖歷歷有據四字類然居正筆迹爲謫守禮楊博所見居正安得而諱之而猶謂外史委罪江陵豈其然哉雖然居正特懼文襄復用故爲此刻薄殘忍之謀而其後自以十六年宰相居首輔之功身纔沒世即爲仇口所誣至於家產籍沒家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發烟瘴充軍子孫死亡相繼八旬老母衣食不周淒凉慘酷反不如文襄得優游林下以

令其終非所謂人道害人天道害已之報乎故凡處尊位專政柄乘時叨寵爲所得爲者愼毋恃權仗勢肆志害人而謂人莫我何而不畏於天之怒也則請以嚴分宜張江陵二公爲鑑

清丈天下地畝

張居正言洪武中天下田地八百五十萬頃至弘治十五年已少二十七萬頃總以歲久滋僞弊孔百出有田無糧有糧無田小民逃亡轉爲盜賊請詔所在宗室諸王皇親及公侯家敢撓法者概行處治於是莊田屯田官田民田牧地盡行丈出不許侵占照畝起稅並無欺隱旣足舊額

亦不加賦小民始有恒產愚按飛糧匿畝之弊至今州縣皆所不免册書戶胥踵行不絕恣爲飛灑有田者無糧而自享子粒無田者有糧而歲虛賠納作弊傳法無地不然肉食守令襲弊坐視不爲清核皆謂一時難清也嗟呼江陵何人乃一一諸清丈而欺侵奸匿盡行丈出舊額隨足民賴以蘇未嘗有待于歲月之淹也即此一事而江陵相業異於前後諸叙無建明之閣臣不啻蓍驥之辨矣

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

明史傳張居正深沉有機謀爲史官時於國家典故及經世之務靡不留心遇人多所咨訪旣入政府登揆席慨然

任天下之重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悉聽納海內乂安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邊事擴地千里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足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侍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均地畝一時政績炳然云愚按君臣恩遇之隆最難終保任事既久詿誤必多威權獨專讒搆斯啟寵遇過隆忌者思害蔓非一人雖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之疑事勢所然也此范少伯所以避句踐于五湖晉舅犯所以辭重耳于河上而伍子胥大夫種不免於齒劍也江陵之相神宗振衰起靡一歸精強自公後而明之相業日就衰頹矣惜乎經濟軼

於前後台輔而明哲不逮少伯子房使當奪情再入之時思老氏功成身退之戒急流中乘身勇退如商文毅王文恪諸公豈不保全君臣始終知遇之情唯不能然致會劾奪情喪職者得以紛起報復積遭削奪籍產竄屬老母無依豈不令人心酸骨痛哉嗚呼富貴弱人權勢縛心雖賢智鮮能了悟超出而卒無令終徒攖厚禍如此況庸庸者乎

王錫爵疏陳十二事

明世倭患國初猶罕中葉始盛而莫甚於世宗神宗時其患由始用中官監領繼用科臣閱視中官猶止於肆凶恣貪于外科臣則內伏黨羽外玩邊臣因事索賄順者蔽罪諉功以罔上忤者抑功誣罪以洩忿進止牽制帥臣不獲便宜自主軍機不得乘利圖功少不如意輒輕題劾重者拏戮輕者逮繫驍英雄之氣快強寇之心寖至事敗國亡而言官且肆志局外不悔厲階之由已為也善夫王文肅之疏曰一今內外諸臣唯邊臣任最重心最苦亦唯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以筆舌侮弄之深可痛惜臣謂邊臣非大棋將則小敗不當問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畏議論令人灰心解體邊事愈不可為噫明社之傾袖實坐此文肅此疏備見其勞心籌國慮遠智周超出不以

經內靖外為心者萬萬矣使明季君臣皆能體此疏之意而重恤邊才保全英帥不以言官浮論輕褫邊臣何至遼東失守禍及門戶哉

以沈一貫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此東林黨禍之始）

自沈一貫入閣而朝事愈棼東林分黨明亡實始於此其流毒直至國亡南遷黨禍猶烈不謀國是以靖君難但報私仇以快己心更相傾軋至於滅亡而後已蓋一貫實罪魁哉

灘江劉鳳起蘭村甫著
徐時作鈞亭氏訂

東林黨議

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等既爭國本被謫閣臣唯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冊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自沈一貫入相不肯下人而大與言者忤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自負氣節每與政府相抗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憲成講學東林天下趨之是爲東林黨議之始其後互相傾軋垂五十年石溪叟曰明季東林之士皆文章之才子節義之名儒也其人以

直諫危言爲忠讜搏擊權要爲風采一時群小畏其口而不敢顯爲不善中材之勉爲善唯恐干其清議者亦復不少而惜乎意氣自用鋒芒過銳議論風影多不察其實而漫相攻訐絕惡太嚴激成風浪劾台輔而不問其君子小人論遷臣而不平察孰功孰罪不無賢否倒置幾於處士横議而章奏之陳勦襲謗詘則更幾於無君賢智之過豈德性中和涵養粹純士所肯爲哉予考明紀有藥京者本甲膀高流也因與中官其以公事燕集相識一日在京邂逅其人偶一拱揖于馬上而群論紛然詆之至終身不齒於清品而錢受之實東林魁首也國亡降於大兵偷生污節反不如逆案之楊維垣能殉國難由是觀之東林氣節亦豈盡磨不磷而涅不緇者哉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不歷歲寒誰不以松栢自許然而攖冰雪而不彫者曾幾人耶

禮科給事中奏逮妖士李贄（贄字卓吾泉州舉人仕至姚安知縣）

禮科給事張問達奏言妖士李贄立言乖僻所搖藏書焚書惑世誣民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引士人妻女若狂瀆亂倫常莫此爲甚詔逮繫獄火其書贄自經死石溪叟曰明自白沙王靜陽明良知之説撼動禪風一時士大夫喪心惑志陷溺邪教其輕者援儒入釋其甚者廢

聖詆經剽攻濂洛關閩如病狂然然陽明猶有晚年論定之悔而肆無忌憚致於爲聖門亂賊者莫甚於贄其藏書焚書工詆思孟下斥程朱觀音問一書尤瀆亂男女敗化傷倫起釋氏而問之亦不免於十八重地獄之刑而况於王法乎顧當時皆惑其說而悅之而孫其罪惡逮獄火書正以與刑者舉朝中獨一張給事噫張先生可謂正學之干城哉

以李廷機葉向高並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先是丙午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帕聞

宴打閧唯吏部侍郞楊時喬禮部侍郞李廷機副都御史詹沂三人淸毅可念寻按九我先生以淸介之操爲主上所知若是而科臣王元翰等猶以沈一貫門生之故誣爲黃金與援豈非喪心枉賢之甚哉以是知東林之士以憤嫉爲搏擊甚於餓虎噬人不問賢愚是人卽嚼明世言官之横如此豈非亂亡氣象哉

王日乾告變

錦衣衛百戸王日乾告變言錦衣衛百戸孔學趙宗舜結納壯士謀害皇帝及東宮擁立福王報貴妃厚德上震駭棻向高密揭言臣訪得王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大類往

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法司一訊其情立見皇上靜聽之勿爲揺動動則滋擾上遂不問東宮遣取閣帖向高語使者曰皇上旣不問殿下亦不必更覺皇太子深然之御史以他事鍛諸姦於獄石溪叟曰王日乾告變一事言之歷歷若揭殊可震駭若以庸才當此不知弄出許多支節棻文莊不動聲色早已靖大變於無形之中不摇人心不駭聽聞不煩訊勘眞妙着也嗚呼誰謂國可無老成之輔臣達權之哲士哉而吾所尤服者妙在以他事鍛諸奸若一訊本事勢必辭連貴妃福王其患又不可窮極矣

棻向高致仕歸

棻文莊乞休第四十五疏字字悱惻動人幾於滿紙血淚雖木石可感豚魚可格況人主乎昔人以李密陳情表足動人孝思然密不能貞不事二君之節又烏足語親親爲大之仁俗儒之所以誚推君子不與也必若文莊此疏乃眞所謂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者乎　其疏云臣竊見皇上事聖母尊養備至者四十餘年可謂千古僅見遭和之時請以身代升遐之日躃踊過哀靈駕啓行呼號攀送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爲感動當斯時也凡戴頭面爲人子者孰不興罔極之思苟有人焉覩思莫報墳墓久

荒乃恬然立於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非萬世罪人卽以臣言之臣家世貧賤生於嘉靖己未年時値倭亂室廬焚毁人民逃竄臣母懷臣彌月徒步出奔産臣於曠野旁無一人自斷其臍從抱而走風棲露宿飢餓不支更數日始遇臣父扶攜逃生屢瀕于死者五六年倭難始息又遇災荒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翰林父母相繼淪沒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邱隴荒塋頹廢洪水漂流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爲子不孝亦獨甚臣自入綸扉再承寵命每欲躬詣墾奮創

劒墓火一告先塋小構墓廬長依先人魂魄以沒世庶幾少贖疇昔之愆死無所憾此臣泣血哀鳴大籲於君父之前而不能自已者也如皇上堅不赦臣使臣困死京師永爲不忠不孝之鬼將何顏而見臣父母於地下乎上念其情辭懇切乃得請讀者試較密表滿紙媚晉葭蜀字樣爲何如

熊廷弼揭請馮三元等會勘

廷弼晏既辨言官誣奏失實是也而其辭氣未免失之亢厲絕少和平乞原氣象非對君辭體所宜也霍子孟驂乘之色過莊周亞夫鞅鞅之態未化遂致景帝宣帝之忌而

皆不免於後禍况熊公現在被論帶罪待勘猶以盛氣凌人之辭求君之平心原情得乎厥後傳首之慘雖禍逆璫借公誣賊以陷周順昌李應昇等諸公之罪惡然亦公不克言孫之過也

給事中周朝瑞賈繼春互揭移宮案

萬曆之末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經諸閣臣處置得實無庸紛爭而好事言官偏欲借此聚訟復起風波彼排此擠互相攻駁煩瀆天聽殊可厭憎夫不各務實而徒以口舌打閧豈非衰亂之象乎而猶翹然以氣節自許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必中有勿欺之誠而後可爲讜言之犯故氣

節必歸于正大心術始見爲光明勿欺者本光明磊落之忱爲蹇蹇諤諤之論所以正大也否則專以逞氣之私漫爲鷹鸇之搏豈純臣事君之道乎

戶部主事陳國鑰疏請旌表七世祖榮孝行

建寧府甌寧民陳榮奉母至孝母失明十年榮以舌舐之日數十次久之母豁然開視隣火及廬勢危倫榮在外呼號奔救須臾火滅母無恙又郡城水災居人漂沒榮母子兩地各附一木至福寧螺州潮達岸卒遇其母扶之而歸時郡守泊船螺州夜夢神告次日有孝子附舟守命艤船以待日中榮母子至守詢其由驚問曰何以孝感動天如

此榮曰民何知孝唯不敢忘母而已石溪叟曰人生父天母地天生之地载之天地卽父母而父母卽吾一身之天地也然天者理而已矣吾能事事順理而行卽所以事天之孝也吾能孝敬吾之親卽所以順天之理也理莫大於仁孝以事天者事父母卽是以孝父母者順天理理順則與天合合則父母之心契而天地之心亦契此仁人孝子忠臣義士之純德懿行所以能格天地而感鬼神亦理之常而輒驗者也所不然者有所爲而爲非本於天性之誠然則天地豈得而欺乎陳榮里巷小民也孝行誠感足以滅及廬之火免漂溺之災開旣瞽之目而其對太守之言

則曰民何知孝但不敢忘毋而已其言非有所裝點一出
於自然至性之眞則其所以爲孝夫豈有所爲而然哉誠
而已矣誠則動故曰理之常也

左副都御史楊漣疏陳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漣字文孺號大洪諡忠烈應山人）

楊忠烈此疏與椒山先生五姦十惡之劾皆言人之所不
敢言如白日轟雷驚聾震聵至今讀之猶覺英氣咄咄逼
人當時姦相逆璫一斥死一凌剭何足償罪而二楊懿徽
先後炳炳烺烺輝映史册一時之慘死原非殺身成仁者
所懼而百世流芳何啻壽同日月哉　公與左忠毅公光
斗魏忠節公大中同日爲逆案閹黨許顯純拷掠斃獄時
袁忠愍公化中周忠毅公朝瑞俱死顧端愍公大章自殺
世稱六君子爲逆璫俱誣以受熊廷弼賄具獄廷弼時在
獄熹宗已許以不死璫於廷弼亦無憾第欲借之以殺諸
公既殺諸公自不得不幷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也嗚
呼熊經畧之數亦奇矣哉廷弼死傳首九邊崇禎二年大
學士韓爌疏爲訟冤且曰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
詔還其首許歸葬三年王化貞始伏誅嗚呼化貞之誅當
矣廷弼冤哉

崔呈秀進天鑒錄（盡列東林黨人姓名又有貞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等二十餘人後此並俱在逆案）

宋之衰有黨人碑明之亡有天鑒錄同志錄當立碑時蔡
京錮諸賢爲姦黨羅諸賢不附已者唯恐不盡以爲可以
誣諸賢而欺後世也頗烏知諸賢自涑水伊洛眉山數公
外凡姓氏不槪見於史傳者皆賴此碑得傳其人于後學
碑皆知其爲君子一輩人姚現聞先生曰當毀碑時京厲
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沒也庸知夫後之不欲毀者更甚於
京耶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東林自顧涇陽先生講學爲倡
一時名流以氣節自許者咸與味相投雖其中多氣節自
許少理義之粹養者然謂爲賢智之過則是謂爲刻薄小
人則非也至如楊左趙魏周繆鄒李數十君子胥死批鱗
慷慨摘姦言人之所不敢言攻人之所不敢攻不忍坐視
權閹肆志害國寧殺身成仁力除國蠹嗚呼烈哉較涑水
眉山諸賢所處又有難焉者矣崔呈秀賈繼春一輩創爲
天鑒錄羅織東林黨人以媚逆璫彼非不知東林皆清流
士但不樂彼氣節名高覺我形穢故欲一網魚肉以便已
之黨閹作惡不復有攻擊其醜狀者其立心之險猾又有
甚於蔡京不欲毀碑之意百倍也然而今所傳東林傳即
昔所羅入天鑒錄者也人之亟欲稽諸君子而徧識其姓
名者如入山採玉唯恐有或遺之片璧而呈秀諸人名列

逆案劇者每按一名卬不禁齒剉舌刀欲盡人人[illegible]了之
之以爲快然則諸君子之死于璫一時之慘毒而諸姦之
臍於逆案萬世之大辟也孰美孰醜孰榮孰辱不待智者
能辨矣

五人殺緹騎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御史倪文煥
逆閹忠賢義子也有怨於順昌嗾忠賢害之以吏部文選
司員外郎削籍被逮鄉人德順昌捕騎至士民咸憤開讀
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旂尉呵曰
東廠緹人鼠輩敢爾大呼因安在市人顏佩韋奮臂曰吾

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萬衆蜂起立斃一人
旂尉竄伏巡撫毛一鷺匿逐案徐吉不知所爲知府寇慎知
縣陳文瑞素得民心出爲解諭衆始散順昌自詣吏至則
下獄許顯純煅煉坐贓三千兩每當拷掠輒痛罵忠賢顯
純抉其齒順昌噀血唾其面罵益厲遂同周宗建繆昌期
李應昇黄尊素等中夜斃於獄時天啟六年六月十七日
也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忠賢大懼一鷺捕顏佩韋沈
揚馬傑楊念如周文元等五人論死臨刑無怖語知府寇
慎曰公好官當知我等好義非倡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
斬之瘞於虎邱旁題曰五人之墓崇禎初贈順昌太常寺
卿給事中瞿式耜言逮死諸臣如周順昌楊漣魏大中清
忠尤著詔謚順昌忠介石溪叟曰予觀好事者譜五人墓
爲傳奇觀場者至有掩淚頓足於忠介之冤獄噴笑鼓掌
於旂尉之擊死者蓋十之七八也嗚呼逆璫何足言而
許顯純毛一鷺徐吉諸大吏順璫風旨明知無罪甘喪心
附逆以害忠良殺義士不旋踵俱落逆案而顯純居次等
秋後處決十九人之列僅減凌剮立決元凶一等諸人雖
以媚閹偷一時之榮卒以黨惡遺萬年之臭孰與五人以
市井布衣轟轟烈烈爲後世賢愚所共欣羨使過虎邱者
必登其墓登其墓者必咨歎曰義士也豪士也相與禮拜

而樂道不置哉忠介卒贈爵謚榮昭史策吾不知九泉下
七等逆案中三百五十八人視公與逮死諸忠良忻戚欣
慊爲何如也

建忠賢生祠

魏忠賢一閹奴耳得志於昏主專權黜陟生殺由己而內
則有客氏爲之逆姦媚主中則有崔呈秀輩爲之撰帖主
謀外則有閻鳴泰等爲之建祠塑像大臣則有顧秉謙等
爲之護持其餘貴戚侯伯科臣內侍靡不以建祠爲媚幾
徧中夏且及九邊惟福建撫臣蔡善繼不肯媚璫獨無祠
宇其祝辭如山東巡撫李精白則有堯天巍蕩帝德難名

之贊巡按黃憲卿則有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之贊甚至有監生陸萬齡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尊司業林之俊輒爲舉行會熹宗崩而止江西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且鬻澹臺滅明祠毀其像碑之比疏至莊烈帝已登極且閱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辭報允凡疏辭揄揚一如頌聖閣臣輒以駢語答之中外響應舉朝若狂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金非派里民即侵公帑壞人室廬伐人樹木朘削軍民財物而爲之雖怨聲載道弗恤也顧爲此者皆讀書

能文之甲第進士出身彰也喪心滅良幾不知天子是何人閹宦是何人廉恥是何事哉當時熹宗不即崩莊烈不繼立則逆璫一呼僉臣文武大小靡不蟻附明社之淪豈待自成獻忠之亂哉景秀作天鑒錄同志錄以傾東林又有點將錄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蚤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皆分劍以毀東林爲山泊賊也未幾忠賢誅諸祠悉廢建祠者盡入逆案以七等定罪共三百五十八人蓋

倡建者閻鳴泰也鳴泰與瑞同鄉深相結納由戶部主事躐官遼撫去任家居復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進兵部尙書太子太傅加少保進少師於所部崇奉忠賢建至七祠稱功頌德至有民心依歸即天命向順之語聞者咋舌此建祠所自始後此一切僉夫皆效尤耳故史官歷列天下建祠名姓盡載入鳴泰傳中讀之如覩群小面目千態萬狀備見於尺幅間亦一照妖神犀也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何如欽定逆案七等之爰書雖逃千古唾罵哉先是出忠賢于鳳陽司香祖陵忠賢旣行宿阜城尤家店聞復有旨着錦衣衛擒來治罪遂自經誅奉聖夫人客氏及其子

侯國興命崔呈秀回籍守制行至薊州自縊死崇禎元年復命磔忠賢屍於河澗戮呈秀屍于薊州并戮客氏屍上之誅客魏也嬰兒赴市有馳睹未醒者都人快之

附記

建祠姓名浙江巡撫潘汝禎杭州織造太監李實建祠于西湖之麓勒石紀功閣臣施鳳來撰文張瑞圖書丹建于蘇州者巡撫毛一鷺巡按王珙建于五臺山者總督張樸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光弘建于武昌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皋謨建于登州蓬萊閣及寧海院者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又建祠德州贊郎堯天巍蕩云去神崇子瑞王襄王桂王過境精白及巡按黃憲卿不出迎而望塵

祠拜謁祝贊有至聖至神云云建祠閻封尚[illegible][illegible]郭增光參政周鏘祥符知縣督工宮殿九楹儀如王者建於楊州者巡鹽御史許其孝總督郭尚友巡撫朱[illegible]楨共襄之將上梁而熹宗哀詔至其孝等既哭臨乃釋縗從吉相率詣祠拜謁還復易縗哭臨恬不爲怪建於天津者巡撫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乘馬前導一如迎詔儀既升座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已詣像前致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植稽首謝某月荷九千歲拔擢稽首謝還就班拜稽首如初乃退請以遊擊一員守建于延綏者巡撫朱童蒙用琉璃瓦建于蘇州者巡撫劉詔金像用冕旒建于固原者三邊總督史永安建于淮安者漕運郭尚友建于濟寧者河道李從心巡撫秦士文建于宣府者王點于大同者袁崇煥于寧遠者張鳳翼于保定者巡鹽御史龔萃肅于長蘆者李燦然于河東者知府頡鵬于徽州者部曹何宗聖于房山者曾國禎于蘆溝橋者武弁指揮李之才于南京者至都城內外建造尤多總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順天府尹李春茂通判孫如冽督學御史李蕃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戶部主事張若愚爭先獻媚十里之間棟宇相望上林一苑建至四祠庶吉士李若林建其一監丞張永祚建其三監生陸萬齡

則請建于國學西與孔子並尊者也楚王華煃武清侯李誠銘以藩王戚畹之貴亦獻媚建祠盡祝恐後江西巡撫楊邦憲則毀三賢祠鬻澹臺祠以諂閹者也嘻嘻東林雖不必皆廉潔正大涵養純粹之君子然人人好矜氣節好爲名高欲求一鄙劣汗下附勢媚閹甚至得罪先聖先賢而不顧者則無有也故詳錄建祠諸逆案人姓名以見東廠之黨人皆東林之罪人也

延安大饑李自成張獻忠附不沾泥等作亂崇禎元

是歲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率饑民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群聚爲盜米脂人李自成延安人張獻忠從之旁掠群邑石溪叟曰從來亂民皆平民其始非敢爲亂也由凶荒之歲飢餓莫耐而爲守令者不能有濟荒之善術而又以已之黜罰爲畏倉有儲粟而不敢發坐視嗷嗷者飢羸溝壑愁怨之聲塞於道路窮民閧糴騰價民不聊生不得已而忿掠其粟以救一家目前之生有司不恤其爲求生之飢民而視爲犯法之亂民而急而捕之民知不爲掠則死於飢爲掠則死於法然死法猶緩而死飢則急矣死法止一人抵罪死飢則一家喪命矣與其急而一家死飢無寧緩而一人死法是以凶悍之徒得一呼而蜂擁蟻附嘯聚成亂漢唐之亡莫不由是當其亂之未形

有司玩之以爲不足畏及其亂之已逞有司又熟忽之以爲無能爲而庸知滚滚之勢起於涓涓奪城殺守危及社稷哉閭閻之傾叫與巢溫之亂唐不料由飢民掠富民之粟庸有司急捕激變哉使當日爲地方官者有濟荒之策有賑發之令有勸糶之方撫而戢之未始不可弭也而奈何不恤嗷嗷之哀鴻而反爲操蹙飢民之酷吏廹餓殍而爲亂賊徧毒生靈卒亡宗社誰任其辜有司其能諉哉

逆案以七等定罪

詔逆案以七等定罪首逆凌剮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决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

興大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决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承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通判孫如冽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承祚都督同知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遣戍十二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阮大成都督郭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第三等配贖爲民者閹臣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尙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爾禎孟紹虞馮嘉會 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崇袞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尙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尙書黃運泰郭尙友李從心巡撫尙書李精白等一百三十九人祠頌照不謹例革職閒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謟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又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詔刋示中外石溪叟曰嗚呼此輩當魏璫炎勢薰天時齎金丐憐爭先獻媚吮癰舐痔唯恐不得其歡則富貴弗獲保名位弗獲進一投契而顯爵厚祿朝丐夕授矣目中胸中止知黃閣中但有一閹豈復知有天子之威權朝廷之體統本心之廉耻乎愚意七等論罪不免過爲寬格如崔呈秀等郎逆閹之牙爪也虎無牙爪不能爲噬閹一市井無頼目不

識丁無呈秀等爲之施謀捉筆一尸居餘耳是閹之窮凶極惡皆呈秀輩成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烏得降於魏客其餘媚璫之人雖稍次于首逆同謀然唯有附璫者而後璫勢始盛有媚璫者而後璫威益恣俱當從屏竄之律僅着閒住爲民何也至如祠頌竟有堯天魏蕩帝德難名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等語豈非無君之狂孼而干無將之大法者乎此輩尤當以叛逆同誅而秖照不謹例草草從惡豈允當之獄哉然則當何以處之以四等處之耳一凌剮一立决一遠竄一削籍錮贖爲民而已

袁崇煥擅殺毛文龍

明自杜松劉綎陷沒之後邊將之英勇戰勝攻取如二公者獨一毛文龍耳崇煥經畧遼東實無寸功可錄敢爲大言于上前曰假臣便宜五年可復全遼何異面謾而從惡文龍功名慮其勝已難制誣以十二罪殺之不爲朝廷惜難得之勇將而挾私擅殺自壞長城以延强敵立心之不仁不忠極矣顧文龍之碧血未乾而崇煥旋以兵藏偷增之奏啟帝心之疑爲言官劾以擅殺大帥磔市伏誅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五年之全遼未復一已之殺機已藏天道之昭報實則事理之應然也何者自

文龍死朝廷始失邊士之心邊事始不可爲矣予嘗綜明之失機而論之殺熊廷弼而九邊無復智勇之經畧殺毛文龍而總帥無復熊虎之雄才殺賀人龍而勦賊之功阻解體出史可法而南遷之臺閣空虛明乃不可復救藥矣嗚呼豈强敵之不可禦流寇之不可滅乎內外大臣不得其人自敗厥局而已矣

臺諫無肯言徐兆麟寃者

陝西賊陷華州知縣徐兆麟到任纔七日被逮棄市人皆知其寃而臺諫無肯言者愚按明末言官皆以氣節自負彈劾不避臺閣然所言不過梃擊紅丸移宮三案譸張爲幻以塞言責沽直聲至有事所當言理所不可不言者雖明知爲國事之非反以爲無關已之痛癢袖手緘口而莫肯言如徐兆麟之事豈非寃刑苟當時有持公論以奏白者未始不可救解也而皆忍視寃死何異見孺子入井而了無怵惕惻隱之心也乎不仁甚矣

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册以隆體統

士大夫必平日有氣節而後臨大變而不可奪必平日崇廉耻而後自待尊而不肯降辱何者狃於自愛則愛身甚於富貴狃於自重則重道甚於死生明季士大夫恥爲無耻敢于誣劾閣臣迎帥而不羞行跪禮於閹寺甚而嚴嵩

家奴稱爲夫子魏客汚賤投拜乾兒廉耻掃地非一世然也前此諸君無足責備乃以莊烈之賢亦許覲官先謁內侍行屬官禮投册之請袁繼咸力陳疏諫而乃以越職言事責之則亦忘廉耻者氣節之幹而士大夫者風俗之表也廉耻喪則氣節頹士大夫輕則風俗靡矣宜乎舉世之人阿權媚世以趨利利之外不復知正誼明道潔身愛鼎爲何事也噫此風雕削自上又何怪甲申之變辱節降賊多半文苑詞林自負之臣而偷生圖存者且出於臺閣部衙之流哉

左良玉擊張獻忠於信陽

左兵擊寇忠於信陽奪其馬萬餘匹降其衆數萬人獻忠中流矢乘夜東遁部曲離散僅以數十人自隨蓋良玉逸之也按良玉嘗曰賊亦不難滅然武士盡力殺賊於外功績方奏而言官已刻論之國法已旋加之是以不肯盡賊吾恐朝廷之禍終必由是也故寇忠每爲良玉擊殺殆盡而終逸之使去五故曰明之宗社無存不傾於言官也

馬士英以金寶餽福邸舊閹（此紀南遷亡國之臣姦狀）

甚哉亡國之君先後一轍亡國之臣肝膽同模秦二世好深居燕逸而趙高遂以專攬事權于二世以燕遊蕩逸之樂曾不知人君以無逸作所憂勤惕厲爲心二帝三王之

所以治也以艷女鐘鼓朝歌夕宴馳騁田獵爲樂桀紂桓靈隋煬帝陳後主之所以亡也馬士英以舊好引用逆案璫黨之阮大成豈惟守正勁臣耻與同事舉天下市井匹夫莫不駭而議之而士英處正人難合不無攻劾及已之虞卻夫與同心可遂黨姦保位之計豈曾有一念爲君國存亡慮哉士英以金寶餽福邸舊閹教之言曰士英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游自在此與趙高之惑二世何異福王中其術而喜之力排賢臣之正論堅用馬阮之邪謀不踵旋君臣皆授首于不保與二世趙高同一孽報天道也實人事之當然也

阮大成誣雷演祚周鑣從逆殺之

從逆（降李自成）周鍾武愫伏誅并誣殺光時亨于市又誣殺原任武德僉事雷演祚禮部主事周鑣二人于獄二人與逆案阮大成有隙故併誣以從逆殺之石溪叟曰阮大成以逆案沉錮之罪臣貪緣馬士英周延儒得復起用汲汲謀報私仇周鑣爲復社盟主演祚亦東林清流皆逆案人所切齒者故羅而殺之且使與降賊之周鍾武愫等同戮以辱之蓋小人之肆凶復惡無所不至類如此也又案弘光紀略演祚鑣皆殺於獄唯時亨與鍾愫同誅于市以重辱之時亨素有清望非從逆者特以阻南遷下獄故諸姦使

與從賊諸人同殺實誣之也不可以不辨

大兵陷揚州閣部史可法自殺

弘光昏闇馬阮攘奸國步敗不可救史閣部心久痛之顧猶鞠躬盡瘁殫精敝神以圖萬一之幸如唐蕭宋高然者蓋卽文文山所謂父母之病雖萬無生理人子亦無束手不下藥者也迫大維揚既破誓身死節公忠義之氣貫日月而塞乾坤卽明之文丞相也吾尤愛公能徇節而不負朝廷而下之不忍負公樂從公於地下諸大小文武職官外至諸生童生武生及於醫人畫工義勇市民之流咸感公之忠烈效公殉國以殉公吁可異矣此則非文山所有

也夫

殉義諸名士

按弘光死難諸臣如金聲黃淳耀夏允彝陳子龍等皆當時文章名望甚著之士而允彝子龍尤復社中爲阮大成所甚痛恨者使弘光再延一歲諸公皆不免矣不死於逆案之姦人而死於徇義之國難均一死也而較之死大成之仇陷爲幸甚矣雖然周官諸公死於逆案姦人固槁不幸然與士英死于黯淡灘馹首之誅大成死於仙霞關叢者之野暴屍無棺蛆蟲盈路僥存爲首爲何如哉

統論

自三代以後得統之正者惟我

朝爲然統有正有篡有竊新莽晉隋六朝五代則篡統也魏丕朱胤則竊統也漢明並起草莽高祖誅無道秦

世祖恢復故宇明創群雄元主遜位唐公父子義討

逆廣總莫如我

朝龍興入關掃叛得天下於流寇之手正大位於明亡之後定亂弔民有代明除殘之功無蒙古傾宋之咎加

禮莊烈義隆前代無大兵大獄之興則非明之比征

保保內戮胡藍所逮無權倡亂政之弊則漢唐近侍

明世貂璫之毒無復流害於朝野四海蒙休發之

悲舉世享太平之福猗與盛哉

虞舜

元愷雖賢安知當爭之時年齒未壯長不[illegible]堯未及用至舜始得而舉用之四凶雖不善安知當堯之時其惡尚未彰著其罪尚未至甚故堯未及棄至舜始得以放殛之此情理公正之實也堯豈有私心以待舜舜豈因堯之用已而四人懷忿嫉不平之心而殺之以爲已利哉如程子所謂堯舉舜于匹夫之中四人始憤惋不平於心而肆其惡故舜得因其迹而誅竄之也孫明復謂舜若非舉元愷盡誅四凶則舜有何功耶是故俾舜舉之去之以爲功果爾堯舜祇一高歡漢文耳宋人自負理學而皆以末世狙詐之心尚論大聖人之行事豈不謬哉

商湯

成湯克謹天戒顧諟明命應無大旱之災旱而曰大則焦禾殺稼甚爲民病可知必七年而后禱是湯之敬天勤民不若魯僖公矣後儒辯之是也然分七年爲十三祀中遇旱者七在湯德亦不應十三祀而有大旱之七也愚意爲湯在位之第七年値歲之大旱耳非大旱至七年之久與十三祀而七値大旱之云也至於占當用人及身自爲牲其爲誣好生之天與聖明之湯同於誣尹之割烹一類皆好事者之妄說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謬也

晏嬰羊舌肸

嬰肸皆齊晉之良知公室之卑後亂將作不能正身匡主反危爲安撥亂爲治杜未形之禍機支將傾之大廈而徒相與私議其失猶醫之坐視人死而不藥叔之坐視嫂溺而不援可謂忠乎知其不能而猶食其食而不退可謂智乎若二子者非所謂才有餘而道不足者歟

闞田

晉人與師與周爭鬫田與鄭莊之取禾何異此霸業之衰

先賤王室之憂乎

范蠡

功盛名彰孰不矜之富貴權位孰不貪之子女玉帛孰不戀之然而韓彭之族醢誅與辟穀之安二陸之悲唳鶴不復聞孰與歸嗾尊鱸爲適志故急流勇退明哲保身雖其人也古今以身殉富貴權位而無自全之術者爲聲色貨利之溺人甚於巨石之沉淵而莫挽也惑當前之勢利闇未著之蹈危故無以灼其幾於先而見諸早也迨夫禍至而後求退又已不及退且事勢牽連而不能退矣夫是以不克自全也范少伯忘報吳霸越之功於不有棄高爵厚

祿之榮如弁髦非矯情爲超越之行以鳴高蓋明哲之見有以洞晰夫樊雄冥鴻之利害知幾之神有以自決於盈虛消息之定盤而又於會稽之棲烹謫勾踐之可共憂危而難共安樂計其以身殉富貴而卽於敗無寧棄富貴以全其身扁舟一葉烟景五湖令人慕碩功於無旣仰高蹈於千秋非氷雪爲心烟霞作骨五城十二樓中人能若是哉噫若蠡者吾欲鑄金事之矣

黃歇

春申君號李園之謀進有娠之妾於楚考烈王生男卒以君楚是用呂不韋之藍本而竊楚於不動聲色也然不韋

使無嫪毒之敗則相秦而享文信侯之封當與張儀范雎同烈矣而春申則未及享其子之奉養而先貽李園之族誅同一術而不韋以竊天下春申僅以竊國不韋尙食子之報春申直以速族滅之殃要之兩人者皆曠古之鉅姦也自以爲險行巧奪人不及知顧烏知終並卽於屠戮天道豈苟縱狡奸亡人國者乎牛繼馬後乃天亡賊昭父子之祀罪不在於牛金也若春申之報速於不韋則不韋自用而欲用李園也兩姦相忌安得不相併哉

韓非

韓非說難另是一派筆鋒極其辯才雖畧衍莫得而窮其口然卒莫解於李斯之譖者華其末而槁其本也德義者立身之本亦人之所以生也非有游說之才不爲理義之學而事於刑名法律之術刑名者慘覈肅殺之用也旣失其養生之本而又操刻薄寡恩之術以害乎世則其道適足以殺其軀耳

范增

知天知人者智之大務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理之必然也察天心之順逆與人事之休咎而得失興亡之幾灼然矣范增知沛公志不在小而祥氣皆成龍文約法三章關中之民唯恐其不帝秦項羽阬秦子弟而王其所怨秦大

失望人心所叛卽天命所離楚漢成敗之局少有識者蚤可立決矣顧增欲以一己之私智與天人爭向背之權促楚滅漢於杯勺劍舞之間非明知天人所與王者不死而故違之史氏稱增多智好奇訏夫何奇之有

蕭何

人輕鄧侯爲刀筆吏以吾觀之漢初承秦火之後經典旣灰人無學術而何勸沛公王蜀一議能使沛公抑氣避欲返危爲安其曰詘于人之下申萬乘之上湯武是也此非有所捃拾于詩書其所見之大者爲之也又曰致民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所以爲漢室植王業之基者皐了然

有定算於胸中雖淮陰登壇之封武侯隆中之議無以加也語語是名世謀畧相國規模視陳平之陰譎曹參之平平不啻燭日矣世固有素誇讀書及出而謀國非迂疎即闒劣以誤國害民如夷甫半山之流者相望史策而可以刀筆少酇侯哉

張子房

子房始而佐漢滅秦以報韓聚滅而韓之仇泄矣故復歸韓繼而羽殺韓王成乃復佐漢以滅楚楚滅仇盡則謝病以從赤松遊分毫無介於功名富貴之念嗟乎子房爲韓之心千載如見矣故愚謂子房始終爲韓非爲漢者也其

爲漢畫策以滅秦項弟用劉之力洩韓之忿乃漢爲子房用非子房爲漢用也韓仇報而子房之心遂矣子房之事畢矣謝病辟穀入以爲卻萬戶之封而不知其快然于韓仇之報百倍於封侯之暢志滿心以爲無負於破產雖秦之夙願也然則赤松之從亦曰我之用漢漢爲我用亦已至矣我安得反以用漢者自爲功哉此所以視萬戶之封而不有也若夫勾踐可與同患而不可同安少伯之高識良固早得之使漢王之天授英姿兵力強衆不足以爲良用則韓之仇終無可報將商山之老良早與而採矣京索滎陽之間安所得有子房哉

淮陰侯

漢祖業成之後所忌者唯八王耳八王之中兵精地饒莫如楚善於用兵莫如信此尤汲汲欲首擒者也奪國降侯厥之禁近恐其恃楚爲患耳至殺而戮之非帝心也其後殺信乃呂后忌帝死後諸將士勇臣無出信右者故誣以反而先除之耳使淮陰懲於雲夢之游見幾抑志師子房高蹈之懷謝絕人事明哲保身雖以高帝之猜忌呂后之陰悍何致付奇功於一擲而罹誅夷之慘冤哉夫千古智畧之奇莫如淮陰而卒爲烹狗然後知功名之士不學無術雖才可以佐君成業而明不足以燭禍機高不足以辭

榮寵如信尙難之況下焉者乎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

蕭相國

酇侯輔成漢祖而爲帝業所重賴者三大勳爲第一除秦苛法所以養漢室元氣之根天命人心所由係也諫帝紬項羽而王關中定三秦以恢基業形勢所由固也親追韓信爲爲大將以當一面卒賴其功以定秦破項當時使漢失此三者雖百良平參噲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故三傑皆不世之勳而吾必以何爲之冠以此三者爲漢業由成之大機栝非泥泥小績之補救可同也若夫漕餽勿絕及諸

餘事之可稱者非帝業成敗所關不足爲鄧侯功也

高后

呂雉者眞漢祖之叛臣也惠帝時令張皇后養他人子以爲太子則不韋絕嬴秦之巨姦也及少帝廢后自稱制八年則武曌奪唐爲周之逆惡也至於食其私侍肆淫無耻濁亂宮幃又擅倍漢盟誓而王諸呂幾致覆漢宗社兩牝鷄之索其家先後不謀而同然武氏之反唐人能知之呂雉之反漢鮮有誅之者以少敬業一討駱丞一檄故也夫信越未有反謀而呂雉誣而誅之顧不揣己之反漢顯然迹執以法繩之亦族醢身尚幸未滅然則死而有知冥罰不爽太后豈得人高廟哉

淮南王殺審食其

審食其私侍呂后王法之所不容漢三世故縱其罪爲后諱其惡也至文帝之時猶保祿於朝此非分之榮無妄之福也漢法不能誅而天假手於淮南王長袖鐵椎殺之此亦一大快人事足以浮一白矣嗟夫人臣如審食其張昌宗輩天亦何常漏之法網外哉

周亞夫

亞夫秉直節以事其君所可否於上前者皆中乎道義之正文帝以之屬景非徒以細柳之嚴整亦心知其骨鯁持重可倚爲社稷保障非一切利祿詭曲所得而搖奪者使景帝能體[illegible]危亂之心而盡其用雖之良平之智而德器遠勝信越矣若霍光死妻弒后醸爲亂嗜豈足與語落光明之亞夫同語哉

以張安世湯子爲右將軍杜延年周子爲大僕

甚矣人之貴有子孫也祖父賢而子孫不肖則根本雖培不足以庇自戕之枝幹斲椒王莽之所以殘夷也祖父不賢而子孫克蓋愆則老蚌之珠騂角之美採者决不以蚌業明珠山川必不以犁牛舍騂角矣故瞍鯀得舜禹而宗廟變樂書生蟲厲而世祀泯古今來比比然矣吾考張湯杜周皆漢深文慘覈之酷吏也討其惡當與王溫舒嚴延年同倒而湯子安世周子延年皆克幹厥父之蠱反酷虐而爲仁厚並綿湯周之祚同日而應顯爵綱目並書於策蓋美之也勸善之意炳然矣

詔求故劍

漢祖既得天下凡同起豐沛者雖小吏狗屠皆得列於封侯況同甘苦之夫婦乎假令貴爲天子而側微糟糠遂可棄而別議所立則呂太后已不得佩璽綬母天下矣甚矣霍光不學無術吾無所責乃漢廷諸儒臣如僞不疑夏侯勝之徒當議立后時亦竟緘口無聲自同寒蟬豈非隱會

光意不敢先發一語申忠諫以明大義哉夫人生五倫而夫婦居三綱之中與君臣父子等重使夫婦可以貴賤廢易則君臣父子之綱亦何不可以因勢去就皇曾孫以初立不敢顯言刦於光之威也舉朝不敢顯言憚迕光之意也宜待詔求微時故劍光始不得已而立許后則立非光之本心畏公論而已孝宣亦微知非光之本心勉強從命已耳當此之際光已非帝所恆寧待驂乘哉以光之忠悖碩績徒因專權攬勢欲貴一家竟致身後族誅無所寬恤如楚莊之念子文則學術其可已乎

貢捐之

捐之明知石顯之姦惡之是也既而畏惡爲姦希附小人以階其進是非之心無所適主卒陷小人之術而爲所殺自古浮薄之士貪名倖位務華而不務實鮮不陷小人之阬穽以自敗者不獨一捐之子厚夢得輩亦然也故君子大居正而貴窮理者職是之故

匡衡

衡以經術佐元帝始以史高薦進則不能正其始繼則目擊石顯之專而不能諫而黙之且與之比以取容則不能正其中厥後又以盜取封邑四百頃免爲庶人則不能正其終進退碌碌如此愧經術甚矣而或與劉向並稱不知

衡之較向自有薰蕕之異未容比而同也

張禹

自穿城漸臺之疑帝之欲削王氏久矣加以向等陳言懇切明白帝心圖之而但未決也所以不決者正以新學後生爲疑欲得老成持重者之論定以卜從違耳而禹爲帝師傅雅相信愛倘能因帝咨訪以一言指其利害勸帝奮威決策削滅外戚反權於上則新莽之禍何自而生安劉之功非禹而誰惜乎禹之巧於自爲而拙於爲國也棄令名而得罪千古悲夫

圖讖

聖人據三綱五禮以知來不獨明王之因革損益可知雖以桀紂之焚書坑儒蕩滅典制而綱紀彝倫之確不容易者蓋亦不得而廢之則固萬世可知也圖讖之說聖世之所不有而出於三代後邪說之興劉秀爲天子亦偶爾一言之說合非帝王受命必然之符也當賊莽肆虐人心積憤歎思漢德者人人惟恐其不復興而更始盆子之徒德無可紀才不足用加以所任非人暴橫滋甚爲能致天心之眷民望之歸時惟世祖茂德神武衆傑傾心百姓忻仰天意不欲絕漢舍世祖其誰歸卽無赤伏符凡有識者皆能決歷數之在厥躬矣何待彊華之喋喋賓侈哉世祖不

怨孽雖競起天監不爽民心不誣惟有德者與得人者王區區力營智鬭不足與也不以此自功而反推天人眷顧之本於不有規規信國讖以自神則殊昧於命不干常善則得不善則失之旨矣向使世祖不克以戡暴安民爲心而同於更始赤眉之橫肆不克延攬英雄知人善任得寶臺羣俊之助吾恐作天子者將未必爲于劉秀而亦伏符安知不爲張豐肘後石哉故愚謂[illegible]漢祖之英明才畧皆出天授非人力所爲而其不學之過不明於天理之正則一也

遣使天竺求佛書

佛教以西土之異端亂中華之名教其後至於人主不脩實政專務虛寂錮聰蔽明謬談因果起精舍築浮圖朘赤子之膏脂塗空王之梵刹甚至民愁變起亡國喪身者前後相望而士大夫之陋劣者不能脩聖賢之所脩而高尚外教談玄奉寂妄希福報扇成衰俗男淪鬼坎女陷妖窟積千餘年無可救挽皆明帝作之俑也嗚呼以明帝之賢甘爲惑世誣民之禍首然揆其心亦烏知後世崇佛之愚至此極哉聖人之道有用而難於實行佛老之說無實而易於眩蠱宜爲所中者靡不溺其術而莫可破甚則君怠於政臣惰於職民偷俗敗舉國如狂雖欲不變中華而[illegible]

土之不可得也然則明帝者名教之罪人亦萬世之禍魁也

涼州議

一曲之士不可以謀大見小之夫不足以慮遠故國事之是非必與智畧逈出者議之國是之臧否必需超軼羣倫者定之而後不失之一時悔之爽世涼州議棄由鄧隲之言似亦可從及觀虞詡之論以三不可而後知棄之之關于國家利害非淺也然隲之說祇出於見之不及非殉膽氣之私所謂一曲見小者也詡之說乃實據涼州去留得失言之非憑虛而爲軋衆之論所謂逈出超倫也若唐之

靈武則以牛李私忿齟齬自相仇觝直置國是之得失利害弗論矣僧儒不臣之罪可勝誅哉

李杜

甚矣李固杜喬之死於愚也鉅姦專政勢欲弑天吾道與之相反譬猶持艮金而犯烈冶未有不立受烹融者使二人惜死則引身而退者宜蚤使不惜死而欲以身殉國則宜明暴逆冀弒君之罪顯行天討以殲國賊幸而濟則漢可以興卽不幸不濟則轟轟烈烈殺身成仁而死於賊不猶愈于俛首入獄而死於刑乎甚矣其愚也

李膺

小人雖敢於爲惡而未常不怯於刑僇故罪大惡極罔不
甘死者論而殺之正也若少可恕於大辟則懲之以法使
自攺行從善可也奚用必致之死張朔貪殘無道史無所
指則不過一不肖吏耳黜而棄之足矣況能畏而逃罪匿
兄舍柱其非無所忌憚者明矣是猶可使遷善自新因其
逃而昇之罪疑唯輕準之四凶之竄流宥死可也不則奏
上候旨帝與大臣必有以處之烏用破柱擒殺汲汲以致
死爲心張一巳之威名取小人之怨怒俾擧姦覦名流立
朝如豺虎之踞堂戸不力謀去之將無所措足乎夫陳元
不幸罪所當戮黃公以一亭長能化之攺行張讓仇覦名

士仲弓屈躬一弔卒令霽威以蘇黨禍是知徒任威者不
足以詘惡人感以德者無不化之頑暴是故孔子曰子爲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元禮他政亦多可紀獨迫急于一張朔取快
人心何狹甚也大抵漢末宦豎之荼毒縉紳與宋室元祐
諸公頗連竄逐于紹述閹概由諸公意氣用事激而成亂
雖于尊貴舜小也使漢之諸公皆如黃文強陳仲弓宋之
諸公皆如畢仲游程明道先生夫安有是哉

三顧隆中

成大業者必以延攬爲先務蓋人才得而後智謀集智
集而後幾務審而後得失詳文足以治武足以征
此得士所以不厭多而延攬之所以宜廣也然竹屑木頭
亦足以濟用而不足以爲棟樑成大厦瓦甓石缸亦足以
貯水而不足以潤廣畝滋膏苗一材一技雖不可忽要非
大任所可寄昭烈之關張萬人敵也然以摧堅陷銳斬將
搴旗則有餘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輔成王霸開濟民物
非所勝也不得孔明雖有千百關張終爲枯壑之魚自孔
明出而後鼎足之業運之掌矣故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非虛語也操下荆州所得僅王粲之徒反使臥龍爲昭
烈所得何異買櫝而還其珠故一代第一人物必一代第

一明主始能得之借使孔明不遇昭烈孔明必不出昭烈
無三顧之誠孔明亦決不爲昭烈出易曰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孔明之謂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昭烈之謂也雲龍
相從各以其類孔明之視曹操直鬼雄耳即使操能求之
亦唯有吟梁父以終老耳肯區區與[illegible]噲伍哉

晉謀伐吳

典午取蜀之後其不能容吳必矣若云外寧必有內憂當
存吳以爲敵國外患此非上哲不能而可望之晉武乎且
使晉君臣能脩德政於取吳之後何必留吳而後可無內
憂光武不存隴蜀未嘗失其爲光武況孫皓酷虐過於劉

禪之昏吳人倒懸宜有湯武之君祐預諸公不乘時取之後有賢主則事難成而機失矣此亦爲晉之臣謀晉之事者所宜然也而蘇氏以叔子爲拙於謀晉非也

大尉長沙公侃卒

陶桓公運甓自勞志淸中原矢忠王室入平峻難晝夜急赴石頭之捷侃功冠於諸軍則事君之盡道也都督八州而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則化民之盡道也功勲顯著威武赫揚而能以盈滿自懼不預朝權則持躬以損居功以謙脩己之盡道也東晉不乏名臣然如公者祖劉而外未易索諸王謝閒也顧與庾亮不合亮耻召禍

而害侃功侃卒之後亮召王隱杜延業之流弄筆詆侃以貶損其節義敗名始有嶠邀侃起兵再三不許與登僭翰不貸怒欲西歸之說皆亮乘侃亡門祚衰薄陰爲不根之語安玷賢哲如伊尹割烹百里奚鬻干秘之類是也又王導當朝而侃數加侵陵導有盛名而侃短之晉史于奔亮導二家羽黨所爲安知亮輩不從而擬撰增飾乎要之與本傳多相矛盾卽此按彼識者知其爲誣決矣

願勿以晉爲圖

王猛疾篤堅親至病問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讎終爲大患宜漸除之嗚呼此符秦興亡之所繫也使堅能守斯言五將之禍淝水之敗何自來哉予因益善夫水鏡之言也曰識時務者須在豪傑未有時勢之不審幾務之不明而能觀變察機俾天下國家成敗得失之數爛熟於胸中者也王景略可謂識時務之傑矣知其可而後取不可則寧慎而勿進進退不以強弱而以時宜決不以僥幸爲心此所以進必有功異於冒昧躁動者之動輒失事也符堅於猛謀無不從言無不用所以成業及其末也止兩大端違其讜而任己見遂致一敗而不可復救安陽之役成於淝水之敗淝水之敗由於忘猛之言智

士之策成敗灼於蓍蔡非深識時務者孰能然乎齊桓專任管仲獨違其臨死之言而禍啟三豎符堅專任景略違其臨死之言而身隕五將嗚呼國家興替得喪之機豈不係於豪傑謀慮從違之間乎

避嫌擧親

祈奚狄仁傑之擧子謝安之擧兄子毛遂趙充國之自擧皆以國事爲心不知有嫌疑之私見也然必平日立心無私而後可不避嫌于私亦必平日有自知知人之明而後可不以私爲避故所擧咸稱其任而其人亦不負所擧斯兩得之不然冒昧汲引卒敗國事雖心無私罪更甚於營

秋矣吾觀謝安王導俱稱江左賢相然考其建明殊不若祖士雅劉越石陶士行溫太眞諸公勤勞王事克盡厥職徒以麈塵清談偷安宴逸耽情絲竹爲事卒令國家擾擾多故靡然不振蓋亦碌碌然者視祖劉溫陶諸公豈止瑜亮之間哉第安導俱以風流相尙而安遠泉舉親一事獨能爲國得人使積弱之晉危而獲安厥事大雖人意較夫導之不能過敦亂於未萌而反成其枉殺名賢之惡固又有優劣之辨矣

裕殺劉毅

劉毅與裕並起草莽比肩晉庭戮力克復而心則各爲富貴功名其於晉俱非純心忠藏弟假之爲名號耳一旦志得勢張俱不難操戈以圖大變毅猶裕也兩人築屬市井猾雄寧識北面臣義而裕之梟雄譎畧又過於毅勳名又盛於毅自滅桓氏之後其心卽以玄之心爲心將窺竊於九錫之禪讓加刃典午尙何有於毅而意所忌者又唯一毅則雖無裕之胡藩之間其必欲甘心久矣爲毅者苟能見幾於早功成身退避權謝事以保身名此上策也或抑其怏怏謙德持躬退請一郡不預朝政與時消息此中策也與裕雌雄相軋猶忌招尤則策之又下下者矣宜其及誅

晉處士陶潛卒

元亮卒於宋元嘉四年距晉已三世矣而綱目大書曰晉處士陶潛卒以義不事宋獨得爲宋之全人也其與書莽大夫揚雄死何啻蘇合之於蜣丸哉愚謂元亮先生詩冲淡高遠脩然物外而剛健之氣畢亢之辭似乎不堪流俗然而淡而不厭非郊島之瘦寒樸而彌腴如璧玉之溫潤蓋誦其詩而其人之高風潔品如見矣詩則曠百代而自成一家人則晉世孤芳獨秀之松栢歟或曰比之前後古人當與誰儔曰其漢之嚴陵宋之林和靖乎

謝靈運

靈運以曠世逸才爲一代文章弁冕使其能以節義自重如陶元亮之恬澹尙何則清風雅操兩人俱足照耀千古不獨詩文爲二美之合也惜乎放蕩不檢自罹誅戮不能違元亮之爲晉完人而妄擬仲連之恥帝秦風浮誕于罪明哲所羞遠公招靖節入社而不可得康樂自求入社而不肯受兩人優劣否泰之殊遠公早窺其微矣慧矣哉

范曄

蔚宗漢史雅健雄深亞於遷固而體大思精軼於馬宋洵文人之翹楚也然姬妾服御豊侈而毋用齒於供米操筆丹黃古人而自陷於孔熙先之邪說以謀反誅則不知所

以論議前人忠孝節[illegible]者爲何心而所以自律者又何迄也吾於劉宋得兩詞人如謝康樂范蔚宗使皆能以學養済其才華以禮義約其行誼豈不爲千古士林之光乃並憤憤自敗爲後學所羞稱嗚呼自古稱才難豈才之難哉才歸於道斯難矣有才而不協於道雖如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也況其下焉者乎況僅區區文[illegible]藻之末乎

魏主燾誅沙門

有志於道者非聖賢之書不讀魏主燾與崔浩皆非能讀聖賢之書深明正大之道者故不知佛老二氏皆害人心之邪說也浩勸魏主盡誅沙門使在魏境者靡有孑遺[illegible]

崇信寇謙之勸作靜輪宮高接天神登壇受籙是何異驅蠖而養蝎惡酖而服砒耶泰與[illegible]羅什魏寇師謙之梁武捨身同泰宋徽傾信靈素皆當躬不令其終釋道之無益於求福而皆得奇禍如此而務聖賢之道者但有克配多福之命從無喪身亡國之憂此蓋史冊之班班可考而知者奈何世主之妄覬福報于佞佛媚道者獨不察耶故愚嘗詠蕭繹戎服講老氏詩云父仇浮屠子尚玄蕭梁帝業等閒捐方知配命膺多福畢竟無如孔孟編亦足以發於古者一噱

宋毛禪位于齊

凡庸君之失國所以啓姦雄之覬者前後常如一轍凡姦雄之篡弒所以資橫逆之凶者亦彼此如出一模魏之奪漢晉即師之以篡魏宋之奪晉齊即師之以亡宋齊之奪宋梁即師之以擠齊此世世勿生帝王家誠令人寒心於出爾反爾之報無毫髮之爽也噫人主當帝制自爲之時甚無忘峻命不易之戒人臣當威望隆赫之時甚無忘著惡好還之天則上下胥安而福祚綿矣

昭明太子

所貴乎讀書者明理達道守正不貳安命不遷無所惑於富貴利害夭壽窮通吉凶得喪之邪說也得正則立命自

我吉凶禍福何與焉昭明好文學而不聞大道不貞天理之守而惑於地利吉凶之妄聽道士調葬母之地不利長子爲蠟鵝埋側以壓之致父子失歡憂憤而死是求免不利之凶而適得逆親之罪則昧正道而近邪人之故也向使得一二三正誼明道之儒左右夾輔講明聖學務正[illegible]浮文則以昭明之睿敏於道必有所得何至惑邪說以自誤哉

石溪史話補遺卷二

濰江劉鳳起蘭村甫著
徐時作鈞亭氏訂

講老子於龍光殿

蕭繹大鎮屏藩擁十萬強兵不思入急君父之難再三淹留不進全無下意必待骨肉殘殄而後卽位江陵利其所有之爲已得蓋得位之初其立念之忍已足干鬼神之怒旣而患得而得又不能修明正道愼守殘基而孜孜講論老莊至於強敵臨城猶不戒嚴復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迨城占詩全不以危亡爲意雖桀紂無若是之昏也嗟呼父以佞佛覆轍於前子復以談玄蹈債于後父也餓死臺

城佛靈何在子也隕首西魏玄理奚資好尚二氏莫如衍繹父子之篤而祚促國滅亦莫如衍繹父子之慘嗚呼世之庸主猶有崇信邪說尊崇沙門方士以徼幸福報於冥冥者是對鑑而不知形之姸醜其荒惑愚謬又出蕭氏父子下矣　六朝之際唯梁武以伐暴得國名義差正於宋齊及得國而弒其所立則悖逆與宋齊同矣旣而不務堯舜之道而溺情佛教恣欲納叛早自速其亡則邪說蔽惑名義不聞之過也迺厥父以佞佛覆國而子復以好玄講老後先相繼於亂亡二氏之奉果何益於巢卵俱覆之殃嗚呼爲人君不務正道而崇邪教者可不鑒於梁父子哉

陳後主

人君要務在於求賢濟治精勤脩政不在文章之末藝能得人脩政雖不能措一詞無害其爲漢之高光不能得人脩政雖吐詞成錦祇成其爲陳後主隋煬帝而已以才藻自負耽情詩酒浮士盈廷端人播野安其危而利其災欲不亡國其可得乎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務其本也

唐選用隋宗室

篡奪之君必戕勝朝子孫所以剗萌櫱以杜不測耳不知天下大器自有天命存亡成敗久暫之局非人力所能謀天道好生而惡殺殺人子孫絶人血食上逆天心人謀雖

工如天道何自宋齊以來迄於亡隋莫不夷前代之族以爲得計曾不踰時而已之子孫亦隨爲人所魚肉彼此相師至有世世勿生帝王家之語嗚呼亡宋者豈出自晉之子孫亡齊者豈出自宋之子孫徒觸天之怒以自促其亡而周家三恪之封反食忠厚之報於八百年之久然則天命之去留豈係於人謀之工拙哉唐初詔者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與亡之數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嗚呼此唐祚之所以緜也雖不能若周之分封存祀要視六朝之屠戮不仁存心之厚薄懸殊天淵矣

魏徵十漸疏

文貞十漸疏在昏虐之君有攖極憯之禍而不可救者而太宗列之屏障欲朝夕見之兼錄付史館賜黃金十斤廐馬十匹蒙恩厚賞甚哉臣之批鱗不畏君之虛懷納言如此眞難得之殊遇而皆可爲萬世師哉

九齡請誅祿山

才人侍而武氏亂唐之禍以萌安史留而玄宗西奔之機以伏武氏之禍由惑於術士李淳風之說當斷而不斷安史之亂由不聽宰相張九齡之言當誅而不誅殆唐德之薄而貞觀開元之治盛而當殺二君之心盈而必虧者機使之然耶

大子即位于靈武

馬嵬雖有傳位之命而肅宗辭之在帝亦未有詔敕之下則大位未傳父之位也肅宗何得乘亂自立據爲己有不幾於篡乎臧武仲入防請後卑辭致祭必待魯君有許立之命聖人猶惡有要君之心況君父之位不待許立與否而挾亂專據其無君父之心可知雖曰非篡吾不信也爲肅宗計者但當堅拒諸臣之請而裴杜諸人但當表請玄宗禪位大子伊時玄宗久厭聲色倦勤萬幾必踐馬嵬之命降制許立如後八月上皇遣使奉寶册至靈武豈不名義兩協乎何爲汲汲於自帝耶齊桓城邢伐楚義擧也聖人猶惡其無王命而自專況擅據君父未遜之位而自帝其爲春秋所貶絕當何如耶

李泌論相職

德宗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科兵科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曰卿言是也石溪叟曰宰相者宰制庶政輔相其君平衡可否以成治者也故君相得以一德一心調劑萬幾進退百官未有可使分司之職若分司則六押之職相但統攝而各責其成何用於分司六部之上更有分職之相職乎如恐其專權蠹國則唯在愼擇其人耳果得其人則自古未有專柄無君之賢相苟非其人雖分權殊職安禁其攬之患不更出於分職之曹如盧杞之姦欺漸擅爲得而抗之故論相莫先於得人得人莫要於愼擇不必多爲術數也爲人主者綜鄴侯之論相職與劉祕書伯之論相品合而觀之相之事過半得矣

李泌奉

世之尙仙術者以都洞延年爲練養之說如黃庭經所云

耳然子房從赤松子遊而子房以病終矣鄴侯好談神仙而鄴侯以衰老卒矣況因餌方士之藥而反自促其年者又與謬乎夫子房固有所託而爲也以鄴侯之智畧加人一等亦竟以此爲世所輕豈非唐以聲律取士士大夫皆不明聖賢正學之故與

士大夫深疾宦官

唐自天寶以來輙用宦官監軍已而爲軍帥已而掌禁兵自北司操兵柄之後威權日盛天子亦莫能制遂致弑世天子由閹建置宰相百官任其喜怒以爲黜陟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乎文宗賢主也拱手受制同於叛獻迄乎無

一君得自奮然以有爲者皆由昏主猜疑外廷大臣不專信任而以內侍爲腹心可託而使政權兵柄操其手也然㮣小雖窮凶極惡而猶有所畏憚者外則憚節鎮清君側之師內則憚士大夫深疾之譏議耳嘗考唐史當時士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相率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謗誹喧然遂沈痼終身觀此則除元稹鄭權李宗閔二三無耻士流之外唐之士風猶不遽遜於東漢名流之介節清操是亦朝廷之所倚以爲重者也予讀唐書不勝爲世深幸焉

陳橋自立

五代之際天子之位皆處非其據周奪之漢漢奪之晉晉奪之後唐無非君養賊臣臣竊君位至宋趙氏亂于周又竊之巧者矣無外盜而詐稱有變則巧移禁軍之柄所以空其御衆之器禁兵統而黃袍具矣此皆玩弄寡婦孤兒於股掌而爲掩耳盜鈴之姦謀故袖中之詔鄙夫早已心知大志之言厥母囂於不覺得不以正雖欲諱之夫孰得而欺之苐天心厭亂應明宗之祝産安定之人因是人謀之工而亦天啓以甚便之機成其偷天之巧爾不然方面大耳不見疑而點檢之代孰使然哉

約誓藏金匱

自皇古以來皆世傳而家天下家天下者大義也唐虞禪讓微權也權非聖人不能下此而效之適以啓姦雄闚干之心而肇生民塗炭之慘杜后邪說燭影斧聲之變孕矣天下之得失不在主君之幼長而在輔相之忠邪有伊尹則顛覆之太甲可挽而賢有周公則冲年之孺子可夾而輔否則桀紂胡亥之亡豈以穉陳叔寶楊廣之滅豈以孩乎況宋祖是時年方壯盛而德芳已生則計捐劍之時德芳長矣豈同於周宗訓之爲六歲孤太后不亦左計乎故知此說决非杜后之遺命特出於老姦趙普覬覦後福背

太祖而篡光義之惡作爲金匱陰謀以欺弟任塞衆論以
掩後世之責耳據理揆情必無是事旨哉史斷之說曰杜
后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託母命以文飾之愚弄
光美德芳使知其亦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以
翦之此說爲得其情　又曰昭憲遜傳之命太祖遵之趙
普誓之爾人以爲信有之事愚者以爲盛美之談得史斷
揭而出之其爲鏡花水月無疑鄭氏邵氏之論亦各駁摘
中肯與史斷之說均足破奸雄之詭謀合春秋之緣旨自
是定案不移

杯酒釋兵權

杯酒釋兵之事人皆侈爲美談愚謂此特以盜弭盜之術
耳太祖者盜之魁也趙普者盜之師也身率人爲盜殺人
而槩其貨慮盜黨之效尤而規之則所以弭之之法唯魁
自有以知之故乘其姦心未萌而先以一言摧破其隱令
彼知我有防而自虞其必將殺我以杜禍端未有不求免
禍以自全之策而亹亹以聽也此其所以爲老賊也雖然
借人之力以得天下及既得而忌其術兎死狗烹忘其功
而報以禍則不仁莫大焉宋祖之度過漢祖明太祖遠矣
晦翁以趙普此謀爲有仁者之功爲五代生民悴於節鎮
之禍言也而愚以爲盜之師爲君臣龍謀規奪周嗣言也

又曰趙普一言而釋從前藩鎮跋扈之患俾生民得安於
枕席不復困於擾攘厥功茂矣然愚謂唐之禍不在藩鎮
而在婦寺亦不在婦寺而在君臣相關耳故開元以前天
下治安天寶以後四海鼎沸其治其亂可考而知假令君
明臣良如貞觀之初開元之始君勵精以圖治相得人以
佐君政修事舉內肅外清大畏小懷雖百世又安可也四
夷來王可也何有於節鎮之禍哉

宋范質卒

君臣者綱常之要領宰相者臣紀之儀刑立人之朝而廢
君綱臣紀唯利祿是圖至視君如奕棋而不顧其心豈復

有廉耻之存乎廉耻爲羞惡之本心本心喪何善之能爲
五代綱常掃地皆由鄙夫作相但知一身之富貴不可失
不知喪節忘君之爲苟賤孟子斥當時遊士爲妾婦然妾
婦猶有耻夫二姓者若馮道范質王溥之屬又妾婦之不
若而光義謂質能循規矩持廉節則吾不知綱常倫紀之
外更有何道爲質輩之規矩廉節耶

鄭王郭宗訓卒

宋太祖開寶六年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
周恭帝愚按自漢魏六朝迄唐五代國奪則主弑獨宋祖
於郭宗訓祿養十有餘年迨其卒也謚以恭帝不沒其亢

五之登袞服登褢輟朝十日尤為民德厚道隤三恪之封
以後所未有也宜其運祚之長久超於軼故君以杜後患
者萬萬里之遠哉

錢若水論士

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
拖紫足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尙之
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
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上然之予按錢公此論鄭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之旨也宋初不少名儒而議論鮮能及此可與董仲舒仁

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均為闡道名言發
前人所未發可以羽翼經書豈止足祈太宗粗鄙之見使
知求士品於向上一路耶

曾公曹彬卒

將不難於有功而難於居功不難於智勇而難於仁厚能
兼此者斯為大將矣起翦頗牧信越森劫之流豈不功大
而謀多然功與罪俱謀為德累則適足以賈禍而殃身族
若曾國公曹彬功名既盛而令緒彌彰與郭汾陽比跡前
後宜乎勳名福澤之皆同也然以汾陽之嗣而有喻曖之
劣曾公之子而得璨瑋之賢賢者必有後則汾陽又不若

曾公為尤盛矣

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性恬淡力學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
廬西湖之孤山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
後為墓於廬側臨終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
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愚按當時天書之降上下舉
於為狂為妖封禪之事帝自甘為魔王賢相忍恥附會又
何責於五鬼輩而猶喜無封禪書句獨出於孤山逸叟隱
和靖譏趣豈唯高出文佞之相如直令王子明輩誦之當
如利刃之刺心冷水之澆背矣

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王子明心術正大才識明敏濟國利民料事應敵皆有出
人意表之筭與宋初諸賢相有過之無不及也白璧微瑕
其在天書一事貽譏後世前愧李文靖之光明俊偉後遜
王孝先之勁節介然蓋有姚元之之才猷而無宋廣平之
剛毅者也綱目於其卒直書曰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蓋譏
之也其旨微矣然旦亦深自懺悔故臨終命諸子削髮披
緇以斂噫其愆亦可憐哉是故古之賢臣寧以忠讜獲罪
於君不使有愧於生前不以富貴自虧其節而使負疚於
身後有以也夫

孫復胡瑗論見不合

孫明復治春秋與胡安國辨說多紙悟多求侯之說皆宗
[illegible]用[illegible]說[illegible]經義以說已意其間穿鑿附會者不免十
之三[illegible]其[illegible]與明復方異而見多不合也因論見不
合而[illegible]亦[illegible]交人[illegible]生常態非必有所嫉忌於
其間[illegible]若乃謂瑗弟子至太學不能答朝廷又下有司
取瑗學授為法孫有所快於心是何淺之乎論孫公也按
宋史明曰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則二人所以不合
明為瑗之立說辨經孫公多所不取非因從遊衆數之故
也今者制科取胡傳為宗僕家世習春秋嘗讀之而覺其

說多不然然少壯學識未深不敢自是已見逆年歷七十
彌習而彌疑之始博集百家衆說折衷其至當者定為一
集名曰石溪春秋辨義匪敢反世俗之所宗入室操戈以
相伐蓋經書自有本義非可以一人之私見為解故傳經
書者苟不若考亭夫子能綜周之醇張之精邵之大程之
正而集其大成未有能如四書註義之純粹以精而無復
可議者此區區之意所以不辭妄爾之誚而力為辨也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銳志求治而其時羣賢畢集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程
顥諸公尤卓然名世之士其間實不稱名偏私誤國者非
一王安石使神宗不任安石之曲學而專任光顥諸賢豈
唯仁宗之治雖三代上理不難致也雖然使神宗不用安
石果能用明道乎未也蓋神宗之專任安石者非謂其學
之足以勝諸賢才之足以過諸賢第以其理財之術合於
[illegible]用不足之見可以成國勢富强之圖所以變更紛擾臺
諫論之不聽政府言之不聽內外百官非之不聽故安石
得肆志為姦欺而不顧也若明道諸賢方崇宮禮之正學
鄙棄欺之邪謀其肯為安石所為乎不為安石所為雖日
陳堯舜之道能使神宗如用安石之言朝遵而夕行之哉
幾其或幾乎是則即無安石彼明道先生之道非熙寧所

能用也

林希擲筆

章惇既相欲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許以為執
政希久不得志亦甘心焉遂用為中書舍人凡貶斥元祐
諸臣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
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石溪叟曰嗚呼吾考林希草制事而知小人亦未始無本
心之良也第為勢利所陷溺耳小人之心亦未始無賢否
是非之辨也第為榮辱得失之患所蔽錮耳不然苟賤如
林希宜不復知天下有廉恥事而乃以附姦斥賢為壞名

節可知忠賢非小人所不知愛名節非小人所不知重即揣章悖本心亦豈謂諸賢爲當斥逐而已之害之者爲非壞名節哉然而林希以進用而甘心於壞斎悖以忿怨而忍心於壞由私欲喪其本心也此君子所以必愼獨以操其心也夫

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

頤旣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貶涪悉按伊川之學以主敬爲要所謂敬者聖明覩君寅敬持己如孔子之踧踖勃如鞠躬如是也若嚴威儼

恪道貌莊容此可以涖衆常生徒非所以事上也孔子過虛位猶必勃如況君坐經筵而臣侍講乎伊川之敬至使其君有自大不遜之嫌則其所云敬者乃君所疾爲慢者也君父一也子夏規模狹隘對親無和氣婉容夫子箴以色難蓋欲其以深愛易其莊敬也伊川先生非不遜人也唯其執禮過拘類於子夏之曲謹不化故其聲色嚴厲遂少和婉怡容宜哲宗有妄自尊大之忿蓄於中而不忘於久也貶涪之旨事後猶以不遜爲罪則伊川先生不近人情之狀爲帝所積厭者素矣非獨子瞻之疾其然也宋儒以理學足以羽翼經書有功先聖惠益後學遂不免強爲護短而詆訾眉山然而後世學者公論不可得而奈也

徙蘇軾于內郡李于常州

眉山之學一本孔孟其傳訓足以羽翼六經者甚多而宋儒徒以與伊川不合挾偏黨之見曲護所宗出力極詆眉山至謬擬爲未敗之安石然歷觀文忠所陳論切直慷慨無一非忠君愛國之誠而所至民思其德在朝則君眷其賢與介甫薰蕕判絕矣倖子以熙豐小人之毀程門互訐之談託爲晦翁之語非公論也吾不敢謂然　又曰子瞻文章經濟一時無兩所乏者粹養耳然養之未粹亦激於忠君愛國之誠發爲斥佞不少寬假而未嘗有剛戾自

護之邪心忍情誤國之忌念如安石者也奈何以曲護伊川之私爲遊億無根之說斥子瞻爲介甫乎然子瞻光明磊落之梱史所謂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者自有公論在人心非偏曲之評所得毀而掩之也

以蔡京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嗚呼國之治亂係於相之賢不肖豈不較然若涇渭哉宋自太祖太宗培植人材加意文學一時名賢迭起曆真宗仁宗秉鈞軸者皆卓然出拔之彥後先相繼幾成上理稱極盛矣至於熙豐盛極而衰如姤之一陰潛伏發陰遂進不極于遯否及剝不已也自神宗相安石以聚斂困民人

心矣而國脉傷紹聖相章惇以竄逐報怨而國病劇如[illegible]徽宗相蔡京而國祚刬矣彼靖康之南仲汪黃弗庸醫守殘喘以待斃者非下酖毒殺人者也誤下酖毒者安石也加下酖毒者惇卞也倍下酖毒者蔡京也區區斜宋歷三酖毒雖欲不丧北而南其可得乎唐明皇始相姚宋九齡遂成開元之治繼用林甫國忠乃有天寶之亂一明皇也前後治亂懸絕相之得人與不得人故也故人君之職在於論相不其然乎

京城宛若山澤

蔡攸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

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出因令苑囿皆倣浙江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未幾二帝北狩汴京失而趙宋之轍遂南北都化爲村墟與梁武浮圖靜夜鈴聲同一滅亡幾兆蓋亦風氣盛衰之先見者也梁武好佛而亡國身死臺城道君好道而丧邦身死五國皆預伏傾兆雖曰人事殆亦運數有然耶

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于攸權勢旣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成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南入遽握京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卽辭去客問京京曰此兒欲以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石溪叟曰蔡京懷姦事上則不君其君而臣道喪故攸亦仇讎其親則不父其父而子道亡夫移孝可以作忠亦唯忠可以教孝古來不忠之臣凶險狙詐無所不至人莫如何而天假藉手於逆子之劍如隋文安史朱溫之類班班史策關報應未有分毫之爽京雖幸保首領于牖死然攸亦足爲京之商臣矣爲不忠於君者可不鑒與

歐陽珣諫畀金

金師偪汴帝如青城奉表降金旣還遣歐陽珣持詔如兩河割地以畀金先是珣常上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使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急援自李忠定罷外後舉朝宰執侍從碌碌無一硬骨祗以畀地講和爲退敵偷安長策獨一歐陽珣與前忠定所見合志同方可謂智勇超羣矣及深州之使辦死爲國雖

前之二頑後之文山無以逾也殆孔孟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耶金人於李若水之死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郞一人吾考宋史金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及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遂與㮚若水如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帝哭罵金人爲狗輩死之則若水死身之忠不足以償誤勸帝行之罪豈得與殉之轟轟烈烈者同日語哉

金以二帝北歸 北宋終

金人始逼汴京李綱出死力以抗之幸得無恙使當時聽綱與种師道之謀乘其飽欲情歸邀諸河而擊之則金經

大創之後必不敢輕來再來而中原可保無虞旣不能然又不聽綱金人得志秋冬必復來寇宜預防之之說而乃上下遂爾相慶置綱言而不省迎上皇於東南散兩兵於關陝勸王之師盡歸諸路曾不數月金師復長驅而至果如綱言矣至是而碌碌君相祗有一割地請和之策金所以料宋無人放心搶掠擁二帝而北行也使當時能亟悟南仲馮澥諸人和議誤國復李綱而相之任師道以大帥進宗澤以副戎召募智勇之豪以圖攻戰捍禦之良策則如韓岳張劉之徒可使共奮功名於二帝未北之先安在殘喘之宋不爲反危爲安之唐德宗而爲俘繫之晉懷愍

哉故國家不必無强敵祗患朝宁無良臣不患顚危無能救之人祗患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專則君不明之過也朱子曰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澥二人之力爲多邪黨尚蓄邪說尚熾如此是猶已死於酖毒而尚蓄之也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宋始終以和字自愚哀哉此言中南北宋之膏肓矣

上皇卒于金 金殯徽宗于五國城

紹興五年夏上皇薨于金五國城時兵部侍郞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

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按朴弁洪皓留金不屈愛君徇義自保名節雖蘇武之餐氊牧羝無以加之洪皓冷山之流甘心艱險之嘗不辱大君之命吾何間然朴也不欲請許而後制服哀君之誠高於朱弁一等矣然弁不肯與王倫同歸爲約和之使不肯辱節受金人之官卒也全節而還與張邵洪皓並比跡蘇武流芳史冊豈不偉哉史記弁祭上皇之文曰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每讀至此流涕嗚呼以煌煌中原之主流離困辱至是雖後世誦之猶不勝感激悲悼況于當日臣子哉按此祠實出弁手即制服時文也時皓方流冷山宋

至於祭後人以皓名著于昇莚指為皓作非也

不主和議諸臣

岳少保在鄂州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曰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疏入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三詔不受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先是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年矣既而以勸帝先遣使朝陵事檜怒其不

先白已如圭遂請告去加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和議為非不拜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請罷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晏敦復力詆屈已之非檜使人說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踰月罷敦復知衢州愚按如此數公者乃真可謂有氣骨人不以榮爵動其心不以利害變其守而悃愛國忠君之心介然不忘聖人所謂後彫之松栢也視扁懷保祿者何啻涸蛆之無肝膽筋骨哉故備錄其人其事為讀史者壯其氣云

張栻罷知袁州

張說妻皇后吳氏女弟也因攀援擢拜樞府朝論譁然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會中書舍人周必大不肯草詞說遂奉祠後復以簽書樞密院事允文陰主之遂罷栻知袁州石溪叟曰以允文之賢不免於陰主張說而以私忿逐南軒則人主之所謂論相者豈獨當慎於

防小人即素推為君子者亦不可不擇焉而必精也允文采石之功劉信叔曰不意大功乃出儒生我輩愧死矣是允文固大有為之偉儒也亦一旦挾私害公如此則其所謂儒者猶之乎不學無術可知於聖人所以勉戒于夏者何居耶然允文出入將相垂二十年蹇蹇忠勤至老愈篤不可不以君子儒許之而獨此一事乞仲由闕遇則言之尚不免瑕玷於美玉云

濰 劉鳳起蘭村甫著
江 徐時作筠亭氏訂

贈朱燕太師信國公

堯舜三王之道無孔孟則如有天地而無三辰孔孟之道無晦翁集註章句則如有三辰而蔽於雲霧集註章句者析衷諸儒之是非剖析義理於疑似接鄒魯之心傳徹爛雲之霾蝕而昭其光曜者也今儒讀孔孟之書得處於青天白日之下則晦翁羽翼之功不下於禹之抑洪水而句九州稷之教稼穡而粒萬世與天地終古而不可忘矣而當時已有俗學出而亂之然猶賴魏了翁真西山一二醇儒爲張旗鼓而撑持之理宗以篤好儒先之學加意褒旌使至今學者知晦翁集註章句爲聖學之津梁經義之規矩而不爲援儒入釋之邪說所淆蔽者實理宗之功也宜其得謚爲理也哉

北方始知經學

趙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元人拔德安得趙復不欲北行乘間投水姚樞譬說百端復始悟與樞至燕時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吾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而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欲強之仕復亦終不仕唯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始知有朱程之學愚按復居北燕而不忘江漢拒元而不肯爲導伐宋蓋深得春秋嚴大義之分堅守士節恥仕蒙古以終其身又深得易道嘉遯之旨悟一死之徒然以講學傳道爲悅遂使北方學者知有濂洛關閩之正學開元人一代之文明而豪傑之士後先迭起爲遼金之所不逮則先生之教化遠被即同箕子傳疇之遺意也了凡謂先生以道淑人而不立其朝所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者是也若先生者乃不愧爲理學儒也乎

繫籍聖賢

余安裕謝疊山先生之甥也爲國子正字客有盛稱其文學于疊山者疊山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羣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甫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甫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厭置人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此三者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客大慚愚按茅鹿門明之文壇主也冊黃古今文藝自負藻鑒與唐荊川友善荊川文名冠時茅於時無所許可獨屈服荊川胡

宗憲爲兩浙帥辟茅幙府一日舉徐文長文示茅詭稱荆川作茅不勝獎譽既而知出文長沮然曰文甚佳惜末段不振耳觀此則許浩所云今有文甚善也曰某之爲其所易者則茂爲視之未甚善也曰某之爲其所尊而畏者則翕然稱之不特耳食俗夫然也如知文之鹿門亦不免以勢利之見作青白眼則文之工拙豈有定論而緊籍聖賢其可已哉

蒙古改國號曰元 宋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九年

元卽仁也天以體言仁以心言故乾元坤元明乎天地皆以仁爲心耳丁氏謂元卽天非也故曰元者善之長也仁

統四德故爲萬善之長人君能體元道而以天地之心爲心雖堯舜三王何以加之前乎此者華夷易號皆無能及此

文天祥與苗再成共謀興復

天祥自鎭江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但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鎭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而元以天祥亡歸詐爲賜脫歸兵行間言元人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成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城外天祥乃奔温州以求二王愚按再成此策與姜伯約謀殺鍾鄧復亡蜀同一機括而無奈維以降阬卒敗苗以反間敗天意不欲令蜀宋之死灰復燃耳不然一成可復禹甸亡國豈無興機事之不成非人謀之不工也讀史者無謂

姜苗之策非勝算也 又曰兩星鬬于中天而一隕日食晝晦如夜日中黑子相盪潮汐不如期至是天地絶宋之兆彰矣汪立信之二策不行于前苗再成之謀不遂于後是人事之黙沮鬼神之不佑宋又明矣何待厓山之破世傑舟覆日哉

太學生徐應鑣合門死節 伯顏挾恭北去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厤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子鄉進士琦松女元娘登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幷一女從我上梯雲學僕救之不遂遂俱赴井死亐按宋自太祖重儒術

作興人才累世名賢迭出理學繁興而濂洛關閩諸大儒且上續鄒魯之絶學闡經子之精微爲秦漢以來儒者經術所未有則祖宗尊儒重道之報也然講習其説者莫不以名節自重忘盡事君不以安危移其志生死易其操如李芾趙昴發文天祥張世傑謝疊山諸公吾猶曰立乎人之朝或秉鈞軸或膺閫職任其事者死其官臣節固宜然也至於太學諸生則無尊顯之位厚養之祿專任之職殉國之責乃有無言責而死於劫姦之陳東無官守而死於狥義之應鑣轟烈烈之槩豈有所廹而然夫亦其學於儒之學者精守乎儒之道者篤而知死生事小廉節事大

故宋也忠憤激於本心而視一死如鴻羽慷也氣節貞於金石唯知殺身以成仁故其至性之不凡亦其得於學問之薰陶者深且粹也是則宋之儒效所以逺過漢唐也夫

陸秀夫日書大學章句勸講

端宗崩于碙州羣臣奉帝弟廣王昺即帝位皇太后楊氏同聽政以陸秀夫爲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著作皆出其手雖怱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或謂大臣之道安則論道以經邦危則講武以捍敵所謂度緩急識先務也此時尚有民兵二十餘萬不廣求英雄以圖所急猶日以勸講爲事詎濟時之畧哉予謂不然此時趙宋之祚僅彌留耳武不足以振則唯有以聖賢大義勸講帝前俾上下並知節義之重以維一綫之人心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至於興亡之局非所敢必聽之天命而已此意即秀夫負帝蹈海之忠蘊於心而形於講學者也不然毎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此心何心夫豈不知顛危已亟而爲此迂濶不急之務也哉

徵處士劉因爲右賛善大夫尋辭歸

劉因與許衡同處元地衡始有志高蹈而卒爲虛名所累

不克辭官致初心弗遂臨終悔其所爲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因則初召應命而出尋即辭歸盖避聡事元朝之忌以免禍也及再召則終不出盖全獨善之高以潔身也較之衡爲更近伯夷之清矣其論濂洛諸儒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尤爲確切不易之評非於諸儒先書中極深研幾而各有所得何能領悟深至分析明辨若是噫讀諸大儒書者皆如先生庶不負讀儒先書而去俗學遠矣

擢用宋宗室趙孟頫

宋宗室之最賢者莫如汝愚宜忠王室抗節立朝胥不[illegible]

之艱危央內禪之大策遣衮人之醜詬身沒蠻荒而忠君愛國之心屹不可奪卓哉與三仁之詣比烈矣其最不肖者莫如孟頫忘幼君太后之擄因宗社血食之斬殄甘心仕不載之讐貪富貴而偷生喪名節而不耻目擊文山疊山李芾諸公以異姓臣子舍生取義不食元粟而已以趙宋子孫忍耻蒙垢甘心事元同諸叛臣貪其位祿真下愚不若矣世之俗儈悅其書畫之末技忘其大本之澌泯亦可陋矣野史傳子昂好畫馬自臥床褥作打滚狀友人見其一身皆化馬形大驚戒之曰子將來定墮馬胎教其改畫白衣觀音以辭之噫元朝𢦤宋宗社甚且發其諸陵斲

其遺骼以取寶玉此子昂之所當痛恨入髓者顧靦然不以爲憾而唯嗜一身芻豆之豐飽是現在儼然之犬馬也何待將來哉

劉因卒

許衡劉因皆以倡明理學爲已任一則仕元而樂居祭酒之職一則固辭學士之徵纔出尋歸出處異致然其不以富貴爲心而唯以明道傳道爲事講程朱之正學俾北士之狃於習俗者咸得聞聖賢名教之大閑而尊崇之則二公之功一轍也

加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武宗初即位加孔子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試思孔子之師萬世者豈止於文之宜乎即文莊祇駁其大成二字不應以謚字借喻之字爲聖人謚號之實字是也而文宣之非王偁之謬則未之辨夫至德無名謚號之即有可名矣師也以王爵之更處非其所矣唯 本朝 聖祖仁皇帝頒其額曰萬世師表尊其諡曰至聖先師嗚呼至矣

賴祿孫孝行感盜

賴祿孫汀州寧化縣民也蔡九五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避山中盜至衆散去祿孫守其母不去盜將刃其母賴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賴孫

含嚥呴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石溪叟曰忠孝節烈之良雖忍爲殘賊之盜亦知重之蓋自赤眉以來歷歷史冊矣而賴祿孫之事至能化殘賊而爲仁義取水還妻尤足嘉矣抑盜雖凶殘猶人類也乎觀外史所載有民樵于山爲虎所攫民曰虎爾食我亦何恨獨惜我七十老母無人養耳虎遂舍之而去鄉里號曰虎殘然則孝子仁人雖豺虎之暴猶知憐恤而不忍傷況盜固人也而不可以至孝格乎故曰忠孝者動天地感鬼神化凶人通異類者也

詔罷科舉

元順帝至元二年時伯顏專政弄權奏罷科舉詔命能之後伯顏以罪竄死乃從翰林承旨巙巙之言詔復行科舉石溪叟曰爲國以人才爲先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用科舉以求人才雖難語於德行文學之兼得顧能篤學以明聖賢之理則優於文者未必無一二能謹其行者可得于十之中也是故三代以下取士之正途莫如科舉爲可行之良法伯顏權奸不知學問故不識人才之出於科舉者多明體達用之士所著於治術者不失爲帝王之道木中之楩楠杞梓也其出於雜途者于聖賢所守之禮義先王所垂之典謨茫乎不知爲何說挾數任術輕道德侈機智矜刑名以文則不過止於管商申韓以武則不過起翦頗牧才雖足濟一時之用然知利祿而不知義理重功名而不重名節則所以殃民害國者莫非此輩之貪殘刻薄爲之也故前書訪求江南人才書擧儒吏書詔行科舉著元之所以興也此書罷科舉著元之所以亡也嗚呼科舉之廢興豈有天下者之細故歟

明太祖起兵滁州

元末天則星變頻書地則屢震不已人妖物怪百狀千形史不勝載蓋天運欲絕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是也自至正八年方谷珍作亂台州爲始由是而汝穎之兵相繼偏發時脫脫聽漕運賈魯議復黃河故道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至是開河二百八十里河復故道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越至正十五年間而明太祖亦起兵于滁濠古鍾離地今江南鳳陽府也于時韓林兒據中原方谷珍擅東浙張士誠據姑蘇陳友定佔八閩明玉珍擾劍閣何真虎視廣東劉益鴟張遼右田豐毛貴鹿逐山東四海干戈若蝟朝廷羽檄如麻而李生黃瓜天下無家之謠與石人一眼同驗矣然而帝王自有真諸雄紛紛分裂擾擾祗爲應天命之聖主驅除爾

奪誠意伯劉基祿

先是基言於太祖曰溫處之間有地名淡洋僻絕嵓險民多負販私鹽聚逋逃之衆宜設巡司治之又言郡縣豪猾吏嘗治使其子璉奏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豪吏事惟庸使吏誣基善相地以淡洋負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爲祖墓民弗與則謀爲建司之說以逐其家遂爲成案奏上請加重辟上不聽但奪其祿而已愚按伯溫之文學德誼洵一代之名世也其論胡惟庸於未相之先曰行將僨轅而敗犁胡已恨之入骨及其既相而又奏事不關白中書顯以藐玩激小人之怒而甚

何哉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爲伯溫者此時唯有靜藏養晦循聖人默足以容之戒上策也即曰感聖君之知遇不忍置國事而爲身謀凡有益於君民者知無不言然於小人得志之時亦當不激不隨如孔子之於陽虎孟子之於王驩不惡而嚴可也胡爲乎既深惡之於心又不克嚴以絕之於外輕身驅就於杯勺之間致罹受毒暴卒之禍智者固當然乎嗟乎以伯溫之浮雲看富貴而於遠惡保身之哲猶難言之其他又何說乎而後知鄙夫不可與事君聖人之言真千古之寶鑑也

廢岷王楩齊王榑代王桂爲庶人廼執湘王王自殺

逮燕府官校于諒周鐸等至京殺之

即位尚未逾年而視太祖諸子不啻仇讐斬艾之而不厭靖難之師雖欲不起不可得矣自古姦臣蠹國禍及宗社未有如齊泰黃子澄之速者然二人非姦也妄庸人耳不量晁錯之前轍而執書生之迂見內無備難之籌而外挑不測之變故愚嘗謂庸臣誤國甚於姦臣害國此類是也

燕王撤圍還北

北兵南下無堅不摧獨鐵鉉守濟南屢出不意大挫燕師燕王憤甚解圍北還此功差強人意所妙在詐降之策太祖神牌之懸二奇出人意表使此時能乘燕王沮志北歸詔赦燕罪賜麥息兵令其自新則未必不可以恩威兼制復諸王之封國黜齊黃於遠州下罪己之明詔悔前此之謬圖安在景帥之危不復爲磐石之固乎奈何恃偶爾一郡之未下僥倖東昌之一勝詡然以爲得志不思撫燕爲善後之策而復聽諸姦爲自救之謀逞志窮兵謂燕可討而滅不思天命所歸王者不死項羽百勝而亡高祖一戰而帝燕王白溝馬三創三易矢盡劍缺馬却阻隄當死於瞿能之手而不死平安斬將瞿能呼陣滕陸諸將並進圍王王當死於馳入之陣而會旋風大起南兵二十餘萬敗

死瞿能父子被殺於陣王又不死濟南之圍詐降誘王王當死於城版之下乃僅傷馬首而又不死濟南人挽橋以截王路橋堅王竟從橋脫去而又不死東昌之戰王當死於盛庸重圍軍中朱能突圍援出而不死淝河之戰火耳灰持稍直刺燕王幾及之儘燕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而不死小河之戰平安操長鎗刺之幾及之忽馬蹶不得前蓋得萃城城隍之救而不死綜觀白溝之戰會旋風起燕軍乘風縱火而景隆敗夾河之戰忽東北風起飛沙漲天咫尺不見人燕軍乘之而盛庸敗藁城之戰又大風發屋拔木燕軍乘之斬首六萬餘級而吳傑平安走

凡三大戰俱爲燕師危廹急遽中得天之助自是遂戰勝功取長驅渡江而燕子飛入帝畿矣故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蓋自古受命真主靡不然也彼不知天命而強與爲敵如項羽隗囂孚容王世充陳友諒之徒直自速其滅何如竇融錢俶之預識所歸爲得算哉

方孝孺詐替燕書緩北師

無息兵安社之長策而爲緩師詐敵之迂圖此祇可以節肅夫豈足以欺智勇過人之燕王哉前乎此者未始不用是策已爲燕王面折爲緩師姦謀而復用故智求僥倖之中何方先生之迂闊若是耶且當擾攘之際危亡僅

在瞬息不亟求英雄俊傑實實挽危爲安之長策猶憒憒日議改制復古北兵臨江尙談周官不倦何異蕭繹兵環四境令百官戎服聽講老子雖田夫賤隸不應皆愚若是顧不謂自命伊周者僅若是耶迨夫燕師直抵城下束手無術第執李景隆於班中大言曰誤陛下者此賊也獨不思薦景隆爲文武全才者黃子澄也而附齊黃爲削藩之謀庇齊黃隱景隆之敗而終不肯勸建文誅齊黃以謝燕師者方先生也景隆固喪師以誤國先生獨非庇姦以誤朝廷者乎後儒徒以死義不屈一節多爲曲護掩飾之辭然其誤君喪國之實迹終不可得而塗蓋也不然建文之

臣死義者多然未有誅及十族死者至八百七十人如先生者使先生　如練鐵諸公無黨姦誤主之罪吾敢謂非殺身成仁之大丈夫哉雖爲執鞭所心快也其如忍於十族而不忍於齊黃何

長江可當百萬兵

燕師至儀真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成郡主如燕師議和許割地分南北蓋冀東南募兵當至爲援也郡主見燕王申割地議燕王曰此所以來爲姦臣耳吾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姦臣之後卽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緩我

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歸語上上出語孝孺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師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兵豈能飛渡石溪叟曰吾歷考吳之長江自孫氏以來俱以爲天設之險然張悌鐵索橫江而王濬之師飛渡矣梁武撤舟阻敵而侯景之師飛渡矣其後憑江而亡國者不一其人猶蜀之憑瞿塘棧道而亡國者不止一劉禪也方先生以伊周自命不聞有一特出奇謀祇恃長江可敵金陵燒船可截燕旅大言曰北兵豈能飛渡故烏知有陳瑄舟師之降哉自古亡國之臣廟陋一轍如此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然後得許爲君子建文帝非止

六尺孤也一紋之弱非止百里命也而方與齊黃得君信任之專身居關部之位不惟有負於託寄抑且於無事之國家無故而爲庸人之擾誤其君以四年天子出爲四十年遜荒緇衲則昧曾子之言其有愧於君子歟抑無愧於君子歟後儒祇以大節不奪一事忘其誤君亡國之罪不知所貴於大節不可奪者以才之可託可寄而節又不可奪所以得爲君子若不可託不可寄而徒挾一死以謝臣分之責則自經於溝瀆之小夫皆君子矣况於無端創挑亂之謀殘先帝之子孫喪全盛之天位害南北之生靈貽所寄託不能爲君子而直爲禍魁也夫

方孝孺請遣李景隆等佯以割地請和于燕

甚矣方正學謀國之闇也前後所以禦燕之策絕無變計奇謀唯一以詐敵緩師故方是執全不思前此燕王所以語薛嵓者何如也所以語慶成郡主者何如也至是則燕師已渡大江抵龍潭京畿危在呼吸乃景隆至師燕王猶止以姦臣至卽解甲謝罪歸奉北藩且申以天地神明在上吾不食言之語凡此乃薛嵓所謂語直而意誠也蓋燕王初心卽李克用請誅田令孜意未嘗有反唐之念設朝廷斯時能戮罪人以謝懿親下悔詔以謝成祖則成祖未始不踐前言不爲克用而爲全忠也夫何方先生以腹心信任之大臣爲國展救焚之計猶冒燕王反覆抒誠之言如不聞堅意戮罪人以成建文遜荒之禍則謂燕王決不能爲周公而諸公顧忍委成王於草莽乎夫寵齊黃泰而先逃廣德州矣敵子澄而子澄亦逃蘇州矣致帝有事出汝輩今皆棄我而去之歎方先生寧不聞之乎寧縱誤國之賊而甘心君父之亡講求官禮者當如是耶故予謂方先生可謂齊黃之死友不足爲建文之忠臣也不唯不足爲建文之忠臣且爲太祖之罪人何者諸王太祖之子太祖崩未逾年而遽起削藩之邪謀忍取先帝親生骨肉塗炭而魚肉之周道親親之謂何吾不識方先生與帝高

談官禮時亦嘗記及周公誚魯公數語乎亦常記及周公棠棣之嘆乎縱曰事出齊黃然當日帝於羣臣中獨優禮先生言則必聽事必與謀顧不能爲歌旣翕戒角弓誦葛藟而徒取大義滅親之說而附會之乎且夫大義滅親爲叛王室而助殷孽之管蔡言也明之諸王誰爲管蔡之叛烏得誣不叛之懿親以謀逆之大罪則謂方先生之挑禍誤國有之而陳善閉邪未之聞也

既寧王允熥暴卒

洪武末年諸勳臣宿將多以暴卒聞蓋用詭道以陰殺之爲子孫杜後禍也顧孰知已之子孫卽用其術以害已之

子孫乎是故爲人祖父而貽謀不臧者天道之降罰未有不出爾反爾也

楊士奇諫襲趙王

高煦反宣宗親討擒之戶部尚書陳山請移兵彰德襲執趙王楊榮謂宜先敕趙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命楊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敕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使錦衣衛責所拘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辭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在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上

遂不復言移兵至京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所以保全之毋惑羣言乃封羣臣章奏遣都御史劉觀等賫示趙王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觀等至彰德趙王大喜曰吾更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由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謂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之禮卿之力也高煦至京廢爲庶人繫大內逍遙城一日上往觀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上大怒命舁銅缸覆之熾炭缸之上銅鎔而死石溪叟曰今日須方正學者過於楊文貞愚謂文貞之學剛正大德器淵宏識慮過人議論合道非正學所能逮也蹟其力爭移兵一事上慰成祖之靈中成宣宗之德下全懿親之誼知明處當所益不淺以視方公之曲狥邪謀甘心誤國殃君豈但瑜亮之別哉方靖難師起成祖再四上書祇在誅議削藩之姦復諸王之爵即謝罪歸藩弭兵息爭而方先生了不以是勸君誅姦戢患以成周道親親之誼惟一則爲緩兵之計再則爲緩兵之計至於智窮術索則爲間燕父子之策尤爲下下可笑視文貞所以處趙王事義正理順心安體得恩全誼隆爲何如是乃真能讀官禮之書而得周公不施其親之道也即此絜彼二公之所以事君者孰爲能引君當道志於仁乎所以

處心積慮者孰爲仁厚正大孰爲偏私刻薄乎讀書明理者必有以辨之

都御史王竑救荒

淮徐大飢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南流民踵至都御史王竑遂撫江淮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及奏聞上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愚按歲歉民饑州縣下司壓待請報督撫司道允復而後發給往復經月民已餓殍載塗縱不遲事矣坐視民死唯懼以擅發之罪奪已職俸而謂民之饑死流亡權不我操咎不我任嗚呼汲黯何如人爲民父母輕民命而

惜已官縱姦免上司之燄紉其如天道之不佑何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豈故爲危言以聳衆
視民死者乎蓋實歷驗古今確然顯應之公案也其或有
志在急救不待報許而後行又多以才庸見淺不善處置
聽庸人之議論恣姦宄之侵欺任黠吏猾胥舞弊詭耗而
守令官唯高坐堂陛總其大綱不肯親身勞力逐一精察
區畫使人人均受實惠則豪有力者得以多據而貧弱老
羸孤寡煢獨依然不沾升合之須所在餓死莫知其數則
又徒善而無法其與坐視不仁者相去無幾何此吾讀
明史而深有取於王御史濟荒之善也當時傳其法

爲救荒錄云

京師耆民茹艾中卒年一百十年

艾中無錫人永樂初從其父徙居于燕性坦易志慷慨不
求仕進日究心書史而遠於勢利天順元年二月詔舉庶
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帶時艾中年百有四歲上召見問
爾歷幾朝對曰歷七朝矣賴聖天子恭已垂裳小民得享
和平之福上喜命順天府設宴仍賜酒米命吏部尙書姚
夔以下造其家致賀至是卒人稱國之瑞云愚按壽踰百
歲有餘三代前多有之春秋後始罕闕然不無一二如茹
艾中者不必爲艾中取也所取者居京師繁華之地習覩
士大夫冠裳貴顯之榮而能坦然安於淡泊寂處衡門不
樂仕進以終其身且日究心書史絕遠勢利其高致有非
庸衆所得而及者不亦曼乎尙哉

秋七月巳卯皇子生 卽孝宗紀后所生是爲弘治

紀妃之生孝宗紀傳不一本紀云初妃有娠萬貴妃知而
恚之百方謀害胎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聞
而屬門官照晉及誕妃乳少大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餅哺
之彌月西内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又毛西
河傳云紀妃之生孝宗上初不自知一日大監張敏爲上
沐髮竟上覽鏡嘆曰鬒鬚矣而無子奈何敏伏地叩首曰

陛下有子已六歲矣曷言無上驚問子今安在敏曰但恐
臣言之無人能保之耳上曰吾自保之對曰幸甚遂命召
皇子出見上紀妃曰事洩矣吾無生矣蓋懼萬妃之恚而
害之也皇子見上胎髮尙未剪奔入上懷牽上御衣上喜
甚曰是我兒類我類我命敏善侍養之次日召諸大臣入
覩皇子曰吾幸有子矣其後卒立之是爲孝宗此與本紀
所載頗異又按萬妃生皇子祐極立爲太子以痘殤始立
孝宗定名祐樘張敏厚結萬妃主宮大監段英乘間言之
萬妃驚曰何獨不使我知卽具服進賀擇日召皇太子入
昭德宮徙紀妃於永壽宮未踰月而紀妃薨薨日天色皆

赤蓋實萬妃所酖云張敏亦旋死觀此則毛氏所紀亦恍
惚似之然愚意當以本紀云云爲實錄

石溪史話補遺

濉江　劉鳳起蘭村甫著
徐聘作鑄亭氏訂

不爲子孫乞官

王信字君實太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況毅簡重被服儒素歷鎮三十年不營私產不爲子孫乞官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傺累子孫我所遺也嗚呼世之居官貪墨詆夷權姦喪節敗檢犯贓罹刑皆爲子孫營富貴耳不知子孫而賢必能自奮青雲無待於我之營營不賢則藉富貴以恣驕泰積惡招殃適藉以滅亡禍敗耳豈貽謀之善哉善夫疏大傅之言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禍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此非閱歷世態語練人情老成聞道者不能有是言也蓋不賢而多財財即禍之與也迨至以禍敗之乃所謂以傺累子孫也能不以傺累子孫則所以教子孫者必有正大之義方在賢者自能學問奮興即中人亦可守身保業不失爲鄉里長者患害無自至爲所遺不旣厚哉厥後君實二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聲官何待先人爲之乞哉

詔議孔廟從祀諸儒

禮科給事張九功言荀況馬融王弼皆所當黜本朝禮部

作郎薛瑄在所留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戴聖身陷贓吏
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
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
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　祭酒謝鐸請吳
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後以學士吳寬言從祀諸儒有益
經傳秦漢以來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唐之
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尚多引用何可盡廢於是從祀
咸仍其舊蟲按從祀聖廟之儒必形諸文章則言無畔道
見諸履踐則躬無遺行所謂君子儒者其生無慚於名教
死無玷於宮墻於以從事庶乎其可否則行誼有缺卽屬

吾道之蠹孔子於似忠信廉潔之鄉愿猶惡為害德況顯
為不廉不潔不忠不信者乎荀況首亂性學詆毀思孟馬
融阿附權姦殺害忠良王弼祖尚虛無高談莊老楊雄叛
漢仕新頌莽功德戴聖身陷贓罪行迹汙邪記禮而大悖
禮禮之罪人也王肅附逆黨篡崇魏黜劉吳澄竊祿而仕
出處不正口談經典身愧春秋是皆蠹道汙儒襮孔子之
彼子西譏文仲以二子行事有可傳者聖人不無責之備
而絕之嚴況諸儒玷節辱行之罪大悖名教之閑而以區
區註釋經傳行不符言讀其書而叛其道者乎若謂傳註
多引其語遺經賴彼以存非也祖龍焚書而六經終不廢

墜者以六經之道天人所賓鬼神所護卽無諸人後世豈
無學問粹純文行兼優如濂洛關閩諸子者接鄒魯之淵
源振絕學之遺緒者顧何取於言是行非之偽士哉故明
孝宗朝從祀之議甚無取於吳鮑菴之說

宸濠嗣位為寧王

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覲錫卒嗣寧王位王輕佻
喜兵嗜利好色養死士為盜江湖及擄郡縣府庫財萬萬
許術士李自然李自芳言濠有天子骨相於是酬報時事
聞朝廷有一善輒不悅隱蓄反志矣石溪叟曰自秦漢來
凡天子至士庶之家祇於方士之藥石術士之邪說者未有

不禍及身家者也秦皇漢武採藥石而生不可延求神仙
而杳不見來其後如唐太宗憲宗以下諸君皆以服丹石
發身遽死不止一二君矣王於好養術士感其妄誕覬覦
非分自淮南王安以下歷代藩王卿相喜其事者莫不如
安之以妄誕召滅亡者歷歷史冊可鑒也寧藩宸濠天姿
聰敏文才足尚而志不務正日事叛謀則惟不能親讀書
明理端方正直之士而迷于術士之邪說逆天違人希圖
神器所謂小人行險以徼倖者也向使不惑二李邪說以
濠之英才必不狂妄自斃若是吾願後之好方士術士者
監此而戒之也

不汪子弟名籍中

陳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內侵與敵遇三戰三勝火篩渡河北去同事者請壽汪子弟名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何汪焉石溪叟曰從古帥臣征伐有功莫不蹈冒功罔上之罪虛名汪籍濫叨爵賞不顧無勳之祿非分之福鬼神疾之陳御史巡撫延綏時值火篩內寇公聞命兼程赴任三戰三捷旬月間省費二十七萬而不肯汪子弟名籍中俾不諳弓馬者冒軍功罔上行私嗚呼非深有得於事君之義而坦然安分知命者孰能此乎可謂超絕俗宦矣

禮部尚書吳寬卒

公字元博諡文定長州人為諸生屢試不利貢入太學卒業歸絕意仕進督學御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舉第三名明年會試廷試皆第一為理學名臣卒贈太子太保愚按文定學博才弘晚而始遇典試日務拔淹滯一時老宿皆見甄擢云又傳公嘗作忠恕違道不遠節題文苦心經營不得其理意之貫洽適雲樵和尚來謁曰此即吾佛慈悲法門也公頓悟援筆立就余曰此俗士附會禿子宗旨之妄談耳今文定之文具在何一語不是聖門論仁切義未有絲毫和尚氣也所以為一代理學名臣而無知者以為受傍釋學此厲後來良知家攀援謬說不足信也

新建伯王守仁卒于南安

王文成受命討平田州叛蠻及八寨諸賊請以病歸上詔守仁未經奏請擅離重地無人臣禮又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廷臣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學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為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而不死幾於無忌憚矣若勳捕逆濠其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愚按文成討叛勦蠻皆未有覈命事起一時聽見故功

雖高而不免啓蔑非之譏顧其心惟以靖國難安民生為本勳名爵賞非所計也晚年見原於世廟而又崇其封靳其祿則非疑其功疑其人也非疑其人疑其學也明自太祖以來歷世專崇正學軼于他代而陽明乃祖陸氏邪說釋子宗風倡言良知排黜格致以求異於先儒獲罪名教乃世廟之所深疾其得不同於李贄之誅幸也桂公之議可謂得其平矣嘗著為陽明學術事功定案　又曰陽明之學不尊孔孟而祖述枯禪不主程朱而憲章陸氏倡號良知謬排格致其學術之偏邪誠外教之功臣而聖門之巨蠹也獨其氣節事功則弇州所謂以書生封伯贈侯以

勳臣得謚文成以侯伯得從祀孔廟文武勳德爲本朝冠者說亦頗合顧不爲世廟所許而深抑之者蓋惡其事不奏請而擅專自用雖功可嘉而心不純非臣子之道也然此皆由舍格致而空談良知之病誤之何者良知之說以寂守一己之心求頓悟天下之理不知理非求諸格致之功則見聞不多中無所據縱有所得亦非確然可信於心者其弊必以臆見之私妄爲理義之當然而所謂是者適得其非未有不猖狂舛錯以大悖乎理之至當者此陽明之所以多有可議也

楊一清 字應寧謚文襄丹徒人官大學士額上一穴如眼號三目相公

楊文襄經濟名臣也其勳績著於明史者班班過人非同時諸臺閣所能幾也蓋術智韜藏不露而發之動中機宜劉瑾之除由文襄與張永同事教永歸言於上且授以密發逆謀之計瑾遂以敗亦當時一大快事又大禮之議舉朝附會府相臣陋談獨公深是璁議以爲聖人莫易及璁登台輔公絕不與阿合且言璁萼罪狀尤足徵其薑桂之性而心所取舍瑕瑜不掩也相傳公生而天閹貌似婦人夫人臨沒自言身猶處子若野史載劉健責公大禮議附會璁萼事乃楊慎修黨人剏爲齊東野語以毀公不足以惑識者之聽

海瑞諫齋醮求長生

戶部主事海瑞疏云皇上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脩大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又云皇上之誤多矣大端在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脩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久生於世漢唐宋方士亦未有至今存者皇上師事陶仲文仲文既已死矣仲文不能長生皇上何獨神其術乎至於仙桃仙藥怪誕尤甚桃必採而後得藥必搗而後成無因而至是有足而行耶若曰天賜是天手執而付之者耶皇上玄脩多年一無所得則玄脩之無益可知矣又云民物熙洽薰爲太和皇上性分中自有真樂矣道與天通命由我立皇上性分中自有真壽矣若於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求之悉悉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愚按剛峯先

生此疏明白洞達所論玄脩方士之謬語語令人解頤可以發聵可以覺迷可以俾後世人主之崇怪信誕陷溺緇黃好尙方藥者讀之而破其夢夢真不啻療狂醒醉之良劑矣宜世宗始閱而怒抵于地再閱而竟留中雖譏人阿帝意而請殺之帝終不忍以恚恚者加之法也後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卒於官卒之日囊祇十金同列檢其服食有爲貧士所不堪者相與歎服爲歛金殯之

科臣互相攻擊

科臣王紹徽與湯賓尹善爲賓尹謀入閣謂工科給事王元翰曰公言語妙天下卽一扎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間如湯若有幾元翰辭焉紹徽因嗾御史鄭繼芳疏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論繼芳爲申時行王錫爵吐氣不淡叟目以科給小臣而謀操閣選之權目中尙爲有君乎王元翰之不許正也而紹徽敢於結黨攻正繼芳敢於附邪枉上明末言官之倡獗若狂如此皆東林之流毒也故愚謂明亡於言官而言官之肆始於東林之浮談氣節論事不核情僞一味以搏擊爲能幹沽直爲名高其始以撼閣部

爲果敢其繼則自相傾軋譁言紛起以亂天聽直科臺之惡習而亂世之頹風也善哉史永安之疏曰言期於利宗社不必矜名節期於明國是不必附清流明末言官之弊正坐矜節附清而絕不計於宗社國是故也

熹宗諭羣臣移宮事

熹宗親諭移宮語則李選侍之無狀歷歷明白其得止於移宮安養亦幸矣況移宮乃國體所當然乎而言者藉爲擾攘之端自許擔當國恤以明氣節何其劣也且此諭親出帝手以止外廷之訛謗亦既彰彰較著無可疑者而此後猶有拾言官之殘唾以爲話柄者何也笑賈繼春之攻楊漣意在擊而去之漣卽引退不客而後此漣以忠諫死魏璫氣節炳煥而大而繼春名列逆案遺臭千古故知假氣節者涸可立待而後彫之松栢必以歲寒見也

禮部尙書孫愼行復舉移宮案吞謗輔方從哲

李選侍鬨上禁出要脇封妃希圖乘簾聽政殊屬無狀熹宗不忍有死父之心從寬供養自是人君之度且一選侍賤嬪妄據中宮僭同皇后殊屬非分卽按禮法斥移別院亦何大干不韙況上已親諭羣臣以移宮實迹無用更疑矣而言者事後猶欲抗論嘵嘵饒舌可厭當時遼事危如纍卵逆璫專擅已形諸臣不聞有一防遏良策倡一劾閹

讜論而日以梃擊紅丸移宮視爲迫不容已大關國祚安危事是誠何心哉孟子曰不行三年之喪而緦麻小功之察其此輩之謂乎

左良玉避賊而南

左良玉屢立戰功殺賊無算名將也自成至襄陽良玉擁衆二十萬其勢足以戰顧乃避賊而南自成進偪荆州走惠王良玉又避賊出屯武昌之金沙洲束甲坐視流賊如入無人之境非怯于殺賊也孫傳廷援勦河南總兵賀人龍以師來會傳廷疑人龍與賊同鄉斬之人龍屢立戰功爲賊所畏傳廷安敢以無實之疑擅殺驍將其爲受上寵

敷無疑也良玉與人龍才類而功埒者也羅猴山之敗與
熊文燦俱韓殿文燦論死而良玉令殺賊自贖後雖立功
信陽然良玉終畏上心之猜忌將不免為人龍之續故專
擁兵縱賊以自保耳噫良玉之不盡將職殺賊報國罪固
難逭而當日朝廷之處置乖方亦不得獨歸咎於戎臣也
使當日不殺人龍啟諸將之疑懼致英雄解體離心自成
安得長驅制陝乘勝入京以亡明社故愚謂左兵避賊而
南明社亡滅之幾決矣所係豈淺淺利害哉

偽太子偽妃辨案

當日假東宮事萬口藉藉歸罪弘光君臣謂故傾先帝遺

胤謀據天位而已至今始悉昭自咸確知其偽矣獨假妃
一事當時傳之為真至今乃並指為假不知東宮南北異
都經兵燹喪亂之後臣鄰罔識之者希容可假冒若妃
與福邸同處久薦枕席且育子矣非風非狂誰敢冒昧假
託自取誅戮其非偽也無疑而弘光堅忍不認者特安於
新寵之少親而忘患難之故侶耳乃傳其事者又誣以在
獄生子一節以汚衊之尤可恨也夫託言天子故妃而在
大理獄中匯捏有是事可信乎哉　又按弘光既立日以
聲色為事取孌童求麗女耽淫沉酗國事一委於馬士英
士英又倚阮大成為謀主大成又日以逆案為耻慫束林

之於三案社之[illegible]同逆案[illegible]
日夜汲汲以羅織諸名士誣而殺之以洩私怨為事而弘
光帝南之一歲僅以供逆案罪臣仲志復怨之[illegible]局耳至
偽妃偽太子事則但其中借端興獄之一風波也然此兩
事真偽諸紀所載互異無定至今猶令人疑而莫決如觸
影斧聲為由愚言之弘光時以選妃為急徧選不中唯太
監田壯圖在杭州選陳氏王氏李氏三人命入元暉殿又
嘗以梨園少佳者忽忽不樂則其溺于幼靡可知矣但弘
光為郡王時娶妃黃氏早卒及為世子娶妃李氏以洛陽
陷於自成遇害童氏者原係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依

福王於旅邸伉儷頗久生子為此則其實錄也而童氏冒
稱元妃則偽矣弘光既喜幼靡戀新厭舊乃以婦人之常
態童氏自逃難來奔避逅相依之私好實非妃也而冒稱
妃此弘光所以既諒私好之情而又惡其誣罔而下之獄
也概謂之偽則亦非矣草野男女素不相狎尙不敢妄認
他人之夫為夫況赫然天子之尊絕無曖昧昔之好而敢冒
稱妃嬪睥睨椒寢以干死罪其為必無之事情理之可決
者也知此則童氏之案真偽可以定矣奚煩紛紛聚訟為

南都前後死難諸臣

南都既失守前後死義諸臣甚多如徽州鄉紳金聲常州

諸生張能文吳福之常熟諸生徐守質等皆以起義兵戰敗被執不屈死之而是時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亦自盡不屈捷維垣與阮大成皆逆案起用之人乃大成忍恥喪節不若捷維垣能舍生取義晚節自全反出於偷生棄義自負清流如東林魁首之錢謙益之上豈非名實相左出人意外也哉

御史王道純請銓選勿拘甲科舉貢資格

以文藝科第求賢撫浮藻之空談雜虛聲之僞士去先王鄉舉里選論秀書升之法已遠甚矣而又以資格限甲科舉貢之流品謂用人則可謂能得人則不可也夫人各有

所長優于實者或不優於華優于華者多不優于實以文學取士恐顏閔不克如游夏以德行取士雖馬班抱愧于夷齊資格所以非銓衡之良法也鄉會兩試持衡者既不必皆具服之名流獲售者又率多貧穢之徑竇庸夫紈袴一旦僥倖混入魚目亦高貿隋珠正誼名賢七篇枉遭擯棄楚廷誰與登卞玉烏在甲優於科科優於貢哉明太祖成祖時每不次用人舉人亦爲典史教官亦拜台衡卒皆名卿事業廻出甲科之上後來舊制寖廢資格是拘而甲科之勢始重史館科道部給之屬非甲不獲[illegible]與黜陟甲是護以致甲科黨錮朋連自[illegible][illegible]互相標榜交爲[illegible]

翼筆鋒舌劍遇事風生不論賢否鷹擊鶚擒而言路適爲虎賁之嶋彈疏勳戚宗社之患強敵臨城狐降鼠竄率屬玉堂人物逆璫建祠比帝稱神莫非金馬詞臣而抗章死節往往得之舉貢徵員者十之五六出於青衿布衣者十之四三資格何足以選吏而都夫何必非甲科哉吾故於王御史之疏深有味乎其言之也時上命所司議行然甲科勢重竟不能返亦明運當末使然也

總督陳奇瑜納李自成降給免死牌回籍

張李二賊爲流寇中之魁首其殘賊凶悍亦十倍於諸賊爲害生靈亦十倍於諸賊朝廷前後舉數百萬之官軍不

克勦賊爲合蟻附之衆致令漫延攻掠毒徧寰區迄於鼎沉賊手者非國之無人莊烈之不明於用人也當時所用非闒劣之陳奇瑜飾庸陋之熊文燦而如左良玉黃德功輩足以殲賊蕩凶又以擁兵緩賊爲免於兔死狗烹之計督撫王撫以玩寇諸將養亂以自全而徒糜爛吾民于張李之蹂躪噫可哀也已予考明史自成始困於左良玉艾萬年之併力蹦賊賊計窮矣設非撫臣常道　信其詭辭乞撫則就擒矣乃爲所愚而逸之既而奔入興平之之車廂峽峽四塞無出路居民以木石壘塞山徑值春夏連月霖雨衣糧絶弓矢脫爛入馬死過半可以坐斃而就擒矣

而總督陳奇瑜又妄聽其詭辭乞撫而失之既而澠關源
之敗自成僅以十八騎走依憲忠幾爲所殺奔歸自保後
爲官軍所困一舉手可擒矣而督師楊嗣昌曰圍師必缺
缺則自成遁武關嗣昌急招之不得自成歷歷有可擒之
勢而皆以庸陋督撫譃賊狡術而失之憲忠與群賊之聚
湘湖間也號爲湖廣十三家賊屢爲官軍大小曹將軍祖
寬祖樂左良玉賀人龍汪之鳳等所敗殺賊多降者時憲
忠所居營連山谷炎熇馬矢薰蒸十里蠅蚋嘈草間人馬
俱病出掠南陽詐稱官軍叩城爲羅岱追及射之中額良
玉抽刀斫憲忠而馬逸遁去憲忠喪氣可旦夕就擒乃遣

賊將賂總理熊文燦徑寸珠十碧玉長尺餘者二名姝八
乞撫文燦揷其衆于穀城縱之既而反殺縣令阮之鈿叛
去則貪庸之文燦明縱之於股掌砧釜間也既而輔臣楊
嗣昌自耻誤薦文燦請親行討賊初至襄陽謀進兵與左
良玉計不合謀奪良玉印會良玉破賊斬俘功多獲軍資
甲仗騾馬器械珍寶無筭憲忠恚甚遁去良玉亦與嗣昌
齟齬故縱賊圖而不攻賊乃得奔白羊與諸賊合則此一
役也賊又我几上肉耳而再失之非嗣昌之罪而誰罪哉
既而憲忠入川中抵成都監軍萬元吉知賀人龍左良玉
怨望嗣昌而又恐賊復没出圖有和軍心挽歸路之請嗣

昌不用至是猛如虎反忝將劉士傑逐之及之黃陵城而
賊從瀘州折而東歸歸路空無守禦賊遂得脫而出嗣昌
乃頓足曰悔不用萬監軍言使當時用元吉挽歸路之說
賊就擒矣則此一役之縱賊誰縱之嗣昌縱之也吾技奇
瑜文燦嗣昌皆莊烈帝所倚爲腹心干城者盡憒憒若此
豈非無知人之智而用人失當之過哉左良玉過桐城縣
士大夫出謁之良玉曰賊就撫者十之一被擒者十二三
戰死者亦十四五然而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飢政亂
好民無以爲生故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勝長驅
敗則散金錢於地名曰買路以故軍中鞿賊者多士大夫

曰闆外諸君豈肯受賊賄乎良玉曰無不受也但良玉左
手受金右手卽斬賊頭耳士大夫曰由將軍言之賊終不
可臧乎良玉曰臧之亦無難也但今日者內外異心功垂
成而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大患終必由
此也此雖爲嗣昌盲之然亦莊烈帝多疑忌而以精察徃
徃輕信大臣援引耳食用人而無知人之識以致將相離
心以及於敗故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可
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夫
國人皆曰賢曰可殺則出於公論矣猶必加察以實核其

可否況于左右諸大夫之言可不加之精察以杜貪緣朋
比之弊讒賢毀忠之害乎吾故知用人非難知人之難也
吾又知流寇之多強敵之侮不足為患患在君不能知人
而將相不得其人得之又不能專志誠待信任不疑反為
讒人中傷致英雄解體不肯用命使盜賊得滋蔓以成大
患也不然烈烈賢君也何以亡哉

武舉陳啟新上書陳朝廷三大病根

甲科勢重薰赫驕人莫甚於明之中晚朝廷大臣不安台
閣邊減閫帥宛死彈章而明之邱墟半由於此總坐銓選
拘於資格士流一經釋褐便者登天意氣自揚黨類連結

科道假搏擊為納賄之門知推資內科為與援之主恣行
貪酷而上司不敢問率意論彈而宸意不核實積重之勢
遂至無所忌憚而職為厲階也武舉陳啟新備陳三大病
根所指科目取士資格限人知推行取之害不啻畫沙印
泥語切時務事關世弊灑灑五千餘言真可為垂遠昭來
之金鑑亦一篇明叢存亡盛衰之實錄也其畧云朝廷有
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則言孝弟言
仁義及考政事則恣其貪恣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
當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皆謂讀書可致富貴故進步止
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致君澤民之道可為痛哭者此也以

資格取人一病根也國初典史馮堅授僉都御史貢士彭
友信授布政使秀才曾太授尚書何嘗限資格至嘉靖時猶
三途並用今貢士官止於貢舉人官止於舉貢者明知前
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寧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
清如是貪亦如是毋寧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祿
皆其砧几闔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打成一片橫行
莫之問放誕莫之檢取悉其取與遂其求安得不貪偶有
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可為
痛哭者此也以知推行取科道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
母備具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知推不思愛養便行貪酷

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為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
謂異日能舉劾人榮辱人上司道府亦先以科道相待謂
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為指臂投契可為奧援異
敬之不暇又何敢拂其意制其欲乎故虐民剝民頗劍民
陵轢民小民赴訴無路流為盜賊可為痛哭者此也國家
受此三大病根由是經濟無聞黨羽日盛唯利是好非情
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於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
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家貲輒
數十萬語云財不在下即在上使在下也今日輸賦稅明
日輸加派猶有入之之日使在上也今日納內帑明日發

京儲猶有出之之時今乃不幸盡入於縉紳之家則何日得其出而流通於世乎非獨不出也彼且身無徭役無賦田無糧物無稅又庇蔭姦民之賦稅徭役其入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卽買陞遷買員缺出一無不入百天下有數之財豈能堪此若病根不除盜賊必不能息皇上之天下不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於正陽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之錢糧以蘇積年無告之窮民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淳而化

臻上理矣上嘉異之特簡爲吏科給事中石溪史曰幼時嘗聞父老之言謂明自嘉靖以後朝廷帑藏嘗患空虛北征軍餉屢以不足失事百姓饑荒水澇災異洊臻加以州縣官吏刻剝貪紳嚇騙貧不聊生故多爲猾豪招誘爲盜流寇所以日聚日衆而官吏自雜職徵員以上歸裝無不充盈故自按撫官至國戚侯伯閹宦以罪籍家者動以千萬計或數百萬計是百姓窮朝廷窮而官吏獨有富無窮者此明治之所以衰明祚之所由替也今覩陳公書中所道益信父老之言爲信而有徵云

總督朱燮元奏分水西安氏之地

水西安位死無嗣族人爭立朝議郡縣其地總督朱燮元疏請召將吏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奏云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酋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辟処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定番獨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其俗慮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上允所請西南遂底焉愚按朱總督議分安氏水西之地衆建土司使其地小力分則易制各保土傳世則不敢爲逆

此卽用漢人遺策以處置荒裔最爲良法卽武侯不留外人意也而又可長久得其臣服後世圖處外邊者可以取法於斯

逮熊文燦論死棄西市

熊文燦乃楊嗣昌所薦以督師者也其主撫之策亦嗣昌素定之廟算文燦第奉行其意耳至是懲忠爲左良玉等擊敗猾賊詭降文燦旣貪賊重賄又徇閣臣願發信而許之不果於督戰殺賊以除擧手可擒之寇而頹然主撫以綏之及撫而復叛嗣昌始以引薦非人爲慚請自出督師而其策不過仍前主撫不懲前失反以良玉之衆爲忤思

卽致良玉圍而不攻賊復得脫於網羅之中旣而嗣
昌又拒萬元吉扼賊東出歸路之請致賊又得安然脫死
出川罪更有甚於文燦者而朝廷竟不之問及襄王貴陽
王死賊而後始以失藩自裁是文燦之論死嗣昌陷之而
嗣昌之死反得免于大辟之誅可謂網漏吞舟矣按嗣昌
卽前陝督楊鶴之子鶴以主撫誤國爲巡按御史吳甡論
劾下獄論戍袁州嗣昌又踵父敗轍致廷議以失陷城寨
律斬已死存案眞是父是子也哉

李自成殺斬張國紳

自孫傳廷殺賀人龍諸賊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

芥先是賊陷潼關關中諸城皆陷遂破西安據秦府爲宮
授秦王存樞權將軍大吏陸之祺宋企郊鞏焴楊建烈張
國紳等皆降賊受賊僞職尙書等官[illegible][illegible]自成獻忠之殘
暴甚於巢溫海殲草殺所過屠滅至千里無人煙城郭已
陷者固蕩然一空卽未陷者亦止餘四壁到處蓬蒿滿目
雞犬無聲蓋自循蜚已來天之殺運流行無若是之慘酷
者然前此之爲賊者鮮佳事可傳獨自成據秦府爲宮世
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卽命送歸母家張
國紳者素無行之小人也首請自成稱帝號冀爲宰相誘
故大僕文翔鳳妻鄧氏以獻鄧知書工詩以爲自成必幸

貴之曰汝與大僕同輩不能庇其妻子乃以媚我眞
賊也卽斬國紳禮鄧而歸之及其破京師也入城之初
卽下令一切死節臣家不得入門擾害敢兵犯之者[illegible]
期投款不論大臣小臣咸被拘禁極刑偪獻財物諸宰皆
大決八意非戮礫草薙所解爲可知名節二字雖凶如虎
暴如瘈之巨寇亦知珍重矜恤而貪國降賊偸生苟免之
鄙夫反甘心喪節汚名而不自恤者何也然則自成雖賊
其亦不凡矣哉

石溪史話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鳳起撰鳳起字蘭村睢寧人是編起自三皇五帝至明福王止所論凡百餘條或一事而以數事證之或一代而以歷代參之立說頗見詳辨而前後時有矛盾又如以王佐才許荀彧而詆王導為虛聲美武后之保護賢臣而咎岳飛之不知進退其是非臧否亦不能無所謬也

唐鑑偶評四卷

〔清〕周池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三年光霽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鑑偶評四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存目

唐鑑偶評四卷

提要

國朝周池撰池字裔漣湖口人歲貢生是書因讀通鑑綱目而評其得失多駁正發明書法及胡寅讀史管見之說頗中其失然以唐鑑爲名而卷一起高宗上元元年卷三終武宗會昌四年於唐代首尾不能完具疑爲未成之稿其子孫錄之成帙也卷四爲論二首辯四首說一首則以各自爲篇與批綴簡端者體例不同故別爲一卷云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總纂官光祿寺正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程晉芳

唐鑑偶評卷一

湖口　周池　撰

素不嫻史法焉能論史且無博綜古今之學臧否人物之識又焉能論史惟平日親書不肯隨口附會爲古人恐唐鑑偶評所由隨筆記出也然則他史曷無可否曰余固不敢論史也焉能盡舉史而評之且即此一編猶將以待後之鑒定者池自述

大酺令四王分朋角勝　高宗上元元年

天子君天下一舉動而子孫黎民數世係之謹防其漸猶可慮也及知建成元吉碟血禁門之禍而乃於臣民聚瞻之際令皇太子皇子效里巷小兒分頭較勝不獨非情抑亦失體且高宗嘗以鬬雞檄斥王勃矣知其爲交構之漸也顧明於小而暗於大乎或志喪精如霰先集郝處俊之言殆士庶人家所宜守也豈待遠識者而知之哉

帝廢爲廬陵王　中宗嗣聖元年

以天下畀后父之說殆口給以禦臣下耳而禍胎已先見之武氏即不廢立安知韋狐不早爲施帷聽政撓亂大權之事夫制一中宗不必武氏也韋氏已能之天生昏庸成女禍也彼虞淵取日爲臣子者萬不暇逆料其後而禍亂未止天誘其衷矣豈能盡諉咎於五王謀事之不善哉爲取呂溫四語而易之曰所仰非日縱洛無光五龍蛟類莫慰滄桑

李敬業起兵揚州

敬業於事爲忠於謀爲不軌且舉事孟浪愈起武氏防忠之殺心乃祖寢疾告弟之言卒成畫餅宜也向使好謀而成則李勣方有蓋愆之人矣豈天理乎

周殺李安靜　嗣聖九年

分注載百官皆上表勸進時狄仁傑已同平章事拒之者獨李安靜何也賢者一語無責備焉之哉

狄仁傑供大周革命語

梁公此答順逆兩端不及李安靜所對遠甚豈預知其必有復唐之功而姑爲保身之明且哲邪

武氏謂張德名將須擇人

後人多有以此事稱武氏明恕者不知正其用智術以收人心處烏足賢

婁師德教弟唾面自乾 嗣聖十年

冠師德寛厚清愼犯而不校二語於前下叙其告弟之詞太失情理幷將首二語文義看壞且旣知身處亂朝

恐遭羅織則退休歸隱此其時矣必作如是忍耐與小人處抑亦全軀保妻子之臣也烏足語聖賢之度哉

劉知幾表陳今六合淸晏等語 嗣聖十一年

凡表陳於篡亂之人者皆不知幾者也

書法謂許欽明志節之士 嗣聖十二年

守土官爲寇所獲已有失職之罪又不能死志節幾何縱爲隱諱無濟也

書法謂不以周累欽明

凡書周以某周殺其某乃就自然之文法而斷之此不書周因貫於寇涼州下固無從着一周字耳

太后知天下惡來俊臣 嗣聖十四年

旣知之何又使昭德同棄市武氏眞毒物也

劉廬陵論狄仁傑張柬之同平章不書周 嗣聖十五年

然則此後之兼納言爲安撫及爲內史俱冠周字何意耶且綱目於以楊再思爲內史亦不書周豈再思亦心乎唐者耶至張柬之同平章事乃統於周以姚元之爲

安撫之下故目內分注張係姚所薦曷嘗特滅周字以示異耶可知此亦偶遺周字耳須紛紛穿鑿令人發笑

狄仁傑姑姪母子之說

姑姪母子李昭德已先啟其意矣何歸功此說者頌狄而忘李也

仁傑答此朕家事之語

對武氏而爲元首一體之言未免過於遷就

胡致堂謂吉頊教二張保富貴

觀吉頊貶尉辭陛數語未必不心乎唐也夫欲復唐非二張之言不能濟而且速欲說二張不得不媒以禍而而爲甘言以誘之徒泥其迹以誣其心恐係深刻之談非當日情事

武氏制馬三物 嗣聖十六年

婦女而爲此言其非善類明矣論史者於此不咎高宗先鄙太宗也宮闈之地可不謹哉

武氏以不可如何答吉頊

可知壯年不以禮自閑者縱有才智末路難挽未有不付之無可如何者也武氏何足論哉

仁傑號於馬前云不足以屈天下之主

此何等之天下耶而誰賓主之談何容易

仁傑稱柬之相材

觀柬之後違季昶幽求之諫以自貽禍則其相材亦短矣且敢日之後誅二張而遺三思使唐祚又幾沒於韋氏其處大事亦疏矣哉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嗣聖十七年

仁傑無黨周之事故不係之周然無捐軀報唐之節故亦不係之唐此綱目微旨也何以見之蓋司空乃中宗後贈之官梁公爲睿宗追封之謚不用周官焉得書周然旣用唐謚而卒於周時不冠以唐則有不滿其仕周之意矣微哉

附論

梁公之賢宋儒予之顧衡人未觀所爲先視其守當

元舅籍沒忠良寃死后父妻而不顧正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梁公而未仕乎不必仕矣已仕而遷延至廢君易姓猶未可以去乎不恥立其朝而甘同平章事致遭佞臣誣陷幸減死貶令亦再無可留之理經此三不知退守於何存且其晚節挺然仍不過爲女主効股肱心膂之用非有奇謀異策竭智畢慮於唐也武氏不能移唐於誅戮酷烈之日迨年近七十其志亦稍稍就衰故二張言進已先黙召廬陵王使梁公

早去束之不用而鸚鵡折翼之夢未必不足以沮武氏之氣也豈仁傑去而唐祚遂不復哉至於復唐之功雖五王亦皆草率焉用美狄綱目書法頗有責備賢者之意不可不爲後世之爲臣者亟講矣

王求禮不賀瑞雪　嗣聖十八年

求禮曾請闕僧懷義其剛直敢言始終不渝

宋璟勉張說名義至重　嗣聖二十年

宋公可稱不獨成已兼能成物者

魏元忠捧制感咽涕泣　中宗神龍二年

元忠爲孝逸敗敬業云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則其昧視事機甘心武氏已久卒以容容循默致爲三思所陷誠可爲貪祿苟活知進而不知退者戒

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中宗景龍四年

立子之道首以長次以德功不容論也蓋人子事父猶臣之事君戡定禍亂爲其本職豈可曰能除天下之禍者卽當爲天下之主哉且使隆基勒兵入內諸衛不應元惡未除一朝敗露反遺父子兄弟以誅滅矣尚何功之足云微倖成事而卽以此亂萬世之經常乎否乎若睿宗而明此義不至遲疑不决以起成器之辭諸臣能持此義足知功不敵過可消隆基之欲況成器謙退守禮黃屋非心得繼大統必無天寶納媳之惑豈召漁陽金鼓之禍特太平公主欲爲亂階遂以堅成器之辭而速隆基之立也正而論之豈理也歟然則太宗曷以功論曰唐高雖行事僭竊實無遠圖其取天下皆世民力

豈明皇所可假又高祖卽位後先欲立世民世民亦屢辭縱非誠心而建成則已立爲太子矣安得與元吉等日夜合謀必欲置死世民而其謀臣策士又非世民敵以致喋血禁門乃其自取故世民因得藉口以自全者隆基則安所藉哉一時任功之見溺於所挾遂使淫焰復萌而唐祚又幾中隕也天哉

張說言李嶠謀忠　元宗開元元年

韋氏弑夫大逆罪不容於死李嶠謀忠罪同等矣得表

請誅天理王法俱無可逃張說徇私强解是黨惡也元宗官嶠子而令隨之欲沽寬厚之名而爲以德報怨之事亦何矯哉

張說論刑不上大夫 開元十一年

此義惟古可行後世則難引爲例葢古者官人以德其大夫縱不盡三德之選亦皆敦行尚廉恥之士故可殺而不可辱非徒重流品亦所以敦國體自仕途雜沓倖進多端大小臣工之獲罪者豈悉應處死則杖决流遣

亦是痛戒以開其自新未必非好生一法且人臣事君惟當竭誠盡忠至於禍變來前度其責果無可逃卽以身殉殺之惟命杖之亦惟命何分榮辱葢榮辱視所舉之事而不係之刑也張說之論本爲與嘉貞不平抑爲他人解救則可乃退後謂宰相時來則爲之若皆可管辱行及吾輩是一派私心全不反求諸已徒望苟免於君矣安可無識而槪稱其量之宏哉

張九齡識祿山有反相 開元二十四年

二人皆未錯識特其主未能先信耳

胡致堂議九齡不當斷祿山後患

人臣事君知無不言斷其後患而猶拒之設使黙爾旁覩能無自疚厥心邪反咎九齡自匪通論

楊洄譖太子潛構異謀

異謀與有反相者奚似於他人則宥之遇所生則誅之殊不可解

開元二十八年米賤海內富安行萬里不須持寸

兵

君相賢方爲瑞應非其人卽是禍極可不警哉

元宗聞空中神語 元宗天寶四年

何以與祿山蟲食苗語若合符節其所謂君臣一德者耶

元宗潛納太眞

以六十老翁而爲此悖謬之舉非敗國卽殞身倫理之閒何暇與之深講哉

李林甫以採金壙誘適之使言於上卒以召禍 天寶五年

卽林甫非用計排害而此事亦非大臣所當言無怪乎爲其所賣也咎由自取孰惜之哉

殺北海太守李邕 天寶六年

林甫最忌文學以邕之才固所不免然邕年已七十猶有怏怏久在外之意豈非病根不能自除

祿山聞林甫好檢校語卽反手據牀曰我死矣 天寶十載

小人最大胆者藉勢故也小人最無胆者犯禮故也然莫不由養成之愚元宗林甫其養奸之尤乎

李林甫卒 天寶十一載

林甫此日何無詭計以自保耶夫死乃人世所惡聞而聞此等人之死乃爲世所大快其尚能出爲左右翼乎尚能居爲重複關乎尙能一夕屢遷牀使家人莫知處乎其口蜜腹劍安施其羅鉗吉網奚布曷不迎合以固寵曷不杜絕以保奸曷不排抑以永位曷不誅鋤以張勢故知法網可逃而此網斷不能逃獨恨其未明誅尚非聞者之大快耳

制太子監國 天寶十四載

元宗若果能親征命太子監國則河北諸路必響應討賊祿山雖悍不旋踵而殄滅矣乃以國忠大懼致貴妃銜土請命遂使兩京一失於封常淸再失於哥舒翰實國忠楊妃死期促迫且元宗不遭顚沛流離亦不知自悔其從前之誤也

殺高仙芝封常淸

祿山當日亦敗軍之將何獨不殺則此日之禍固元宗自爲之不得諉諸氣數矣

國忠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中使趣之 天寶十五載

小人所以禍人者適以自禍也國忠此時已有鬼物憑之安得不急爲趣促

哥舒翰伏地曰臣肉眼不識聖人

哥舒此際若能罵賊身死人猶憐其爲國忠所逼撫膺慟哭之意雖死如生奈何不能鼓之須臾甘作搖尾乞憐遺羞萬世雖幸而苟活其辱甚矣況只偷生一年仍喪賊手哀哉

又

人孰不惡死亡然當致命之地雖百年不易此須臾況一歲乎此無他忠義之心非預養於平日勇敢之氣斯

難作於臨時未有不餒者也

上始懼召宰相謀之

元宗以天下無復可憂諸事付之宰相故禍端屢見而不知懼至是始懼又召宰相與謀詎知其與謀者卽構亂之人焉有良策

國忠首倡幸蜀

從來奸臣當蠹國害人之日隨處是計及至變生束手無策惟思脫逃孰知馬嵬乃國忠殞命之所首倡幸之正使其求免者適自陷也

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

元宗果能悔禍未有不聞言而自怨自艾者僅答以悔無所及而遣之耶

軍士呼國忠謀反追殺之

好機會過此則國忠得不死矣聞者一快

引貴妃縊殺之

若逢山下鬼環子繫羅衣據術士言數矣而由人事焉

君子不謂數也

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

可見人性皆善易爲感動是存亡轉關處

祿山入長安無復西出意明皇與太子得安行亦無追追

此處已可見天未絕唐得以從容施展而賊不難遏乎也

李泌謂祿山有百里國以遺子孫亦惜之而不反

矣

無良之人終必反恩爲仇祿山又其甚者李泌昧小人難養之戒故他日又謂良娣婦人亦何能爲古今權奸閹宦女謁豈可以情理測乎

祿山搜捕民間益思唐室

足見人心天命俱未去唐而再造之功非可全歸郭李也

肅宗刻乾樹雞爲子

兒女子行徑何以處大事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

元宗以侈慾保奸至於蒙塵尚不知懲乃以七寶鞍媚其子妾殆身爲不道猶懼後人弗率也他日張良娣仍與刦遷之謀以致不朝之慘爲元宗者曷用多此一賜爲後世笑哉

建寧王倓泣于廊下

建寧之泣雖以善言蓋過未免圭角早露益增讒口之疑必欲殺之而後快矣

賀蘭進明譖房琯王衍之比

肅宗本以分王討賊之制移怨於琯而進明庸俗子也平日必在琯輕鄙之列故兩怨合而疑謗成琯由是內不自安疏請將兵亦不自量而輕進者適所以證進明之讒耳

房琯效古法用車戰

車戰必防火攻或先據上風或騶棘牛牲或置反火之器滅火之具或設奇兵繞出敵後因敵火而轉焚之或預戒馬步防其火焚而暇應之琯效此法而不知設備誠迂濶而遠於事情者

殺建寧王倓 肅宗至德二年

嗚呼肅宗之惑何更甚於明皇也其寵良娣不過太眞其任輔國不異林甫明皇當林甫勸立壽王之際尚且猶豫不决久自啟其闇中之明今建寧愛父之誠謀事之智已早見於執鞚一諫與適平涼時矣且其先本欲

以建寧爲元帥李泌止之建寧曾不怨泌則聞此恨失元帥之語廣平可證李泌可詢何一聞言而怒之易來不求據而殺之甚速況兩京未復身與老父皆在播遷先殺此材幹之子其視明皇處晏安之日聽讒殺子不又甚歟

李泌議以爵土賞功臣

百里之地雖周公太公始封止此祿山何物得國如之泌說之謬固顯然矣又謂大國不過今之小郡豈難制

哉夫自兼併以來封建難行毋容再計試思祿山無尺土之階尚因保奸致亂豈有國同郡者卽縱之亦不易操耶泌欲逞一時之臆說而爲此輕易之說殆未按時勢以立言者

李泌答廣平王俶

李泌勉廣平但盡人子之孝一語是極下言婦人亦何能爲殆因上文而足言之然泌於肅宗可謂盡所欲言觀同椒請去時語及建寧肅宗亦爲泣下設當賜倓死之際力諫而以死爭之安知無濟厥事乃竟不一語逆使宦妾益驕爲禍益烈豈眞悠忽於何能爲之見故昧視禍根而不之救耶然則善處人骨肉間者於此不無遺憾焉

李泌請如前策

泌以兵食方足欲並塞東北以取賊巢亦拔根之見但自杲卿說循謀洩之後賊必堅守豈易遽下況兩京未復進退無憑肅宗不從其請非失策也假如一鼓不得

勢必持久兩京皆爲賊據而河北畿輔必有順風從賊者矣論史者往往惜泌策之不行亦泥於所見哉

肅宗晨昏之戀

其眞情耶則何制於悍婦終歲不朝又何制於權閹刼遷不究哉然其言自慘慘動人

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書法謂惜泌策之不行

前書子儀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茲以慶緒篡弑之後思明擁兵據富慶緒不能制書之以見安史相搆

之端書法云恨泌策之不行泌所先攻賊所先守豈賊從前並未嘗守耶可笑也

房琯性高簡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

前委二人戎務以不閑致敗固主將之不明即不誅亦必疏斥反日與談釋老所謂高簡者何益且二人旣列書生所談非其所事琯之引用信屬浮華但能相猶爲覺典耳

賀蘭進明忌功擁兵謂懼爲叔冀所襲

以理而論國事所關生死以之爲人所襲非顧也而于進明則不暇爲此說蓋進明工讒媢忌之小人也目顏眞卿之功而得爵假第五琦之策以克郡瞯肅宗之猜嫌而行語忌睢陽之功烈而擁兵更目睹南霽雲嚼指之慘而畧不動心誠所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其懼叔冀之說特事後飾說以求解耳安得信而筆之且使房琯果惡進明何難摧其節度而僅以屬員制之果爾亦不過制其專橫而已焉有救災恤隣爲國排難而同僚敢乘其後哉此其烏有而不足信也明甚

肅宗約金帛子女歸回紇

此約非第欲速也有忘其故物如獲非分之意有取之盈餘不甚愛惜之情有居心殘忍不計流毒之私遂使大掠未厭于一復肆行焚殺于再收果孰致之哉

以甄濟爲秘書郎發明謂綱目無美詞以濟所爲國士君子所當爲也

綱舉其事目敘其由則事之美惡自見何待加以美詞而後爲美哉如甄濟本以不屈授官僅如綱書則不屈之情不見而授官當否未明也以目分注之而事美矣而詞美矣君儕以稱揚之文是贊也而史云乎至謂濟所爲固所當爲夫惟當爲而人不能爲而濟獨能爲乃爲可美且綱目一書所爲上仿麟經以褒貶而黜陟者孰非暴其所不當爲而美以所當爲者哉故如甄濟不贊以美詞非不美也毋庸贅也論史者焉用以繁[illegible]爲

李輔國言上皇宜居大內 肅宗上元元年

父子之間而間此言不亟誅之而不早為之所徒以不聽謝之哉

通鑑於慶緒朝義概言即位

祿山思明僭竊之位也朝義慶緒篡弑之子也亦云即位位自何來此通鑑之雜成所以不足垂法也

上不豫召子儀入臥內 肅宗寶應元年

不聞子儀此時有所規諫補救邪然至于此時雖諫救亦無所及

唐鑑偶評卷二

湖口 周沚 撰

代宗尊李輔國為尚父 肅宗寶應元年代宗即位之年

既不能平不尊可也即陽尊之亦何必以父號之哉自是過於懦處

子儀請將副元帥讓僕固懷恩 代宗廣德元年

前分注子儀不自安請解副元帥上慰撫之則茲之讓仍是不自安之故乎河朔功特借詞耳

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來瑱死法不明據分注元振有所託不從則係正己不附權奸者再合藩鎮切齒叛將藉口觀之則代宗之不明極矣

子儀請益兵元振遏之不召見乃設疑紿虜悉衆遁去

子儀被譖留京因事急起用又遭權閹反使成其功名

然則抑之乃所以成之而讒人者適足以自禍也

僕固懷恩上書自訟

懷恩功業亦郭李之次其尤慘者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然臣子之義國而忘家遇有構陷當隨事平恕遣之若素懷功無與比之見即是病根故一激輙起含怒自訟其爲人所構有以哉

段秀實說郭晞 廣德二年

此郭子儀救命符也脫使擊賊成功豈非善處功名者

哉

子儀答其子叩馬之言 代宗永泰元年

此等處見子儀智勇終始令名宜也然亦不免語病蓋前已有國家語後當云不然亦身殁而義全則公而忘私矣奈何以一家字貽識大方哉

代宗引鄙諺語答子儀 代宗大歷二年

代宗此言似得所以待婦翁之道然亦惟子儀可言此耳移語他人未免有權術在

子儀以事語僚佐

晞之縱卒暴之無君誠不才子耳爲子儀者幸知之而能言之不然能無識於平日之失教哉

代宗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發明識其幸家奴所作 大歷三年

寵倖家奴故所作寺亦臨幸焉此唐家通病也此處當責其度僧尼之失方爲切於事情

徵李泌於衡山書法謂前不書徵貴之也

前書李泌至靈武以北行之名肅宗尚爲太子耳此時代宗已即位三年則書徵不書徵乃史法也豈至則貴而徵則恒辭哉

魚朝恩邀子儀遊章敬寺 大歷四年

章敬之造非義也令公特欲往告以示已之不疑且闢其兩虎而脫身於事外處昏亂之朝保功名之哲信其善矣若以聖賢之道論之身爲國家倚重之人見主上惑於家奴往遊非義即當拒辭不往所謂正已以格君

非至權閹貪相側目於前亦只有以義自守不詭不隨
故惟不往則二人之計無所於施我之智謀可以不設
凜凜正色落落大方何須枉己徇人因間用間使己忌
得釋人怨愈深天下將重功名而薄道德也噫嘻難哉

杜鴻漸病剃髮命爲塔以葬

肅宗即位鴻漸致之死現醜態不其宜乎

以裴冕同平章事尋卒書法譏貪位

因老病易制而舉以爲相書尋卒者所以暴元載之奸

而譏代宗之昏於用人也若冕之貪位不自今始矣靈
武勸進五上其牋故肅宗即位之初已命同平章事貪
位欲速兩意相成矣待舞蹈仆地而後知之且使冕而
當用尋卒何傷既爲元載所賣而喜之不勝雖非老病
其能免於貪位之誚乎苟忘其前此勸進之事徒以老
不知止因書卒以譏之則隘矣

魚朝恩伏誅 大曆五年

既非明正典刑何謂伏誅綱目特書之以快人心以揚
國法

朝恩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聞之不懌

家奴怒矣主上僅以不懌忍之自令致此何怪其然

使周皓將百人自衛皇甫溫握兵爲援

借力損威令周皓皇甫溫等覗代宗爲何如主矣惟不
與正人謀而必與小人伍故誅小人者即小人也小人
自領其黨耳代宗何與焉

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殺一家奴當得何禍既非顯戮總無善圖若謂反噬堪
虞則當時朝端切齒將帥寒心一紙捕奸無不攘臂爭
先易如薙草乃兢兢業業不啻如同輩操戈吾不知此
言一出何可令周皓等聞之哉無怪乎跋扈強藩之萬
難屈制也

還尸賜錢

與誅輔國同一作用僅未勅令捕盜耳其人已死其勢
已移尚何所憚而必爲此舉謂其有功耶則功不抵罪

且極典之後卹其家足矣何用隱之諱之爲哉可見代宗此舉終是畏首畏尾死家奴猶怖生主上也較之討殺之懦殆有甚焉

赦京城繫囚

殺家奴耳而大赦京師足見喜懼交縈不勝徼幸於望外

且曰北衙將士皆朕爪牙勿生憂懼

恐物傷其類必慰諭之而後卽安此時諸閹目中更視

代宗爲何如主矣總緣倂睹宦寺不肯稍稍振作爪牙二字乃其眞心之語故他日猶思起程元振而用之亦此意也

胡致堂謂誅三宦爲最武

人君馭禮樂刑政以勸懲天下法之所在殺之惟命族之亦惟命故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威信凜然何等光明而正大今三宦固由代宗釀成然使速悔其過而卽顯戮以快天下未始非補過善後之道乃二人以詭計殺一則庇護失出此荆棘之行而人主顧用以待家奴乎然猶可藉口於積患難除慮其反噬也至旣死而劫捕盜又存問爲刻首葬并還尸賜錢是更何等作用哉總由其委靡昏懦不能振作以有所爲故誅不數人未旋踵而仍自釀其患也致堂胡氏稱以爲武誤矣評曰盜殺計殺巳失君人之道隱之厚之尤類穿窬之情

致堂謂事不能盡善不若愼之於初之爲美

以此爲正本清源之說則得矣而於當事之論則不然

蓋所謂不善者何也曰旣寵之又殺之是失政也復隱之復厚賜之是失刑也不知任人之蔽事所常有一旦覺察而顯戮之以從其後曾何碍於英明之主且益使死生榮辱聽命於我禍福轉瞬恩威莫測夫何所負於其臣者而寵之遂不可以殺之哉至於失刑之故則代宗錯中又錯愈出愈奇非其初之不愼致之矣當時三宦雖握禁兵然兵柄可解則解之其不可解原不必於握兵之地捕致之也與正人謀機事貴密俟冠笏入朝

之際數其罪而械繫之而刃加於頸雖有萬騎虎賁握其掌中而迅雷不及掩耳矣何謂不善必不得已而慮其患而以計擒之亦不妨梟其首於國門榜其惡於朝野使天下曉然知元惡之所以誅則亦正刑明辟之義也又何謂不善煞則翻之不愼猶可挽回而後之不善遂無可解說矣致堂之說殆謂人君一誤其勢必至無可如何將使天下後世之爲亂臣賊子者皆冀幸其主之落權失勢可自立其身於萬難搖動之地也可不辨哉

代宗匿李泌於魏少遊所而密與之約

代宗誠信不孚一以詐術馭人安望享忠厚之報

代宗厭元載所爲而亦從之 大歷六年

知其無禮而亦從之是以惡養人也

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 大歷八年

此舅子行爲詭僻卽一字一事以覘三十事止舉二端已非奇謀特識況他未表者乎何須以名見美之

子儀激渾瑊雪恥

子儀智足知瑊故以罪已一激渾瑊心能料帥故以再任遂功所謂帥將同心豈不轉敗爲勝

元載請城原州

元載此論謀邊善策也何代宗於不宜從者亦姑從之而過當從者反因傍言終止遂棄膏腴而資寇仇查此後吐蕃屢入寇至德宗貞元三年五月謀刼盟以害三將未克十月始城故原州而屯之距此一十五年中雖楊炎欲舉奈倒行逆施徒洩私忿反基禍胎又後八年巠擾變故以致終歸吐蕃夫事勢固難逆料幸料中矣又有行不行之厄君子所以貴盡其事之當爲者而已

田神功言行軍料敵宿將所難奈何用書生語

書生不可語戎務譏後世詞章之學耳誰云孫子不曾讀書乎且如他日吐蕃謀刼盟馬燧以宿將而深信柳渾一書生而切憂卒能料敵如渾言豈書生語皆不可用哉

胡致堂論誅元載大歷十二年

此論確矣然謂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則仍是論誅三官之誤也夫後世如甘露之禍正坐其主有畏葸之心必欲隱殺討殺以致此耳假如正刑明辟而直致之安有肘腋之地反噬爲災且此處既知元載之誅爲過甚則於三官爲怯矣何得並以武稱爲改之曰元載之黨不敵三官代宗之辟實在中官此重彼輕夫何足怪

附參

按名媛詩序元載妻王氏名蘊秀自幼氣節能詩父忠嗣領四鎮節度載貧時妻勸之力學載拜中書其妻以詩寄姊妹云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及見載貪橫爲詩以諫其末云公孫開館延佳客知道浮雲不久長載誅代宗令王氏入宮歎曰二十年太原節度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爲長信昭陽之事乎死亦幸矣京兆笞斃則載之有負其妻實甚查王忠嗣唐之賢鎮見忌林甫不附祿山不取石堡甘辭節鉞乃產此令女有不淫不屈之風以夫故不得令終可惜已因附錄之以寓闡幽之意云

胡致堂謂郭子儀減坐中聲樂爲成人之美

子儀聞相綰制下而減坐中之半此正畏心之萌所以得保功名處也愛之者自當舉其知畏而賢之以見當世之悍鎮強藩無所畏者也懷恩元載不知畏者也而子儀自深遠矣乃曰幹與寬誠畏之者子儀事類而情

殊又曰子儀非有傷威踧踖之態也曾不知大臣之侈聲妓於理爲當然乎抑不當乎若有未安烏能不畏且畏美德也曾不足以累及子儀而奚庸置辨無以爲辨則謂是成人之美試問子儀當日不爲減樂之事於楊綰清名遂有所損則誠成之矣倘曰不然是綰以清簡之操不獨成已兼能成物而使子儀聞風改過彼子儀顧何所成哉尚論古人而徇一已愛憎之偏鮮不誤矣

子儀軍出蔣沆令縣供億蔬飯

此亦蔣沇平日政祭感人故能使子儀畏服傷其麾下假令當日不戒如其子晞之縱卒爲暴幾何不至如姚令言之叛而子儀功名敗矣論事者不美沇而專美子儀何本末之混施也

段秀實奉身清儉

此郭子儀對症藥也足徵致堂所論之謬

朱泚獻猫鼠同乳 大曆十三年

此朱泚後日與涇原軍士同謀爲亂之先兆若論及時

則首應在縱養藩鎮之妖而察奸禦寇其次焉者惜崔祐甫不能言及

致堂言子儀殺張曇逐高郢如日月之蝕

日月薄蝕乃自然之數必如周公使監乃能似之若子儀之信讒殺忿豈亦不得不然之舉乎後因忠變誘咎讒人而死者不可復贖矣蝕也云乎

以李泌爲澧州刺史 大曆十四年

前以元載之故匿泌藩僚茲又因常袞之言試泌刺史不思泌計已有前效因先帝欲相而不得者與漢宣用人之法大殊其爲讒言有何難辨夫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惟代宗本不欲用泌故袞得而行其閒耳

發明以財賦歸左藏美楊炎 德宗即位大曆十四年

楊炎此奏固善然當時既在相位則事更甚重於此者多矣外藏內庫若掌事不得其人弊未有以相勝也

楊炎徵段秀實爲司農卿 德宗建中元年

元載初議謂先城次戍後屯斯事乘間立功以漸成今

楊炎乃欲先發丁夫浚渠屯田故秀實沮之若不易以懷光仍使秀實董其事俟成城而後移鎮則事集矣顧暹小人之忿易據刻之將致劉文喜因衆拒命以求秀實儻秀實復帥涇原必能欽戢軍士不惟原州可以隨圖安有四年怨觸斬關之變然則使涇原坐棄終歸吐蕃并兆朱泚僭據長安不保者皆楊炎一怒基之也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 建中二年

夫婦且當有別矣何況男女賓客既不知戒矣安論私

宜此唐俗之陋而子儀所以不得爲大臣也

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子儀防患之心雖疾不廢可謂密矣然苟動循禮法亦安用如許詐轂乎

子儀麾下雖貴盛常役使趨走家人亦以僕隸視之

但麾下非同臣也貴至王公位相等矣猶役走僕視殊傷國體

書法詔官號謚一人而已

遺詔以子儀爲冢宰故德宗尊爲尚父非本無此號而綱目特加之既未嘗貶官設而全載亦實錄耳觀嗣後李晟之卒官爵謚皆同但無尚父者晟蓋未加此名也書法稱一人而已未免偏於所好乎

遣中使縊殺楊炎

嗚呼當炎誣劉晏時必不自料其有此日乃僅偷生一年死法亦如之彼小人肆害者尚不知所以灰心乎

盧杞譖陷楊炎發明謂誣殺非罪

誣殺劉晏非此不足償報亦因其誣而誣之事語理不誣且晏死天下含冤炎無聞焉天理人心豈不顯哉

盧杞欲出張鎰鳳翔先請自行 建中三年

拿定在掌握中故任縱橫其說不出網羅

盧杞責關播

何異林甫仗馬之戒

盧杞陷顏眞卿 建中四年

眞口密腹刀令人可畏

杞言撿行則年少者不敢辭遠使

巧言佞口剛僻不同小人誠難防哉

盧杞譖李懷光

杞每進讒反用稱揚法能使聽者不覺而易從誠工於讒者

德宗不得已貶杞等爲州司馬

不放殺而貶爲州司彼諸州之民何辜乎

陸贄辭賞

所謂令不犯功不遺數語善矣但上云賞先卑遠而後貴近下分解先大勞次羣品豈大勞者皆卑遠乎覺詞意不屬宜改曰望先賞將士次錄勛勞然後徧及羣品則臣亦云云庶無語病

李晟以忠義感激將士衆雖單弱銳氣不衰德宗興元元年

懷光逆謀李晟先事入奏及晟孤軍懸二寇間內外無

據徒以卑辭遜諭能使懷光慙愐未忍遽擊此聖人所以重爲命也

朱泚使李晟親近以家書遺晟立斬之

勇而且決人所難能其必立斬者志安軍士也不然則爲忍刻市名矣公私之界學者不可不辨

以竇文場王希遷典禁旅

所委非人不咎已之不明更求能者反蹈前弊使後來禍烈迄于亡唐可悲也夫

唐鑑偶評卷三

湖口 周池 撰

懷光解奉天圍以其子璀爲御史德宗貞元元年

既用其子何不令懷光入朝一見總由聽信盧杞之禍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召賞入相晟表其過

取妓追返二人過惡相當至朝廷命相而以私隙表沮則過又獨在晟矣

崔造以租賦委觀察刺史送京貞元二年

凡興利除弊難乎其始蓋庸夫安于所習一旦改更謗聲騰起故諺云利不十分不興害不十分不變亦有激之言也如崔造疾諸使之弊奏罷度支轉運租賦委觀察未爲失計何當時行之而未便耶

李晟表薦張延賞

釋怨可也相不相聽之朝廷復爲表薦是誠何心哉所以致延賞之輕請昏不許蓄憾如故也

致堂言李晟堅守初議爲正

初議本晟失居多堅守是謂遂過何以爲正

李晟謂文士難犯 貞元三年

釋怨嘗憾由人情有曲直豈分文士武夫晟論粗淺

爲燧延賞皆言和親便

禍成于反謀之一念故從來將相懷私隙者未有不害國

德宗謂李泌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 貞元五年

使非多難則陸贄李泌之言恐面從亦不能也肯屈服乎

致堂責董晉言謀議不足道

凡覩文字必詳本事上文來意直至語終而後斷以已見如董晉之充位固非賢相然謀議不足道之語蓋本未嘗泄于人意以拒其子弟之問猶嘉謀嘉猷惟我后之德之說也安得謂其言之非哉致堂愎矣

李泌以好談神仙爲世所輕

李泌周旋三君皆遭禍變其他謀議或中或否尚不足奇最可愛者處人骨月天性間能出其至誠惻怛反復忠告而善導之此則諸功臣所不逮也史僅稱其謀事近忠則不徒近之矣又謂輕去近高自全近智卒建上宰近立功名豈知肅宗之世辭歸衡山實避輔國良娣其輕去卽所以自全若果能高隱則權閹貪相之朝曷爲就徵故寄居蓬萊固辭相位近自全矣然匿身判官僥就刺史豈尚未可以去乎嗣是六年展轉外州乃得

安保脫已任內職泌縱多智亦難逃炎杞之奸則其獲免者亦幸耳且德宗非眞能相泌者建中之亂禍緣盧杞無人不知猶愚于數載之後而稱其忠介是豈能眞用直言者故泌相不滿二年所立功名以救太子爲首而募屯田諫受貢諸事亦稍疏矣至其自言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此固好談神仙之源宜其取輕于世然其對德宗曰君相而談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因舉商紂有命在天之言以証之復誦一言喪邦之戒以過人

君面諛之喜若非奉教君子者不惟不能道亦必不敢
道嗚呼泌果可輕乎哉

陸贄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奏 貞元八年

自古有治法無治人不得其人則宰相與臺省長官一
也其能免情賄之私弊乎

陸贄論裴延齡不宜判度支

陸贄之言亦頗切直第于自薦李巽後言之故不足堅
主聽耳

致堂推陸贄負我負人之說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奸雄之心也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釋老之論也則贄言之善在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
二語明矣評者徒舉末二語推及忠恕知命何其好爲
道學套詞且聖門第云推己及人未聞有人已相負之
比況君上之與民庶更豈有負人負我之較量哉遽指
此爲洙泗之徒奚啻引墨附儒耶

陸敬輿策財食輕重

此亦救時之計耳倘財食皆不足奈何此平天下者所
以務開其源也

陸贄密語于姜公輔

君子小人本有交惡之理但小人必罔害人君子惟以
直報彼竇之惡贄而解其內職固屬罔矣豈贄之譖參
而竟激上怒遂爲直乎且公輔本欲求遷顧反獲譴贄
致之也則贄以一計而害二人他日不免爲趙憬所賣
有以也夫

陸贄言竇參事跡曖昧 貞元九年

果懷異圖焉不發昧必顯而後治已無及矣今贄既謂
參貪縱天下共知則不與劉晏之誣等矣況巽奏參交
結未云異圖如果交結卽係異圖又何不可與藩鎭同
治乃贄既指其異圖而又以事跡曖昧爲疑詞耶其論
重辟但勿遽加其說駭動第云不細似欲調停兩端非
宰相參贄刑賞之道而辭氣進退輕重益令人主生疑
大臣進言不應如是

德宗欲令李萬榮知留後

始終看來不解唐季諸君多以殺主將者爲留後的係何見

陸贄約趙憬共論延齡上怒憬黙無言 貞元十年

是亦贄有罪焉非深知其賢而引之入相一也大臣論事是非决于當幾不應平時與同輩議談二也約人論證而爲所賣三也甚矣明其難哉

陽城居諫議不言事與弟客日夜痛飲 貞元十一年

諫議言官也不言失職飲酒常事也痛飲敗度如此舉動究係做作

歐陽修論陽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兩事范華陽言歐不成人之美

其實兩事惟一事豈前此竟無可諫者逆料將有裴陸之舉故蓄積痛飲以壯其氣耶不然必以歐論爲正

以宦者爲宮市使每出雖沽漿賣餅家皆撤業閉門 貞元十三年

成何世界直令後代閱者始則髮指于宦豎終焉痛哭于窮黎

陽城自囚于獄其遺按判官皆後先逃去 貞元十四年

陽城雖有愛民之心而舉動不經不可爲法獨美當日前後按事判官何皆賢也毋乃有近名之意邪

附論

陽城兄弟三人皆不娶終身

人生五倫缺一不可夫婦似近情欲而聖人不以欲視自二氏去而夫婦須至四者俱廢卒成異端今城既知以忠孝友愛稱賢而獨不娶鳴高致二弟效尤忍絶父嗣其得罪于天地祖宗大矣雖日相循于四者之中無怪乎多僻也詩曰民之多辟毋自立辟其城之謂歟

于頔奏貶反覆德宗一一從之 貞元十六年

德宗非聚歛不親非讒諂不信然自出走奉梁而後其忌憚處獨在强藩故于建封之奏聊爲嘉納南仲之對只得黙然若于頓之擐甲厲兵更所畏怯是以誣復貶留任其前後顛倒莫或不從成何政體

王叔文詭譎多詐以無言誘太子而但諫宮市 貞元二十年

太子不宜言外事不宜收人心持論極正然宮市爲毒不能一朝居叔文借君子之言行小人之計其深謀陰

寵令太子入其彀中不復覺察誠可痛恨故言有似是實大惡而人不知者此類是也

致堂責王叔文以進身之禮

太子勿預外事謂親過尚小匡救之責在羣臣故不欲以言事生隙又或所聞不確徒爲道聽塗說亦易爲小人所責其弊必至于收人心而罔君上今宮市之害民在倒懸重則激變喪國輕亦陷君貪殘廷臣不能强諫者休戚不關耳豈誼切儲君亦忍坐視正孟子所謂愈疎矣致堂是叔文此言而咎其進身以小數不知叔文詭計藉太子以進身耳而欲以責君子之道責小人乎

丁南湖怪宗元禹錫以文名豈不明理識時

儒者以明理識時爲知以正己厲操爲行二事相因亦相成也若詞章之學不過抄砌枝葉耳豈足以該知行之實故後世文士無踰班揚而尤不免迷于權利況唐之宗元禹錫下班揚數等者而謂能明理識時不附權奸哉其故在于高視詞章遂使實學不明

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順宗永貞元年實貞元二十一年

順宗在儲位二十年每多規諫論救故韓昌黎謂天下陰受其賜倘非叔文奸謀如宮市等弊必能早除何待即位始禁凡讀史者能不爲當日斯民切齒于叔文耶

李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陸贄

吉甫此舉釋憾忘分重賢幾三善矣乃後日爲相反多修舊怨又仇直言而坐主司何也豈名譽未彰故抑情

以干進勢位既至遂徇私而忌才乎吁自古盈滿之所以難持也

王叔文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

小人陰類行藏如鼠鼠首必兩顧小人務防人不獨害人利己之謀屏人竊語即公會燕見之頃常背人耳語

百官見太子儀表大喜叔文獨有憂色

小人憂喜每與人殊蓋其智術利于暗弱故一覩強明憂從中來

黃裳豈得以一官相買

杜黃裳操守雖歷久不變可謂能正其趣者矣合觀嗣後相業必無頗通餽謝之事殆由憲宗信人不堅任人不久故讒口得間耳

致堂謂陸淳有功于春秋

春秋大義自孟子論後已明同日月若微詞奧旨雖三傳各稟師承尚不能脗合經意何有于漢唐注疏逮安石不列學宮高宗忘復父仇胡文定感而為傳朱子尚謂依他說却有是理但未知聖人當日即如此解否則凡屬佳傳亦祇人自為春秋而非春秋藉之以明矣彼陸淳口談聖經身附小人乃假春秋以邀譽者致堂既知為風馬牛不相及而開論即予以有功春秋何自左如是緣視訓詁太重豈知穿鑿解經功無一二過則有準乎

叔文怒叱執誼慙赧起迎

執誼為相叔文實引之故此敢于怒叱彼不敢不起迎

李巽為度支轉運使 憲宗元和元年

陸贄嘗欲用之矣今過晏數而又有加亦聚斂之徒耳贄何取焉

李師古卒

按幽閒鼓吹云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為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一乘俟門果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抑其謀終身不敢失節據此則黃裳平日頗有

定識不爲不肖子所欺嗟乎人苟思潔己于仕宦之途其檢察必自妻子始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 元和六年

已伏晚年任柳泌餌金丹之根

致堂引傅說告高宗語責李藩

李藩援古証今言頗切實而必引經語責人不知人臣但盡其所當言而已道德等語豈非欲以王者事易之耶寧必遂傳說言而後易哉

李吉甫言天下太平陛下宜爲樂

即果太平爲樂二字非宰相所宜啓齒

宗元欲以柳易播 元和十年

此事多以爲柳州美談豈知護黨市名不足取也終當以憲宗之論爲正

柳宗元作梓人傳

宗元等於附叔文時曾以伊周互許其作是傳自寓乎抑諂叔文耶竊恐不免衒能矜名之列而不在伊周所進之中也

憲宗謂左右曰此人殊亦異之 元和十一年

不惟不罪公綽反戒其左右可稱屈已伸法賢君然公綽亦幸遇憲宗于此日耳若在他時他主未必不以懟取禍

李愬拜迎裴度之言并答諸將軍 元和十二年

李愬成功不爲大奇此量此言人所難及

朱沛國謂釋氏言最宏濶

聖教自一身以及天下由一時以至萬世無人不當效無代不可行設胥舉世從佛則下世無人類矣安見宏濶其心性超出之論皆中國文人繼起附會穿鑿隱僻非瞿曇時有此也惟罪福報應可悚奸頑而所以教之修免者又不盡道徒令施濟以徼後利乃遂以宏濶目之是非佛而適惑于佛也

貶錢徽遂州刺史 穆宗長慶元年

其不受託非徒公也無勇不成其不自明非忍忘也恥

爲攻訐皆難能也

裴度爲相二日三易主致堂謂其在位日淺 敬宗寶歷二年

國是若此凡立其朝者皆在可恥況宰相乎爲度解者纔緣溺愛

韋處厚卒 文宗太和二年

爲宰相于此時避位不許不如早卒

命宦官毋衣紗縠綾羅 太和三年

此亦只令其幼弱愚頑者耳握權勢者其聽之否

致堂言文宗可與爲善而承弼無伊傅周召

其時得管葛之次而專任之亦他不至此談何容易動擬伊周使後世相戒勿效頭巾語有由然矣

文宗欲用李仲言王涯李德裕相左 太和八年

王涯阿諛德裕失儀均乖誠敬之道然王罪較重故德裕幸貶而涯竟因訓亂被殺爲大臣者安可違道取媚哉

李德裕言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朋黨 文宗開成五年

二語雖是而德裕究不能無私可見言易而行難也

德裕素惡白居易沮以衰病 武宗會昌二年

前面陳宰相有奸罔者立黜之此豈非罔上徇私乎

致堂論仇士良教其黨固權之術

向閹宦小人作此迂談可謂失言況士良尤小人中之最下者乎

胡氏謂三教道家尤謬 會昌四年

二氏皆非正道置軒輊者必惑于一也

溫公論憲宗用董重質武宗殺郭誼皆失

憲宗于董重質情理不同溫公自不細揣合而議之非的論矣

范華陽謂李德裕御三鎮如運之掌

德裕相業亦後世權謀術數耳遂以平天下與之過矣

唐鑑偶評卷四

湖口 周池 撰

唐家再造李郭力論

肅代之克復兩京總由天未絶唐遞邀五幸不然雖郭李亦無能爲也一幸盲安被弑再幸陳留人殺尹子奇三幸思明殺慶緒四幸朝義殺思明五幸懷恩中途暴疾死儻非五幸不惟子儀敗績渭渠即新店之役子儀等初戰不利賊驚回紇至始潰脫祿山未死不可知也相州以九節度之師弊雖由於無統然郭李何獨不可自出方畧而乃同歸於敗旋以安史自相殘殺稍寛數月之備而光弼始得大敗之於河陽後數月思明復入東京次年河陽懷州皆陷幸未一月而思明又見殺於其子反不修內政致驕宦嬖妾拘執其父憂憤成疾不旋踵而父子祖孫夫妻自身一時不保脫思明尚在乘虛直擣則太子未能晏然即位矣幸朝義謀勇皆不及父又倩回紇入援再收東京次年李懷仙遂殺朝義以降而僕固懷恩即起固寵之謀舉朝苟且因依一閹甫除二宦繼橫斯時子儀在京不一强諫徒畏禍及屢辭元帥以讓懷恩迨懷恩徵朝不至六罪自訟而吐蕃直入長安矣狼狽走陝徵諸道兵不至子儀僅以召募之二十騎收兵四千雖能設疑紿虜權且遁去而僕固懷恩更引回紇吐蕃合寇其河北諸路節度素係賊將又懷恩黨援各擁勁卒自署文武不供貢賦覬望乘隙西都府庫空虛稅青苗錢以給官俸危如纍卵猶置高座講仁王經若非懷恩暴死中途未必回紇吐蕃爭長不睦子儀何自乘間往說即子儀亦自云衆寡不敵賊則父子俱死挺身而出以徼一幸亦此時只有此着耳後人不知統觀天幸徒以再造功歸郭李彼光弼之回惑于末路固無足取即子儀一生得於良將保功之度則有餘律以大臣匡君之畧則不足媿稽二君行爲中與基業安在一旦瓦解縱子儀善戰善守能必殺祿山乎

必殺思明乎必殺尹子奇乎當子奇一歲四寇睢陽擊走者三至喪目幾獲而不休後更逆嗣四越月不獨忌功擁兵之賀蘭進明也卽此外亦無隻騎相援以至于陷觀張睢陽之智勇節義誠有大過於郭李者豈得以成敗之故而殺其等哉夫唐自天寶以至寶應無事不兆喪亡乃亂極之餘而疊遘五幸者蓋舉事皆亂臣賊子無可授以神器之人又唐運方半姑示警而不絕之也詎云中興戰功哉

胡寅論劉晏言利辨

宋末章句儒者全無事功惟以空談道學雌黃古人如胡致堂論劉晏言利之臣君子不道試問胡既道學則大學一書豈不敢非其平天下章所謂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者非言利乎故用人之外理財爲急特不欲聚斂殘民以逞耳肅代之世國亂財空將帥皆窮奢極欲而不能制晏之爲度支也變通有無曲盡其妙使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其用人也則詳士吏之分其理財也則以養民爲急每旬月雨雪豐歉之必聞蠲免救助之卽奏貴糴賤糶應民之急而不待流亡餓莩權鹽鐵常平之法而民不困弊轉輸辨水力之船而穀無沈沒故唐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若此可謂權而不詭于道者也今不解克復之功首在轉輸而於子儀福命則過爲推崇於晏之冤死則議其積怨且疑子儀之府庫珍貨山積侈窮人欲爲史氏過言摘晏衆頗疾之一語謂史必有說是何其任意軒輊至於

如此蓋致堂生南渡之後念恢復不能如唐故于子儀多褒辭談道學必嚴義利雖如劉晏遭貶斥於戲偏矣

方孝孺論子儀窮奢極欲辨

方正學之爲人也忠鯁之概固在可取然每粗而激不可與圖成觀其對永樂十族之誅一言而禍及朋友粗激猶可言也至主建文離間高熾之謀粗激不可言矣乃自謂能知郭子儀之深慮遠討以飾其窮奢極欲之行而不知其說視昔史妄者更無理也夫人臣之節先

須律已然後能格君幸而濟難保身上也即不幸爲國殞命終無改乎自律之度此無分令辟庸主一致而已烏有逆料其君之見疑將至殺己反徇衆自汙使己受奢欲之名而主上能釋然者乎若然其時前之安史後之悍鎮初皆由窮奢極欲而莫制終漸貪竊神器則自汚適所以啟疑而猥云以此保全君臣則既執而蔽之論蓋子儀一生周密含容人也又有應變之智有臨敵之勇有馭衆之材故能保功令考不愧良將之度然而

自奉不離聲色貨利故無正己之操無陳善之略無閑邪之能徒以容容厚福實辭大臣之道史謂其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蓋實錄也何溺愛者既據史之上二言以立論而獨略其末後之辭謂非偏見難拟稗子而方君又復爲之穿鑿其說謂事類衆而心不然則凡縱欲諸臣皆得藉口自汚求全矣豈非亂道之故故後學於是不得不辨

袁了凡論狄郭姚宋辨

狄梁公於武氏朝可謂能自立者矣然當被誣遭貶後不能退隱甘事女主猶有遺譏至其剛方之槪有非子儀所能及者有明袁坤儀論二公之忠衆以存貞晦以用明姚宋僅一代之良似矣又謂二公易地則皆然非弟不審時勢更不知二公身分蓋二人之迹成其功各有天幸未必盡關人事然論守則郭不如狄論益則狄不及郭彼武氏雖淫亂酷烈而有知人之明其時無强

藩悍寇兩京失守之事設郭生於斯不過如婁師德而已何有事急屢用之賞亦無廷爭薦賢之術肅代雖克復舊物然皆狹暗之材其朝多驕宦忌相主不庇臣之羞使狄仕其朝必至爲顏眞卿而止既無扈從國老之意何有汾陽尚父之尊故二公者適其時則各保令譽遜其地即弗能爲良若以姚宋相擬狄如宋而尚嫌矜高郭似姚而實遜淸儉但有不及焉能過之綱目於數公之卒皆書爵謚以示褒崇然姚宋處無事之日而狄

郭丁艱險之會卒能保身濟國尤爲難及初未嘗予以伊周盛德而低昂其間也後人須於一字多寡中求其銖兩而更推尊子儀以爲千數百年未有之書若然則子儀不且賢於諸葛哉失紫陽意矣儒者欲尚考古人而徒拾人牙慧一倡百和何所取焉

盧杞用而懷光叛說

李懷光初順終逆父背子賢想其食蕪根之日賊已登城渾瑊相對而泣若無懷光鋭兵敗泚醴泉雖李晟入援泚未必遁闕豈能解奈何信讒竟不一見夫杞之讒

言乃反稱光勲業故使乘勝進取德宗即欲惟命是聽焉有如此跋扈强臣屯兵城外不令進見而奬前功而竟委以取長安之策乎假使光得入朝以彼勇而少含之人杞必退避光必陳其奸惡而請誅之縱杞多計不即就誅而德宗內亦生疑矣脫杞不避則二人當前一悍一奸相對必有可驚可笑之舉德宗方且顧彼顧此之不暇光除杞而奸佞之禍息杞除光而叛逆之萌消

機皆決於一名乃忘歡聲如雷之喜急下引軍便橋之令致使奸人得手叛將起釁可惜也夫雖然非從其大人臣能百折不回乃可以見操守惟懷光本非善類故一抑即起此宋之岳忠武所以不可及而君子終不因此恕彼也

裴晉公四朝全德始終論

淮西既平不惟憲宗漸生驕侈即裴度亦難言不自滿假於何驗之於其纂獻蔡鄆用兵請付史官知之考憲

宗在儲位年已二十八平時習見藩鎭跋扈久有剷平之志甫即位劉闢驅命能用杜黃裳謀而崇文奏凱次年李錡反覆從裴垍李絳請而卒散其資財四年吳少誠病李絳欲乘時命師權赦承宗若早定計何有九年元濟踞叛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載後克事乎乃舍申蔡之利惟恒冀是圖以吐突承璀爲制將都統設使承璀有功則憲宗寵任中使之心益堅矣幸戰不利五年始能爲罷器使而相絳七年田季安卒朝議用兵絳

擕魏博若符契始遣知制誥裴度宣慰賞賜九年絳罷
而承璀仍中尉神策吳元濟遂領軍犯順十年命中丞
裴度宣慰行營未幾盜殺宰相武元衡擊度幸未死傷
其首憲宗因怒而相度度亦堅意請討又以六鎮紛討
承宗逾年罔効然後朝士請罷河北併力淮西十二年
乃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幸愬謀屢中更登
降元濟之猛將謀臣其時餽運疲弊上亦病之而李逢
言等已欲罷兵度乃請自往督戰以堅上意至則李愬

已據吳房而不取又因降將李祐悉得其強弱虛實勸
愬乘虛直抵而元濟果以雪夜成擒愬既先鬭白裴度
城破具櫜鞬迎之拜于道左且語以上下之分而使知
朝廷之尊然後還軍文城以聽度之處置豈乎若愬者
豈徒良將之畧直可謂遊心物外學道行間者即其父
李晟前輩郭子儀功雖過之虛衷不及已十三年春李
師道懼而奉表蓋用李公度之謀原非實意嗣是王承
宗納質獻地因布衣栢耆策干韓愈持書往說幽州劉

總洗雪歸朝乃其將譚忠歷陳利害三功度皆無與焉
度既復相而皇甫鎛新用事度遂上疏陳前功憲宗目
爲朋黨而不之省由是起承暉浚龍首求長生官方士
迎佛骨怒直言律以功成身退之節度可見幾而作矣
逆十四年李愬田宏正等進逼師道因其殘虐爲兵馬
使劉悟執斬淄青悉平度於斯時宜總上十數年計之
吳蜀平而閹宦帥魏博服而賢相罷河北停而聚斂幸
元濟俘而土木興今更鄆州函首外患需去當何如窒

寳塞違前既以歷陳底定致朋黨之疑後豈因纂述主
德收匡救之實憲宗亦明知賴諸臣之力翻却獻不居
非苐沽不伐之譽實方役志於神仙而不屑耳未幾度
果不保其位罷鎭河東不數月而憲宗暴崩雖咎藥發
實被閹弑夫豈朝夕之故以至於是前此度當首相無
能改於其德反慫慂之以益其驕心是度明知不敵奸
相之寵故以纂述歸美於君冀其矜功而已亦得自暴
也尤可笑者文飾其辭而自付史館後代安得有信史

乎卽舉韓愈碑文論之平蔡之役愈實爲度司馬其有
私無私姑不必辨但紀功必歸美於君而愈頌上能斷
者由度能堅天子意凡諸方畧多歸之度以致石烈士
擊碑執奏況既幸成功其從前言罷諸臣已內不自安
愈更指明一二臣外萬口附和皆曰不可非惟相形犯
忌亦失臨文忠厚之道然討蔡猶度親履行營若鄆城
克濟實諸路急攻敵勢孤而復殘民以逞自取滅亡廟
堂之謀亦鮮矣度斯時豈他無補助而必出此諂諛之

事以鳴忠智耶考度從此外鎮得寬假討賊之罪固不
幸中之一幸矣乃長慶中因與元稹爭寵屢表以蘄滅
河朔自任卒以諸道十五萬之師元老名將屯守踰年
不克幽鎮萬餘之衆再失河朔以蒞唐亡度之機畧何
前後懸殊前請付史固屬可美後卽不請史實遺羞未
幾名度輔政牛李相搆而不問注澄用事而不救奸臣
蔽主而不知方士覆轍而不諫因循二載又更一主加
平章事居喪遊戲聽之樂色晏起聽之任閹子之橫行

忽驪山之凶驗彼僧孺猶能累表求出德裕尚獻丹扆
六箴且敬宗雖昏童失德其待度獨能察謗加厚至朝
士塡門栖楚耳語含笑受罰吏白失印求固難遽還不
懲奸縱云有疊奈模棱何他如止東幸是謂姑徐索赦
使徒置不問其於狎羣小喜捕擊夜獵叢飲慢無開導
此滅燭之禍雖由宦豎而爲之相者能不汗顏乎旣弒
不討賊又立不預謀二日間三易主宰輔無聞度自入
朝亡載貪位爲何如而反恕其在位日淺耶文宗虛懷

好賢裴韋雙相然識薄寡斷韋求退而裴黙守甚且明
知贊策賢良而抑不令伸顯見牛李氷炭而陰薦德裕
其以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出爲節度固係宗閔酬怨亦
度所樂借以藏身也厥後訓注橫行欲借重望引居崇
秩特加裵中書令一惟悠游綠野端居緘口坐視甘露
之變以至沒無一言存心匡救者固如是乎嘗讀楊誠
齋辭相予祠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
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然則度之未嘗辭

位者其抱愧更何如也前史既蔽其勛業威望後稱晚節浮沈爲自安計亦實錄中寓包含矣何贊度者不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曰君子所爲衆固不識苟求核實或詆其不成人之美或譏以不與人爲善豈知二義乃當事激引之道而非事後定論之理脫混同假借適藏規避之奸不徙滋偏愛之口乎此贊極偏不得不辨

維州之降不能决牛李是非辨

唐文宗不受維州之降論者各主一義似皆堪聽然而

理亦一致是將焉歸其曰悉怛蕃將既不背叛他時又書贈官爲綱目予之不思綱目載唐事也豈爲唐敵書叛他時贈官紀德裕用也豈代降將伸冤其曰唐修吐蕃好納其維州以利害言維州小而失信大試觀唐室邊患吐蕃而回紇尤狡向曾合回紇攻之此强則彼請和彼强則屢入寇可威服而難恩結明矣况維州故壞既修好而不返我侵地是利專吐蕃而害獨唐也何謂修好乎又謂悉怛爲吐蕃叛臣何矜其誅德裕所言者利僧孺所言者義試問人方投我義縱不納處之內地終身不用可耳悉歸吐蕃何如唐竟殺之猶不失體至吐蕃不殺於國中而盡誅境上備極慘酷尤明辱川將遺羞朝廷後悔何極德裕雖非純臣其節度西川頗能盡職盡職者爲言利將佳不盡職者以不言利乎僧孺人品較德裕更下其謂御戎守信報怨私見也假似是以洩私怨者爲義豈謀利國而身任勞者反不義乎更有為騎牆之見者責德裕當權邊事機密通朝宰候報

方行責唐修好恩信當明告吐蕃使不慘毒夫人臣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况此事勢有不暇需者哉舉吐蕃所奪我地既得而復奉之又致詞告語爲人國叛臣求原行小朝廷事耶孰甚焉況欺懦滅信尤吐蕃故智耶然則欲求理之所都斷在維州本唐祖貽內地一語决之耳且三占從二古有言矣當奏入下議時百官皆如德裕策獨僧孺以守信惑主非徒酬怨也又忌功焉既內怯而畏寇恐責望而無策以種種卑汗之心飾堂

堂大義之言亶小人之尤者設使無怨于李又不在相位必率百官議矣何宋室司馬公亦爲所惑而左袒邪此是非之公公私之界不得不辨

唐鑑偶評四卷 編修周厚轅家藏本

國朝周池撰池字[illegible]湄湖口人是書因讀通鑑綱目而評其得失多駁正發明書法及胡寅讀史管見之說頗中其失然以唐鑑爲名而卷一起高宗上元元年卷三終武宗會昌四年於唐代首尾不能完具疑爲未成之稿其子孫錄之成帙也卷四爲論二首辨四首說一首則以各自爲篇與批綴簡端者體例不同故別爲一卷云